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五六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五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6.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五六册目次

子部・術數類

麻衣道者正易心法一卷

〔宋〕麻衣道者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范欽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正易心法一卷》提要

麻衣道者正易心法序

易學病失其傳久矣姑溪太守李公出麻衣說關子明傳曰吾得二書不敢私諸巳今用廣於人或字講之訛予其爲我正之準竊幸管窺不敢辭然昕夕瞻對若祥光爛然發乎部屋之下信異夫神物也公得其傳行其道又以傳於世蓋將拯易學之病而還易之本旨豈誦說云乎哉公用心也仁矣

淳熙己亥三月丙寅迪功郎新婺州浦江縣主簿程準謹書于左

正易卦畫

上經三十卦共得十八

䷀乾　䷁坤　䷂屯
䷄需　䷆師　䷈小畜
䷊泰　䷌同人　䷎謙
䷐隨　䷒臨　䷔噬嗑
䷖剝　䷘无妄　䷚頤
䷛大過　䷜坎　䷝離

下經三十四卦共得十八

䷞咸（恒）　䷠遯（大壯）　䷢晉（明夷）
䷤家人（睽）　䷦蹇（解）　䷨損（益）
䷪夬（姤）　䷬萃（升）　䷮困（井）
䷰革（鼎）　䷲震（艮）　䷴漸（歸妹）
䷶豐（旅）　䷸巽（兌）　䷺渙（節）
䷼中孚　䷽小過　䷾既濟（未濟）

麻衣道者正易心法

希夷先生受并消息　東明山人訂

正易者正謂卦畫若今經書正文也據周孔辭傳亦是註脚每章四句者心法也訓於其下消息也

羲皇易道包括萬象須知落處方有實用　一章

落處謂知卦畫實義所在不盲誦古人語也如震得乾初爻故雷自天之下而發坎得中爻故月自天之中而運艮得上爻故山自天之上而墜也巽離兌得坤三爻亦然又六爻相應如一陽生於子月應在卯月二陽丑應在三月三陽寅應在四月是也人事亦然易道見於天地萬物日用之間能以此消息皆得實用方知羲皇畫卦不作紙上工夫也

六畫之設非是曲意陰陽運動血氣流行　二章

陰陽運動若一陽爲復至六陽爲乾一陰爲姤至六陰爲坤是也血氣流行若一六爲腎二爲肺三爲脾四爲肝五爲心始生也[illegible]

爲蒙養蒙爲儒之類是也卦畫凡以順此理
而已

卦象示人本無文字使人消息吉凶嘿會 三章

羲皇始畫八卦重爲六十四不立文字使天
下之人嘿觀其象而已能如象焉則吉凶應
違其象則吉凶反此羲皇氏作不言之教也
鄭康成略知此說

易道不傳乃有周孔周孔孤行易道復晦 四章

上古卦畫明易道行後世卦畫不明易道不

傳理入於是不得已而有辭學者淺之著其
辭便謂易止於是而周孔遂自孤行更不知
有卦畫微旨只作八字說此謂之買櫝還珠
由漢以來皆然易道胡爲而不晦也

六十四卦無窮妙義盡在畫中合爲自然 五章

無窮妙義若蒙必取次於艮師必取次於坤
是大有吉意也不止於貞丈人吉童蒙求我
之義合爲自然謂坎艮次坤非是私意
陽運動血氣流行其所施爲皆自然之理也

卦畫無止於辭辭外見意方識易道 六章

繫辭特繫以吉凶大略之辭而已非謂六畫
之義盡於是也如大有係以元亨大壯係以
利貞此數字果足以盡二卦之義乎要須辭
外見意可也辭外之意如乾九二見龍在田
上九亢龍有悔師之外不動如地內趨變
如水無窮好意如此類不可槩舉皆是辭之
所不能該也

天地萬物理有未明觀於卦脉理則昭然 七章

卦脉爲運動流行自然之理也卦脉審則天
地萬物之理得矣如觀坎畫則知月爲地之
氣觀離畫則知日爲天之氣觀艮畫則知山
自天來觀兌畫則知雨從地出觀爻則知
閏餘之數觀爻體則知造化之原凡此卦畫
皆所以寫天地萬物之理於目前亦若渾儀
之器也

經卦重卦或離或合縱橫施設理無不在 八章

縱橫謂若爲諸圖或有二氣老少之

三代祖孫之別或有對待之血或有真假之
義或有胎甲之象或有錯綜之占唯其旋論
皆具妙理無所往而不可此所謂包括萬象
而易道所以大也

乾坤錯雜乃生六子六子則是乾坤破體九章
三乾三畫奇純陽也一陰雜於下是爲三巽
雜於中是爲三離雜於上是爲三兌巽離兌
皆破乾之純體也坤三畫偶純陰也一陽雜
於下是爲三震雜於中是爲三坎雜於上是

爲三艮震坎艮皆破坤之純體也若更以人
身求之理自昭然

粤乾與坤即是陽陰圓融和粹平氣之名十章
凡陰陽之氣純而不駁是爲乾坤老子曰天
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正謂此也因知能盡
乾之道是爲聖人能盡坤之道是爲賢人

至於六子即是陰陽偏陂反側不平之名十一章
乾健坤順陰陽之純氣也一失健順則不平
之氣作而六子生觀畫象可知莊子曰陰[illegible]
錯行天地大駭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
槐正謂此耳由是六子非聖賢比特衆人與
萬物而已然由破體鍊之純體乃成

健順動入陷麗止說非特乾坤六子訓釋十二章
非特訓釋蓋謂不可專於八字上取也當求
之於畫象健謂三畫純奇是順謂三畫純偶
是動謂一陽在二陰下是入謂一陰在二陽
下是陷謂一陽在二陰中是麗謂一陰在二
陽中是止則一陽在二陰上是說則一陰在

二陽上是凡有所訓多見於畫象如闔戶謂
之坤則姤之初爻是闢戶謂之乾則復之初
爻是

坎兌二水明須識破坎潤兌說理自不同十三章
坎乾水也氣也若井是也兌坤水也形也今
雨是也一陽中陷於二陰爲坎坎以氣潛行
於萬物之中爲受命之根本故曰潤萬物者
莫潤乎水蓋潤液也氣之液也一[illegible]於
二陽爲兌兌以形普施於萬物之上蓋[illegible]生

之利濟故曰說萬物者莫說乎澤蓋說故生
形之散也坎兌二水其理昭昭如此學者
文解義不知落處其能得實用乎自漢諸
不得其說故真人發其端又論且以井卦
之本是泰卦初爻易五是爲井則知一陽
而爲坎水也故月令云仲冬水泉動仲冬一
陽生至仲秋乃云煞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
涸信乎坎之爲乾水也道家有煉丹井海然
女國無男窺井即生醫經無子女男服 征

井即生其爲乾陽皆可明驗若曰天降時雨
山川出雲又曰地氣上爲雲天氣下爲雨此
兌之所以爲坤水也

鑽木鑿井人之坎離天地坎離識取自然 十四章

乾天也一陰升於乾之中爲離離爲日則日
本天之氣也坤地也一陽下降於坤之中爲
坎坎爲月則月本地之氣也日爲天氣自西
而下以交於地月爲地氣自東而上以交於
天日月交錯一晝一夜循環三百六十[illegible]
擾擾萬緒起矣是爲三百六十爻而諸卦
焉坎離日月天地之中氣也仲尼特言水火
而不言日月者日月其體也水火其用也言
其用而不言其體蓋欲其設施之廣而無礙
也學者不悟但求之於鑽木鑿井之間所失
益甚矣

又論月上於天日入於地男女構精之象一
往一來卦畫有中通之象此所謂觀於卦脉
理則昭然也又謂理既昭然若山者自天之

墜也傳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又曰星隕爲
石推此意則山自天墜無疑而世曰山者地
之物以所見者言之耳至月風雷雨皆自地
出也而世曰月風雷雨天之物亦以所見者
言之耳世以所見如此苟狥其所見則是天
地萬物皆所不曉番知易者所以窮理盡性
也學者不可不留意邪

八卦不止天地雷風一身一物便具八卦 十五章

八卦文王繫辭周公爻辭皆未嘗指名其物

象以見八卦不止天地風雷水火山澤[illegible]所
不統也是故凡天下之所謂徤者皆乾也順
者皆坤也動者皆震也入者皆巽也陷者皆
坎也麗者皆離也止者皆艮也説者皆兌也
一身一物便具此八卦之理然宣父止以八
物云者特舉其大者爲宗本姑以入易以便
學者耳
卦有反對㝡取爲關鍵反體既深對體尤妙章十六
世雖知有反對之説不能知聖人㝠意在是

也蓋二卦反而爲二對而爲四既列序之[illegible]
以雜卦推明其義者以爲天下之吉凶[illegible]
貧富貴賤其實一體也别而言之其代謝徃[illegible]
環特倒正之間耳未始有常也然反體則
卦皆是對體則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
而已此八卦與諸卦不同在易道乃死生壽
夭造化之樞機也其體不變故曰對體尤妙
六十四卦皆有取象其爲名義無不反對十七
易之取象世所知者數卦而已如頤如[illegible]

噬嗑之類是殊不知易者象也依物象以爲
訓故六十四卦皆有取象如屯象草木萌[illegible]
童稚需象燕賔訟象　食師象軍陣比象翼
戴家人象家正睽象覆家餘卦盡然一人諸
卦名義無不反對如噬嗑以貪饕賁以節飾
履以蹈艱危小畜以享尊富臨以出而治人
觀以入而處己豐以富盛旅以困窮自餘推
之其名義反對無不然者但未知思索以精
之則亦有不取象有不反對者此學易之大
病也

諸卦名義須究端的名義不正易道懸絶章十八
易卦名義古今失其正者二十餘卦師比小
畜履同人大有謙豫臨觀噬嗑賁无妄大畜
頤大過漸歸妹豐旅中孚小過是也蓋師以
正衆比以輿上二卦以武功創業湯武之卦
也同人窮而在下大有達而在上二卦以文
德嗣位舜禹之卦也履以陰德而蹈艱危以
致小畜之安富人臣之事也无妄以陰[illegible]

賤災眚以致大畜之喜慶人君之事也臨以
陽來宜出而有爲觀以陰生宜入而無爲謙
則止在象後而存義豫則動在象前而知幾
中孚則始生小過則夭折頤則成人而養生
大過則壽終而喪死漸以正而進歸妹以說
而合噬嗑以貪而致罪賁以義而致飾豐則
得所歸而富盛旅則失所依而困窮凡此二
十餘卦其名義顯然具於卦象反對有不可
掩者如此當詳觀之也大傳曰開而當名辨
名義不當則一卦無所歸宿也故曰易道懸
絕也

一卦之中凡具八卦有正有伏有互有參十九章
正謂上下二體也伏謂二體從變也互謂一
卦有二互體也參謂二互體參合也與本卦
凡八是謂一卦具八卦也然一卦何以具八
卦蓋一卦自有八變如乾一變姤二變遯三
變否四變觀五變剝六變晉七變大有八變
復乾是也　其所然因以見天[illegible]

不通也莊子論久竹生青寧青寧[illegible]
馬馬生人人死反入機於萬物皆出於機入
於機其一節論變化之理無所不通如此
六十四卦唯乾與坤本之自然是名眞體二十章
太初者氣之始是爲乾太始者形之始是爲
坤皆本之自然無所假合也故其卦畫純一
不駁倒正不變是名眞體
六子重卦乾坤雜氣悉是假合無有定實二十一章
六子假乾坤以爲體重卦合八卦以爲體若

分而散之則六子重卦皆無有定體也若今
天地清明陰陽不雜則六子何在六子不交
則品物何在以是知人間萬事悉是假合陰
陽一氣但有虛幻無有定實也
卦義未審須求變復不唯辭合義實通明二十二章
變爲一爻之變復爲一體之復即復變之辭
而觀之自然之義無不與本卦脗合以見陰
陽之氣如蒙上九曰擊蒙變爲師上六[illegible]云
小人勿用屯初九曰以貴下賤大得[illegible]

爲比初六則云有孚比之无咎此一爻之亦
合也如大有上體復需有飲食之燕下體復
晉有昭明之德升上體復姤姤一陰升下體
復復復一陽升此一體之義合也苟卦義未
審能以此求之自然明矣

古今傳易舛訛爲多履畜八體竄爲害義（二十三章）

按卦序當先履而後小畜今小畜在先則二
卦畫象反對文義繆亂而不可考又以八卦
本對八體獨闕其鼻乃以巽言股股即係是

也若股可言則又遺其肱且與羲皇八卦不
相應也茲蓋傳者舛誤耳能不害義乎試辯
之一柔自姤變同人同人變履履變小畜小
畜變大有猶之一剛自復變師又變謙又變
豫又變比皆自然之序不易也今謙既在豫
上則知履不當在小畜下嘗密探宣尼述九
卦以履爲用九謙用十五復用廿四皆龍圖
大衍定數則履在小畜上爲第九也明矣
又況與无妄對義既以大畜反无妄而居下
則知小畜反履而居下無疑矣今序卦非宣
尼旨失其本真也八體乃艮爲鼻巽爲手耳
傳曰鼻者面之山也又曰風能鼓舞萬物而
手之所以舞也蓋乾爲首坤爲腹天地定位
也坎爲耳離爲目水火相逮也艮爲鼻兌爲
口山澤通氣也巽爲手震爲足雷風相薄也
此羲皇八卦之應矣其理昭昭但學者承誤
效尤見不高遠其失至此真人閔之故開其
眼目

畫卦取象本爲特物見於日用無所不合（二十四章）

羲皇畫卦非謂出私意撰成一易道於方冊
上以誨人也特以順時應物則以見於日用
之間耳以雜迹言之如以錢轉六純字乾也
六純背坤也差互六子也若反則未勝至純
則乾坤成矣人如優人呈伎壯者任其難六
子也老者歛其利乾坤也此皆理之自然即
此理以察其餘則是行止坐卧纖悉舉天下
皆易無可揀擇者但百姓昏昏日用之而不

明矣

中爻之義足爲造化納音切脚其理則一二十五章

納音甲爲木子爲水甲子交合則生金切脚如德爲父紅爲母德紅反切即東字卦體亦然上體爲乾下體爲坤交錯乃生六子即中爻二三四五也二三四五造化之氣參互成卦如屯中有剥蒙中有復凡此一卦每具於四卦中皆得禍福倚伏之象如屯比觀蒙中皆有剥蒙師臨損中皆有復是也

反對正如甲子乙丑有本有餘氣序自然二十六章

大凡一物其象氣必有本有餘餘氣者所以爲陰也本其陽也如十干甲乙乙者甲之餘氣也丙丁丁者丙之餘氣也如十二支子丑丑者子之餘氣也寅卯卯者寅之餘氣也卦亦由是坤者乾之餘氣也蒙者屯之餘氣也訟者需之餘氣也比者師之餘氣也且乾而後坤屯而後蒙需而後訟師而後比雖故其義然其所以相次者皆其餘氣也自然之理耳學者不悟謂聖人固以此次之是未知反對關鍵之鍵也失之遠矣

每卦之體六畫便具天地四方是爲六虚二十七章

初爻爲地上爻爲天二爻爲北五爻爲南四爻爲西三爻爲東天地四方每卦之體皆具此義是爲六虚大傳變動不拘周流六虚正謂此耳學者不悟謂六虚天地四方乃六畫也殊不知六畫乃天地四方之象此之謂秖上工夫不知落處也

乾坤六子其象與數乾坤之位皆包六子二十八章

象謂坤卦上中下加三乾畫便生三男以乾卦上中下加三坤畫便生三女乾坤之體皆在外六子皆包於其中也數謂若畫乾數三巽離兌四震坎艮五坤六坤數六震坎艮七巽離兌八乾九乾坤之策皆在外六子皆包於其中也此象之自然有不可得而容心者

爻數三百八十有四以閏求之其數胳合二十九章

爻數三百六十又四真天文也諸儒求合其

數而不可得或謂一卦六日七分或謂除震
離坎兌之數皆附會也倘以閏求之則三百
八十四數自然脗合無餘欠矣蓋天度或羸
或縮至三年乾坤之氣數始見於此也由漢
以來不悟惟眞人得其說
二十四爻求之卦八畫純爲疊是爲閏數 三十章
一歲三百六十而爻數三百八十四則是二
十四爻爲餘也以卦畫求之是爲疊數何以
言之夫既有八卦矣及八卦互相合體以立

諸卦則諸卦者八卦在其中矣而別又有八
純卦則其合體八卦乃重復而二十四數爲
疊也是以三百六十爲正爻與每歲之數合
而三百八十四與閏歲之數合矣則是閏數
也豈惟見於數亦見於象人知之者蓋鮮矣
一歲之數三百六十八卦八變其數已盡 三十一章
乾姤遯否觀剝晉大有八變而復乾則天之
氣盡坤復臨泰大壯夬需比八變而復坤則
地之氣盡震豫解恒升井大過隨八變而復

震則雷之氣盡艮賁大畜損睽履中孚漸八
變而復艮則山之氣盡坎節屯旣濟革豐明
夷師八變而復坎則水之氣盡離旅鼎未濟
蒙謙訟同人八變而復離則火之氣盡巽小
畜家人益无妄噬嗑頤蠱八變而復巽則風
之氣盡兌困萃咸蹇謙小過歸妹八變而復
兌則澤之氣盡凡此八八卦各八變八八六十
四數則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氣無餘蘊矣
是爲一義

數成於三重之則六其退亦六是爲乾坤 三十二章
夫氣之數起於一偶於二成於三無以加矣
重之則爲六也然三少陽也六太陽也三春
也六夏也此乾之數也是爲進數其退亦六
三少陰也六太陰也三秋也六冬也此坤之
數也是爲退數三畫爲經卦六畫爲重卦者
凡以此而已
凡物之數有進有退進以此數退以此數 三十三章
大抵物理其盛衰之數相半方其盛也既以

此數及其衰也亦以此數若一歲十二月春夏爲進數秋冬爲退數晝夜十二時自子爲進數自午爲退數人壽百歲前五十爲進數後五十爲退數以至甲爲進數乙爲退數子爲進數丑爲退數細推物理無不然世儒論數但衍爲一律殊不明陰陽進退之理惟眞人獨得其說

凡具於形便具五數五數既具十數乃成 三十四章

凡麗於氣者必圓圓者徑一而圍三天所以有三時者以其氣也凡麗於形者必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地所以有四方者以其形也天數三重之則六地數五重之則十何謂十蓋有四方則有中央爲五有中央四方則有四維復之中央是爲十也非特地爲然凡麗於形便具十數皆若此也

大衍七七其一不用凡得一數理自不動 三十五章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掛一而不用不用之義學者徒知一爲大極不動之[illegible]不知義實落處也何則一者數之宗本也凡物之理無所宗本則亂有宗本焉則不當用用則復亂矣且如輪之運而中則止如輅之行而大者後如網之有綱而綱則提之如器之有柄而柄則執之如元首在上手足爲之衆如人將居中而士卒爲之役如君無爲而臣有爲如賢者尊而能者使是知凡得一者宗也本也主也皆有不動之理一苟動焉則其餘錯亂而不能有所施設者矣

策數六八八卦定數卦數占卦之理自然 三十六章

八卦經畫二十四重之則四十八又每卦八變六八四十八則四十八者八卦數也大衍之數五十者半百一進數也[illegible]用四十九者體用之全數也五十除一[illegible]一也易無形埒是也四十九有掛一也亦有一也易變爲一是也其不用者數之宗本也可動也用四十八者取八數變以占[illegible]卦也一變爲七七變爲九此之謂也今策[illegible]而於五十數先冥一

於前乃揲之以四十九或先去其一却於四十九數中除一而終合之是二者皆全用四十九數曾不知本卦之本數也以致悞寘一於八卦數中遂有五與九之失也且以揲之寄數但論其多少而五與九則無損益於多少之數而於陰陽正數亦自無礙揲法不取其正數而取其餘數蓋從其簡便也簡便謂一見多少即知正數陰陽多少若待視正數則煩難矣又多少之説無所經見知古人但

以記數也大傳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謂大衍數本五十而止用四十九則其一已先除矣更無五十全數分而爲二以象兩謂止於四十九數中分而爲二也掛一象三掛謂懸謂於四十九數中懸掛其一而不用也筮法一揲得五與四四謂之三少得九與八八謂之三多二揲則五與九已矣但得三箇四亦謂之三少得三箇八亦謂之三多方初得五與九也而老陽之策三十六老陰之策二十四及次正得四與八也而陰陽之數如前則是五九固無損益於多少之數而於陰陽之策正數亦自無傷也因知四十八數而悞用其九斷然而明矣或者又謂揲法得奇偶數殊不知二揲則五與九已盡所以觀其餘數而不觀其正數特以從其簡便也

五行之數須究落處應數倍數亦明特時 三十七章

天一生水坎之氣孕於乾金立冬節也地二生火離之氣孕於巽木立夏節也天三生木

震之氣孕於艮水〔山高地厚水泉出焉〕立春節也地四生金兌之氣孕於坤土立秋節也天五生土離寄戊而土氣孕於離火長夏節也凡此皆言其成象矣天一與地六合而成水乾坎合而水成於金冬至節也地二與天七合而成火巽離合而火於木夏至節也天三與地八合而成木艮震合而木成於水春分節也地四與天九合而成金坤兌合而金成於土秋

分節也天五與地十合而成土離寄於巳謂土成於火也凡此皆言其成形矣夫以五言相成數雖兒重亦能誦要其義實縱老壯亦不知落處也是之謂盲隨古人何以見易十以至先天諸卦初以一陰一陽相間次以二陰二陽相間倍數至三十二陰三十二陽相間太玄諸首初以一陰一陽相間次以三陰三陽相間倍數至二十七陰二十七陽相間此其理何在哉以特物推之自祖父子孫有衆寡之漸自正二三四五六月有微盛之滋皆數之所以明理也應數見前說

卦位生數運以成數生成之數感應之道三十八章

生數謂一二三四五陰陽之位也天道也成數謂六七八九十剛柔之德也地道也以剛柔成數而運於陰陽生數之上然後天地交感吉凶叶應而天下之事無能逃於其間矣陰陽之位有所無形在天也剛柔則形而以其在地也

一變爲七七變爲九即是卦安宜究其實三十九章

冲虛經曰易無形埒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究也復變而爲一蓋卦爻自一變二變三變四變五變六變至七變謂之歸魂而本宮之氣革矣更二變而極於九遂復變爲一而返本也學者不悟經意徒溺空泛說失之甚矣

名易之義非訓變易陰陽根本有在於是四十章

易者大易也大易未見氣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易者希微玄虛凝寂之稱也及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復變而爲一也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冲和氣者中爲人謂之易者知陰陽之根本有在於是也此說本於冲虛真經是爲定論學者盲然不悟乃作變易之易是即字言之非宗肯之學也唯揚雄爲書擬之曰大玄頗得之道家亦以日月爲古之易字蓋其本陰陽而言也

易道彌滿九流可入當知活法要須自悟四十一章

易之爲書本於陰陽萬物負陰而抱陽何適而非陰陽也是以在人惟其所入耳文王周公以庶類入宣父以八物入斯其上也其後或以律度入或以曆數入或以僊道入以此知易道無往而不可也苟惟束於辭訓則是犯法也良由未得悟耳果得悟焉則辭外見意而縱横妙用唯吾所欲是爲活法也故曰學易者當於羲皇心地中馳騁無於周孔言語下拘攣

世俗學解浸漬舊聞失其本始易道淺狹四十二章

羲皇氏正易春秋比也周孔明易作傳比也左氏本爲春秋作傳而世乃玩其文辭致左氏孤行而春秋之微旨泯矣易之有辭本爲羲皇發揚學者不知借辭以明其畫象遂溺其辭加以古今訓註而龐諺承誤使羲皇初意不行於世而易道於此淺狹矣嗚乎

麻衣道者正易心法終

麻衣道者正易心法序

麻衣道者羲皇氏正易心法頃得之廬山一異人 或云許堅 或有疑而問者余應之云何疑之有顧其議論可也昔黄帝素問孔子易大傳世尚有疑之嘗曰世固有能作素問者乎固有能作易大傳者乎雖非本真亦黄帝孔子之徒也余於正易心法亦曰世固能有作之者乎雖非麻衣是乃麻衣之徒也胡不觀其文辭議論乎一滴真金

源流天造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翩然於羲皇心地馳騁實物外真僊之書也讀來十年方悟浸漬觸類以知易道之大如是也得其人當與共之崇寧三年三月九日廬峰隱者李潜幾道書

跋

五代李守正叛河中周太祖親征麻衣語趙韓王曰李侍中安得久其城中有三天子氣未幾城陷時周世宗與宋朝太祖侍

行錢文僖公若水陳希夷每見以其神觀清粹謂可學僊有昇舉之分見之未精使麻衣決之麻衣云無僊骨但可作貴公卿耳夫以神僊與帝王之相豈易識哉麻衣一見決之則其識爲何如也即其識神僊識帝王眼目以論易則其出於尋常萬一也固不容於其言矣乾道元年冬十有一月初七日玉溪戴師愈孔文撰

正易心法一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舊本題宋麻衣道者撰凡四十二章章四句句四言又題希夷先生受并消息文獻通考載李潛序云得之廬山異人馬端臨註曰或云許堅又載張栻跋亦信爲陳摶所傳惟朱子語錄曰此書詞意凡近不類一二百年文字如所謂雷自天下而發山自天上而墜皆無理之妄談所謂一陽生於子月而應於卯月乃術家之小數所謂曲破體之乃成全體則爐火之末技所謂人間萬事悉是假合乃佛者之幻語必近年術數末流道聽塗說掇拾老佛醫卜諸說之陋者以成此書後二年守南康有前湘陰主簿戴師愈者求謁即及麻衣易因復扣之宛然此老所作欲馳報敬夫敬夫已下世時當塗守李侍郎壽翁雅好此書亟以書來曰即如君言斯人而能爲此書亦吾所願見幸爲津致之戴不久即死而壽翁亦得請西歸矣又曰麻衣易是戴師愈所作太平州刋本第二跋即其人也昨親見之甚稱此易以爲得之隱者問之不肯明言其人某適到其家見有一冊雜錄乃戴公自作其

言旨與麻衣易說相類及戴死其子弟將所謂易圖來看乃知眞戴所自作也觀此二則則是書之僞妄審矣

翼元十二卷

〔宋〕張行成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綿州李氏萬卷樓刻嘉慶十四年李鼎元重校印函海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翼元十二卷》提要

翼元自序

子雲作太元明心亦勤矣後世之士好之者寡排之者衆豈非元學深奥通之者難非之則易乎自溫公集注首贊而元之義理始煥然明白矣邵子雖言元數要而未詳行成輙拾其遺意委曲解釋以明律歷之原以探用數之旨併取晁說之星紀譜而是正之命曰翼元十二卷觀者知元不徒作於易誠有大功而非贅疣也蜀臨邛張行成述

翼元 序 一

翼元附録

逸了翁云吾鄉觀物張先生行成文饒頗得易數之精有通變經世述衍翼元通靈等凡七書而大意謂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因象以推數因數以知理不可論理而遺數也其書惜不盡傳

祝泌曰康節起數之法有所傳十四圖張文饒得於蜀中估籍吏人之家因敷衍之為皇極通變發明處甚多而支蔓處亦多

宋張行成所著翼元十二卷明楊子雲太元之學今恭避

廟諱作翼元李心傳云臨邛張子饒名行成乾道間為兵部郎中蓋以字行也先生精於易而尤妙於元了翁所稱七書不盡傳者予家有其五而翼元世尤未見今先刊行以廣惠士林云綿州

李調元跋

翼元卷一

宋　臨邛張行成　撰　[illegible]李調[illegible]

前三變一與一十九數則易一爻歸奇之策也

天　以一分三即六也終於六成六即十二

丨　丅

昆崙天地　叅珍睟精　旁擬兩儀丨而產蓍止丨丨

川　亓

一者元也一生三其數成六天之用也故易一卦六爻而乾有六畫也有天必有地有奇必有偶偶之成十二地之用也故易合兩卦為用而坤有十二畫也

自此分道各行十二併六而十八以始太積積之為七[illegible]二十九贊之曰策則天之用也十二衍三而九[illegible]綿州衍之為八十一家之四重則地之體也[illegible]變一動三生變在其中矣元以三為三方三[illegible]六自然含九變是為州數三三之而九自然含二十七變是為部數三四之而十二自然含八十一變是為家數故後三變者皆衍變也前三變太積十八策之用也後三變八十一首之體也十八者通習九六則三六二九也八十一者九九也故元有六[illegible]之[illegible]一則不通乎六地不能兼天也天之

用始於十八策羸贊當之經歷一周復至羸贊而止則天之閏也地以體承天之用則子爲黃鍾歷十二辰之數元之首用至五變加表贊而七其餘五變弗用也十八之數在易當歸奇之策在元爲六九之用若加其一而十九在易當歸奇合掛一之策在元爲一章之用是故太衍之用四十九易用其用策三十故三百八十四爻包餘分而藏閏元用其奇策十九故七百三十一贊別餘分而顯閏也

後三變

初變三重爲九州得數三十六（以一一二二三三爲本通前四變共五十五去一則太積五十四也）

再變三重爲二十七部得數一百六十二（以三二二三三三爲本通前共二百十七去其一則老陽之策也）

三變四重爲八十一家得數六百四十八（散幽於三重而立家以四一四二四三爲本通前共八百六十五去其一則易一卦去掛一而通虛贊明暗之全策也）

中周礥閑少戾上干狩
羨差童增銳達交耎傒
從進釋格夷樂爭務事
更斷毅裝衆密親斂彊
睟盛居法應迎遇竈大
廓文禮逃唐常度永昆
減盈守翕聚積飾疑視
沈內去晦瞢窮割止堅
成闕失劇馴將難勤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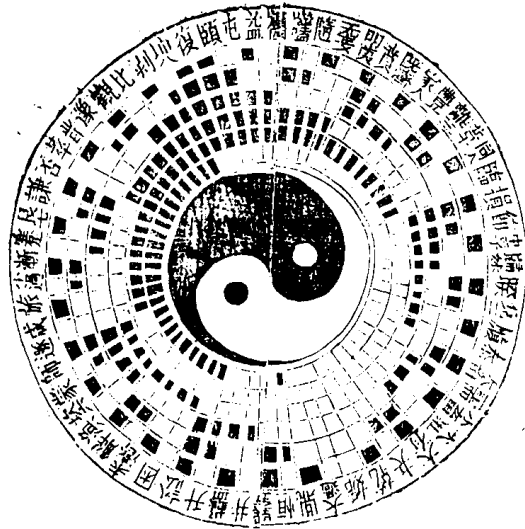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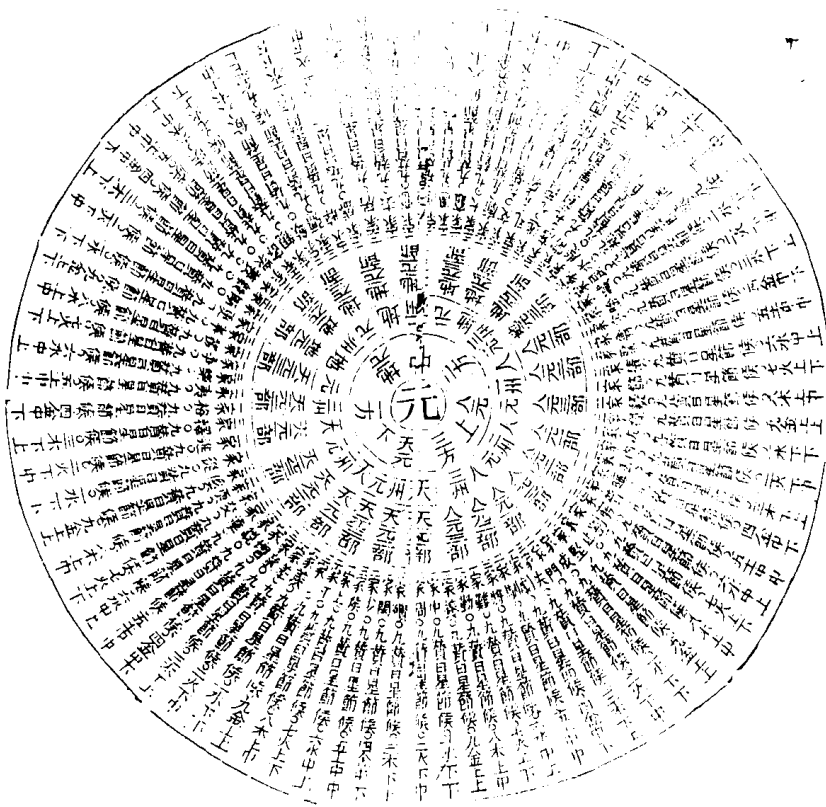
元四畫相重者地之體四也三而變者以天之三氏

地之四復以地之四載天之三也易兩卦相重者天
地各一體也卦三畫者一體而用三也元以地承天
故用三不用四經世天地五用故兼四三而用七也
所謂天統乎體地分乎用
干中亓斷亓守　此如順中孚干中亓羌亓釋　此如
亓乎爭亓應亓窮　大小過坎离亓裝亓應亓常　八純
亓爭亓永亓養　乾坤四正卦亓飾亓止亓養　亓數
先天方圖乾位西北坤位東南天門地戶也泰位東
北否位西南人路鬼方也故自西北至東南為八卦
正位自東北至西南為八卦交位此地之象也元為

地承天之數元氣隨天而左行者也元者天之陽氣
也一元覆三方天函地也三方分九州九州分二十
七部二十七部分八十一家極于九九地之體備矣
乃載元氣承天而行復以九變是為七百二十九贊
當一期之晝夜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而天之用見矣
故元之致用全在九贊之功不亟四重之數所以元
圖別方圖二象者以地承天非若易方圓二圖天地
相為體用也易天也分於地者君用臣也元地也宗
于天者臣尊君也此其所以不同也元圖舊止有圖
象章咨乃分八十一首作方圖列表贊於下者以示

數分有序九天有原即所謂羅重九行行四十司從
天分數自上而下故不得如易圖自下而生從西北
而起也易之數二位者天一而二也自一一至八八
而交數皆九元之數四位者地二而四也自四純一
至四純三而交數皆八易以八位用九數元以九位
用八數皆七十二也元用九數故中於八易四十五
數故中於九易兼九六元獨用九也易之八者天體
元之九者地用也八者以九為用故交數在人路鬼
方九者以八為體故交數在天門地戶始若不同終
歸一致者理之自然數生於理故也

易先天圖　渾天象也

太元圖

蓋天象也從渾之理無異唐一行能知之而蓋天家
學失其本原故子雲康節皆非其說也
方州部家體也而爲圓象者天統乎體也表贊用也
而爲方象者地分乎用也
先天卦六爻自上而下乾坤自一陰一陽至六變得
陰陽三十二成地之一柔一剛復始遂爲小父母而
主後天之用矣元至五變得八十一家九九之數備
四重之位足以爲元之體第六變則九天統八十一
首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方者主之爲元之
用也蓋易者天用地之數方圓二圖合于一者以圓

包方地在天内渾天象也元者地承天之數方圓二
圖分于兩者以圓覆方天在地上蓋天象也夫用地
則天地並用君能下下迭爲賓主之義也故陰陽自
一以至三十二方圓之數六變皆同地承天則地不
自用戴天而行臣能歸美尊無二上之義也故五變
以上爲圓數六變以下爲方象子雲覃思渾天而
太元其圓則一元都覆成規于上九行離[illegible]成[illegible]
下者地承天而分三用與天包地而統四部[illegible]
地有四方元用三方[illegible]兼用蓋天[illegible]
天地之[illegible]也是[illegible]易之圓則自一陰一[illegible]

一則由外而之内元之圓圖自一元以[illegible]
則由内而之外其象不同者六十四與八[illegible]
之體用之極天之地也易圖地在天中元圖
下八居地上各據所見而言可以竟曉也
元圖舊止作圓象章詧始變爲方圓二圖圓圖
明一元都覆方州部家成規于上所謂圖象元形
之體也故天統乎體也方圖者以明九天分統七百
二十九贊成矩于下所謂贊載成功元之用也故地
分乎用也元圖曰一元都覆三方方同九州枝載庶
部分正羣家事事其中據此言則一圖之體自元至

贊盡包七者之用故天變盈于七也又曰天道成規
地道成矩規動周營矩靜安物始于十一月終于十
月羅重九行行十四日據此言則方者之象亦不可
廢詧分于二圖者蓋與舊圖相爲表裏康節準易圖
則依舊圖而作者以日行星度爲本故也

元首九變數

地之用九自四以往十二而終七八九其中也故變
數最多四與十二無變九實用七天之道也四純一
爲首四純三爲終四純二正當八十一首之中天不
用者羣用之宗元之十二數真三不用而以九數爲

得七十二數卽變者之祖也自一變爲四則加三變
也四變爲十則加六變也十變而十六又加六變十
六變而十九又加三變自十九而退亦然凡三十六
變十九之三變進退共之是爲三十三變而已正如
易之交數地以八變而奉天也元用三十三蓍謂地
虛三扮天十八豈出於私意乎易天數元地數效法
之謂坤故元數皆類乎易也總八十一變以四十八爲本體三十三爲虛用
一二三四總三十一變合六七八九而六十三加五之中數而八十一若五之變亦有合則一百矣是故
元之變于百數之中不見者十九見者八十一而八十一之中不變者九變者七十二也
元初起於三總一二三則六也三而偶之一二三

三三是爲十二奇而偶者天之用故曰策之數起於
六偶而偶者地之用故方州部家之數極于十二地
虛三以拼天自四而起實用其九故曰元有六九之
數策用三六者三而六天而地也儀用二九者二而
九地而天也自一至十二元之初偶天一而二也有
一一則有二二三一矣有二二則有一二三二矣有
三三則有一三二三矣一一二三一則九也二二
二二三二則十二也一三二三三三則十五也共得
三十六故太中之數用三十六也一偶之初三三雖參
爲九一止重爲二一如易三畫卦故未成爲首也再偶

之有地三而四也各得三變一之變曰四純一也曰
一二二也曰一二一三也二之變曰四純二也曰
二二一也曰二三二三也三之變曰四純三也曰
三一三一也曰三二三二也此九首者如易六畫之
八卦也共得七十二數故太積之數用七十二也自
此錯總之各得二十四變是爲七十二首合之而八
十一首成焉中應養三首反覆不變如易之乾坤坎
離也三之祖也元首自四而起至十二爲九者存三
也存三於其始者存本也增爭斷永守窮六首亦反
復不變如易之震巽艮兌合而爲頤中孚大小過也

六之祖也并三與六是爲九元數八十一而策用七
十二者存九也存九於其末者用不敢盡也其餘七
十二首反復視之而三十六如易五十六用卦實爲
二十八卦此應變之用也是故易有二十四卦而用
卦五十六者八八而用七八存一用七也元有八十
一首而曰法七十二者九九而用八九存一用八也
太元揲數一揲爲一變易比元多五百四揲五百四者七十二之七也六百四十八者七十二之九也運之爲百四十有四之八
太元四揲成一首八十一首則三百二十四變也一
揲之中必再揲而成則六百四十八變兩揲共卦一

蓍八十一首掛一之數通得三百二十有四元七十二策當一日每贊三十六蓍一首九贊則掛一之蓍也兩首九日則六百四十八也六百四十八者以八分之八十一之八也以六分之一百八之六也一百八者九之十二而八十一者九之九皆九之體用之究數也元之首八十一不用一百八者天道之自然也策七十二不用八十一者因自然而順天也坤得一百八而家八十一者十二用九家首八十一而日法七十二者九而用八元數曰三十有六而策視焉天以三分終以六成故十有八策天不施地不成因而倍之地則虛三以扮

天十八也別一以掛于左手之小指中分其餘以三搜之并餘於扐一扐之後而數其餘七爲一八爲二九爲三六筭而策道窮也一二三爲六筭

繫辭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三揲而成爻十八揲而成卦千一百五十有二變而六十四卦備矣此易揲蓍法也老陽之數三十六其用三十有三掛一以象元分而爲二以象剛柔揲之以三以象三統歸奇于扐以象太積獨陽不生故再揲而後畫兩揲而成畫八揲而成首六百四十有八變而八十一首備矣此元揲蓍法也易三揲成一爻三揲三掛一揲再歸奇一歸爲之一扐元兩揲成一畫其一掛兩揲四歸奇通謂之一扐所以然者易掛一在分而爲二之後者太極復寓於兩閒也一爻三揲而三掛者存三元也元掛一在分而爲二之前者神象二生於元也一畫兩揲而一掛者存一元也易所歸之奇并天地數于太極也一爲一扐二爲再扐者有陽有陰也故三年一閏三十六日者乾也五歲再閏又二十四日者坤也元所歸之奇并地數於天也四歸通爲一扐者

體以四爲一也故太積之法通三三六六之數則始于十有八策也觀揲蓍之法而易元天地之數已自渙然王涯不知數惑於一扐之語遂别立揲法全無理用其誤甚矣范謂凡一掛再芳理亦未盡元若兩揲再揲與兩揲一掛于歸奇三六之數初若無加損所以不再掛者掛一以示存一元故八十一首共得三百二十有四爲一首曰策之數若再掛則三元不宗於天而六百四十有八乃二首之策陰陽敵偶非地承天之義總奇策六多三少畫數乃不均矣是故元之八十首七百二十贊者以當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時

之數天地所用也以一首九贊皆以當四日半五

十四時之數戀在三百六十度之外猶在七百二十

九變之中論天度則九之終若以甲子論三百六十

日周而復始則九之著也踦贏二贊者以當九時之

數踦之六時在全度中皆八十一而又九變之餘若

以甲子論四千三百二十時周而復始則九之微也

九之微數起於三者天以三分也成於六者終於六

成也九之著以日言九之微以時言總微著之數六

十有三時則不盡六十四之一也極天度順布之終

乃日行逆生之始是故太積始於十八策者起於三

時應四分度之一也終於五十有四者七百二十九

之外天九再成之數以策當之蓋三百二十有四盡

掛一之著也易自乾變坤自坤變乾各以九變生一

子七九六十三變而窮其爻當三百七十有八陽不

盡乾陰不盡坤常虛六爻以爲生生之本元八十首

之外六十三時總三百七十八策則易成體之數也

虛真三不用則易不盡六爻之數也故元之養首者

八十首之本踦贊者義首之本贏贊者又踦贊之本

而不用之一二三乃君羊用所宗變化之原也

極一爲二極二爲三極三爲推推三爲贏贊贏滿三也

贏入表表贏入家家贏入部部贏入州州贏入方方

贏入元

三真數也真數具而變化生故極三爲推一二三

者六也推之則三六十八是爲贏贊之策贊滿三

爲一表表滿三爲一家家滿三爲一部部滿三爲

一州州滿三爲一方方滿三爲一元本自一元分

之以至贏贊復自贏贊逆推而上以及于一元是

謂生於一而返于一此天之所以圓也元舊圖止爲圓象者

義出于此

太元畫數一重一變

元八十一首首爲四變部方州家凡三百二十四變一三

三各一百八變則六百四十八數也一之變一百八

每變一畫得一百八數二之變二百八每變二畫得

二百十六數三之變一百八每變三畫得三百二十

四數極于六百四十八則一百八之六而八十一之

八與揲數正合也易自二起故用六元自三生故用九易兼乾坤元則人在其中矣故用九也易爻用六故一重卦皆六爻數亦用九故兩單卦皆九數爻自乾之六畫至坤之十二畫用七數自重乾之二重坤之十六用十五而皆以九爲中元自四至十二用九而以八爲中元六百四十八揲八十一首正得六百四十八畫易千一百五十二而數圖百二十八卦爻圖通陰畫亦百二十八卦合其數故元宗于易分於兩也

天元一百八變得一數者五十四得二數三數者各二十七共一百八十九數六十三者七九也天元數得六十三之三

地元一百八變得二數者五十四得一數三數者各二十七共二百一十六數七十二者八九也地元數得七十二之三

人元一百八變得三數者五十四得一數二數者各二十七共二百四十三數八十一者九九也人元數得八十一之三

元體四而用三大三地四者七之數也方州部家四也以三起以三生三也以九而用三亦十二以三爲本九爲用用者三不用者一也

太元畫數自四而起一方一州一部一家至十二而極三方三州三部三家存三不用實用者九自四至十二故爲地數也天元自四一方一州一部一家衍二十七首而極于十一方三州三部三家地元自五二方一州一部一家衍二十七首而極于十一二方三州三部三家人元自六三方一州一部一家衍二十七首而極于十二三方三州三部三家各七變而終焉元以天三一動生三即行一二三是也於地四方州部家之間數雖九九以從地變止三七而從天是故鄰雍以元爲地之承天也三元之數起於四五六則十五者三天之沖氣出終于十一十二則三十三者五六二中之合而三天也皆數之自然故八卦四十八爻而元用三十三蓍也故曰易無真一自一而起元無真三自四而行不用而用之以宗也真三爲六故元之體自四而行用則自七而行贊七百二十九者黃鍾自子至午天之第七數也

蓍數

一揲之奇不三則六再揲之奇亦不三則六兩少之餘三九二十七兩多之餘三七二十一一多一少之餘三八二十四得三七則一也三八則二也三九則三也易以多少之三而成四六四七四八四九之體元以多少之兩而成三七三八三九之用易卽體爲爻之用元卽用爲首之體元用三十三蓍四揲成一首共一百三十二策除掛一之數四則一首所得一百二十八策八十一首共一萬三百六十八策通掛一數三百二十四策則一萬六百九十二策一百二十八偶之則二百五十六卽先天生物之數也一百三十二偶之則二百六十四卽先天實用之數也元數皆得易之半體得先天之半用得後天之半則三六二九也用數七千七百七十六不用數二千五百九十二

除掛之數餘三十二蓍得七者一也用策二十一奇策一十一得八者二也用策二十四奇策八得九者三也用策二十七奇策五揔八十一首之中得七者一百八用數計二千二百六十八不用數計一千一百八十八得八者一百八用數二千五

百九十二不用數計八百六十四得九者一百八
計數計二千九百一十六不用數計五百四十通
用數計七千七百七十六通不用數計二千五百
九十二通二數則一萬六百九十二比大易一會
之數爲虧一百八也（易一會一萬八百年）
一元以七十二策當一日七千七百七十六則一百
八日之數也二千五百九十二則三十六日之數
也通之則百四十四日者坤之策也以三十六日
爲一分則元著之數用者三不用者一用者三爲
地之自用不用者一所以奉天之用故邵子曰坤

以四分之一奉乾則乾得二百五十二坤得一百
八也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者五之十一也元三十三蓍者
三之十一也十一者天五地六合二中以爲用也十
一去二而用九二三爲六所去之策也九三二十七
所用之策也乃三之畫也十一去三而用八三三爲
九所去之策也三八二十四所用之策也乃二之畫
也十一去四而用七四三十二所去之策也七三二
十一所用之策也乃一之畫也是去其二三四之奇
而成其七八九之策也元本三十六著地虛三以扐

天者存天一而常虛也初揲之少餘三十而弗用者
存地十而不動也故數有十以一爲始十爲終地不
用一天不用十均而相通則五六爲中三十三策之
本也著之幽顯通用其六所去者二三四則九也天
也元以爲太積所謂藏諸用也雖不顯而實常用也
所用者七八九則二十四也地也元以方州部家所
謂顯諸仁也雖常見而實不自用也是故物生天地
間皆本乎乾九致其用則託乎二十四氣也所去者
九所存者二十四見於畫則一二三是六而已蓋陰
六者陽九之基而二十四者坤六之策故元儀之二

九實爲三六之用易坤之二十四實爲四六之用而
七八九之策自十八每加焉者亦以三六爲用之基
本也是以易之一卦自六畫而起元之一時自六策
而生也（首自四起虛三爲用）
元三十三蓍掛一餘三十二即易蓍四八之體數也
元之揲蓍以掛一爲本用以歸奇爲積法其餘蓍數
以爲方州部家之體而實不用也易以天用地故用
其用策而不用奇策元以地承天故用其奇策而不
用用策也兩揲而一掛四掛而一首三百二十四日
八十一首掛一之蓍也兩贊當一日一日當七十二

策故三百二十四當一首之策爲太元之用七百二
十九贊當元之晝夜之用也餘三十二著四之而百
二十八兩首而二百五十六則易坎离四位之數也
兩少之餘二十七著四之而一百八兩首而二百一
十六則易乾之策也兩多之餘二十一著四之而八
十四兩首而一百六十八則易三男之策也一多一
少之餘二十四著四之而九十六兩首而一百九十
二則易三女之策也初揲之少餘暗數三十弗用四
之而百二十兩首而二百四十則易開物八月之數
也三十三全用四之而一百三十二兩首而二百六

十四則易實用之數也元之體數之用極于此矣二
百五十六者地生物之數也二百六十四者物實用
之數也物數有天數在其中焉故著三十二者合乎
地之生物而加掛一數者乃合乎物之實用也夫元
以地承天者方州部家之四體載天之一元以運行
而布氣也故不用體數體雖不用數無不合者理之
自然正如易不用奇數而數亦無不合也
元之揲數一揲爲一變四揲成一首八十一首共三
百二十四變兩少之餘得二十七兩多之餘得二十
一多一少之餘得二十四各一百八變一揲必兩

揲而後晝則以初揲得少者餘三十而弗用故也每
晝初揲之餘有暗數存焉三之晝一百八變初揲必
少則暗數三十矣一之晝一百八變初揲必多則暗
數二十七矣惟二之晝一百八變若中分之則所餘
暗數三十與二十七多少各半若初揲并少則一百
八變之中暗數皆三十爲盈一百六十二矣初揲併
多則一百八變之中暗數皆二十七爲虧一百六十
二矣盈虧二數併之而三百二十四即一首之策四
門半之數也初終一定中乃有變故易陽中陽陰中
陰不變陽中陰陰中陽變易不常而先天日月之變

太元一首之策皆用其變也易掛一象三在分而爲
二之後故先天五百一十二卦卦一之數三千七十
二於動植數中得一分之物數而策數爲天地運行
生物之數元掛一象元在分而爲二之前故元八十
一首掛一之數三百二十四於期月數中得一首之
日數而策數爲地體方州部家之數元八十一首總
一萬三百六十八策其初揲之數暗數三百二十四
變均分之多少之餘各半兩多之餘二十七合一百
六十二變得四千三百七十四策兩少之餘三十合
一百六十二變得四千八百六十策總之而九千二

百三十四策通明暗二數凡一萬九千六百二策比黄鍾一分之數觔八十一則八十一首之策也九之而七百二十九則黄鍾之實自子至午之生數天以之而運行在元則九贊之體是也天道七變至午而足故坤位在未代終以成物也黄鍾之數析爲九分元以八分爲日行數策數得一分析八十一者存木也卯五音數得三百二十四自然虧五勁植用數得三倍萬物數自然虧五百一十二也

宋 臨邛張行成撰　　綿州李調元　校

太元曆數

元圖曰元有六九之數策用三六儀用二九元其十有八用乎太積之要始於十有八策終於五十有四并始終策數半之爲太中太中之數三十有六以律七百二十九贊凡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爲太積七十二策爲一日凡三百六十有四日半踦滿焉以合歲之日而律歷行故自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冠之以甲而章會統元與月蝕俱沒元之道也章一閏分盡一會月蝕盡一統朔分盡一元六甲盡月行九道九會復元其食俱盡故曰與月食俱沒

元八十一首共得掛一之數三百二十四以爲一首之日策者元之本用也而揲多少之餘三七三八三九之蓍以成方州部家之畫者元之實體也其歸奇之數則并于掛一以爲太積之要者餘分歸于天其晻策則以當閏數也是故四畫成一首一畫必再揲而成初揲之奇不三即六四揲均之多少各半所歸之奇十有八也再揲之奇亦不三即六四揲均之多少各半所歸之奇亦十有八也元三十三蓍八用爲一首則二百六十有四中分之各百三十有二初揲

五十有八所存者一百十四猶未為用故為歸奇得十九之六合大易一卦之奇故為閏數所去者十八歸于天故太積之要始于十有八策也前揲又去十有八并初去而三十六自本揲當百三十二策者言之所存者九十六所去者三十六若并前揲當二百六十四者言之則所存者二百一十所去者五十四其二百一十之中實策九十六則一首四重之盡虛積一百十四并初揲而二百二十八以當閏數則實者為日閏虛者為月　也其五十四歸于天矣故太積之要終于五十有四也并始終之奇凡七十有二

虛實各半故半之為太中當一贊之策為半日之數則實者為本數虛者為交數也是故元之用數本于掛一以為一首之數者天之全數也成於歸奇以為一贊之數者物之分數也其實得之數則以為方州部家之體而不用者地之正數也是故元為地數地者天之用承天而用不自用也元七八九之蓍總七十二得一日之策八十一首得一百八日而不當日用歸奇除掛一實得三十六日而用于太積故邵子謂坤之策百四十四以四之一為乾除分實得一百八也

元巖贊皆十八策則太積之始也并奇贊三十六策為五十四則太積之終也并二數七十二為一日之策則一與三之合也九九之變又九之得七百二十九而不盡天度之九時者天之變化所以不窮也是故元之贈策通虛實得二百五十六日有半實策得一百八日總三百六十四日半以當七百二十九贊之實策亦餘九時不盡者天地相應也其掛一歸奇之策當四十日半則九時生九天之本為太元之用也掛一之策四日半五十四時則九時每時而生六時歸奇之策三十六日四百三十二時則五十四時每時又各生八時以分于九天每天有四百八十六時則掛一之六時與奇策之四十八時每時又各生

九時在易用四十八蓍而掛一不動者掛一在蓍為一在時則六體一而用六用者動體者不動也總之得四百五日為四十日半之十分一分為元之本九分為九天之用一而生九也太元歷律之數皆用三百二十四則九分之中又去一用八矣一龠之分六十甲子之數皆八百一十則十分而又偶之也

再揲之奇三十六策本當十八之二加重并之數為十八之四則半實而半虛蹄巖二贊五十四策本當十八之三加重并之數為十八之四則一虛而三實二者皆有虛焉此元所以為地數也易揲蓍法雖名

掛一而三揲實中者三名爲掛一故四十九之中先
存一蓍而用四十八則一掛變八卦之爻數也實掛
者三故四十八之中再存三蓍而用四十五四十五
而八之則六十用卦之爻數也大衍五百十二卦揲
數一十五萬五百二十八均之于四十九蓍每蓍三
千七十二地生物之數用一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
則四十五蓍之數千存九千二百十六爲四正卦之
數則三蓍之數又存三千七十二爲太極之數則一
蓍之數也以九千二百一十六均于四卦之間故一
卦之數二千三百有四也夫以爲掛一而實掛者三

蓍以爲掛三而實存者四數以爲存四而實分者五
用自蓍言之名雖三而實存之數四自卦言之名雖
四而實用之數三蓍天也藏一于三是爲三之本卦
地也均三于四是爲四之用蓍藏一名四數無減卦
均三數四用無虛易爲天數天統乎體其用在地無
非實也乃若元爲地數地分乎用必有虛焉所以承
天是故蓍數虛三扐天十八也在奇策則虛實各半皆坤六之用也用不用各半也在日策則虛一實三者乾九之用也用者三不用者一也

自陸績以來皆以元爲用太初歷法然太初
歷以八十一分爲日法而元以七十二策爲
日法安得同八十一者律法也太初歷蓋以
律而起歷班氏云與太初歷相應亦有顓帝
歷焉八十一分乃太初歷爾顓帝歷何在乎
四分乃顓帝歷也故元用十八策四之而當
一日者顓帝歷之意也以十九年爲一章極
于一元得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者太初歷之
意也故曰以合歲之日而歷律行今若以七
十二分爲日法而仍以太中之數三十六爲
杪每則其數之歸自與太初歷合矣具二法
如後

太初歷法析分爲杪數此是溫公太虛歷法

漢歷以八十一分爲日法一歲三百六十五日以日
法乘之得二萬九千五百六十五分益以四分日之
一得二十分少合二萬九千五百八十五分少以二
十四氣除之每氣得一千二百三十二分餘一十七
分少以三十二乘分八乘少通分納子爲五百五十
二除之得二十三杪每氣得一千二百三十二分二
十三杪每首得三百六十四分十六杪每贊得四十
分十六杪

以太初歷分杪而配元首贊則元自爲元太初自

爲太初非元本意也今[illegible]以太初歷析分爲杪而以元杪數合之則知二歷始異而終同矣

每分析爲三十二杪一贊計得一千二百九十六杪一首計得一萬一千六百六十四杪八十一首計得九十四萬四千七百八十四杪又加一贊計一千二百九十六杪又加一贊之半六百四十八杪其九十四萬六千七百二十八杪

太元歷法析分爲杪數

元八十一者每首九贊每贊三十六策計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加踦贊三十六策嬴贊一十八策計

二萬六千二百九十八策兩贊七十二策當一日卽以一策爲一分以二十四氣除之每氣得一千九十五分餘十八不盡以三十六乘之計六百四十八杪每氣得二十七杪盡以分爲杪則每氣得三萬九千四百四十七杪二十四氣通得九十四萬六千七百二十八杪細析之則每首每贊每日之分雖與太初歷不同而杪數則同矣雄之法當出乎此或曰太虛歷司馬公所作也公與康節議論有素二公豈不知此乎曰自然之數無所不合但所主以爲用者不同若不知其理與日用而不知者無異終必有不合者矣元之歷數所以與太初相應者蓋以八十一爲日法者九九也以七十二爲日法者八九也以三十二爲杪法者八四也以三十六爲杪法者九四也分于九而減一杪于九而加一是故始異而終符也惟自陸績以來皆以太初歷解元所以司馬公始以析杪之數示人常使人觀之祖因太初歷以求元不以五之說爲駭異若識者知之則子雲本意自有所在也具細算如後先大以三十分爲一時一分析十二杪將計三百六十杪易用三十六之十者三天兩地也元用三十六之六者用其三天虛其兩地故易天地之數五十五元著三十三者亦用其三天也

三統太初歷法

天統一甲子日元首起三統太初

每九章積年一百七十一積月二千一百一十五以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乘之積分五百五萬九千八十以日法八十一除之命見大餘日小餘分爲第十章首易以二百二十八爲閏法者二卦歸奇合掛之蓍十二章之年數也四分歷以四章爲一部太元以九章爲一小終

甲子元首積日六萬二千四百五十七小餘六十三以甲子旬周命之得一千四十大餘五十七小餘六

十三小餘五十六若用太元歷卽

十九年爲一章此九章之積也以一分析爲十二杪每時得八十一杪卽每年氣餘五十三時總九章多得二十七杪二統多得三時

辛酉第十章首積日一十二萬四千九百一十五小餘四十五甲子旬周去之得二千八十一大餘五十五小餘四十五

巳未第十九章首積日一十八萬九千三百七十三大餘四十三小餘二十七

丁巳第二十八章首積日二十四萬九千八百三十一大餘五十一小餘九

乙卯第三十七章首積日三十一萬二千二百八十八大餘四十八小餘七十二

壬子第四十六章首積日三十七萬四千七百四十六大餘四十六餘五十四

庚戌第五十五章首積日四十三萬七千二百四餘三十六餘四十四

戊申第六十四章首積日四十九萬九千六百六十二餘十八大餘四十二

丙午第七十三章首積日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大餘四十無小餘分

以上凡一統積一千五百三十九歲十九年爲一章七閏九章一百七十一歲一小終三小終爲一會五百一十三歲九終三會積年一千五百三十九而大終積月一萬九千三十五積分四千五百五十三萬一千七百二十積日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甲子旬周九千三百六十八大餘四十小餘盡命得甲辰日爲統首

求小終氣策置入年一百七十一以策餘八千八十乘之每年之氣盈五日三時每九章又盈二十七杪卽一統盈八千八十日得一百三十八萬一千六百

八十以日法一千五百三十九除之得氣積八百九十七日小餘一千一百九十七九終得日八千七十三小餘一萬七百七十三再以日法除之得日七通積八千八十以甲子旬周命之得一百三十四大餘四十小餘分盡從甲子命之見甲辰朔旦冬至若依四分歷筭每年氣餘五日三時卽一統虧三冬至不得朔旦若依太元歷七十二分爲日法每九章小餘五十六或以十二或以三十六析杪皆合太初歷

地統二

甲辰元首積日六十二萬四千五百七十七小餘六十三甲子旬周命之大餘三十七

辛丑第十章首積日六十八萬七千三十五小餘四

十五大餘二十五
巳亥第十九章首積月七十四萬九千四百九十三
小餘三十七大餘三十三
丁酉二十八章首積日八十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一
小餘九大餘三十一
乙未三十七章首積日八十七萬四千四百八小餘
七十二大餘二十八
壬辰四十六章首積日九十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六
小餘五十四大餘二十六
庚寅五十五章首積日九十九萬九千三百二十四

小餘三十六大餘二十四
戊子六十四章首積日一百六萬一千七百八十二
小餘十八大餘二十二
丙戌七十三章首積日一百十二萬四千二百四十
小餘盡大餘二十
凡二統積三千七十八歲積月三萬八千七十
積分九千一百六萬三千四百四十積日一百
一十二萬四千二百四十通前一十八小終六
會二大終六甲旬周一萬八千七百三十七大
餘二十命得甲申朔旦冬至爲三統首

八統三
甲申元首積日一百十八萬六千六百九十七小餘
六十三大餘十七
辛巳第十章首積日一百二十四萬九千一百五十
五小餘四十五大餘十五
己卯第十九章首積日一百三十一萬一千六百十
三小餘二十七大餘十三
丁丑二十八章首積日一百三十七萬四千七十一
小餘九大餘十一
乙亥三十七章首積日一百四十三萬六千五百二

十八小餘七十二大餘九
壬申四十六章首積日百四十九萬八千九百八十
六小餘五十四大餘六
庚午五十五章首積日百五十六萬一千四百四十
四小餘三十六大餘四
戊辰六十四章首積日一百六十二萬二千九百二
小餘一十八大餘二
丙寅七十三章首積日一百六十八萬六千三百六
十分盡大餘盡
凡三統積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丙分三統

九會二十七小終二百四十三章首元月五萬七千一百五氣積分一億三千六百五十九萬五千一百六十積日一百六十八萬六千三百六十而九會復元命甲寅太歲受七十六甲子大餘(年也)五十七見辛亥太歲是後元之首積閏月一千七百一元中月五萬五千四百四

四分顓帝歷法(上元起自甲寅歲)

上元紀法起甲子部首以十九年為一章四章七十六歲為一部二十部一千五百二十歲為一紀三紀四千五百六十歲為一元(亦日一首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青龍㒨提格布政之首)七元三萬一千九百二十歲為一極羣數皆終萬物復始

第一部無大小餘得甲子日為部首

第二部大餘三十九得癸卯

第三部大餘十八得壬午

第四部大餘五十七得辛酉

第五部大餘三十六得庚子

第六部大餘十五得已卯

第七部大餘五十四得戊午

第八部大餘三十三得丁酉

第九部大餘十二得丙子

第十部大餘五十一得乙卯

十一部大餘三十得甲午

十二部大餘九得癸酉

十三部大餘四十八得壬子

十四部大餘二十七

十五部大餘六得庚午

十六部大餘四十五得已酉

十七部大餘二十四得戊子

十八部大餘三得丁卯

十九部大餘四十二得丙午

二十部大餘二十一得乙酉

二十部立成周而復始部首常居四仲凡一千五百二十歲為一紀(第一紀太歲甲寅第二紀太歲甲戌第二紀太歲甲午後元復起甲寅)

凡十九歲為一章日法八十一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得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章月二百三十五以月法乘之得章分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以日法除之得章日六千九百三十九小餘六十一六甲旬周一百一十五大餘三十九(此通用太初歷法)

以上係章法一章十九年得七閏無餘分

四章七十六歲爲一部部月九百四十部分二百二十四萬八千四百八十部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小餘一六甲旬周四百六十二大餘三十九

以上係部法一部七十六歲而得一朔旦冬至

二十部一千五百二十歲爲一紀紀月一萬八千八百紀分四千四百九十六萬九千六百紀日五十五萬五千一百八十小餘二十六甲旬周九千二百五十三無大餘

以上係紀法一紀復得甲子部首三紀爲一元太歲復値甲寅

又一法河圖推入部法

上置一章十九年下以周天分一千四百六十一乘此是四周天之日數得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一部之日數以甲子旬周去之得四百六十二大餘三十九命甲子筭外即癸卯爲第二部首

後部首加大餘三十九得七十八滿六十去之餘十八命甲子外即壬午部餘部法皆同凡二十部爲一遂即紀一三遂爲一首七首爲一極孔子曰三萬一千九百二十歲即一極一籙圖受命易姓三十二紀德有七其三法天四法地每元小餘六十凡七元計四百二十四八

十除之正得百日三則收十餘數皆終

一年周天六甲子餘五日四分日之一通四年餘二十一日通一部計餘三百九十九日則一百三十三之三也此法每部更無小餘一章小餘三爲一日析爲四分若以求月法則太疎矣故易緯以八十分爲日法而前法仍以八十一爲日法則每章小餘六十一每部小餘一累加之每紀小餘二十每元小餘六十雖一元猶未積一日也故太初歷比四分歷每統多一章而小餘皆盡太初歷一統積年一千五百三十九積月一萬九千三十五積分四千五百五十三萬一千七百二十積日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以日法八十一分除分數得日數以甲子旬周去之得九千三百六十八周大餘四十小餘盡見後統得甲辰爲首按大元以七十二策爲日法則一統計得四千四十七萬二千六百四十分又析爲三會則每會得一千三百四十九萬八百八十分以日法七十二除之每會得積日一十八萬七千三百七十三小餘二十四凡三會計得日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日無小餘以甲子命之得九千三百六十八周大餘四十得甲辰爲後統首與太初歷合

太初歷日法二千三百九十二以日法八十一除之得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

太元日法七十二分以三十六乘之每月得七萬六千五百四十四秒每日得二千五百九十二秒以日法除月法凡二十九日計七萬五千一百六十八秒餘一千三百七十六秒得太初歷之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得四分歷之三十八分八秒七十二不可析於月猶八十一不可析于首本元主在蓍書太初主在筭歷故不同也

按太初歷法以律起歷黃鍾之實一十七萬七千

一百四十七平分為九每分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則二百四十三之八十一也又九之得八十一之二千一百八十七則三百六十四日半而日歷六辰析六倍之數也太元七百二十九贊兩贊直一日計三百六十四日半每日七十二策計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又六之計一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比黃鍾九九之數為九分而用其八此筭八十一首之數餘奇觥二贊之數不筭止與易數得三百六十之三百八十四而物數得三百二十之三百八十四理正合矣故元歷之數皆以三百二十四為準合之而

六百四十八則八十一之八於七百二十九贊之中九而用其八八十一者九九也七十二者八九六百四十八者八十一之八也亦如先天卦位五百十得六十四之八而其數五百七十六得六十四之九也

太元八十一首計七百二十九贊每贊三十六策八十一首計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以六乘之六位日策則每贊得二百一十六蓋老陽之策盡二三之六用也比黃鍾數虧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則九分之一也若以策數析而十之得二十六萬二千四百四十倍之則黃鍾衍數之八十一分之八十分也故元之日數得黃鍾正數九分之

八而當其全物數析一為十物數也得黃鍾衍數八十一分之八十而當其半陽施其氣陰成其物氣濃各半皆用之不盡也仲呂之數再生黃鍾卽合元之物數如五運之數火再生土而後為火之子也蓋二百九十六者存支干全數而滿之也太初歷以八十一為日法若六乘之每日得四百八十六卽三百六十四日半共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鍾九九之變極矣而天度猶有半度與四分度之一未盡故子雲止以七十二為日法者用九之八存九之一為生生不盡之數而崎嬴二贊在其間以為變化之資如易六十卦應三百六十日[illegible]時用二十四爻以為九日四分日之一及小月之

數此天地變化之機生生不窮之理故康節謂子雲知曆之理也律得八十一者律止有三百六十日每月四百八十六計一十七萬四千九百六十外餘二千一百八十七則自子至未不用之八數也歷用九之八律用九之九尺用九之千天數用八地數用九物數用十大數不足小數常盈也易運行數一十二萬九千六百易只筭二百六十日分於一年則日得三百六十每時得三十生物數一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分於一年則每日得三百八十四每時得三十二元運行數一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此數得太簇之實元筭三

百六十四日半分於六年得七十二每時得物數十分之六物數二十六萬二千四百四十此數當仲呂數之倍分於六年每日得一百二十每時得十元筭六年數者體一用六盡六律也蓍第三變數一十五萬五百二十八去掛一數三千七十二餘一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則九千二百一十六之十六也十六者地體之足數也生物數則用其十五而存其一生物數者八千六百四十之十六也運行數則用其十五而存其一生物數以九分之則一萬五千三百六十之九也動植數則用其八而存其一皆存本用之不盡之意太元用數即其理

也以八分為六分而用者體者有八用者有六元以地承天故以八為六而用如經世十六位之數併為十二會而用也八者主八卦在年為八節六者主六爻在年為六氣也

太元律數

元數曰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二七為火一六為水五五為土其在聲也宮為君徵為事商為相角為民羽為物其以為律呂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蕤賓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鍾夾鍾生無射無射生仲呂子午之數九丑未八寅申七卯酉六辰戌五巳

亥四故律四十二呂三十六并律呂之數或還或否凡七十有八黃鍾之數立焉其以為度量衡也皆生于黃鍾甲巳之數九乙庚八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聲生於日律生于辰聲以情情其質也律以和聲聲律相協而八音生

并律呂之數或還或否凡七十有八黃鍾之數立焉者律為天天圓故還呂為地地方故不還是以四十二者六七也三十六者六六也律以七數則陽還於陽如子還于午午還于子是也呂以六數則陰歸於陽如丑歸於午未歸於子是也夫自律

呂言之律爲天呂爲地若自聲律言之則五聲皆爲天律呂皆爲地而已地虛三以扐天是故七十八之數視九九而虛三也聲律之數五六相乘聲得四百二十則四十二律得三百九十則三十九而已皆虛三扐天之義也其曰黃鍾之數立焉者積寸法也取黃鍾總數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析爲八十一分每分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去其三分凡六千五百六十一則申之數也故仲呂以酉之數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一寸之分總黃鍾都數而得九寸則黃鍾之長也餘律皆準此

律呂往還相交十三實名者十二相隔八位實得者七數自黃鍾至仲呂復生黃鍾而小周凡十二變得八十四故七聲周十二律而成八十四調也律呂之數七十有八經歷之變八十有四二數虛實相并得一百六十有二中分之則陰陽各八十一矣八十一者黃鍾之律數也八十四者律調之變數也七十八者制器之法數也以變對律則律爲實變爲虛以對器則律爲虛器爲實虛者用也實者體也用者天也體者地也三數遞降皆虛三扐天陰宗於陽與蓍三十六用三十三同義也

十二律呂相生積數起寸法

其在聲也宮爲君徵爲事商爲相角爲民羽爲物各以其清濁別之宮八十一最濁商七十二次宮角六十四清濁中徵五十四微清羽四十八最清其以爲律呂

律以統氣呂以扶陽

黃鍾生林鍾 八十一五十四不可以四析六十四不可以三析七十二四十八三與四皆可析

黃鍾之管九寸下生林鍾三分去一故林鍾六寸也子之數一而黃鍾得八十一分爲九寸則一而

包八十一數也五之積數三而林鍾得五十四分爲六寸則每一而包十八數也故天之體一而極于九地之用三而偶于六也律數極于九寸則八十一分也林鍾太簇南呂姑洗皆不過八十一分餘七律分數雖多而管皆不及於九寸則地與物之虛數也

林鍾生太簇 八十一者九九也爲二十七之三五十四者六九亦九六也爲二十七之兩十八之三七十二者八九亦九八也爲二十四之三三十六之兩四十八者六八亦八六也爲二十四之兩十六之三六十四者八八也爲三十二之兩

林鍾六月之呂也太簇正月律林鍾之所上生三

分益一故太蔟八寸也寅之積數九而太蔟得七
十二分爲八寸則每一而包八數也黄鍾林鍾太
蔟三統之律皆全寸
太蔟生南呂南呂得四十八分三統之分皆以九爲變南呂姑洗之分以八爲變八十一者九九也五十四者六九也七十二者八九也四十八者六八也六十四者八八也太元用九周易用八
南呂八月之呂太蔟之所下生三分去一故南呂
五寸三分寸之一也卯用丑數爲寸法卯之積數
二十七用丑之數三爲法則去子之一矣去之者
不用以存本也凡寸法律用本數呂用對衝數
南呂生姑洗姑洗得六十四分三統之律得全寸五聲之律得全分自辰以往以卦數而變

者六十四不可析爲三分故也
姑洗三月之律南呂之所上生三分益一故姑洗
七寸九分寸之一也辰用寅數爲寸法辰之積數
八十一用寅之九數爲法則去丑之三以一爲一
分則八十一而虛三也南呂姑洗皆五聲正數天五之本數也故分數在九九之內自辰以六十四爲一分即從卦數倍而變矣辰之分數六十四者易之卦數也積數八十一者元之首數也分數自八十一而起以三分損益而變積數自一而起以三而變衬積數以爲寸法而除分數即得其律管之長也
姑洗生應鍾應鍾得一百二十八分
應鍾十月之呂姑洗所下生也三分去一故應鍾
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也巳用卯數爲寸法巳
之積數二百四十三用卯之二十七數以爲法則
去寅之九以三爲一分則八十一而虛三也
應鍾生蕤賓蕤賓得五百十二分易六十四卦者辰之分數也元八十一首者辰之積數也皆用五也經世用五百十二卦者午之分數也元七百二十九贊者午之積數皆用七也易之變四千九十六卦者申之分數也爲用九矣
蕤賓五月之律也應鍾之所上生三分益一故蕤
賓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午用辰數爲寸法
午之積數七百二十九析爲八十一分每分得九
用辰數之八十一數以爲法則去卯之二十七爲

八十一而用七十八矣
蕤賓生大呂一說以爲生大呂亦只下生但律管倍其數即大呂三分益一以上生夷則其數亦合矣大呂得二千四十八分若是下生止得其半
大呂十二月之呂蕤賓又上生也三分益一故大
呂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也所以又上
生者陽生于子陰生于午從子至巳陽升陰退故
律生呂言下生呂生律言上生從午至亥陰升陽
退故律生呂言上生呂生律言下生至午而變故
蕤賓重上生也未用巳數爲寸法未之積數二千
一百八十七析爲八十二分每分得二十七去辰

之數八十一爲三分則用七十八分矣

大吕生夷則〔夷則得四千九十六分〕

夷則七月之律大吕之所下生也三分去一故夷則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也申用午數爲寸法以申之積數六千五百六十一析爲八十一分每分得八十一去其三分計二百四十三乃巳之數故用午之數七百二十九爲法也

夷則生夾鍾〔一說夷則下生夾鍾而律管亦倍之夾鍾得一萬六千三百八十四分若下生止得其半〕

夾鍾二月之吕夷則之所上生也三分益一故夾

鍾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也酉用未數爲寸法

夾鍾生無射〔無射得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分〕

無射九月之律夾鍾之所下生也三分去一故無射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也戌用申數爲寸法

無射生仲吕〔仲吕得十三萬一千七十二分若下生止得其半比生物之數虧七千一百六十八則五百一十二之十四也〕

仲吕四月之吕無射之所上生也三分益一故仲吕六十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也律吕以候十二月之氣月氣至則其律應應謂吹灰也亥用酉數爲寸法以黃鍾數析爲八十一分而去其三分則所去者六千五百六十一乃申之數故用酉數爲一寸之法也律止九寸而數有十二故寸法用九數上不用子以一之初起未有積法也下不用戌亥則法止於酉也總之爲虛三然八十一去三用七十八之數自辰用寅而始故開物于寅九實用八也

黃鍾之數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者十二辰之積數也去仲吕之分數外餘四萬六千七十五加五

音本體之數五則四萬六千八十者地之四會萬物數也亦如九十七變之極數去六十四卦至坤二載之數餘一十六爲地之位數也仲吕積分一十三萬一千七十二者二百五十六之五百一十二也生物數一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者二百七十之五百一十二也動植數一十二萬二千八百八十者二百四十之五百一十二也五百一十二者二百五十六之二也二百五十六者坎离用四位之數二百七十者體數之用二百四十者陰陽剛柔十與十二相唱和之數也是故三數者以散于經世律吕圖五百十二

位之間年物數每位得二百七十仲呂數每位得二百五十六動植數每位得二百四十體數之用者天之三九也故去其天之二七則爲坎離數而屬地坎離數者地之四位也故去其地之二八則爲動植數而屬物二百四十爲陰陽剛柔數卽物數也皇極十六位之變數得二百七十而坎離二卦各得二百五十六位故體數之用乘二百五十六正應生物數十二會之半其餘一數則于是之中而遞減者體之用有天數在焉坎離數有地數在焉動植則物數而已故不同也夫用數三百六十而體數之用二百七十

者四分存一而用三也體數三百八十四而位數二百五十六者三分存一而用二也動植數二百四十比體數之用則九分存一而用八比位數則十六分存一而用十五也若動植用數三萬四千四十八於生物數十二會中用其三而除五百一十二餘九會總十萬三千六百八十（太元蓍數一而十之卽是此數）不用則物數於天地數蓋四分得其一而已餘三分天地之所自用也其以與物者不用之一而已所謂不用而用以之宗生生不窮者也是故四十九蓍以十二之三爲老陽之體而以十二之一爲歸奇之數以爲人物之

用也皆數掛一之一在人則天之一也歸奇之十二在人則地之一也合二一以運於四九之中所以生人物也一行所謂人在天地中以閱盈虛之變則閏餘之朔氣朔所虛是也然人物所用四分之一猶存五百十二者二百五十六而偶之坎離生物之本也惟存本不用故生生而不窮也經世元之六十四位衍數得一千五萬五百二十八之半而又虧一百七十六皆先分其半又存陰陽剛柔本數之三百五十二無非存本之義也是故人物所以有盡者以其用之過而源竭本蹶天地所以無盡者以其用之當冲

本源滋生故也（動植全數比生物數九分虧一分比仲呂數十六分虧一分比全卦數六分虧一分）

元圖曰元有六九之數策用三六儀用二九元其十有八用乎太積之要始於十有八策終於五十有四并始終策數半之爲太中太中之數三有十六策以律七百二十九贊凡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爲太積七十二策爲一日凡三百六十四日有半蹐滿焉以合歲之日而律曆行故自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冠之以甲而章會統元與月食俱沒元之道也（儀四也謂天地兩儀各用九故兩首各九贊共爲日也陽生於子而北則子美盡陰生于午東南而）

天數不二九也

十二支之數七十八以五乘之得三百九十十干之數七十以六乘之得四百二十支干相乘成六十甲子是爲六十律得八百一十則黃鍾一龠之分也自甲子至癸巳凡三十木得數七十九水得數八十土得數八十一金得數八十二火得數八十三自甲午至癸亥亦然均分之一陰一陽五行各八十有一去其十數餘則三百二十有四是以七十八之中取三十六之呂數以九乘之得數三百二十有四亦八十一之四也律爲陽九呂爲陰六呂數正得六六律數止得六七者先天以九爲天之物數六爲天之用數七爲天之變數八卦每變六七而極者天之用不過七分也是故律之數九九爲祖數者陽數之究也六七爲變數者乾行之節也呂之數六六爲變故者陽九之說也

元一首九贊贊三十六策凡三百二十四策八十一首得三百六十四日半以爲歷法其曰合歲之日而歷律行者明律亦用其數在歷爲三十六之九在律爲八十一之四也夫聲有五而用八十一之四何也宮爲君合樂造設居中爲四聲之綱而四聲爲之紀散則分四合則混一天地各以一變四四者有體其一無體是以先天用四象者天地數也後天用五行者人物數也故曰大數不足小數常餘也後天雖有五存一之義未嘗廢夫論律呂存其君數者取則于五聲之本非私意也是故總聲律之數六十得八百一十爲一律之龠者極黃鍾之數也主天而言生物之細數也九以乘六命律召呂得三百二十四爲五聲之數者存宮聲爲本天五退藏也主地而言承天之大數也律呂者以地之形召天之氣氣本於天通於地散爲物焉父從不母從故其數如此也

翼元卷二終

翼元卷三

宋　臨邛張行成　撰　綿州　李調元　校

五音數

天元玉策曰十干相生即十音也太少相合即五音也十二律呂相生即十二支也正對相合即六律也五音歸五運六律歸六氣也法應天地所生戊巳黃帝八十一其帝三分損一下生炎帝數五十四其帝三分損一下生三分益一上生少皞數七十二其帝三分損一下生顓帝數四十八其帝三分益一上生太皞六十四數也五音六律皆應此法五音共得三百一十九數通

音之本體各一則三百二十四故元律歷數皆用三百二十四（同用三百二十四則律從歷爲地法天若同用八十一則歷從律爲天法地矣）天以六六爲節故歷數三十六而周天之度三百六十也地以九九制會故律數八十一而聲律半數四百有五也子雲律歷之數皆以三百二十四爲宗者在歷則用三十六之九而不用其十在律則用八十一之四而不用其五皆虛一也元者地之用虛一者用不盡體用之所以不窮也太初以律起歷故八十一分爲日法子雲亦有取者律歷同乎一元歷一元歷者天生物之時律者地生物之數天託乎地以生物

故律歷細分皆爲物數也三百二十四者在歷爲一首之數至於贊數以七十二爲日法則用九不用九也在律爲五聲之數至于律呂以七十八立黃鍾則用三之二十六而不用三之二十七也皆虛一存本之義也（蓍之太積用七十一祖于自四至十二之積數蓋用九也律呂七十八祖于自一至十二之數蓋用十二也天地之數五十五大衍五十則虛五律呂之數七十八太積七十二[illegible]虛[illegible]也）元用八十一爲家首者黃鍾之數也七十二爲日法者太簇之數也五十四終太積之要者林鍾之數也此三統之元也故太元用之元之氣生于子而日見于寅故以太簇之數爲日法皆理之自然也

前漢律志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本起于黃鍾之數始于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聲者宮商角徵羽本生於黃鍾之律九寸爲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律十有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鍾二曰太簇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無射呂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鍾

二日南呂三日應鍾四日大呂五日夾鍾六日仲呂
合三統[illegible]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黃鍾爲
天統律長九寸林鍾爲地統律長六寸太簇爲人統
律長八寸其三正也黃鍾子爲天正林鍾未之衝丑
爲地正太簇寅爲人正三正正始是以地正適其始
紐於陽東北丑未易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答應之
道也及黃鍾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鍾南呂皆以正聲
應無有忽微忽微謂若有若無細於髮者謂正聲無有殺分不復與他律爲
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鍾而他律雖當其月自
宮者則其和應之律有空積忽微十二月之氣各以其月之律爲宮非

五音之正則聲有高下差降空積若鄭氏分一寸爲數千不得其正此黃鍾至尊
無與並也黃鍾之實八百一十分繇此之義起十二
律之周徑孟康曰律孔徑三分三天之數也圍九分終天之數也林鍾之實三
百六十分太簇之實六百四十分孟康曰林鍾長六寸圍六分以圍乘
長得積三百六十分太簇長八寸圍八分爲積六百四十分三統相通故黃鍾林
鍾太簇律長皆全寸而無餘分也太極元氣含三爲
一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
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
之於辰得八十一又參之於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
之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於未得二千一百八
十七又參之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於酉
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此成數也又參之於戌得五萬九
千四十九又參之於亥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
七此該數也此陰陽合德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故陰
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既類旅於律呂又經歷於日
辰而變化之情可見矣玉衡杓建天之綱也斗在天中周制
四方猶宮聲處中爲四聲綱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二十八舍列在四方日月行焉
起于星紀而又周之猶四聲爲宮紀也綱紀之交以原始造設合樂用
焉律呂唱和以育生成化歌奏用焉指顧取象然後
陰陽萬物靡不條暢該成故以成之數忖該之積成之

數者謂黃鍾之法數該之積爲黃鍾變生十二辰積實之數也忖除也以法數除積得九寸即黃鍾之長也言該者該衆律之數也如法爲一寸則黃鍾之長也三分損一
下生林鍾三分林鍾益一上生太簇三分太簇損一下生
南呂三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三分姑洗損一下生
應鍾三分應鍾益一上生蕤賓三分蕤賓損一下生
大呂三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三分夷則損一下生
夾鍾三分夾鍾益一上生無射三分無射損一下生
仲呂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八爲伍其法皆
用銅職在太樂太常掌之
按後漢志黃鍾之實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林鍾之實一十一萬八千九十八太簇之實一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以黃鍾之實均爲九分每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則仲呂一寸之分數蓋空積之數也以黃鍾數準之則林鍾當得五百四十分蓋六九之數也而志以爲三百六十分則六六也太簇當得七百二十分蓋八九之數也而志以爲六百四十分則八八之數也孟康乃謂林鍾之管圍六分太簇之管圍八分按律之法凡律圍九分無圍八與六之數二律雖有六八之異皆當從九而生不應以六六八八自爲數也

度者分寸尺丈衍本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即一千二百黍也）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衍而五度審矣

量者龠合升斗斛本起於黃鍾之龠用度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十龠十當爲合字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庣音條過也算方一尺所受一斛過九釐五毫然後成斛爾古曰庣不滿之處也）其上爲斛其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其狀似爵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圓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其圓象規其重一均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聲中黃鍾始於黃鍾而反覆焉（仰斛受一斛覆底受一斗反覆斛聲皆鍾黃鍾之宮）

龠者黃鍾律之實也

權衡者本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十六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石重百二十斤斤有十二月之象終於十二辰而復於子黃鍾之象也十九百二十兩者陰陽之象也四萬六

千八十銖者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物歷四時之象而歲功成就五權謹矣

范蜀公東齋記載燕肅建言今之樂太高始下詔天下求知音者李照言樂比古高五律而胡瑗阮逸相繼出矣李照之樂以縱黍累尺黍細而尺長律之容乃千七百三十黍胡瑗以橫黍累尺黍大而尺短律之容千二百黍而空徑乃三分四釐六毫空徑三分四釐六毫與容千七百三十黍皆失於以尺而生律也阮逸以欲以量而求音皆非也最後有房庶者亦言今之樂高五律蓋用唐樂而

律之管以方寸一管一皆唐樂也其法以律生尺
而黍用一稃二米者是時無二米黍據見黍爲律
雖無千七百三十黍之謬與三分四釐六毫之差
然其聲才下三律蓋黍細故其法則是矣又言律
之法曰凡律圍九分以尺而生律者律圍十分三
釐八毫矣以其不合又變而爲方分其差謬處不
可一二數也以律生尺者九十分黃鍾之長加十
分以爲尺凡律皆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積實
八百一十分自九十分三分損益之而十二律長
短相形矣自八百一十分三分損益之而十二律

積實相通矣又言周之鬴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
其實六斗四升積百三萬六千八百分千二百八
十龠之實也鄭云積千寸是萬分一百萬分非也深尺者十寸之尺
也內方尺者八寸之尺也圓其外者圓方相生之
數也其臀一寸者深也其耳三寸者亦深也由是
而規圓之以圓函方之法也必以圓而函方者欲
其聲之圓也必爲耳於左右者欲其聲之不韻也
亦猶鍾之有乳也漢斛之法方尺而圓其外庣旁
九釐五毫其實十斗積一百六十二萬分二千龠
之實也不言深而言方者無八寸之别也圓其小

者亦相生之數也其上爲斛其下爲斗左耳爲升
右耳爲合云而者謂升合如耳形附於斛之左右
也今胡援之升合皆方制之而斛方尺深一尺六
寸二分是以方分置算而然也龠其狀似爵者謂
圓如爵也今之龠方一寸深八分一釐亦以方分
置算也上三下二者謂斛在上并升合謂三也斗
在下并龠爲一也圓而函方斛之形也上下皆然
也今上以圓函方下爲方中函已左一右二者升
在上而左合在上龠在下而俱右也今合龠俱在
上而龠俯自聶崇義失之然前而胡援阮逸踵之

於後也夫鬴斛非是而欲考正黃鍾安可得也
按一龠之容千二百黍而得八百一十分則每
分
得一黍又一黍之四分八釐一毫有奇蓋千二百
者十二分而每分一百也八百一十者九分而每
分九十也地常晦一則十二而用九天無十地無
一則十而用九故以黍算分其數自然如此也周
鬴容六斗四升積千二百八十龠之實則當以十
龠爲合十合爲升四升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釜
與齊量等矣龠者律也黃鍾之聲也積其數以爲

鬴[illegible]者黃鍾之音也前古尺起尺由律定律由歷生故前書爲推歷生律以其祖於數也漢以律制歷既失其本胡援等又以尺生律量求音愈失之矣若然則虞書當言同度量律衡而子雲謂其以爲度量衡也皆生於黃鍾果何故哉嘗聞康節曰世人所見者但漢書律歷志耳及學先生聲音律吕之數乃以聲爲律音爲吕聲分於音音爲地吕生於律律爲天與世所論不同因取漢志及太元以先天參考之乃知太元先天之數合乎周鬴之理與漢志不侔矣蜀公雜數家之說所得爲多也周制釜深尺方尺

實六斗四升積一百三萬六千八百分千二百八十龠之實也二百五十六者六十四卦之四位乾坤用坎離以生物之數也太元除掛一每首得一百二十八策則其半也以十乘之即與鬴龠之數合矣八十一首總一萬三百六十八策得一百六十二之六十四以百乘之即與釜分之數合矣元策者天而地數也釜分者地而物數也或十而當一或百而當一者大數常少小數常多也一龠之數八百十一分其積實得一千二百黍以一千二百八十龠之數乘之得一百五十三萬六千則一

鬴之實也先天生物之數一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以九折之每分得一萬五千三百六十先天動植之數一十二萬二千八百八十以八折之每分亦得一萬五千三百六十皆自一千五百三十六而十折之也蓋一千五百三十六者二百五十六卦之六爻坎離用之以生物故先天卦氣圖二百五十六卦積一千五百三十六爻也生物之數得其九十動植之數得其八十鬴實得其千則忽微之積數亦大數常少小數常多之理要之皆祖於六十四則地而物之數也周鬴深十寸方八寸八

者二四天地相偶生物之體也十則地之所以載也以十合八均得二九天地和矣漢制方深皆十口口口口用之極矣漢釜一百六十二萬分比周制多五十八萬三千二百分積二百四十萬比周制多八十六萬四千龠內外皆圓原本於天釜外圓內方以天包地龠容八百一十分九九之天數也鬴容六斗四升八八之地數也天以獨運故圓者無待於方地偶而生地方者必資於圓以事理言之器不圓則聲不條暢數生於理故有是理必有是數有是數必有是象也夫漢制用數太過非所以導中和之氣也大數不足小數常盈者小數

冬故以是十數之十百千萬皆是一而已大數沒

天地無用足十者用之不盡用乃無窮天地生生

之理也元於九九之數猶不盡用況其十乎（一龠之黍千二百而得八百一十分虛數三百九十十乘數四百二十當得十分十二支乘數三百九十則虛實各半陰之二也）黼實以一萬九千二百爲一分則三百

八十四而五十之也周得八十分則五四而又四

之漢得百二十五分則五五而又五之也黼分以

三萬二千四百爲一分則三百二十四而百之也

周得三十一分則八而四之漢得五十分則十而

五之也黼分亦以萬九千二百爲一分則周得五

十四分漢黼不可分矣

黃鍾之數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析爲九分每分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則仲呂

一寸之數也一又析爲九每分得二千一百八十七

七則九九八十一之數也若以全數又三衍之得

五十三萬一千四百四十一此在十二數（十二之數在年爲十二月也在日爲十二時）之外十三爲閏數物數矣亦以爲

八十一分每分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太元析數二

十六萬二千四百四十而倍之則八十一分之八

十分也律者地生物之數也其數起於月覩周循

所容之黍實與分數以比先天之月數則知太元

所用黃鍾之數爲有理矣大抵大數用少小數用

多而皆用之不盡必存其本也

先天月數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以八十一分之

每分一萬九千二百周一黼之黍實得其八十分若

以黍分計之卽得五十四分黍實於九九之數虛一

與太元析數得八十分之理同黍分於九九之數虛

二之一與太積之要終於五十四之理同蓋地數十

二實用者九黍實於九九之數虛八十一之一者一

龠之黍千二百則十二之百包虛數在其間黍分於

九九之數虛三分之一者一龠之分八百十則九之

九十皆實用之數也是故五十四爲天九時之生數

而八十分爲物析之全數也（先天用數八會之月數正與一黼之黍分數同）

天元玉策　正音數　納音數

十一月（黃鍾正音納音皆起于子四十九而授次月丑則五十矣正音奇月自甲至戌三十五授次月巳則三十六矣四十九者七七也三十五者五七也其八十四支爲律干爲聲也）

黃鍾爲宮（甲丙丁戊己庚辛壬　實得十）　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九午（實得甲子十九）

（子黃卯辰巳午　九中子）　子黃卯辰巳午

林鍾爲徵（癸甲乙丙丁戊己　實得七）　己庚辛壬午（實得甲子四十三）

（未申酉戌亥子丑　丁子）　未申酉戌亥子丑

太簇爲商庚　寅得三　壬癸卯三千寅得甲子四十三
寅卯辰巳午未申　十二甲子　寅卯辰巳午未申
南呂爲羽辛　寅得三　乙丙丁三千得甲子四十三
酉戌亥子丑寅卯　十二甲子　酉戌亥子丑寅卯
姑洗爲角壬癸甲乙丙丁戊　寅得七　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九千寅得甲子十九
辰巳午未申酉　甲子　辰巳午未申酉戌
應鍾變宮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　得十九　丁一千寅得三十一甲子
亥子丑寅卯辰巳　甲子　亥子丑寅卯辰巳
蕤賓變徵癸得三千甲子而授癸　巳丑　戊己庚三千得甲子四十三
午未申酉戌亥子　午未申酉戌亥子

自甲子起總一百十五甲子而授己丑　自甲子起總二百四十一甲子而授辛丑

正音數　納音數

十二月大呂起丑至丑四十九授次月寅則五十矣故著四十九而大衍五十也餘十律數並同
總十二月每月四十九得五百八十八辰而終者八十四調而已之也正音納音支數並同

大呂宮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　辛壬辛得甲子五十五
丑寅卯辰巳午未　丑
夷則徵戊己庚壬癸　丙丁辛得甲子七
申酉戌亥子丑寅　申
夾鍾商乙　癸辛辛得甲子十九
卯辰巳午未申酉　卯

無射羽丙　壬七千得甲子七
戌亥子丑寅卯辰　戌
仲呂角丁戊己庚辛壬癸　己一千得甲子三十一
巳午未申酉戌亥　巳
黃鍾變宮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　庚九千得甲子十九
子丑寅卯辰巳午　子
林鍾變徵癸　己九千得甲子九
未申酉戌亥子丑　未

丑之納音總一百五十七甲子而授正月之戊寅　此二百四十一之數係虧八十四
納音子丑二月共得七十八千　奇三十一　偶四十七　正音偶

月自己至癸三十五授次月甲則三十六矣故著
用策三十六而五音本變三十五凡奇偶兩月共
七十千總十二月四百二十千而復得黃鍾甲子
太乙之十日數共七十以六律乘之即四百二十
七

正月正音　納音
太簇宮甲得九千寅得九甲子　戊九千十九甲子
寅　寅
南呂徵癸得七千寅得七甲子　丁三千四十三甲子
酉　酉

姑洗商庚得三十得三十甲子　　庚三十四十三甲子

辰　　辰

應鍾羽辛得三十得三十甲子　　癸九十十九甲子

亥　　亥

蕤賓角壬得七十得七十甲子　　壬九十十九甲子

午　　午

大呂變宮乙得九十得九十甲子　　辛五十五十五甲子

丑　　丑

夷則變徵戊得三十三十甲子　　丙三十四十三甲子

甲子酉發另　　申

納音總二百四十一甲子而授二月之己卯

正音總奇偶兩月干數共七十得支數九十八并

之一百六十八則八十四之偶也得甲子共二百

九十每月各除本一數則一百四十四甲子者坤

之數也正音干數用一七九者一天二地爲三元

每三干共得五十七甲子五十七者十九之三而

十九者三六爲三天而加一也納音干數用一三

五十九者三天兩地爲五行每五十共得一百五

十五甲子一百五十五者三十一之五而三十一

者五六爲三天兩地而加一也天用三元地用五

行也正音七變若加二變爲九變而每月得五十

一十六十三并之則太元一首之晤策易六爻之

歸奇也奇月實得甲子一百七十一偶月實得甲

子二百七總兩月三百七十八則太元六十三辰

之策而乾坤互變六十三卦之爻也

二月正音　　納音

夾鍾宮己得九十九甲子　　己五十五十五甲子

卯　　卯

無射徵戊得七十七甲子　　甲七十七甲子

戌　　戌

仲呂商乙得三十得三十甲子　　辛五十五十五甲子

巳　　己

黃鍾羽丙得三十一甲子　　丙七十七甲子

子　　子

林鍾角丁得七十得七十甲子　　癸五十五十五甲子

未　　未

太簇變宮甲得九十九甲子　　戊九十十九甲子

寅　　寅

南呂變徵癸得三十得三十甲子　　丁九十十九甲子

酉　丙發辰　　酉

納音得[illegible]一十七甲子而授三月之丙[illegible]寅卯
[illegible]比二百四十一之數係虧二十四
二月共得八十八干　奇四十一干偶四十七干
三月正音　納音
姑洗宮甲　丙九
辰　辰十九甲子
應鍾徵癸　乙九
亥　亥十九甲子
蕤賓商庚　甲三四十三甲子
午　午
大呂羽辛　丁三四十三甲子

未　丑
夷則角壬　庚卆十九甲子
申　申
夾鍾變宮己　己五二十五甲子
卯　卯
無射變徵戊　甲三四十三甲子
戌　戌
納音得二百四十一甲子而授四月之丁巳
四月正音　納音
仲呂宮己　丁三三十一甲子

巳　巳
黃鍾徵戊　戊七十七甲子
子　子
林鍾商乙　乙卆十九甲子
未　未
太簇羽丙　甲七十七甲子
寅　寅
南宮角丁　辛五五十五甲子
酉　酉
姑洗變宮甲　丙卆十九甲子

辰　辰
應鍾變徵癸　乙五二十五甲子
亥　亥
納音得一百九十三甲子而授五月之庚午比二百四十一之數係虧四十八總上年共得
一十二百九十甲子比子數虧二百四十實虧一百五十六又虧虛數八十四計二百四十
辰巳二月共八十四干　納音總[illegible]
正月正音　納音同十一月數
蕤賓宮甲　庚九
午　午一
大呂徵癸　巳三

丑　丑
夷則商庚　壬三
申　申
夾鍾羽辛　乙三
卯　卯
無射角壬　戊九
戌　戌
仲呂變宮己　丁一
巳　巳
黃鍾變徵戊　戊三
子　子
六月正音　納音同十二月數
林鍾宮己　辛五
未　未
太簇徵戊　丙七
寅　寅
南呂商乙　癸九
酉　酉
姑洗羽丙　壬七
辰　辰

應鍾角丁　己一
亥　亥
蕤賓變宮甲　庚九
午　午
大呂變徵癸　己九
丑　丑
七月正音　納音同正月數
夷則宮甲　戊九
申　申
夾鍾徵癸　丁三
卯　卯
無射商庚　庚三
戌　戌
仲呂羽辛　癸九
巳　巳
黃鍾角壬　壬九
子　子
林鍾變宮己　辛五
未　未
太簇變徵戊　丙三

寅　寅
八月正音　納音同二月數
南呂宮己　己五
酉　酉
姑洗徵戊　甲七
辰　辰
應鍾商乙　辛五
亥　亥
蕤賓羽丙　丙七
午　午

大呂角丁　癸五
丑　丑
夷則變宮甲　戊九
申　申
夾鍾變徵癸　丁九
卯　卯
九月正音　納音同三月數
無射宮甲　丙九
戌　戊
仲呂徵癸　乙九

巳　巳
黃鍾商庚　甲三
子　子
林鍾羽辛　丁三
未　未
太簇角壬　庚九
寅　寅
南呂變宮己　己五
酉　酉
姑洗變徵戊　甲三

辰　辰
十月正音　納音同四月數
應鍾爲宮己十月巳亥爲宮乙七　丁一
亥從得一百四十五甲子　亥
蕤賓爲徵從後援數變之甲子　戊七
午爲正音之宮　午
大呂爲商乙　乙九
丑　丑
夷則爲羽丙　甲七
申　申

夾鍾爲角 [illegible] 辛五

[illegible] 卯

無射爲變宮以黄鍾爲變宮者 丙九

變聲有定位者 戊

仲呂爲變徵癸 乙五

巳 巳

一納音通一年計得二千五百八十甲子均分之每月得二百一十五此乃納音數係虧實數三百一十又虧虛數一百六十八之三虧四百八十也三百一十二者律呂數七十八之四也百六十八者一日月之變四十二之四也

律呂通兩月律皆得二百四十一足數虧數皆在

呂故陽實而陰虛也

律呂用納音之數十一月自庚子土凡四十八而得戊子火又四十八而得丙子水又四十八而得甲子金又四十八而得壬子木自土而起以次而變四音正合乎土一火三水五金七木九之序自壬子又四十八復得庚子土而授辛丑爲十二月之宮辛丑土凡四十八而得己丑火又四十八而得丁丑水又四十八而得乙丑金又四十八而得癸丑木又四十八復得辛丑土每月五變復本得二百四十一兩月共四百八十二則一陰一陽支干相交成六十而各具八卦之氣者也辛丑之後當授壬寅爲土生金金非太簇之宮太簇之宮別自戊寅起自壬寅至戊寅虛三十六正月自戊寅土起五變二百四十一數復得戊寅授己卯爲二月之宮己卯五變二百四十一數復得己卯當授庚辰爲土生金金非姑洗之宮姑洗之宮別自丙辰起自庚辰至丙辰虛三十六三月自丙辰起二百四十一而授丁巳四月起丁巳二百四十一當授戊午爲土養火火非蕤賓之宮蕤賓之宮別自庚午起自戊午至庚午虛十二戊午十二生庚午土癸五月自庚午土起二百四十一復得庚午授辛未六月起辛未土二百四十一復得辛未當授壬

申爲土生金金非夷則之宮夷則之宮別自戊申起自壬申至戊申虛三十六七月起戊申土二百四十一復得戊申而授八月己酉宮己酉二百四十一復得己酉當授庚戌爲土生金金非無射之宮無射之宮別自丙戌起自庚戌至丙戌虛三十六九月自丙戌土起二百四十一復得丙戌而授丁亥土爲十月之宮丁亥二百四十一復得丁亥當授戊子火爲土養火火非十一月之宮黄鍾之宮仍別自庚子起自戊子至庚子虛十二律呂如夫婦兩兩相從故兩月必有虛也

總十二月虛一百六十八則八十四之兩也均之則

每月虛十四者二七也總十二月實得二千八百九十二加虛數一百六十八共三千六十每半年虛八十四者虛十二之七也是爲八十四調之本故樂出虛也

納音支數黃鍾自庚起每月七變凡四十九而授以次之辰歷十二月共四十八變得五百八十八而復得子矣

納音干數自干起子丑共七十八而授寅之戊寅卯共八十八而授辰之丙辰巳共八十四而授午之庚總二百五十下半年與上同總得五百比辰數虧八

十八天數二十有五合之而五十又十析之則五百也八十八者八卦陰陽剛柔四象之本數則屬乎地也

支干之數各行其數如此若支干相附而行則十二月共得二千五百八十甲子逐月不等比相生子數虧三百一十二三百一十二者七十八之四則存四象律呂之本數也

正音支數每月與納音數同干數黃鍾月自甲起每月得三十五總四百二十而復授黃鍾甲子正音天地數也一年得四百二十千者日月之變四十二之析也納音物數也每年得五百千者大衍之數五十之析也故大數不足小數常盈也

支干數各行者如此若支干相附而行則每月得一百四十五甲子總十二月得一千七百四十而復授黃鍾甲子總納音正音共四千三百二十甲子則世數也

正音起自甲子若依爻順布八十四調每調七聲凡五百八十八聲當至辛亥此後復起壬子木庚子土戊子火丙子水五周計四百二十調二千九百四十聲至癸亥復起甲子矣納音起庚子數亦同二千九百四十者二百九十四而十析之也乾之用策每爻三十六析

一爲十則天之日數三三百六十也一卦全策二百九十四析一爲十則律之物數二千九百四十也天用十至百地用百至千天用三地用四故爻爲天卦爲地也

伏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故易具律歷之數律之子數每年三千六十總三十年則九萬一千八百比卦氣圖開物用數虧三百六十則虛期日之數也細析之則每年虛一十二爲十二月之體

律呂甲子實數每年二千五百八十總三十年則七萬七千四百得二百一十五運合律呂圖有聲音有

字之之數比乾之策少一通添子數三百十二計二千八百九十二總三十年計八萬六千七百六十則二百四十一運比開物數二百四十運多一又添虛加數一百六十八每年三千六十總三十年之數得二百五十五運比地數二百五十六少一

律之子數每年三千六十總三十二年則九萬七千九百二十得二百七十二運之數二百七十二者四八之蓍歸奇十七而十六之之數也四八之蓍三十二而十六之得五百一十二則卦數也其歸奇二百七十二則物數也總二數七百八十四則三百九十

二之兩爲三百八十四爻而加八本卦之數也是故四七之蓍十二之得用策三百三十六則天八變之數其歸奇之策二百五十二則六變之數七爲天數十二爲用數故皆合乎天變八爲地數十六爲體數故皆合乎地物也自一至十得五十五又自十一至

得八十一合之而一百三十六又偶之而二百

一者一三五七奇四位之卦數若三之而四百

八者三陳九卦之位數也

京房六十律

子三十一日　丑三十日

寅三十一日　卯三十日

辰三十一日　巳三十日

午三十日　未三十日

申三十一日　酉三十一日

戌三十一日　亥三十日

總三百六十六日

黃鍾子一日生五律[illegible]　[illegible]下餘律同　林鍾未一日[illegible]

南呂酉一日生五律　姑洗辰一日生五律

蕤賓午一日生四律　大呂丑八日生三律

夾鍾卯六日生三律　無射戌八日生三律

太簇寅一日生五律　應鍾亥一日生四律　夷則申八日生三律　仲呂巳八日生三律

自蕤賓重上生則上生者七下生者五自子至巳上下之生月數皆順律管長短以次而降若蕤賓依次下生則上生者六下生者亦六自午至巳上下之生月數皆逆律管或長或短不倫

執始子六日寸三分八　去滅未七日寸九分五　時息寅六日寸八分七

結躬酉六日寸二分五　變虞辰六日寸七　遲內亥八日寸六分四

盛變午七日寸二分六　分否丑八日寸三分八　解形申八日寸五分五

開時卯八日寸三分七　閉掩戌八日寸九分四　南中巳七日寸五分六

丙盛子六日寸七分八　安度未六日寸八分五　屈齊寅六日寸七分七

歸期酉六日寸一分五　路特辰六日寸九分六　未育亥八日寸六分四

離宮 午七日六寸一分
族嘉 丑八日七寸二分
分動 子六日八寸六分
未卯 酉六日五寸一分
制時 午八日六寸
爭南 卯八日七寸一分
質末 子六日八寸五分
夷汗 酉七日五寸
謙待 未五日五寸九分
南授 辰六日七寸

凌陰 丑八日八寸二分
鄰齊 戌七日四寸八分
歸嘉 未六日五寸七分
形始 辰五日六寸八分
少出 丑六日八寸
期保 戌八日四寸七分
否與 未五日五寸六分
依行 辰七日六寸七分
未知 寅六日七寸九分
分烏 亥七日四寸七分■分烏窮次無止不爲宮

去南 申八日五寸四分
內負 巳八日六寸四分
隨期 寅六日七寸六分
遲時 亥六日四寸五分
分積 申七日五寸二分
物應 巳七日六寸三分孛
形音 寅六日七寸五分
色育 ■八日八寸九分
白呂 酉五日五寸三分

南事 午七日六寸三分事窮無商止不爲宮 南

漢志曰以六十律分朞之日黃鍾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生焉於以檢攝羣音考其高下

六十甲子者卽六十律也甲子甲午其生不相因襲此六十律合一而生者蓋六十甲子納音亦律數相生而所主在日辰相合其相生之法以同位爲娶妻如甲子娶己丑是也隔八而生子如甲子己丑爲金生于申復娶癸酉又同爲金是也此六日相生法主月而分日故同十二律之數以律生呂爲娶妻陽生陰者是也呂生律爲生子陰生陽者是也數皆隔七所不同者蕤賓重上生而已是故律呂之用有三例十二律爲正音者月之用其用在地六十律爲正音之變者日之用其用在天六十甲子之律爲納音者支干之用其用在人民也

淮南子六十律變音數

十一月 黃鍾宮 戊子自戊子至己未得三十二甲子實二十一下[illegible]隔子丑寅卯辰巳午

林鍾徵 己未申酉戌亥子丑　太蔟商 庚寅卯辰巳午未申

南呂羽 辛酉戌亥子丑寅卯　姑洗角 壬辰巳午未申酉戌

十一月自戊子起每調七變卽自子逆生十二月至丑而終

淮南子曰以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宮生徵徵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應鍾不比正音故爲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爲繆蓋淮南之律雖用七聲而正數不用變宮徵也先天律呂數天均用七聲地或用五音或用九音或用十二音以七唱五得三十五故淮南王每月用五音也以七唱九得六十三故蕤賓下生則止用九律也以七唱十二得八十四故蕤賓重上生則全用十二律爲八十四調也

十一月應鍾宮癸亥蕤賓[illegible]甲午大呂商乙丑夷則羽丙申夾鍾
丁卯
每月得五千總十二月得六十千每月得三十五
支總十二月得四百二十支每月實得一百五十
五甲子總十二月得一千八百六十甲子六十者
甲子之本也一百八十者牟年之用十之則千八
百也若每音以三十二甲子相屬續即每月得百
六十甲子總十二月得千九百二十甲子矣正音每月用三十五千總一年得四百二十千與此支數同納音干數用一三五七九用一千者得三十一甲子三者得四十三甲子五者得一五十五甲子七者得七甲子九者得十九甲子總一百五十五與此

一月所得甲子數同一百五十五者以坤之一百藏天地之數五十五也
九月無射宮戊戌中呂徵己巳黃鍾商庚子林鍾羽辛未太簇
角壬寅
此十二月之數逆生皆以戊癸爲土甲己爲火乙
庚爲金丙辛爲水丁壬爲木者宮徵商羽角五音
遞變旋相禾宮之序也天元十二月之數順生五
運之序爲宮商羽角徵者正音之次也宮商羽皆
有本音角統於商徵統於羽故十二律爲正音六
十律數爲變音正音首甲以土之宮爲宮變音首
戊以火之徵爲宮納音首庚以金之商爲宮三才

之道也地以六配一則從天天以五配十則從地
入備五行六氣得天地交之用而靈貫於物然實
附於地故以庚爲首庚金者土之子也
八月南呂宮癸酉姑洗徵甲辰應鍾商乙亥蕤賓羽丙午大呂
角丁丑
七月夷則宮戊申夾鍾徵己卯無射商庚戌中呂羽辛巳黃鍾
角壬子
六月林鍾宮癸未太簇徵甲寅南呂商乙酉姑洗羽丙辰應鍾
角丁亥
五月蕤賓宮戊午大呂徵己丑夷則商庚申夾鍾羽辛卯無射

角壬戌
四月中呂宮癸巳黃鍾徵甲子林鍾商乙未太簇羽丙寅南呂
角丁酉
律數有三例黃鍾之宮起甲子者以甲己爲土天元
玉策五運正音數也起戊子者以戊癸爲土淮南子
一律生五音數也起庚子者以庚辛戊己丙丁六干
冠十二辰爲土天元玉策納音變韻數也己者地六
之陰土也上從乾一之甲者婦從夫也故起甲己者
十二宮之數順行天數左行地之元氣從之而左行
者地承天也戊者天五之陽土也下從坤十之癸者

男下女也故起戊癸者十二宮之數逆行地數右行天之太極從之而右行者天交地也坤位在未庚即繼之土之子也天道至此而庚六子用事支干相合得十而成五行也天交地戊自中而娶癸于北所主在天故天之元自冬至而起地承天己自中而嫁甲於東所主在地故地之元自春分而行天地合而生人故納音者人民數而起于甲子乙丑金也（子丑屬北甲子屬東）

三月 姑洗宮（戊辰） 應鍾徵（己亥） 蕤賓商（庚午） 大呂羽（辛丑） 夷則角（壬申）

以甲己爲土者天一與地六配以戊癸爲土者天五與地十配以庚子辛丑戊寅己卯丙辰丁巳庚午辛未戊申己酉丙戌丁亥爲土者天之六干與地十二支配也去壬申乙癸者乾坤退藏六子用事天道至此而更故首庚子庚午也正音用一六變音用五十共二十二得五六之合而兩地納音用三四五六七八共三十三得五六

南呂羽（己丑） 姑洗商（庚辰） 應鍾羽（辛未） 蕤賓角（壬午）

十二月 大呂宮（癸丑） 夷則徵（甲申） 夾鍾商（乙卯） 無射羽（丙戌） 中呂角（丁巳）

翼元卷四

宋 臨邛張行成撰　綿州 李調元鶴洲 校

太元五行數

東　西　南　北

三甲寅　四庚申　二丙巳　一壬亥

木音角　金音商　火音徵　水音羽

八乙卯　九辛酉　七丁午　六癸子

中

五戊　辰丑

土　音宮

五己　戌未

又太元五行之數洛書數也從地之方五行體數也以五五爲土而去十則兼取河圖河圖父生之序也其數逆者天之氣也洛書母生之序也其數順者地之形也太元言五行形則從地故以配四方而五音十日十二辰皆得其本體氣則從天故木克土而生金金克木而生火火克金而生水水克火而生土土克水而生木其序則逆生也世之論五行者皆知母而不知父所謂律娶妻呂生子者一娶一生即推本父生之理也是故甲克己而生庚庚克乙而生丙丙

克辛而生壬壬克丁而生戊戊克癸而復生甲此十數之原五行之本也五音五而十正律六而十二納音爲六十甲子變調爲三百六十六日皆於此乎生矣

天元五運數

己(一變生金) 乙(二變生水) 辛(三變生木) 丙(四變生火) 癸(五變生土)

甲東 乙東 丙南 丁南 戊中

(土運正宮中) (金運正商西) (水運正羽北) (木運正角東) (火運正徵南)

己中 庚西 辛西 壬北 癸北

右天元五運之數其說謂坤元祖土配中央作五行之化源自土至火以次相生然十干配五行多不類者蓋有相克之變數在其中也甲木克己土爲妻生庚金爲一變乙庚次甲己故乙庚爲金運庚金克乙木生丙午丙火克辛辛金生壬水自乙庚之金生壬水凡兩變丙辛次乙庚故丙辛爲水運丙火克辛金生壬水壬水克丁火生戊土戊土克癸水生甲木自丙辛之水生甲木凡三變丁壬次丙辛故丁壬爲木運壬水克丁火生戊土戊土克癸水生甲木甲木克己土生庚金庚金克乙木生丙火自丁壬之木生丙火凡四變戊癸次丁壬故戊癸爲火運戊土克癸水生

甲木甲木克己土生庚金庚克乙木生丙火丙火克辛金生壬水壬水克丁火生戊土自戊癸之火生戊土凡五變甲己又次戊癸故甲己復爲土運於是而戊己會于中央也

(甲庚丙壬戊 東西南北中)五奇數與太元之序合

(己乙辛丁癸 中東西南北)五偶數與太元序亦合惟以中爲首不同

(宮商羽角徵 中西北東南)五音五運數(其序自坤宮而出歷西北以至東南爲順布也)

淮南子一律生五音數

戊中 己中 庚西 辛西 壬北

宮中 徵南 商西 羽北 角東

癸北 甲東 乙東 丙南 丁南

五奇數

中東西南北(太元天元淮南十干奇偶之數自下而上皆相克而逆生)

戊甲庚丙壬

與天元五偶之序合二數蓋分本數而用淮南日歷故用其陽天元月律故用其陰二數互換相易乃得十干五行之本體此天地陰陽生出之至理也

五偶數

北中東[illegible]
癸巳乙[illegible]丁

奇偶互易圖

淮南 戊 己乙 庚 辛丁 壬
癸 己 甲 乙辛丙 丁癸
太元 甲戊乙 丙庚丁 戊壬
己 庚甲 辛 壬丙 癸

一此十干相嫁娶生五行之理也戊有弟而嫁甲己有兄而娶癸從昔類此故互相易仍歸本體

五音數

中南西北東
宮徵商羽角

太元言五音者五行本體從地之方也淮南子言五音者聲律之用從天之變也天元玉策言五音者五運之數元氣生五行之化原也

淮南王六十律

東甲子仲呂之徵南 仲呂爲宮一變得子爲徵
南丙子夾鍾之羽北 夾鍾爲宮三變得子爲羽
中戊子黃鍾之宮中 子爲黃鍾本宮
西庚子無射之商西 無射爲宮二變得子爲商
北壬子夷則之角東 夷則爲宮四變得子爲角

子爲黃鍾律之本也戊爲天五故以配之而爲五音十二律之主一變得子者當甲爲止二變得子者當庚爲商甲與庚對故太原三八爲木居首即繼以四九爲金也三變得子者當丙爲羽四變得子者當壬爲角丙與壬對故太元二七爲火居三即繼以一六爲水也木之日甲乙金之日庚辛火之日丙丁水之日壬癸土之日戊己者太元以十日分屬五行者也淮南用其陽故戊上起于中而甲庚丙壬以次居東西南北爲宮止商羽角五音相生之序天元用其陰

故己土起於中而乙辛丁癸以次居東西南北爲土金水木火五運相生之序皆合乎太元之序也其爲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爲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呂之數天地之道也出淮南子

淮南六十律圖

戊子黃鍾宮 己未徵 庚寅商 辛酉羽 壬辰角
癸亥應鍾 甲午 乙丑 丙申 丁卯
戊戌無射 己巳 庚子 辛未 壬寅
癸酉南呂 甲辰 乙亥 丙午 丁丑

戊申 夾則 己卯 庚戌 辛巳 壬子
癸未 林鍾 甲寅 乙酉 丙辰 丁亥
戊午 蕤賓 己丑 庚申 辛卯 壬戌
癸巳 仲呂 甲子 乙未 丙寅 丁酉
戊辰 姑洗 己亥 庚午 辛丑 壬申
癸卯 夾鍾 甲戌 乙巳 丙子 丁未
戊寅 太簇 己酉 庚辰 辛亥 壬午
癸丑 大呂十二宮 甲申 徵十二 乙卯 商十二 丙戌 羽十二 丁巳 角十二

右五音之變總六十律

戊癸 土 己甲 火 庚乙 金 辛丙 水 壬丁 木

此五音之數與元元惟土火相易餘三數同其陰陽逆順之序惟戊癸不變餘四數皆變

洛書五十爲土戊癸者五十也故各爲十二律之宮以次而生四音則以一二三四之變爲徵商羽角之序也

宮初變生徵再生商三生羽四生角變調相生之次

也五音十二律旋相爲宮其以十二辰爲主而變五五者每三十六變而生一音每變有七辰得三十二甲子總三十六變得二百五十二辰者用數之用得千一百五十二甲子者天地各六十四卦之變數也三十六變生一音者謂始戊子爲黃鍾之宮三十六變得甲子爲仲呂之徵又三十六變得庚子爲無射之商又三十六變得丙子爲夾鍾之羽又三十六變得壬子爲夷則之角又三十六變而還戊子矣其餘十一辰皆同每一辰變五音得一百八十變一千二百六十辰五千七百六十甲子總十二辰變六十音得二千一百六十變爲五千一百二十辰六爲九千一百二十甲子則先天六會生物之數也因而六之以分于一年則每十日得三百六十變二千五百二十辰萬一千五百二十甲子總三百六十日得三十六會生物之甲子矣若以五音主十二律各變其本音者如戊子三十六甲子而得癸亥癸亥三十六甲子而得戊戌戊戌至癸丑三十六而復得戊子每一音得四百三十二甲子總五音而二千一百六十甲子止得五音互變十二律之變數爾若每月去疊數一位則每音四百二十甲子總五音共二千一百甲子也後天卦氣朞月圖有一法每月三十日盡從本月之辰然後散於他月而用之謂如十一月則五卦三十爻盡屬于他月一日得子者用其第一爻二日得子

者用其第一爻之類是也其法蓋用于六十律各聚
于本月然後與他月互變而迭用之義
後天以四正卦主氣自冬至坎卦而始二十四爻變
不變陰陽各十二皆成既濟以十二辟卦主候自立
春泰卦而始七十二爻陰陽變不變或十七而十九
或十九而十七亦成既濟至于六十卦直日隨二十
四氣而用自冬至中孚而始則五卦直一月變不變
成乾坤各二泰卦一隨七十二候而用自大雪未濟
而始亦五卦直一月變不變成既濟三未濟二若六
十四卦以兩卦共直一年奇皆成乾偶皆成坤者分

陰分陽也成既未濟者迭用柔剛也
天以五日爲一候一年十二辰每辰具自包至墓之
十二變則一辰當通用六十日前六候自包至冠天
之六也後六候自冠至墓地之六也卦氣圖後天以
中氣當初卦先天以中氣當月朔者前半卦半月當
爲天用生浴冠後半卦半月當爲地用官王衰皆氣
之盛時用地之二也斗初建律初中即以名月而用
其律者所以迎導其氣自包至冠從天之一扶陽抑
陰也
後天中氣以中當正一月二卦前一卦成乾後二卦

成坤中一卦成泰以陰陽二氣至中一卦而交也若
以一月之律分五音每音直一卦六日宮商當乾徵
羽當坤角居泰爲乾坤之交是故角聲當清濁之中
其聲附於清濁而常不顯也世皆以五爲聲音六爲
律呂經世獨用四四之位分聲音律呂者蓋五六者
用也在五爲聲音在六爲律呂用則雜錯而難辨四
者體也在聲爲平上去入在音爲開發收閉體則分
別而易明體中自分體用則聲爲體音爲用用中自
分體用則律呂爲體聲音爲用先天以天之十六位
而統五以地之十六位而統六以八卦之體爲主天

地之大數也故先天爲易之體近世之詩曲皆古之
詩也詩從韻本於四聲四音故平仄抑揚易辨曲從
調本於五音六律故染犯難明也古詩多用四字者
聲音皆起於四也
律呂主月而用初氣兼用清聲中氣單用本聲爲自
包至冠止用天六候之數中氣不兼清聲者三候直
本月天之生浴冠前月殘氣當地之病死墓不爲用
矣天氣已壯不必助也天元有十六律清宮執始去滅難事當坤乾艮巽則寅申巳亥之交爲四序之餘亦四序之本所謂正閏相生也樂書以四清聲爲日而當虛昴房星者蓋氣包於四立前於中故也初氣兼清聲者三候直前月地之官[illegible]

而直本月天之包胎養天氣尚微故用四清聲以助
之假令冬至者子之中氣爲二之氣其半月三候當
子之生浴冠當亥之病死墓爲四之氣地當晦一病
死墓三數不用子之天氣專用事陽旣壯矣故用中
聲不用清聲者不必助其陽也及小寒丑之初氣爲
一之氣其半月三候當丑之包胎養當子之官王衰
子之三之氣用事于上而丑之初氣方含養於下天
之陽氣尚微故律中大呂者先用大呂爲宮以迎導
丑之氣又用清聲者所以助其月之陽也四清聲者
天之陽氣故以助陽也

先天律呂數經世卦氣圓氣數則先天半月者中朔同起天之體數也律數則後天一季元會運世配四聲自春分而行者地之用數也

乾之乾 本聲乾　兌之乾 夬　離之乾 大有　震之乾 大壯
日月聲平闢 自他聲入本聲爲轉闢　星月聲去闢　辰月聲入闢
多良千刀妻 日月聲上闢 可兩典早子　介向旦孝四　舌○○岳日
宮心●●●　孔審●●●　衆禁●●●　○○●●●
乾之兌 履　兌之兌 本聲兌　離之兌 睽　震之兌 歸妹
臬聲入他聲爲轉翕　日月聲上翕　星月聲去翕　辰月聲入翕
日月聲平翕 不光元乇衰　火廣大寶○　化況半報帥　八○○霍骨
能○●●●　兩○●●●　用○●●●　○十●●●

乾之離 同人　兌之離 革　離之離 本聲離　震之離 豐
日星聲平闢　月星聲上闢　星星聲去闢　辰星聲入闢
丁旦牛○　宰井引斗○　受旦良奏○　○○○六德
債男○●●　鼠坎●●●　去欠●●●　○○●●●
乾之震 无妄　兌之震 隨　離之震 噬嗑　震之震 本聲震
日辰聲平翕　月辰聲上翕　星辰聲去翕　辰辰聲入翕
回兄君○龜　每永允○水　退瑩巽○貴　○○○玉北
烏○●●●　虎○●●●　兔○●●●　○妾●●●
平聲一二三四　上聲一二三四　去聲一二三四　入聲一二三四
各起於一而終於　各起於一而終於　各起於一而終於　各起於一而終於

十以配十二音　十以配十二音　十以配十二音　十以配十二音
凡一百六十聲除無聲無字四十八餘一百十二又
除有聲無字二十九實餘八十三聲則八十四而虛
一也天必虛一存太極也
右十六位橫數者上卦爲主天之天也縱數者下卦
爲主天之地也音數地之地類聚於下而聲數天之
天唱之是謂律唱呂因平上去入之聲而得闢翕之
音其卦爲乾兌離震
坤之坤 本音坤　艮之坤 自他音轉入本音 剝　坎之坤 比　巽之坤 觀
水水音開清　火水音發清　土水音收清　石水音閉清

古黑安夫卜東　甲花骨鬼丙丹　九乔幺日内帝　癸血一飛必一
乃是思二一　婀故三山莊草　女足早乎鏐　一一一一
四一土旅音本音轉入聲音　艮之艮艮本音　坎之艮蹇　巽之艮漸
水火音開濁　火火音發濁　土火音收濁　石火音閉濁
呂寶口父步兌　耳龍爻凡自大　近雄王日請弟　揆賢寅吠鼻一
卯目寺一二　南在口七乍宅　年匠象石日直　一一一一
坤之坎師　艮之坎蒙　坎之坎坎本音　巽之坎渙
水土音開清　火土音發清　土土音收清　石土音閉清
卯五母武曾皇　巧老馬晚朴貧　匠何美口品天　弃口米尾匹一
老草口二二　冷禾口口口　呂七口工冰丑　一一一一一

坤之巽升　艮之巽蠱　坎之巽井　巽之巽巽本音
水石音開濁　火石音發濁　土石音收濁　石石音閉濁
口吾目爻倚　口牙兒瓦排阜　乾月眉口平田　蚪堯民米旭一
鹿曹口二一　椎才口口崇茶　雄全口辰星　一一一一
右開音二三四　右發音二三四　右收音三三四　右閉音二三四
各起於一而終於　各起於一而終於　各起於一而終於　各起於一而終於
十二以配十聲　十二以配十聲　十二以配十聲　十二以配十聲
一百九十二音除無字無音四十餘一百五十二又
除有音無字二十實用一百三十二則二百六十四
之半也二百六十四者動植數也用其半者陰陽共

成一物也右十六位橫數者以上卦爲主地之天也
縱數者以下卦爲主地之地也辟數天之地類變於
上而音數地之天和之是謂呂和律因開發收閉之
音而得清濁之聲其卦爲巽坎艮坤聲有字實用八
十三音有字實用一百三十二總二百一十五則乾
之策而存一也有聲音無字四十九則蓍之七七也
一年律呂均之每月得二百一十五甲子而三十年
律呂實用甲子數得二百一十五運
天之七聲甲乙丙丁戊己庚以當宮徵商羽角變宮
變徵之數七聲之中惟二宮得本運之數者君主不

變易也
先天用十六易用十二元用九以易視先天以元視
易皆四而用三也自十六與十二言之十六爲天統
乎體十二爲地分乎用自十二與九言之十二爲天
後地之用九爲地承天之用是故十六律者太極之
體也十二律者天之用也九律者地之用也夫十六
不可折爲三九不可折爲四惟十二以三折之則爲
四以四折之則爲三故十六者體之體也十二者體
之用也十二者用之體也九者用之用也
聲律數縱數者當以甲乙爲木丙丁爲火戊己爲土

庚辛爲金壬癸爲水天之五行天之地也横數者當
以甲巳爲土乙庚爲金丙辛爲水丁壬爲木戊癸爲
火天之五運天之天也音呂數縱數者當以寅卯爲
木巳午爲火申酉爲金亥子爲水辰戌丑未爲土地
之五行地之地也横數者當以子午爲君火丑未爲
土寅申爲相火卯酉爲金辰戌爲水巳亥爲木地之
六氣地之天也土爲宮金爲商木爲角火爲徵水爲
羽天之天地五聲平均地之地土有四則宮多故有
變宮地之天火有四則徵多故有變徵納音本數土
爲一火爲二變數火爲一土爲二土火居尊也土生

則附水故水土同包用則附火故火土同祿音聲者
用也

聲音有數

天之地數體　甲乙木　丙丁火　戊巳土　庚辛金

天之天數用　甲巳土　乙庚金　丙水　丁壬木　戊癸火

總數土四體全用　金三體一用二　木三體二用一

火三體二用一　水用一總十四數四之而五十六六通四時數也

地之地數體　寅卯木四季全　巳午火四季全　申酉金春夏秋全冬無

辰戌丑未土春辰未戌冬辰夏秋全　亥子火夏秋全春冬無

地之天數用　寅申相火春夏秋全冬寅　卯寅金春夏秋全冬卯　辰戌

水春夏秋全冬辰　巳亥木夏秋全春冬巳　子午君火夏秋全春冬午　丑未

土夏秋全未冬無仝

總數木十四體八用六　金十三體六用七　土十七體十二用五　火

二十一體八用十三　水十一體四用七

天地數土皆多故宮爲君水皆少故羽爲物宮聲最
大羽聲最小天數土最多故有變宮地數火最多故
有變止自天地言之天統乎體而主宮地分乎用而
主止自地言之地之地爲體而主宮地之天爲用而
主止也

先天地卦

甲丙戊庚壬　六剛遍來和之

天一一一一一虛

乙丁巳辛癸　六柔遍來和之

寅辰午申戌子　五太遍來和之

地-- -- -- -- -- --

卯巳未酉亥丑　五少遍來和之

後天卦

戌申午辰寅子　後天乾卦順行而上　自子至巳爲自

自子至巳爲乾坤消…復乾

卑…乾坤…自午至亥爲…

辰寅子戌申午　坤退一位用未配乾　…此依十二辟卦序

巳卯丑亥酉未　亦順行而上

此依子午對衝之數坤退一位而與乾分而十二月者也子本對午坤退一位故用未乃自酉而順行六辰天元律呂數用之卽律呂隔八相應之序六律皆當本數六呂皆當對衝數也八卦納音數同

乾順行而上下而上爲順左

元包…行也上而下爲逆右行也

後天坤數逆行而上上而下爲順左行也下而上爲逆右行也

要鼎案　若以此數應律呂之用惟丑未二爻合

此依天日合數坤用對衝位而應乾以直十二月者也子本與丑合對衝故用未自此逆行六辰皆合衝數乾順行坤逆行今世之軌革月卦用之蓋甲巳逆生冠十二辰然後順行析一爲五則陰數皆對衝故也此直月二類乾皆順行坤或逆或順天一地二也陰陽皆順行者乾坤也一逆一順者坎離也

辰寅子　陽生於下

十二辰六爻奇偶各分用於兩卦則成乾坤以生成數分用於兩卦則成既濟未濟若生成數分十二辟卦次序則亦成乾坤者以生數爲陽成數爲陰

陰生於上

蓋六爻雖陰陽純而六位則陰陽雜生成之中亦自分奇偶也

泰

朱晋祭

淮南王及京房六十律法蕤賓重上生者陰陽分而爲二與十二律數不同十二律專主月而言六十律

兼主日而言十二律天地之大數也六十律時物之小數也漢候氣法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惟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六十候日如者十二月之律以候月也靈臺用竹律六十候日如其歷者六十日之律以候日也月律當一下一上依次而生日律當用蕤賓重上生司馬遷劉歆之法月律也呂不韋淮南京房之法日律也晉志謂推算之術無至上生之法蓋取司馬而非淮南梁武帝作鍾律緯論前代得失其略云案律呂京馬鄭蔡至蕤賓並上生大呂而班固律歷志至蕤賓仍以次下生若從班義夾鍾唯長三寸七分有奇律若過促則夾鍾

之[illegible]尺一調中呂復去調半是過於[illegible]調則是不[illegible]
而非班固二者之說皆徇一偏之見非通論也調欠
鍾爲一調則中呂無調者蓋天變止于七自宮至變
止不過七變調之七始地從天而用九大呂夾則至
九而究矣論律則自夾鍾而促言調則至仲呂而無
是故天不過九宮地不過九野黃鍾之律不過九寸
皆以數究于九也此十二月大數律呂之正數也司
馬遷班固之所載是也若蕤賓重上生則以子爲陽
而下生以午爲陰而上生陰陽分兩天地匹敵故十
二宮盡用者三百六十六日之小數音律之變數也

先天用數三百六十者十二月盡用天之用也體數
之用二百七十者用九月而已地之用也月律者法
元氣之左行用實在地故自然止于九日律者法太
極之右行用實在天故全用十二也　王氷謂蕤賓
初爲少陽者以其爲亥之所上生也謂終爲後天者
以其復上生大呂爲陰之祖所謂陰生於午也蓋自
子至巳爲乾自午至亥爲坤天侵地爲餘分極于七
終于午坤退一位而居未代終以成物者君臣父子
夫婦之義也太元自一元而起者子之數也至七百
二十九贊而成者午之數也卽用天七而虛地五之
義也
太元贊七百二十九者午之實數天之七也焦貢易
林用四千九十六者申之法數地之九也天一也而
統乎體故用十數之全地二也而分乎用故用二六
之用用不可盡故天十而用七降而與地不過乎九
地代終以成物乃有十二之數自十二而言天六地
六天有餘分故天七地五而蕤賓猶爲天數若自十
而言天五地五六已出地故天五地七而變宮實爲
地呂夫天用究於九地體成於十自十至十二之三
數得三十有二則地分三天之用也然氣不頓進其

來有漸故陰已兆於變宮之六至變止乃重上生天
道至此而更授之於地土遂用事矣若俟已究於九
則陽當復妊於壬非更新之義故律至卯則調將無
術在午而法已變也從劉歆之法者三呂亦皆備用
蓋知其辟而未知其理爾房之學本出於焦貢故其
法如此也
生陽莫如子西北則子美盡生陰莫如午東南則午
美盡者乾生于子而終于巳坤生於午而終于亥離
生於卯而終于申坎生於酉而終于寅故陰陽之用
各止于九陽不用酉戌亥陰不用卯辰巳也律數自

子而進一上一下以次而生至卯則不成調者自午
而起則至酉亦不成調矣蔵首於冬至而黄鍾之律
當之用數之九者皆本乎陽故宗于一天也律至卯
而調將無法至午而術先變者地代終以成物陰陽
各用六也總十二律陽用至七而變陰用至五而復
天七地五者尊天卑地扶陽抑陰也

宋臨邛張行成撰　綿州李調元鶴洲校定

五音分配五行

五音分配五行自日言之甲乙爲角丙丁爲徵庚辛
爲商壬癸爲羽戊巳爲宮自辰言之寅卯爲角巳午
爲徵申酉爲商亥子爲羽辰戌丑未爲宮皆天五地
五之本體也自相克言之甲乙爲角乙庚爲商丙辛
爲徵丁壬爲羽戊癸爲宮則從其本體之陽而各兼
所克之行也自正音相生數言之甲巳爲土宮實得
巳爲從妻數乙庚爲金商實得庚爲從夫數丙辛爲

水丁壬爲木戊癸爲火羽角徵三聲皆無本體正音
自律調先後宮徵商羽角言之宮用甲巳得巳爲土
徵用乙庚得二七之火數商用丙辛得辛爲金羽用
丁壬得壬爲水角用戊癸本數本體皆無故角無正
聲也自律數尊卑宮商角徵羽言之宮用甲巳得巳
之土商用乙庚得庚之金角用丙辛得三八之木數
木數居中適上下故角居清濁之中犯四聲也徵用
丁壬得火之丁羽用戊癸得水之癸五聲天也故從
十日六律地也故從十二辰聲本以三爲主其以辰
分分屬五音者天託地地承天也是故宮徵商羽角

變宮變徵七聲之次本數在地爲子丑用未斷餘皆然寅卯
辰巳午在天爲甲乙丙戊巳庚七聲在辰惟變徵得
午之火遂爲後天之宗乃重土生大呂之丑土故納
音正數土一火二而變數火一土二也自此五變丑
爲宮申爲徵卯爲商戌爲羽巳爲角皆合六氣對化
之數午實爲君火正化生此五氣而退藏不用丑本
屬土在六氣亦爲土化其獨不變則君主也
先天用七以七律言之奇數四子一寅三辰五午七
天用奇之偶數而得十六偶數三丑二卯四巳六地
用偶之奇數而得十二故經世之數天統乎體而用

十六位地分乎用而用十二會也後天用五若以五
律言之偶數三未八酉十亥十二地用偶之奇數而
得三十奇數二申九戌十一天用奇之偶數而得二
十亦三兩也而與易數不同先天之七律後天之五
律天地皆互用者交也然先天天先地後律多於呂
其數爲順後天地先天後呂多於律其數爲逆故經
世用先天即於律數同大易太元用後天則變地從
天也大衍之數十五生數則天得一三五地得二四
天用三三地用二三成數則天得五七九地得六八
天用三七地用二七總之而天用二十地用二十也

是故乾爻用九得三之三坤爻用六得三之二者從
生數之小衍也用策每爻三十爲三而十之全合掛
每爻十九併虛一而二十者從生成之大衍也皆三
兩也元之贊得午之數七百二十九用先天之七者
去後天五律之數也五行之數一六爲水二七爲火
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五爲土從大衍之數五十者
以天地五十五之數地勝天故也皆因數之自然以
明尊君卑臣之義立人之極有相之道者也十二律
自子而起先天也至午而天七數終午爲後天之宗
坤位在未其衝在丑重起於地之天矣

先天聲律數日月星辰皆用七者天之七變也音呂
數水音用九者承天也故本律至夾鐘而漸無調也
火土音皆用十二者以五繼七地之全數故律之變
數蕤賓重上生則十二律皆用爲八十四調也石音
用五者閉物之後浮陽退藏所存者五即五行之本
數也以天七唱之得三十五故五音本數有三十五
調而一二三四五疊數之亦得三十五數也近世徵
調不行止用二十八則四七爲少陽用數也角無正
聲止用二十一則三七爲少陽奇數也是故天之體
八變地之用六變其數正合乎少陽二卦用不用之

宰也
甲乙爲土乙庚爲金丙辛爲水丁壬爲木戊癸爲火
者甲巳爲坤元祖土以次爲生至火而復生土十五
稱一一變而生金故金居二金二變而生水故水居
三水三變而生木故木居四木四變而生火故火居
五火五變而復生土五行相生備足十五變則一二
三四五者天之生數五也土自此復生乃爲地六之
用矣以爲正音其序則宮商羽角徵也巳以陰土從
甲而爲宮君道貴柔沉潛剛克也庚以陽全娶乙而
爲商臣道貴剛高明柔克也皆得本體故宮商爲君

臣之正丙克辛生水而爲羽雖非本體去本未遠故
羽聲雖微猶得本音丁壬以木而爲角戊癸以火而
爲徵既非本體去本漸遠所以角附於商如民附於
臣徵統於羽如事附於物是故二音世多不傳齊景
公作徵角二韶崇寧間制徵角二譜皆以此也
天數五地數五十日出焉自生成而言甲爲天始巳
爲地始自奇偶而言戊爲天中巳爲地中天地相依
體用相附則天始於初而終於中地始於中而終於
終贋續之義也是故甲爲乾元出震之首天之太極
也天不用十地不用一故在地則甲遁於地九而不

頭也巳爲坤元祖土之宮地之元氣也天終於五地
始於六故在地則巳先於戊五而爲主也巳配甲爲
得夫元氣從太極而能生故甲巳共爲土運居十母
之首乃生庚金坤位在未次即得庚天道至此而更
者地代終而作成物也於是隨天左行由水迄火自
北迄南復歸於中戊與巳會返本爲土五運周流循
環不窮也自西出者陰道也由右行者隨天也以人
道言之巳爲坤元祖土則周之姜嫄亦百世不遷之
女祖也一變生庚金庚娶乙爲妻共爲金運以夫爲
主爲自用巳身之數乙庚凡兩變生壬水而丙辛當

水運爲父用子數丙辛凡三變生甲木而丁壬當木
運爲祖用孫數丁壬凡四變生丙火而戊癸當火運
爲祖用曾孫數戊癸凡五變生戊土而甲巳復爲土
運爲高祖用元孫數於是巳中有戊焉是謂戊巳復
會於中一二三四五之變太極十五之數巳終終則
復始矣故壬水謂至今不絕遞相生也五運相生之
變其序如此然十干相配者夫婦合也自甲而始至
癸而終一夫一婦迭主其運生有遲速故革命之際
亂有長短主有夫婦故受命之後運有陰陽堯舜禹
因而革夏商周革而因雖變不亂居陰亦陽都盡人

之道返二歸一理順而數不能逆也易曰先天而天
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
神乎此之謂也子孫於母故元氣本於土婦從其夫
故五運首於甲然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天之用在地
猶君之用在臣故經世運數七十六而已開物也已
始得未從子而下生則爲先天之配已既得丑從午
而上生則爲後天之母五行雖生於太極之中俱附
於土即太始混成土五妊養於坤是故歸藏之易首
於坤在十干則天門總六戊於西北地戶總六巳於
東南在十二辰則辰戌丑未分王四維也人物之生

俱附於地皆從其母若知母不知父亂之道也天地
亦不能久而況於人物乎故聖人作易必尊乾坤扶
陽抑陰也

天元五運之序起於土次以庚金自西而出次壬水
甲木丙火返於戊土太元五行之序始於甲乙木自
東而起次庚辛金丙丁火壬癸水終於戊巳土自西
出者從陰數也由右而行元氣隨天數左行地承天
也所謂布氣而生物也以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
生土爲洛書母生之序順布者也天元玉策專論地
之元氣故用順布之數而以甲爲首者承天也自東

北者從陽數也由右而轉自東而西由南而北乃太極隨地數
右轉天下地也所謂生氣以變時也以木生金金生
火火生水水生土爲河圖父生之序逆生者也太元
之數以地承天致用雖在氣生氣實由日紀氣於中
首者明順布之序紀日於中宿者推逆生之原是故
具言五行之數如此者從所本也天元玉策用順布
太元本逆生先天卦氣圖仲季孟逆生而順布也
晉志稱楊子雲曰聲生於日謂甲巳爲角乙庚爲商
丙辛爲徵丁壬爲羽戊癸爲宮詳其意蓋是以克者
爲主子雲五行之次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二七爲火

一六爲水五五爲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
自下而上相克之序也木居首者木克土而生金金
返克木而生火火反克金而生水水反克火而生土
土反克水而生木此河圖五行父生之序也東方甲
乙木生南方丙丁火火生中方戊巳土土生西方庚
辛金金生北方壬癸水水復生木此洛書五行母生
之次也父生者天之氣母生者地之物子雲以木爲
日甲乙辰寅卯聲角金爲日庚辛辰申酉聲商火爲
日丙丁辰巳午聲徵水爲日壬癸辰亥子音羽土爲
日戊巳辰辰戌丑未音宮者母生之形論五行之成

物也其先後之次則從逆生者父生之氣本五行之
受氣也　七律相變以宮徵商羽角爲次首土自中
宮由巽之地戶而出歷南而西從北而東復返於地
戶也其序當自辰而起故辰爲地戶十二支謂之辰
也天元五運由巳土生金水木火而復生土者自西
南坤之巳未而起由庚而順行復返於坤宮也坤者
土之母也地戶巽爲長女長女代母配長男而用事
也

五聲

甲乙角　丙丁徵　戊巳宮　庚辛商　壬癸羽　太元

戊癸宮　乙庚商　丙辛羽　丁壬角　甲巳徵　淮南

甲巳宮　乙庚商　丙辛羽　丁壬角　戊癸徵　天元

甲巳角　乙庚商　丙辛徵　丁壬羽　戊癸宮　晉志

十二律

寅角　巳午徵　申酉商　亥子羽　辰戌丑未宮　太元

子午徵　丑未宮　寅申徵　卯酉商　辰戌羽　巳亥角　天元

子黃鍾之管八十一　土宮夏季　土王

未林鍾之管五十四　火徵應夏　大衰

寅太族之管七十二　金商應秋　金句

酉南呂之管四十八　水羽應冬　水浴

辰姑洗之管六十四　木角應春　木衰

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大不踰
宮細不過羽曰宮商角徵羽者尊卑之序也子寅
辰未酉三律二呂三天兩地也其定子丑寅卯辰
而呂用對衝數也

律娶妻而呂生子有二義自正音十二律言之律生
呂爲娶妻如自子生未之類是也呂生律爲生子如
自未生寅之類是也每變皆七一娶一生通本而十
五乃得二律一呂總六律六呂共八十四變而仲呂
復還黃鍾通本之一則八十五也自納音六十律言

之同位爲娶妻甲子乙丑同爲金之類是也隔八而
生子自甲子八變得壬申壬申娶癸酉又同爲金之
類是也每變自夫娶妻至生子而九子復娶妻則十
也得二律二呂卽以所生娶者爲本自此每變而八
得律呂各一總陽律三十凡一百二十變而丙辰丁
巳復還甲子乙丑矣自甲午乙未而起至丙戌丁亥
陰律三十亦然六十律則二百四十變也正音娶妻
用對衝故一娶而七變一生亦七變陰陽各七變乃
生一子二律一呂共得十五數均分之則一各得五
也納音娶妻用同位故一娶而一變一生而七變陰

陽共八變乃生一子卽娶一婦二律二呂共得十數均分之則二共得五也正音者天而地之數也故七變得妻七變得子天數盈於七也陰陽各用一數者體分於兩也共得律呂三則因體起用天之用三也納音者地而物之類也故八變得子九變得婦地數究於人也陰陽通用一數者用合於一也共得律呂四則因用成體地之體四也夫妻者體也得子而用始行生子者用也得婦而體復立矣天用雖三各用五數地體雖四共用十數是故一三五七九爲天數二十五天中自以奇偶分天地則一五九爲三天之

十五而三七爲兩地之十尊者得數多卑者得數少君臣父子夫婦之義天地陰陽自然之數之理也

五運六氣數起大寒則丑之中氣也太元氣起冬至則子之中氣也日起朔旦則寅也先天體數起冬至則子之中氣而中朔同起也用數起開物在月則寅之中在氣則二月初起之驚蟄也元始於春分則卯之中氣帝出乎震也素問六脉初氣起於冬至後甲子當是甲巳日子時甲巳還生甲也天之三陽起於春分則與先天理同洛書數一六爲水地也二七爲火南也三八爲木東也四九爲金西也五十爲土中也太元以五五爲土者地虛五以承天從天數也天元玉策甲巳土運乙庚金運丙辛水運丁壬木運戊癸火運則土爲一六金爲二七水爲三八木爲四九火爲五十各本於一二三四五之變數而五氣當之也五音五運之次變所五音之次亦如先天八卦皆以變數先後爲次也

太元言聲生於日荀氏謂甲巳爲角木乙庚爲商金丙辛爲徵火丁壬爲羽水戊癸爲宮土者以甲庚丙壬戊五陽數爲主而陰則從夫也甲數一以乙當巳則乙爲六庚數七以辛當乙則辛爲二丙數三以丁當辛則丁爲八壬數九以癸當丁則癸爲四戊數五

以巳當癸則巳爲十是故經世卦氣圖數以一六爲飢饉者木數也二七爲兵戈者金數也三八爲火旱者火數也四九爲水潦者水數也五十爲中興者土數也與甲巳爲木乙庚爲金丙辛爲火丁壬爲水戊癸爲土之數合矣若以各書數配十干則甲巳爲水乙庚爲火丙辛爲木丁壬爲金戊癸爲土淮南王律數以戊癸爲宮甲巳爲徵乙庚爲商丙辛爲羽丁壬爲角每音七變如自戊子爲宮七變而以未爲徵又七變而使寅爲商之類他可類推而十干不動謂不從十二辰以七而變若自戊癸爲宮以干而變七調從宮徵商羽角相生之次則戊七變生乙爲徵

乙七變生壬爲商壬七變生巳爲羽巳七變生丙爲角丙又七變生癸配戊爲宮癸又七變生庚配乙爲徵庚又七變生丁配壬爲商丁又七變生甲配巳爲羽甲又七變生辛配丙爲角卽應洛書五行之數矣

此雖各七變通本實八若止以六變通本爲七者戊六變生甲甲六變生庚庚六變生丙丙六變生壬壬六變復生戊癸癸六變生巳巳六變生乙乙六變生辛辛六變生丁丁六變復生癸矣卽是淮南南王五音變調之次而合乎火土金水木相生之序也陰陽奇偶分兩各行不相配者蓋七天也八地也有地然

後有二陰陽相配也若仍以八變而從宮商角徵羽尊卑之次則戊七變生乙爲商乙七變生壬爲角壬七變生巳爲徵巳七變生丙爲羽丙又七變生癸配戊爲宮癸又七變生庚配乙爲商庚又七變生丁配壬爲角丁又七變生甲配巳爲徵甲又七變生辛配丙爲羽十干合爲五音卽應淮南王之數故世言五音宮商角徵羽者其序蓋由此也世又言五行金木水火土則納音數東九南三中一西七北五之序也淮南王六十律每月用五聲五律聲數用十干律數用十二支干數以戊巳庚辛壬癸甲乙丙丁由中而起依次而行支數以子未寅酉辰亥午丑申卯戌巳由初而起隔八而行者十二支呂數用對衝之位依也若用本數則亦依次而行矣干屬天支屬地故不同也

乾一戌一申一午一辰一寅一子

坤--酉--亥--丑--卯--巳--未

此易執偶卦數本取天日之合而陽用本位陰用對衝位者也子與丑合寅與亥合辰與酉合午與未合申與巳合戌與卯合此天日之合也六十四卦合爲三十二而用每月進一辰六用而復初子未再直初

爻

乾一戌一申一午一辰一寅一子

坤--巳--卯--丑--亥--酉--未

此天律數爲用否泰者也十二律隔八相生之數子未寅酉辰亥午丑申卯戌巳相偶者陰陽進退各一位故陽得本位陰得衝也具細數於下

天元十二律呂分支定卦爻之數

黃鐘子之氣　十一月建子少陰對化司天黃鐘數得三十九應地雷復卦初九爻乾音

大呂丑之氣　十二月建丑太陽對化司天大呂數得四十二應風地觀卦六四爻坤音

太簇寅之氣　正月建寅少陽正化司天太簇數得四十五應地澤臨卦九二爻乾音

夾鍾卯之氣 二月建卯陽明對化司天夾鍾數得四十八應山地剝卦六五爻坤音
姑洗辰之氣 三月建辰太陽對化司天姑洗數得五十一應地天泰卦九二爻乾之音
仲呂巳之氣 四月建巳厥陰對化司天仲呂數得五十四應坤卦上六爻坤音此六呂之音也
蕤賓午之氣 五月建午少陰正化司天蕤賓數得五十一應雷天大壯卦九四爻乾之音
林鍾未之氣 六月建未太陰正化司天林鍾數得四十八應天風姤卦初六爻坤之音
夷則申之氣 七月建申少陽對化司天夷則數得四十五應澤天夬卦九五爻乾音
南呂酉之氣 八月建酉陽明正化司天南呂數得四十二應天山遯卦六二爻坤之音
無射戌之氣 九月建戌太陽正化司天無射數得三十九應乾上九爻乾音此六律之音也
應鍾亥之氣 十月建亥厥陰正化司天應鍾數得三十六應天地否卦六三爻坤之音
元包用策自坤之六陰得三十六以三而進至五

陽成夬得五十一自乾之六陽得五十四以三而
退至五陰成剝得三十九共大數與天元同所不
同者元包以乾坤分生成二卦各行乾皆用進數
坤皆用退數天元以乾坤分奇偶二爻間行乾亦
有退數坤亦有進數元包乾坤自下而上各用本
爻天元乾用本爻坤用應爻元包主卦天元主律
卦用乾坤律用否泰所以不同乾自子而生則坤
當配以午陰退一位故自未至巳六位得衝數也
自子至巳得乾下坤上成泰自午至亥得坤下乾
上成否

天元五運相生圖

巳土當
甲巳
甲克巳 庚金
生庚 乙庚
庚克乙 丙克辛 壬水當
生丙 生壬 丙辛
丙克辛 壬克丁 戊克癸 甲木當
生壬 生戊 生甲 丁壬
壬克丁 戊克癸 甲克巳 庚克乙 丙火

當 生戊 生甲 生庚 生丙
戊癸 戊克癸 甲克巳 庚克乙 丙克
辛 壬克丁 戊土當
生甲 生庚 生丙 生壬 生
戊 甲巳

荀氏云楊子雲曰聲生於日者謂甲巳爲角乙庚爲
商丙辛爲徵丁壬爲羽戊癸爲宮也蓋天元五運自
甲乙爲坤元祖土之宮五變至戊癸當丙爲火運而
五氣足第六變自戊克癸生甲巳壬克丁生戊卽此
五聲之序也天元五運順布子雲五聲逆行順布者

以巳為母逆行者以甲為父
淮南王以十干配五聲比天元惟土火相易餘皆同
太元納音數大數則土居一火居二小數則火居一土居二蓋論樂之體則生於宮論樂之用則出於虛也土與水同生與火同用故在納音一五之數則土與水相易也

太元納音數（五運六氣天之五行也五音六律地之五行也納音人之五行也）

甲巳為土乙庚為金丙辛為水丁壬為木戊癸為火者天之五行也十干者天之陰陽也陰陽配合冲氣始生甲首偶巳土乃居一自此相生以至戊癸為火

而復生土焉周流轉運如環無端故其序如此也亥子為水寅卯為木巳午為火申酉為金辰戌丑未為土者地之五行也十二支者地之柔剛也五氣既合大物已生四方奠位五氣行焉北方寒寒生水亥子在北故為水東方風風生木寅卯在東故為木南方熱熱生火巳午在南故為火西方燥燥生金申酉在西故為金中方濕生土中無定位寄在四維故辰戌丑未為土夫十干圓布者天之二五之用也十二支方列者地之二六之用也以其方列故四行各占一方惟土制中分寓四旁以其圓布故甲對巳乙對庚丙對辛丁對壬戊對癸通貫上下主五[illegible]若乃天無體託地以為體地無用承天以為用大氣從五運則亦圓布十干從十二支則亦方列是故壬癸與亥子同在北為水甲乙與寅卯同在東而為木丙丁與巳午同在南而為火庚辛與申酉同在西而為金戊巳在中與辰戌丑未同為土天地合而生萬物此造化之用也故干始於甲支始於子而甲乙寄干位起寅卯不在子丑者主地上之用而言隨地之方也支干相配為六十則人之五行也推本天地配合之原而納音生焉與天地大數不同者人物之細

數也元元曰一六為水以其在北也二七為火以其在南也三八為木以其在東也四九為金以其在西也五五為土以其在中也此五行本數也判於四方者也又曰子午之數九丑未八寅申七卯酉六辰戌五巳亥四甲巳之數九乙庚八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此納音之數也因所得於天地合數而判於四方者也混元肇分天甲地子始相遇於北方支干上下相附而行五六相乘乃周六十在天則六十日在地則六十律也同位為娶妻隔八而生子自甲子相生至丁巳凡三十為陽自甲午相生至丁亥凡三十為

陰陰陽之分不相襲而得數則同始自甲子娶乙丑隔八生壬申壬申娶癸酉隔八生庚辰以至於戊申娶己酉隔八生丙辰丙辰娶丁巳則復生甲子癸亥自甲午以至丁亥凡三十亦然故陰陽相生子午不相沿襲也每三十位之中子午各三變而復均爲五數各得六位一生一娶兩兩相從三位而已類聚三位之數五以去之（五行之生本於天五中氣陽娶妻陰生子子得父數陰則從天故九位之中以一三五七九爲不盡之餘數即見五行所得之數也）觀其不盡之陽村之以法則知納音之原矣初三位得八十二去七十五所餘者七次三位得八十三位去八五所餘者三又次

三位得七十九位去七五所餘者九又次三位得八十去七十五所餘者五末三位得八十一倍去八五所餘者一夫九九老陽之氣中者物生之本八十一之數得一極九而又當五數之中故爲土數居中得一以爲四行之主其氣數自東而出隨天左行至九而極三在南爲火數五在北爲水數七在西爲金數九在東爲木數其法先以土之甲子十二分布以四方居一而爲主也四物待土而行羣數皆附土類聚其納音之數從干順數遇支與土同則止卽是其數也五物既成氣以順布土始與四行均爲五用兩兩

相合所得之數仍以五去之火得一起於甲乙土得二起於丙丁木得三起於戊己金得四起於庚辛水得五起於壬癸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聲音律呂之數是爲萬物之數聖人用之定律呂以作樂故能調和元氣燮理陰陽而遂萬物之宜也各具圖於後

十二律娶妻生子圖（律生呂爲娶妻　呂生律爲生子）

黃鍾（子乾九水）初　林鍾（未坤六土）初　太簇（寅九二木）　南呂（酉六二金）

姑洗（辰九三土）　應鍾（亥六三水）　蕤賓（午九四火）　大呂（丑六土）

夷則（申九五金）　（卯六五木）　無射（戌土九土）　中呂（巳上六火）

在十二律五合則自子至巳巳復還子在六十律

納音則子午各生兩不相襲此元所謂同本離末天地之綈故天一地二也

六十律納音同位娶妻隔八生子圖

甲子乙丑　金　壬申癸酉　庚辰辛巳　六十二　戊子己丑　火

丙申丁酉　甲辰乙巳　六十三　壬子癸丑　木　庚申辛酉

戊辰己巳　九十　丙子丁丑　水　甲申乙酉　壬辰癸巳　八十

庚子辛丑　土　戊申己酉　丙辰丁巳　八十一（此大數也甲午之數同）

（大數用一三五七九之奇數　小數用一二三四五之生數也）

已上係甲子所生至丁巳則反生甲子（中酉在子丑辰巳之中與寅卯相易所冊虎舍水居離）

甲午乙未金三十四　壬寅癸卯二十四　庚戌辛亥起庚辛十四
戊午己未火三十一　丙寅丁卯二十六　甲戌乙亥起甲乙十六
壬午癸未木二十八　庚寅辛卯二十八　戊戌己亥起戊己十三
丙午丁未水三十一　甲寅乙卯三十　壬戌癸亥起壬癸三十
庚午辛未土三十二　戊寅己卯七十二　丙戌丁亥起丙丁皆逆生而順
作此水數也甲子之數同

已上係甲午所生至丁亥則復生甲午寅卯在午未戌亥之中與申酉相易非謂龍舍火居坎此龍虎交法也

十干者天氣也十二支者地氣也天地奠位分陰分陽天則或以自甲至戊爲陽自巳至癸爲陰或以甲

丙戊庚壬爲陽乙丁巳辛癸爲陰者皆二五也地則或以自子至巳爲陽自午至亥爲陰或以子寅辰午申戌爲陽丑卯巳未酉亥爲陰者皆二六也陰陽通氣迭用柔剛天則或以甲與巳乙與庚丙與辛丁與壬戊與癸或以甲與乙丙與丁戊與巳庚與辛壬與癸相從者皆五二也地則或以子與丑寅與亥卯與戌辰與酉巳與申午與未或以子與丑寅與卯辰與巳午與未申與酉戌與亥相從者皆六二也若夫支干五六二中又相配偶天中有地地中有天陰陽各二十者十五而三十也七八九六之合也通之爲六十者三十而六十也七八九六合而又偶之者也故自甲子至丁巳爲三十陽自甲午至丁亥爲三十陰自十與十二者言之則一陰一陽因襲不離自三十與六十者言之則二陽二陰相間而行子午各生不相沿襲干以十而復初支以十二爲復初甲子以六十而復初陰陽五行變化逆順之情可得而考矣易有六爻則用十二支而析陰陽爲二者也元有九贊則用十干而并戊巳爲一者也天之用在地地之承在天故易爲天數元爲地數至於甲子爲萬物之數先天之遁世聲音太元之律歷皆用之天地之用本以生物故也

翼元卷五

翼元卷六

宋臨邛張行成撰　綿州李調元鶴洲校定

五行支干相合數

克（甲木己土）　克（丙火辛金）　克（戊土癸水）　克（庚金乙木）　克（壬水丁火）

一六水數而甲己爲土運二七火數而乙庚爲金運四九金數而丁壬爲木運皆相克也三八木數而丙辛爲水運五十土數而戊癸爲火運皆相生也

右以克爲合皆夫婦也（此以天地相對爲合）

克（子水丑土）　生（亥水寅木）　克（戌土卯木）　生（酉金辰土）　克（申金巳火）　生（未土午火）

右相生爲子母相克爲夫婦生成之合也（以天日相應爲合）

納音圖

右圖以土爲一由東左行陰數不用至九而極二居南故爲火數五居北故爲水數七居西故爲金數九居東故爲木數五位以定先以土之甲子十二分布四方居一而爲主也四物待土而行故取數之法從干順數遇支與土同則止即應其數也（如甲子至庚午而得七乙丑至辛未而得七故甲子乙丑爲金化皆倣此）再思之而得其義蓋五行之用數也土爲主故不本乾坤之數用爲主故不從本數人爲主故不取陰數何以言之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天地合而生五行也洛書以相生爲序者母生也河圖以相克爲序者父生也二者不同要之皆本乎天地也若乃十干之氣配乎八卦壬甲爲乾乙癸爲坤庚爲震辛爲巽丙

爲艮丁爲兌戊爲坎巳爲離土之納音自子至午自午至子獨用六子戊巳居中得位而不取壬甲乙癸者有土之後坎離用事則乾坤退藏是故言道者其始無首其卒無尾而以中爲極也本生者先推乎天原用者必由乎上是故六十甲子謂之支子者取水之義十二支謂之辰者主土而言氣至寅而始見木非土而不生是圖自土而起從東而行火得其三水得其五金得其七木得其九納音之數若合符節故曰土爲主不本乾坤之數也氣兆於未形之初聲出於有體之後氣者物生之本聲者物用之先以水居

一者主生而言故子爲元寅以壬癸爲精其氣[illegible]
以土居一者主用而言故子爲黃鍾以戊巳爲宮其
聲最巨造物之初生爲大故五行作鹹作甘之序水
居一而土居五也生物之後用爲大故五音爲君爲
物之序土居一而水居五也此圖以土爲一以水爲
五是謂納音之數五行取納音數者支干者陰陽之
氣也合而遇土得所栽培則壯而致用聲色臭味者
萬物之用而聲爲之最然五行之性有以克爲用者
有以王爲用者金逢火而成器木値金而成材金木
以克爲用故人之血氣當制之使適中而不可縱也

火遇水則滅遇木則傳火以生爲用故人之神當養
之使有餘而不可傷也若夫水土者一體而生相資
而成故水土同包中北同方一即五五即一在人則
元胃通氣實必相益虛必相損而王者得一用中本
非二道也夫木得金而用金之用見於木則以九居
木位而木用九數也火得木而用木之用見以火則
以三居火位而火用三數也金得火而用火之用見
於金則以火居金位而金用七數也水土相須而用
則以互居其位而交用其數也故曰用爲主不從木
數也皇極經世陰陽柔剛變化之數各一萬七千二

十四天地相唱和日辰合者各八千五百七十六不
合者各八千四百八十八其不合者八分之天地各
得二百五十六位合乎律呂圖之位數位得三十三
三十三者十六與十六偶而有一焉在天者爲陽陰
自交在地者爲柔剛自交御雍所謂陽交於陰而生
蹄角之類陰交於陽而生羽翼之類剛交於柔而生
根荄之類柔交於剛而生枝餘之類是也其合者止
可七分天地各得一百二十八位合乎卦氣圖之位
數位得六十七六十七者三十三與三十三偶而有
一焉在天者爲陰陽交於柔剛在地者爲剛柔交於

陰陽康節所謂陽與剛交而生心肺陰於柔交而生
肝膽柔於陰交而生腎膀胱剛與陽交而生脾胃是
也蓋物得天地之偏人得天地之全爲人得天地日
月交之用他類則不能王水曰人不與萬類同五蟲
之中惟人應其納音餘皆不應故納音主人民蓋納
音出日辰相配而生是故天有八象地有八象人有
十六象者天地合而生人猶父母合而生子也納音
單用奇數者陰陽支干皆合統之有宗地從夫婦從
夫之理也若奇偶並用則有合不合者矣經世律呂
圖與太一遁甲數皆是也故曰人爲主不用陰數也

易天一地二至天九地十之數自少而至多支甲己
子午九至巳亥四戊癸五之數自多而至少者體用
不同也體自下生積少成多長數也用自生布分多
爲少分數也
正音起於甲納音起於庚從生也天道始於甲至庚
而更矣納音用甲己子午數者火起甲乙得一燊出
虛由天作也土起丙丁得二宮爲君也水起壬癸得
五羽聲最微也木起戊己得三金起庚辛得四三四
在二五之中金木當東西致用之位各從本數也
易天地五十五數者本數也大衍五十數者用數也

支五行五十數者體數也納音二十五數者用數也
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羽爲物皆實體也徵火也火
本虛故爲事事亦虛位無足體也

納音起於四方

甲子乙丑 金西 壬申癸酉 庚辰辛巳
戊子己丑 火南 丙申丁酉 甲辰乙巳
壬子癸丑 木東 庚申辛酉 戊辰己巳
丙子丁丑 水北 甲申乙酉 壬辰癸巳
庚子辛丑 土中 戊申己酉 丙辰丁巳 自甲子至丁巳復還甲子得百二十甲子
甲午乙未 金 壬寅癸卯 庚戌辛亥
戊午己未 火 丙寅辛卯 甲戌乙亥
壬午癸未 木 庚寅辛卯 戊戌己亥
丙午丁未 水 甲寅乙卯 壬戌癸亥
庚午辛未 土 戊寅己卯 丙戌丁亥 自甲午至丁亥復還甲午得百二十甲子

十二辰數共七十八以五乘之得三百九十十日
數共七十以六支乘之得四百二十總六十甲子得
八百一十甲子甲午各三十則四百有五也四十五
者一節而三氣九候也三百六十者四十五之八而
四百五者四十五之九也納音大數土一火三水五
金七木九共得奇數二十五合之則五十餘七百六
十者四象歸奇七十六而析一爲十則物數也細數

火一土二水三金四水五共得生數十五合之則三
十餘七百八十者律呂數七十八而析一爲十則生
物數也大衍之數五十者天得三而三十地得兩而
二十皆天之天地也七百六十之物數加兩地之二
十則七百八十爲律數也地之生物之氣也納音數
盡加三天兩地之五十得八百一十爲人民者以共
得天五冲氣之數也太元五行本數五十納音一三
五七九而子午各用亦爲五十或去十而重用午或
去偶而重用奇皆去地從天也太原六十甲子納音

數共八百一十總一歲四十二百八十一時得甲子
句用七十三八盈三時計得數五萬九千　百七十
有半以七十二策爲日法一歲得二萬六千二百九
十八
五行數每首四十五通八十首計三千六百加黃音
四十五水火二贊三共四十八總三千六百四十八
每九首得五行數四百五則每首三十甲子之數總八十一首得一百七十甲子之數爲體數之用加水火二贊爲其數三以當三甲子則一以生九十共二百七十三也後天卦氣圖冬至二至各得卦數二百七十三元準卦氣六十卦而納音得其半者天地合而生人父母合而生子子既生則從父人既生則從天故元爲地承天之數宗於天一也六十四卦得數五百六十卦氣圖云日卦之數三十用五百四十

六元納音數二百七十二則不准四卦可知矣每首四日半計五十四時得
日策三百二十四得甲子納音數七百二十九許一
千五十三又加五行數四十五計一千九十八得一
百八十三之六河圖數天自一起以三而變四變復
返於一地自二起以兩而變四變復返於二得衍數
一百八十三在體爲一在用爲六太元策用之六爲
天之六用也總八十一首用河圖天一地二之變數
四百八十六周則二百四十三表之合也
每首日策三百二十四者三十六之九也納音數七
百二十九者八十一之九也五行數四十五者五之
九也每贊得老陰極數三十六以爲運行數得老陽
極數八十一以爲生物數得五行數五則天之沖氣
也
太元辰數七十八正得自一至十二之積數日數七
十比自一至十之積數五十五爲盈十五者加其一
二三四五之十五爲三元之沖氣也天用生數十五
地用成數四十合天地以生人而屬乎天則人亦用
生數十五故人稟天沖氣而靈貴於物也皇極經用
以百三十三爲日數應一卦聲音之用數則十日之
數五十五而十二辰之數七十八也元數加十五者

經世日數兼言人物元之納音專主人民故也每贊
六十得甲子納音數八十一若以三十六爲運行日
策數餘四十五得一首五行之數總八十一首得五
行數九倍當二千四百三十甲子通五行數爲十則
二千七百甲子納音數也元八十一首在運行得三
百六十四日半在納音得體數之用三百七十而折
一爲十也
納音子午分兩數
申酉二土　辰巳四金　辰巳自甲乙至壬癸申酉自丙丁
辰巳二木　子丑二土　至甲乙子丑自戊己至丙丁皆爲

子丑一火 申酉三木 火一土二木三金四水五之次每
戊巳 庚辛 二辰歷十千得六十甲子六辰則
百八十甲子者以十二支爲主也
土一 水五 火一 木三 水五 金四
辰巳子丑申酉丙丁 壬癸子丑辰巳申酉
甲乙 自甲辰至巳丑爲火一自丙辰至
辰巳一火 辛丑爲土二自戊辰至癸丑爲木
申酉五水 三自庚辰至乙丑爲金四自壬
子丑四金 辰至丁丑爲水五每三位自初
起至復本各得一百二十甲子

總六百甲子者以五行爲主也
人中甲子起於甲 得甲子甲申甲辰
甲子甲午各主三十及陰陽相須而用則隔一間行
所謂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也
納音之數本由逆生及順布則火一土二木三金四
水五故地下甲子自甲戌乙亥之火左行至丙午丁
未之水而終人中甲子自甲辰乙巳之火左行至丙
子丁丑之水而終逆生故隔八相生以子午爲主則
土居中而金火木水之序右行自西南入東北也逆
生者總得二百四十甲子則次離之用天從地而右

行也故起甲子甲午午爲天中子爲地中也順布者
總得三百六十甲子則乾坤之用地從天而左行也
故起甲戌甲辰戌亥天門辰巳地戸也故二百四十
者地之二也三百六十者天之三也一千二百者人
之十也
二土寅卯 戌亥四金 戌亥自甲乙至壬癸寅自丙
三木戌亥 午未二土 丁至甲乙午未自戊巳至丙
一火午未 寅卯三木 丁皆爲火一土二木三金四水
戊巳 庚辛 五之序每二辰共歷十千得
六十甲子六辰共百八十甲子

總十二辰得三百六十甲子矣
土二 水五 火一 木三 水五 金四
戊亥午未寅卯丙丁 壬癸午未戌亥寅卯
甲乙 自甲戌至巳未爲火一自丙
戌亥一火 戌至辛未爲土二自戊戌至
寅卯三水 癸未爲木三自庚戌至乙未
午未四金 爲金四自壬戌至丁未爲水
五五行各三位自初起至復
本各百二十甲子總六百甲
子總三十位則二百甲子矣

卦下甲子皆於申戌得戌甲午甲寅
南北為經陰陽正故午則日在午子則日在子東西
為緯陰陽交故卯則日在酉酉則日在卯
申　酉　　龍含火而居坎坎位在西方虎
寅　卯　戌　含水而居离离位在東方先天
未　木色　木胎亥卦也　陽性動則速陰性靜則
午　納音數　子　遲离中有陰為惰也皆行
巳　金胎金色丑　舒遲坎中有陽以陽為性
辰　酉　申　也故月行疾速皆离
卯　寅

參同契曰剛柔迭與更歷分部龍西虎東建緯卯酉
刑德並會俱相歡喜刑主殺伏德主生起二月榆死
河魁臨卯八月麥生天罡據酉子南午北元為綱紀
朱敬一曰言陰陽交結也南北為經東西為緯舉東
合西魂魄相扶刑中有德德中有刑如二月榆死八
月麥生二月少陽草木生發而榆落者以金胎於卯
木則生氣中含殺氣也八月少陰草木黃落而麥生
者以木胎於酉金則殺氣中含生氣也五月太陽之
中而一陰生以子之水胎於午也十一月太陰之中
而一陽生以午之火胎於子也午南子北未濟也子

南午北則交而既濟矣龍東虎西則交而隨矣南北
氣交而刑不交故為經東西刑氣俱交故為緯也
二五散而為十干二六散而為十二支十干合而成
五音十二支合而成六律支干配合納音生焉在天
則六十日在地則六十律也十與十二歷數天數也
天之陰陽地之柔剛各求合天之一也五與六律數
地數也天之陰陽地之柔剛各自合地之二也五六
交而成六十甲子納音數人民數也天之陰陽地之
柔剛兩相合人之三也康節之書元會運世用十二
與三十各行者歷數也聲音律呂用四與四十八始

則門交者本數地數也終則相交者用數物數也十
二者六而兩之三十者十而三之四十者十而四之
四十八者十二而四之十者五也十二者六也五六
天地之中故其書立五而名曰皇極其曰經世者三
十年為一世以日之變三十為主天之運行數也曰
觀物者三十加二閏得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
之數以地之位十六而三十二為主地之生物數也
乾坤之策三百六十當朞之日又三十之則一萬八
百故運行之數以一萬八百為一會則三十偶卦之
策數而三十年之日數也若三十二之則萬一千五

百二十故生物之數以爲一千五百二十當一會與
三十二偶卦之策數而三十二年之日數也元會運
世一運分十六位得十六卦以陰數合之則三十二
位而三十二卦也是故康節經世數則易乾坤之策
數而自相乘觀物數則易三篇之策數而六倍之也
觀物有二數有生物之數又有動植數則易五百十
二卦掛一之蓍十析而四之之數其用數見於律聲
則易歸奇合卦之策七與爲日之用數者天包地故
日兼辰也經世動植用數各一萬七千二十四各以
均於卦氣圖一百二十八位每位得一百三十三者

理正在乎此也太玄于日數上去一二三四下去十
取其中自五至九之五數偶而用之甲己九乙庚八
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共七十在本數則一三五七
九陽日得二十五者五五也二四六八十陰日得三
十者五六也其數爲地多於天陰勝於陽偶而用之
各得七五三十五則五六皆從天七之用天地之數
始均矣于辰數上去一二三下去十與十一十二取
其中自四至九之六數偶而用之子午九丑未八寅
申七卯酉六辰戌五巳亥四共七十八在本數則一
三七五九與十一律數三十六者六六也二四六八

十與十二呂數十九數也其三數皆以支干爲用則
用觸與人物與太元之意合故物數二百六十四者
太元含蓍一首八揲之數也地數二百五十六者太
元隊卦一一首八揲之數也三十者三五而合之七
八九六也三十二者十六而合之八卦四象也七者
天之藏數十九者天地之終合也觀物地之二位共
得天之十四律以爲碁天之二位共得地之十九呂
以爲基合四位三十三則太元之蓍也

太元爲納音數與觀物數合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者十月之數也得五十五

加十一與十二者十二辰之數也得七十八總二數
而一百三十三是故先天乾坤十六位得數一百四
十四去乾之二去泰之九各用七位共一百三十三
四十二者六七也其數爲呂多于律陰勝于陽偶而
用之律數四十二呂數三十六則天地互用律呂之
數始正矣辰數惟律呂互用于本數初無加損日數
於本數之外自然加一十有五辰數均之則一律二
呂共用十三者閏歲之月數也日數不加則一陰一
陽共用一十者五六之合天地匹用加十有五則日
各用七獨從天之用矣是故元之日辰數比先天日

方爻六十有五也　元以日辰相偶五配六者得三
百九十而六配五者得四百二十通八百一十為六
十甲子之數則九九而十折之者也納音自此出焉
民人之生無逃于此焉是故一倫之悉千有二百而
一倫之分八百一十者陽數四百二十為寔陰數七
百八十為虛寔各半陽一陰二之理也
太元以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五為五行數共得五
十通日辰數一百四十八為一百九十八則蓍策三
十三而六之為三元各用其二每元得六十六與觀
物八十八去一用三之數合矣

邵康節先生曰天以獨運故以用數自相乘而以用
數之用為生物之時地偶而生故以體數之用陽乘
陰為生物之數二百五十六者地之位數也二百七
十者體數之用也陽乘陰者以二百七十乘二百五
十一得六萬九千一百二十當六會物數則卦氣圖
生物全數而半之也又半之得三萬四千五百六十
則三會物數在地者用其半在物者用四之一也于
二百七十之中去四者存地之體也餘二百六十六
則月數之用百三十三而偶之也以乘二百五十六
得六萬八千九十六半之則三萬四千四十八者三

首物數而一陰一陽各存地之四位二百五十六者
也以均分於卦氣圖一陰一陽各用二百五十六位
每四位通得二百六十六甲子共一百三十三之中
甲子合者六十七則人數也不合者六十六則物數
也甲子合者焉納音數故生民人也觀物動植用數
起於寔用數二百六十四者六十六之四均為物數
也以分於百二十八位每位得百三十三者六十六
偶之而加一焉乃分民人於物數矣夫六十六者三
十三而偶之也三十三者十六偶之而加一焉十六
者地之全體也十六相偶無一者為地得一者為物

也三十三相偶無一者為物得一者為人也蓋無地
一則不成物無天一則不為人也一者太極也合之
則一散之則五故一二三四五者天之生數太極本
體也自一至五總其大數則為五積其細數則為三
五者三才各具冲氣也十五之數老陰老陽以九六
分之為天之陰陽者用之變也少陰少陽以七八分
之為地之柔剛者體之常也合之為三十故一月之
日三十陰陽各之朔望各半也本數止有十五者體
本乎天陰則分陽而已太元日數獨加十五者夫豈
子雲之私意哉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曰

辰本數得一百三十三去其始本以五六中數偶而
用之自然錙其二五是故人在天地間獨靈貴于萬
物也觀物以地爲主通用人物數數二百六十六數
之中人得一百三十四物得一百三十二人比於物
獨一陰一陽之眞太元以納音爲主專用人民數故
一百四十八數之中去其百三十二爲多十有六數
則太極之眞一與三才之冲氣人寔備之矣是故乾
得一一坤得八八多寡不同其歸一也

論禮樂生於律歷

禮樂生於律歷律歷生於數數祖于易易以八爲卦

以六爲爻八者體也四之偶也方者圍四徑一四者
地之方也六者用也三之偶也圓者圍三徑一三者
天之圓也天無體託地以爲體故卦始于四象而成
于人也地無用承天以爲用故爻始于三畫而重于
六也歷以正三辰五星之時於天所以求天數也起
于四者天託地以爲體故以方體圓也然體無用不
行雖以方數立體必以圓數致用者從體起用圓者
終圖也律以通三統五行之氣于地所以求地數也
起于三者地承天以爲用故以地用方也然用無體
不立雖以圓數致用必以方數數五體也攝用歸體

方者終方也蓋歷者象也其體本方一年之歷分四
時者方數也以天統乎體圓者先立其體故也律者
聲也其用本圓黃鍾之律分三分者圓數也以地分
乎用方者先致其用故也是故聖人之制歷也先方
後圓而制律也先圓後方蓋圓者之用不以方體之
則其象參差而不齊方矣不濟以圓則忽微之數將
伏匿而難盡方者之體不以圓用之則其聲窒塞而
不揚圓矣不濟以方則條暢之音或散蕩而無檢是
故歷象分於四時者方也四時定於閏月者圓也律
孔徑乎三分者圓也音正於酺之六十四者方也自

歷言之日欲方而月欲圓自律言之聲欲圓而音欲
方方圓相濟天地相資此律歷之大本也歷以知天
地之時定三元五德正朔服色名數制度由此而立
禮之所以生也禮者履也先致其尊者從地之方也
禮勝則離必文之使中乃不離矣體起用之意也律
以調天地之氣播五聲八音均調歌舞鐘鼓笙磬由
此而備樂之所以成也樂者樂也先致其親者從天
之圓也樂勝則流必節之使和乃不流矣用歸體之
意也經曰禮樂合天地之化致百物之産天地百物
皆有數焉知其數以制中禮則檢刑有節不傷百物

之生而可以養天地之氣知其數以作和樂則儉情有度不傷天地之氣而可以養百物之生天禮出乎歷四以地制者爲其本於象從地之方也其爲用也以節百物於明而贊天地之化於幽則自陽而達於陰也樂生乎律日由天作者爲其本於聲從天之圓也其爲用也以通天地於幽而遂百物之產於明則自陰而達於陽也天託乎地地承乎天天地相函陰陽磨積一息不離惟深者能通其情惟精者能窮其文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豈曰小補之哉

元衡

易經六十四卦者天之體地也八八之卦其刑當方其數則偶之二然序卦上下二經相襲而行者一也天地合爲一用也元以八十一首準易緯卦氣圖六十卦者地之承天也九九之首甚刑當圓其數則奇之一然衡以冬夏二至相對而用者二也陰陽分於二氣也

元錯

先天以乾坤互變各成六十四卦者萬象宗于乾坤也易六十四卦兩兩反對相從分陰分陽各成乾坤者萬物皆具一乾坤也是故易爲天數其用質存物也序卦者大數之經也雜卦者細數之變也衡之於元一經數也錯之於元亦變數也元錯紛紜叢雜既非其偶又非其次兩兩相比惟以理而爲宗則人易之義也是故易以兩卦卦從者陰陽合德剛柔有體天之物也序卦以理次之則通於一矣元以二首對用者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天之氣也散而錯居不復相比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物之情也元錯以理比之則得其偶矣是故天下之象生乎數而數生乎理理之所在象數斯行無不通矣

牝牡羣正以攡吉凶

易以兩卦直一年二爻分奇偶元以兩首直九日二贊分晝夜皆爲陰陽牝牡易之卦爻牝牡皆無奇元之首贊牝牡皆有奇易用偶數元用奇數用偶數者天體乎地用奇數者地宗乎天也

日動而東天動而西天日錯行陰陽更迴

先天之卦右行者天之太極從地數而生氣也左行者地之元氣從天數而生物也右行者未有一陰陽相繼各五變而反生天之生氣所以造物也左行者已有一天日相應各五變而相交地之生物本於布

氣也是故右行者六變天生地也左行者五變地形天也六變者先天也五變者後天也元之皆日遲於牛宿氣起於黃宮者天日錯行後天之用故康節謂元爲地承天之數也

陽知陽而不知陰陰知陰而不知陽知陰知陽知止知存知晦知明者其爲元乎

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子路問事鬼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一以貫之則兩能通知未能得一則兩不相知矣百姓日用而不知者用之用已不知況夜之不用者

乎

夫一一所以攀始而測深也三三所以盡終而極崇也二二所以參事而要中也

一二三之數必有偶然後成九變有一一則有一二一三矣有二二則有二一二三矣有三三則有三一三二矣真數一二三成六偶而九變遂成三十六以六用之則爲六六以九用之則爲四九老陰之用老陽之體于是乎見三十有六而策視焉者元用易之用策也

不以其占不若不筮

若得其占而不遵用不如不筮也以用也

翼元卷六畢

翼元卷七

宋 臨邛張行成 撰 綿州 李調元 校

元數

自三十有六而策視焉至六算而策道窮此元之蓍數也

自極一爲一至方巖入元此元之體數也有論易元者曰問易曰變問元曰膠易之六爻與六畫相應元之九贊與四畫相元易之二體以八卦爲才元之三表以五行爲漫易之九六無常師元之晝夜有定數易之占也變而不可度元之占也逆而預可避繹繹之頴

於晝夜中如六壬之八專日數也易之位也有承乘應比此盡人情之變也而元無之易之辭也有吉凶悔吝此證禍福之先也而元無之易之名卦也見於爻象而義周元之名首也隨於氣節而理固是則然矣而有未盡論元者當曰常不可曰膠也蓋易以爻爲主天道之變聖人之達節也元以數爲主地道之常賢人之守節也天地之理聖賢之道宜其淺深不同也元若先占以求時則晝夜不可預避矣

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二七爲火一六爲水五五爲土常出於實故以三八爲首水克土而生金金克木而生火火克金而生水水克火而生土土克水而生木父生之序河圖五行也自三八爲木至聲律相協而八音生此元之五聲數也

其在聲也宮爲君徵爲事商爲相角爲民羽爲物聲律皆本於五行者宮土也商金也羽水也徵火也角木也用於律呂旋相爲宮十二律各五變則宮徵商羽角各七變則加變宮變徵二音五變者成六十律七變者成八十四調也黃鍾爲宮則林鍾爲徵大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皆以正聲歷無有忽微

者五音之正也宮止二變不比正音故爲和繆而六十律不用也

其以爲律呂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蕤賓生太呂太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鍾夾鍾生無射無射生仲呂

天變盈於七元七百二十九贊則蕤賓之數也故一律變五音至姑洗加宮止二變至蕤賓而止矣蕤賓重上生者地代終也蕤賓或言上生或言下生不同何也曰律調天七變至蕤賓地又二變至夷則爲九

變所以至夾鍾則漸無調矣賓重上生然後地之五
變皆有聲調者以寸法加倍故也元積數雖有十二
其支干數則去十二而從六者用中數之半天之生
浴冠地之官王衰也數不過九者加天之一二三去
地之十與十一十二也故病元墓三數不用於地上
也贊自一至九晝則自四至十二而不用真三者天
地之分體用不同也是故自十言之則天無十地無
一自十二言之則地不用六天不用三十三也
子午之數九丑未八寅申七卯酉六辰戌五巳亥
四

自子至亥自一至十二積數七十八六奇爲律得數
三十六六偶爲呂得數四十二陽少陰多者如天數
二十五地數三十自然之體也子雲取中數六偶而
用之者用中也律數四十二呂數三十六陰少陽多
扶陽抑陰尊君畀臣三天兩地而倚數之理也本數
爲體數自少而多積數也中數爲用數自多而少分
數也皆天地自然之理也易天地之數五十五者十
也爲十日元律呂之數七十八者十二也爲十二辰
易用天元用地也易六爻則用十二辰而分陰陽爲
二元九贊則用十日而合戊巳爲一者天役地地承

天也故律數四十二呂數三十六并律呂之數[illegible]
或否凡七十有八黃鍾之數立焉
四十二者每數而七三十六者每數而六以
七變者陽復還陽以六變者陰歸於陽故或
還或否也黃鍾之數八十一寸法相生自辰
而下皆虛三數而用七十八辰之分六十四
者八十八也辰當地戶八當卦數虛三者所
以承天故自辰七變皆從卦數而相生也
甲巳之數九乙庚八丙辛七丁壬一戊癸五聲生
於日律生於辰聲以情質律以和聲聲律相協而

八音生

聲生於日有三類元以甲乙爲角丙丁爲徵
之類主四方而言者五聲本體也天元正音
以甲巳爲土而起主運氣而言者用之體也
淮南子變音以戊癸爲土而起主律調而言
者用之用也荀氏又謂甲巳爲木乙庚爲金
丙辛爲火丁壬爲水戊癸爲土則以克爲主
者也其曰聲以情質者情其質也所謂文之
以五聲八方之風出於八卦五六二中相協
而生八音所以調八風之氣而和四時也風

節以八卦統聲音者從體起用也于雲間律
律生八音者攝用歸體也
九天九地九八九體九屬九竅九序九事九年
元之積數自一至十二凡七十八則律呂總數應之
去三用九則五行本數應之所去十與午一十七則
三十三蓍之用也自一至九九數之中地存三者以
爲三變之用故辰數自九至四也天存四者以爲四
重之體故曰數自九至五也元用九數於九贊用五
六於聲律去三用九者去一用三地承天之用也大
積之數七十二則十二之中虛一二三以爲本而用

自四以往無非用九也九類以當九贊分爲五行則
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二七爲火一六爲水中五爲土
元用九數亦如易之一卦六爻初爲士而上爲宗廟
一月五卦五爲辟而一爲諸侯之類也河圖用九數
而析爲九位洛書用十數而合爲五位元用九數而
合爲五行則以洛書用河圖故爲地承天之數也易
之蓍策用六七八九其生爻者六也生蓍者七也六
卦者八也倚數當用九而用三兩者以五代九也蓋
八卦奠位於八方九爲中交致用之處則九當居中
若數一至九則以九爲究以五爲中是故以五代九

者其地從天也究與中皆極也中當皇極則究當六
極天極于九地極于十易爲天數故以五代九極爲
地數故用九去十也皇極九疇實有十事以皇極居
中當五以六極附于九而不自見者豈聖人之私意
哉蓋因自然之理也元以九贊當九數之用其用或
合或分元圖所言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爲三類一
至三四至六七至九亦爲三類者分三而言也謂生
神莫先乎一中和莫盛乎五倨劇莫因乎九五以上
作息五以下作消者合一而言也

罔直蒙酋冥

罔者寂然不動之時感而遂通直蒙酋之用出焉功
成返冥則退藏於密矣故罔者易之虛也冥者是之
密也北辰謂之極者天之中在北也冥罔合而言之
其爲北方細別之則冥當爲北物之所終也罔當爲
中物之所始也是故中北同方水土同包一卽五五
卽一天地元黃之雜造化之原也以罔爲一則冥當
爲五者反乎土也以直爲一則冥當爲四罔當爲五
復生於土矣易之元亨利貞者四也天用四象也元
之罔直蒙酋冥者五也地用五行也罔冥之閒爲元
如元氣居一將之閒也元之罔冥者不用之一也直

常爲用之者三也是故自地而言則冬不生化不顯二子丑不用人之背不見也若自天而言則四時四方十二辰四體無非用者易用元亨利貞乾當太極體此四德而不自見則無體之太也故元者在罔寘之間而莫測易者具四德之體而不居者也夫終於寘而復生於罔凡物皆然隨化流轉無有紀極易以一正而合寘罔之二是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獨立不改周行不殆在此而已故易訓變易之易又爲不易之易也且元者一也而罔寘爲二者地數本二也易者二也而正爲一者天數本一也是故方而不違

者若一而二以其本二也圓而還者若二而一以其本一也易天數也天託地以爲體用四者其數則偶其體則方然北方宗於一正正即返元矣無間斷也故曰圓而還者若二而一以其本一也元地數也地承天以爲用用五者其數則奇其用則圓然北方分于罔寘罔寘之間有不得其還者矣故曰方而不還者若一而二以其本一也一者雖還然不正則亦不能還自誠而明降而下法惟聖罔念作狂也二者雖不還然體元則亦能還自明而誠升而上法惟狂克念作聖也天地之理聖賢之道一而已矣子雲之學

明地承天之數名之曰元者將以返二歸一故其對以近元爲貴遠元爲賤其曰罔之時深矣哉者元生乎中也在易之說卦曰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又曰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子雲之所謂寘者終萬物也所謂罔者始萬物也以罔寘爲元即神妙萬物係乎艮之義也文王八卦地卦也艮居東北之間伏羲八卦天卦也艮居西北之間自天行言則陽伏於戌復妊於亥自地而言則陽紐於丑將出于寅皆有終始之義故天日相應日自東入北則

天自西入北日自北出西則天自北出東也元紀日於牛宿者法日也紀氣於中首者法天也以罔寘爲元則艮之終始萬物神妙之理故太元於三易實依連山而作也氣生於子屬坎天之罔寘體也日見於寅屬艮地之罔寘用也

風而識虎雲而知龍賢人作而萬類同

易天數聖人之事元地數賢人之事其言如此非謂子雲之謙而自稱賢人也聖人作而萬物覩在乾之五賢人作而萬類同在中之二未言與天地配其體與鬼神即其靈則歸之聖人蓋體元者而後能之非賢人躋聖之事也顏淵若孔之卓在此而已

始於十一月終於十月難重九行行四十日
章皆方圖蓋出於此圖圖者以明一元都覆方州部
家圖象元形元之體也所謂一以三起者也方圖者
以明九天分統七百二十七贊贊載成功元之用也
所謂一以三生者也是謂同本離末天地之經地之
二也故與先天方圓二圖內外合一者不同易方圓
各八卦一卦各八變方者之位即包於圓象之中元
一家三表一表三贊九倍之贊盈于八十一家之外
八者之體若一而二天分地也九者之用若二而一
地承天也

元四重爲一首以當方州部家擬之於易則四位也
方之上有都覆之一元家之下有二百四十二表七
百二十九贊之晝夜兼四爲六而七擬之於易則六
爻而包餘分也且八卦用六爻者乾坤主之也六爻
用四位者坎離主之也雖天地體用不同合而爲十
無非用也若元則以四位爲體而實不用也元始於
中首者論日則起於五宿天之太極從地數而右行
生氣以變時者也論氣則起於黃宮地之元氣從天
數而左行布氣以生物者也首之四體本出三元而
四體成不自用乃承天而行布其一期之日以成七

百二十九晝夜之用故元爲地承天之數於人道則
臣承君之義在易之坤除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
敢成也故曰圖爾忘家主爾忘身元之爲書本以方
州部家立體而實不用於其始也以一元當渾天於
其終也以表贊當一期之日蓋元者地道也臣道也
子道也臣子之事始則受命於君父非自爲也終則
歸功於君父不敢居也繫辭曰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莫之備矣明
易之致用最在四位故初上爲無位者言坎離用四
位也易去初上而用四位者君不自用而任臣之理

也元去四重而用始終者臣不自擅而承君之理也
是故君臣之義即天地之理也
　易用六爻者乾坤主之也元用始終經世用四位
蓋分六爻而用之矣
易圖方圓合一者地在天中渾天象也元圖方圓分
兩者天在地上蓋天象也子雲覃思渾天而作太元
其圖則一元都覆成規于上九行羅重成矩于下者
以地承天而分三用與天包　而統四體不同故從
蓋天也蓋渾本無異晉劉智唐一行皆能知之而蓋
天家乃有崑崙四垂爲海之說所謂不知而作者故

康節先生非之而子雲以溢天爲應難未幾也
一至九者陰陽消息之計邪反而陳之子則陽生
於十一月陰終于十月可見也午則陰生於五月
陽終於四月可見也生陽莫如子生陰莫如午西
北則子美盡矣東南則午美極矣
陽生於十一月而終於四月陰生於五月而終於十
月者明陰陽各用六也各用六者乾坤也故乾生於
子終於巳坤生於午終於亥也西北則子美盡者巳
爲陽終陽猶用事秋分之後酉戌亥三月陰專用事
陽始伏而不用東南則午美盡者亥爲陰終陰猶用

事春分之後卯辰巳三月陽專用事陰始伏而不用
此明陰陽互用九也互用九者乾用離坤用坎也故
離生於卯終於申坎生於酉終於寅也夫地方主體
其數有四然天統乎體則用地之四天圓主用其數
有三然地分乎用則用天之三是故易用六爻偶之
而十二者四而三之體之用也元用三表三之而九
贊者三而三之用之用也易爲體之用故體用迭主
一期之日自體而變則四象主四時時各九十日析
之而八則八卦主八節節各四十五日也自用而變
則六爻主六氣氣各六十日析之而十二則兩卦主

十二月月各三十日也元爲用之用故用獨爲主自
年而言則九天主一年天各四十日半自日而言則
九贊共一首首各四日半易以兩卦相從實用十二
夫爻數則各用六元以六策爲時雖起於六通爻數
之半則五用九也天一而二體用迭主一者終一故
易一卦一爻各當一數其偶而用之者皆以陽爲主
陰則從之也地二而一獨主乎用二者終二故元二
贊二首共分一數雖合而用之而天九地九陰陽各
主也易用六自生成言之陽則自子至巳陰則自午
至亥自奇偶言之陽則自子至戌陰則自丑至亥者

用乾坤也亥用九自陽言之則自子至申自陰言之
則自午至寅者兼離坎也易之兩卦其變者以反對
相從則上生之陰卽降成偶不變也以匹對相從則
下伏之卦卽偶成飛所謂陰陽通用若二而實一也
元以二贊爲一日而晝夜各主以二首爲九日而奇
偶各異所謂陰陽各立若一而實二也

元有二道一以三起一以三生

以三起者天分地以立體也以三生者地承天以致
用也

九虛設闔君子小人所爲宮也

元之九贊爲九虛如易六位爲六虛易用六元用九陽爻用九陰爻用六則六而兼九策用三六儀用二九則九而兼六易以天而用地元以地而承天也然天一而統其全地二而分其半大衍老陽之策自六言之爲六六自九言之爲四九元之三六二九共爲十八之用則乾策之半而已是故太元未虛末卦之全蓍策得老陽之策比易卦一之後得三之二者分乎用也地既虛二以存三元之本而用三十有三矣元其十有八用乎又虛十五以爲三五之本故元之用比乾老陽之策僅得其半者地承乎天不自用其半也

始於十一月終於十月離重九行行四十日

元以九天各主四十日者九而四也以十八策主三辰四之而一日則六之十二也三十六爲六六則半日之數了非若易以四九之策進而十之卽當一期之日也是故易乾坤之策三百六十當期之日者乾之策一進而十也元一天當四十日析而十二之則四百八十辰者易卦一之外四十八策一析兩十也故易爲天用地由四而九四正各九十體而用也元爲地承天由九而四九天各四十用而體也元九天

各主四十日如易以八卦各主四十五日也元一天直四百八十辰加餘分得四百八十七辰則四十九以十析之而虛三也五天也當夏至四十日二十日以前皆息之數二十日以後皆消之數也

元其十有八用乎

元起於羸贊當三辰得十八策於是生踦贊當六辰得二十六策則偶之而天三地三天十八地十八矣六辰以當六甲三十六策以當三十六甲於是生養首當五十四辰得三百二十四策自六辰變五十四辰爲一甲生九千乃得六十甲子自三十六策變三百二十四策亦一甲生九千乃得期三百有六旬者又推本三辰十八策而言之則一辰一策各主二十者五位有合天地各十也總之爲三七之數故餘分六十三辰者爲二十一之三其策三百七十八者爲二十一之十八也養首與踦羸二贊在八十首七百二十贊之外起用之原也其八十首七百二十贊則三百六十日晝夜之用以六分之爲六六則六甲之用也以九分之爲九四則九天之體也實自三辰十八策而起故曰元其十有八用乎明十八爲六用之祖真數三爲六則六之本體虛而不用者也故易六

十四卦有三百八十四爻而元餘分六十三辰有三百七十八策在體則虛一在用則虛六也

則八方平直之道可得而察也

元雖用九體不越乎八自然之象之理不得而變也故一日之策用八九而擬之虛嬴擬之歲在擬之八風之後也

策用三六儀用二九

老陽之策三十六在用而言爲六六在體而言爲四九故一年三十六旬以六甲而言則每變六旬以四時而言則每變九旬也元以三方同九州九之而八

十一家爲體數起於嬴贊十八策四之而七十二策爲日法自體數言之九九去一九餘七十二均爲四分則每分而二九自日法言之每辰六策十二辰均爲四分每分而二六皆四分用一得乾策之半也二首各九贊而九日平分一元總九天而晝夜各半皆用二九之實也

元有六九之數

不同也易六六之策以當三元之律呂以二六用之則亦合乎分數矣然方州部家虛其三數自四而起十二而終不過乎七十有二太積用之以爲一日之策太中既半之矣蓍又虛三焉地之所以承天臣之所以尊君也

太積之要

一二三一一二二三三三（初數三用）四四五五六六（中數再用）七八九（終數一用）

一二三爲六一一二二三三爲十二初之三數凡三用而積其數則太積之要始於十有八也四四五五六六爲三十七八九爲二十四中終六數共三用而積其數則太積之要終於五十有四也總之而七十二自一至九得實積之數四十五者五九也自一至

六有虛積之數二十七者三九也五九者五行各用其一三九者三元各十六日元六六之策以當半日者大小不同也自元有六九之數至元之道也此元之策數律歷之數也六以爲歷九以爲律一首九贊三百二十四策者自虛言之則三十六之九自律言之則八十一之四也元數首言蓍數者天而地也言五行數以及支干數者地而物也元圖言策數以及律歷數者物而天地也專以天爲主者宗乎天之運行也

易言太衍數者用數也言天地數者體數也乾坤策

者運行數也二篇策者生物數也
經世言元會運世數者天地數爲歷數也動植數者
萬物數爲律數也
元斗日昔而月不書常滿以御虛也
歲一終謂之九道九章百七十一歲九道小終九九
八十一章五百六十七分五百六十七者六十三之九十而九終進
退牛前四度伍分明月法起於九也元之中首起於
甲子朔旦冬至甲子者齊日也朔旦者齊月也冬至
者齊氣也斗分即氣之盈也月會即朔之虛也以氣
盈朔虛則冬至未必朔旦而所得之日未必甲子矣

元之斗分日法皆見於策而月法隱於九章之間故
爲常滿以御虛也易一爻用策三十歸奇十九故先天以三十分爲一時閏法以十九分爲一時先天一時析三百六十秒太元一時析二百十六秒者虛兩地而用三天故爲地承天之數閏法一時析二百二十八者虛天地二中之合而用其二終故爲物數也此皆歷之理也元虛百四十四閏虛百三十二或存坤數或存動植用數也先天日數一百三十三者七章
之年亦三百六十一年之閏月與百四十年斗分之
積日以爲一年之閏時則虧七分爲十二年之閏日
則虧八十四分也太元筴九章一百七十一爲小終
者月行九道九年而九道周九章則十九周爲九道
一小終也四分歷七十六年爲一部者四章也易閏
法二百二十八者十二章也一年得閏二千五百二
十分一章得二千五百二十時十二章得二千五百
二十日也

翼元卷八

宋　臨卭張行成　撰　綿州　李調元鶴州　校

太衍法策置同元法以部日約朔實一部四計七十六年通閏得九百四十月

通數九而四十為一日一月得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則虛四百四十一者四十九之九也通一年計虛五千二百九十二以九百四十為一日得五日半餘百二十二不盡十九年得一百四日半餘分二千三百一十八得二日半斷三十二若又虛加七閏月虛分三千八十七計三日餘二百六十七分總一百十日餘二百三十五分加餘分每年五日三辰十九年計九十九日九辰總二數計二百九十九辰餘通數之二百三十五分得三辰即二百十日也若筭實日去七閏月之虛分則十九年得二百六日九辰斷三十二分正合七月之日數也

古閏法一日餘七分一月二百一十分一年二千五百二十分以十九分為一時一年得一百三十二時餘十二不盡總一十九年得四萬七千八百八十分得二千五百二十時計二百一十日為七月之足日此蓋與大約與大衍通數虛加七閏月之數同其大衍法中盈朔虛分則細筭日法也

太衍法以日法除中朔分也日法三千四十為一日

一年中盈分一萬五千九百四十三没分法得五日餘七百四十三分一章得九十五日一萬四千一百十七分計四日零一千九百五十七分

朔虛分一萬七千一百二十四減分也朔虛一年得五日零一千九百二十四分一章得九十五日零三萬六千六分計一十二日零七十六分

總計三萬三千六十七分

通十九年計六十二萬八千二百七十三分以三千四十為一日得二百六日餘二千三百十三以七百六十為三時得半日餘五百十十三得三辰餘六十之間不盡與月法不加閏月虛分之數大約同矣大初歷一章法得七閏無餘分四分歷日法四以求月則疎故以部月九百四十分約日九百四十者四部之月數則亦四分之意然世之言歷者又通用太初日法以約小月也

大初歷十九歲為一章日法八十一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得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章月二百三十五以月法乘之得章分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以日法除之得章日六千九百三十九小餘六十一六甲周一百十五大餘三十九

大衍歷一部之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以通數九百四十約之凡二十九日餘四百九十九而月日相及於朔一月得二萬八千七百五分一分一年得三十三萬三千一百八分除三百六十四日外

閏□□十八分不盡三百日十八者八十七之四也　范望注元以一部之日
紀月法則四分歴法也然月行九道以九百終故、
元用太初法二十七章爲一會而四分歴亦用蝕法
以五百一十三爲歲數則亦用太初一會之數太元
兼太初顓帝二歴者以四分求斗日而用六以太初
求月而用九故章會統元與月食俱沒也易緯本用
顓帝歴一行歴法太率祖於四分故名以大衍亦祖
於易之意也太初歴八十一分爲日法故月法二十
三百九十二得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每
月朔虛三十八則十九之兩也總一年十二月虛四

百五十六分則二八二十八之兩也一章朔虛八千
六百六十四分則三百六十一之二十四也得一百
六日餘七十八分不盡九章一百七十一年虛七萬
七千九百七十六分計九百六十二日餘五十四分
不盡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爲一會虛二千八百
八十八日無小餘計二十三萬三千九百二十八分
若以月法除之每月二千三百九十二分得九十八
月而虧四百八十八分則六十二分也
正數六千一百五十六月月閏九十八月
五百一千三歲每歲餘分五日三時計二千六百九

十三日三時亦以八十一分爲一日得二十一萬八
千一百五十三分有奇以月法除之得九十一月餘
四百八十一分有奇則六日而虧五分也
通二數朔虛得九十八月虧六日二分中盈得九十一月盈五日七十六分
共得閏一百八十九月以七月爲一分中盈得一
十三分朔虛得一十四分
又三之爲一統總八十一章通中朔閏得五百六十
七月朔虛得二百九十四月虧十八日六分中盈得
二百七十三月盈十七日虧六十六分
以七月爲一分中得三十九分朔得四十二分五

百六十七者亦六十三之九也一年餘分六十二
時九章之閏六十三月
二十七章爲一會五會一百三十五章計二千五百
六十五年得閏九百四十五月又四之二百四十章
計一萬二百六十年得閏三千七百八十月也四分
歴一部七十六年得月九百四十得日三萬七千七
百五十九小餘一以部日約月法九百四十分爲
日月得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分爲二十九日四百
九十九分太衍法同朔虛四百四十一分總一年虛五十
二百九十分分仍以九百四十爲一日得五日半餘

一百二十二不盡總一章計虛十萬九百四十八分
爲月法約之得三月餘一萬七千二百七十一不盡
九章六百七十一歲計九十萬四千九百三十二分
得閏三十二月餘一萬六千六百四十四不盡
二十七章爲一會五百一十三年計二百七十一萬
四千七百九十六分得閏九十七月餘二萬二千一
百七十三分不盡以爲一月則虧五千五百八十六
以九百四十爲一日計虧五日八百八十六分不盡
計得閏九十八月而虧五日八百八十六分與太初法大約
同四分九大初月行多一百七分以九百四十爲日之初四分月得一時半

五百一十三歲每歲餘五日三時計二千六百九十
三日三時仍以九百四十分爲一日得二百五十三
萬一千　五十五分以月法除之得九十一月餘
五千五百八十六分不盡仍以九百四十爲一日得
五日餘八百八十六分不盡得六日虧五十四分
太元之罔者虛也冥者螯也冥罔皆以當乾四德之
一正故易用四元用五也冥罔之間中氣所生如元
氣生於二冥之間爲丹田氣海者也在地爲朔北之
中乃龜蛇所交之地亦與黑謂之元太元則赤黑
形[illegible]

易歸奇合卦之數三揲成一爻得一類十二揲成四
象分四類則三多三少兩少一少兩少一多是也
三十六揲成二卦四類各成三爻爲四營象而後其
數均十二爻得奇策二百二十有八均之則每爻而
十九策每卦而一百一十四策也元兩揲成一重其
暗數在一揲之後一揲奇三者得暗數三十奇六者
得暗數二十七每一揲即得一類兩揲即分二類矣
一首四重共得暗數一百一十四亦爲十九之六然
此易奇策不可以奇數而均是故易六爻爲天之用
其十九之物數由三揲而分四類至十二揲而後足

者四爲體之體體各因三用而成也三十六揲成上
二爻而後均者十二爲用之體體亦各因三用而成
也一爻爲一數者奇而奇天而天也元四重爲地之
體其十九之物數由一揲而分二類至二揲即足者
天一而二也四揲成一首爲再用者地二而四也二
重共一數者偶而奇地而天也天者物之父明數也
地者物之母暗數也故易以歸奇爲物數而以暗策
爲律呂數元以暗策爲物數而以歸奇爲太中數也
夫易之六爻元之四重合而爲十則卦用六爻爻用
則位天地體用之合也易每爻均得三十元每[illegible]

得二十四其得一百七十有六策即先天之用數也易二卦歸奇之策元二首之贈策皆二百二十八者十九之十二也二百七十一者十九之九也一百一十四者十九之六也易一卦之用元一首之體用十九之數皆不過乎六六者起用之初也天元玉策正音用九律者自甲子至戌申其甲子之數自甲子至甲寅得一百七十一明十九之九也九者究也故夾鍾爲宮則不成調者以其究也所以至蕤賓而重上生者用天之七去地之九不使之至於窮究焉去地從天生生不窮之本易元之用蓋乎此實因天地自然之理而非聖賢之私意也

律數天用七自子至午地加二而至申爲九先天以七干代七支地自寅而用去亥子丑三時皆從用也

一期之日以六氣而分則每氣六十日天天數以八卦而分當八節則每節四十五日以十二月二十四氣而分通閏則每月三十二每每一十六日不通閏則每月三十每氣十五日以十六位而分通閏則每位二十四不通閏則二十一日半先天數五運每運主一年六氣每氣主六十日有奇二至樞以歲之中五運各主七十日有奇則六氣易六十四卦去四卦以當期之日六十者五[illegible]四之之三也三者爲天四者爲地也元八十一首去一首餘八十首以當朞之日八十者五而四之之四也四者爲地一者爲天也易之五卦也舍歸奇而用四象天託地而用也及其實用則用三而存四蓋天用地爲利故存地四以爲本也元之生贊也舍四重而用三變地承天而用也及其實用則用四而存一蓋地用天爲道故存天一以爲本也是故易元一道其不同者先後之間爾君臣父子夫婦之理也九六者三天兩地也爻用六而贈藏九者以兩地之體藏三天之用也數用九者虛兩地之體承三天之用也

故易天地之數五十五者三天兩地也元三十三蓍者用三天而去兩地也

易數本五十虛一而四十九遂爲七七之用而不爲五十之用元數本六六虛三而三十三遂爲十一之用而不爲六六之用也五十者天五地十也自生成而言則天終於五地終於十也　十一者天五地六也自奇偶而言則天中于五地中于六也

律呂之數一十三萬一千千二者自坎离四位二百五十六而九變也又一變則二十六萬　千一百四十四矣元七百二十九贊每贊三十六析而十之得二十六萬二千四百四十比前數多二百九十六則十日十二辰之本

數而偶之者也　黃鍾之數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析爲九分每分七萬九千六百八十三每一大分又分九小分每一小分二千一百八十七太元曰策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又六倍之得黃鍾數九分之八則小分七十二也外餘九小分則酉之數也黃鍾之律八十一分而以爲九寸加一寸爲尺實則九十分也四丈二尺實一百七十八分十析之而已故天一變四十二而太元餘分三百七十八策也

翼元卷九

宋　臨邛張行成　撰　綿州　李調元　校

易元數

易虛掛一爻一蓍一卦共六易之本用卦有六爻

實掛一爻三揲三蓍一卦共十八通前則二十四通六十四卦計一千五百三十六策

暗數通四揲多少均之每爻得七十八總一卦共四百六十八

易以此爲律數

用數通四象多少均之每爻得三十總一卦共三百六十

易以此爲一朞之日

歸奇數通四象多少均之每爻得一十九總一卦得一百十四

易以此爲閏數物數與元暗數合易之閏用二百二十八元之小終用一百七十一皆起於十九易十一元九

元一揲虛三總一首共十二元以此爲用數之本象自四起至十二而終積數用十二

一重一卦一首共四十一元以此數爲日行之數總八十一首則三百二十四得一首之日策

脇數通兩重多少得五十七總一首四重共一首四重共一百十四總八十一首得九千二百三十四則一元之歲而偶之也經世四卦數九十二百一十六者十八之五百一十二也元脇數九千二百三十四者十八之五百一十三也五百十二者卦數也十三則一會之數也

元以此數爲月行九章之數一百七十一者五十七之三得元六重之脇策而得易九爻之歸奇也易閏數二百二十八者五十七之四也卦數千一百五十二者三百八十四之三也卦氣千五百三十六爻者三百八十四之四也

用數通三重多少共七十二總三首十二重共二百八十八

元以此數爲地之本體

歸奇數通三六多少均之每重得九總一首共三十六

元以此數爲太中

一百三十三起於歸奇十九而七之十九合之而三十八又七之則二百六十六又六十四之而一萬七千二十四則動植用數也先天日數一百三十三者筭七章則餘分之閏也天盈于七用七變也十一百三三以[illegible]

[illegible]七章之年[illegible]時[illegible]一年之閏[illegible]以爲[illegible]章之閏[illegible]日[illegible]七分一章閏七月大約一年[illegible]章之月[illegible]十之七[illegible]七下

一百七十一起於脇數五十七而三之則十九而九之又九之而一千五百三十九則一統之歲也元小終一百七十一者筭九章則月行之閏也月究于九行九道也

餘分一年六十三時一章得一千一百九十七時十九章得二萬二千七百四十三時以三百六十時爲一月得六十三月盈六十三時

小月一年七十時虧七分一章得一千三百二十

三時十九章得二萬五千一百二十七時以三百六十時爲一月得七十月虧六十三時

一年得閏一百三十三時虧七分一章得二千五百二十時以七章筭者得二萬三千四十時得閏六十三月然百三十三通於一年之閏時十九章之閏月之數而一百七十一則與二數不通用矣故七章通筭餘分小月而九章止以筭月行也

經世八卦數五百一十二元一會數五百一十三元數起於九章而三之則二十七章經世起於六十四

兩四之爻倍之則八卦也一數三四奇偶所主不同

故兩得二變爲儀一　兩得二變爲象二

三畫得八變爲八單卦象天有四象地有四象也

四畫得十六變爲蓍之十六位亦十六象天有八象地有八象也

五畫得三十二變當儀數之三十二位亦爲三十二象天有八象地有八象人有十六象也

六畫得六十四變成六十四卦二以上皆求成卦乾坤各三十二互變則各六十四自始分而言則自一變至六十四自既成而言則總六十四卦爲太極乾坤合三十二是爲兩儀上下左右各十八卦是爲四象一奇一偶各四位是爲八卦也

先天方圓從地而變則一卦徧交八卦是爲六十四卦圓圖從天而變自乾而始者九變生一子七九六十三變成坤蓋七變也自坤而始者亦然若六變者一變一陽二變二陽三變四陽四變八陽五變十六陽六變三十二陽卽蓍之變數也陰之變亦然

易之地數以八卦爲主每卦變八卦成六十四卦而三百八十四爻卽在其中易之天數以乾坤五爲主自乾變一百九十二陰爻而成坤自坤變一百九十二陽爻而成乾凡一百二十八卦而貫用六十四卦陽以陰爲基陰以陽爲基而互變者爲九六之用不變爲七八之體

易之卦以八數變兩重起於二終於十六凡六十四變爻以六畫變六重始於六終於十二亦六十四變元以一數變四重始於四終於十二共八十一變元畫虛三用九易虛五用七易數虛一用十五蓍虛一月十九易爻虛五蓍與數皆虛一虛數虛一蓍虛五元蓍與數皆虛三易大衍數亦虛五

一重得三變爲三方主三統

一　二　三

二重得九變爲九州分九天主九會

三重得二十七變爲二十七部主二十七小終

四重得八十一變爲八十一家分二百四十三表主二百□十三□七百二十九贊主一期之

晝夜

丅丅首二十七變　亓亓二十七變　亖亖二十七
變元以天之三數變地之四重每數二十七變成八
十一首每首九贊得七百二十九贊別在八十一家
之外而四重之蓋不爲用
易十八揲成一卦用策得百八十元包六揲成一卦
則三分之一用策四十五則四分之一也包於易可以卦分不可以爻分蓋包兩爻共得十五策故也如元晴數兩揲共五十七
易三揲成一卦得三十策元兩揲成一蓋則三分之
二得二十四策則五分之四也元於易可以盡分不可以卦分盡元一首正得策故也

先天卦數一重卦均之止得九數合四卦乃得乾一
爻之策與其他七卦之策皆不合日月一變四十二
得乾一位除本而用七卦之數與其他七卦之數皆
不合經世以四數變四重起於四終於十六共二百
五十六變
丅丅得六十四變　亓亓六十四變　亖亖六十四變
亖亖六十四變
太元本數自一二三爲六而始再變十三三變十八
四變二十四而止總六十數以第四變二十四爲實
體以前三變三十六爲虛用經世本數自一二三四

爲十而始再變二十三變三十四變四十而止總一
百數以第四變四十爲實體以前三變六十爲虛用
太元於經世數蓋得十之六也易以三百六十杪爲一時元以三百一十六杪爲一時亦十之六也十者三天兩地而偶之六者三天而偶之也
本數四十以乾兌离震主元會運世之數總二百五
十六位得二百五十六卦其實六十四卦析一爲四
分四時而用之爾此祖於交泰圖乾坤上下之變爲
卦氣圖元會運世之用也
觀物以八數相唱和各起於四終於十六總五百一十
八八二二六十四變　七七三三六十四變　六六三三六十四變　五五四四六十四變

本數七十二以乾兌离震爲主而唱坤艮坎巽天之
陽數也總二百五十六位每位四卦
二二八八六十四變　三三七七六十四變　三三六六六十四變　四四五五六十四變
本數七十二以坤艮坎巽爲主而和乾兌离震地之
陰數也總二百五十六位每位四卦二數共五百一
十二位二千四十八卦此祖於旣濟圖坎离左右之
交爲律呂聲音圖動植之用也
潛虛以二十數變二體起於二終於二十得五十五
名天統乎體八變終於十六八變計三百三十六則
揲蓍七之用數二卦數也地分乎用六變終于十二

六變計二百五十二則揲蓍七之歸奇二卦數也故
知經世用七者天之極數也元之律數七十八者揲
蓍九之一卦歸奇數
易三百八十四爻者揲蓍八之二卦用策
易三畫八卦二十四爻者揲蓍坤一爻之策也
經世卦數五百七十六者揲蓍六之四卦之用策而
太元六首二十四重之體策也易通數六爻歸奇一
百十四六爻用數一百八十
六之兩卦不用策三百則五十卦之爻也
八之兩卦歸奇策二百四則下經三十四卦之爻也

九之兩卦用策四百三十二歸奇策一百五十六
一二三四五爲十五者五而三之五行之三天也一
三五七九爲二十五者五而五之五行之三天兩地
也天地之數五十五者五六之合三天兩地也太元
三十三蓍者五六之合而三天也三天者天之所以
生地三天兩地者地之所以生物故揲蓍之四象用
六七八九合之皆爲十五兩納音之五行用一三五
七九并之皆爲二十五也
八卦周六爻乾坤主之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
坎离用四位得六之四總二百五十六爻在卦氣圖

分爲二百五十六卦則一爻變六爻矣故太元以四
爲變而一變二三卽成六策之尾也乾坤一卦爲坎
离四卦而一爻當坎离一卦則坎离以乾坤之門位
爲四體而以一爻爲六用矣故坎离爲乾坤之用也
六爻四位共爲三天兩地易以六爻暗藏四位則兩
地在三天之中元以四重別施九贊則三天在兩地
之外故易圓方圖合一而元圖方圓分兩也
四百二十者四十二之十也三百七十八者九也三
百三十六者八也二百九十四者七也二百五十二
者一也二百一十者五也百六十八者四也百二十

六者三也八十四者二也四百四十四者四十四之
十也三百九十六者九也三百五十二者八也三百
八者七也二百六十四者六也二百二十者五也一
百七十六者四也一百三十二者三也八十八者兩
也四十二者日月之變數爲運行數四十四者陰陽
剛柔之正數爲動植數也易歸奇一爻十九總六十
四卦計七千二百九十六暗策每爻七十八總六十
四卦計二萬九千九百五十二
用策每爻三十總六十四卦計萬一千五百二十
易數卽體爲用體用合一故每爻三十合六爻所成

卦體合二卦卽當一期之日以一策爲一日一爻爲
一月二卦爲一年總六十四卦則三十二年也易體
用明晤數總四萬八千七百六十八策除四萬六千八十爲四會
萬物數餘二千六百八十八則初揲之奇七得三百三十六之八也元卦一一首四策
總八十一首計三百二十四策合一首四日半策數歸奇通掛一每九策總一
首計三十六合半日策數總八十一首得四十日半
策數若每首加虛積數三十六則八十一首得八十
一日虛實各得二千九百一十六策計五千八百三十二策晤策兩畫共五十
七策一首計一百十四
策總八十一首計九千二百三十四策以爲日策

得一百二十八日餘十八不盡則三時之數也若
每首又加虛積數一百十四則八十一首得二百
五十六日半計萬八十四百六十八策總掛一歸奇晤策共二
萬四千三百則每首得三百策與易坤兩卦不用
策得三百之理同
體策通之每畫二十四通三畫七十二合一日之策
總
八十一首三百二十四畫計七千七百七十六策
得一百八日之日策除歸奇之虛積並晤策之虛
積數一百六十八日九辰之外通三數得二百七

十六日九辰去九辰以當奇贏之策餘二百七十
六則先天之用數也元體數外自有用數體用分
兩故體策之外自以太中之數三十六策爲一贊
之策當半日之數總八十一首得二萬六千二百
四十四策得三百六十四日半又以奇贊三十六
策當半日贏贊十八策當三時日策去零數得三
百六十四日蓍策去零數得二百七十六日總六
百四十日則一年之足日也零數二十四時實日
得其十五體策得其九是故元包一爻之蓍二十
四用者十五歸奇九也若加歸奇掛一之虛積與

晤策之虛積數總一年得八百一十日而止去奇
贏二贊之九時也　元體用二數明晤總四萬六
千二百二十四象去四會物數外餘坤之策皆四十四又加虛積數
萬二千一百五十策總五萬八千三百七十四一得
千八十一之五十四去時贏二贊五十四策卽得五百四十之一百八矣每首用策三
百三十四得四日半不用策三百九之六得五日
半通用不用一首而十日也奇贏二贊得九時歸奇虛實得八十一日
圓策體策倂虛實晤策得七百二十九日則刀而九之九九而又九之相生之數也
易六十四卦當三十二年元八十一首當一年

翼玄卷十

宋　臨邛張行成　撰　綿州　李調元　校

揲蓍法

易用天數七七之中取天地之四象則四七四八四
九四六以爲陰陽老少是也三揲得一象爲一畫十
八揲乃成六畫爲一卦以爲六爻則天之六用也其
掛一數以象人每畫歸奇均之得十九一卦得一百
十四

四九者歸奇之三　四八者歸奇十七　四七者
歸奇二十一　四六者歸奇二十五

四數通七十六均之則每畫得十九

其初再二揲暗數每畫均之得七十八總一卦共四
百六十八

兩少者（四十與四十四）　兩多者（四十與三十二）　先少後多（四十
四與三十六）　先多後少（四十與三十六）

四數通三百一十二均之則每畫七十八

用策一卦通得一百八十

四六者二十四　四七者二十八　四八者三十
二　四九者三十六

通四畫一百二十均之每畫得三十

玄用天地中數五六之合爲十一而三天之數取天
之三變則三七三八三九以爲一二三是也兩揲得
一變八揲乃成四重則方州部家地之四體也其掛
一之

以象元每兩揲併歸奇均得九凡一首得三十六

三七者奇十二　三八者奇九　三九者奇六

通三數則每重得九總一首四重得三十六

其初揲之奇暗數每兩重通之得五十七

初揲少者得三十　多者得二十七

通二數者五十七總一首四重得一百一十

四

用策一首通得九十六

三七者二十一　三八者二十四　三九者二十
七

通七十二均之每重得二十四

玄包用老陰六六數中取天之二氣則九六是也一
揲得一畫六揲成一卦每揲先存二十四則坤之策
也揲而得九者奇三併之得二十七揲而得六者奇
六併之則三十兩揲通歸五十七則太玄兩揲之暗
數也故太玄一首暗數合易一卦之歸奇數而包一

其歸奇得一百七十一則太元九章月小盈之數扐
總一卦存坤數百四十四歸奇二十七通一百七十
一用數兩揲得十五通十卦得四十五無暗數占以一揲而成一
世
也
潛虛於天數之七析一爲十以爲物數之中取五行
之物則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之體是也再一揲
以求變每用三揲則二百一十蓍矣易之爻包之世
皆而畫而得者卽體爲用體用合一也元之贊在首
外虛之變在名外不相附者因體起用體用分兩也
故元之占用逐而虛求變別一揲也　易以六七八

九爲用策則一期之日天之用也掛一歸奇爲閏數
物數暗策爲律呂數元以七八九爲首則方州部家
地之體也掛一歸奇爲太中數則元之本用日之用
也暗策爲閏數物數包以在本數爲坤通歸奇爲閏
數九六爲用策虛以奇數爲五行數及變數故無歸
奇五行用十九變用七則易歸奇分扐揲與總三揲
之數也易用八元用九以天地爲本虛用十專主物
五十五而虛地六則七七爲天七之用數五十五而
加中氣之十五則七十爲天七之體數潛虛用五十
五數以爲五行而蓍用七十者五行必得三元之沖
氣而後天七之體故太元曰數本五十五而亦用七
十也
網世以九位取二數而得卦其爻象隨之而見
方州部家自上而下分數也章會統元自下而上積
數也
老陰者地之體老陽者地之用用在體外也少陰者
物之體少陽者物之用用在體內也
元會運世自上而下分數也易之爻自下而上卦亦
自上而下
太衍之數五十者天數二十有五而合之也虛一而

用四十九則七七少陽之變也易之蓍以天七之極
變用四六四七四八四九之數以爲四象三揲成一
畫六畫成一卦凡千一百五十二揲得三百八十四
畫成六十四卦而三百八十四爻之用卽在體中
大中之數三十六者以九言之爲四九則天二地二
老陽之體也以六言之爲六六則天三地三老陰之
用也皆天地匹敵也元虛三而用三十三則天三而
五六之合比天地五十五之數蓋用其三天虛其兩
地也元之蓍以三天之合數用三七三八三九以爲
一二三之數兩揲成一重四重成一首凡六百四十

八揲得三百二十四重成八十一家之體而七百二十九贊之用別在體外

三十六自四九言之則老陽之體自六六言之則老陰之用老陽之體即老陰之用也老陰之體四六而用窮於六六則老陽之體四九而用窮于九九矣元包以坤爲首則從六六者也包於坤六極變之中取六九陰陽之二用則發揮剛柔生爻之義也一揲得一畫六畫成一卦三百八十四揲成六十四卦之體而六十四世之用即在體中

七十者七之十也七爲天之盈數析而十之則二五

之合天數既盈降爲地而物以五十五之數爲人物而三五之冲氣常在也虛以天七之析數用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以爲五行一揲成一體二體成一名凡百有十揲得餘數六百有五成五十五名之體而三百六十七變之用別在體外

易與包因用成體體用合一用即在體中者天用地也元與虛因用成體體用分兩用別在體後者地承天也易元爲天地之用包虛爲人物之用故易用三揲四數成一畫元用兩揲三數成一重包與虛皆用一揲一數爲一畫一體易三揲三掛者

存三元元兩揲一掛者存一元包一揲存二十四者存天地虛兩揲交掛而各用半者陰陽相交由顯互存也

易以萬一千五百二十爲萬物數即三十二年之日策也

元曰策九時之數當五十四策即林鍾未之律數地之本也故奇羸二贊在七百二十九贊之外則九之微數九九之變所自而生者也五十四策以林鍾六寸言之爲六之九以餘分九時言之則爲九之六九六相生天地之本故曰元有六九之數言天地相依

也易蓍用七七四十九卦用八八六十四元策用六六三十六首用（偶之以爲七十八者也）以生成言之重用天五不用地十以一二三四五爲三天兩地以五六七八九亦爲三天兩地總爲五十者以九藏十而以五用九也（如元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二七爲火一六爲水五五爲土重用五而去十也）二者之數五皆居中在天爲冲氣在人爲皇極用中也是故易之倚數九十皆藏於五易者變也九者究也究則退變故名爻用九而倚數不用九九巳不用况於十乎

乾卦六爻爲六畫自此以往一陰五陽者得七畫以

至叩之六陰爲十二畫爲十二辰之類然陰之六數暗藏實爲用者一卦六爻而已故易數専用一陽其六陰則分陽而爲用爾以生成而言自子至巳爲六陽爻其自午至亥之六陰即借偶卦以應之以奇偶矣當火運爲曾祖用曾孫數戊癸凡五變生戊土而甲巳復爲土運爲高祖用元孫數於是巳之中有戊焉是謂戊巳復會于中一二三四五之變太極十五之數巳終終則復始矣故王氷爲至令不絶遞相生也五運相生之變其序如此然十干相配者夫婦合也自甲而始至癸而終一夫一婦迭主其運生有遲

速故革命之際亂有長短主有夫婦故受命之後運有陰陽堯舜禹因而革夏商周革而因雖變不亂居陰亦陽者盡人之道返二歸一理順九九八十一元包蓍卦用六八先天陰陽之策則同用七九也

純者有一故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交者有二故自用而言則離爲日坎爲月離外陽坎外陰也自體而言則離爲女坎爲男離內陰坎內陽也離爲日坎爲月者先天之造物天之陰陽互爲體用也離爲女坎爲男者後天之生物以天之一陰一陽爲本而用地也故地上有質之物皆陰伏陽而生也先天圖右行者逆生氣以變時也左行者順布氣以生物也天地之道逆境所以自生順境所

以生人亦忠恕之理也易以六畫即爻之用爲卦之體而奇偶二變用於其中奇爲七九偶爲六八七八用中之體六九用中之用奇一畫也偶二畫也先得一爲一後得一爲二也易以九名奇以六名偶者以一爲九以二爲六在蓍數則以四七四九爲一以四六四八爲二也元以四更爲家而一二三三變用於其中蓍數則以三七爲一三八爲二三九爲三也元以三用成四體而不用體別以九贊爲用以一二三爲三表分三扐

易天地數自一至十用十也參兩以倚數則用五而巳故太衍之數五十者天三十地二十也以奇偶言

之用天之奇去地之偶一三五七九奇數二十五以一五九爲三天之十五以三七爲兩地之十偶之而五十者併十於五而以五用十也如元十二數上去一二三下去十與十一十二而用中數之六而數不能逆也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之謂也　子生於母故元氣本於土婦從其夫故五運首於甲然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天之用也自子午九至巳亥四者以六用十二也易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邵雍謂天數二十五合之而五十地數三十合之而六十元以五者爲聲數以六者爲律數邵雍以

九者爲蓍數以六者爲卦數其理蓋出乎此日數上
去一二三四不用則一首四重之體也辰數上去一
二三不用則每重三變之用也辰下去十與十一十
二不用則蓍三十三之用也日下去十不用在策爲
初揲得少之餘在首爲五五之中皆暗藏之數是故
地得天五而縝諸仁天得地十而藏諸用也積一至十其十亦用五偶之得一百日數得七十者十用七也積一至十二偶之得一百五十六辰數得七十八者十二用三也易蓍卦分別十數元日數用十辰數用十二也
太元律數之用自四至九者爲自卯至申之數以十
二辰分之前六爲天後六爲地則天地各用其三在

天當生浴冠在地當官王衰皆其盛時也贊用九者
加天之一二三推所本焉承天也易之用六當爲自
子至巳者用天之六而地六從之也故易專用六而
贊有十二元用十二而實止于九歷數一年必具十
二月律數至夾鍾則漸無調者天統四體地分三用
理數然也是故易以四數成一爻用六爻成一卦卽
以六爻爲用者以體爲用也元以三數成一重用四
重成一首別以九贊分三表而爲用者以用爲用也
經世位用十六者四四也會用十二者四三也四者
爲體三者爲用也其體則皆本于四也元以四重爲
體者四也每重三變蓋于十二其用與先天同而體
止于四不析于十六故元不用四體者地承天也其
于二之用或去六而用六或去三而用九則用亦不
盡矣

元用節氣不用月朔止取甲子朔旦冬至爲起元之
首經世十六位位數實不同者十變數實不同者九
則以天數不過九地數不過十自然之數之理也位
雖有十六然統爲十二會之用則四四之中去一用
三矣變數實不過九則四三之中又去一用三矣邵
雍所謂地常蹄一也其十二月會分爲二十四氣一

氣又分三候每月六候則亦用六也先天卦氣圖中
朔同起中氣當朔者本月二之氣也初氣當望者後
月一之氣而本月三之氣也亦兩月十二候之中天
用四五六地用七八九與元律數之用意正合也後
天之易雖專用天六至于卦氣圖以中氣當正初氣
當晦其理與先天亦同蓋卦氣主氣而言氣必用其
盛時天不用包胎養者氣未爲用地不用病死墓者
氣不爲用故也

太元以方州部家爲地之四體載一元而行故別用
九贊以爲日經世以元會運世爲天之四體而太極

物卻在其中後天月卦分陰分陽皆成乾坤迭
用柔剛皆成既未濟氣卦分陰分陽成乾坤與否泰
先天四爻當一年一奇一偶而數則皆成既濟䷾或起子起午爲陽子丑寅午未申爲奇數之陽卯辰巳酉戌亥爲偶數之陰若子丑寅爲陰
中陽卯辰巳爲陽中陽午未申爲陽中陰酉戌亥爲
陰中陰以陰中陰陰中陽當夜數屬陰以陽中陽陽
中陰當晝數屬陽則奇卦成蠱䷑自子而起偶卦成
隨䷐自午而起若月卦以兩卦當年分陰分陽皆成
乾坤然奇卦爲主則奇爲乾偶卦爲主則偶爲乾比
易月卦分爲二用進退逆順有二類矣先天十六用

十二爲會變數用九位數用十而實不用十六之中
物用十與十二十實用七十二或用五或用九或用
十二不同太元十二用九祖于三變也用六爲日策
四爲家體八爲揲數而不用
周易十用八爲卦體用六爲爻用用五爲倚數用七
爲蓍數七八九六爲四象九數藏于五之中而倚數
也
先天極數六位用六也通數九位用九也日變三十
三天也月變十二兩地也卦氣用元會運世四象也
律呂用日月星辰水火土石八卦也

太元三十三蓍以七八九取一二三之三變成首而
自以九贊爲占如元包三十六蓍以九六取奇偶之
二爻成卦而自以世爻爲占蓋用五行之物數不同
天地之本體也
先天用寅至戌餘亥子丑不用則陰當自申至辰餘
巳午未不用矣元之元自春分而始開物自驚蟄而
行則寅自卯而用至立冬爲十二用八也
太元陽自子陰自午而用各用九數則陽不用酉戌
亥陰不用卯辰巳
太元策用三六儀用二九爲十有八用卽易十有八

變成卦也自六爻言之每爻三變爲三六自上下二
卦言之每卦九變爲二九也故元用九數者用易之
變也易倚數用五生爻用六生蓍用七立卦用八惟
變數用二九亦爲三六之用
元包三十六蓍六揲成一卦其二百一十六蓍則九
之二十四也存坤數百四十四則九之十六也歸奇
二十七則九之三也用策四十五則九之五也爲二
十四之中用五而存十九也
子雲四世不徙官而作美新之文所謂危行言遜也
遜其言者避害也危其行者不爲利也若遜其行以

爲私則是國師公矣
易以八爲體六爲用八卦六爻也八者天四地四六
者天三地三天役地也其變爲八八六十四卦用四
象而八卦之變也元以四爲體方州部家爲四重也
三爲用
一二三爲六策也四者地也三者天也地承天也其
變爲九九八十一家則三方而九州之變也易卦以
八變爻自以六變而三百八十四爻卽爲卦體元家
以九變贊亦以九變而七百二十九贊不爲體者天
統乎體體用合一地分乎用體用分兩也

陽一陰二易以一爻當一日者天數一陽包陰也元
以二贊當一日者地數二陰分陽也易六十四卦變
者五十六則當三百三十有六日十二月而加餘分
之日也所謂陽道常饒也元八十一首變者七十二
則當三百二十有四日十一月而除小月之日也所
謂陰道常乏也老陽之數三十六者天十八地十八
則四九之數也地虛三以併天故一年用三百三十
日亥爲純坤一月不用乾貿居之以知太始故元用
三十三蓍一首用數以三百二十四爲極而先天體
數八變得三百三十有六也

一二自然成三一二三自然成六一二三四自然成
十一二三四五自然成十五故三爲真數者二變初
偶也
六爲用數者三才旣具也
五爲小衍者中虛致用也
元首八十一者九九也家數體數用九也策數七十
二者體則八九用乃十二之六也日數用數用六也
元圖曰策用三六偶之而三十六爲太中之數以當
一贊半日又偶之而七十二爲大積之要以當二贊
一日故七十二爲十二之六也六本地也而天用之

九本天也而地用焉陽自六而息陰由九而消進退
之本也
太元用九者地也以承天爲本故策數用六若九數
則用之常不盡故其用常冲雖有言殄絕乎九又曰
九者禍之窮是以用不盡于九也六八陰也當爲體
七九陽也當爲用然陽之進也自六以往至于九則
用成而體立陰之消也自九以還至于六則體虛而
用行故首數八十一者九也而以爲元之體策數三
十六者六也而以爲元之用九贊者體之用六策者
用之用也一百而十四者九之十六也一百八者九

之十二也八十一者九之九也地體數極于十六故坤之策百四十四四分吻一而用十二故坤以三十六之一奉乾而得一百八又十二之中用之者三不用者一四分除一而用九故黄鍾之律八十一元用老陽之數本當四百三十二乾之策二百一十六而倍之則一百八之四也去一用三故變數與掛一數皆三百二十四而一首之策用之至于八十一首則止用其九之九而不用其十二之九也七十二策當一日又止用其八之九而不用其九之九也皆因數之自然而用之不敢盡也

易掛一在分而爲二之後以象三也元掛一在分而爲二之前以象元也乃知易之體以合四十九爲一則太極也元之體以別一爲一則北方也地有四方而元言三方者由自北方行乎三方以致用而復返于北故邵雍曰無體之一以象自然不用之一以象道用之者三以象天地人易之一無體之一也元之一不用之一也三方之用故以象三才也觀元蓍數用不用止當元數五日之四則可知矣二千五百九十二抄爲一日

易蓍有二曰奇曰偶即是三矣元數有三曰一曰二曰三即是六矣易自乾六而始至坤十二而終元自中四而始至養十二而終易用七元用九也元自四至十三流行有序四位之體一氣之分布也易自六至十二雜錯無定者六爻之用萬之散殊也

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元曰立天之經曰陰與陽形地之緯曰縱與横表人之行曰晦與明仁義天之一也性之善也晦明地之二也善惡混也

易蓍數七七四十九爻數六八四十八而三百八十四卦數八八六十四元數六六三十六家數九九八十一贊數又九之而七百二十九易蓍本五十用四

十九而虚一者于七七之數虚其外也元蓍本三十六用三十三而虚三者于六六之數虚其内也故元之蓍當易老陽之策而已易之七七太極之用也元之六六元氣之用也虚一者虚太極以生天地也虚三者虚三元以生萬物也故易爲天數元爲地數也造物之初坎離也故用左右左右者陰陽也賔主之道也生物之後乾坤也故用上下上下者天地也君臣之義也易先天爻象圖自乾坤始者陰陽之象上下皆右行自復遇始者陰陽之象上下皆左行列于二也卦數圖自上而下者陰陽之數左右皆順自下

而上者陰陽之數左右皆逆宗于一也蓋爻圖者天
也天交于地君交于臣迭爲賔主之理也數圖者地
也地承于天臣承于君尊無二上之理也太元地數
之承天者也故見九不見六書斗日不書月而五爲
一中與易用九六配日月而二五爲二中之理固不
同也易有三百八十四爻者從地也贊用三百六十
者從天也六本地數而天以六六爲節易卦反復用
六六三十六者天之太極從地而右行知來者逆所
謂逆數也九本天數而地以九九制會元用九九八
十一者地之元氣從天而左行數往者順所謂順數

也六者太極以之變氣九者元氣以之生物易用閏
數二十四爻者從地也元用餘分五日三辰者從天
也故邵雍以元爲地數也

易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又曰剛柔者晝夜之象也
寒暑者天也晝夜者地也有地然後有二有二而後
有晝夜故也是故乾生于子坤生於午者天之寒暑
也离位於寅坎位於申者地之晝夜也康節曰運數
在天者也年數在地者也元會運世曰甲月子星甲
辰子皆起于子者運數在天也主子午而言者也歲
首之月起於寅者年數在地也主寅申而言者也太

元地數也以二贊分一晝一夜中首自甲子朔日首
起者主剛柔而爲用也紀日於牛宿者承天之氣而
布之也

一元都覆三方方同九州枝載庶部分正羣家事事
其中則陰質北斗日月畛營者託方州部家以爲元
體此論有地之後元致用於中非謂方州部家始自
元而生之初也一元都覆之而已元有二道一以三
起一以三生一以三起者方州部家也太地之體元
託之以爲用者也故元爲北方之冥中方之罔不用
之處而三方爲生物之地元託之而施用也一以三

生者三分陽氣而爲三重極於九營陽氣卽元也分
于三而極于九是爲九天散其氣於方州部家之間
極於七百二十九贊三百六十五日以生萬物此則
天之用地也故元爲地之承天也曰是謂同本離末
天地之經者天地本同生莫位則分而爲二易有太
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同本也一
以三起一以三生此離末也揲蓍以求爻爻備而卦
之體立畫爻以爲卦卦成而爻之用行蓍者天之圓
圓則氣也卦者地之方方則形也氣以造形體生乎
用形以寓氣用出乎體體用相因本末相附故易之

卦爻相依而並行者天之一也以三起者主地之形以二生者主天之氣皆有四而以三起者體中之用也贊有九而以三生者用中之用也體用雖分其實皆用而已不相統攝也故八十一首雖自揲蓍而成九贊之數不因揲蓍而立形自爲形氣自爲氣用雖相依數不相襲故元之首贊分道而各行者地之二也夫自天言之則爲一天包乎地陽兼乎陰故本振而末從之也自地言之則爲二地分乎天陰分乎陽故同本離末也先天象圖合乎一者天也（合于一故爻圖而還）數圖分于二者地也（分于二故數方而不還）易天也故以六生

八以六爲主而主乎象也元地也故以四載九以四爲主而主乎數也元七百二十九贊一晝一夜其數九行陰陽迭主善惡相勝者地數之二也其道則以近元爲貴遠元爲賤者將以返本復始合二歸一三天兩地之理人易之義也元告曰元生神象二神象二生規規生三摹三摹生九據神者用也象者體也體用同生乎元中太極包虛與氣故北方亦兼罔與冥也元本地用用託乎體體生乎用理之自然也曰元生神象二者探其原本而告人此則揲蓍以畫方州部家之始也畫之四重爲象而三變之神在其中

所謂同本也神象二生規者體用已具元氣隨天左行道[illegible]同道規之象也於是生三摹九據則三才九虛之象在元則三表九贊也首以立體贊以致用不相沿襲所謂離末也以人觀之元氣者神也四體者象也氣體既具脉周一身循環不已者規也三部九候者三摹九據也易故易之爻氣也因爻以見位者用而體也元之晝位也因位以載氣者體而用也觀乎先後之序而天地之體用見矣

太元用老陽之極數故八十一首八十一而三分之天地人各二十七積數終於五十四者天地人各十

八於九分之中虛三用六（八十一又九之成七百二十九而天度猶有九時不盡則一日之中四分之三此天之用也變化之所生也故元積法終于五十四）如易六爻三才各三位而虛一也蓍用三十六者天地各十八於六分之中虛二用四（五十四之數三十六爲實用十八爲虛數故天數一卦直三百六十地數一卦直五百四十而一月初中二氣乃爲三氣也）如易四位上下各二爻而虛一也三十六之中又虛其三實用三十三者虛地從天如大衍之虛一潛虛之虛五也三分之中二用一歲天爲神地爲陰八爲虛三才五虛有時不用

孟子言性善天之一也易參天兩地之數也揚雄言

善惡混地之二也易十位之數也先天圖合爲一太
也數圖分爲二地也故元數同本離未不相因也易
以六爻成八卦天也元以四位施九贊地也易有八
卦而爻止於六元有四位而贊極于九天地之道也
太元不言十數十卽是元體地數也無地則元無所
託以爲用也
歸藏始于坤者太極之虛也連山始于艮者太極之
氣也天數左行坤而復者陽自長男而生也地數右
行坤而剥者亦陽自長男而生也蓋左行應天右行
應用右之剥卽左之復右之艮卽左之震上下之覿

不同也元準易之卦氣以左行爲序而日度以右行
爲序蓋太極運三辰五星而右行者天從地也元氣
轉三統五行而左行者地從天也故元雖爲地數實
依連山而作者承天也
易專九厄曰初入元百六陽九次三百七十四陰九
次四百八十陽九次七百二十陰七次七百二十陽
七次六百陰五次六百陽五次四百八十陰三次四
百八十陽三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元終經歲
四十五百六十災歲五十七子雲以太初歷作太元
十九年爲一章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爲一會三
會一千五百三十九歲爲一統三統四千六百一十
七歲爲一元則包災歲之數也顓帝四分歷十九歲
爲一章四章七十六歲爲一部二十部一千五百二
十歲爲一統三統四千五百六十歲爲一元則去災
歲之數也大衍歷以三千四十爲氣朔之母其日半
氣朔之母千五百二十得天地出符之數因而三之
凡四千五百六十當七精返初之會則亦同四分歷
也七元得三爲一千九百二十年比太初歷虧三百
九十九歲者以四分歷每統虧一章故與去災歲之
數正合也歷法或用八十章或用十一章爲一統奇偶不同故然易計年元計日今世

之軌革起自甲寅歲卽四分歷數也

元卷十

翼元卷十一

宋　臨邛張行成　撰

李調元　綿州　校

大元一元總數

先天運數以三百六十為一運二百五十二運則九萬七百二十也地數加四為二百五十六則九萬二千一百六十也楊子雲太元用太初歷以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者加三章故多災歲五十七也四分歷以四千五百六十為一元者減三章故少災歲五十七也易爻數自上元甲寅青龍布政之首氣起未濟九四後二萬一千九百二十年計一千六百八十章則三百三

十六年之而十之之數也復會于太極之上元則四分歷七元之數二之得九萬五千七百六十年計五千四十章則二百五十二倍之而又十之之數也十九年七閏無餘分之數得四萬七千八百八十分則此之半也則二十一元之數在先天運數為得二百六十六運者先天日數一百三十三倍之則二百六十六也若用太元歷二十元每元減九年得九萬二千一百六十年合乎先天地之用數而軌革數亦用其半者四倍萬物之數也易者變易也二之用也無體用不行故易為天數而先立乎體所謂天統乎體也元者深妙也一之體也無用則體不成故元為地數而先致乎用所謂地分乎用也四者體也故易之六七八九與系皆用也三者用也故元之方州部家與表皆三也三者三三而九故元九天而極于八十一家與七百二十九贊四者四四十六故經世元會運世十六位而極于二百五十六卦一千五百三十六爻也元與經世數本同所不同者元以地承天故用三不用四經世天地互用而二四皆用爾太元一元計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者經歲四千五百六十災歲五十七災歲之中初入元百六遇陽九者前元之條厄也去此九歲則四十八遇經歲為四千六百八歲三十元計得一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則

卦氣圖生物之數十二會三百六十之三百八十四也又加二元九千二百一十六通計一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則八卦全數之中去太極之一而不去坎離乾坤之四為三百八十四之三百八十四也卦數三十二位者四八為體之全數也故三十二元則與之合是故元易一道然與運行十二會之數不合者元數道餘分故也先天之數以一十二萬九千六百為一元者主運而言易軌之數以三萬一千九百二十為一極者主年而言太元之數以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者主日而言主運者自日甲月子星

[illegible]

一歲冬至超天五度四分度之一故超甲子五日四分日之一（實不及四分日之一此其大約而已）凡四歲超二十一日則三七之節也八歲超四十二日則六七之數也八十歲超四百二十日凡超七甲子故八十一歲冬至復值甲子日餘分皆盡（甲子歲之後二十四歲先值一甲子日冬至然餘分皆[illegible]而）有災歲一焉則九九八十一之極數而天道七變之

終也大抵天道以七為節而地數極于九故七與九之終而有災數也

太元一元總數圖
翼元
卷十二
天
地
統
元下六五

翼元
卷十二
人
統

太元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加踦嬴二贊以當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三時每年計四千三百八十三時每時六策計二萬六千二百九十八策

一章之數一贊得百十四時　一會一贊得三千七十八時

一統一贊得九千二百三十四時

一元一贊得二萬七千七百二時一十六萬六千二百十二策七百十贊計二千二十二萬二千四百六十時一億二千三十三萬四千七百六十策爲贊萬二千八百五十一時八萬三千一百六策計一億一千四十一萬七千六百六十六策

九百四十者四分歷一部之月也十九年爲一章而七閏無餘分四分歷以四章爲一部太初歷以九章為一小終以四章爲部者得十干遁生四仲曰爲部首齊甲子也以九章爲一小終者月行九道九年一終九章而十九終爲一小終筭目也九章法合於月而不合於甲子四章法合於甲子而不合於月先天以一百三十三爲日數者七章也四之而二十八章得四分歷七部之數而比太初二十七章爲一會之數多一章三會爲統加三章三統爲元加九章共二百五十二章在四分歷得六十三部在太初歷得二十八小終於二歷皆通矣二百五十二章得八十四之三計四千七百八十八年四分歷亦用五百一十

三歲爲月數以其九終而會也五百一十三歲當一十七章則不合乎九百四十月之數加一章而合矣

四分歷計年以寅午戌爲紀首太初歷計日以申子辰爲統首而皆冠之以申

大衍五十者三天兩地也用策六七八九不同均之每爻得三十策者用其三天也歸奇均之每爻得十九者用其兩地而存太極之一在用策則去天地二中之合而用其一終者也掛一則又存人之一矣餘十八策則十八變成卦應之爲三六二九之用地之用也蓋天用三十六地用其半也在卦則十八變成一卦在爻則一爻得歸奇十八策六之而成一卦則坤得一百有八策也故體一而用六也大衍五十虛一而四十九易用三十而存十九天地之數五十五元之蓍用三十六則亦爲虛十九地又虛三以扐天而用三天之三十三則所存者兩地之二十二矣是故經世四象數八十八用其六十六百存其二十二也故知易之一蓍虛于七十之外而物數十九存於蓍之內元之三蓍虛于六六之內而物數二十二虛于蓍之外者天地之用不同也

三十六策分爲四九則老陽一爻之策故爲從之體

分爲六十六則兩爻歸奇除初揲之一而均分之故爲
坤之用元策用三十六者歸奇之半也儀用二十九者老
陽之半也全用者天兼地半用者地承天也易以八
爲卦數而以十八爲揲之虛用元以十八爲實用而
以八爲揲之虛數易主八元主九體用不同也

翼元卷十一

翼元卷十二

宋　臨邛張行成　撰　綿州　李調元　校

一行卦議

十二月卦出於孟氏章句其說易本於氣而後以人
事明之京氏又以卦爻配期之日坎離震兌其用事
自分至之首皆得八十分日之七十三頤晉井大畜
皆五日十四分餘皆六日七分止於占災眚與吉凶
善敗之事至於觀陰陽之變則錯亂而不明自乾象
歷以降皆因京氏惟天保歷依易通統軌圖自入十
有二節五卦初爻相次用事及上爻而與中氣偕終
非京氏本旨及七略所傳按郎顗所傳卦皆六日七
分不以初爻相次用事齊歷謬矣又京氏減七十三
分爲四正之候其說不經欲附會緯七日來復而已
夫陽精道消靜而無迹不過極其正數至七十通矣
七者陽之正也安在益其小餘令七日而後雷動地
中乎當據孟氏自冬至初中孚用事一月之策九六
七八是爲三十而卦以地六候以天五五六相乘消
息一變十有二變而歲復初坎震離兌二十四氣次
主一爻其初則二至二分也坎以陰包陽故自北正
微陽動於下升而未達極於二月凝涸之氣消坎運

終焉春分陽出於震始據萬物之元爲主於内則羣陰化而從之極于南正而豐大之變窮震功究焉离以陽包陰故自南正微陰生於地下積而未章至於八月文明之質衰离運終焉仲秋陰形于兌始循萬物之末爲主於内羣陽降而承之極於北正而天澤之施窮兌功究焉故陽七之靜始于坎陽九之動始于震陰八之靜始于离陰六之動始於兌故四象之變皆兼六爻而中節之應備矣易爻當日十有二中直全卦之初十有二節直全卦之中齊歷又以節在正氣在喻非是按六十卦分直一期之日有二說孟

氏易則自冬至之初中孚用事至上九爲六日五卦終而大寒繼之以中氣直初而初氣當四爻主氣而分之也主氣而分故六爻上行不以辟卦爲宗也通統軌則自大雪之初未濟用事五卦初爻相次直日及上爻而與中氣俱終以初氣直初而中氣當四爻主月而分之也主月而分故五爻逓轉以辟卦爲宗也二說皆祖於易緯卦氣圖蓋圖中均卦之法本有二途故也一行乃直排通統軌之說今以準易圖考之則郤雍之意蓋從通統軌其言曰始於上元甲子天正朔旦日躔牛宿之初後四千六百一十七年復

合於太初之上元者上元之積也自上元甲寅肯前之首氣起未濟之九四後三萬一千九百二十年復合於太初之上元者易之爻也夫易元皆起於冬至其日起未濟之九四故知康節從通統軌也晁以道是紀譜後序云康節先生圖布星辰辨氣候分晝夜而易元相參於中爲極悉矣患其傳寫駁委易亂歲月其久眞知其則乃刱辨夜思取歷與圖合而譜之觀斯言則譜與禮圖當有改正在其間矣譜起於星紀之候次與日皆以復初九直大雪之初以次而轉未旋坤之五位進不合乎通軌退不合乎孟氏本尊康

節之法也而非康節之意今爲易而正之通統軌法以節候言則大雪係十一月節初候鶡鳥不鳴當辟卦復之初九用事若五爻分直一候之日則當以候卦未濟初六爲始至五日而復初九當之凡一候之氣餘分之不盡者皆歸于辟則尊君之義也易流衍日消息卦爲君其爻當日用者得盡六爻之日七分之寒温若雜卦爻當日用者惟得用九二上九六三上六一分之寒温不得盡其餘分也易元相參則以次而轉至積餘分及一日處乃虛一位每候以辟爻直候者爲至候郎從之如挈裘振領自然有序矣所以積分成日處當虛一位　總其大者以氣爲主也止以三百六十

爻而句餘分在其間元分其細者以日爲主也剏析
五门四分之一比易多其九贊故不得不然晁以道
昧此又爲坤虛以藏之說於元易大體實爲謬亂矣
或曰卦氣起於中孚太元始於中首觀雄準易之意
似取於孟氏而邵雍述圖之旨乃從於通軌何也曰
元本元氣而作氣逆生而順布天數西行左行者順
也地數東行右行者逆也天來從地男下女也故生
氣以變時地來從天婦承天也故布氣以生物氣之
布也雖由三統從天而左旋氣之生也實自三辰從
地而右轉蓋天施其氣地承而布之以生物爾豈能

自生其氣也哉所以元之作也既立家於中首以示
布氣之序必紀日於牛宿以推生氣之原中準中孚
之理顯日起牛宿之數隱故康節先生敘曰右行之
星度宮分推本而發明之也是故自中孚而起者三
五而變總一歲而二十四二十四者老陰之策也故
紀氣者用之而一著總三徵六日移一卦也自未濟
而起者五日而變總一歲而七十二七十二者老陽
之策而偶之也故紀日者用之而一候備五千五爻
宗一辟也今復取冬至自中孚初九起卦之次增之
星譜之中稽易緯之所分與孟氏通軌之所用而了

雲康節之意煥然明矣以一行之精於數猶執偏見
焉況其下乎故康節猶許子雲知歷之理也大抵論
易數者當先分天地如爵者當先辨陰陽天數在地
地數在天譬如陰證多陽陽證多陰差以毫釐謬以
千里故分易元於天地之數自漢以來惟康節先生
知之他人不知故以雄之作元爲兆贅也此一序之
開句句有法言元則曰贊分晝夜而剛柔之用見矣
蓋晝夜者剛柔之象係乎地者也故易以三百六十
爻直日而夜蔽其用者天包乎地天之一也元以七
百二十九贊各分晝夜而用事者地分乎天地之二

也故有地而後有二有二而後有晝夜也言元則曰
甲子正天朔旦日躔牛宿之初者不惟言日以推其
右行之數又主日而言也言易則曰甲寅青龍之首
氣起未濟之九四者不惟言氣以顯其左行之數又
主歲而言也蓋易以六十卦統其大數餘分包焉故
爻數自甲寅歲而起凡四千五百六十歲爲一元甲
寅歲復初而小餘六十又七元三萬一千九百二十
歲爲一極而羣數皆終萬物復始一以七百二十九
贊析其細數餘分別焉故贊以日甲子日而起一元
比易數爻三章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一百六十八

萬六千三百六十日甲子日復初而小餘皆盡所謂
其大者體也日析其　者用也天統乎體地分乎用
故先生謂體用不同也

易緯卦氣圖

易卦上下經陰陽數

乾坤六陽六陰屯蒙四八需訟八四師比二十小畜履十二泰否六六
同人大有十二謙豫二十隨蠱六六臨觀四八噬嗑賁六六剝復二十
無妄大畜八四頤大過六六坎離六六

右上經八十六陽九十四陰反復視之得五十二陽五十六陰陽生於陰故天多四陰以爲本

咸恆六六遯大壯八四晉明夷四八家人睽八四蹇解四八損益六六夬姤十二萃升四八困井六六革鼎八四震艮四八漸歸妹六六豐旅六六巽兌八四渙節六六孚小過六六既未濟六六

右下經一百六陽九十八陰反復視之得五十六陽五十二陰陰生於陽故地多四陽以爲本

翼元　卷十二　八

卦氣圖均陰陽數

亥子二十四陽三十六陰丑寅二十四陽二十六陰卯辰三十二陽二十八陰巳午三十六陽二十四陰未申三十六陽二十四陰酉戌二十八陽三十二陰

觀此均卦法則五卦直日起大雪未濟初爻者主月而分日以七十二候而分也遁軌之說蓋本乎此初氣當正者爲直日之用五日宗一卦順行而左以七十二候統[illegible]百八十八日也

自復至咸八十八陽九十二陰陽中存四陰以爲本故先天乾之三十六陽必存十二陰也自遇至中孚八十八陰九十二陽陰中存四陽以爲本故先天坤之三十六陰亦存十二陽也外餘陰陽均用其三百五十有二則先天陰陽剛柔四象之數也若陽自中孚至井則八十九陽九十一陰陰自咸至頤則八十九陰九十一陽陰陽所存各二數而已自中孚與咸起者推所本而言天而地故二而四也自復與遇而起者據已生而言地而物故四而八也自復遇而分陰陽數者以二氣而分也自十二支而分陰陽數者以十二月而分也如納音之數先總大數以分後別細數以分也

觀此均卦法則五卦直日自冬至日起中孚初爻者主氣而分以二十四氣而分也孟氏之說蓋出乎此中氣當正者爲直律之用一律生五律逆行而上以六十律統三百律也

易均卦以三十六而均者陽包陰也天之一也卦氣圖均卦以六十而均者分陰陽也地之二也故易爲經而圖爲緯也

翼元　卷十二　九

積數本原

小衍本數之積

一二三四五得十五者五之本積也五位而五數太極之五也一一二二三三四四五五得三十者重五之本積也五位而十數元氣之二五也一一二三四

五以三爲中其用在三以三而用十二得三十六在乾爲四九之體在坤爲六六之用者乾坤具於太極元氣之中也若一二三四分布四方以五爲中其用在五以五用十則大衍之十五矣是故衍三者九位自一一至三三總三十六數衍五者二十五位自一一至五五終於五十數也衍五而五十者大衍則衍三而三十六者爲小矣易用大衍爲數故衍數以五元包用小衍爲蓍故揲蓍以三也

大衍本數之積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得五十五者十之本積也

十位而十數天之二五也十以五六爲中故用在五六若以五五代十則用在五交天地之用不同也十數去五六則四十四偶之則八十八者陰陽剛柔之數也大衍虛五用五十從本數則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天二十地三十也蓍虛一用四十九從本數則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天十九地三十也二十者四五者三十者六五也十九者奇策之一三四五六也三十者用策之六七八九也若從衍數重用五不用十則一二三四五五六七八九九位而十數天用奇數一三五五七九凡三十地用偶數二四六八凡二十也若從衍法則一二三四五用人

之半一三五爲三天之九二四爲兩地之六衍其五數各至十而止則天得一三五之三十地得二四之二十也是故子雲五行之數亦去十而再用五者即天三地兩之數也

通衍本數之積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得三十六數者八之本積也八位而八數八卦之位數天之二四也一一二二三三四四五五六六七七八八得七十二數者二八之本積也八位而十六數八重卦之數地之四四也

通衍自一一至八八乾坤各六十四位積成十一

百五十二數均之則各七十有二者重八之衍積也經世用其四自一一至四四坎离各十六位明暗各八十數積成百六十均之各二十者重四之衍積也若重八者正取自一至十六之十六數累積之得一百三十六則八位各用十七故運數立于十七卦而繫辭九卦之一數一一百三十六又三之則四百有八也若存真一則一百三十五者體數之用天之半五之三九也重四者正取自一至八之八數也而積之得三十六則四位各用九故交卦止于九數也若存真一則三十五者凡七

之數冬之用音物之命也自一至十六積數比重八之積多六十四者自九而下每數加八則得八八六十四也大抵積數比衍數過本數之外每位皆多一數者兼地之位也總所多之數不足本數之一者虛天之用也故衍爲天數積爲地數也假如衍八位者每位得七十二積數多六十四則九八之中虛其一人衍四位者每位得二十積數多十六則五四之中虛其一四是也

極衍本數之積

一一二二三三二四四五五六六七七八八九九十十得一百十數者重十之本積也十位而二十數地之四五也

總極衍一百位積成一千一百則天地相合各析一爲十矣是爲物數也潛虛用六百五則本積一百十之外用衍積之半通衍衍八得一千一百五十二極衍衍十止一千一百者通衍有方圖二數極衍無圓數天不用十也若正取自一至二十之二十數累積之得二百一十則三七而十析之三天之極用故虛用一一至十十之數而七十蓍凡三揲則二百一十也衍九爲圓圖則不四非天交

於地之義也故元別圓方二圖者地承天也易位方圖二剛者天交地也

太積本數（十數之外止可積不可衍矣）

一一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者七十八也十二位而十二數地之四三也四四五五六六七七八八九九者亦七十八也六也而十二數地之二六也剛一柔二剛三柔四剛五柔六剛七柔八剛九柔十剛十一柔十二凡剛柔之數七十有八所以本律呂而通聲音元氣而承變化也本數自子當一至亥之十二者長小爲大自少而多長數也用數自子午

當九至巳亥之四者冬大爲小自多而少分數也六以分之得十三之六通閏數也太積之要七十二自然虧六去閏數也太中三千六用陽之半以包陰也蓍數三十三虛地之三以承天也掛一而三十二地數四八以成體也

太積虛六得七十二全用則當爲自四至十二之數用地之九虛天之三也大中半用則爲自一至八之數用天之八虛地之四也

論小衍太積

大衍者五十也小衍者十五也一二三爲六三天也

四五為九兩地也一三五為九三天也二四為六兩地也天用六地用九者長數也陽生於六陰生於九故爻數用六以從天卦數用九以從地也天用九地用六者分數也奇者為陽偶者為陰故乾爻用九以從天坤爻用六以從地也一二三三天而三之三六十八也四五兩地而兩之二九亦十八也故小衍之長數起於十五而積於三十六也三六而偶之六六三十六也二九亦偶之四九亦三十六也故小衍之長數積於三十六而合於七十二也一三五三天而三之三九而十七也二四兩地而兩之二六十二也

故小衍之分數起於十五而積於三十九之三九而偶之六九五十四也二六而偶之四六二十四也故小衍之分數積於三十九而合於七十八也七十二者氣候之數屬天七十八者律呂之數屬地故易以反對共為一卦則序卦得三十六雜卦得三十九也元包以坤之六用乾之九太元策用三六儀用二九故包三十六蓍元三十六策皆合乎小衍之長數至于十二之積七十八元之律呂以二六用之則六合乎分數矣然方州部家虛其三數自四而起十二而終不過乎七十有二太積用之以為一日之策太史

既半之矣蓍又虛三焉地之所以承天臣之所以尊君也

太積之要

一二三一一二二三三初數三用四四五五六六中數再用七八九終數一用一二三為六一一二二三三為十二初之三數凡三用而積其數則太積之要始於十有八也四四五五六六為三十七八九為二十四中終六數共三用而積其數則太積之要終於五十有四也總之而七十二自一至九得實積之數四十五者五九也自一至六有虛積之數二十七者三九也五九者

五行各用其一三九者三元各用其一故三元寓於五行五行為實體三元為虛用也虛數三九之中天得四三天用四象也地得五三地用五行也五行在九而實在三而虛生成異數也夫易之一卦以二體而取中爻則六爻暗藏四位其數有十以中爻而取互體則四位復藏六爻其數亦十乾坤坎离互為之主天十地十地之二也若從天之一獨主乾坤而論之則六已藏四四復藏二共成一十有二也卦自下生其數一二而三三復迂一卦從上分其數亦一二而三三復迂一爻者用之本數用之體也故天一二

一八三三才各從其本及通而爲用則天統三以爲十人代一以爲用地載而行常處其中是故揲蓍之數易以三揲成一畫者天之用也元以兩揲成一重者地之用也包以一揲成一世者人之用也十二[illegible]萬物之數分爲四時生物用數得其九者天之三也元之也數得其六者地之二也動植用數得其三者人之一也三百六十者天地之用也四而用三則二百七十爲體數之用三而用二則[illegible]百四十爲開物之用十而用七則二百五十二爲[illegible]行天得三變者二百八十四者天地之體也四而用三則二

百八十八爲卦數之用三而用二則一百五十六爲四位之用十用七則不可分者地得二變也三百五十二者陰陽柔剛之本也四而用三則二百六十四爲貫用之數三用二與十用七皆不可分者人得一變也是故天人互用地常處中也元之本數自一至九四十五者體數也故初爲天中爲地終爲人積數七十二者用數也故初數三用中數再用終數一用皆自然之理也自一累數至十天地本數五十有五者天五地六而五之也又自十一累數至二十得百五十五者天十五地十六而五之也通之則二百一

十者三七而十拆之也又自二十一累數至[illegible]則一百六十八者月十二日三十而四之亦用卦五十六而三之也得天道八變之半總之三百七十八得餘分六十三均之贊積二十七者三九也去其一與二十六與二十七爻三數凡五十四則天度初起九氣[illegible]用其三八之數二百二十四則天度初行九氣之蓍數也故子雲太玄[illegible]一贊皆九時五十四之數以養首九贊[illegible]三百二十四之數也大天地變化　易[illegible]曰陳倚易康節先生表出之議知之矣又自二十八累積至三十得八十七則二十九之三爲[illegible]之數總自一至三十得四[illegible]十五則自五十五而三之也　孔子三陳九卦者明天用二十七也卦十三卦者明地用七十八也二十七者卦體也其爻用則百六十二者九九之合也七十八者爻用也其卦體則十三者閏歲之月也皆數之自然也

太元準易

或人問曰世言子雲作太元其數本乎太初其義則準易[illegible]四卦始於乾坤終於既未濟元八十一首[illegible]準中[illegible]也[illegible]於養準頤也卦之先後不同[illegible]之首後二兩一千九

百二十歲而復初元之贊始於甲子牛宿之初後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而復初年之多寡不同如此漢志律歷皆祖于八十一分子雲之言曰七十二策爲一日又曰以合歲之日而歷律行則律歷皆當用七十二而不用八十一也又曰律呂之數七十有八而黃鍾之數立焉則律之數又當用七十八亦不用八十一也其差互如此安在本太初與準易乎曰僕亦有疑焉故嘗思之思之深而乃有得也子雲太元本乎數而作也天下之數祖乎易其用通乎歷律歷律者天地之用也推其數可以究天地日月八陰反復視

之則五十六陽五十二陰蓋陽生於陰故上經多四陰以爲陽之本陰生於陽故下經多四陽以爲陰之本也此以六六之數而均爻也若圖則不然五卦直一月六十卦而一期亥子丑寅之月得二十四陽三十六陰巳午未申則反之卯辰之月得三十二陽二十八陰酉戌則反之此以六十之數而均日也自復至咸冬至迄夏至之數也凡三十卦得八十八陽九十二陰自姤至中孚夏至迄冬至之數也凡三十卦得八十八陰九十二陽亦陽中存四陰陰中存四陽各以爲本之義也此以六十之數而均氣也子雲之

作太元也立家於中首以示布氣之始準圖之均氣法也紀日於牛宿以推主氣之原準圖之均日法也其所準者卦氣圖之序故曰非準易之經也子之數九一爲一分九分爲寸黃鍾之管九寸則八十一分也太初以律起歷故八十一分爲日法世言太元律歷數者未有不宗此法也然律數四十二呂數三十六并律呂之數或還或否凡七十有八黃鍾之數立焉則是黃鍾之法於八十一虛其三也太中之數三十有六策以律七百二十九贊凡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爲太積七十二策爲一日則是一日之法於

八十一虛其九也其日以合歲之日而歷律行元之歷律同數歷既異於太初則律當殊於漢志矣故曰元於九九之數用之不盡也易元二歷皆起於十九年爲一章從此分道而行玄用奇數二十七章而一會八十一章而一統二百四十三章而一元故始於上元甲子天正朔旦日躔牛宿之初後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復會於太初上元者元之贊也易用偶數四章而一部八十章而紀二百四十章而一元偶復乎奇乃七元而一極故自上元青龍之首氣起未濟九四後三萬一千九百二十復會於太極之上元者易

之爻也故曰元數論其一統則多易之一章究其一極則少易之六元也數則然矣請言其所以然之理易之作也所以示天下爲君父者也其數以天包地容而兼之者君父之道也元之作也所以示天下爲臣子者也其數以地承天奉而行之者臣子之道也是故易用四象而不用五行用六爻而不用九位與夫爻用九不用六而六位以二五爲中者皆虛容而不亢以待績終之事也此君父之道也地有四方元用三方存北方以爲元老陽有三十六策元用三十三策虛地三以併天與夫書斗日不書月而九位以

一五爲中者皆尊奉而不敵以推造始之原也此臣子之道也元本地道而作故首之與卦準易緯之用而不準易經之體也或曰緯非經也子雲雖準之其可信乎曰卦氣圖冬至始於復者一陽之生也先之以中孚者七日來復也夏至始於姤者一陰之生也先之以咸者亦七日來姤也孔子贊易上係者天道也其舉七爻而先以中孚之九二者冬至起中孚之理也下繫者地道也舉十一爻而先以咸之九四者夏至起咸之理也夫中孚咸者感應也中孚九二者無心之感先天之生陽也咸之九四者有心之感後

天之生陰也大抵陰陽皆由感應而生故卦氣圖以復繼中孚而以遇繼咸之義孔子贊言之矣孰謂非出於子夏商瞿之所衍述乎子雲準之豈妄也哉若乃黃鍾之數始於子之一以三而變歷十二辰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九之變極矣太初歷以八十一分爲日法六而乘之得四百八十有六則日用六時而六之之法也凡三百六十四日有半黃鍾之數盡矣而大度猶有半度與四分度之一未盡子雲止以八九爲日法者用九之八存九之一爲不盡之數而躋贏贊居其間以爲變化之資正如易六

十卦應三百六十日存四卦二十四爻以爲五日四分之一與小月之數此天地變化之機生生不窮之理故康節謂子雲知歷之理也其曰以合歲之始終自漢以來論元者皆以爲準易而不知元所準者非易之經也皆以爲本乎太初而不知元於九九之數用之不盡非若漢志歷律之法也皆以爲元之體本於方州部家用極於章會統元而不知元之數論其一統則多易之一章究其一極則少易之六元也此三者雖陸績范望王涯輩未之或知而況其下者乎康節先生實知之然言之而不究僕嘗因其言而思

之可言演而乃有得也焉愚乃陳其數而推原所以
然之理則易元之義煥然明白而了無之書不為贅
矣易有經有緯世所傳周易者經也緯天數也爻
孔子之所發明也世所傳卦氣圖者緯也緯地數也
子夏商瞿之所敷衍也是故均卦之法易以三十六
而均者陽包陰也天之一也圖以六十而均者陰分
陽也地之二也其數三行之則一十百故天地本數
極于一百一百之中以三十六為天之用者六六也
以六十四為地之體者八八也六者爻數也八者卦
數也八八之卦反復視之而三十六者因天生地地

山天生揲爻成卦卦由爻成也易上經三十反復視
之則十八下經三十四反復視之亦十八此以六六
之數而均卦也上經八十六陽九十四陰反復視之
則五十二陽五十六陰下經一百六陽九十之日而
「歷律行者非謂其法同謂其數同也太元以七十二
為日法兩贊當一日則旬贊而三十六策一首九贊
則三百二十有四也三百二十有四以歷言之則三
十六之九者四日半之數也以律言之則八十一之
四者聲之數也夫聲有五而用八十一之四何也宮
為君凡合樂造設則居中為四聲之綱而四聲為之

紀散則分四合則混一天地各以一變四四者有餘
而一無餘故常存其本也是故宮聲八十一下生徵
聲五十四徵上生商聲七十二商下生羽聲四十八
羽上生角聲六十四凡五聲之數三百十有九通聲
之本各一則三百二十有四也是故元歷律同用三
百二十四者以律從歷爲以地效天漢儒歷律同用
八十一者以歷從律反以天法地矣若乃七十有八
而黄鍾數立焉此則十二管積寸法也取黄鍾總數
析爲八十一分分分二千一百八十七去其三分凡
六千五百六十一則申之數故仲呂以酉之數一萬

九千六百八十有三爲一寸之分總十二辰數而得
九寸則黄鍾之長也聲用於虚則八十有一數行於
顯則七十有八所謂地虚三以拼天三正如蓍三十
六用三十三也夫歷者天數也五聲者地之天也或
用九之八或用九九之四者皆虚中存本之理也律
呂積寸者地也用七十八者虚三承天之理也虚中
虚三之法皆天地自然之理顓帝因之而造歷黄帝
因之而造律後世不達故子雲著書以發明之而與
漢志律歷之數不同也若夫元多三章而　於一元
易少三章而終於一極蓋易緯之數體之用也

而言元之數用之用也主日而言是故易以三百六十爻直日而夜藏其用者天包乎地天之一也元以七百二十九贊分直晝夜而用事者地分乎天地之二也所以有地而後有二有二而後有晝夜故曰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元之數起於甲子天正朔旦非計日乎易之數起於甲寅青龍之首非計年乎以其計日也故以七百二十九贊析其細數餘分別爲贊數自甲子日而起一元比易數多三章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一十六萬八千六百三十六旬甲子日復初而小餘皆盡矣以其計年也故以六十卦統其大數與元

餘分包焉爻數自甲寅歲而起一元比太元數少三章凡四千五百六十年甲寅歲復初矣然小餘六十未盡也及七元三萬一千九百二十歲爲一極而後羣數皆終萬物復始以歲論之既得甲寅以日言之又得甲子而小餘皆盡也日析其細者用也歲統其大者體也天統乎體地分乎用故康節謂易元之數爲體用不同也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元曰風而識虎雲而知龍賢人作而萬類同世之學者不察謂雄此言僅同兒戲殊不知一二字之易置即有深意存焉蓋以示元之作也其數則擬之示天其書則賢人之分而不敢僭聖人作經也有韻元之於易其功大矣如臣之承君子之承父所以教天下後世爲人臣子者義也以疾雨言之王莽之詠晩矣謂作之書爲齊號者何不思之甚乎或人疑然曰易元之義真煥然矣

翼元十二卷永樂大典本

宋張行成撰行成有易通變已著錄案行成進書狀曰始得邵氏書旣得司馬氏書潛思力索久乃貫通考之於易無所不合因著翼元十二卷以明揚雄之易又曰揚雄作太元義本連山自著言之易用七二極少陽也太元用三十三五六之合十一而三三天也自象言之周易體八用六天包地之數也太元體四用三地承天之數也云云葢所進七易之一也朱彝尊經義考注云未見今檢永樂大典尚載其本然太元已贅翼更蛇之足矣

太玄別訓四卷首一卷

〔清〕劉斯組撰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四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太元別訓五卷》提要

揚子太玄別訓序

余讀易著撥易堂解於焦氏易林京氏易傳揚子太玄邵子皇極經世諸書凡有涉於易之嫡派支流足以廣旁通發揮之情關引伸觸類之義者靡弗詳考而精究之以求其異同分合之指歸而訂以一人之獨見故易解既成因之爲太玄別訓與皇極緒言夫後儒宗皇極祧太玄易林易傳久置弗講宋司馬氏獨於太玄用心三十餘年既作說玄又依法言爲之集註說玄要矣集註者輯前代宋陸范王陳吳諸註釋音義其旨離其言雜在邵子皇極深契

太玄之精奥謂楊雄作玄見天地之心知歷法又知歷理所推元會運世與聲音律呂陽唱陰和悉與玄準究不出六幹羅如五枝離如之旨此法此理而已竊怪宗邵祧楊者未嘗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也按楊子作玄準京房卦氣次第京房受學焦氏皆祖易而遞衍其傳法不拘襲理無弗貫邵精圖學得之李之才之才得之陳希夷上溯源流或亦從玄得度循度知意師承蓋有自矣嘗意讀太玄如觀渾天圓儀寒暑晝夜不失晷刻其精理具法象中可默而信也余考潛虛亦宗太玄謂司馬之學

與邵同出也可楊子解嘲自謂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疎獨說數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小者入無間至哉玄乎先儒易學之精當無是過程子歎子雲之學至此地位漢儒之中必以子雲爲賢杜子美酬高給事詩曰草玄吾豈敢豈虛爲崇讓矣哉獨蘇子瞻有艱深文其淺易之譏或病縱橫才盛心不精約恐摘玄中一二語卽可發蘇氏千萬言學者亦安可據是爲玄評耶楊子初作太玄時世多曶之獨桓譚以爲絕倫劉歆敬焉嘗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人尚不能

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嗟夫儒者傳述吾學之所得當世不盡知即有一二知者亦預測後人莫解其精意而將輕之也後人好譏訐喜附和罕見而怪同聲以嗤詎止太玄哉或又坐太玄以竄亂經僭經之號謂法言擬論語

太玄擬周易竄也僭也與莽襲周公官禮同科紫陽倣孔子作春秋寓褒貶於綱目中其尊聖而憂天下後世者至矣倣春秋與擬周易同一學古尊聖明道覺世之思而功罪褒譏懸判若此豈果平心之論與惜哉劇秦美新若朵餧之故食於劇保於

宗孫於不虞求以筆舌苟全於化白泥淄童牛角馬之世委身莽大夫宜無解綱目之書法也程子議其出處之際不能無過非有不得已而言孫信然顧其志大可悲矣漢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不以附離起家而草玄泊如美新何求夫豈不知同秦

之劇耶世傳楊子好奇好事者載酒問奇字太玄之作亦為奇創一徵語曰奇生怪怪生無常何取焉昌黎進學解曰易奇而法太玄擬易未有不法其奇者其曰子雲相如同工異曲未聞以怪而失常訾之朱子為論語集註亦取楊子大器猶規矩準

繩自治而後治人之語論楊子者惜其出處不得槩嘗其著作也明甚楊子於書無所不博覽爲人簡易蕩佚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沉之思諸著作甚富太玄尤精奧難窺後人望而却走而譏評之抑無怪矣始余年少習舉業慱時譽涉獵經史子

集掇其英華以資繢采於楊子他文載昭明文選中愛爲誦述獨太玄開卷欲臥閣而置之特未用以覆瓿晚捧檄嶺右鐸肇令瀧弁未攜其本以行比潛心易解將以探賾索隱廣類陳義方思旁及之徧詢粤中同學不可得是歲正月舟次羊城從舊

憲王公鐵架請而錄之時封篆無公事得朝夕於舟中卒業初猶茫然若觀海水之莫測其涯際也徐乃從說玄按其數察其度考其圖而詳其條理義蘊小有得於言意間久之漸覺集註之牽强擴掇多非玄旨乃不揣固陋僭爲別訓別訓云者一以

明太玄於經訓之旨別有會通非屋下之屋牀上之牀殆猶大海之有幼海長河之有支河也一以志管見於集註之說別有心訂非鼓人之鼓旍人之旍殆猶審音而以定音辨色而以章色也爲古爲今孰失孰得必有能辨之者臨川吳氏譏子雲太

玄擬易非易勞且拙矣余爲太玄作別訓其勞拙不加甚乎夫學者有志寧與古儒分勞拙無爲後學肆譏訶或亦司馬氏邵子之所心許也夫乃涉筆而書之簡端旹

乾隆乙丑歲孟冬月甲寅日西昌劉斯組書於西瀧官舍

揚雄傳節錄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以支庶初食采於晉之揚因氏焉不知伯僑周何別也揚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揚氏或稱侯號曰揚侯會晉六卿爭權韓魏趙興而范中行智伯弊當是時偪揚侯揚侯逃於楚巫山因家焉楚漢之興也揚氏遡江上處巴江州而揚季官至廬江太守漢元鼎間避仇復遡江上處岷山之陽曰郫有田一壥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爲業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故雄亡

它揚於蜀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亡爲少耆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邀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顧常好辭賦先是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爲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

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迺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峄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時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諷甘泉本因秦離宮既奢泰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外近則洪厓旁皇儲胥弩陆遠則石關封巒枝鵲露寒棠梨師得遊觀屈奇瑰偉非木摩而不

彫牆塗而不畫周宣所考般庚所遷夏卑宮室唐虞採椽三等之制也且其爲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諫則非時欲默則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迺上比於帝室紫宮若曰此非人力之所爲黨鬼神可也又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間豹尾中故雄聊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卻虙妃以微戒齊肅之事奏之天子異焉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

或謿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謿其詞曰客謿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拕紫朱丹其轂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群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燿星舌如電光壹從壹橫論者莫當顧而作太玄五千文支葉扶疏獨說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

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群鹿爭逸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剖並爲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槖或鑿坏以遁是故騶衍以頡亢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糾墨製以質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

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咎繇戴縰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埶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鳥乘雁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昔三仁去而殷虛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粵伯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雖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亡事也章句之徒相

與坐而守之亦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間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帚彗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群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宛舌而固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迹鄉使上世之士處乎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

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絶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挐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迺以鴟梟而笑鳳皇執蝘蜓而謿龜龍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遭臾跗扁鵲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

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髂免于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卬萬乘之主界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顩頤折頞涕涶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搤其咽炕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雒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甫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詩矣

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謬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阺隤唯其人之贍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夫藺先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迹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訾於卓氏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雄以爲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

而言極麗靡之詞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旣乃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陵雲之志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爲而大潭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據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與太初歷相應亦有顓頊之歷焉

𢮦之以三策開之以休咎絣之以象類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知無主無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不虛生爲之泰曼漶而不可知故有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掜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剝玄體離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客有難玄大深衆人之不好也雄解之號曰解難其辭曰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爲衆人之所好也美味期於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乃抗辭幽說閎意眇指獨馳騁於有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群生歷覽者滋年矣而殊不寤

亶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揚子曰俞若夫閎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昔人之辭迺玉迺金彼豈好爲艱難哉勢不得已也獨不見夫翠虯絳螭之將登乎天必聳身於蒼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撇膠葛騰九閎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燿八紘泰山之高不嶕嶢則不能浡滃雲而散歊烝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緜絡

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温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熈蓋胥靡爲宰寂寞爲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低回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於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弦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者則坐者不期而附矣試爲之施咸池揄六莖發簫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伯牙絶弦破琴而不肯與衆鼓獿人亡則

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師曠之調鐘竢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與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氐詆訾聖人卽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或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于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譔以爲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

贊曰雄之自序云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閒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埶利乃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

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曶之唯劉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爲絶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卽位之後欲絶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閒請問其故乃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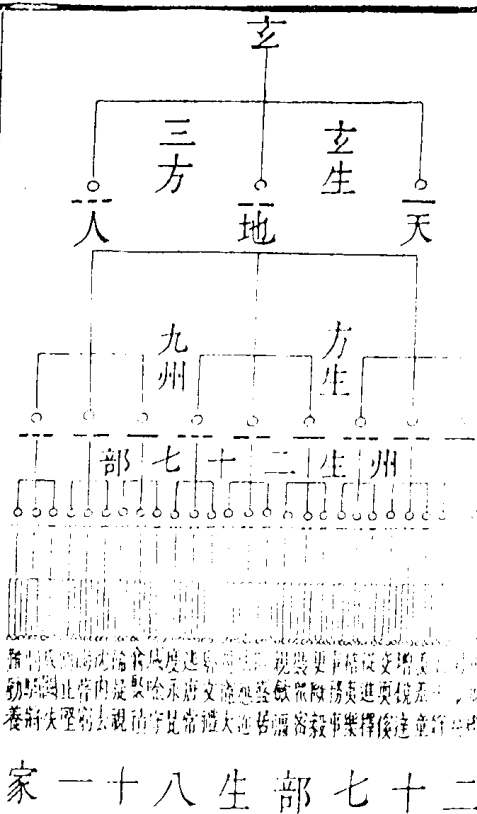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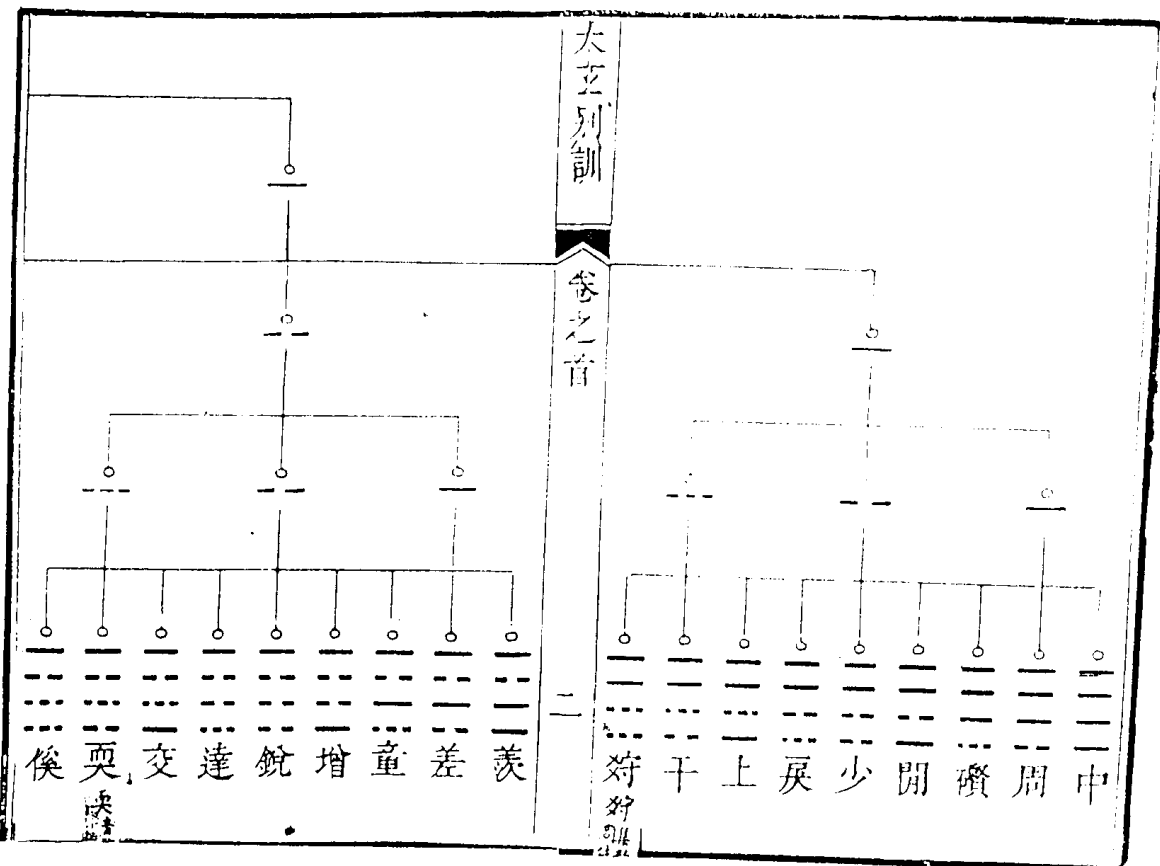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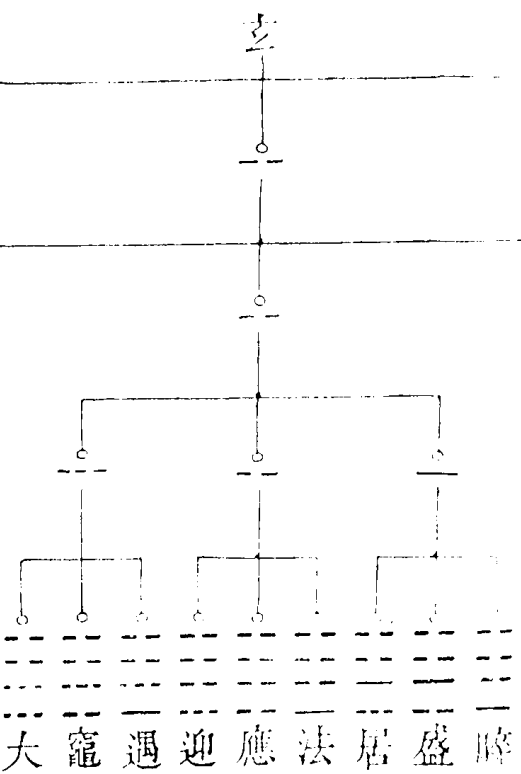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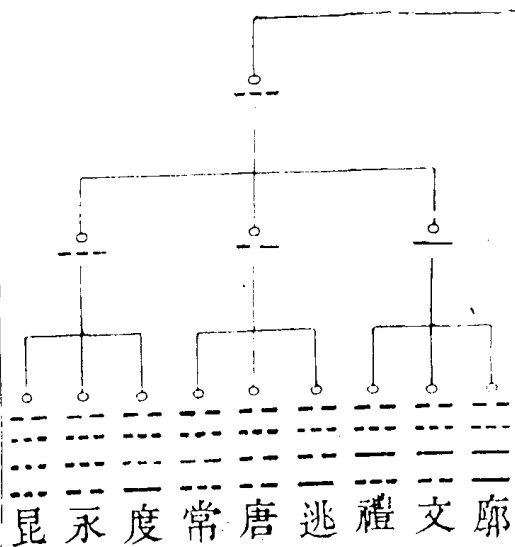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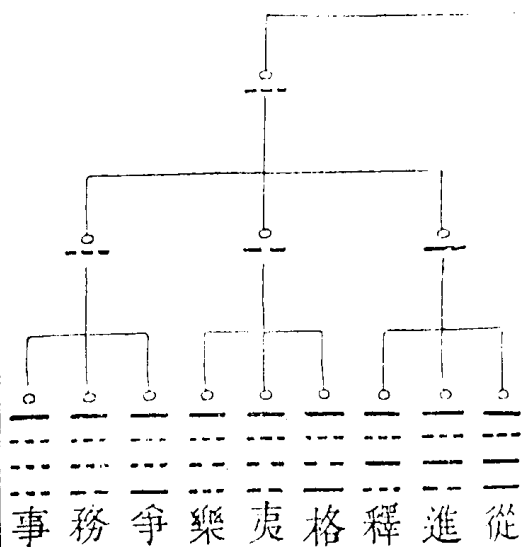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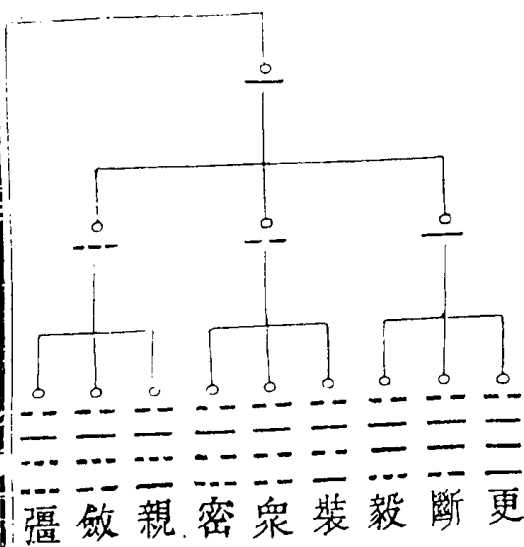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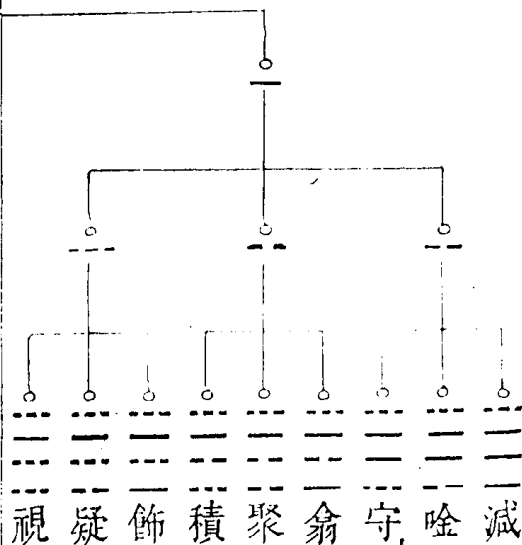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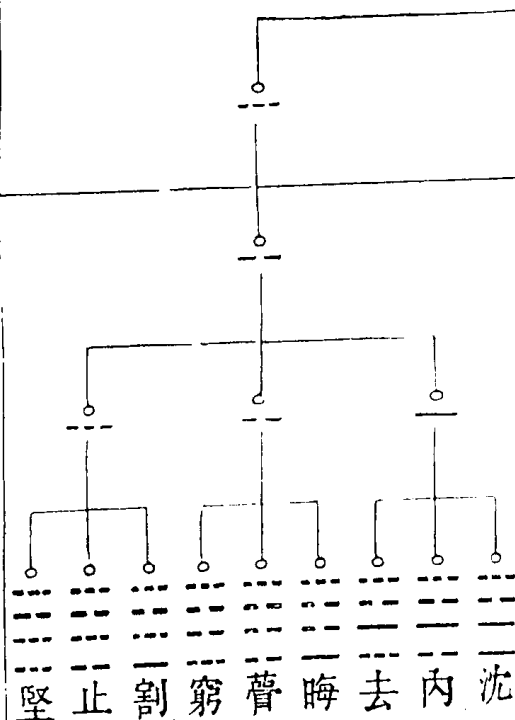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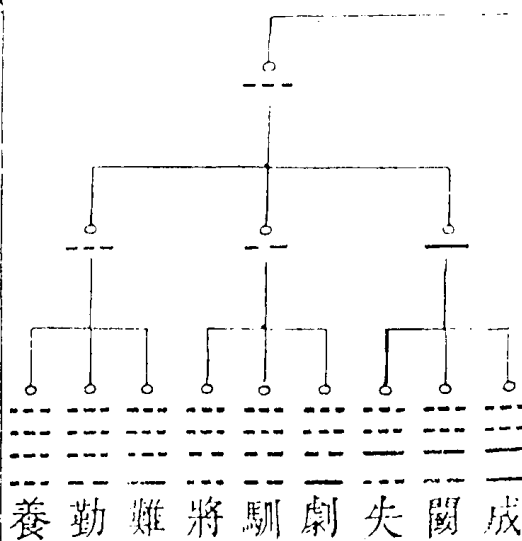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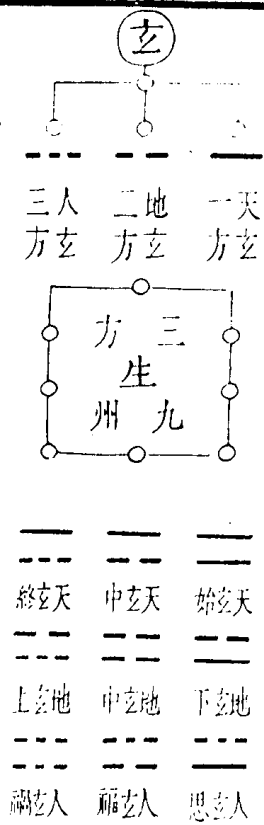
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爲大夫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爲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樂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揚子太玄舊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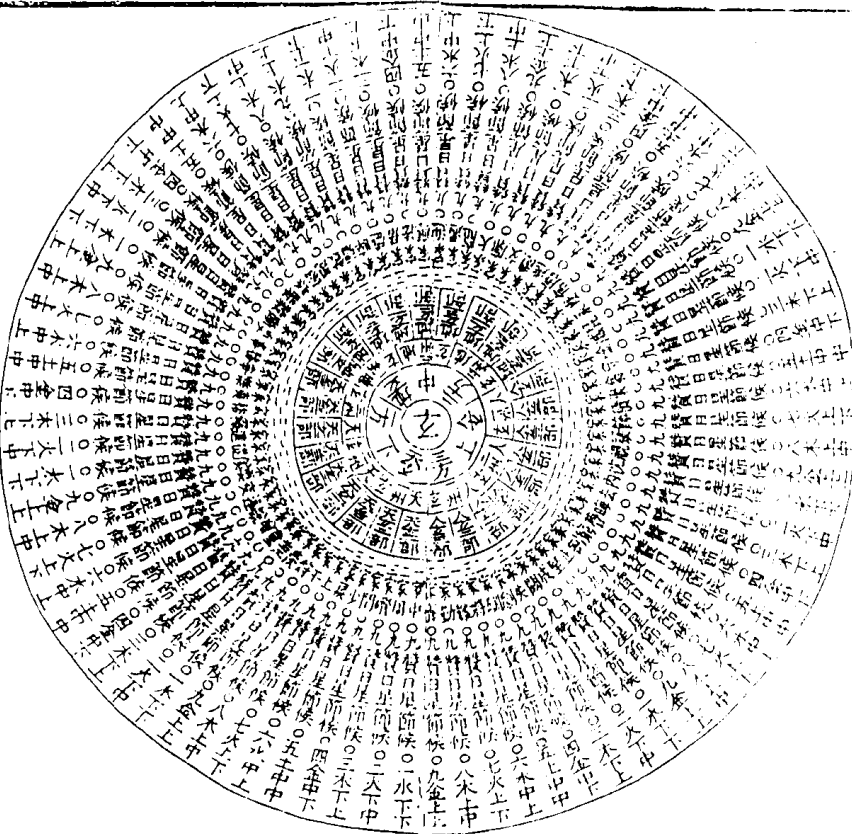
宋司馬光撰

漢五業主事宋衷、始爲玄作解詁。吳鬱林太守陸績。釋失、晉尚書郎范望、作解贊唐門下侍郎平章事王涯註經及首測、宋興都官郎中直昭文館宋惟幹、通爲之注秦州天水尉陳漸、作演玄司封員外郎吳秘作音義慶歷中光始得太玄而讀之自是求訪此數書皆得之又作說玄疲精勞神三十餘年茫不能造其藩籬以其用心之久棄之似可惜乃依法言爲之集註誠不知量庶幾來者或有取焉。其直云宋者仲子也云小宋者昭文郎中也元豐五年六月丁丑序。

此約一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于半幅而具全圖取其一目可覽其分列之行遞生之次與後面大圖體式無二惟二十七部生八十一家衍之愈繁愈密難于橫排小變其式各于一部三家之下直連三首依小圏爲次如一中二周三礥之類已下皆然或以既有大圖井然又約而小之無乃複乎曰大圖費披尋小圖從原見委亦學者便省之一方也至於迂塗者功不忘捷徑者得易失學不務便又當別論可耳

太玄別訓
卷之首
三
從 進 釋 格 夷 樂 爭 務 事
更 斷 毅 裝 衆 密 親 斂 彊
太玄別訓
卷之首
四
玄
睟 盛 居 法 應 迎 遇 竈 大
廓 文 禮 逃 唐 常 度 永 昆

右按玄圖云。一玄都覆三方。方同九州。枝載庶部。分正羣家。所謂玄生三方。三方生九州。九州生二十七部。二十七部生八十一家者也。此則自上而下生也。

玄闔者、天玄也者、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兼三道而天名之、又曰玄有一道一以三始、一以三生。此推玄之始也。

玄告曰、天三據而乃成。故謂之始中終。地三據而乃形。故謂之下中上。人三據而乃著。故謂思福禍。此叅自三而九、又以九自相重而爲八十一也。

玄圖曰、始哉中羨從。中哉更睟廓。終哉減沈成。此揚子取八十一家、每九家中之爲一首者、以爲九天之名。每天主四十一日半。通九天以爲一歲之運也。

玄數曰、逢有下中上。下思也。中福也。上禍也。思福禍各有下中上、以晝夜別其休咎焉。又曰一至三者、貧賤而心勞。四至六者、富貴而尊高。七至九者、離咎而犯菑、是也。

說玄　　宋司馬述

易與太玄大抵道同而法異。易皆有二。曰陰曰陽。玄畫有三。曰一曰二曰三。易有六位。玄有四重。

最上曰方。次曰州。次曰部。次曰家。本傳所謂三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也。

易以八卦相重爲六十四卦。玄以一二三。錯於方州部家。爲八十一首。

凡家每首輒變三首而復初。如中周礥之類是也。部三首一變九首而復初。如中閑上之類是也。州九首一變二十七首而復初。如中羨從之類是也。方二十七首一變八十一首而復初。如中更減之類是也。八十一首以上。不可復加。故曰自然之道也。

易每卦六爻。合爲三百八十四爻。玄每首九贊。合爲七百二十九贊。

圖曰。玄有一道。一以三起。一以三生。以三起者方州部家也。以三生者。三分陽氣以爲三重。極爲九營。是爲同本離生。天地之經也。本傳曰。雄潭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者謂玄首也。又曰旁則三摹九據。極於七百二十九贊。者謂玄贊也。首猶卦也。贊猶爻也。又曰。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於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故易卦六爻。爻皆有辭。玄首四重。而別爲九贊以繫其下。然則首與贊。分道而行。不相因者也。

皆當朞以日

易卦氣起中孚。除震離兌坎四正卦。二十四爻。主二十四氣外。其餘六十卦。每卦六十七分。凡得三

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中孚初九。冬至之初也。頤上九。大雪之末也。周而復始。玄八十一首。每首九贊。凡七百二十九贊。每二贊合爲一日。一贊爲一晝。一贊爲一夜。凡得三百六十四日半。益以踦嬴二贊。成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中初一。冬至之初也。踦嬴二贊。大雪之末也。亦周而復始。凡玄首。皆以易卦氣爲次序。而變其名稱。始者中孚也。周者復也。礥閑者屯也。少者謙也。戾者睽也。餘皆倣此。故玄首曰八十一首。歲事咸貞。測曰。巡乘

六甲與斗相逢歷以紀歲而百穀時雍皆謂是也

易有元亨利貞玄有罔直蒙酋冥

五者太玄之德罔北方也于易爲貞直東方也于易爲元蒙南方也于易爲亨酋西方也于易爲利冥者未有形也故玄文曰罔蒙相極直酋相勅出冥入冥新故更代玄首起冬至故分貞以爲罔冥罔者冬至以後冥者大雪以前也

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玄天地之策各十有八合爲三十六策地則虚三用三十三策易揲之

以四玄揲之以三

太玄揲法掛一而中分其餘以三揲一作搜一作揲之并餘於艻一艻之後而數其餘七爲一八爲二九爲三

易有七九八六謂之四象玄有一二三謂之三摹

皆畫卦首之數也

易有彖玄有首

彖者卦辭也首者亦統論一首之義也

易有爻玄有贊易有象玄有測

測所以解贊也

易有文言玄有文

文解五德并中首九贊文言之類也

易有繫辭玄有攡瑩掜圖告

五者皆推贊太玄繫詞之類也

易有說卦玄有數

數者說九贊所象說卦之類也

易有序卦玄有衝易有雜卦玄有錯

衝者序八十一首陰陽相對而解之序卦之類也

錯者雜八十一首而說之

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皆本于太極兩儀三才四時五行歸於道德仁義禮也

首			中				周		
干支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古	牛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女初	一
今	牛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女初

首			夷				樂		
干支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古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今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虛初	一	二	三

首			大				廓		
干支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古	二	三	四	五	張初	一	二	三	四
今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首			晦				瞢		
干支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古	一	二	三	四	五	心初	一	二	三
今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尾初	一	二

首			礥				閑		
干支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古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今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首			爭				務		
干支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古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昴初	一	二	三	四
今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首			文				禮		
干支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古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今	星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張初

首			竈				割		
干支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古	四	五	尾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今	三	四	心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首			少				戾		
干支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古	虛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今	十	十一	虛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首			事				更		
干支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古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昴初	一	二
今	昴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首			逃				唐		
干支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古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翼初	一	二	三	四
今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首			止				堅		
干支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古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今	尾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首			上				干		
干支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古	九	危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今	七	八	九	危初	一	二	三	四	五

首			斷				毅		
干支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古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今	畢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首			常				度		
干支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古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今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翼初

首			成				闕		
干支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古	十六	十七	箕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今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箕初	一

壁六度。耎與傒皆象需。耎奎一度。次八驚蟄節。傒奎六度。從象隨。奎十度。進象晉。奎十五度。釋象解。婁三度。次二春分。斗指卯。夾鍾用事。格大壯。婁八度。夷亦大壯。婁十二度。樂象豫。胃五度。次五清明節。爭象訟。胃九度。務象蠱。胃十四度。事亦象蠱。昴四度。已上二十七家皆天玄。更象革。日入昴九度。次九穀雨。斗指辰。姑洗用事。斷象夬。畢三度。毅亦象夬。畢七度。裝象旅。畢十一度。立夏節。衆象師。畢十二度。密象比。參三度。親亦象比。參七度。次七小滿節。斗指巳。仲呂用事。歛象小畜。井三度。彊象乾。井七度。睟亦乾。井十一度。盛大有。井十六度。次二芒種節。居家人。井二十一度。法象井。井二十五度。應象離。井二十九度。次五夏至節。斗指午。蕤賓用事。迎象咸。鬼一度。遇象姤。柳一度。竈象鼎。柳六度。次八小暑節。大象豐。柳十度。廓亦象豐。柳十五度。禮象履。張二度。次二大暑節。斗指未。林鍾用事。逃象遯。張六度。唐亦遯。張十一度。常象恒。張十五度。次六立秋節。永亦恒。翼二度。度象節。翼六度。昆同

人。翼十一度。已上二十七家皆地玄。舊本永次度。滅象損。翼十五度。初一處暑節。其首乃立秋之所終也。夷則用事。唫象否。軫三度。守亦象否。軫六度。翕象巽。次三白露節。聚象萃。軫十五度。積象大畜。角三度。飾象賁。角七度。次六秋分。斗指酉。南呂用事。疑象震。角十三度。視象觀。亢四度。沈象兌。亢七度。內歸妹。氐四度。次三寒露節。去象无妄。氐七度。晦象明夷。氐十三度。瞢亦象明夷。房三度。次五霜降節。無射用事。窮象困。心二度。割象剝。尾二度。去冬至四十九日止。象艮。尾六度。上九立冬節。堅亦艮。尾十度。成既濟。尾十五度。闕象噬嗑。箕二度。失大過。箕六度。次二小雪節。斗指亥。應鍾用事。劇亦大過。箕十一度。馴象坤。斗三度。將未濟。斗九度。難象蹇。斗十三度。大雪節。勤象坎。斗十八度。養象頤。斗二十二度。已上二十七卦皆人玄。舊本編定。今年冬至起。至明年大雪盡。日宿直度。挨次應節。自牛一迄斗二十二。入於中。初滿於養九。踦嬴二贊。均其數於一元旋復之間。凡周天行三百六十五

度四分度之一。餘分俱悉。所謂歲事咸貞。如此。竊
嘗依其編定之次。考古歷今歷。星度多寡不同。其
日宿所直。出入彼此。往往前後參差。不盡如舊本
所載。因將八十一首。起中訖養。日逐排次。按古法
行度。以求證於古。既未盡合。按今法行度以求合
於古。益難爲據。天度精密。分秒微茫。積漸而差。亦
固其理。未可憑臆而測。亦不得因有差度。輒廢而
不考。大抵讀古人書。循其法式。仍當通之以意。拘
泥則失之愚。況很以管短而窺天長。余益自媿揣

分之不至也。乃書以俟之知者。或問常永二首俱
象恒卦。何以中間度首象節。今排次以求日宿。循
卦氣則永當列於度前。依首次則度仍加於永上。
是遵何先爲是。曰、姑闕疑。以例推之。玄首準卦氣
次第。常永並連。於恒應無間位。列度首於永前。或
昔時校次之差。誤相沿習。竊欲移置永首九贊九
測。接常首後。方列度首。第未經徧考古本。故仍其
舊次。稽日度。則必循卦氣是也。又問京房卦氣本
連山易歷法。除四監司震離兌坎。各主四時二十

四氣。執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直
一司九十一日三時餘七分強。其六十卦。配十二
月。月各五卦。分公辟侯卿大夫。冬至起中孚。回旋
大雪至頤。各直六日零七分。一周天行之度。并氣
朔盈虛。統積餘分在內。實則一卦六日。槩之太玄
首贊準卦氣次第。每二贊當一日。一首九贊。當四
日半。合二首凡九日。分爻於卦氣。如中首爲中孚。
止得四日半。并周首四贊。方得六日餘。周首則爲
復辟之卦。以四贊合中孚子公之分。復只存五贊

二日半矣。又必以礥首八贊四日。合周首之二日
半矣。況既并礥於周。則礥爲屯侯。歸於復辟。閑亦
屯也。又連周之上九。祇五日於卦氣六日七分之
說。又大不足矣。且八十一家。家各一首。九贊屬於
卦氣。有一首一卦。或二首并屬一卦。一首一卦。縮
卦氣一卦六日之日半。二首一卦。羸卦氣一卦六
日之三日矣。以此推之。太玄雖按京房卦氣次第。
實自另爲一法。非規規求合。夫天行運度。亦任古
賢意增意減。而無定程者乎。是大不解。曰朱子嘗

云昔人硏定時辰求之過鑿。亦正病此。然邵子皇極圖法又未嘗不以歲月日時分秒積數硏定推移於左陽右陰之三十卦。而分隸於乾坤坎離之四統卦也。其爲元會運世悉視諸此。此固按法象之自然。要亦猶仁智之各抒所見云爾。又問太玄言數亦合元運否。曰太玄與皇極均與易數符合。要同歸於一元。其二贊爲一晝一夜。平分日十二時。一贊凡六時。通餘分有奇。以時配年則一贊主六年三月二十六日。一首九贊爲一家。九其一贊

積年之數凡五十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家三爲部。三其一家積年之數凡一百七十年八月一十二日。部三爲州。三其一部積年之數凡五百一十二年一月六日。管九家二十七部爲一會。得日月交會之數。州三爲方。三其一州積年之數凡一千五百三十六年三月一十八日。管二十七家八十一章爲一統。得朔分盡之數。又統三方而爲一元。三其一方積年之數凡四千六百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加踦贊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嬴贊一年九月一十日。通計四千六百一十七年。是爲一元之年數。管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章而得六甲數盡之數。前考連山一元皆此數。司馬潛虛亦如之。皇極十二會爲一元。凡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似合三十二元之積年而少差其數於盈虛積分之間。斯其爲大元乎。在太乙則云九會而復其元。凡四千六百一十七策。謂之起元之數。亦與此合。據此則同歸元運可知。夫學者於古人之書。按度考數以求其理。精心會之。鮮弗貫徹。用

之以推歷律。并占之以詳休咎。準六十四卦之變。衍四千九十六卦。例暨於無窮。視其逢星。可意而測矣。故曰太玄與易準

校對别本字多互異附紀俟訂

中 次五利以其辰 作王以作用
次六月闕其慱 作搏

周 次四錘以玉環 錘作垂
次六上通於天 作上亨天

礥 物生之難也 無也字
上九可以過其 無其字

少 物溓然能自截 溓字作謙

戾 次八殺生相矢 作午
上九則歲之功乖 作乖

干 陽氣扶物而鑽乎堅 無氣字

狩 初一好是宜德 宜作寘

羡 次六得夭夫 夭作大

差 次三暉 作輝 次五得此中行 此作彼
次八其步蹉躟 作蹀躚

童 次七比於侏儒 作如侏儒
上九童麋觸犀 作氏

增 次七刃其削 作峭

達 陽氣枝枝條出 枝枝作枝枚
次四扃扃不故 作救

交 次六我有靈殽 作肴

夷 上九下無貞字

樂 次二樂不知不字下有可字

務 次四蓋戴車載 戴亦作載

事 陽氣大冒昭職 冒作昴

斷 次五君子有斷 有作以

毅 毅然敢行 敢作改
次七干戈 作干鉞

衆 次三挐 作拏

親 次二孚其肉 作内 次七庳於同事 同作從
次八肺附 肺作胏

斂 次七下無病字

彊 次四左右檻檻 作擅

睟 次二寘毀 作駁

居 物咸得度 作萬物咸度

遇 次三不往來不求得士女之貞 作不往不來得士女之貞
測亦作不往不來

大 陽逢其外 逢作蓬

禮　次六乃矢施之 矢作大　上焉用此九 無此字
常　初一終不稷 作謖
度　上九積善之貸 善作差
永　初一測 差作爽次二同
次六入酋冥 入字下有于字
唅　次二矊自肥也 矊作臞
次三哄嗘唅 上有口字
聚　次四牽牛 作羊
執圭信辟其左股野 無辟野二字

積　次七夬欲收慜 收作招
飾　次三吐黃酋舌 無酋字　次四利口 作利舌
疑　次七鬼魂疑貞厲 無貞厲二字
戈木之烏 戈作弋　射弋之狐 弋作穴
視　次四視無姝 作視無妹
去　物咸倜侶 作佋
晦　次七脪提明德 脪作睄
瞢　初一瞢復睽天 睽作覛　不睹其畛 作眕
止　次五車轂均疏 轂作轂

難　次七力沒以盡 盡作引
勤　次二勞其恩勤 其作有
次三未得纚杖 杖作扶
養　次四其志僂僂 作攫

太玄

玄首都序

馴乎。玄渾行無窮正象天。陰陽坒參。以一陽乘一統。萬物資形。方州部家。三位疏成。曰陳其九九。以為數生。贊上羣綱。乃綜乎名。八十一首。歲事咸貞。

玄首者。天道統乎地與人之道。而天之也。天蒼蒼正色。渾冐於無窮。而於穆之命。運行不已。亦渾冐於無窮。故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者。天行之經也。玄則馴乎天行之經。如渾天儀之正象乎天。

易曰天玄。非苐正色蒼。穆。然。玄。以。運。矣。是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通乎晝夜迭用柔剛。坒之而二。參之。而三。凡以一為之根而統之乎。一陽其一陰一陽者。對待之象。其陰統于一陽者。流行之機。以一。一陽。陽之施。始終。乘乎一統之運。時。以之。行。物。以之。生。號。物有萬。資始流形。大哉乾。至哉坤。玄於是乎兼乃玄以一而兼都三。其一為方。又三其方為州。三其州為部。又三其部為家。家承部。部承州。州承方。自方而下至於家。各以三位疏列而成家。各一首。曰陳其九九。凡一部三家。三部九家。九部二十七家。三其二十七家。則九九以陳。無非生於自然之數。故玄首立九贊之上。為羣姓之綱。綜乎其名。凡八十一。起冬至之初。迄大雪之末。中統節候。無少差忒。歲事以周。咸貞厥度。而天道之統乎地與人。者。鮮弗得其正矣。

玄測都序

盛哉日乎。丙明離章。五色淳光。夜則測陰。晝則測陽。晝夜之測。或否或臧。陽推五福以類升。陰幽六極以

類降。升降相關。大貞乃通。經則有南有北。緯則有西有東。巡乘六甲。與斗相逢。歷以紀歲。而百穀時雍。

首。應。卦氣。贊。擬爻辭。測。因乎贊。與日相推。盛哉日乎。天象圓輝。明懸丙曜。章見文離。淳體光用。五色紛披。仰惟卿旦。測乃璿儀。夜陰幽詘。晝陽發揮。厥分臧否。卜筮稽疑。五福六極。陽顯陰微。以類升降闔合玄機。毫弗差謬。表立景隨。大貞厥度。周通九圜。有經有緯。交舍森齊。經正南北。緯合東西。日右左轉。斗左右移。輪乘六甲。巡歷周基。日與斗會。爰

定。四。時。歲。紀。遞。禪。天。弗。能。違。百。穀。用。成。時。雍。物。熙。是日玄測都以序之。

楊子太玄別訓卷之一

西昌劉斯組斗田氏著

男 元信記州
元侑敬三

賈仁緒婉庭仝較字
壻王文浚衛川
張 潢開平

自中至增第一

☰ 一方一部一州一家。中。一天玄陽家。一水下下。象中孚卦。

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

天玄地黃。黃宮坤土。陽動地中。萬物之母。節屆冬至。牛宿一度。甲子歷元。自茲推數。中孚子。公卦。氣在。譜北屬水行。水曰玄武。又爲玄冥。匯同中五。律應。黃鍾宮音。潛鼓玄首。賁黃一六。伊所大本在中。信乎玄字。

初一。昆侖旁薄。幽。

昆侖象天。旁薄象地。穆。無。形。形。包。無。際。際。陽在地中。氣周形隱。物類孳包。中潛以靜。

測曰。昆侖旁薄。思諸貞也。

中首惟思大通以正言乎人玄睿乃作聖

次二、神戰於玄其陳陰陽

玄幽神發中并兩端善惡之幾于此焉判

測曰、神戰於玄善惡并也

知幾其神睿微於戰陰陽之陳善惡之辨

又

天地何心消長一息戰決雌雄神馳物役

次三、龍出於中首尾信可以爲庸

變化自出始終思乎信克由中庸以羣敷

測曰、龍出於中見其造也

千變萬化一中以造帝出乎震亨始之道

次四、庳虛無因大受性命否

庳虛無因玄之四美性以大受不能故否

又

陰道卑虛器匪弘藉欲爲大受性命否化

測曰、庳虛無否不能大受也

庳崇虛滿無有因作大受性命否不能若

又

陰承陽倡大非所受地玄因天庳虛何咎

次五、日正於天利以其辰作主

君德惟日正於天中乘時主極如御六龍

又

定之方中揆之以日南正司天北辰主極

測曰、日正於天貴當位也

五建皇極日正中天當位以貴居所不遷

次六、日闕其摶圑不如開明於西

福之所終禍之所始月盈則虧哉生爲美

又

三五既盈魄乃向闕坎六西生精應水月

測曰、月闕其摶明始退也

日中當位月盈則虧進退消長君子察微

次七、酋酋大魁頤水包貞

仁育義正禍爲福柄秋肅雖嚴春溫德並

又

部分諸酋魁建大首水德羣潤醇養元酒

測曰、酋酋之包任臣則也

不容不仁不容不誼仁誼並容油油天地

又

統爾酋酋大哉魁聚頤養民物包乎羣類

又

酋酋之包魁出之度得臣无家信乎州部

次八、黃不黃覆秋常

黃宮布德陽氣潛萌失常乃敗秋實鮮成

測曰、黃不黃失中德也

八雖得中而失中德黃之隕矣秋聲墜葉
又莫信於土厥德在中秋有常斂失則何功
上九巔靈氣形反
靈極乎上絕下則顛氣盡形委反有固然
又陽氣貧形物含靈出達於九巔碩果不食
測曰巔靈之反時不克也
極巔之靈反而下絕形氣逐時乃以殂落
又潛萌自下靈極於巔與時俱反剝而復萌

𝌇 一方一州一部二家 周 天玄陰家二火下中 象復卦

陽氣周神而反乎始物繼其彙
神以時周巔靈之反七日來復物彙嗣衍
初一還於天心何德之僭否 日入牛宿五度
不遠之復天心克還德何僭否庶幾乎顏
測曰還心之否中不恕也
心達於天厥中之否嚴以自克不恕還美
次二植中樞周無隅
天心中植萬事靈樞思立乎大周運無隅
測曰植中樞立督慮也
羣慮之莞循督罔失樞立心官御乎紛役
次三出我入我吉凶之魁
往無不復施無不反魁柄自我出入憂患
測曰出我入我不可不懼也
戒之戒之出爾反爾我切我懼訓在曾子
次四帶其鉤鞶錘以玉環
腰金佩玉用以自束君子約躬非禮懼辱
測曰帶其鉤鞶自約束也
服惟法服式金式玉鉤鞶之帶德儀躬淑

次五土中其廬設於金輿厥戒渝
中以自宅德車皇皇御躬載物戒渝勿忘
測曰廬金戒渝小人不克也
宅中御德無偏無側君子敬輿小人弗克
次六信周其誠上通於天
誠上通天信乃周至郊廟格乎匹夫以志
測曰信周其誠上通也
復見天心誠無弗格立此應彼感乎玄默
次七豐淫見其朋還於蒙不克從

朋比豐淫蒙垢滋咎還見自潔罔從厥醜

測曰豐淫見朋不能從也

復亨剛反朋來无咎獨復從道豐淫罔受

次八還遇躬外其禍不大

八爲禍中遇非其躬中還自考外至匪凶

測曰還遇躬外禍不中也

躬外之遇考躬勿愆匪自求禍吾還吾天

上九還於喪或弃之行

師行大敗國喪君辱是謂弃之其何能復

測曰還於喪其道窮也

懼喪弗喪知窮弗窮慮周於始道全於終

𝌈 一方一州一部三家 礥 天玄陽家三木下上 象屯卦

陽氣微動動而礥礥物生之難也 日入女宿二度

陽動地中氣微而困始变難生動乃屯礥

初一黃純於潛不見其畛藏鬱於泉

潛萌黃宮純莫窺引鬱而未舒根在泉畛

測曰黃純於潛化在嘖也

厥初生物含甲吐乙勾萌穿泉迸嘖如嘖

次二黃不純屈於根

潛化在嘖惟黃惟純或戰於雜根屈莫伸

測曰黃不純失中適也

黃爲中德純乃均適夫既失之天根用屈

次三赤子扶扶元貞有終

潛養穉陽如保赤子罔不在初扶扶終祉

測曰赤子扶扶父母瞻也

父母保赤瞻顧罔釋元善永貞終以扶植

次四拔我不德以力不克

礥何由拔在以德濟弃德恃力徒爲勞敝

測曰拔我德力不堪也

濟險惟德力則不堪項弗勝劉拔山徒彊

次五拔車山淵宜於大人

峻莫如山深莫如淵載以出險惟德惟權

測曰拔車山淵大位力也

大德大權大位之力屯利建侯濟險惟亟

次六將其車入於丘虛

車以載物丘虛何爲將而入之徒爲嶮崎

測曰、將車入虛。道不得也。
遵大路兮。我將我車。迷而失道。乃以入虛。
次七、出險登丘。或牽之牛。
拔人於險。乃登于丘。曰匪予德。力藉乎牛。
測曰、出險登丘。非所伐也。
殿則咎。馬登則功。牛勞謙不伐。其心休休。
上九、崇崇高山。下有川波。其人有楫航。可以過其。
高下並險。曷由以濟。知勇在人。楫航爲貴。
測曰、高山大川。不楫航不克也。

虞以卽鹿。航以濟川。不楫不克。憂心悁悁。
一方一州二部一家　閑　天玄陰家四金中下　亦象屯卦
陽氣閑於陰。礥然物咸見閑。
陰壯陽微。陽爲陰閑。物生之難。受閑於內。
初一、蛇伏於泥。無雄有雌。終莫受施。
陽閑於陰。龍同蛇蟄。未見雄飛。德施乃鬱。
測曰、蛇伏於泥。君不君也。
陽爲君德。而閑於陰。下爲泥伏。是曰不君。
或曰、有君德不君位。伏而莫之施也。

次二、閑其藏。固珍寶。
舍之則藏。懷寶勿衒。道德自閑。中淵莫量。
測曰、閑其藏。中心淵也。
中心淵密。藏用於寂。匪閑而閑。自懷其璧。
次三、關無鍵。舍金管。
設關無鍵。棄爾金管。自弛其閑。盜謀用長。
測曰、關無鍵。盜入門也。
慢藏誨盜。如揖於門。內鍵之閑。未可舍旃。
次四、拔我輗軏。小得利小征。

維拔之車。維輗維軏。險不失信。亨小無缺
測曰、拔我輗軏。貴以信也。
信以行險。拔車山淵。小征之利。大亦勿諼。
次五、礥而閑而拔我奸而非石如石厲
閑邪屏陰。拔去奸慝。匪石難轉。乃爲陽厄。
測曰、礥閑如石。其敵堅也。
伊礥之閑。其堅如石。陰慝閑陽。危于勁敵。
次六、閑黃垁。席金筴。
黃垁之閑。金筴之席。險非山河。唯德是力。

測曰閑黄垁以德固也
固圉非險中德維閑象於黄垁金席重關
次七跙跙閑於遽除或寢之廬
跙跙莫閑遽除寢室間於皇衢小人是暱
測曰跙跙之閑惡在舍也
曰跙曰跙閑惡剝廬讒邪在舍君子失輿
次八赤臭播關大君不閑克國乘家
穢不屏除揚於赤臭國家之憂大君之咎
測曰赤臭播關恐入室也

仁人能惡赤臭放斥四裔之凶防其入室
上九閑門以終虛
爾舍爾室爾門克閑遽除赤臭終虛莫干
測曰閑門以虛終不可實也
門弗納邪虛室生白情欲相攻終不可得
又 閑邪存誠內鍵宜力徒為虛扃鮮實何益
一方一州二部二家 少 天玄陽家五土中中象謙卦
陽氣濳然施於淵物濂然能自戴
陽德淵藏濳然施物物以戴萌濂然自出

初一寘自少眇於謙
多寡兩寘不見裒益濂然自戴卑牧無跡
測曰寘自少不見謙也
謙不見謙淵然卑牧物德陽和濳若不足
次二自少不至懷其恤
謙卑不至乃懷其憂戴然自少君子之修
測曰自少不至謙不成也
卑以自牧乃成謙道自少不至是用憂悼
次三動戴其得人主之式

人得不得動見戴徵汝惟不伐君敬汝徽
測曰戴其得人謙貞也
得而自戴民服其謙永貞厥德動罔取譽 得句
又 謙以得民貴乃下賤是為謙貞人主式憲 人句
次四貧貧或妄之振
自貧其貧妄希失正貧人之貧奚為妄振
測曰貧貧妄振不能守正也
稱物平施裒益以振與受兩妄均非守正
次五地自冲下於川

地道流謙沖虛自下容納百川而無滿假

測曰地自沖人之所聖也

地受百川美以虛鍾人之所聖亦惟謙沖

次六少持滿今盛後傾

謙少持滿侈盛致傾即今知後君子不矜

測曰少持滿何足盛也

惟滿則覆少以持之何足盛也實而若虛

次七貧自究利用見富

多而問寡實而若虛自究不足見人有餘

又中無所有不恥下問如貧見富利用資聘

測曰貧自究富之聘也

見富在人聘而相問禮賢下交虛懷謙遜

又人多於藏我寡於畜就而請益遺我金玉

次八貧不貧人莫之振

無而為有虛而為盈匪人弗顧汝惟自矜

測曰貧不貧何足敬也

空空其中訑訑其外拒人千里其誰救敗

上九密雨溟沐潤於枯瀆三日射谷

枯瀆寡潤密雨多滋哀以益之溢谷平施

測曰密雨射谷謙之靜也

哀不見多益不見寡靜而若寘受以謙下

𝌋 一方一州二部三家 戾 天玄陰家六水中上 象睽卦

陽氣孚微物各乖離而觸其類

天地萬物睽而事類陽孚以微彙生以異

又陽和氣微孚乖致異厥象多睽不親其類

初一虛既邪心有傾

邪乘虛入中生乖戾傾險在心端微害鉅

測曰虛邪心傾懷不正也

心正氣和何致乖戾惟懷傾側乃自觸類

次二正其腹引其背酋貞

君正皆正背由腹定方州部家厥貞用引

測曰正其腹中心定也

中不傾側外不睽戾正君定國其誰或背

次三戾其腹正其背

測曰戾腹正背中外爭也

爾腹乖戾求正於背中既不和外背離志

中外反側交非互責舍腹問背豈曰非惑
次四夫妻反道維家之保
陽男陰女道反不同正外正內睽而志通
測曰夫妻反道各有守也
道各有守琴瑟克友陰陽既和保家乃久
次五東南射兕西北其矢
睽爲弧矢用以射兕施乖厥方射彼向此
測曰東南射兕不得其首也
射兕易向罔獲其首弧矢不威志乖羣醜

次六準繩規矩不同其施
平直方員爲之異器或乖其施羣嗤其背
測曰準繩規矩乖其道也
施之不同乖非爲戾物道異宜睽而事類
次七女不女其心予覆夫輯 諿
家道和輯鮮弗由女女乖女道奈何心予
測曰女不女大可醜也
赫赫宗周羣后伊輯寵姒覆之戾可太息
次八殺生相矢中和其道

肅殺溫生育仁正義弧矢取睽中和匪戾
測曰殺生相矢中爲界也
相爾弧矢威以服悖以殺胥匡蹟武斯戾
上九倉靈之雌不同宿而離失則歲之功乖 離句音去 失句離平
日月交會天道順軌歲功用成不和致戾
測曰倉靈之雌失作敗也
日月度乖陰陽道背年歲不登東作斯廢 失句
又 日月異度離不同宿失常始敗戾於遲速 離句
疑 倉靈木宿雌疑爲乙太乙青旗歲會乾溢

☰ 一方一州二部一家 上 天玄陽家 七火上下 象升卦
陽氣育物於下咸射地而登乎上
陽乎漸育物菜滋苗穿土而登日上一日
初一上其純心挫厥鏩鏩
純一之心日進而上鏩鏩射地陰挫陽長
賁面斯活驛驛其達甲拆鏩鏩芽同矢發
測曰上其純心和以悅也
天心純和物悅滋長生機莫遏日進而上
次二上無根思登於天谷在於淵

由根上升地中生木本之則無困於幽谷

測曰上無根不能自治也

本根之立修治之原不能自治誰聞德玄

又 淵躍天飛乃見龍德玄德升聞匪修胡獲

次三出於幽谷登於茂木思其珍穀

離幽而茂出谷登木陽德之升生我百穀

測曰出谷登木知向方也

背幽向茂君子之思志乎珍美惟日孜孜

次四郎上不貞無根繁榮乎虛名

無根難上郎上匪貞朝榮夕落信恥過情

測曰郎上不貞妄升也

升之無根乃謂之妄君子守正以時而上

次五鶴鳴升自深澤階天不憖

翰音登天何可以長升自深澤不媿聲彰

測曰鶴鳴不憖有諸中也

鶴鳴中澤聲聞於天實乎不憖君子升潛

次六升於堂顛衣倒裳廷人不慶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顛之倒之匪云莊位

測曰升堂顛倒失大衆也

不莊以涖則民不敬惟恭作肅衆用大慶

次七升於顛臺或杜之材

高而懼危惟材之杜扶顛定傾無棄爾輔

測曰升臺杜輔弗堅也

顛臺弗堅爰定之輔誰能升臺而廢其杜

次八升於高危或斧之梯

梯以升高斧之乃墜高位之登躡仁階義

測曰升危梯斧失士民也

位高而危士民懼攜得衆得國仁義之梯

又 殷未喪師克配上帝得衆以興失衆以廢

上九棲於菑初亡後得基

菑為福基初亡後得棲於憂懼用以大克

測曰棲菑得基後得人也

惟菑之棲得人得基少康興夏一成之師

𝌍 一方一州三部二家 干 天玄陰家八木上中 亦象升卦

陽氣扶物而鑽乎堅鈴然有穿

凝陰上堅陽自下鑽扶物而出鈴然芽穿

初一丸鑽鑽於內隟厲
果核如丸細而下鑽陽穿陰閉內隟失堅
測曰丸鑽於內轉丸非也
陽扶物鑽其細如丸非云轉彈狀乎堅穿
又如丸之鑽工於內干干非以正弗與爲歡
次二以微干正維用軌命
雖微如丸由正以干軌命弗失納於倖鑾
測曰以微干正大諫微也
是用大諫而以微干軌命用正受善轉丸

又大諫既微微干克正不違軌命小亦匡聖
次三葥鍵挈挈匪貞
鍵之葥之挈挈干之縱得爾志亦詭爾思
測曰葥鍵挈挈干祿回也
干祿不回非以正行葥鍵挈挈器小思倖
次四干言入骨時貞
言用深入透膚而骨維時維貞不與禍觸
測曰干骨之時直其道也
干上之言深與爲入有道逢時主聖臣直

次五蚩蚩干干丘飴或錫之坏
干于蚩蚔維丘之飴何以錫之詒我以坏
測曰蚩蚩之干錫不好也
干飴錫坏五鹿子塊野人蚩蚩受而車載
又不好而好伊土之寶蚩蚩丘飴祿以天造
次六幹干於天貞馴
維木之幹挺干於天維德之貞馴乃弗慾
測曰幹干之貞順可保也
伊德爲幹守乎臣貞保定厥家順以相承

次七何戟解解遴
荷戟云何師干之試勿用起戎[illegible]解悖
又大師相遇荷戟解之解解之道弗遴何施
測曰何戟解解不容道也
道不相容何戟以攻解之解之無遴厥凶
次八赤舌燒城吐水於缾
忠亦之言除禍炎炎如吐瓶水解祟勿延
又爾舌與戎亦能出好城以赤燒吐水是保
又燒城之燄水吐一缾勢莫能熄遏於星星

測曰、赤舌吐水、君子以解祟也。
焦頟有功、從薪無澤、吐水於舌、惟赤消厄。
上九、干干浮雲、從墜於天。
寘升在上、消以不富、干雲墜天、其言足怖。
測曰、干干浮雲、乃從天墜也。
浮雲過天、干干胡然、乃從而墜、宜慎厥先。
☰ 一方一州二部二家 狩 天玄陽家九金上上象臨卦
陽氣強內而弱外、物咸扶狩而進乎大。
剛浸以長、彊內弱外、相彼扶疎、日進而大。

初一、自我匍匐、好是宜德。
大君之宜、厥臨以知、匍匐好之、秉彝惟懿。
又 誕實匍匐、藝之在菽、物土之宜、徧德率育。
測曰、匍匐宜德、若無行也。
內强好德、外弱匍匐、行若無行、匪宜胡穫。
又 徧爲爾德、罄無不宜、匍匐遷善、不知誰爲。
又 匍匐救喪、惟德之宜、從我所好、無爲而爲。
次二、熒狩狧狧、不利有攸往。
狧狧狠貪、惟熒之惑、多欲而往、扶狩不得。

又 木狩火熒、熒林獸窮、狧狧何往、不免于凶。
測曰、熒狩狧狧、多欲往也。
厥心之熒、惟欲之從、狩而狧狧、攸往何功。
又 狩而熒之、狧狧逢之、多欲窮之、往安從之。
次三、卉炎於狩、宜於丘陵。
卉狩木長、于丘于陵、內炎陽熱、宜爾向榮。
又 卉宜丘陵、炎而趨盛、相彼狩林、艷陽臨勝。
測曰、卉炎丘陵、短臨長也。
卉短陵長、盛臨煌煌、消恐不久、的然日亡。

又 加小爲大、臨短爲長、君子弗貴、闇然日章。
又 炎炎惟火、胡與卉宜、丘陵長盛、或短臨之。
次四、狩於酒食、肥無譽。
酒食之盛、狩陳如林、匪德之肥、式玉式金。
測曰、狩於酒食、仕無方也。
仕以臨民、無方苟祿、醉飽之心、招祈諫勗。
又 酒食之狩、甘臨之謂、夫既憂之、仕乃不媿。
次五、狩有足、託堅轂。
敎思容保、無窮無彊、臨無不足、本固民康。

測曰、符有足位正當也。
德足有臨。位當乎正。堅穀伊託。百祿疑命。
次六、獨符逝逝利小不利大。
獨川之逝。爲流伊小。化非大敦。偏臨利少。
又獨善其身。而不兼善。象非咸臨。潛而未見。
測曰、獨符逝逝不可大也。
大德敦化。逝川不息。萬物咸符。獨符未畢。
次七、白日臨辰可以卒其所聞。
白日莫開。方辰初旭。幼而學之。老無碌碌。

又日出辰刻。卦直臨位。稽古多聞。學優而仕。
測曰、白日臨辰老得勢也。
及時學古。足以有臨。老乃入官。大行在今。
次八、蚩蝨之符厲。
物咸扶符。何爲蚩蝨。不進乎大。危厲堪惻。
測曰、蚩蝨之符不足賴也。
微末之符。其如蚩蝨。厲不足賴。並生不滅。
上九、全符。絫其首尾。臨于淵。
陽氣全符。並育不害。首尾絫之。危臨使泰。

測曰、全符之絫、恐遇困也。
全符之絫。咸臨罔外。惴惴于淵。恐遇傷瘵。
𝌏 一方二州一部一家 羨 天玄陽家木下下。亦象臨卦。
陽氣贊幽。推包羨爽。未得正行。
氣分正羨。正行贊幽。推廣包偏。爽發旁周。
又陰幽包陽。推包發爽。側吐旁萌。交贊羣羨。
又神明幽贊。開屯發蒙。咸臨羨爽。旁行無窮。
初一、羨於初。其次迂塗。
厥初岐嶷。誕寘匍匐。其次致曲。正行未得。

又幽贊神明。美厥初性。其次迂塗。由羨希正。
測曰、羨於初、後難正也。
稟羨難正。爲塗乃迂。氣分純雜。困勉同歸。
次二、羨於微。克復可以爲儀。
初或氣偏。微則物閒。克復爲儀。萌芽即剗。
測曰、羨微克復、不遠定也。
陽正陰羨。纖微之閒。俄頃克復。正定幽贊。
次三、羨迂塗。不能直如。
行不能直。其塗乃迂。或曲而致。羨正同歸。

測曰羨迂塗不能直行也

又　困勉之功倍人千百稟雜愚柔匪迂弗克

又　徑行無功迂塗乃入上下之閒正羨宜識

次四羨權正吉人不幸

羨乃于正陽權陰秉君子道消吉人何幸

測曰羨權正善反常也

厥陰僭陽厥寵奪嫡反乎天常憂心孔棘

又　正羨之分善惡之岐羨權勝正反常非宜

次五孔道夷如蹊路微如大輿之憂

舍正從岐迂塗匪夷由茲羨徑阻我大輿

測曰孔道之夷奚不遵也

蕩蕩平平遵王之道奚徑於蹊悖常而騖

次六大虛既邪或直之或翼之得矢夫

陽道大正變於虛邪直之翼之矢夫汝嘉

測曰虛邪矢夫得賢臣也

國有賢臣正道直翼不入虛邪啓心以格

次七曲其故迂其塗厲之馴

故迂其塗而由曲致危厲之其歸於馴志

測曰曲其故爲作意也

曲以故爲作意斯厲以迂從正仍歸平易

次八羨其足濟於溝瀆而貞

未得正行解拇旁涉深厲淺揭貞而匪忒

測曰羨其足避凶事也

微服過宋羨足濟瀆以避凶事道正不辱

上九車軸折其衡拥四馬就括高人吐血

行不得正而從蹊僻車敗馬仆憂悔何益

測曰軸折吐血終不可悔也

高車之人舍夷走險軸折吐血悔莫解蹇

𝌐 一方二州二部二家　差　天玄陰家二火下中　象小過卦

陽氣蠢闢於東帝由羣雍物差其容

陽動蠢闢帝出乎東物象參差羣由雍容

初一微失自攻端

失在微隱自加攻克以道自正無復差忒

測曰微失自攻人未知也

攻心微失端志在初人莫予覿保吾全瑜

次三濡其所好將以致其所惡

情好寖長差失隨伏惡以好招養心寡欲
測曰寖其所好漸以差也
差宜防漸致惡由好好惡相反而還相抱
次三其亡其亡將至於暉光
重言其亡震省弗遑悔厲之至躬乃暉光
測曰其亡其亡震自衛也
震无咎者存乎其悔其然其然用以自衛
次四過小善不克
細行不矜終累大德忽小求大其何以克

測曰過小善不能至大也
細流不擇土壤不讓乃成高深奈何忽過
次五過門折入得此中行
過善之門旁折而入乃得中行不遠差失
測曰過門折入近復還也
門已行過折回而入復之不遠還我中室
又 五位中宮二一三過門還折復入乃行其中
次六大跌過其門不入其室
六過五門未居五室與不入同是謂大跌
測曰大跌不入誠可患也
正中不居又將安入君子攸行大爲差失
次七累卵業業懼貞安
勢如累卵七高而危業業滋懼正固安基
測曰累卵業業自危作安也
七據高位伊心自危非異累卵磐石之基
次八足纍纍蹉躔輔銘滅麋
纍纍蹉足動與禍觸銘戒弗防弋穴射鹿
測曰足纍纍履禍不還也

纍纍履禍從虞不還君子作歌而忘輔諫
上九過其枯城或蘖青青
城草已枯青青復蘖改過更生潛滋弗絕
測曰過其枯城改過更生也
何彼青青枯城之蘖除惡未盡更生不歇
又 青青者何或云善萌其過已改蘖芽更生
☰ 童 一方二州天玄陽家 一部三家木下上 象蒙卦
陽氣始窺物童然咸未有知
厥初物蒙其象如童未有知識罔關雌雄

初一顓童不寤會我蒙昏

童性顓純未開覺寤發蒙在我蒙昏是慮

測曰童不寤恐終悔也

顓童蒙蒙而與昏會習錮不開後將長悔

次二錯於靈蓍焯於龜資出泥入脂

伊物之靈以筮以卜出泥入脂光其旁燭

又初筮乃告再三則瀆泥瀆既出載膏車軸

測曰錯蓍焯龜比光道也

揲蓍焯龜卜筮決疑其道光大聖以開愚

次三東辰以明不能以行

東方既明於時可行奚以不逝豈非困蒙

測曰東辰以明奚不逝也

大明東生藏脂載轄不能以行嗟我過客

次四或後前夫先錫之光

前夫既逝啓我後行先覺覺後雖愚必明

測曰或後先夫先光大也

或後先夫亦趨亦步吾師光大牖迪不誤

次五蒙柴求兕其德不美

入林无虞入德無師比之求兕得亦可訾

測曰蒙柴求兕得不慶也

爾欲求兕胡爲蒙柴前無所道得亦倖哉

次六大開帷幕以引方客

廣思集益延接賢席牖迪多方以引以翼

測曰大開帷幕覽衆明也

覽彼衆明發我蒙固帷幕大開乃來碩輔

次七修侏侏比於朱儒

修然七尺侏侏無識短小同識飽爲食粟

又爰貽汝修貿然往求朱儒是比吾道之憂

測曰修侏侏無可爲也

不覽衆明而親優狎侏侏修容無可爲法

又帷幕徒開髯短並入朱儒朱儒侏侏何益

次八或擊之或刺之修其玄鑒渝

擊刺之攻憂於已甚玄鑒惟明用勿失正

測曰擊之刺之過以衰也

擊蒙以刺利以禦寇過用勿墜衰其乃湊

上九童麋觸犀灰其首

昧弱之麋剛明是觸攻之兼之灰首以服

測曰童麋觸犀還自累也

童麋之敢觸彼犀利蒙不自量適以自累

一方二州二部一家 增 天玄陰家四金中下象益卦

陽氣蕃息物則益增日宣而殖

蕃之息之物增益之陽氣宣布日萃殖之

初一聞貞增默外人不得

聞善默識其益日增理以心得難語外朋

測曰聞貞增默識內也

默而識之多聞內受匪以口耳而矜記醜

次二不增其方而增其光冥

內德不長外飾爲容的然日亡闇修乃功

測曰不增其方徒飾外也

學術無增如枏之賁絜然其中曄然其外

次三木以止漸增

地中生木積小高大其增以漸助長乃害

測曰木止漸增不可益也

惟止乃進勿忘若忘助而益之或受之戕

次四要不克或增之戴

要弱弗勝而加負戴小力任重可決其敗

測曰要弗克可敗也

敗有先形可爲預見胡爾纖羸而任鼎鉉

次五澤庳其容衆潤攸同

維澤之庳足以有容維潤之衆增納其中

測曰澤庳其容謙虛大也

地道流謙克以虛受容德乃大君子之守

次六朱車燭分一日增我三千君子慶小人傷

車朱其輪光澤照人盛貴一日來我王賓

測曰朱車之增小人弗當也

寵被倖戚一門朱輪如負且乘致寇之因

次七增其高刃其側丘貞

增其祿秩側其權勢保厥崇高與國永峙

測曰增高刃側與損偕行也

時增之高而克自制赫赫降隆貞於損約

又保降於替增與損偕君行企下臣行釋猜

次八兼貝以役得益來剔

兼貝以役。惟賄之務。往益來𥀄。焚身之故。

測曰、兼貝以役、前慶後亡也。

役役貨財。多藏厚灾。明者增惕。諫往愼來。

上九、崔嵬不崩。賴彼峽嶂。

相彼崔嵬。輔之峽嶂。百足不仆。高而無危。

測曰、崔嵬不崩、羣士橿橿也。

山賴衆土。國賴羣士。橿橿之培。巖巖之峙。

白銳至事第二

陽氣岑以銳。物之生也咸專一而不二。象漸卦。

物乘陽銳。岑岑上生。專一不二。萬彙咸森。

初一、蟹之郭索、後蚓黃泉。

多足心二。無足心一。蟹後蚓泉。郭索何益。

測曰、蟹之郭索、心不一也。

介而郭索。心適足役。覩蚓處泉。蟹思不一。

次二、銳一無不達。

惟一而銳。用志不分。循乎曲折。達於昆侖。

測曰、銳一之達、執道必也。

行遠必至。登高必極。果能此道。是謂銳一。

必明必強。己百己千。仰之無高。鑽之無堅。

次三、狂銳蠲。

彼以銳聖。此以銳狂。聖銳惟一。狂銳惟蕩。

測曰、狂銳蠲、不能處一也。

不恆厥居。一日十易。志屢無成。厥惟狂蕩。

次四、銳於時、無不利。

進修及時。德業崇廣。銳無不利。豈敢昧爽。

測曰、銳於時、得其適也

鎡基乘時。得時乃適。非求速成。時不可失。

次五、銳其東、忘其西、見其背、不見其心

東西相對。心背相繫。專一忘一。何取爾銳。

測曰、銳東忘西、不能迴避也

銳志東取。忘西之乘。乘者在背。孰窺其心。

雀心螳螂。子心黃雀。伏機莫避。銳前罔覺。

次六、銳於醜、含於五軌、萬鍾貞

知恥近勇。行五達道。蘊而含之。百祿是保。

又勇於記醜。胸含五車。稽古之力。榮祿是誇。

測曰、銳於醜、福祿不量也

博聞記醜。下士銳志。五車之儲。萬鍾之貢。

次七、銳於利、忝惡至

求壟而登。罔利不止。國人賤惡。征商自始。

測曰、銳於利、辱在一方也

放利而行。[illegible]萃。相怨一方。辱何如之。

次八、銳其銳、救其敗

其進過銳。適與敗會。速爲後圖。救敗可[illegible]。

測曰、銳其銳、恐轉作殃也

下銳銳過。上銳銳挫。恐伊急功。轉[illegible]速禍。

又寇以銳乘。我以銳禦。挫其前鋒。畏反滋戾。

上九、陵崢岸峭陁

勢峻性急。其銳已極。崢峭必傾。小心翼翼。

測曰、陵崢岸峭、銳極必崩也

乃陵伊崢。乃岸伊峭。相爾銳形。見彼崩兆。

一方二州二部三家　達　天玄陰家六水中上象泰卦。

陽氣枝枝條出、物莫不達

陽扶物出。枝枝條達。天地不言。太和孳洽。

初一、中冥獨達、迵迵不屈

外紛中冥。衆形獨析。條理洞分。枝無屈抑。

測曰、中冥獨達、內曉無方也

衆委無方。理貫於一。冥而洞達。玄鑒內闢。

次二、迷腹達目

內非迵迥。外以觀物。紛錯惶惑。迷腹達目。

測曰、迷腹達目、以道不明也

聖明四目濬哲旁燭中迷不明如入幽谷

次三、蒼木維流厥美可以達於瓜苞

蒼木下垂瓜苞上引君子之仁美流羣陵

測曰、蒼木維流內恕以量也

厥美維流恕已及物內無尤悔外無咈欲

次四、小利小達大迷扁扁不故

欲速不達見小不大病實相因扁扁之害

測曰小達大迷獨曉隅方也

一隅之見迷於大方是曰井蛙烏測溟滄

次五、達於中衢大小無迷

中衢四通南北西東隨往無礙大小不窮

測曰、達於中衢道四通也

道惟大中可以四通天下達道君子中庸

次六、大達無畛不要止洫作否

路達於畿大無畛洫要而作之反爲否塞

測曰、大達無畛不可偏從也

蕩平四達無側無偏好惡不作錫福敷言

次七、達於砭割前亡後賴

疢疾之存孤孽之達困而後亨德慧以發

測曰、達於砭割終以不廢也

砭割之憚性命之廢良醫不忌古賢所貴

次八、迷目達腹

適見可欲輒生羨歆紛紛外緣眩我中亂

測曰、迷目達腹外惑其內也

袖且列屋美倩炫目可悅不動前追聖躅

上九、達於咎貞用譽

咎之謂禍貞之謂福夫既達之如神之目

測曰、達咎終譽善以道退也

失貞則咎守貞則譽退咎永貞道善知幾

☰ 一方二州三部一家 交 天玄陽家七火上下 亦象泰卦

陽交於陰陰交於陽物登明堂矞矞皇皇

陰陽之交地天之泰物覲陽光矞皇其會

初一、冥交於神齊不以其貞

神以正交宜於肅敬或爲要盟脅歃非正

測曰、冥交不以懷非含慙也

非懷明信而爲要質中自無慙不踐不極

次二、冥交有孚明如

冥交如明事鬼如人有孚罔閒接以其誠

測曰、冥交之孚信接神明也

孚交於冥信通於明祭神神在或室或庭

次三、交於木石

測曰、交於木石不能嚮人也

維木其偶維石其形人以信接嚮不應人

木石冥冥於人何情人與之接寂然無聲

又 伊人何哉叩不能嚮苛目睍之如木石狀

次四、往來熏熏得亡之門

勢炙熏熏往來權門有得有喪勞形役神

測曰、往來熏熏與神交行也

炎趨權門奧竈俱媚獲罪莫禱其亡用悔

次五、交於鸚猩不獲其榮

鸚猩能言而不知禮恥辱弗遠與爲交際

測曰、交於鸚猩鳥同方也

物以羣分方以類聚嗟彼鳥獸胡與之比

又 不嚮無情能嚮無禮木石鸚猩君子愼與

次六、大圂閎閎小圂交之我有靈殽與爾殽之

圂有大小大圂小交徼靈先君肆筵陳殽

又 乾坤定位六子交變循環無端爻象乃見

測曰、大小之交待賢煥光也

大小之交賓筵之禮煥然有光德儀並美

又 河洛所出大小圂圂神靈卜筮賢與爲傳

又 測見意藏踈賢莫詳子雲奇字待誰煥光

次七、交於鳥鼠費其資黍

黄鳥碩鼠腹飽粱黍費人之資肥爾之肚

測曰、交於鳥鼠徒費也

鳥鼠徒費素餐之輩食祿自肥於國何濟

次八、戈矛往來以其貞不悔

兵以正用往來交征王師之出大小以寧

測曰、戈矛往來征不可廢也

伏戎於莽包藏禍心王用大正往來克寧

上九、交於戰伐不貞覆於城猛則噉

連結與國兵力相贊失正覆城猛獸互噉

測曰、交於戰伐奚可遂也

慎攴之道。慎於伐國。師貞乃利。徑遂斯忒。

☷一方二州三部二家 耎 天玄陰家八木上中 象需卦。

陽氣能剛能柔能作能休見難而縮。

初一赤卉方鋭利進以退

能剛以作。能柔以休。動靜隨時。亢悔不憂。

測曰赤卉方鋭勤以退也

赤陽。鋭進。草木萌芽。紛然。射地。巽。入乎嘉。

鋭動方剛。柔退不傷。始無亢悔。敷皀春陽。

次二耎其心作疾

天德之剛。有慾斯屈。内荏柔夫。動作滋疾。

測曰耎其心中無勇也

悻悻外强。心耎無勇。畏正如敵。狎邪如寵。

次三耎其鄰守其節雖勿肆終無拂

視外則耎。中不失剛。外以禮屈。中以義强。

測曰耎其鄰體不可肆也

鄰爲爾體。耎乃益恭。不可或肆。惟禮之從。

次四耎其哇三年不噣 書

含之不吐。疇嘉其謨。當言而縮。是謂懦夫。

測曰耎哇不吐時數失也

失時不言。隱忍三年。不鳴。孤鳳。徒僵寒蟬。

次五黄菌不誕俟於慶雲

地瑞黄菌。天瑞慶雲。誕降嘉會。俟我聖明。

測曰黄菌不誕俟逑耦也

五百昌期。乃應王瑞。慶雲見天。黄菌產地。

又不誕黄菌。非由土弱。聖王應運。賢人降嶽。

次六縮失時或承之菑

天與不取。反受其疾。智士識時。未可以失。

測曰縮失時坐逋後也

鎡基乘時。時失無成。嗟爾坐農。吏責逋稅。

次七詘其節執其術共所殉

七尺剛節。或欲屈折。堅守其道。甘共殉滅。

測曰詘節共殉内有主也

吾國有主。吾心有主。共殉云誰。或如蘇武。

又詘節奉尊。不違於道。執以沒世。内主忠孝。

次八竅枯木丁衝振其枝小人有耎三却鈎羅。

木質中枯。而丁衝削。批竅以振。鈎羅三却。

又三郄窾欲恐傷其枝胡彼小人鈎羅見欺

測曰、窾木之振小人見侮也

枯以窾振我心傷悲耎而見侮小人何知

上九、悔縮往去來復

悔前之縮振今之復諫往追來後無屈辱

測曰、悔縮之失得在後也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往不可諫來猶可追

☰☷ 一方二州三部三家 傒 天玄陽家九金上上 亦象需卦

陽氣有傒可以進而進物咸得其願

物順陽長氣以時宣進舒不鬱滿皀其願

初一、冥賊傒天凶

人道奉天傒時以進陰為之賊凶咎冥應

測曰、冥賊之傒時無吉也

冥受陰戕俟天之祥於時匪吉不善餘殃

次二、冥德傒天昌

布德於冥協乎天心日以昌大陽長岑森

測曰、冥德之傒昌將日也

如日之升煥然昌曜積善餘慶與天為曉

次三、傒後時

進修及時曷為其後懸爾鎡基倉庚休叶

測曰、傒而後之解也

待時之至時過尚待日月逝矣遷延爾解

次四、詘其角直其足維以傒穀

詘角不觸直足不踐騶麟之祥有道則見

測曰、詘角直足不忮刺也

傒時之穀乃見靈畜仁不忮刺和氣應物

次五、大爵集於宮庸小人庳傒空

鳳凰來儀集於阿閣小人道庳奚致大爵

又大爵高位以待名賢小人卑下未可虛延

測曰、宮墉之爵不可空得也

鳳覽德輝不可空致盛王宮墉仁宇義砌

又爵不空得賢人建業或以素餐庳微何德

次六、傒福貞貞食於金

福以正受傒之貞貞鼎以金鉉正位以凝

測曰、傒福貞貞正可服也

貞貞之傒大烹之宜於食有福金冊弗違

次七、傒禍介介凶人之郵

福以六成禍以七伏厥介之東惟郵之速

測曰、傒禍介介與禍期也

胡爾介介慮以防害適與禍期臧孫是戒

次八、不禍禍傒天活我

不應得禍禍或適來天作之孽修德以回

測曰、禍不禍非厥訧也

禍雖適來可活不禍孽則回天訧匪在我

又不與禍逢常若逢禍敬天弗渝何訧於我

上九、傒厎厎天撲之顙

厎厎之傒不踣不踞匪敬之持致天之撲

測曰、傒厎之撲終不可治也

撲不可治惟躬之愆戒爾傒厎君子敬天

☰ 一方二州一部一家 從 天玄陽家 象隨卦

陽躍於淵於澤於田於嶽物企其足

陽日上升物日上長企足而從彌高彌廣

初一、日幽嬪之月冥隨之基

寅賓出日厥初尚幽月隨昧旦君臣基修

測曰、日嬪月隨臣應基也

月與日隨臣與君應陰陽之和厥基以定

又象推太乙厥有二基君基以泰臣基以隨

次二、方出旭旭朋從爾醜

旭旭東升卿雲有爛羣彙欣從同瞻復旦

測曰、方出朋從不知所之也

羣物嚮明萬方一志天無二日更有何之

次三、人不攻之自牽從之

不待人攻自從厥正木匪繩直后非諫聖

測曰、人不攻之自然證也

堯舜性之自然之證匪以牽復牽隨厥性

次四、鳴從不臧有女承其血匡亡

鳴之雄唱從之雌隨不臧之女承匡祀危

測曰、鳴從之亡奚足朋也

齊大非耦魯以婚之以承血匡而亡于車

次五、從水之科滿

農不越畔水不越科滿而自槩以從厥嘉

測曰、從水滿科不自越也

自循科則動罔或越湯武反之王道無缺。

次六、從其目失其腹。

事不目經徒度以腹難爲丕從君子弗欲。

測曰、從目失腹欲丕從也。

目以稽實腹以度虛從目舍腹厥從乃丕。

又外受引緣中失主宰物欲隨之爲害斯大。

次七、拂其惡從其淑雄黃食肉。

食肉遇毒雄黃除之去惡受善君其圖之。

測曰、拂惡從淑救凶也。

從逆乃凶惠迪以吉雄黃之食毒可以辟。

次八、從不淑飛禍不逐。

所從非善飛禍及已逐之無由傷乎比匪。

測曰、從不淑禍不可訟也。

嗟哉子雲胡爲從莽飛禍莫訟奸竄之黨。

又爾亭空寂爾玄空講君子愼之前鑒不爽。

上九、從嶽嶽後乃登於階終。

從嶽則嶽敬乃日躋登階元吉令終弗違。

測曰、從嶽嶽後得功也。

從善有功先事後得嶽謀嶽猷令終不忒。

☰一方三州二部二家　進　天玄陰家火下中象晉卦

陽引而進物出溙溙開明而前。

萬物長養美盛溙溙陽明日進煥發爭妍。

初一、冥進否作退母。

陰慝爲否冥進不已邪所由作實退之母。

又冥進而長厥陰之否作退而消伊物之母。

又否以冥進月陰之邪或作或退匪臧匪嘉。

又陽從冥進陰否用退萬物父陽亦爲母氏。

測曰、冥進否邪作退也。

德以冥進散乎陰否正道以升邪作以退。

次二、進以中刑大人獨見。

凡進之道以中爲法獨見由中大人不惑。

又進由乎道動中刑則大人獨見小人弗克。

測曰、進以中刑刑不可外也。

中道爲法進不可外離中乃偏或承之害。

次三、狂章章不得中行。

狂簡成章斐然一堂志皆進取未爲中行。

測曰、狂章章進不中也

章章陽明狂者之稟不得中道進取亦病

次四、日飛懸陰萬物融融

太陽麗空飛懸陰中光被四表物象融融

測曰、飛懸陰君道隆也

日爲君道從以卿雲飛空懸照隆見天室

次五、進以欋疏或杖之扶

欒倚疏附先後奔奏衆賢之進贊襄哲后

測曰、進以欋疏制以尊也

欋進以欒疏進以附惟尊之制用之爲輔

次六、進以高明受祉無疆

高以上達明以旁燭進乎高明受天百祿

測曰、進以高明其道迂也

高不驟登明不驟煥日進無疆其道迂遠

次七、進非其以聽咎窒耳

進非其用諫過弗聽止讒受言宜其爲聖

又用此進彼進非其以不惟弗聽咎其闢耳

測曰、進非其以毀滋章也

聽咎塞耳吝過章毀或轉咎忠益滋讒誹

次八、進於淵君子用船

淵以船行世以賢濟道德之船利涉淵水

測曰、進於淵以道行也

方川用柎乘木乃功以道爲船遇阻而通

上九、逆憑山川三歲不還

寇逆憑險久據不下負固外徼敢距王化

測曰、逆憑山川終不可長也

蚩尤有苗負固帝世誅逆格頑終難長據

☳ 一方三州一部三家　釋　天玄陽家三木上上　象解卦

陽氣和震圜煦釋物咸稅其枯而解其甲

雷雨作解震而氣和百果圜煦甲坼春柯

初一、動而無名酋

百果草木甲解枯稅彙釋莫名東君長遂

測曰、動而無名不可得名也

震和莫名大哉爲君健而亨遂品物流形

次二、動於響景

動撓於響聽之無聲動撓於景觀之無形

測曰動於嚮景不足觀聽也
無聲無形如響如景其動也神難爲觀聽
次三風動雷興從其高崇
陽和震釋自淵而嶽無間高崇氣至交作
又居高布令捷如風雷有德無位動亦難爲
測曰風動雷興動有爲也
撓物之枯解物之甲陽之爲也雷行風發
又大人高崇德布雷風周被民物圖煦同功
次四動之丘陵失澤朋

既從高崇棄朋卑下陽莫稅枯非圖煦者
測曰動之丘陵失下危也
我陵羣澤屯膏吝德高而無民殆哉岌岌
次五和釋之脂四國之夷
德布陽和物皆圖煦潤我脂膏說懌同軌
測曰和釋之脂民說無疆也
和膏偏潤民說無疆兵甲不試來享來王
次六震於廷喪其和貞
朝廷尙震四國匪夷和貞並喪物乃乖解

測曰震於廷和正俱亡也
和氣充廷中外克正內震弗寧本亡兼病
次七震震不侮濯漱其詢
震所宜震非以侮物有怒不遷厥詢洒釋
測曰震震不侮解恥無方也
震動解險不侮惟和滌厥詢恥解乎實多
又神功不殺不侮天和滌除穢恥宥赦如何
次八震於利巔仆死
利俱險伏動而奔逐黷於貨財亡於顛仆

又截寶一車汝負且乘致寇國門殺越用逞
測曰震於利與死偕行也
負乘致寇利與禍構君子戒之錫爾壽耇
上九今獄後穀終說桎梏
君子赦宥小人遷善維解有孚罪囚丕變
測曰今獄後穀於彼釋殃
罪過皆殃赦宥均釋彼何人哉維解孚吉
一方三州二部一家 格 天玄陰家四金下下 象大壯卦
陽氣內壯能格乎羣陰攘而郄之

陽壯格陰。外攘內寧。物無陰賊。益用與蕃。

初一、格內善失貞類

內善之格。正類乃失。失正滋咎。內省維亟。

測曰、格內善不省也

善先賓內。廣引善類。內格不省。志與正拒。

次二、格內惡幽貞類

惡以內攘。貞以幽吉。厥悔乃亡。美妙川集。

測曰、格內惡幽貞妙也

內惡之格。惟己是克。幽妙之貞。天心淵默。

又寡慾養心。克己復禮。雜感內清。默存本體。

次三、裳格鞶鉤渝

鞶鉤伊裳。厥惟禮服。格之則渝。舍禮奚束。

測曰、裳格鞶鉤無以制也

以禮制心。非禮弗履。鞶鉤之格。君子滋懼。

次四、畢格禽鳥之貞

畢以网禽。去不用网。是謂畢格。禽遊浩蕩。格句

測曰、畢格禽正法位也

撤网開禽。法施正平。君子在位。愛物仁民。

又禽格猛鷙。除害並育。君子用网。春溫秋肅。禽句

次五、膠漆釋弓不射角木離

弓合角木。固以膠漆。既釋既離。焉用以射。

測曰、膠漆釋信不結也

壯趾孚窮。信不能結。射以征凶。膠漆之釋。

次六、息金消石往小來奕

美金粗石。賤消貴息。釋小取大。美乃日益。

測曰、息金消石美日大也

已私惡石。禮則良金。石克金復。天下歸仁。

次七、格其珍類龜緺厲

貞類宜珍。印纍綬若。格爾羣賢。災害並作。

測曰、格其珍類無以自匡也

君子懷珍。用匡王國。格而去之。夫豈不惑。

次八、格彼鞶堅君子得時小人䠞憂否

鞶堅之格。賢慶奸憂。慶其彙拔。憂其退休。

測曰、格彼鞶堅誼不得行也

拔奸肬距。格彼鞶堅。昨崇正誼。邪不得行。

上九、郭其目觤其角不庳其體撲

目不能詳角無由遂羝羊觸藩首低足企
測曰郭目觽角還自傷也
羝羊之觸莫進莫遂目爲藩蔽亢壯自戾
☷一方三州二部二家夷天玄陽家五土中中亦象大壯
陽氣傷剝陰無救瘼物則平易
陽長剝陰陰病莫解於物不傷平易自泰
初一載幽貳執夷內
始事幽險內多疑貳守我平衡坦夷之自
測曰載幽執夷易其內也

事險心平載安載寧兩端之執一中之衡
次二陰夷冒於天罔
伏險於夷陰用賊物必有天殃罔疏不失
測曰陰夷冒罔疏不失也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戒汝陰夷慎之勿冒
次三柔嬰兒於號三日不嗄
嬰號終日嗌而不嗄莊子之言其指同也
測曰嬰兒於號中心和也
平林隘巷呱呱厥聲覃訏載道和柔乃心

次四夷其牙或飫之徒
飲食之人徒知饜飫至於傷牙何尤甘美
測曰夷其牙食不足嘉也
食夷其牙饕而匪嘉小人厭腹不知其他
次五中夷無不利
中心無谿中道于達如砥如矢何夭之衢
測曰中夷之利其道多也
厥中坦夷四達之衢其道不一右有左宜
次六夷於廬其宅丘虛

小人剝廬過之爲虛前者赫奕今者凉淒
測曰夷於廬厥德亡也
不增厥德而速於亡荊棘之址狐兔之藏
次七幹柔幹弱離木芺金夷
柔弱幹木附火冶金金知畏火貫木之侵
測曰幹柔芺金弱勝彊也
木弱金彊彊受弱傷楚利褭馬禍搆蔡唐
次八夷其角厲
角以自衛胡爲夷之咸猛觸物反爲物羸

測曰、夷其角以威傷也
剛壯取禍自傷其角觸之以威勢失而弱
上九、夷於耉利敬病年貞
老而致仕休於傷病利引高年常修厥敬
測曰、夷耉之貞懸車鄉也
懸車鄉閭士夫致仕養老乞言迎之有禮
一方三州二部三家樂天玄陰家六水中上家象豫卦
陽始出奥舒疊得以和淖物咸喜樂
陰消陽出積滞舒奥物得和淖欣欣樂育

初一、獨樂款款及不遠
獨樂其樂款款自若不與民同四境怨作
測曰、獨樂款款淫其內也
流連荒亡淫不一狀款復款兮王心內蕩
次二、樂不知辰於天
吹豳息蜡以時歲功民樂其樂利之不庸
測曰、樂不可知以時歲也
含餔擊壤惟辰於天不知帝力自古有年
次三、不宴不雅嘄呱啞咋號咷倚戶

宴雅俱廢大非樂世憂怨悲聲閭戶相倚
測曰、不宴不雅禮樂廢也
宴禮雅樂俱廢不作倚戶之聲祇增蕭索
次四、拂其繫絕其纗佚厥心
心無繫絓無入不得何懼何憂安佚罔慝
測曰、拂其繫絕纗心誠快也
拂絕私絲心無纗係快哉樂天君子素位
次五、鐘鼓喈喈管絃嚌嚌或承之衰
鼓鐘淮水宴雅不廢樂極憂隨誰爲衰治

測曰、鐘鼓喈喈樂後悲也
喈喈嚌嚌承衰是懷樂而無節能不悲哉
次六、大樂無間民神禽鳥之般
樂何以大無間神人兼及於物和諧以均
測曰、大樂無間無不懷也
民神禽鳥德無不懷太和在宇樂何間哉
次七、人嘻鬼嘻天要之期
治人事鬼狀以嘻嘻大命將訖樂怠而悲
測曰、人嘻鬼嘻稱樂畢也

嘻嘻笑樂人鬼同象葢稱樂畢和敬以喪
又
嘻言乎喜或卽於嬉樂非以正怨恫之期

次八嘻嘻自懼亡彼愆虞
人鬼之嘻懼樂之畢愆虞以亡亡於知惕

測曰嘻嘻自懼終自保也
懼樂之畢保天之期君子有終敬慎弗違

上九極樂之幾不移日而悲則哭泣之嗟資
又
樂不可極極卽生悲歌哭同日君子謹幾

測曰極樂之幾信可悔也

朝樂夕哭幾何其速物極則反悔無由復

一方三州一部一家 爭 天玄陽家七火上下 象訟卦

陽氣氾施不偏不頗物與爭訟各遵其儀
普施無偏伊何爲爭物類競長兩儀匹生
又
相彼森齊百彙威儀競長不讓訟於畛畦

初一爭不爭隱冥
物物爭長並育不爭道費而隱爭機素冥

測曰爭不爭道之素也
原於太素物以道生道隱闕物物冥何爭

次二赫河臞
炎赫云火河爲水行水火交耗臞由爾爭

測曰赫河之臞何可悃也
凡民訟爭始於水火兩敗俱傷悃終奚可

次三爭射齦齦
君子無爭爭必於射齦齦揖讓以升以下

測曰爭射誾誾君子讓鄰也
射以觀德德必有鄰君子交讓爭也誾誾

次四爭小利不酋貞

小利是爭弗克由貞無見小利大事乃成 利句
又
人爭小利舍之弗從衆競獨讓守正不昏 酋句從昔

測曰小利弗絕正道乃昏也
刀錐之末沾沾弗割迷於由正大道乃闕

次五爭於逵利以無方
逵爭正道由中而通不昏小利其利無窮

測曰爭於逵爭處中也
處中云爭孫吳之鈐君子由中如爭逵然

次六臂膊脛如股腳膜如維身之疾

胡脛其臂胡膹其股枝大於幹疾維内蠱

測曰臂脛如股臣大隆也

一指如股一脛如要賈生涕息憂本病標

又 脛如膹如測句差池憂在臣盛疾在君微

次七爭干及矛軸用亨于王前行

執殳前驅伯也爭之維王之衛用亨弗遲

測曰干矛之爭衛君躬也

介冑之士干矛之爭君躬之衛忠勇之經

次八狠盈口矢在其後

維狠之貪逐欲眈眈弗顧其後伏弩飛鎗

測曰狠盈口不顧害也

攖利於前忘害於後矢已及之食猶在口

上九兩虎相牙知掣者全

又 牙者兩威掣者獨機機非正道智以全軀

劉項相虎鴻門劍舞惟能智掣有漢無楚

測曰兩虎相牙知所制也

力與力鬭虎牙之敵制之以知力勞知逸

☰ 一方三州三部二家 務 天玄陰家 入木上中 象蠱卦

陽氣勉務物咸若其心而總其事

萃生務長陽勸勉之物心咸若事以總持

初一始務無方小人亦用罔

務勉厥始方無定指小人趾壯亦用罔矣

測曰始務無方非小人所理也

務以方理方以素裕小人罔如奚謀厥始

次二新鮮自求珍絜精其芳君子攸行

自求厥珍芳鮮絜精君子明德日新又新

測曰新鮮自求光於己也

求新於己匪以耀人吾披吾褐吾握吾珍

次三不拘不掣其心腐且敗

法制不以鮮克由禮匪鮮匪芳腐敗失已

測曰不拘不掣其體不全也

縱欲敗度珍絜弗務相鼠有體乃人何顔

次四見矢自升利羽之朋蓋戴車載

矢何以捷厥朋之羽君子同升蓋車相美

測曰矢及蓋厥道然也

矢以羽前蓋與車連言矢及蓋道固同然

次五、蜘蛛之務不如蠶之綸。

務於罔物務於帛人無益有益蛛蠶攸分。

測曰、蜘蛛之務無益人也。

於已勉務於人何益蜘而蛛而休乃蠶織。

次六、華實芳若用則臧若。

華實並芳用之則臧君子何若務蘊其光。

測曰、華方用臧利當年也。

彼春方華用臧伊早年當其茂須爾堅好。

次七、喪其芳無攸往。

芳利當年及時以進如弗勉務嗟如朝槿。

測曰、喪其芳德以衰也。

匪克求珍棄其絜精華實腐敗德隕秋零。

次八、黃中免於禍貞。

八上而中黃中之德厥正以和禍不能賊。

測曰、黃中免禍和以正也。

和乃致祥正則修慝雖經禍地禍亦潛滅。

上九、務成自敗雨成自隊。

無務速成欲速不達與雨祈祈陰陽和洽。

測曰、務成自敗非厥命也。

和洽雨降非以驟成凡成天命務速敗乖。

☰ 一方三州 三部三家 事 天玄陽家 九金上上 亦象蠱卦。

陽氣大冒昭職物則信信各致其力。

育物陽職丕冒羣昭信乎物力各極喬翹。

初一、事無事至無不事。

為於無為不有而有昭職之事自然各就。

測曰、事無事以道行也。

行以道行事無所事物隨化流其機如是。

次二、事在樞不咨不諉喪其哲符。

厥事之樞以哲為符咨諏弗廣等於愚夫。

測曰、不咨不諉其知亡也。

咨謀以廢爰喪其知事失其樞其何由治。

次三、時往時來間不容釐。

時有往來或寒或暑事與時趣或袤或紆。

測曰、時往時來不失趣也。

事樞在哲變通趣時毫釐不失時措乃宜。

次四、男女事不代之字

位正內外事在不代男而女事字育以敗

測曰男女事非厥務也

外弧內悅各務其務男而代女夫也何措

次五事其事王假之食

上下修職無荒無逸食與任稱維王之錫

測曰事其事職所任也

爾職爾任人代天工各事其事諂祿攸祟

次六任大自事方來不救

不資羣哲知小任大事來弗堪誰救其敗

測曰任大自事奚可堪也

大以獨任力弗能勝誰能扛鼎而不梟擎

次七丈人扶孤豎子提壺

高年之翁或扶孤節豎子在後提壺以從

測曰丈人扶孤小子知方也

幼務敬長追隨遊賞孫弟之方小子知講

又旅酬逮賤負戴申孝長幼之分先王之教

又時往時來年有少長少爲長役趣時不爽

次八男女事十年不誨

男而女事厥陽之替十年匪貞何足以誨

測曰男女事終家不亨也

前戒非務此云不亨家以日替誨救莫能

上九到耳順止事貞

逆耳之言受之以順過則速止事罔弗正

測曰到耳順止逆聞順行也

良藥苦口忠言逆耳逆聞順行克由正軌

楊子太玄別訓卷之二

西昌劉斯組斗田氏著

男　元佶記州
　　元侑敬三
賈仁緒姚庭仝較字
壻王文浚衛川
張　潢開平

☲ 二方一州一部一家 更 地玄陽家一水下下 象革卦

從更至應第三

陽氣既飛變勢易形物改其靈

初一、寘化否貞若性

陽氣飛變化相推勢與形革物靈改移

否則匪貞寘化未形乃順厥性率之以行

測曰寘化否貞少更方也

否貞性乖寘化性馴少知易向習慣乃成

次二、時七時九軫轉其道

七九陽節於時趨盈如軫於道云胡不更

測曰時七時九不失當也

七九之時當轉而轉軫不失道道應時換

次三、化白於泥淄

不曰白乎涅而不緇泥淄之化變其素姿

測曰化白於泥變不明也

質白乃明化淄爲黑本體已變汩爾明德

次四、更之小得用無不利

事有小差更之斯得無煩大更用乃無忒

測曰更之小得民所望也

大革非常黎民所懼復白於淄民仰光粹

食則皆見更則皆仰小失復得厥惟民望

次五、童牛角馬不今不古

宜角而童宜童而角牛馬易形今古錯愕

測曰童牛角馬變天常也

天有常道物有常形變而失常其誰不驚

次六、入水載車出水載杭宜於王之更

水車陸杭反道之常利用出入宜更於王

測曰車杭出入其道更也

匪宜交失惟宜交得使民宜之以道爲則

次七、更不更以作病

更不宜更聰明自作乃亂舊章是謂大錯
測曰、更不更能自臧也
以能自臧變古之章道在不易胡作易常
次八、駟馬跙跙而更其御
馬失其調非馬之咎更御以往跙跙不又
測曰、駟馬跙跙更御乃良也
宜更而更更之爲善觀於御馬其理乃見
上九、不終其德二歲見代
厥德不終道頽厥宗不及三歲憂心忡忡

測曰、不終之代不可長也
不終乃代二歲爲量代終非德夫豈能長
又　悲哉子雲陽飛測更居攝而代變勢易形
又　不終見代飛而改靈牛童馬角天常已更
又　初測孺子二測軫道化白變常更御用告
又　作以能病代終不長車航反道更日宜王
又　維玄之測惟鑒惟默美新而後誰能爾白

二方一州　一部二家　斷　地玄陰家　二火上中　象夬卦
陽氣彊內而剛外動而能有斷決

陽進於五內外剛彊動而能斷王庭用揚
初一、斷心滅斧冥其繩矩
有斧斷物無斧斷心惟繩惟矩內治冥形
又　同心之斷利足滅斧繩直矩方冥不失度
測曰、斷心滅斧內自治也
內斷於心滅斧之金能以剛克邪莫由侵
次二、冥斷否在塞耳
心不能斷冥慮弗臧外不受善柔闇奚剛
測曰、冥斷否中心疑也

內斷滋否中心狐疑謨猷入告弗聽良規
次三、決其聾䏶利以治穢
去塞治否決汝聾䏶納諫受言克治邪穢
測曰、決其聾䏶利有謀也
謀以資斷病在疑塞聾䏶既決心斷斧滅
次四、斷我否食非其有恥
我謀匪臧厥爲我否無功而食苟祿伊恥
測曰、斷我否食可恥也
謀無足採伴食於朝世間恥事不在簞瓢

次五、大腹決其股脫君子有斷小人以活

君心能斷不牽左右治理罔疑仁[?]生在宥

又 獄惟大命明愼不留大小克斷乃無羈囚

又 宥罪赦過大小以情君子維解孚於小人

測曰、大腹決脫斷得理也

士曰大理得理能斷決之脫之平反皆當

次六、決不決爾仇不闊乃後有鉞

當斷不斷反受其殃鉞乘於後仇豈爾寬

測曰、決不決辜及身也

除奸弗決反爲奸除及身受害失斷爾辜

次七、庚斷甲我心孔碩乃後有爍

七庚義斧斷乃甲仁威克厥愛德大光明

測曰、庚斷甲義斷仁也

仁以義斷不失姑息庚甲一心孔碩有爍

次八、勇侏之僩盜蒙決夬

僩惟勇侏而蒙盜決以重治輕侮法罔例

測曰、盜蒙之決妄斷也

侏僩之勇其僩原輕遂蒙盜決妄斷失平

上九、斧刃蛾蛾利匠人之貞

相彼斧刃蛾蛾飛揚利如匠氏審曲面方

測曰、蛾蛾之斧利征亂也

亂如飛蛾惟斧斯征利用繩矩匠人之貞

☲ 二方一州一部三家 毅 地玄陽家三木下上亦象夬卦

陽氣方良毅然敢行物信其志

初一、懷威滿虛

氣剛以毅不隨物靡敢行惟良物皆信志

懷不惟德而惟其威方見其滿旋見其虛

測曰、懷威滿虛道德亡也

滿而歸虛初懷厥畏道德消亡愼初爲貴

次二、毅於心腹貞

克毅於內永貞勿替堅剛守道君子之志

測曰、毅於心腹內堅剛也

心腹內也毅然不屈堅剛之貞可知道力

次三、戴威滿頭君子不足小人有餘

威見厥面戴之滿頭君子彌畏小人自驕

測曰、戴威滿頭小人所長也

兜鍪自戴威滿於頭小人何勝長於逞驕
次四、君子說器其言柔且毅
德器之粹有道可說言柔且毅中和無缺
測曰、君子說器言有方也
非道不說使人能器說毅故難事柔乃易
次五、不田而穀穀於揀祿
無功而祿乃爲素餐君子食力坎坎伐檀
又祿不可揀胡然揀之三公不易萬鍾何爲
測曰、不田而穀食不當也

不稼不穡取禾三百客有何能能無媿色
次六、毅於棟柱利安大主
大木之得以棟則彊大厦之支以主則安
測曰、毅於棟柱國任彊也
棟柱之毅建爾疆幹社稷之安國以永捍
次七、觥羊之毅鳴不類
巨羊剛鬬其鳴於羣厥聲不類匪爲知音
測曰、觥羊之毅言不法也
羊巨聲猛不與類諧彊猛之言不與法裁

次八、毅於禍貞君子攸名
大節不奪伸正氣者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測曰、毅於禍貞不可幽蔀也
正道自持不屈於禍日月心懸幽蔀奚可
上九、豨毅其牙發以張弧
毅牙張弧猛以取辜豕突之逞天吏之誅
測曰、豨毅其牙吏所獵也
維豨之牙奮怒而毅維弧之張獵之者吏

二方一州二部一家　裝　地玄陰家　四金中下　象旅卦

陽氣雖大用事微陰據下裝而欲去
陽亨用事下爲陰據爰戒之裝見微而去
初一、幽裝莫見之行
治裝欲行幽而莫見君子察微幾先能辨
測曰、幽裝莫見心已外也
裝以幽戒行色未露身猶在庭心馳津渡
次二、鴟鶩慘於水翼彼南風內懷其乘
鴟鶩之慁南風之乘懷憂莫遂憂慘於水
測曰、鴟鶩之慘懷憂無快也

翼者乘風快哉霄翀胡爲憂慘堅氷道窮

次三、往其志或承之喜

志泆於往往如其志適我願兮喜也何似

測曰、往其志遇所快也

懷憂而往爰得所快如翼南風氷霰莫害

次四、鶤雞朝飛踤於北嚶嚶相和不輟食

北爲陰幽雉引其儔飛躑鳴食自得忘憂

測曰、鶤雞朝飛何足賴也

于飛垂翼不食三日翃彼嚶鳴羣啄不輟

又 君子攸行樂儀槃澗國賴羽儀何揣朝散

次五、鴻裝於淄飲食頤頤

於淄頤頤於磐衎衎鴻裝之漸志匪食欲

測曰、鴻裝於淄大將得志也

志不素飽大試大效於淄之裝爰得所樂

次六、經衢周九路不限其行覆

經彼康莊周行九逵其行之覆豈道之狹

測曰、經六衢商旅事也

不躓於蹊而顛於衢裝行大道商旅戒之

次七、裝無儺利征咎

耀爾裘馬行色無儺翩翩征客利往咎隨

又 孤行無儷僮僕俱喪咎將隨之利征何當

測曰、裝無儺禍且至也

征途長涉視無儺色盈藏之裝寇來不測

又 喪僮無朋獨行夐夐長途日暮裝與禍攖

次八、季仲播軌泣於之道用送厥往

伯也前驅遠從征役季仲送行坂車而泣

又 嗟仲嗟季役從征軌泣送道塗出關無侶

測曰、季仲播軌送其死也

伊生之裝胡送之泣尚慎旃哉嗟予季役

上九、裝於昏

云胡夜行而昏而裝子胥出關晝日伏藏

測曰、裝於昏尚可避也

辟難之行古人或有厥裝於昏脩往无咎

方一州二部二家二 衆 地玄陽家 五土中中 象師卦

陽氣信高懷齊萬物宣明娛大衆多

信之既高懷之維齊宣明湯令物盛無遺

初一冥兵始火入耳農輟馬穀尸將班於田

謂兵猶火始冥勿禍速聽乃言兵休農播

又咈諫好兵農廢耕穫馬食稻粱尸橫阡陌

測曰兵冥之始始則不臧也

兵猶火也弗戢自焚不臧厥始端弗克冥

又或云荆尸陳于田野佳兵弗祥及耕耘者

次二兵無刃師無陳麟或賓之溫

不刃不陳溫育如春四國賓貢乃來祥麟

測曰兵無刃德服無方也

兵刃不試麟貢乃至遠以德服匪以威制

次三軍或纍車丈人摧拏內蹈之瑕

纍車摧拏制勝廟謨瑕攻厥內不撓師徒

又或纍之車或執之拏未為廟算不免內瑕

測曰軍或纍車廟戰內傷也

樽俎折衝勝在廟戰內傷伐謀老成功建

又折衝於廟不戰而拙或至纍車內瑕滋戚

次四虎虓振廞豹勝其秘否

闞如虓虎勢振威與或豹之畧秘反以勝

又維虎之畜否於豹矜威張謀密請問孰賢

測曰虎虓振廞如鷹之揚也

維虓之振如鷹之揚豹以秘勝軍威宜臧

又虎旌豹函軍容衆揚非不威勝否臧之防

次五蹂戰喈喈若熊若螭

衆以蹂戰喈喈熊螭惟力之恃貞豈王師

測曰蹂戰喈喈恃力作王也

恃力作王以衆以彊仁者無敵力所莫當

次六大兵雷霆震其耳維用詘腹

兵先震聲如雷如霆匪徒震耳折服其心

測曰大兵雷霆威震無疆也

兵勢大震威行遠近大畏小懷王師以正

次七旌旗絓羅干戈蛾蛾師孕言之哭且瞚

旗絓不揚蛾蛾戈亂婦孕喑師哭瞚邪望

測曰旌旗絓羅大恨民也

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哭瞚喑師大恨喪辱

次八兵衰衰見其病不見輿尸

兵無旺氣衰衰病瘠尸不見輿全師以退

又
病而驅戰衆至輿尸卜令速退保此衰衰

測曰兵衰衰不血刃也

兵云衰病以戰不勝慮勝後會退不血刃

又
天時地利衰病匪宜惟不血刃全軍以歸

上九斧刃缺其柯折可以止不可以伐往血

斧缺柯折師久弗克宜止勿伐伐則傷血

測曰刃缺柯折將不足往也

軍器弗除將怠師老往必輿尸血流原草

二方一州二部三家 密 地玄陰家六水中上 象比卦

陽氣親天萬物丸蘭咸密無間

陽從地升上與天親物生茂密氣無間形

初一窺之無間大幽之門

昆侖旁薄密無間隙視之弗見幽以大闢

測曰窺之無間密無方也

有間乃疎無間斯密靜而極幽動而偏給

次二不密不比我心即次

日月之至猶之即次三月不違未盡密比

測曰不密不比違厥鄉也

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不守厥舍即次皇皇

又
匪爲密比逐物心違如彼遊子出乎鄉閭

次三密於親利以作人

心戀弗釋密於天倫人爲利動利在人親

又
謂他人比謂他人父匪親而親惟利之故

測曰密於親爲利臧也

次四密於腥臊三日不覺殺

衆情之密以利爲臧物趨物附金白金黃

蘭室無香鮑肆無臭腥臊不覺久爲密就

測曰密於腥臊小惡通也

小惡之通久而益密日狃日深大惡之積

次五密密不鏬嬪於天

禹無間然厥德配天稍求其鏬密何有焉

測曰密密不鏬竝天功也

女媧古皇云補天缺密密神功天完無裂

次六大惡之比或益之恤

比匪乃傷君子所戒臭分薰蕕同器斯害

測曰大惡之比匪異同也

異同之匹物以羣分胡為比惡鮑肆弗聞

次七、密有口小鰓大君在無後

投匭告密讒小諂諛聖明在上復行無益

測曰、密口小鰓賴君逢也

羣小鰓鰓讒言密湊賴有明君如縫其口

次八、琢齒依齦三歲無君

胡以琢齒而依乎齦虢亡虞後晉執其君

測曰、琢齒依齦君自拔也

齒與齦依琢之並拔君有密鄰胡為自伐

上九、密禍之比先下後得其死

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惟先下民後乃如此

測曰、密禍之比終不可奪也

密禍之比說予於剝效死勿去掘鼠羅雀

☷ 二方一州三部二家 親 地玄陽家七火上下 象比卦

陽方仁愛全眞敦篤物咸親睦

物含仁愛惟陽之施陽性眞篤衆象怡怡

初一、親非其膚其志齟齬

親不以汎愛有等差齟齬非是循節以施

測曰、親非其膚忠心閑也

愛膚則浮由中者切不為泛施心有限節

次二、孚其肉其志資戚

骨肉之孚切而資戚越射談笑兄射涕泣

測曰、孚其肉人莫間也

肉則非膚乃關休戚切身至情語人何益

次三、螟蛉不屬蜾蠃取之不逆侮

螟蛉有子不自屬愛蜾蠃爭取不相攻碍

又 親而不親不親而親取而象之蜾蠃螟蛉

測曰、螟蛉不屬失其體也

一體之親不屬乃失豈無恩勤遺之他室

次四、賓親於禮飲食几几

賓之初筵秩秩其几式飲式食而親於禮

測曰、賓親於禮賓王偕也

嘉會合禮觀國之光親賢貴德用賓於王

次五、厚不厚比人將走

廢郭寵陰見幾垂綸況乃行忍而曰滅親

測曰、厚不厚失類無方也

所厚者薄其誰為親忍及妻子猶作奚新

次六厚厚君子秉斗

六言厚厚猶云親親從親及疎均愛愛人

又 厚所當厚親不失親執樞而運斯以得人

測曰厚厚君子得人無彊也

恩有加厚親無或施大臣不怨故舊不棄

次七高亢其位庳於同事

貴而執賤高同於卑德盛禮恭萬民所歸

又 君子謙謙胡爾高亢無民無輔庳役同狀

測曰位高事庳德不能也

厥位既高卑以自牧有德謙謙無能粥粥

又 嚴嚴具瞻何事卑辱德亢無民不能羣服

次八肺附乾餱其幹已良君子攸行

伊有乾餱尚肺附之伊有良幹盍往取之

測曰肺附之行不我材也

幹良攸行如肺之附我不自材材皆我助

又 視汝肺附乾餱是親小人良幹君子隱淪

又 爛羊之頭侯於闔內汝有長幹衆材皆棄

上九童親不貞

蒙養以正乃作聖功如與邪比傲長童蒙

又 失在丈夫繫惟小子所親匪貞賢哲用鄙

測曰童親不貞還自荄也

言行見聞親非其正童子何知根荄受病

又 比於頑童自失其正伊禍之根家國宜慎

二方一州三部二家斂 地玄陰家 八木上中 象小畜卦

陽氣大滿於外微陰小斂於內

外陽內陰大滿小斂小畜之象微陰尚掩

初一小斂不貸利用安人正國

陰小自斂不貸陽施安人正國利用無逆

測曰小斂不貸其道當也

內自小斂不假陽施克持滿大道當如是

又 過侈不斂必窮而貸以約鮮失小斂道大

又 小斂之家儉約不貸道在持盈大滿當戒

次二墨斂韱韱竊我匪貞

循於繩墨小斂韱韱何以匪正竊淫則然

又 韱韱者何維墨之斂計及秋毫道失光顯

測曰墨斂戴戴非所以光也
守約不失如斂於墨戴戴未光終無差貸
又或云苛墨戴戴不遺錙銖之斂何以光輝
次三見小勿用以我扶疏
或見小利大事不成勿用之用舍莛植楹
測曰見小勿用俟我大也
狃小失大昔賢所戒舍爾戴戴光顯可待
次四斂利小刑小進大退
悉斂苛刑下生怨詈財聚民散害大於利

測曰斂利小刑其正退也
小斂戴戴而肆鞭撻政務繭絲心無惻怛
次五畜槃而衍繭純於田
樹畜繁衍田家蠶繭惟正有供羨稅無斂
測曰畜槃繭純不奪時也
蠶畜之槃繭熟盛蠶農時不奪征斂以寬
次六閔而綿而作大元而小人不戒
閔而心憂綿而力弱戒汝苛斂大害是作
又聚斂小人罔知所戒哀此罷民云胡不瘵

測曰閔綿之戒不識微也
閔綿罔戒民力以憊政不識微乃名菑害
次七夫牽於車妻爲剝荼利於王姑不利公家病
王姑戚族公家天室利私廢公男婦窮力
測曰牽牛剝荼斂之資也
牽車以輸剝荼以食斂不敷公民無餘力
次八大斂大巔
公私交斂物力大詘奪民之天邦本以撥
測曰大斂之巔所斂非也

無藝交征顛厥邦本王姑之資公家之困
上九斂於時利圉極菑
斂不失時利用屯圉預防極菑不至饑餒
又以時而斂緩急民便惟利是圉極菑乃見
測曰斂於時奚可幾也
斂必於時不可預期時饒時詘酌濟盈虛
又征一綴二維其時矣先期并求難爲幾矣
一方一州三部三家 彊 地玄陽家九金上上 象乾卦
陽氣統剛乾乾萬物莫不彊梁

惟剛惟健統象乾乾物資有萬樹脊昂有

初一、彊中否貞無攸用

中競而彊否貞不臧戒之勿用舍正非剛

測曰、彊中否貞不可與謀也

剛愎自用而失其正欲有謀焉其曰予聖

次二、鳳鳥于飛修其羽君子于辰終莫之圉

鳳修其羽亦傅于天道與時遇夫何閑焉

測曰、鳳鳥于飛君子得時也

道無可圉得時布翔覽輝揚采耀于家邦

次三、柱不中梁不隆大廈微

大廈之建柱梁是崇微而莫輔匪中匪隆

測曰、柱不中不能正基也

克正其基乃中其柱柱之不中基不正固

次四、爰聰爰明左右橿橿

取人以身聽聰視明無或壅蔽在在皆然

測曰、爰聰爰明庶士方來也

橿橿庶士何以來之耳目不蔽賢路開之

次五、君子彊梁以德小人彊梁以力

以德以力彊梁攸分小人肆橫君子溫文

測曰、小人彊梁得位益尤也

得志在位或益之尤彊梁以力乘勢可憂

次六、克我彊梁於天無彊

彊梁以德未可以克元善丕彊克之反弱

又 彊梁以力不可不克申錫無彊克之乃得

測曰、克我彊梁大美無基也

大美惟德基於剛健摧而本柔何以基善

又 恃力者亡恃德者昌力能自克美大無方

次七、金剛肉柔血流於田

任剛摧柔血隨金流嗟此弱肉拋爾田疇

測曰、金剛肉柔法太傷也

尸班於田維兵之戕血流於田維法之傷

次八、彊其衰勉其弱

勝勉爲善齊楚何畏反弱爲彊修德乃貴

測曰、彊其衰勉自彊也

衰克自振非賊非陳惟德之勉誰能力勝

上九、太山拔梁柱折其人顛且蹶

拔山折柱。其人力猛。既顛且蹶。豈謂災眚。

測曰。山拔梁折。終以猛也。

力以猛施。終以猛敗。山拔斯頹。梁折斯壞。

☰二方二州一部一家晬地玄陽家一水下下家。亦象乾卦

陽氣袀晬。清明物咸。重光保厥昭陽。

天氣清明和袀。以晬物。保昭陽。見面盎背。

初一。晬於內。清無穢。

純白在中。晬由中蘊。穢氛莫干。清於冰鏡。

測曰。晬於內清。無穢也。

厥晬於內。惟瑩惟潔。志氣清明。雜穢不接。

次二。冥駁冒晬。睎於中。

中本純白。冥駁冒之。晬如。睎如。心自悼之。

測曰。冥駁冒晬。中自慼也。

內晬之清。適爲駁冒。自省多疚。奚言浩浩。

次三。目上於天。耳下於淵。恭。

見所不見。聞所不聞。天淵上下。恭已以通。

測曰。目上耳下。聰察極也。

耳目所及。周於天淵。匪矜聰察。建極幽玄。

次四。小人慕晬。失祿貞。

志潔辭祿。歸眞反璞。白璧之懷。匹夫無辱。

測曰。小人慕晬。道不得也。

小人慕晬。志不干祿。揆之於道。不得喪璞。

又 守吾之素。却外之祿。小人潔身。以道自淑。

次五。晬於幽黃。元貞無方。

其血玄黃。天地之雜。晬然清明。元貞開豁。

測曰。晬於幽黃。正地則也。

幽玄者天。雜黃匪晬。晬如含章。臣則正地。

次六。大晬承愆易。

乾陽純粹。愆承亢悔。道與時窮。德行恒易。

又 陳賈過周。司敗過孔。大晬承愆。坦易以貢。

測曰。大晬承愆。小人不克也。

大晬者聖。承愆以正。非德如乾。亢悔乃病。

又 舜之不告。周之不知。大善受過。小人則疑。

次七。晬辰愆。君子補愆。

仁體已晬。三月不違。時有小間。復在須臾。

測曰。晬辰愆善。補過也。

純白之體時有小愆善以補過乃爲大賢
次八睟惡無善
白可受黑黑難受白小人不仁仁何由得
測曰睟惡無善終不可佐也
內外皆惡難與爲善雖有良臣忠告莫獻
上九睟終永初貞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純亦不已永貞無窮
測曰睟終之貞誠可嘉也
永厥初貞睟終純一嘉樂君子如金如錫

☰ 二方一州一部二家 盛 地玄陰家二火下中 象大有卦
陽氣隆盛充塞物窴然盈滿厥意
體物不遺爲德其盛氣充意滿性命各正
初一盛不墨失冥德
道費而隱德顯而微盛而章炫匪墨何基
測曰盛不墨中不自克也
墨云冥默藏用顯仁用不能藏顯將何因
又 闇然日章的然日亡盛而非墨鮮克窋蘇
又 大有初九曰无交害有先吉無冥德斯在

次二作不恃克大有
有而若無實而若虛作善不伐衆善之歸
測曰作不恃稱玄德也
謙不自滿厥德深遠克匪其彭公乃用享
次三懷利滿匈不利於公
小人之匈惟利是懷享於天子公何有哉
測曰懷利滿匈營私門也
私門是營鮮計公室盛滿之懷有害无益
次四小盛臣臣大人之門

臣不一臣官盛任使周禮六官門皆如此
測曰小盛臣臣事仁賢也
國有仁賢分猷效績雖小而盛臣臣皆職
次五何福滿肩提禍撣撣
享於天子小人弗克伊福乃降伊禍斯迫
測曰何福提禍小人之道也
誰何之福言提之禍小人志盈寵斯敖惰
次六天錫之光大開之疆於謙有慶
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光大謙謙慶斯來聚

測曰、天錫之光謙大有也
惟艱匪咎惟謙乃光有大不有申錫无疆
次七、乘火寒泉至
堅冰之至履霜始之寒泉之至乘火倚之
測曰、乘火泉至禍不遠也
乘之炎炎胡爲冷然泉至火滅禍匪自天
次八、抱於滿熒幾後之傾
泉抱於滿火熒而危先否後傾倚伏之幾
測曰、抱於滿幾危也

抱之者滿乘之者危厥禍匪遠君子知幾
上九、極盛不救禍降自天
天命靡常勢極乃反極盛之餘莫救其患
測曰、極盛不救天道反也
盛滿之極憂虞乘之天道之反人事繩之

☲ 居 二方二州一部三家 地玄陽家三木下上 象家人卦

陽方躆膚赫赫爲物城郭物咸得度
物何城郭陽赫躆膚包承得度膚聞精麤
初一、匪譽匪咎克守厥家
無非無儀匪譽匪咎克守汝貞家道用久
測曰、匪譽匪咎其道常也
厥譽之來厥咎之集兩無所居物恆是力
次二、家無壺婦承之姑或洗之塗
婦無宴私奉姑用洗致孝致敬中饋乃理
測曰、家無壺無以相承也
不私相奉祇以奉姑徵我無酒載懸其壺
次三、長幼序序子克父
惟長與幼乃序其序子代父勤克肖用譽

測曰、子克父乃能有興也
厥考肯堂子乃肯構家能有興克昌厥後
次四、見豕在堂狗繫之迒
克閑有家惟堂之慶豕共狗迒閑失斯兢
又祝汝有堂不設之限蹄跡交如獸畜用數
測曰、見豕在堂其體不慶也
載慶於堂維家之體豕從何來維閑之廢
次五、舳艫調安利富貞
富家大吉好合既翕如彼舳艫安貞調適

測曰舳艫安和順其軀也
大舟之楫既安且和軀分內外順適用濟
次六外其井竈三歲見背
井竈之親在中饋吉胡以外之乖睽已極
測曰外其井竈三歲不享也
內職不修而外是掌中饋既乖三歲弗享
次七老夫攖車少女提壺利考家
思婚其婦有依其士交相愛也成厥家治
測曰老夫攖車其體乃莊也

攖車提壺交愛有孚乃莊其體反身威如
次八反其几雙其牝厥家不旨
雙牝二女反几志睽居同行背家誼日離
測曰反几雙牝家用不臧也
同居二女志不同行家有睽象何足以臧
上九株生蘖其種不絕
旁蘖之生於彼株幹種類之滋蕃育不斷
測曰株生蘖其類乃長也
家有種類由幹而蘖斧斤勿尋繁乃枝葉

☵ 二方二州二部一家　法　地玄陰家四金中下　象井卦
陽高懸厥法物仰其墨莫不被則
陽高懸象有物有則匠以肖形如循行墨
初一造法不法
制度不度罔遵王路造法不法罔守令甲
測曰造法不法不足用也
法不足用民罔由法書契之興以治以察
又新莽之法援古以造非以宜民徒以肆傲
次二摹法以中克

為務為桀失中之則法惟用中師古不忒
測曰摹法以中衆之所共也
極建乎中會極歸極執中為衡宜民不易
次三準繩不甫亡其規矩
舍而準繩棄而規矩小大弗由道爽其美
測曰準繩不甫其用爽也
定以準繩用之勿爽弗信弗從失宜難彊
次四準繩規矩莫違我施
法以我施民莫違我匪我之威由法之可

測曰、準繩規矩由身行也
以身作則下由上行是規是矩是準是繩
次五、繘陸陸䴵窴腹井潰洋終不得食
爾繘爾瓶外斷中盈倚井而渴羨彼泉清
又繘井瓶羸井渫不食中有寒泉無由以汲
測曰、䴵窴腹非學方也
䴵腹之窴乃中之窒學不通方資取無術
次六、於紀於綱示以貞光
小紀大綱百爲具舉正而不偏光而不晦

測曰、於紀於綱大統明也
君爲臣綱臣爲君紀厥統之大貞明爲美
次七、密網離於淵不利於鱗
數罟入池池魚之泣嗟此鱗鱗堪爾密密
測曰、密網離淵苛法張也
苛法之張密網之戕民其魚矣君子用傷
次八、正彼有辜格我無邪
義以輔仁刑以弼教法正其辜使民勿效
測曰、正彼有辜歷而至也

驅而之善有恥且格惟辜非眚縱之弗得
上九、井無幹水直衍匪谿匪谷終於愆
井甃无咎平不濫衍無幹橫流愆咎奚免
又法惟井井幹而勿衍谿谷是患濫阱乃愆
測曰、井無幹法妄恣也
奚爲無幹厥井不甃妄恣之法濫衍可憂

二方二州 地玄陽家
二部二家 五土中中
應 象離卦

陽氣極於上陰信萌於下上下相應
陽氣上極陰息下萌二氣相應往來不爭

初一、六幹羅如五枝離如
幹五而六六甲之旋枝六而五五子之元
又幹六枝五羅如離如羅之并密離之非疏
又六幹律呂五枝聲音羅如旋生離如辨清
測曰、幹羅如附離君也
附之離之宮以君之甲一子一皇極因之
又枝附於幹離於其羅羅者君也離者應多
又律旋六幹聲併五枝宮君黃離高下應之
次二、上歷施之下律和之非則否

上生下生。準歷依律。陽唱陰和。違乖時極。

測曰、上施下和。匪其肯也。

施者陽唱。和者陰隨。若肯堂構。匪應乃違。

又 皇極經世。聲唱音和。子雲約法。堯夫識破。

次三、一從一橫。天網罠罠。

仰觀天文。厥象如網。交錯從橫。經緯朗朗。

測曰、一從一橫。經緯陳也。

經從緯橫。罠罠高明。天文察變。人文化成。

次四、援我罘罟。絓羅於野。至。

脫之罘罟。絓羅其來。網不大解。豈曰仁哉。

又 罘罟絓羅。紛布於野。誰至而援。應在仁者。

測曰、援我罘罟。不能以仁也。

不援匪仁。援則德我。羅於野至。此脫彼墮。

又 從橫天網。九野罝罠。爲緯爲經。仁兼義講。

次五、龍翰於天。貞栗其鱗。

飛龍在天。剛健中正。惴惴其栗。亢悔斯病。

測曰、龍翰之栗。極懼墜也。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若墜之淵。終日乾惕。

次六、熾承於天。冰萌於地。

乾陽極亢。坤陰始凝。亢則天熾。凝則地冰。

測曰、承天萌地。陽始退也。

陽退陰進。暑往寒來。承天萌地。應節相推。

次七、日彊其衰。應蕃貞。

陽退漸衰。陰日彊勝。敗類滋蕃。應之以正。

又 勢雖就衰。德當日彊。天地變化。保爾蕃昌。

測曰、日彊其衰。惡敗類也。

陰彊陽衰。善敗厥類。君子惡之。植正爲貴。

次八、極陽徵陰。不移日而應。

陽極之徵。厥陰乃應。井梧一葉。天下秋信。

測曰、極陽徵陰。應其發也。

極之爲亢。徵之爲冰。九上六初。應若釋弸。

上九、元離之極。君子應以大稷。

元善之長。乃離於極。天人應之。爰主大稷。

測曰、元離之極。不可遏止也。

首出庶物。元德離極。萬國咸寧。仁應無敵。

從迎至昆第四

☳ 二方二州二部三家 迎 地玄陰家六水中上 象咸卦

陰氣成形乎下物咸遡而迎之

陰下成形物咸遡迎隨氣消息庶彙何心

初一、迎他匪應無貞有邪

剛柔非應迎之有他斯爲失正而卽于邪

測曰、迎他匪應非所與并也

次二、蛟潛於淵陵卵化之人或陰言百姓和之

他之非類迎之何與象不爲咸勿用取女

淵潛自陵卵化蛟形人言陰感百姓同聲

測曰、潛蛟之化中精誠也

卵之化蛟氣應陵谷中以精誠感專應速

次三、精微往來妖先靈覺

精感於微往來應與妖咎先徵靈覺勿蔽

測曰、精微往來妖咎徵也

妖爲咎徵精乃先覺靈氣往來應由感作

次四、裳有衣襦男子目珠婦人嗁鉤貞

男珠其目婦鉤其嗁下裳上衣感宜正接

測曰、裳有衣襦陰感陽也

有衣有裳有陰有陽陰感陽動嗁鉤匪常

次五、黃乘否貞

黃中正色所乘失貞應與非正未可與親

測曰、黃乘否貞不可與朋也

否貞之乘匪黃之朋凡爲應與未可以輕

次六、玄黃相迎其意感感

天玄地黃雜戰乃傷迎而交感化育蕃昌

測曰、玄黃相迎以類應也

天地交感萬物化生各以類應時靡有爭

次七、遠之眂近之桮迎父迦逅

遠則怒視近則怒擊如遇塗人迎父謂逆

又聖人感人心乃和平眂桮遇父戾感之徵

測曰、遠眂近桮失父類也

君也父類莽將危之眂桮之及是用悲之

又眂之桮之路人相遇感乎戾氣失乎父類

次八、見血入門游迎中庭

巫蠱之變有讒無賢嗟戾太子開第虛延

又新莽行忍。血漬門寢。誰能見之。中庭滅影。
測曰。見血入門。以賢自衞也。
門內見傷。非賢莫衞。躬迎四皓。子房長計。
又玄武之門。手足推刃。得衞者勝。曰賢何忍。
又祭仲呂封。媿穎考叔。小人全親。鄭庭忸怩。
上九。濕迎牀足。罣於牆屋。
夜半之啼。剝牀以足。施罣牆內。濕迎禍速。
測曰。濕迎牀足。願在內也。
驪姬在內。晉獻願適。誰謂濕迎。而非罣設。

☷ 二方二州三部一家　遇　地玄陽家七火上下　象姤卦。
陰氣始來。陽氣始往。往來相逢。
小來大往。陽消陰長。何以相逢。始遇之象。
初一。幽遇神。及師夢貞。
神明師嚴。幽遇於夢。帝賚良弼。恭默敬奉。
測曰。幽遇神。思得理也。
晝思夜夢。思正夢正。遇神於幽。理得志定。
次二。衝衝兒遇。不受定之論。
往來衝衝。寵遇靡定。教子義方。弗納正論。

又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胡爲不受。衝衝兵阻。
測曰。衝衝兒遇。不肖子也。
有寵好兵。阻兵安忍。子厚不肖。衝衝莫禁。
次三。不往來。不求得士女之貞。
天地相遇。往來無形。得匪妄求。婚姻以正。
測曰。不往不求。士女則也。
不往自來。不求自得。無心而遇。士女之則。
又不往不求。無心相遇。士女之則。則乎天地。
次四。俛俛兌人。遇雨厲。

俛俛碩人。口舌逢憸。遇以恩澤。階厲可決。
測曰。兌人遇雨。還自賊也。
貌肥口利。遇雨若濡。巧言亂德。賊仁賊義。
次五。田遇禽。人莫之禁。
田爲詭遇。朝獲十禽。使掌嬖乘。恥不能禁。
測曰。田遇禽。誠可勉也。
詭遇得禽。羞若丘陵。馳驅宜範。誠勉守貞。
次六。俾蛛罔罔遇蝨。利雖大不得從。
蛛罔遇蝨。利大難從。子孫蟄蟄。豈爾能禁。

又　趯趯阜螽蛛網遇之從之不得將安利之
測曰、蛛之罔害不遠也
實圖利之害安避之蛛而蛛而网或廢之
次七、振其角君父遇辱匪正命
吁嗟麟角振振公族匪正有眚无妄之辱
又　君父遇辱而匪正命吁嗟吁嗟伊麟之定
又　嗟彼新莽胡傷公族麟兮麟兮尚振爾角
測曰、振其角直道行也
尚振厥角救爾三綱君父之衞直道之行

又　㝷井正命大義克信而能觸邪其角乃振
次八、兩兕鬬一角亡不勝喪
兩雄角敵必有一亡克振者勝不振者傷
測曰、兩兕鬬亡角喪也
天命之正物理之常角弗能振兩鬬一亡
又　誰能振角而觸莽兕遇大敵勇麟兮公子
上九、觝其角遇下毀足
觸兕之角克壞在觝下折其足兕何能爲
又　道以直行剛則柔克角振而觝遇下足折

又　觝角毀足誅兕使仆子房子陵策輿策復
測曰、觝其角何可當也
觝角莫當兵鈐之藏勇而示弱柔而挫剛
又　厥後中興昆陽之兵觝角毀足於玆可徵
又　誰實敎之故人子陵誰先測之伊維子雲
又　莽也謙下而觝其角毀足之憂遇强輒戮
[illegible]三方二州三部二家　竈　地玄陰家八木上中　象鼎卦
陰雖沃而灑之陽猶執而穌之
陰沃以灑豈曰雨虧陽執而穌以濯攸宜

初一、竈無實乞於鄰
道德之竈實同井養無實乞鄰匪炊匪爨
測曰、竈無實有虛名也
竈爲空名而無實亨王孫媚之鄰媼拊掌
次二、黃鼎介其中齋不飲不食乎無害
厥鼎象黃介而中齋匪惟飲食誠乎爲最
又　金鼎犄崎中統外齋乎非飲食山澤無蘇
測曰、黃鼎介中廉貞也
曰介曰齋惟廉惟貞明信不害飲食非親

又鼎介而黃建中治旁中廉以正嘉德用彰

次三竈無薪黃金瀕

竈或無薪無由以亨黃耳金鉉如委荒瀕

測曰竈無薪有不用也

國無仁賢則國空虛有才不用鼎鉉何居

次四鬲實之食得其勞力

常飪以鬲隨用無擇勞力食人取之卽得

測曰鬲實之食時我奉也

維鬲之實食以奉我朝饔夕飧無時不可

次五鼎大可觴不齊不莊

鼎可觴薦上帝是享匪以齊莊倫于褻養

又大烹維鼎而觴倫之齊莊不致誰與賓之

測曰鼎大可觴享無意也

伊鼎之大可與觴偶志不成享將同瓦缶

次六五味龢調如美如大人之饗

五味之調和羹之美以養聖賢三公燮理

測曰味龢之饗宰輔事也

和羹用饗汝作鹽梅宰輔之事五味攸宜

次七脂牛正肪不濯釜而烹則歐歍哇之疾至

伊誰烹牛而不濯釜載脂載肪爰歐爰歍

測曰脂牛歐歍不絜志也

大牢之烹可以享帝歐歍之疾惟不絜志

次八食其委雖噭不毀

哱蹴以與簞豆皆委雖噭於門其節不毀

又受人之食急而相委雖噭之傳義不忍毀

測曰食其委蒙厥德也

食云其委厥德非美不潔之蒙誰屑爲取

又推食食之乃蒙厥德義不相負奚毀其節

上九竈滅其火唯家之禍

竈以火治而或滅之禍於而家其誰爚之

測曰竈滅其火國之賊也

禍于有家賊于而國胡竈之煬而火之滅

☳ 二方二州 三部三家 大 地玄陽家 九金上上 象豐卦

陰虛其內陽逢其外物與盤蓋

物象盤盂而承其蓋內虛外逢離與震會

初一淵潢洋包無方寘

淵涵中虛靜深有本周及無方原泉混混

測曰、淵潢洋資裹無方也

資之既深原逢左右淵涵無方靜虛中有

次二、大其慮躬自鑢

意廣務大中無眞宰思慮徒勞躬自磨敗

測曰、大其慮爲思所傷也

務豐失豐慮大失大思勞而傷君子宜戒

次三、大不大利以成大

漢不自漢江不自江不可以泳不可以方

測曰、大不大以小作基也

河海之大不擇細流作基於小萬派兼收

次四、大其門郊不得其刀鳴虛

務爲壯觀不務切實鳴豫匪謙虛聲何益

測曰、大其門郊實去名來也

去其切實徒來虛名門郊自大豐屋同形

次五、包荒以中克

豐亨尙大泄中撫外王假勿憂日中宜戒

測曰、包荒以中督九夷也

九夷之督包荒並育建極以中莫敢不服

次六、大失小多失少

汝毋忽小大失之由汝毋輕少多失之憂

測曰、大失小禍由微也

以端則微厥禍將大君子矜細斯以無害

次七、大奢迂自削以觚或益之餔

志廣務遠大爲奢迂克繩以正損汰益餔

又

日費萬錢無可下箸約以簋缶可餔十戸

又

削觚之百益餔之乏戒慾之奢守豐之法

測曰、奢迂自削能自非也

縱慾敗度豐日就耗自削其非損爲益道

次八、豐牆峭阯三歲不築崩

厥牆之豐而峭其阯基不加培三歲傾圮

測曰、豐牆之峭崩不遲也

豐牆百堵阯峭必崩定傾宜早築之登登

上九、大終以蔑否出天外

豐屋蔀家闚戸闃蔑天際之翔終否以竭

測曰、大終以蔑小爲大質也

屋翔天際終以豐敗或器之小質受以大

☰二方三州一部一家廓（地玄陽家一木下下）亦象豐卦

陰氣應而愈之陽猶恢而廓之

惟應惟愈陰已翕之乃恢乃廓陽猶闢之

初一、廓之恢之不正其基

陽廓以恢陰爲之基始非其正將不免摧

測曰、廓之恢之始基傾也

德崇業廣定於始基始基已壞何廓何恢

次二、金幹玉楨廓於城

乃金乃玉爲幹爲楨基正而固弘廓於城

測曰、金幹玉楨蕃輔正也

金玉維蕃輔廼王國正厥丕基豐功駿業

次三、廓無子室石婦

家雖恢廓而無子嗣姤婦專房石不生莛

測曰、廓無子焉得後生也

娼嫉之輔同於石婦焉得後賢恢我彊祚

次四、恢其門戸以禦寇虜

國之門戸恢其藩固寇虜雖彊莫我敢顧

測曰、恢其門戸大經營也

經營之大門戸邊庭非務遠畧萬國咸寧

次五、天門大開恢堂之階或生之差

天門堂階既開既恢務爲崇壯或失良規

測曰、天門大開德不滿堂也

維堂則恢維德則狹德不滿堂天門空開

次六、維豐維崇百辟馮馮伊德攸興

豐基崇業羣后晝接馮翼維蕃丕彊惟德

測曰、維豐維崇茲太平也

維彼豐崇太平有象伊德攸興於茲永享

次七、外大扢其中失君子至野小人入室

外扢中失賢出奸入德不滿堂基崩無日

測曰、外大扢中無人也

皋應有門產望無佐外峙中虛基壞業破

次八、廓其外虛其內利鼓鉦

業廣心虛豐而不侈伊維盛德聲聞日至

又陣間容陣隊間容隊外廓內虛鼓鉦之利

測曰、廓外虛內乃能有聞也

勞則廓外謙則虛內勞謙君子萬民須美

上九極廓於高庸三歲無童

上九豐屋闚戶闃如三歲弗覿獨夫可吁

測曰極廓高庸終無所臣也

極侈不斂好大貪功中外解體濱土皆戎

☷一方三州二部二家文 地玄陰家 二火下中象渙卦

陰斂其質陽散其文文質班班萬物粲然

陰質陽文文散質斂班班可觀物色明顯

初一袷襀何縵玉貞

袷襀何縵衣錦尙絅闇然日章玉貞貴重

測曰袷襀何縵文在內也

惡文之著而被之縵袷襀內揜中華外淡

次二文蔚質否

文則虎豹質則犬羊蔚如其外中否弗臧

測曰文蔚質否不能俱晬也

文質並美是謂俱晬蔚外否中不足以貴

次三大文彌樸孚似不足

大文不文彌見其樸惟日孳孳忠信誠慤

測曰大文彌樸質有餘也

不務炫華而惟崇樸質既有餘猶恐信薄

次四斐如邠如虎豹文如匪天之亨否

繪工設色虎豹其文斐非生質否何足云

測曰斐邠之否奚足譽也

物色徒工而非天畀斐彬何稱故謂之否

次五炳如彪如尙文昭如車服庸如

炳彪之文日星同煥壽考作人倬彼雲漢

測曰彪如在上天文炳也

雲漢章天彪如其炳大人虎變天文卿景

次六鴻文無範恣於川

浩浩鴻文行無成範汪瀁靡涯如川之汎

測曰鴻文無範恣意往也

經世之文鴻惟大業浩往如川規規不屑

又伊非無範範於行川龍門疏鑿注海經江

次七雉之不祿而雞蠶穀

文雉于飛而放於野祿爾朱朱將以時夜

又不祿非福意在啖雉蠶穀匪誣詞非譏雞

測曰、雉之不祿難幽養也
文士外翔難為幽養君子守潛嘉穀用享
次八、彫韯穀布亡於時文則亂
菽粟布帛彫韯乃亡舣精時文亂是用長
測曰、彫韯之文徒費日也
彫琢為韯其文靡然徒費時日亂古簡編
上九、極文密密易以黼黻
彫韯之極文乃密密質而有文黼黻以易
測曰、極文易當以質也

文極而靡密密何取當為易之質崇乃美
二方三州一部三家　禮　地玄陽家三木不止　象履卦
陰在下而陽在上上下正體物與有禮
上下既辨陰陽體正禮於是明物秩以定
初一、履於跂後其祖禰
禮先於親翼翼其敬勿先以疾祖禰讓進
又五十立侍以聽政役敬老尊年履之翼翼
測曰、履於跂退其親也
履跂斯翼以明退讓先其所親敬吾長上

次二、目穆穆足肅肅乃貫以棘
目無游視足無跛立志正體直發矢貫的
又大射之禮正志直體穆穆肅肅矢貫斯棘
測曰、穆穆肅肅敬出心也
敬出中心矢入紅心如彼穆肅乃戢戎心
次三、晝象成形孚無成
繪事後素乃悟禮後忠信不立虛文飾陋
測曰、晝象成形非其眞也
釋回增美莫大于禮有本有文非眞何取

次四、孔鴈之儀利用登於階
鴈行鴈奠儀稱鴻漸禮贄賓嘉登階敬踐
測曰、孔鴈之儀可法則也
孔鴈之儀文采斯暉即其眞質法則無違
又鴻漸于逵羽用為儀登階序奠法則攸宜
次五、懷其違折其匕過喪錫九天
軍禮之設懷貳匕折甚則師移錫命奉冊
測曰、懷違折匕貶天祿也
下無違上懷二貶削天祿之頒有予有奪

次六魚鱗差之乃矢施之帝用登於天
朝廟序爵如鱗斯班施以誓冊天命用須
測曰魚鱗差之貴賤位也
爵祿班立躬桓蒲璧有等有差貴賤以秩
次七出禮不畏入畏
越禮無忌斯入罪戾君子懷刑無敢出禮
測曰出禮不畏人所棄也
淑躬以禮自畏人畏肆然出之人棄侮至
次八冠戚胆履全履

冠上胆下而戚相親謙履之至福履之成
測曰戚胆明不可上也
上能下下冠與胆戚謙尊而光亢悔斯辟
上九戴無首焉用此九
九至九九迴環無首九不言戴履一何有
測曰無首之戴焉所往也
玄本無首書言戴九來何所從往何所究
☳ 二方三州二部一家 逃 地玄陰家 四金中中 象遯卦
陰氣章彊陽氣潛退萬物將亡
彊而益章陰進偪陽陽潛而遯品彙彫傷
初一逃水之夷滅其創迹
去險從夷君子知幾未創而遯潛迹無疑
測曰逃水之夷迹不創也
未受其傷先幾而退去害勿遲可謂曰智
次二心惕惕足金舄不志溝壑
朝衣朝冠恐坐塗炭胡足金舄溝壑不患
測曰心惕惕義不將也
心何惕惕愛我金舄義不受汚將泥霑迹

次三競其股鞭其馬逭莖其戶逃利
寇形已迫緩則受扼夫馬速行恐為寇獲
測曰競股鞭馬近有見也
去害務疾況乃近逼競股鞭馬有見無息
次四喬木維摐飛鳥過之或降
避世入林惟恐不深飛鳥之降以保其身
測曰喬木之鳥欲止則降也
非曰遷喬鳥以避害欲止則降林密無碍
次五見鷹踔於林獺入於淵征

鷿鷈之見投彼林淵不早爲遯身奚以全
測曰、見鷿及鷈深居逃凶也
辟林入淵鷿鷈之逃深居不出凶莫與遭
次六、多田不婁費我朕功
治爾多田棄之弗婁朕功可惜罔念前勞
測曰、多田不婁費力忘功也
雖費爾力而忘爾功遑恤爾後愼保爾躬
次七、見於纍後乃克飛
去之不早而見於纍後雖欲擧受克難飛

測曰、見於纍幾不足高也
如翼見繫飛莫能擧幾不足高悔乃後矣
又繫而後飛不早見幾縱令能脫其智已卑
次八、頸加於繒維綳其繩
色不斯擧而罹於羅欲爲奮飛繩如之何
測曰、頸加維綳無自勞也
繒已加矣莫解其羽首不知幾徒勞於尾
上九、利逃跰跰盜德嬰城
視爾跰跰惟逃之利小人盜德嬰擅重器

又君子道德小人盜德賊竊仁義嬰城篡國
又陰長斯遯實盜陽德爾嘉爾肥仁義之賊
測曰、盜德嬰城何至逃也
大盜竊國嬰城市德稅駕何之君子以厄
三方三州二部二家 唐 地玄陽家五土中中 亦象遯卦
陰氣滋來陽氣滋往物且盪盪
陰旺陽衰來往並滋物各類應盪盪交頤
初一、唐於內勿作厲
唐曰蕩蕩於內寬廣好惡不作無所偏黨

測曰、唐於內無執守也
作爲疾厲偏執斯忌無固無我蕩蕩於內
又或曰內蕩中無定守能勿作厲斯以无咎
次二、唐處冥利用東征
夜臨郵亭唐肆處冥征途待曉東方既明
測曰、唐冥之利利明道也
唐爲郵肆不利夜冥利於東白在道以明
次三、唐素不貞亡彼瓏玲
素質已蕩郎於不貞蒙茸以雜喪乃瓏玲

測曰亡彼瓏玲非爾所也
知不好學或蕩而蔽窮大失居貞德亡去
次四唐無適道義之辟
乃心坦蕩無所偏主惟道是宗惟義是輔
測曰唐無適惟義序也
君子坦蕩無莫無適義之與比何所意必
次五奔鹿懷鼷得不訾
鹿之斯奔懷者鼷鼠利小失大得不訾侮
測曰奔鹿懷鼷奚足功也
蕩網失鹿而抱乎鼷不足爲功君子所譏

次六唐不獨足代天班祿
中唐有甓相維羣辟對越駿奔景福均錫
測曰唐不獨足無私容也
廟階至門有來雍雍是不獨足豈曰私容
又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德無私容蕩乎廣大
次七弋彼三飛明明於征終日不歸亡
矢飛三羽荒蕩從禽矢亡不返日月邁征
又
離三象雉于飛而弋日月逐禽矢亡何益

測曰弋彼三飛適無所從也
從禽弋飛日月如馳適從無所民怨廢時
又
日日月月明明弋飛亡不終日將安適歸
次八唐收祿社鬼輟哭或得其沐
唐亡而復社不鬼哭厥祿既收錫厥膏沐
測曰唐收祿復亡也
祿亡而復宗社無覆沐彼仁膏鬼焉用哭
上九明珠彈於飛肉其得不復
明珠爲彈得肉於飛斯爲蕩費以萬博雀
測曰明珠彈肉費不當也
費之不當珠爲肉喪縱得幾何無乃荒蕩

𝌃 二方二州二部三家 常 地玄陰家六木中上 象恒卦
陰以知臣陽以知辟君臣之道萬世不易
知臣知辟恒久不易君令臣行陰禽陽闢
初一戴神墨履靈式以一耦萬終不稷
戴九履一惟墨惟式以一配萬果柔不忒
又
惟彼墨式不差一極曰神曰靈恒以執極
測曰戴神墨體一形也

恒以一德變體肖形神明罡式萬象均靈

次二內常微女貞厲

恒其德貞婦人以吉內微貞常女德斯失

測曰內常微女不正也

內則有常正比周姜如或微之失正非良

次三日常其德三歲不食

日行於天貞明有曜其德克常三秋皦皦

測曰日常其德君道明也

日爲君象不食常明君道無缺萬國照臨

次四月不常或失之行

月之行度或疾或遲不常其道行乃有差

測曰月不常臣失行也

月爲臣象視日後先順軌則道失行則愆

次五其從其橫天地之常

從而爲經橫而爲緯七政以齊天地常軌

測曰其從其橫君臣常也

南北其從東西其橫縱羅井井泰階道亨

次六得七而九憹撓其剛不克常

木子得七火攻九金勿謂木懦剛撓常形

測曰得七而九■盛而衰也

九金七火火撓金剛金非不盛衰於木行

又此理甚隱勿泥其常金剛克木木助火烜

次七滔滔往來有常衰如克承貞

滔滔惟水火衰失常滋木助火承正无殃

測曰滔滔往來以正承非也

視彼往來滔滔非樂木以正承火威以掉

次八常疾不疾咎成不詰

貞疾之恒諱不言疾厥咎以成砭灸罔詰

測曰常疾不疾不能自治也

視疾爲常不疾其疾豈無良醫自治不力

上九疾其疾巫醫不失

無恒斯疾疾之有恒賤如巫醫不失爲能

測曰疾其疾能自醫也

疾己之疾自醫其失動靜有恒方乃不易

度　二方三州　三部二家　地玄陽家　七火上下　象節卦

陰氣日躁陽氣日舍躁躁舍舍各得其度

陰躁而進陽舍而退進退得度日循節序

初一中度獨失

度失厥中節乖違衆欲成方員規矩宜奉

測曰度獨失不能有成也

物則有度尺寸罔失而獨失之求成何益

次二澤不舍寘中度

溝洫澮川澤不離步匠氏寘繩悉中尺度

又澤上有水不蕩民舍以制數度宜合德化

測曰澤不舍乃能有正也

考工匠人治厥川澤深廣中度不舍正則

又水不蕩宅水澤惟節乃能有正德行可則

次三小度差差大櫴之階

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豈惟尋丈大懸階此

又小不節若必大嗟若節之六三尺寸是約

測曰小度之差大度傾也

有物有則有數有節小差大傾守度無忒

次四幹楨利於城

惟幹惟楨安節之臣利於王國金湯其城

測曰幹楨之利利經營也

經營四國順以承上安節以亨利用楨幹

次五幹不幹櫴於營

國無良臣幹不成幹恃以經營棟撓榱斷

測曰幹不幹不能有寧也

臣克經營四方以寧爾幹不幹墮國之成

次六大度檢檢於天示象垂其范

天度三百六十有五四分度一點點象數

又垂范維何大度周羅檢茲象緯節應氣和

測曰大度檢檢垂象貞也

天度廣大分杪詳悉垂范示象節序罔失

次七不度規之鬼即訾之

周天象度不規必差鬼訾節謬陰氣爲邪

測曰不度規之明察笑也

事不規度差謬必多明天察地笑汝全訛

次八赤石不奪節士之必

火烈石剛以煉以煅節不可奪必信無喪

測曰石赤不奪可與有要也

鐵石比質羨汝忠赤久要不忘大節不易

上九、積善之貸十年不復

積善好施貸以振物雖至十年不責其復

又 積而能散善而無伐十年如斯不介毫髮

測曰、積善之貸不得造也

我有大造博施於人不自爲功天地同春

又 積善之家厥有餘慶貸不計復忘勞適性

☰☰ 二方三州 地玄陰家 三部二家 八木上中 永 亦象恒卦

陰以武取陽以文與道不長久

武取何疆文與何弱震代巽入陰陽道薄

初一、不替不爽長子之常

不替於永不爽於度長子主器克常厥祜

測曰、不替不差永宗道也

宗道無替永承厥器何有爽差享以百世

次二、內懷替差永失貞祥

替差之來由於內懷罔念宗道失正名災

測曰、內懷替差安可久也

不恒其德內懷斯忒貞失久道憂鬩家國

次三、永其道未得無咎

宗道克永內懷靡疚未得貞祥亦無差咎

測曰、永其道誠可保也

道之克永常保厥宗不替不差貞祥以從

次四、子序不序先賓永失主

立不易方賓不先主子姓失序宗道亂侮

測曰、子序不序非永方也

日替日差子孫失序方策宗盟先賓常背

次五、三綱得於中極天永厥福

皇建有極三綱得中斂錫厥福高明令終

測曰、三綱之永其道長也

國有綱常永乃道泰新莽之時達識用慨

次六、大永於福反虛庭入酋冥

福大而永百祿是總庭實象虛秋冬正仲

又 福惟謙受道惟虛永象於酋冥斂厥天寵

測曰、大永於福福反亡也

艱以永福有而若亡福非不大虛斂匪鋪

又 罄無不宜如川方至大永反亡象爲斂退

次七、老木生蒔。永以纏其所無。

枯楊生稊得妻以子乃綿厥宗享以永祀。

測曰、老木生蒔永厥體也

綿其所無老木非枯厥體之永生意旁敷

又蔦與女蘿施於松上厥體纏綿叢集無喪

次八、永不軌凶亡流於後

不軌於度斯以永凶以亡以流鮮克有終

又得永之道不轍於凶後無流伏大命匪傾

又不踐前迹厥永斯斁立而易方後流匪吉

測曰、永不軌其命劓也

永而非道失其正軌天命不祐如木斯鑠

又不迹於凶得永之道命乃有常劓宜無耗

上九、永終馴首

惟永之終惟馴之首馴與永承永將馴受

測曰、永終馴首長愷悌也

既克有終亦亨其始愷悌君子錫爾繁祉

☲☰ 二方三州三部三家 昆 地玄陽家九金上上象同人卦

陰將離之陽尚昆之昆道尚同

將離以異尚昆而同維天與火陰麗陽中

初一、昆於黑不知白

一黑一白陰陽辨色昆而不知何足有別

測曰、昆於黑不可謂人也

白混於黑失厥明德湼而既緇斯人昏惑

次二、白黑菲菲三禽一角同尾

菲菲白黑黼黻章色離三文雉首尾一德

又金白水黑菲菲木色于角于尾同心不賊

又何謂三禽離雉文明斐然白黑羣無害心

測曰、三禽一角無害心也

一角同尾文禽終始無相妒害同心共矢

次三、昆於白失不黑無除一尾三角

質昆於白湼而不緇一承三牴終莫除之

又乾一離三後尾先角天火昆同白黑任錯

又或曰木三厥宿應角金水乘除尾火無恐

測曰、昆白不黑不相親也

昆同子白不失之黑本體無除貞不親慝

次四、鳥託巢於叢人寄命於公

叢畜無害公均無貧叢得衆鳥公得衆人

測曰鳥託巢公無貧也

次五穀不穀失疏數衆毳毀玉

穀祿不平或疏或數衆病毫毳玉食毀作

測曰穀失疏數奚足旬也

國不患寡而患不均穀失疏數奚足以旬

次六昆於市井文車同軌

市井鱗次昆於一倫同文同軌天下昇平

測曰昆於市井同一倫也

羣倫各處市井攸分混同於一萬國咸寧

次七蓋偏不覆晏雨不救

蓋以防雨而不偏覆遇雨若濡晏行濕袵

測曰蓋偏不覆德不均也

德惟偏覆均無遺漏無若蓋然遮前濕後

次八昆於危難乃覆之安

危難同心安而不驚昆覆有素衆志如城

測曰危難之安素施仁也

厥覆之安德徧民懽施仁有素遇難能安

上九昆於死棄寇遺

施仁有素危而能安或同死寇遺體棄捐

測曰昆於死棄厥身也

身為親遺而棄於寇義同殉主歸仁恐後

楊子太玄別訓卷之三

西昌劉斯組斗田氏著

男 元佶記州
元侑敬三
賈仁緒媲庭仝較字
壻王文浚衞川
張 潢開平

從減至晦第五

三方一州一部一家減人玄陽家一水下下象損卦

陰氣息陽氣消陰盛陽衰萬物以微

陰息以盛陽消以衰視彼萬物漸減而微

初一善減不減冥

陽爲元善退然而減斂德於冥匪減冲澹

測曰善減不減常自冲也

外象若減內常自冲退而藏密冥蘊於中

又善自貶損乃不損真謙冲自抑道與心冥

次二心減自中以形於身

內德消亡道心中減跼蹐形身奚能蕩坦

測曰心減形身困諸中也

心廣體胖德乃潤身減而困隘跼蹐以形

次三減其儀利用光於階

階秩日崇儀仗自減象匪其彭德暉可覽

測曰減其儀欲自禁也

其儀從減人侈我簡禁絶欲情車服平澹

次四減於乂貶其位

綱解紀棼於乂減失德不稱位宜乎貶黜

測曰減於乂無以莅衆也

治道宜隆而即於減莅衆無術不善用庳

次五減其黃貞下承於上寧

黃中貞正坤道其承下承乎上減損丁寧

測曰減黃貞臣道丁也

中正君德臣承以謙道當讓善丁寧勿愆

次六幽闇積不減不施石

內幽外闇微顯並積積弗能散硜固如石

測曰幽闇不施澤不平也

幽陰闇陽隱顯胥匪德施不普硜守匪臧

又不減不施幽闇徒積其嗇爲屯其硜爲石

次七、滅其疾損其郵厲不至。

懲忿窒欲疾滅憂損不至危厲。治末培本。

測曰、滅其疾不至危也。

忿欲爲疾懲窒乃滅不至危亡。終身無患。

次八、瀏漣漣滅於生根

如水之瀏漣漣弗已木之生根。其陰消退。

測曰、瀏漣之滅生根毀也。

厥流之長患源之短毀乃生根。漸消以斷。

上九、滅終利用登於西山臨於大川

謙損以終德進高廣登山之崇臨川之壯

又 終於減損積畏厥心登高惴惴臨深欽欽

測曰、滅終之登誠可爲也

克以損終弗損而益利有攸往爲乃亨吉。

誠可有爲志乃大得利用登臨損而終益

☰ 三方一州一部二家 唫 人玄陰家 二火下中 象否卦

陰、不之化陽不之施萬物各唫。

化施兩停天地閉塞物以愁唫。陽窮。陰戹。

初一、唫不予丈夫婦處

陽不之施物無以予丈夫陽剛陰婦唫處

測曰、唫不予人所違也

陽男婦處無所施予呻唫呻唫衆皆違侮

次二、唫於血資乾骨

血陰骨陽潤以資乾陰凝不化乾骨唫傷

測曰、唫於血臞自肥也

陰血不化凝而自肥臞臞顧之乾陽何資

次三、貌不交唭嘫唫無辭

形若不屬聲若不送貌言委弱人道鮮重

又 血不資骨厥貌不交匪化匪施唭嘫無啾

測曰、貌不交人道微也

精氣神貫貌鮮不交如其唫閉微乎內楞

又 陰陽唫閉天地不交貌言人道微若繭繅

次四、唫其穀不振其俗纍老及族

唫閉爾穀弗賑爾俗既棄其老并及其族

又 閉糴屯膏罔恤鄰里老無以養九族相棄

測曰、唫其穀不得相希也

君子有穀振爾鄉族唫而閉之安望郵屬

次五不中不督腐蠹之嗇
陰陽交會中督和暢否則閉嗇腐蠹爲恙
又㲉不施予厥爲吝嗇腐蠹何爲流通失脈
測曰不中不督其唫非也
次三次五相經督經脈視中督氣察貌聲
又不中不督脈以結嗇匪克流通唫閉斯賊
又中統四旁繇之爲督施化弗運唫嗇敗速
次六泉源洋洋唫於丘園
德足潤物如泉流通丘園碩隱時否道隆

測曰泉源之唫不可譏也
如彼洋洋胡爲唫閉丘園匪時泉源何詆
次七唫於體黃肉毀
骨肉相附流通一體唫而閉之病乃黃瘦
測曰唫於體骨肉傷也
陰陽化施骨肉浹洽唫閉於身肢體自伐
次八唫遇禍禱以牛解
遇禍而解禱之以牛中順勿失否世免憂
測曰唫遇禍大費當也
斂德辟害何謂大費遇禍牛解順受乃貴
又大牲請禱順承否道悔禍於天非爲虛告
上九唫不雨孚乾脯
上不施澤而唫閉之食爾乾脯守信俟時
測曰唫不雨何可望也
雨澤不施時惟唫閉孚以俟之怨望曷以

☰ 三方一州一部三家 守 人玄陽家三木下上 亦象否卦

陰守戶陽守門物莫相干
上下否隔各守戶門陰陽判立物各無侵

初一閉朋牖守元有
朋從之牖閉而勿開固有元善守而勿衰
又何思何慮閉爾朋牖貞吉悔亡守吾元有
測曰閉朋牖善持有也
朋從往來在閉其牖元善克持不失其有
又絶爾朋黨不開門戶善守厥家保爾富有
次二迷自守不如一之有
迷于自守而開朋牖憧憧往來失一元有
又自守厥迷朋從爾思不如初一有善能持

測曰迷自守中無所以也

懂懂何爲昧於自守中失所據復何以有

次三無喪無得往來默默

一得二喪三兩忘之往來匪懂默兮默兮

測曰無喪無得守厥故也

喪得兩無往來皆默無道足容守厥故宅

次四象艮有守

艮爲閽寺守彼門闕次四象之往來勿越

又或取諸象闕門有守非惟暮夜比類於狗

測曰象艮有守廉無悃也

守戸守門象艮之度陰陽廉辨兩無覩怙

次五守中以和要侯貞

守位之中陰陽以和要連上下侯正無差

又五居中要守中以和應侯之正氣乃無疴

測曰守中以和侯之素也

侯守中和爰得其素身以永康德以廣布

又舊解要侯要荒之爵皇建中和遠侯素悅

次六車案軔圭璧塵

車案圭璧或軔或塵不駕不幣守圍失鄰

測曰車案軔不接隣也

輟駕收幣聘問不通門戸固守交失鄰封

次七羣陽不守男子之貞

陽德貴施羣子無吝不同牝守乃得男正

測曰羣陽之守守貞信也

陽男貴羣不貴孤守守亦有道貞信爲久

次八白無杵其碓舉天陰不雨白日毀暑

白碓雖具無杵空舉密雲蔽日物枯缺雨

測曰白無杵其守貧也

徒守爾白無杵何舂貧無資物君子固窮

上九與茶有守辭於盧首不殆

白者惟茶與守相得盧首用辭何取就黑

又守白辭黑保其素德爲與爲辭君子不忒

測曰與茶有守故愈新也

傾蓋如故白頭如新守茶辭盧新故一心

又糟糠不棄貧賤不忘與茶有守故勝新歡

又茶苦如薺守之勿遺取新棄故君子弗爲

故無失故遇之愈新白頭相守盧首弗親

三方一州二部一家 **翕** 人玄陰家四金中下 **象巽卦**

陰來逆變陽往順化物退降集

陰變陽化來逆往順物隨退翕降集秋令

初一狂衝於冥翕其志雖欲逍遙天不之茲

逆衝狂蕩冥受其慝順其志願逍遙奚得

測曰狂衝於冥天未與也

志狂而蕩衝於冥默性天弗與其蔽也賊

次二翕冥中射貞

順適於冥中冥以貞正己之志似射之銘

測曰翕冥中正予也

冥適於中中冥以通射正予志發彼有功

次三翕食噣噣

翕如合羽聚食斯噣維羣之集舞而啄蟻

測曰翕食噣噣利如舞也

如彼禽啄噣噣交集巽象爲雞式舞以翕

又 呦鹿食草食和以翕鼓之舞之噭噣乃吉

又 野鳥之啄噣噣交攫舞羽相趨無乃害作

次四翕其羽利用舉

羣羽斯翕彼此交翼利用高舉周覽八極

又 退而降集利用升舉雲飛高高爰翕其羽

測曰翕其羽朋友助也

其羽旣翕其舉斯利彙征天衢朋助之義

次五翕其腹辟金穀

羽翕其腹不飛而伏不受兼金蕭然辟穀

測曰翕其腹非所以舉也

何以翕腹降集斂束羽豈不豐舉非所欲

次六黃心鴻翼翕於天

鴻飛冥冥中心慕之翕集以舉天衢傅之

又 王心克中輔翼皆鴻明良集慶天保其隆

測曰黃心鴻翼利得輔也

鴻漸于逵中心弗遺爰得良輔利爲羽儀

又 主則黃中臣則鴻翼左右輔之天休用集

次七翕繳惻惻

羣羽雖合罾繳所得羨彼冥冥視爾惻惻

測曰翕繳惻惻被離害也

羽離於羅害如之何翁焉被繳惻惻實多

次八、揮其罦絕其羂殆

繳離罦羂揮而絕之從政殆而鳳兮鳳兮

測曰、揮罦絕羂危得遂也

罦而羂而揮以絕而危雖能脫豈不殆而

又入危而脫得遂亦倖翁於冥冥罦羂何病

上九、擢其角維用抵族

物各有族角以抵之禦非外侮擢而去之

又自攻其族其角非麟用以自害去厥不仁

測曰、擢其角殄厥類也

物角自衛曷為擢之自殄厥類是用去之

☷ 三方一州二部二家聚人玄陽家五土中中象萃卦

陰氣收聚陽不禁禦物相崇聚

斂聚惟陰陽施莫爭物以崇積如坻如京

初一、鬼神以無靈

造之則有化之則無以無舍有鬼神靈符

又精氣為物物乃有質游魂為變變以無極

測曰、鬼神無靈形不見也

二氣之靈靈于無形無形而形形形以冥

次二、燕聚嘻嘻

平人燕樂聚而嘻嘻枌榆日暮扶醉而歸

測曰、燕聚嘻嘻樂淫衍也

萬物崇積斂聚為懽嘻嘻燕樂淫衍盤桓

次三、宗其高年羣鬼之門

烝畀酒醴百禮用洽高年以崇羣鬼以答

又萬物崇聚維億及秭引年修祀百禮具舉

測曰、宗其高年鬼待敬也

胡考以寧祖妣以烝薦修羣祀斂告歲成

次四、牽羊示於叢社執圭信辟其左股野

依叢為社牽羊敬鬼野人左股圭璧用舉

測曰、牽羊於叢不足勞也

萬物崇聚牽羊勞功薦懷未足圭璧加隆

次五、鼎血之蕕九宗之好乃後有孚

孚用大牲臭升鼎血聚乃九宗式好信悅

又萃以聚渙假廟用享愛其所親信誠以灌

測曰、鼎血之蕕信王命也

天命以順王命以信乎用大牲聚鮮弗正

次六、畏其鬼尊其禮狂作昧淫亡

畏鬼尊禮狂惑作昧厥爲淫亡祀典無取

又佔有能鬼鄭人畏禮惟狂作魅淫亡爲祟

測曰、畏鬼之狂過其正也

畏鬼之狂過禮之正雖非萃渙厲祀除眚

次七、竦萃於丘冢

緊惟丘冢敬萃以竦上帝百神昭祀惟永

測曰、竦萃丘冢禮不廢也

圜丘冢土暨於丘墳竦萃敬禮不廢修文

次八、鴟鳩在林吹彼衆禽

林有鴟鳩衆禽所畏鷹祭於茲物憚陰鷙

又小人高位性鷙如鴟衆賢引退懼爲所持

測曰、鴟鳩在林衆所吹也

鷹旣祭鳥在林而嘯衆吹因之羣聚憂悄

上九、垂涕纍鼻聚家之橐

風吹其涼子婦相將涕垂鼻纍家橐用藏

又田家品橐聚乃秋成衣單涕鼻著退涼生

測曰、垂涕纍鼻時命絕也

聚於物橐感於人形應時順命訖絕秋成

又萃之上六齎咨涕洟此言垂涕隱以同推

三方一州二部三家積人玄陰家六水中止象大畜卦

陰將大閉陽尙小開山川藪澤萬物攸歸

陰盛陽衰大閉小開高下萬物歸哉歸哉

初一、宾積否作明基

積否於宾作基於明藏其實落以待脊生

又陰將大閉宾積否衰陽尙小開明作是基

測曰、積宾否在惡也

衰否之積陰閉以翕將以脊生惡爲善益

又冀田積否宾藏生理作乃明基在於惡儉

次二、積不用而至大用君子介心

不用之積而至大用分別在心善惡均重

又積善餘慶終至大用大其胸藏君子樂永

測曰、積不用不可規度也

否積不用用以基作何必規規拘於常度

又積雖不用正誼是重不可謀利規度駭奉

次三積石不食費其勞力

雖有美石不可以食積之盈車徒勞何益

測曰積石不食無可獲也

積乃否惡明用基作石積徒勞其何所獲

次四君子積善至於車耳

積善餘慶車服乃身益以蕃盛至於耳孫

又或云車耳古文之珥金珥朱輪善積如是

測曰君子積善至於蕃也

君子積善世以蕃鮮雲仍至耳車乘連翩

次五藏不滿盜不羸

藏若無藏盜不爲盜不滿不羸謙損自保

測曰藏滿盜羸還自損也

多藏而滿羸貨盜糧遂以自損何爾崇張

又深藏若虛大德若愚還自損抑盜莫之窺

次六大滿碩施得人無亢

積而能散惠足使人爾無封靡胥樂謙仁

測曰大滿碩施人所來也

滿積而大施碩而均於鄉鄉附於國國親

次七魁而顏而玉帛班而決欲收寇

魁顏盛班欲多啓寇何以收之決去寇賓

又亶候多藏昂昂堂堂侈陳玉帛爰致寇攘

測曰魁而顏而盜之招也

昂首壯顏脉頭金山適以招盜居積爲難

次八積善辰禍維先之罪

積善宜慶時與禍嘗或其先世作有餘殃

測曰積善辰禍非己辜也

禍非己辜辜由先積幹蠱用譽善終逢吉

上九小人積非至於苗裔

善及苗裔積非亦然小人之禍畏哉世延

測曰小人積非禍所骫也

善至車耳非至苗裔慶則後蕃禍則後骫

☰ 三方一州三部一家 飾 人玄陽家七火上下 象賁卦

陰白陽黑分行其職出入有飾

白黑分行乃成賁飾陰以白出陽將黑入

初一言不言不以言

言爲身文不言由中未以言顯先以默通

測曰言不言默而信也

積誠以動焉用文之不言而信默以通之

次二無質飾先文後失服

文不勝質質亡乃失文飾爲先後將誰服

測曰無質先文失貞也

夫既無質而先以文貞素既失文於何承

次三吐黃酋舌拑黃聿利見哲人

言由中吐㨖舌律聲謹不妄發詞寡吉人

又 黃中酋由聿律拑收由中中律吐舌寡尤

測曰舌聿之利利見知人也

匪舌是出由中考律智人之詞弗爲虛飾

又 聿亦爲筆舌與筆一筆舌由中哲無緣飾

次四利口哇哇商人之貞

哇哇之口惟利是言譁聲市井商人惟然

又 商人言利口捷而譁固其常道賢者戒哇

測曰哇哇之貞利於商也

貞利於商匪商匪良魚鹽膠鬲夫豈哇簣

次五下言如水實以天牝

卑下之言納如流水若谷謙冲天牝實以

又 玄牝之門天地之根根天守牝谷神應言

又 下令之言同于流水道守雌牝而匪矜已

測曰下言之水能自冲也

谷神虛冲下言兼容惟能自下萬派朝宗

次六言無追如抑亦飛如大人震風

言出莫追雖抑如飛大人恒道愼乃樞機

又 大人有言疾於雷風飛不以翼無可追踪

測曰言無追如抑亦揚也

駟不及舌翩翩莫追雷行風發抑揚惟時

又 口無擇言無所追悔抑之亦揚雷風應與

次七不丁言時微於辭見上疑

時然後言言足以興辭微莫信言時不丁

又 無道言孫維其時矣嘉謨入告后見疑矣

測曰不丁言時何可章也

乃言可績其時則非身將隱矣焉用文之

次八蚣鳴喁喁血出其口

寒蚣孤鳴喁喁鬲聲出自口矣時與血并

測曰、蛒鳴喁喁、口自傷也。
言不丁時蛒鳴寒枝喁喁自傷以口取危
又 舊喻小人如蛒鳴口豈知非時君子出走
上九、白舌於於屈於根君子否信
言惟白質於於無飾盤屈深根雖否難抑
又 否而見伸揚而莫抑其言純白其根盤屈
測曰、白舌於於、誠可長也
於於曲達純白無飾修辭立誠哲長懷瑩
☳☳ 三方一州三部二家 疑 八木上中 人玄陰家 象震卦

陰陽相磑、物咸彫離、若是若非
如磋如磨陰陽碎破離離物象是非疑我
初一、疑恫恫、失貞矢
疑之初生恫恫心曲正直莫從失諸正鵠
測曰、疑恫、失貞、何可定也
知止有定如射志的厥初疑恫貞矢乃失
次二、疑自反、孚不遠
定爾疑恫內克自反貞矢罔失信行不遠
測曰、疑自反、反淸靜也

外有所疑反求諸己還我本然淸靜之體
次三、疑彊昭受茲閔閔於其心祖
蓄疑爲信彊謂昭明中心覯閔本始失靈
測曰、疑彊昭、中心寞也
疑彊爲昭非反淸靜中心寞然閔閔曷鏡
次四、疑考舊遇貞孚
舊德舊文疑而思問乃得貞信考正無泥
測曰、疑考舊、先問也
今之所疑舊之所信問以先之得於考訂

次五、蛛黃疑金中
赤黃并雜疑爲金中黃中正色赤間豈同
測曰、蛛黃疑中、邪奪正也
黃中爲正蛛間近邪疑赤於黃非奪正耶
又 赤亦近正加虫乃邪性爲蟀蟄金中何誇
次六、誓貞、可聽疑則有誠
誓命以正疇敢弗聽疑畔曷消貴申誠信
測曰、誓貞可聽、明王命也
師中王命誓之以正明用釋疑誠則敬聽

次七、鬼魂疑貞厲嚘鳴弋木之烏射弋之狐反自耳厲。

疑鬼作眞卽疑爲病嚘鳴弋射烏狐妄聽

又 厲非鬼魂嚘鳴耳病弋烏弋狐反釋淸靜

測曰、鬼魂之疑誠不可信也

疑鬼反耳耳厲疑此誠不可信嚘鳴自止

次八、顚疑遇幹客三歲不射

疑於顚覆而得賢材久而不斁大廈無摧

測曰、顚疑遇客甚足敬也

懼顚遇幹客能扶持國有艮輔敬而勿衰

上九、九疑無信控弧擬麋無

九有九疑而全無信擬麋欲射虛張弧影

又 思援弓繳象於控弧一心鴻鵠麋擬全無

測曰、九疑無信終無所名也

滿懷疑幻無一信徵麋弃弓射虛擬莫名

又 控弧在手擬麋不發疑有爲無執射名滅

☷ 三方一州 三部三家 視 人玄陽家 九金上上 象觀卦

陰成魄陽成妣物之形貌咸可視

成魄成妣陰陽毋矣形貌應之可觀物理

初一、內其明不用其光

明而內照光不外用日映水心水將日炯

測曰、內其明自窺深也

內用其明照於無形自窺之哲靜以深深

次二、君子視內小人視外

視內見心視外見形小人察察君子冥冥

測曰、小人視外不能見心也

視外遺內厥中不慧不能見心形乃委蛻

次三、視其德可以幹王之國

內以觀德外幹王國內外能全乃爲人杰

測曰、視德之幹乃能有全也

德能幹國才爲出特視以王明知人則哲

次四、粉其題頯雨其渥須視無姝

視爾粉面遇雨改觀渥漬須髮嬌娥失歡

測曰、粉題雨須不可忍瞻也

其題則粉雨須失容瞻不可忍安用飾工

次五、鸞鳳紛如厥德暉如

紛來鸞鳳用覽德暉君能光治賢哲羣歸

測曰鸞鳳暉如德光皓也

覽暉千仞來儀於廷德非光皓鸞鳳匿形

次六素車翠蓋維視之害貞

厥車之素而翠其蓋外求可觀失正乃害

測曰素車翠蓋徒好外也

車蓋之好或素或翠徒爲外觀害滋爲懼

次七視其瑕無穢

自爲撿視纖瑕莫揜內照之明穢無班點

測曰視其瑕能自矯也

白璧患瑕內視頻加疵能自矯德乃純嘉

次八翡翠於飛離其翼狐鼦之毛躬之賊

測曰翡翠狐鼦好作告也

鳥離其翼狐鼦其躬羽毛可愛反以愛凶

上九日沒其光賁於東方用視厥始

嗟爾翠羽及爾鼦皮以好作告象齒同悲

測曰日沒賁東終顧始也

西日赤黃光其東賁覩其入時如出之始

收之桑榆光賁東隅勵終之道顧始爲宜

三方二州一部一家　沈　一人玄陽家一水下下　象兌卦

陰懷於陽陽懷於陰志在玄宮

陰陽相懷兩志無猜玄宮沈默兌澤悠哉

又陰升陽退不交而懷志有所戀玄宮沈埋

初一沈耳於閨不聞貞

丈夫有耳不沈於閨內言是溺正德已離

測曰沈耳於閨失德體也

屬耳閨帷沈無遠志正言不聞斯失德體

次二沈視自見賢於眇之眄

美目盻兮何取於眇賢哉內視自見爲要

測曰沈視之見得正美也

內視斯沈見所不見美得其正目無盻倩

次三沈於美失貞矢

耳目何沈沈于外美失爾正直君子所鄙

測曰沈於美作聾盲也

君子聰明正直是與外美之沈耳目喪矣

次四宛雛沈視食苦貞

維宛之雛沈視不苟食必於貞寧甘苦卩

測曰、宛雛沈視擇食方也

鴛雛翼翼沈視息息守正懷方爰擇爾食

次五、雕鷹高翔沈其腹好媚惡粥

不仁高位播惡於衆沈貪如鷹潔憎穢奉

測曰、雕鷹高翔在腐糧也

宛雛竹實鴟雕腐鼠茲豈無糧所志在腐

次六、見票如累明利以正於王

見票非沈恐累其明或從王事麗正勿輕

又離象重明以麗乎正化成天下王道平平

測曰、見票如累其道明也

所見匪沈飄光累明惟主麗正道朗化成

又重明謂累麗正謂利票曰飛光道宣王位

次七、離如婁如赤肉鴟梟厲

離婁之明目注赤肉鴟梟鴟梟腐饜汝腹

測曰、離婁赤肉食不臧也

視若離婁赤肉是注厥食匪臧梟腹罔顧

次八、盼得藥利征

藥以苦貞盼得惟明利於已病征邁康寧

測曰、盼得其藥利征邁也

日邁月征勉勉勤勤更得良藥資我精明

上九、血如剛沈於顙前尸後喪

上九過剛血乃沈顙傷之不已前後皆亡

測曰、血剛沈顙終以貪敗也

沈顙沒沒而溺於貪終以大敗乃云血剛

三方二州一部二家　內　人玄陰家二火下中　象歸妹卦

陰去其內而在於外陽去其外而在於內萬物之既

內陰外儲外陽內裒肅霜屆節物象盡摧

初一、謹於嬰執初貞後寧

壯女勿取謹於內始嬰執初正後寧無悔

測曰、謹於嬰執始女貞也

歸妹征凶由於失謹始正內則永終害寢

次二、邪其內主迂彼黃牀

婦爲內主失貞則邪疎而遠之中牀乃莭

又內主亦心邪則靡寧中安不剢遠邪勿使

測曰、邪其內主遠乃寧也

內主既邪匪藏匪嘉遠之勿狎剝牀無嗟

次三兩儀而悲坎我西階

覩兩儀匹而有悲傷西階見代憂色不忘

又 納婦之禮代自西階母退婦任悲有自來

測曰兩儀而悲代母情也

兩儀孔嘉兩悲伊何婦代母事感懷實多

次四好小好危喪其縕袍履

昵好羣小內寵危侮喪舊納新縕袍棄土

又 小人是好曰安其危敗家亡國如棄絮衣

測曰好小好危不足榮也

小星參横仄影乒乒危而昵好辱體何榮

次五龍下於泥君子利以取娶遐庸夷

龍不飛躍而下於泥取妃則利遐豈平夷

又 龍不泥蟠下泥何利陽取陰娶乎身下遇

測曰龍下於泥陽下陰也

龍爲陽象泥乃陰踪下而相遇匹體乎庸

又 親迎之禮男下於女配偶相遇心悦而喜

次六黃昏於飛內其女雖欲滿宮不見其女

古爲於飛黃昏迎女情欲雖盈昏禮尚晦

測曰黃昏內羽不能自禁也

內羽于飛黃昏取妃欲雖不禁禮不可違

次七枯垣生莠皬頭內其雉婦有

兩垣既枯而生夫莠老夫少婦白頭多有

測曰枯垣生莠勿慶類也

雖則多有而非嘉偶一莠一枯維類亦醜

次八內不克婦荒家及國涉深不可測

婦人無事休其蠶織長舌階厲禍深傾國

測曰內不克婦國之孽也

爲家之索爲國之孽妹喜夏亡妲己商滅

上九雨降於地不得止不得過

陰陽惟和雨澤乃降匪亢匪淫施於地上

測曰雨降於地澤節也

於地之降維天之澤無止無過和而中節

又 施降逮下象爲雨澤不僭不濫厥有常則

☷ 三方二州一部三家 去 入玄陽家三味下上 象无妄卦

陽去其陰陰去其陽物咸倜倡

二氣互移交易厥居物咸離位倜倡相隨
又舊云倜倡厥爲張盛以時考之物將殘剩
初一去此靈淵舍彼枯園
此焉何去維靈之淵彼焉何舍維枯之園
測曰去此靈淵不以謙將也
靈淵善下去之失謙枯園維亢舍之得愆
次二去彼枯園舍下靈淵
維園之枯去彼上亢維淵之靈舍此下光
測曰舍下靈淵謙道光也

去亢就謙靈淵冲然守茲下谷光被上天
次三高其步之堂有露
氣揚趾高步於堂階尙戒爾足露滑新苔
測曰高步有露妄升也
謹爾步履曷爲高趾有露霑滑妄升則忌
次四去於父子去於臣主
父子臣主義無可去去則失常夫何怨懟
測曰去於父子非所望也
大倫胡廢天性無戾无望之悲有故而去

次五攓其衣之庭有麋
攓衣防露不敢高步尙恐有麋之庭心怖
又攓衣防麋麋爲庭草露恐有麋麋恐未掃
測曰攓衣有麋亦可懼也
有麋可懼懼露霑衣之彼庭下攓之攓之
又維堂有露維庭有麋荒蕪莫治君子識微
次六躬去於成天遺厥名
克底成功實由厥躬去之不有名委太空
測曰躬去於成讓不居也

讓善不居人臣之義无成有終恬然躬退
次七去其德貞三死不令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去貞不善抱慙於坵
測曰去其德貞終死醜也
貞德既喪雖生抱醜終死何悲莫爾遺臭
次八月高弦火幾縣不可以動動有愆
月弦方高大火縣昊時未可作動作失躁
又與居以時動作勿違天縣月火顛倒裳衣
測曰月弦火縣恐見咎也

動愆于時。月火天垂。恐或見咎。靜息弗違。

上九求我不得自我西北

行有不得。反求諸我。靜言思之。西北爲可。

測曰求我不得安可久也

西北陰靜。得我玄冥。安可久動。與物休寧。

又去動求靜。去作求息。靜息有方。西北陰翕。

☷三方二州二部一家　晦人玄陰家四金中下　象明夷卦

陰登於陽陽降於陰物成喪明

陰登陽降。天時向晦。物色蒙昧。離明喪毀。

初一同冥獨見幽貞

同處冥蒙。獨能明見。幽人之貞。養晦以辨。

測曰同冥獨見中獨昭也

衆濁獨清。衆醉獨醒。昏昏在世。昭昭在心。

次二盲征否

盲無所見。象爲極晦。何利於征。夫豈不否。

測曰盲征否不見道也

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子不見道。盲征可閔。

次三陰行陽從利作不凶

陽行陰從。乃理之正。茲反其道。利作克振。

又陽從陰令。道弗克振。利於作興。陽始不病。

測曰陰行陽從事必外也

陰陽失道。陽衰陰驁。事必外制。下不上冒。

次四晦其類失金匱

金匱所藏。法度之類。顚覆典刑。晦而失序。

又或云善類宜彰而晦。雖有金匱。孰明綱紀。

測曰晦其類法度廢也

法度之廢。厥類用晦。金匱所遺。失序莫理。

次五日正中月正隆君子自晦不入窮

日中則昃。月隆則虧。道惟用晦。不入窮危。

測曰日中月隆明恐挫也

日月之明。虧昃乃挫。君子恐懼。自晦寡過。

次六玄鳥維愁明降於幽

玄鳥春至。維愁冬窮。陽明降幽。伏昧以終。

測曰玄鳥維愁將下昧也

物以時喜。亦以時愁。陽下昧昏。玄鳥羽收。

次七脂提明德或遵之行

夜行以燭明德宵提晦遵大道與子相攜

測曰暗提明德將遵行也

君之夜行何必衣錦明德惟燭遵行提警

次八視非其直夷其右目滅國喪家

視直以目而傷其右遠弗能明國家喪咎

又官失其明汝視匪正國家之敗由此莫拯

測曰視非夷目國以喪也

邪視傷目明德匪提日行已懼宵行必危

上九晦冥冥利於不明之貞

冥而又冥其晦已極幽貞不明道乃惠廸

測曰晦冥冥之利不得獨明也

處世之晦利於冥冥獨明反害守爾幽貞

從瞢至養第六

三方二州二部二家　瞢　人玄陽家五土中中　象明夷卦

陰征南陽征北物失明貞莫不瞢瞢

陰氣南行陽氣北征物象瞢瞢胥失明貞

初一瞢復睒天不睹其軫

天有軫道睒之乃睹瞢何所見而仰推步

測曰瞢復睒天無能見也

仰以觀天明乃能見視爾瞢瞢復何所睒

次二明復睒天覩其根

明者觀天反復其道匪惟睹軫天根悉到

測曰明復睒天中獨爛也

天何所根於宿爲氐爛然中明陽自復始

次三師或導躲豚其埻

測曰師或導躲無以辨也

爾鏃既錞發彼有的師矇引弓遁而罔識

或導師射莫得其埻自無以辨反疑爲豚

次四鑒貞不迷於人攸資

鑒得其正不迷七聖人所取資於賢爲鏡

測曰鑒貞不迷誠可信也
人爲哲鑒正乃不迷誠可取信君無容疑
次五倍明仮光觸蒙昏
貞鑒明光而與倍仮蒙蒙昏昏觸之皆闇
測曰倍明仮光人可頻也
子有明鏡倍仮而照乃而之人皃可頻笑
次六萅萅之離不宜熒且妮音那
離乃中虛萅萅宜之勿爲熒惑勿爲妮妮
又舊解離日謂熒爲月君德學日月小勿學

測曰萅萅之離中夌夌也
中熒且妮夌夌滋昧欲多益昏虛中乃慧
次七萅好明其所惡
萅於好惡明乃能辨誠能求明好以惡見
又彼昏不知妄有所好明其爲惡不昧於道
又好明所惡萅乃不萅以疾示醫皃醫能攻
測曰萅好之惡著不可昧也
萅於所好而之於惡不自掩昧誠形乃著
次八昏辰利於月小貞未及星
於時爲昏月小而正或愛孤明繁星爲勝
測曰昏辰利月尙可願也
當昏之時利于見月未及繁星尙可願悅
上九時嗟嗟不獲其嘉男子折笄婦人易哿
嗟嗟維時昏嘉不獲陽沒陰變男婦交厄
又少婦加笄而男子折或哿易嘉嗟嗟之厄
測曰不獲其嘉男死婦歎也
昏姻孔嘉匪時胡獲男死北征婦嘆南國
又及笄娶女男子折之婦不獲嘉易嫁惻之

三方二州二部三家　窮　人玄陰家六水中上　象困卦
陰氣塞宇陽亡其所萬物窮遽
初一窮其窮而民好中
守爲陰塞陽失所宅物盡彤傷象爲窮迫
窮固其窮好得所好守中不渝民皆樂道
測曰窮其窮情在中也
窮莫窮我我克窮窮窮爲我窮民好在中
又其窮惟遇固窮惟中民情無二中正以通
次二窮不窮而民不中

窮不守窮逐逐求富以詐居奇失中罔顧

測曰、窮不窮詐可隆也

胡爲乎窮胡爲不窮矜其詐取時或可隆

次三、窮思達

或困而知窮以思達或生或學皆吾師法

測曰、窮思達師在心也

師在吾心困思乃亨雖柔必强雖愚必明

次四、土不和木科楕

國依於民民依於土土而不和木以耗蠹

測曰、土不和病乎民也

益惟木道養乃土功土木兩病民困而窮

次五、羹無糝其腹坎坎不失其範

飲水餐腹窮不干祿守己之範自得無欲

又坎曰中滿亦云中虛滿爲飽德虛爲樂飢

測曰、羹無糝猶不失其正也

無糝之羹同於啜水不失其正窮而守己

又嘗君之羹窮至無糝執君之御範不失掌

次六、山無角水無鱗困犯身

無角無鱗山水兩窮百姓之困上累君公

測曰、山無角困百姓也

山無可獵困於荒絕視彼山民亦知澤竭

次七、正其足蹢於狴獄三歲見錄

所行克正而滯於獄非其罪也久乃見錄

測曰、正其足險得平也

正行蹈險所生不忝終乃得平於以解蹇

次八、涉於霜雪纍項於郗

履清蹈潔困於霜雪天寒衣單項纏郗坼

測曰、纍項於郗亦不足生也

項郗之纍霜雪之際困於潔清不足生計

上九、破壁毀圭舊竈生鼃天禍以他

壁圭破毀鼃生竈底時窮於天他禍未已

又華門圭竇而又破毀竈冷鼃鳴禍非其取

測曰、破壁毀圭逢不幸也

亦愛圭璧而生不辰逢茲被毀何幸之云

三方二州三部一家 割 人玄陽家七火上下象剝卦

陰氣割物陽形縣殺七日幾絕

物何云割陰氣剝陽陽猶未復七日倉皇

初一割其耳目及其心腹厲

耳目近臣心腹中君外割內病剝所由成

測曰割其耳目中無外也

外有耳目而或割之中有心腹將焉度之

次二割其肬贅利以無穢

肬贅附形亦云可穢割而去之乃無所累

測曰割其肬贅惡不得大也

肬贅累身于形爲惡小即去之勿令大作

次三割鼻食口喪其息主

鼻主通息割以奉口口不能甘息於何透

測曰割鼻喪主損無榮也

息主既喪形比於剔虧體辱親何榮之謂

次四宰割平生

宰社割肉須之既平以此大宰秉國之均

測曰宰割平生能有成也

視其宰割測其平生割小小得宰大大成

次五割其股肱喪其服馬

身之股肱御之服馬割而喪之誰輔誰駕

測曰割其股肱亡大臣也

股肱大臣朝廷之輔割之乃亡左右失措

次六割之無創飽於四方

損上益下割公利民四方飽德而無創形

又 水割無痕道可分給四方均潤茲注彼挹

測曰割之無創道可分也

道無偏頗分之維均以此言割何有創形

次七紫蜺喬雲朋圍日其疾不割

蜺雲紫喬明捧天日失志斯疾匪可割拭

測曰紫蜺喬雲不知刊也

捧日之祥雲漢之章或非宜見亦不知刊

又 蜺紫非正爛雲耀日名祥實疾知刊在哲

次八割其蠹得必疾

蠹則割之去邪已害所得必疾進賢保泰

測曰割其蠹國所便也

割去不正國無蠹害社稷之福便利之大

上九割肉取骨滅頂於血

骨肉相附。血周於頂。割取則傷。一體通病。

測曰、割肉滅血。不能自全也。

骨肉之誼。不能自全。相攻相取。割滅爲傷。

☶ 三方二州三部二家。**止** 八木上中。人玄陰家。**象艮卦。**

陰大止物於上。陽亦止物於下。下上俱止。

物上隔陰。下復隔陽。不相下上。俱止而藏。

初一、止於止。內明無咎。

知止得止。內明爲智。止於至善。無或咎悔。

測曰、止於止。智足明也。

次二、車軔俟馬。酋止。

智以及之。止於當止。足以有明。密察文理。

車軔未發。而以俟時。馬由以止。夫豈驅馳。

測曰、車軔馬止。不可以行也。

車馬在門。或軔或止。未可以行。俟時之至。

次三、關其門戶。用止狂蠱。

其門其戶。何以關之。伊狂伊蠱。止而閉之。

測曰、關其門戶。禦不當也。

伊維狂蠱。莫可抵當。利用禦之。關禁爲艮。

次四、止於童木。求其疏穀。

稚生之木。未結美實。或止而求。何所得食。

測曰、止於童木。求其窮也。

疏穀求木。各得所欲。木止於童。其求乃窮。

次五、柱奠廬。蓋車轂。均疏。

爰奠爾柱。爰蓋爾廬。嘉穀盈車。均通爲宜。

乂幹可置柱。葉可蓋廬。穀可車載。匪求童疏。

測曰、柱及蓋穀。貴中也。

柱及蓋穀。匪止童木。祿在其中。疏貴均足。

次六、方輪廣軸。坎軻其輿。

輪圓軸利。其行乃遂。方廣難運。坎軻輿敝。

測曰、方輪坎軻。還自震也。

行有不達。懼而還止。修爾輪軸。坎軻免矣。

次七、車纍其傂。馬獵其蹄。止貞。

車馬羸敗。傂纍蹄獵。以止爲正。行則懼蹩。

測曰、車纍馬獵。行可鄰也。

既纍既獵。遠難越國。近可行鄰。鄰亦呼將伯。

次八、弓善反。弓惡反。善馬狠。惡馬狠。絕弸破車。終不

偃

控御失道弓反馬狠絕弦破輪善惡不偃

測曰、反弓馬狠終不可以也

弓則不順馬則不馴悍不可用道失御臣

上九、折於株木輆於砭石止

或折於木膂困莫遷砭石是輆終將止焉

測曰、折木輆石君子所止也

折木毀支砭宜艮𨉼反忌爲輆夫豈能飛

三方二州三部三家 堅 人玄陽家九金上上 亦象艮卦

陰形胼冒陽喪其緒物競堅彊

廣冒陰布陽失條緒物各競堅日彊以固

初一、磐石固內不化貞

固於磐石內堅不𤩪守道彌貞豈隨俗化

測曰、磐石固內不可化也

內守厥貞石堅不化龍德與同潛確在下

次二、堅白玉形內化貞

曰堅不磷曰白不緇形雖磨湼貞玉何疵

又如玉之形既堅且白內含[illegible]化貞而無忒

測曰、堅白玉形變可爲也

堅白之玉形雖受變不磷不緇任爲莫玷

又比德於玉形白而堅隨時變化爲豈拘牽

次三、堅不凌或泄其中

其堅如冰納於凌陰陽回不凌或泄其疑

測曰、堅不凌不能持齊也

堅泄不凌幾不能密何以持齊有成無失

次四、小螽營營螮其⿰虫羽⿰虫羽不介在堅螮

營營小螽⿰虫羽集維螮伊⿰虫羽莫辨在固爾氏

又舊解螽民螮德⿰虫羽國國無小大德堅民獲

又營營小人⿰虫羽然虹舉外究莫辨在堅本氏

測曰、小螽營營固其氏也

或云小螽營營螮⿰虫羽不介堅堅在螮氏

又小螽喻民營營須德君德克堅氏固不拔

又營營螽羽如螮斯彩彩則莫辨固爾根氏

次五、⿰虫羽大螮小虛

以⿰虫羽則大以螮則小德不稱國徒爲虛憍

又⿰虫羽疑螽羽螮疑螽身羽大身小虛爾營營

測曰、蝌大蠕小、國虛空也

次六、戴蠕紗紗、縣於九州
國無仁賢、則爲空虛、小蠕大蝌、德狹賢微

戴然一蠕、紗紗微細、九州是縣、民之攸堅

測曰、戴蠕之縣、民以康也
維蠕則戴、維縣甚大、民用康樂、九州攸賴

次七、堅顚觸冢
維顚則堅、與冢爲觸、上剛失下、患於剛愎

又高石危顚、將壓冢土、泰山其頹、憂及梁父

又冢土謂社、冢君謂儲、堅顚觸之、憂其何如

又或疑堅顚、解蝌一角、小人冢魅、見之斯觸

測曰、堅顚觸冢、不知所行也
上剛失下、顚冢相觸、眛於所行、於何布足

又巖巖維石、顚乃壓冢、堅失所行、垂戒於永

又觸之伊何、正直無阿、小人不知、邪行實多

次八、悃堅禍、惟用解蝌之貞
怙堅之禍、將憂觸冢、正直攻邪、解蝌是用

測曰、悃堅禍、用直方也
堅悃乃禍、惡聞其過、惟用直方、無邪不破

上九、螽焚其翊、喪於尸
螽斯之翊、胡乃焚如、憑失左右、𡇒主將除

測曰、螽焚其翊、所憑喪也
螽斯輯輯、而焚其翊、自喪所憑、尸𡇒憂傷

☰ 三方三州一部一家 成 一人玄陽家一木下 象既濟卦

陰氣方消、陽氣藏於靈、物濟成形
藏靈於陰、陰消陽息、方將既濟、物成形質

初一、成若否、其用不已冥

有功不居、視之若否、以此致用、冥成何已

測曰、成若否、所以不敗也
濟如未濟、功成若否、不伐不敗、嘉績思禹

次二、成微改、改未成而殆
求成無改、屢改難成、改而未成、危殆靡寧

又已有成憲、無庸改更、屢更不定、適敗前刑

測曰、成微改、改不能自遂也
一成不易、前定之經、改不能遂、徒致紛更

次三、成躍以縮、成飛不逐

躍以縮成。潛淵而起。飛而在天。追逐莫底。

測曰、成躍以縮成德壯也

幼而學之。壯而乃行。潛以時躍。成德高騫。

次四、將成矜敗

將已之成。矜人之敗。其器已小。其病滋大。又將成而矜。卒至於敗。古今通病。惟矜爲大。

測曰、將成之矜成道病也

汝惟不矜。莫與爭能。胡爲將成。矜病乃生。

次五、中成獨督大

太玄別訓　卷之三　罡

中統始終。督經貫絡。成獨爲大。左旋右斡。

測曰、中成獨督能處中也

惟能處中。乃能用中。獨督前後。四四均通。

次六、成魁瑣以成獲禍

居功之首。瑣屑自有。伐善施勞。禍將莫救。

測曰、成之魁瑣不以讓也

瑣瑣之器。挺然功魁。不以退讓。獲禍何疑。

次七、成闕補

袞職有闕。而能補之。成功若此。仲山甫之。

測曰、成闕之補固難承也

地承天行。補天之闕。臣之承君。補闕難說。

次八、時成不成天降亡貞

宜成不成。撫時爲驚。失乎中正。天降告徵。

測曰、時成不成獨失中也

君子時中。中得時得。顧獨失之。撫成時忒。

上九、成窮入於敗毀成君子不成

成窮於上。極乃敗毀。成乎不成。君子通理。

測曰、成窮以毀君子以終也

太玄別訓　卷之三　罡

守成於成。變成於敗。君子以終。通變之理。

☰　三方三州闕人玄陰家一部二家二火象噬嗑卦

陰陽交跌相闔成一其禍泣萬物

交跌合一。陰陽相嚙。以言其禍。萬物並泣。

初一、圜方杌梲其內窾換

一圜一方。杌梲不入。鑿枘窾換。其內相失。

測曰、圜方杌梲內相失也

窾換中易。圜方兩失。覿其內形。爲梲爲杌。

次二、闚無間

合而成一兩爲緻密求其間然不得其隙
測曰無間之闕一其二也
各一其一乃一其二中無或間命之曰闕
次三龍襲非其穴光亡於室
龍穴之常如相承襲非其穴居滅光鮫室
測曰龍襲非穴失其常也
穴非其常龍何襲之神物無光嗟乃失之
次四臭肥滅鼻利美貞
鼻之於臭滅於臭肥惟美而正乃與鼻宜

測曰滅鼻之貞沒所勞也
鼻以肥滅逐臭不歇子勞如何美貞以沒
次五齧骨折齒滿缶
貪齧不已骨折其齒樂缶之盈憂齒之毀
測曰齧骨折齒大貪利也
愛齒弗忽投與狗骨貪齧是利齒折大辱
次六飲汗吭吭得其膏滑
汗沛逮祜吭吭羣飲膏滑之甘渴潤得井
測曰飲汗吭吭道足嗜也

陽德之施散而爲汗羣吭飲嗜道足大渙
次七闕其差前合後離
夫既緻如曷爲差若厥後之離反前之合
又或既差跌而巧闕之前卽強合其後必離
測曰闕其差其合離也
奚其差矣焉用闕矣奚其合矣而轉離矣
次八輔其折廬其缺其人暉且傷
折則輔之缺則廬之暉如傷如其人卓之
測曰輔折廬缺猶可善也

非不折缺能輔能廬之人光英善猶可說
上九陰陽啓化其變赤白
陰陽爲鑪啓而鎔化赤白如金隨變色亞
測曰陰陽啓化極則反也
時維陽月而爲陰極極則必反化復啓闢
☷ 三方三州一部三家　唫　人玄陽家三木下上　象大過卦
陰大作賊陽不能得物陷不測
陰刑陽德刑過物賊德莫能勝陷將叵測
初一刺虛滅刃

風莫能割水莫能劃所刺惟虛刃影亦滅

又刃所莫加刺之無由虛微之際深以自求

測曰刺虛滅刃深自幾也

刃莫刺虛內失惟微君子自克極深研幾

次二藐德靈徵失

靈祥之徵大德受命藐小之德靈徵弗應

測曰藐德之失不知畏微也

小德失徵由於失敬忘畏希祥不知天命

次三卒而從而卹而竦而於其心祖

猝從而失憂恤竦息身口之愆心祖之惕

測曰卒而從而能自改也

偶然得遇失於卒從大能自改卹竦有功

次四信過不食至於側匿

硜信之過逃祿不食沒齒山林側陋伏匿

測曰信過不食失正祿也

受祿不誣是謂得正心爲側匿反失大信

次五黃兒以中蕃君子以之洗於京

黃髮兒齒於中於蕃內外交贊君獻不愆

測曰黃兒以中過以洗也

老成在位朝政明清不忘濁滌日新又新

次六滿其倉蕪其田食其實不養其根

君之倉滿民之田蕪取實棄根本之則無

測曰滿倉蕪田不能修本也

田爲倉根民爲國本求滿於蕪舍本不問

次七疾則藥巫則酌

藥以已疾酌以祈福醫巫勿棄忠賢奚逐

測曰疾藥巫酌禍可轉也

藥之酌之禍是用轉國有忠賢丹砂金盌

次八雌鳴于辰牝角魚木

司晨惟雄厥鳴占怪牝馬角生河魚木介

測曰雌鳴於辰厥正反也

辰以雄鳴伏陽號陰反厥正道怪咎用興

上九日月之逝改於尸

已往之失忠以尸諫從而改之日月復旦

測曰改於尸尚不遠也

直哉史魚死以尸諫靈公改之失尚不遠

三方三州二部一家 劇 人玄陰家四金中下 亦象大過卦

陰窮大泣陽無介儔離之劇

窮訖大泣、陰勢已極孤陽無儔厥爲離劇

初一、骨纍其肉內幽

骨肉內屬纍而相賊幽昧匪明內劇陰慝

測曰、骨纍其肉賊內行也

骨肉自賊惡于內行新莽之世殘忍相兵

次二、血出之蝕凶貞

血屬之親一體所出如逢其蝕凶常失吉

測曰、血出之蝕君子傷之也

邪慝相蝕自我血出君子閔之讒離莫及

次三、酒作失德鬼睒其室

上下失德酒乃作慝羣小鬼伺巧睒而惑

測曰、酒作失德不能持也

長夜之飲日醉不醒失德構讒不能持正

次四、食於劇父母采餕若

離劇之世食祿斯媿采餕奉親順養爲貴

測曰、食劇以若爲順祿也

奚爲食劇實以祿仕采餕之若順親之事

又文則劇秦食則美新大夫采餕失身事親

次五、出野見虛有虎牧豬攓絝與襦

野不見物豬有虎牧攓裳而去絝襦捲速

測曰、出野見虛無所措足也

野虛無人吏虐民奔無所措足攓襦紛紛

次六、四國滿斯宅

中野既虛四國並滿問何至斯宅兕虎饌

測曰、四國滿斯求安宅也

求免虎牧四國滿足適彼安宅豬爲誰逐

次七、臕而半而戴禍顏而

臕容半滅愛見面顏戴禍之劇泣涕潸潸

又臕之已劇窮乃大泣臕肥半悴戴禍顏易

測曰、臕而半而戴禍較也

禍莫如離離顏戴悴較然可見容滅臕肥

次八、缾纍於繘貞顉

玄亭貞粹豈曰弗貴惜此玉瓶竟爲繘累

又缾之或羸爲繘所纍視其本體非不正粹

又貞椊之餠用汲乃貴或槃於繘汔至而廢

測曰、餠槃於繘厥職迫也

厥職之迫棄爾椊白情見乎詞識者心惻

又汲深綆短言椊其瓶職由回繘迫于井陘

上九、海水羣飛蔽於天杭

海水汪漭上蔽天漢勢激羣飛語之象竄

又舊解海水羣飛象雨民去雨飛天漢上蔽

測曰、海水羣飛終不可語也

按此海狀水惡羣飛天杭用蔽欲語誰知

方三州二部二家。馴。人玄陽家。五土中中。象坤卦

陰氣大順渾沌無端莫見其根

如牝之馴坤謂大順求端索根陰氣渾沌

初一、黃靈幽貞馴

黃中通理厥云黃靈性靜而正坤德之馴

測曰、黃靈幽貞順以正也

坤德柔貞以順爲正其神黃帝馴乃能靈

次二、孋其膏女子之勞不靜亡命

洗手作羹膏用是孋匪潔違命何勞此女

測曰、孋膏之亡不能清淨也

載命之膏載亡之孋不能清淨於勞奚取

次三、牝貞常慈衞其根

坤牝之貞母道常慈木根乎土徧護其蒔

又碩果在地常慈以衞今年之根明年之棄

測曰、牝貞常慈不忘本也

土母慈木木本不忘資生萬物坤牝昔昌

又木不可忘雖剝勿廢坤爲老母常以慈衞

次四、徇其勞不如五之豪

勞徇於衆自鐸其功嗚其豪盛何如五冲

又徇我臣衛勞關其分歸美五位一豪皆遜

測曰、徇其勞伐善也

有勞沾沾徧徇於路伐善如斯豪不如五

又五爲君位善當讓君臣以勞徇何敢自矜

次五、靈囊大包其德珍黃

惟囊之括坤靈大包美在其中珍黃德韜

測曰、靈囊大包不敢自盛也

囊括之盛不敢自居珍黃何有有于謙撝

次六、囊失括泄珍器。

括囊之慎咎譽兩無如其失括珍美外鋪

測曰囊失括臣口溢也

失括則泄蓋言不慎臣口何溢臣咎滋甚

次七方堅犯順利臣貞

方正堅守逆耳犯顏臣貞罔失嶽立朝班

又方命負固犯我順軌與戰野血臣貞利矢

測曰方堅犯順守正節也

正節獨守瞻顧何有方正以堅犯顏无咎

又詢爾仇方伸我正節戰野攻堅喋血霜雪

次八馴非其正不保厥命

牝馴宜正匪正則病敬義失貞曷保大命

測曰馴非其正無所統一也

坤順爲馴直方以正失正非宜統一靡定

上九馴義忘生賴於天貞

惟義是馴忘我生計天常足賴永貞遂志

測曰馴義忘生受命必也

惟知有義不知有生受天正命必遂臣貞

三方三州一部三家　將　人玄陰家六水中上　象未濟卦

陰氣濟物乎上陽信將復始之乎下

上濟物終陰氣之旣復始乎下陽信之至

初一將造邪元厲

一言以蔽曰思無邪邪之將作元善滅芽

測曰將造邪危作主也

邪不可造造乃長傲去安作危內主失道

次二將無疵元睟

思之將起而無所疵元善本體睟白不緇

測曰將無疵易爲後也

發端無疵如抱白璧保於厥後甚易爲力

次三鑪鈞否利用止

洪鑪大鈞冶陶出否否如未除利用以止

又冶陶成器器以利用其器苦窳其用鈍宂

測曰鑪鈞否化內傷也

鑪鈞鎔化否則內傷物從化出化否無良

次四將飛得羽利以登於天

將伯之助車呼爾輔如飛得羽翱翔天步

測曰、將飛得羽其輔彊也
六翼既成天飛高凌爰得衆輔彊莫與京
次五、大爵將飛拔其翮毛羽雖衆不得適
鵬飛拔翮凌霄無力短羽細毛雖多何益
測曰、大爵拔翮不足賴也
將飛頼翮拔則自賊纖纖羽毛莫之能策
次六、日失烈烈君子將衰降
烈烈過盛爲日之失盛則將衰降而西沒
測曰、日失烈烈自光大也

烈烈中天光大自著何云日失倏將衰暮
次七、跌船跋車其害不遐
維船與車安坐致遐跌之跋之拔翮同嗟
又　舟車之利跌跋乃廢欲遠險害坐唉無計
測曰、跌船跋車不遠害也
不能致遠害由跌跋不能濟險害無遠法
又　臣之智勇君之船車既跌以跋利失害隨
次八、小子在淵丈人播船
世肯小子賢乃丈人在淵陷溺播船濟屯

測曰、丈人播船濟溺世人也
匍匐入井乍見惻隱世人溺淵君相道拯
上九、紅蠶緣於枯桑其繭不黃
祿盛賢集桑盛蠶美紅蠶枯桑黃繭敗毀
測曰、緣於枯桑蠶功敗也
國無賢功緣於祿薄民無蠶功緣於桑落
又　紅蠶喻民枯桑喻食食歉民艱農政既失
三方三州難人玄陽家
三部一家七火土下　象蹇卦
陰氣方難水凝地拆陽弱於淵

陰盛難進極而將反氷下陽回於淵弱蹇
初一、難我冥冥
其初難知冥冥之探內我視聽寂然以藏
測曰、難我冥冥未見形也
未見其形形遁於冥冥求冥冥我思莫尋
次二、凍冰瀆狂馬椯木
水瀆凍冰天寒地凌君騎狂馬椯木難行
測曰、狂馬椯木安生也
狂馬之顛椯木之滑公無冰行安思懼蹋

次三中堅剛難於非常
中堅以剛凝陰裏陽陽從內勝其難非常
測曰中堅剛終莫傾也
剛者陽性中堅破陰解冰釋凍終莫之傾
又事在先難志堅非常雖逢難極莫我能降
次四卵破石瑕
維石之瑕持卵以破石則泰然空投萬個
又維卵之破不石而瑕投之以石黃白咨嗟
測曰卵破之瑕小人難也

石堅不瑕而以卵擊羣小改正難不量力
又以堅攻瑕卵以石加攻之甚易小人徒嗟
次五難無間雖大不勤
爲君知難冰淵無間大不獨勤天工用賛
測曰難無間中密塞也
后克恩艱與臣罔間秉心塞淵中樞密賛
次六大車川川上輆於山下觸於川
車如流水險阻跋履輆山觸川上下震懼
測曰大車川川上下輆也
輆山山險觸川川阻上下難行呼伯以助
次七拔石硞硞力沒以盡
硞硞庯鄙乘時得志拔之如石力盡乃止
測曰拔石硞砂硞乘時也
小人乘時寵固祿持英賢拔之堅不可移
次八觸石決木維新折角
石木之堅直能觸決志在維新或折爾角
又石木既堅難觸難決治於其萌折其新角
測曰觸石決木非所治也

攻堅不勝而折其角直如解豸力難治惡
上九角解豸終以直其有施
解豸折角終以直行觸決之施雖詘孤撑
測曰角解豸終以直之也
性終以直一往不折雖折其角堅性如鐵
☵ 三方三州二部二家　勤　八人玄陰家八木上中象坎卦
大陰凍沍艱創於外微陽邸冥膂力於內
外方凍沍陰盛倦息內心邸冥陽微勤力
初一勤於心否貞

克勤於心反否爲貞方寸内宰中正思勤

測曰、勤否貞中不正也

中心不正積思多否旣克思勤反否爲美

次二、勞其恩勤悾悾君子有中

恩斯勤斯勞出至性悾悾無他中懷愨信

測曰、勞有恩勤有諸情也

閔育恩勤有諸中情慈母之性元臣之心

次三、羈角之吾其泣呱呱未得繇杖

總角之童羈而之我呱泣宜恩繇勿杖授

又詩曰恩斯周公母之呱呱是繇撻禽可悲

測曰、羈角之吾不得命也

彼角而羈之吾待命繇乃呱呱勿以杖令

又嗟彼孺子羈而之莽呱泣何知命用以喪

次四、勤於力放倍忘食大人有克

其勤王家力倍食下誰克忘之有大人者

又詩曰勤斯周公父之力倍忘食待旦可思

測曰、勤力忘食大人德也

力勤至倍忘食以克孺子之功大人之德

次五、往蹇蹇禍邇福遠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肯與禍鄰勿爲福顧

測曰、往之蹇蹇遠乎福也

許國驅馳蹇蹇以往盡瘁鞠躬敢言福遠

次六、勤有成功幾於天

成功在天福由天畀臣矢勤勞功上之帝

測曰、勤有成功天所來輔也

功從何來成以天輔蹇蹇小勤臣何敢數

又遠福得福往乃成功天保定爾復辟明農

次七、勞牽不得其鼻於尾弊

視彼牽牛舍鼻而尾豈有此力亦無此理

測曰、勞牽之弊其道逆也

徒勞牽尾力竭而弊道以逆施倒行大悖

次八、勞踖踖心爽蒙柴不卻

踖踖靡寧心快以明雖蒙莽亂矢以捐生

又曷云蒙柴蒞喻亂莽踖踖勞心旣明且爽

測曰、勞踖踖躬殉國也

勤勞靡寧殉國以生躬之瘁矣蹇蹇中情

又胡食於劇曰予劇秦采餕是若父毋以寧

又胡折於角曰當折新新角弗折觸決弗勝

又胡曰蒙柴柴爲薪莽蒙之可憂踖踖魂爽

上九其勤其勤抱車入淵負舟上山

勤而無所以莽以鹵車於淵抱舟於山負

又其勤反覆賢才弗錄勇知車舟抱負山谷

測曰其勤其勤勞不得也

水陸徒勤抱車負舟入淵手困上山背憂

又勞我抱車入淵求魚勞我負舟上山采薇

又車舟易置水陸反常雖云勤力勞而匪臧

𝍖三方三州三部三家　養　人玄陽家九金上上　象頤卦

陰弸於野陽蘦萬物赤之於下

弸野未釋陰尚彊力蘦物於下陽徹保赤

初一藏心於淵美厥靈根

潛龍在下心藏之淵神明內美靈於天根

測曰藏心於淵神不外也

淵藏靈龜不觀朶頤神兮不外心蘊玄機

次二墨養邪元函否貞

養匪其正墨食無靈惟涵元善反否爲貞

又或云幽墨潛養其邪中涵元善失貞匪嘉

測曰墨養邪中心敗也

靈墨既含朶頤養邪中心積否敗乃根芽

次三糞以肥丘育厥根荄

莫否於糞用以肥丘靈根以育善養之周

又莫肥于糞厥資仁育根荄以蔭平丘茂緜

測曰糞以肥丘中光大也

丘之肥也糞以育之根之育也光大蓄之

又道烏乎在曰在屎溺糞肥之仁光大之積

次四燕食扁扁其志傴傴利用征賈

眈眈逐逐頤顚虎視扁扁傴傴賈征燕羽

又征商何始自賤丈夫志傴食扁營營國都

測曰燕食扁扁志在賴也

胡爲燕食扁扁乃爾利用求肥志惟賴此

次五黃心在腹白骨生肉孚德不復

黃中通理正位居體中孚應天無庸復禮

又心腹匪偏骨肉相聯作孚萬國反復何愆

測曰黄心在腹上得天也
天德天位中乃不疚誠孚格天上得天祐
次六爻爻一日三饁祇牛之兆肥不利
爻不一爻牛日三饁祇牛兆肥吾爲爾懼
又或云忞忞日饁惟三齋牛卜祭不利肥餮
測曰爻爻之饁肥無身也
牛懼選肥肥則用祭日饁有餘身其無矣
又饁牢惟忞改祭自肥神其弗福身將焉依
次七小子牽象婦人徽猛君子養病

牽象者稗縛虎者弱是謂拂經居貞勿藥
又小以制大弱以服强君子養德克柔克剛
測曰牽象養病不相因也
詞不相因義則相貫小大弱彊道惟靜養
次八鯁不脫毒疾發鬼上壟
食鯁發毒頤顛拂經上壟之鬼丘頤之征
又不節不愼鯁毒斯發拂頤征凶丘壟不脫
測曰鯁疾之發歸於壙也
頤顛鯁疾于丘歸壙惟能愼節鬼敢呼人

上九星如歲如復繼之初
甲與斗逆事以歷紀歲星周復厥初用潔
測曰星如歲如終始養也
歷以歲紀準乎星宮終則有始百穀時雍
踦贊一　屬水　象閏
凍登赤天晏入玄泉
陰生午中赤天冰凍陽生子半玄泉日陰
又午爲赤天凍登陰始子爲玄泉晏入陽[illegible]
測曰凍登赤天陰首也

陰首于午凍從赤登陽復于子晏以玄生
嬴贊二　屬火　象閏
一虛一嬴踦奇所生
三百六旬厥當一朞閏以六日虛嬴積奇
測曰虛嬴踦踦禪無已也
踦踦云何朔虛氣盈遞禪終古惟歲惟星

揚子太玄別訓卷之四

男 元佶記州
元侑敬三

西昌劉斯組斗田氏著

賈仁緒娭庭仝較字
壻王文浚衛川
張 潢開平

玄衝第七

中則陽始應則陰生周復乎德迎逆乎刑礩大咸遇小願閑孤而寵鄰少微也大肥也戾內反廓外逹上

觸素文多故干狂也禮方也狩則來而逃則亡羨私曲唐公而無欲差一也而常瞉童寡有而度無之增始昌而永極長銳執一而昆大同逹日益其類減日損其彙交相從也唫不通也爽有畏守不可攻傒也出翕也入從散也而聚集也進多謀積多財釋推也飾衰也格好也是而疑惡也非夷平而視傾樂上揚沈下藏爭士齊也內女懷也務則憙而去則悲事尚作晦尙休更變而共笑譽久而益憂斷多事窮無喜毅敢而割德裝徙鄉止不行衆溫柔堅寒剛密不可毌成不可更親親乎善闕闘乎恩斂也得失亡福彊善不倦劇惡不息睟君道也馴臣保也盛壯將老也居得乎位難遇乎詘法易與天下同也勤苦而無功也養受兮餘君子養小人養凶也

玄之言衝衆陽與陰對衝之位次而言之也玄凡八十一首積之以三三極之於九九循京房卦氣次序起子公中孚之中於時爲冬至於宿爲牛一度隸坎之監司首命之曰中其方州部家純乎一陽於是始萏子半黃鍾之候也陽動地中應天孚

物自茲以往歷四十首而陽乃極得四九又饒九之半焉乃至於應位乎八十一首之中位界乎四十一位之中界於卦氣入咸公隸離之監司於時爲夏至於宿爲井廿九度直乎午半與中爲應命之曰應于午衝位之義也方州部家純乎二陰於是生陰與陽二與一天一地二之圖象南北以定坎水離火之位次寒暑以易萏蔵然左右之中分亦㝠然多寡之均適也六幹五枝以旋以辨陽律陰呂以益以損未有不視乎此以爲衝者也由是

而詳之周者陽德之復次于中首迎者陰刑之逆
次於應首方州部之一仍中二仍應而家則下變
乎二與三各進一焉復與咸之倚而向也侯與公
之分而望也生與殺之各爲方也凡言乎衙也乃
礩則猶夫屯也遇則猶夫姤也姤與復對而𨻶與
遇衙在卦氣子復辟而屯侯屯難之戚也午咸
公而姤辟姤遇之願也小也曰戚曰願一大一小
其反如是豈徒謂方州部一而家三非方州二而
部三家一類乎若閑者孤以閑竈者鄰以養孤不

鄰鄰不孤故閑未離屯而竈得鼎也均之侯也閑
者塞養者亨方州家一之閒於部二與方州家二
之開于部三又有辨矣少而徵其謙卿之卑乎大
而肥其豐卿之腴乎氣寒下怯陽暖上恢亦其理
也一方一州之視二二部二家之視三小大從可
知已戾則睽也方一州一而二部三家廓猶豐也
部一家一而二方三州內乖而反外侈而達子大
夫睽謂午卿豐何也上之謂升物初生而觸素也
文之謂渙物須飾而多故也爲方州家者一而部

三爲方家者二而州三部一丑公好素又殊午大
大之粲然矣于亦升而上也或失則狂而乖于禮
禮則履而辨也乃合于方而無所干則視乎方之
一與二州之一與三部之三與一家之二與三各
爲象也而二公之爲狂爲方也晴矣陽浸以長狩
乃象臨陰章以彊逃且象遯狩則來也逃則亡也
又何疑焉夫臨與遯對狩與逃衙方州各一部家
各三視方部各二州三家一者丑未之辟殆未可
等而論也彼羨之與唐猶臨之與遯羨私而岀唐

公而蕩一有欲焉一無欲焉間二州于方部家之
一間三州于方部家之二豈同量哉若夫差小過
也偏一而不整常者恒也善穀而無違差則失常
常罔差忒方部一而州家二方部二而州家三爾侯
德不類矣童乎蒙寡有識度以制節其又何乏一
方二州一部三家之童然豈猶上二下一中蠱三
之不失度耶乃可觀卿同而行異也增焉而物始
昌從乎益也永焉而德極長守乎恒也始昌者殖
而永極長者久而增也上下一而中二二上下二

而中仍疊三于以觀大夫之益則恒裕可也胡乃
岑以銳所執者一而進有漸也胡乃離以昆能大
爲同而人無間也方一而州部家二方二而州部
家三其有分乎漸寅公也同人末大夫也于茲判
矣以言乎達維辟則泰陽開而物類日益以言乎
滅維公則損陽微而品彙日芟一而二二而三與
三之一一而又一者異也乃泰則交也交而相從
否則唫也唫乃不通交唫異情泰否反類寅申分
辟治亂相繼何方家各一二州三部州部各一三

方二家之爲斤斤乎夫叓有所需者中多畏也守
貞于否者物莫攻也畏無亢悔攻無釁戢茲善道
也一方三部而二其州家一州一部而三其方家
抑又判矣寅之候申之辟可對論也候覘乎需翕
從乎叚待時以動俟也出矣斂德而退翕也入矣
方一州二而部家三方三部二而州家一其寅申
二侯乎乃有從焉隨聚焉萃惟散惟集取乎中用
乎崇卿各任之方部家各一而三州州部家一二
二而三方又不侔矣進乃謂之晉多謀而藏積乃

謂之大有多財而裕一方一部三州而二家三方
三家一州而二部大夫均有賴焉何釋之推方部
一州家三雷雨作而推以解也何飾之衰方部三
州家一剛柔賁而或受之釆也仁育以元禮嘉其
會公乃事乎東震西兌間矣問何以格大壯之施
格則何好其好也是是其好禮乎問何以疑震來
之懼疑則何惡其惡也非非其修省乎爲方家者
一爲州部者三而二格也爲方部者三爲州家者
一而二疑也大壯卯辟震爲東監格與疑對其未

出位乎乃叓亦大壯覘象于觀均辟也叓平而易
直覘傾而偏頗剛柔性異其有平康傾側之辨乎
二部家于一方三州三部家于三方一州之下各
有取爾也樂哉豫侯氣舒而上揚乎胡又沈而下
藏也兌監之肅志乎玄宮陽遂陰斂以揚以藏方
部一二而州家三方州三二而部家一隨陽氣以
上下有若此者奈何乎爭乘陽則百彙競勝若士
也齊訟之形也曷云其內就陰而物象合好若女
也悭歸妹之志也卯之卿酉之侯方家一而州部

二州家二而方三部一抑又變矣爰有務焉蠱之
事也陽勉進而物勸相則憙甚亦有去焉无妄之
災也陰行間而物出走則悲甚憙與悲與大夫卿
之權戚殊乎上下一二而中三三上下三三而中
二一夫豈可同日語哉惟是務乃有事事以昭職
致力尚作凡以振蠱也作必于明晦乃宴息與時
尚休凡以養明夷也立一方于三州三部家之上
繫一家于三方二部州之下大夫勞逸其謂之何
更也革以去故善變則喜笑共焉𦳝也明夷蒙難
失貞則憂悄久焉過而能改者美愚而自用者咎
所固然矣二其方于州部家之各一三其方于州
部家之各二革辰公也明夷酉大夫也有異論乎
斷以致決卦則夬是非之待平不一其事窮而弗
通卦則困憂懼之交集又何以喜二一一二與三
二二三爾辟爾公說可詳矣毅何爲者果而弗疑
也慈謂敢割何爲者切而近災也茲謂憊夬與剝
各辟于辰戌其二而一一而三視方部皆三州二
家一者義又以分見也或曰裝陽亨而陰束裝矣

用訛厥鄰維旅之次或曰止位分而所各止矣不
妄有行維艮之宅方部二州家一方部三州家二
夫井旅艮而侯之情乎于以有衆師也氣高恆齊
何溫且柔也于以有堅艮也陰沴氣肅何寒以剛
也二一而二三三二而三三辰卿戌侯暑將寒易
立夏立冬之令其或借歟抑非密也爲比而親且
非成也曷由既濟親天而罔間密何如之資物以
亦終成不變已故二一二三與三三一一之異布
爲密爲成大夫比卿既濟矣言有親也比輔之吉
吉有鬬也噬嗑之義親以親乎善仁愛達之天心
鬬以鬬于恩保合周之物理州家皆一而方二部
三方州皆三而部一家二親鬬之分大夫用是別
也大畜則有小斂之自內過則有大失之自外內
斂也善以得外失也福以亡其方家各二一州三
部之爲斂乎以約失之者鮮乎其方州并家各三
而部一乎未之能斂而失不免乎若是小畜公也
方與乾近大過公也又豈與坤遠乎彊體善而不
倦曰乾之剛劇積惡而已甚伊過之大善可懲惡

未可劃也閔二一而三三閔三三而二一亥之公已之辟于茲惕諸蓋乾體惟睟睟也宜君純亦不已其天德乎坤體惟馴馴也宜臣順以相保其地道乎言乎方州睟二而馴三言乎部家睟一而馴二各有攸當殆未可忽也此乾辟自復坤辟自姤所由來者極矣夫盛則大有陽壯而充將猶未濟陽老以復二二之于一二三三之于二三壯老用分候度備是矣居者家人道也內外得位而式好也難者遇蹇而詘陽弱於淵進未可冒也二乘二而一三四之三乘三三而一復承之卿乃用省而告矣法也者物則具而肖形井之畫也其養不窮勤也者德行常而事習坎之勞也其行有術同天下之用不爲徒勞而罔功斯益善矣方州部之或三或二家之或二或一井大夫其與坎監司不同科乎陽高而縣陰大而沍可以時考也頤者養也大夫之次自子旋亥頤要其全由亥趨子頤引其緒玄起乎中訖乎養其八十一首之竟乎冬至以前大雪以後冥入乎罔而卒莫之竟乎則養者終

則有始之交方州部家以三而統陰以窮陽以通矣衡曰養受羣餘道惟君子不言吉而貞吉可知豈小人養凶比哉夫陰陽者小人君子之道也舉一中而玄在焉卯兩端而衡見焉歷十有二次而歲成焉周二十八宿而巡乘六甲與斗相逢之度密焉準乎卦氣贊夫畸贏本乎圖畫合乎大衍無毫髮之不盡不其至乎後世皇極經世之用乃緣是而推矣

玄錯第八

中始周旋羨曲毅端睟文之道或淳或班壐也健侯也弱積也多而少也約視也見而晦也瞀童無知盛而有餘去離故而將來初大也外而翁也內狩也進耎也退樂佚遏勤蹶蹶達思通窮思索于在朝而內在席差自憎飾自好格不容而昆裕增日益而減日損馴奉令而戾相反釋也柔而堅也剛夷平易而難頡頏斷多決而疑猶與逃有遊爭有趣進欲行止欲鷙廓無方務無二應也今而度也古迎知前永見後

從也牽守也固礩拔難劇無赦唐蕩蕩而閑塵塞更造新常因故失大亡斂小得寵好利法惡刻禮也都而居也室聚事虛衆事實鬬也皆合二而密也成用一上志高沈志下交多友陰少與銳觽觽瞢剨跙親附疏割犯血遇難逢裝俟時事自竭養自茲格也乖而昆也同增有益而減有損成者功就不可易也

玄之言錯錯舉八十一首而分見其義也不次不倫擬諸雜卦中周首連始而乎旋而復若雜卦之乾剛坤柔以開端也羨曰〻毅曰端曲者端之偏端者曲之正致曲履端羨臨毅夬或謂羨多欿端無邪也睟淳文班淳則眞班則飾剛以柔賁壐而健乾行也君子以之爲不息侯如有需斯弱矣然弗冒險也匪積何多維畜之大能少必約厥謙之卑大而觀視無遁形明而夷晦無顯跡日見日瞀吾其晝夜無知者童然蒙有餘者盛而大大人之業赤子之心童以盛也盍去諸離厥故矣其來如將反厥初去无望將圖未濟也尙大者外豐既翁者內巽進而臨也扶以狩退而需也柔以耎在樂

則佚遏而戒豫坎勞蹶蹶勤或徒敞達致泰則思通窮守困則思索通困久而亨索泰極而反也侃兮在朝于升而上[illegible]兮在席內妹而歸差之憎飾之好同則釋之異則增之自責也格也壯莫之能容昆也同何所弗裕法正則裕道微度寬則容德大也惟增惟減益損日乘馴順戾乖令從與反坤臣道睽乃孤也釋以柔悋解乎宥罪堅以剛克艮利禦寇平而易謂之夷不虞于壯趾頡而頏謂之難在急于蹇修多決乃斷夬者決也猶與爲疑震

遂泥焉言有避也遯焉而迷言有趣也訟焉而爭一遠害一攘利也進晉也車或欲行之艮止也馬或欲縶之廓乎無方豐亨大也務之無二蠱用幹也業則恢志則專也應以時措道在宜今度以制節道惟師古迎而知之遡乎前也永而見之要乎後也故咸速而恒久也其從也或牽之隨故以拘係言也其守也必固之否故以苞桑言也礥以拔難屯利建侯劇則無赦過大滅木蕩蕩乎唐無畛也其遯而遜于荒耶瘞塞焉閑有鍵也詎屯而弛

于防耶唐若去之閑閑不以唐廢虛公無私閑邪有力焉更言革也去乎故造乎新常守恒也久其道因乎故失之過大矣亡亦大斂之嗇小矣得亦小竈與鼎類可好也利周于養人法亦井如可惡也刻深於阱物禮美之都視履于以考祥居正乎室物恒于以威吉故帝位不疚而家人克乎聚與衆均有事焉萃假廟祀事通于虛非物收而野虛之謂師正邦戎事修于實非物衆而国實之謂也閼與密分闕噬嗑而去間皆合乎二也密親比而

恐後成用乎一也志高志下或上或沈升躋於陵兌困于谷也交泰則㯥征君子之友多也唫否則斂辟大人之與少也犕犕乎銳以進也受之以漸曹曹然剸而跙也夷於其明或附而疏親以比也或犯而血割以剝也遇而姤焉逢時之難裝而旅焉候時之早事也者自竭其分有子考无咎他可知也養也者自茲其德由頤大有慶我自覯也格昆增減說已具於前矣成也者既濟之功就一成而不可易也夫玄錯於八十一首隨其義之近而

相屬或反而互見者偶舉而以一二字約而該之序之以不交之交聯之以不倫之倫詞簡而止變之多端具焉意雜而間合之偏曲見焉唐蕩蕩閑瘞塞銳犕犕曹剸跙差自愶飾自好事自竭養自茲凡若此類而錯雜之形可識矣夫玄錯故爲錯以問奇也夫玄衝或亦借言衝以明代而莫也衝也莽乎錯也薪乎草玄子是乎衝錯矣或謂杜詩草玄吾豈敢譏也存而不論可也

玄攡第九

玄者幽攡萬類而不見形者也資陶虛無而生乎規𢷾神明而定摹通同古今以開類攡措陰陽而發氣一判一合天地備矣天日迴行剛柔接矣還復其所終始定矣一生一死性命瑩矣仰以觀乎象俯以視乎情察性知命原始見終三儀同科厚薄相劘圜則杌棿方則嗇吝嘘則流體唫則凝形是故闔天謂之宇闢宇謂之宙日月往來一寒一暑律則成物歷則編時律歷交道聖人以謀晝以好之夜以醜之一晝一夜陰陽分索夜道極陰晝道極陽牝牡羣貞以攡吉凶則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辨矣

攡有張舒章別之義中庸謂微之顯費而隱者是也幽不見形曰虛曰無攡則萬類資始資生所由以陶冶而成形周規而旋生于不已也𢷾闢也攡而分張之又𢷾而合拱之象舉神明而手定之也虛生規規生摹通爲一規同摹于古古今今萬類由以開一玄由以運也要皆一陰一陽之謂道攡而措之二氣布之存乎玄發乎類而闔乎休咎之故也自其分張而二氣判自其𢷾通而二氣合判則天地各爲職合則天地交爲形一判一合而天地之道備矣乃按乎天之度數推乎日之運行晝夜相禪剛柔以接迴旋不已者今古如斯從其所以始者還以終從其所以終者復以始是爲還復其所終始以定規以生摹以定也因之陽爲生陰爲死性命之各正瑩然於時物之行生而玄道見矣惟是觀象視情仰天俯地以之者人性也察而命也知始也原而終也見天地兩儀合人爲三三

者同科而無或異福善則厚禍敗則薄互相劘切道有固然其相劘何也形有圓方圓象天杌棿者其形始方象地嗇吝者其形固氣有嘘唫嘘從陽流體者其形散唫從陰凝形者其形累始而散之固而累之生死厚薄之際可以觀矣是故有闔有闢謂宇謂宙宇如屋宇天之闔宙如堂皇宇之闢也廓宇宙之闔闢旋日月之往來秋而冬也寒春而夏也暑一寒一暑律改歷遷律唱和而物成歷晦朔而時編律歷之法交道陰陽聖人爲謀通乎

晝夜晝陽也善善則好之夜陰也否否則醜之于晝夜而分索乎陰陽于陰陽而極推乎好醜謀無弗臧道無弗立故羣牝羣牡貞之乎一類吉類凶攡之乎萬而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達道乃從以辨矣

是故日動而東天動而西天日錯行陰陽更巡死生相摎萬物乃纏

是故動而東者日也動而西者天也天日之行交相爲錯陰陽之巡迭相爲更而萬物之死死生生

乘二氣之消消息息實相摎纏與玄出入

故玄者聘天下之合而達之者也綴之以其類占之以其觚曉天下之曠曠瑩天下之晦晦者其唯玄乎

故玄者如默運一輪周行於方州部家聘而問焉合乎縱連乎橫而通乎天下之故者也爰聯其類而綴屬之操其觚而占測之曠曠晦晦者天下皆是也曉之瑩之含玄其何從乎

夫玄晦其位而冥其眇深其阜而眇其根穢其功而幽其所以然者也

夫玄位也晦眇也冥阜也深根也眇其功則穢其所以然則幽而攡之者也

故玄卓然示人遠矣曠然廓人大矣淵然引人深矣渺然絶人眇矣

故玄之示人卓以遠廓人曠以大而引人則淵以深絶人則渺以眇矣

嘿而該之者玄也攡而散之者人也稽其門闢其戶叩其鍵然後乃應況其否者乎

深眇則默而該玄其幽乎遠大則攡而散人其體

乎其門戶之鍵乎其稽闢而叩之而匪與人應乎況心與玄通不待叩而神明者乎

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人之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日彊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則玄之道幾矣

夫好晝醜夜人之情也晝患不足夜患有餘善惡之介也不足日以彊有餘日以拂滅夜之長補晝之短抑陰惡以伸陽善玄其幾矣

仰而視之在乎上俯而窺之在乎下企而望之在乎前棄而忘之在乎後欲違則不能嘿則得其所者玄

也
故上下前後玄無之不在而不能以一息違嘿而
通之其所謂玄乎
故玄者用之至也見而知之者智也視而愛之者仁
也斷而決之者勇也兼志而博用者公也能以偶物
者通也無所繫輆者聖也時與不時者命也虛形萬
物所道之謂道也因循無革天下之理得之謂德也
理生昆羣兼愛之謂仁也列敵度宜之謂義也秉道
德仁義而施之之謂業也瑩天功明萬物之謂陽也

幽無形深不測之謂陰也陽知陽而不知陰陰知陰
而不知陽知陰知陽知止知行知晦知明者其唯玄
乎縣之者權也平之者衡也濁者使清險者使平離
乎情者必著乎僞離乎僞者必著乎情情僞相盪而
君子小人之道較然見矣
故玄之爲用也至見而發聰明之用智之光也爲
玄鑑視而拓慈愛之用仁之育也爲玄毋斷而持
剛決之用勇之剖也爲玄斧兼乎衆志博而用之
者至公之道也具於至玄因之類物而物能以通

通乎玄也無係於心無輆於行智仁勇公之兼通
而用也聖也其至矣或用與時宜而亨或非其時
而否天之命也非玄之用不至也故言夫道德仁
義而之業嘿統之乎玄玄宰於虛而造形萬物由
以出是之謂道玄因自然率循而無改革萬理由
以得是之謂德天地之大德曰生理財而植之昆
同乎其羣愛無不偏是之謂仁敵陰陽之對待也
列而分度之各適于宜是之謂義秉是而施之吉
凶同民乃生大業業統于用玄而分乎陰與陽故

穢其功者天功也瑩而施之開明萬物陽之彰也
所以然者幽深無形不可測度陰之密也職分於
陽與陰卽事專於知陽知陰而兩不相冒質毗于
陽與陰卽見偏於知陽知陰而兩不相喻故止與
行晦與明各爲其知若夫統而知之於陰陽止行
晦明之故兼瑩而無偏者其惟玄乎玄則如縣權
平衡之無弗適於均也故濁可使清險可使平濁
與險陰生僞清以平陽生情情遁則僞僞反則情
一離一著中無間形二者摩盪陽君子而陰小人

消長互乘之道較然見矣

玄者以衡量者也高者下之卑者舉之饒者取之罄者與之明者定之疑者提之規之者思也立之者事也說之者辨也成之者信也夫天宙然示人神矣夫地他然示人明矣天地奠位神明通氣有一有二有三

故言乎玄贊陰陽高則下卑則舉饒則取罄則與定其明提其疑規之思立之事說之辨成之信凡以衡量天地而已故宙然示人神人皆啓其碍他

然示人明人皆析其形奠位者天地通氣者神明一斯根二斯生三斯莕立天立地立人而氣通夫盡

位各殊輩回行九區統始運周上下無隅察龍虎之文觀鳥龜之理運諸泰政槃之泰始極焉以通璇璣之統正玉衡之平圜方之相研剛柔之相干盛則入衰窮則更生有實有虛流止無常

言乎其位一二三之横而排者三直而布者三各殊其等輩其區則三三爲九九九相次回旋運行

統貫連屬始而中終上下通序不以一隅而執而東西緯乎龍虎南北經乎鳥龜察之觀之文錯理析舉夫二曜五星七政迭運繫之太始以樞其極在璇璣玉衡通統正平於是乎取故圜方不能以無研剛柔不能以無干研之而天地變化干之而晝夜寒暑屈信利害於焉以分盛也而入衰窮也而更生爲實爲虛爲流爲止夫何常形

夫天地設故貴賤序四時行故父子繼律歷陳故君臣理常變錯故百事析質文形故有無明吉凶見故

善否著虛實盪故萬物纏陽不極則陰不萌陰不極則陽不牙極寒生熱極熱生寒信道致詘詘道致信

夫卑高以陳貴陽賤陰敍者其位序者其倫寒暑以禪父退子承行者其代繼者其乘叶之以律紀之以歷曰君曰臣治理具陳則有守故爲常革故爲變常變相錯百事以辨則有白黃爲質黃飾爲文質文相形有無以明乃其吉見故善著凶見故否著善否分若陰虛陽實摩盪不常萬物纏紐陰陽萌牙互根其極極陽生陰極陰生陽寒熱信詘

之故生有由致要各從乎其極也
其動也日造其所無而好其所新其靜也日減其所
有而損其所成故推之以刻參之以晷反覆其序軫
轉其道也以見不見之形抽不抽之緒與萬類相連
也
蓋靜極則動日造無而好所新也陽之牙漸以滋
動極則靜日減有而損所成也陰之萌漸以替是
雖人事其以四時乎密而推之可以刻也求精而
參之可以晷也測其序不紊而反覆周之其道不

悖而軫轉運之於不見之形而皆見於不抽之緒
而悉抽而擣之萬類所由纏連而莫之斷續也
其上也縣天下也淪淵纖也入薉廣也包畛其道游
冥而挹盈存存而亡亡微微而章章始始而終終近
玄者玄亦近之遠玄者玄亦遠之譬若天蒼蒼然在
於東面南面西面北面仰而無不在焉及其俛則不
見也天豈去人哉人自去也
合上下纖廣而求之天也懸淵也淪薉也入畛也
包道不在是乎是道也游乎冥陰之庭挹乎盈陽

之京烏乎見其根而礐其所生是以存有與存亡
有與亡微乎微章乎章始始終終出入乎陰陽而
統之乎玄玄無近遠其近遠乎玄者玄亦近遠之
近之則通於呼吸遠之則間於應求譬天之於四
方蒼蒼而仰無不在俯則一不之見天豈與人違
人自遠去天也是故遠近隨人之俯仰而遠玄近
玄之象可類觀矣
冬至及夜半以後者近玄之象也進而未極往而未
至虛而未滿故謂之近玄夏至及日中以後者遠玄

之象也進極而退往窮而還已滿而損故謂之遠玄
日一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斗一北而萬物
虛斗一南而萬物盈日之南也右行而左還斗之南
也左行而右還或左或右或死或生神靈合謀天地
乃并天神而地靈
故年則自冬至後日則自夜半後陽進而往而未
極未至則虛而未滿象謂近玄玄主於虛未滿則
猶近於謙虛之德也若夏至及日中以後去子既
遠而過於午陽之進往極而退窮而還已滿而向

於損矣象謂遠玄言玄道惡盈既盈極則遠玄也故日南至東井萬物以死日北至牽牛萬物以生死於盈生於虛也蓋日南則斗北指亥子氣寒物殺故常虛日北則斗指巳午氣暑物盛故常盈虛則視乎死盈則視乎生驗於日與斗之行而盈虛生死之機玄乎玄矣蓋日行自右而旋左斗行自左而旋右始則分圜而兩行中則合經而交會終則迴環而復始於時冬至斗與日逢畢一歲之左右死生神樞靈軸合而為謀而天地之陰陽交并於此夫天之樞則神也夫地之軸則靈也夫天地之樞神而軸靈則玄也

玄瑩第十

天地開闢宇宙祏坦天元咫步日月紀數或合或離或贏或踦故曰假哉天地啗函啓化罔裕於玄終始幽明表贊神靈太陽乘陰萬物該兼周流九虛而禍福絓羅

玄之瑩也自天地設位初開初闢謂宇謂宙拓然而廣遠坦然而寬平玄即行乎其間矣維大有元冬至甲子牽牛初度日月合紀於斯而起焉自八寸而咫六寸而步積而算之而羅乎天度乃以成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數周渾歷紀羣倫品庶既月與月程歲與歲運周天渾儀爰紀為歷而羣倫之品物庶類道以並行物以並育而合與離贏與踦各順乎其紀而莫之違故曰大哉天地無弗蘊而函也與為啗之無形衍而化也與為啓之無形裕於玄也與為罔之罔之者函而化罔而包也終則有始幽而及明爰表以贊天神地靈統在乎玄中玄首太陽乘乎陰冲不見一物萬物兼綜列九虛位周圜流通其為禍為福根乎思以類至

者如結如羅於九宮
凡十有二始羣倫抽緒故有一二三以結以羅玄術瑩之鴻本五行九位施重上下相因醜在其中玄術瑩之天圜地方植極中央動以歷靜時乘十二以建七政玄術瑩之斗振天而進日違天而退或振或違以立五紀玄術瑩之植表施景榆漏率刻昏明考中作者以戒玄術瑩之泠竹爲管室灰爲候以揆百度百度既設濟民不誤玄術瑩之
九位之虛周流成歲歲十二朔朔則爲始羣倫應

候抽緒隨氣故有一生二二生三結而聯之羅而織之聯之以上中下織之以始中終不離乎一二三相錯而成經緯其瑩也如此厥本鴻大起於五行五行之施重乎九位故有上有下有中相因而類在類者五行醜類之多因者因而重之而施其術也其瑩也又如此言乎天地之倚數爲參爲兩推乎天地之分形爲圜爲方圜規方矩植中央者爲極圜動方靜定四時者爲歷故極建乎中四面旋而中植也歷紀乎時二氣動而歷靜也時乘十二朔而歲衡以建乎七政未有不于玄術也其瑩又如此斗之行也振乎天常循亥而進日之行也違乎天經戾舍而退振則從子而丑以歸於亥指十二辰而周則復也違則從虛而危以歸於女歷二十八宿而逆以轉也因是而洪範之五紀以立未有不於玄術也其瑩又如此冬夏二至植表八尺景隨以施冬至丈二夏至尺五測以土圭日中之定又爲寫水下漸率定刻數審知昏明之時而考厥中氣中星動作戒慎未有不於玄術也其瑩

也如此昔在伶倫斷竹爲管管凡十二差其寸數以應月氣而深室管實葭灰縠幪厥口於以候氣氣至則灰飛月氣不爽時授事熙揆正百度設之而民行以濟不誤時趨未有不於玄術也其瑩又如此
東西爲緯南北爲經經緯交錯邪正以分吉凶以形玄術瑩之鑿井濬水鑽火爇然木流金陶土以和五美五美之資以資百體玄術瑩之奇以數陽偶以數陰奇偶推演以計天下玄術瑩之六始爲律六間爲

呂律呂既協十二以調日辰以數玄術瑩之方州部
家八十一所畫下中上以表四海玄術瑩之一辟三
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少則制衆無則治
有玄術瑩之
至於緯東西經南北交相為錯分邪與正形吉與
凶非玄術莫瑩至於井之鑿以濟水火之饋以爇
木惟金則流惟土則陶用以調五行之美而資乎
百體非玄術莫瑩若夫奇偶立而天下無遺數一
三五七九之為陽二四六八十之為陰河洛以推

大衍以演毫髮以計而大小罔遺非玄術莫瑩若
夫律呂叶而天下有正音子寅辰午申戌之為律
丑卯巳未酉亥之為呂月管以調日時不忒非玄
術莫瑩其方而州部而家家八十一晝下晝中晝
上四海之物情由以表也非玄術莫瑩若夫玄者
一之為辟三之為公九之為卿二十有七之為大
夫八十一之為元士官以是制玄以是探少而制
夫衆無而治夫有也非玄術莫瑩
古者不遷不虞慢其思慮匪筮匪卜吉凶交瀆於是

聖人乃作蓍龜鑽精倚神箝知休咎玄術瑩之是故
欲知不可知則擬之以乎卦兆測深摹遠則索之以
乎思慮二者其以精立乎夫精以卜筮神動其變精
以思慮謀合其適精以立正莫之能卜精以有守莫
之能奪故夫抽天下之蔓蔓散天下之混混者非精
其孰能之夫作者貴其有循而體自然也
蓋古者生民之初不計迂遠而防不虞其思慮慢
易無筮卜以測吉凶故往往至於交相瀆害聖人
憂之於是有蓍龜之作教天下之人鑽灼以取精

倚數以窮神相箝索以知休咎合人與鬼謀而不
爽非玄術又何以瑩焉是故不可知者不虞之端
遷而求之則擬之以八卦之因重而形乎善敗之
兆其深而測之遠而摹之觀卦兆之所形而憑乎
思慮之所索故玄之道貫以思然是二者非泛而
涉於象貫切而叩於精也其以精立乎惟精也以
卜筮之動變而入乎神以思慮之適合而契乎謀
故立乎正而莫仆確以守而莫奪蔓蔓乎枝葉延
引而不絕者天下之至蕪也誰與抽之混混乎源

流汨濁而不分者天下之至雜也誰與散之非精
其孰能與於斯惟玄能精惟精能作夫作非創奇
循述乎天地之自然而與之爲體斯以貴矣
其所循也大則其體也壯其所循也小則其體也瘠
其所循也直則其體也渾其所循也曲則其體也散
故不攫所有不彊所無譬諸身增則贅而割則虧故
質幹在乎自然華藻在乎人事人事也具可損益歟
夫一一所以摹始而測深也三三所以盡終而極崇
也二二所以參事而要中也人道象焉務其事而不

務其辭多其變而不多其文也不約則其指不詳不
要則其應不博不渾則其事不散不沈則其意不見
循則有大有小有直有曲而體因之爲壯爲瘠爲
渾爲散故有者不擢而割之使虧無者不彊而增
之使贅適於體譬諸身也體爲質幹貴循乎自然
作爲華藻在踵以人事人事因乎自然而無不具
其可得而損益歟夫一藏於泉也深一乎一而測
之所以摹始之萌三登於巔也崇三乎三而極之
所以盡終之成二介於田也中二乎二而要之所

以參事之情凡首人道也象立於玄通其事其辭
其變其文事質而辭敷變化而文名務不務多不
多乃於是乎分蓋詳生於約博生於要不多乃多
也渾乃能散沈乃能見不務乃務也規於其指與
應者於其事與意而文辭之不務多爲可貴也
是故文以見乎質辭以睹乎情觀其施辭則其心之
所欲者見矣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因而循之與
道神之（乙當作同）革而化之與時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
革而能之天道乃馴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故知

因而不知革物失其則知革而不知因物失其均革
之匪時物失其基因之匪理物喪其紀因革乎因革
國家之矩范也矩范之動成敗之効也
是故文者質之飾也凡以見乎質辭者情之吐也
凡以睹乎情觀其所施之辭而心志之所欲者由
以見矣夫道備乎質與文情與詞而情質爲之經
故有因而不靡者有循而爲根者有革而除者有
化而變者冬艸不死舊株復生宿草焚除鷹鳩交
化種種異質殊情各於文辭互發而道以該矣道

不違時時不離道因循者與道神之而不可以意
測革化者與時宜之而不可以形執也夫道有因
矣而又有革道有革矣而無之非因語其能事非
天道乃得而乃馴乎天道脩道也亦時也合道與
時于以生物于以成物匪因何生匪革何成因而
有革物循爲則革而有因物楷以均革以其時物
由以其因以其理物由以紀否則失而喪之則知
因不知革知革不知因革之非時因之非理之故
也故理因而因因乎因也時革而革革乎革也是

謂因革乎因革于國于家斯矩斯范動而求之於
矩範而成宜因敗宜革效鮮弗著矣

立天之經曰陰與陽形地之緯曰從與橫表人之行
曰晦與明陰陽曰合其判從橫曰緯其經晦明曰別
其材陰陽該極也經緯之遇也晦明質性也陽不陰
無與合其施經不緯無以成其誼明不晦無以別其
德陰陽所以抽嘖也從橫所以瑩理也明晦所以昭
事也嘖情也抽理也瑩事也昭君子之道也往來熏
熏得亡之門

故天經之立立以陰陽地緯之形形以從橫人行
之表表以晦明判而合之陽施而陰受則時極以
該經而緯之南北而東西而方遇以趨材而別之
賢知而蒙愚而質性以差故匪陰疇合陽之施匪
緯疇成經之誼匪晦疇別明之德而以章其美是
陰陽者繁嘖而多情而抽之以經於正從橫者交
錯而析理瑩之以緯於文晦明者異同而辨事昭
之以行乎身與民統自嘖而言之情也以抽理也
以瑩事也以昭君子之道也該乎天地人而合爲

之謀夫物情有往則有來其往來常熏熏於事理
雜嘖之紛人事有得則有亡其得亡以熏熏於此
往彼來之嘖

夫何得何亡得福而亡禍也天地福順而禍逆山川
福庳而禍高人道福正而禍邪故君子內正而外馴
每以下人是以動得福而亡禍也福不醜不能生禍
禍不好不能成福醜好乎醜好乎醜好君子所以亶
表也夫福樂終而禍憂始天地所貴曰福鬼神所祐
曰福人道所喜曰福其所賤所惡皆曰禍故惡福甚

者其禍亢晝人之禍少夜人之禍多晝夜散者其禍
福雜

夫且何得云福之獲抑又何亡云禍之當順則福
逆則禍者天地之常庳則福高則禍者山川之藏
正則福邪則禍者人道之行故君子內則守正外
則達順每以盛德下人有弗動動與福俱斯得矣
而何有於禍禍之生福之醜也福不醜則禍何由
生福之成禍之好也禍不好則福何由成醜者夜
象好者晝象重言乎醜好君子所由用亶用表而

弗違於道也夫福也樂也極之爲終而禍也憂也
因之以始福今禍所伏樂今憂所來亶厥醜表厥
好固不可不愼厥終思厥始也在天地鬼神與人
道不二所貴焉祐焉喜焉者福也而惡賤則爲禍
矣故人未有惡福者福而不知所謹則惡福甚矣
非其好禍而禍盈於亢情也理也事之所固然也
總而計之晝而陽明其人也正得禍常少夜而陰
暗其人也邪得禍常多其晝而湑夜夜而湑晝時
近於陽明時近於陰暗則晝夜散者禍福亦雜雜

而不可稽也非玄其曷瑩之

玄數第十一

昆侖天地而產蓍參珍睟精三以橅數散幽於三重而立家旁擬兩儀則睹事逢遭竝合捭綮其名而極命焉精則經疑之事其質乎令曰假太玄假太玄孚貞爰質所疑於神於靈休則逢陽星時數辭從咎則逢陰星時數辭違

天陽地陰昆昆侖侖百莖一本蓍敖厥靈其產之豈徒然哉數於是乎推矣數以三生數以三起參求玄珍純粹精美四分而三摹之則橅乎天地人

之理理積諸幽不可形窮散而布之列爲三重家用以立爰首乎中統八十一首而與卦氣相始終乃旁而擬之於兩儀於以知貴賤善惡周而測之於萬事於以定從違止作故事可睹而休咎不差於毫末乃其所逢之有下有中有上即其所列之三重而遭乎竝合之兩擬或純或駁爲交爲錯隨其捭變之家姓敬綮其首名爰立之極而贊與測因之以命焉故致其精誠惟蓍是聽事有經疑可爲質正命之詞所云假以孚貞質乎神靈陽休陰

咎辨厥逢星於時於數於辭從違是徵

凡筮有道不精不筮不疑不筮不軌不筮不以其占不若不筮神靈之神靈之曜曾越卓

凡筮有道道貴孚貞不精不疑不軌俱不宜占妄爲命筮祇瀆神靈既筮之矣占不謂然區區不余畀有如楚靈則反不如不筮之無懲也筮者神靈之假也明如日月二曜其占其應乃越乃卓亦惟神之靈之蒙而曜之爻第推詳高越明卓而筮之道得已

三十有六而筴視焉

太積凡七十二算半而用之則三十有六四其九兩其十八各三變乎一二三也玄筴視此

天以三分終於六成故十有八策

玄策因天從橫三分一二三數六以相成三六十八二九均停陽數九合陰數六并并合厥策其數甚明

天不施地不成因而倍之地則虛三以扮天十八也

匪天之施何地之成施承相因倍兩而盈策重十

八三十六莖地虛三策凡以扐天故太玄之策其
用三十有三云
別一以挂於左手之小指中分其餘以三搜之并餘
於芀一芀之後而數其餘七爲一八爲二九爲三六
算而策道窮也逢有下中上下思也中福也上禍也
思福禍各有下中上以晝夜別其休咎焉極一爲二
極二爲三極三爲推推三爲嬴贊贊嬴入表表嬴入
家家嬴入部部嬴入州州嬴入方方嬴入玄一從二
從三從是謂大休一從二從三違始中休終咎一從
二違三違始休中終咎一違二從三從始咎中終休
一違二違三從始中咎終休一違二違三違是謂大
咎占有四或星或時或數或辭旦則用經夕則用緯
觀始中決從終
至其別一左挂於小指分餘厥用乎三搜既搜之
餘并之於扐一扐之後更數其餘餘七則一算八
則二算九則三算策道窮於六故視乎七八九之
餘策而爲一二三之布算也惟是說則無隱用則
不合反覆求之而莫得其術豈前賢作者之疏抑

後儒詿者之誤或神明之用愚與哲懸姑闕其疑
更俟後哲若夫天地人之三據下中上之各逢逢
下爲思思由人致逢中爲福福以地生逢上爲禍
禍從天作而思之一二三福之四五六禍之七八
九則一四七之爲下言有始也二五八之爲中言
有中也三六九之爲上言有終也橫從其道三三
其數別休咎晝夜用分晝以好之好之謂休夜以
醜之醜之謂咎晝夜之行陰陽分索註謂陽家以
陰家之晝爲夜陰家以陽家之夜爲晝得其槩矣

而未之詳夫一首九贊二贊一日得四晝四夜而
又一晝焉此一晝者前首之上九也奇之盈陽之
極也而後首之一承乎前九陽且擬陰奇反作偶
直日之夜足乎晝分故極焉以後一視九爲二二
視一爲三二者陽之夜而茲晝矣三者陽之晝而
茲夜矣玄道生於三窮於六極於九至是十二贊
當六日之候直九極而三生之變則極三爲推之
義推之六推之九推之三六三九而陰陽晝夜之
遷移無停晷矣是故九贊者三三之因合八十一

首而各九贊者九九之積亦三三之乘乃又有嬴
贊焉推乎三以通之故曰推三爲嬴贊所求乎陰
陽之五爲晝五爲夜術亦密矣由是列之爲表一
五七焉三四八焉二六九焉視其贊之嬴定其表
之數故曰贊嬴入表贊嬴者贊當嬴數而又有其
餘分也表者猶定之爲測日之表而不差乎晷刻
分杪之數也或曰表外也明也明贊嬴於方州部
家之外於以儀天而表極者抑嘗考七百二十有
九贊其七百二十當八十首周三百六十日之數
九則受乎羣餘爲八十下之一首又增爲兩贊凡
十有一贊則贊之嬴分卽周天五日四分度之一
者是也凡皆一二三之順而推焉者也然則表無
嬴乎嬴則何入乎曰入於家家八十一凡三其二
十七前表之嬴或入後家之首受之以中而非其
前定歷二十七而更歷二十七而減以次相推差
而復正故表嬴入家之術猶然閏餘成歲之積也
乃知家嬴焉入二十七部無部外之家部嬴焉入
九州無州外之部州嬴焉入三方無方外之州至

方嬴而入玄一玄所由都覆乎三方九州二十七
部八十一家也夫玄天也以少制多以無治有王
者法之以制官猶一辟統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
八十一元士是也所謂以晝夜別休咎可按次而
推矣大要不外從則休違則咎從者逢乎晝違者
逢乎夜陽家一五七晝也旦筮逢之一二三皆從
而無違是謂大休中筮與旦別逢二六九二六陰
也而爲晝九陽爲夜二六從九違故一從二從三
違始中休終乃咎也夕筮又與旦合逢三四八三
爲晝四八夜三從四八違始則休中終咎也至夕
筮逢周首則三違四八從始咎中終休中筮逢中
首則二六違九從始中咎而終休其一二三之各
異如此無非得夜咎得晝休也若一二三違大休
之反斯爲大咎旦筮逢陰家周首一五與七俾晝
作夜又不泥常凡此休咎視乎從違從違視乎晝
夜晝夜辨乎陰陽二家於以分旦筮中筮夕筮之
所逢乃知大休大咎旦不離乎一五七或休多咎
少與咎多休少中不離乎二六九夕不離乎三四

八奇偶迭用晝夜互移各爲一表而通乎萃贊類
如此者故曰以晝夜別休咎焉別於所逢之表而
已是故休咎之占有四星之陰陽時之晝夜數之
奇偶辭之險易或從或違疑事其質而一五七之
爲經用之於旦三四八之爲緯用之於夕經視河
圖之北與南緯視河圖之東與西旦夕不同用休
咎有同占若其承乎旦而改度閱於夕而反原則
雜用經緯間于日中二六九之爲用又不與旦夕
同論故祇言旦經夕緯凡以觀乎始與終之用而

其中亦可決而從矣或曰觀始以統中決其所從
以要之于終可矣

三八爲木爲東方爲春日甲乙辰寅卯聲角色青味
酸臭羶形詘信生火勝土時生藏脾侟志性仁情喜
事貌用恭撝肅徵旱帝太昊神勾芒星從其位類爲
鱗爲雷爲鼓爲恢聲爲新爲躁爲戶爲牖爲嗣爲承
爲葉爲緒爲赦爲解爲多子爲出爲予爲竹爲草爲
果爲實爲魚爲疏器爲規爲田爲木工爲矛爲青怪
爲鼽爲狂

天三生木地八成之三八木也於方爲東於令爲
春於日爲甲乙於辰爲寅卯聲則角色則青味則
酸臭則羶木曰曲直形詘則曲信則直也語其生
者火木之子勝者土木之所克也時爲生物之候
藏則爲脾所存爲志性主仁情多喜五事曰貌其
用恭其撝肅庶徵主旱帝曰太昊神曰勾芒星從
角亢氐房心尾箕之位東方宿也物類爲鱗屬震
龍而巽於魚也雷以動之厥鳴如鼓雷震天鼓作
震物均爲恢聲曰新蕃鮮也爲躁究爲躁卦之謂

其祀戶戶牖寅卯之司謂嗣謂承長子主器嗣帝
而承出令也木則生葉世次亦爲葉緒則引緒世
業亦爲緒赦爲宥罪解爲脫困又東風解凍草木
甲拆曰解也木結實則多子出言帝出予言物與
竹蒼筤草萑葦果實亦木象魚取魚上冰獺祭魚
也器用疏以達規象木心仁之用圓田布木德仁
之利溥巽爲木工矛亦柄木或借茅也青怪木妖
鼽病乎鼻而狂則應貌與恭作肅者反也

四九爲金爲西方爲秋日庚辛辰申酉聲商色白味

辛臭腥形革生水勝木時殺藏肝侑魄性誼情怒事言用從撝乂徵雨帝少昊神蓐收星從其位類為毛為毉為巫祝為猛為舊為鳴為門為山為限為邊為城為骨為石為環珮為首飾為重寶為大哆為釦器為舂為椎為力為縣為燧為兵為械為齒為角為螫為毒為狗為入為取為罕為寇為賊為理為矩為金工為鉞為白怪為瘖為譖

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四九金也於方為西於令為秋於日為庚辛於辰為申酉聲則商色則白味則

辛臭則腥金曰從革不革者金性而革者金形也金之所生惟水而勝者木也時為肅殺之候藏則為肝其侑者魄性主誼情多怒五事曰言其用從其撝乂庶徵主雨帝曰少昊神曰蓐收星從乎奎婁胃昴畢觜參之位西方宿也物類為毛屬毉巫祝取之兌猛或如白虎舊則物趨故而庚辛也兌口舌主鳴月令寒蟬鳴廕秋其祀門故為門山與限義圖艮位西北曰邊曰城曰骨曰石俱取諸艮環珮首飾重寶皆金屬酉兌主之為大哆尚口舌器釦以深為舂為碓或取小過刀兵金也尚力者用之縣金鍾燧月鏡兵械威用齒角堅決螫毒辛蕢狗戌犬艮門監也入為斂取秋斂之義罕者、野收物稀寇賊害義也理刑官矩者義之用方金工以攻金也鉞亦肅義之器白怪金妖瘖病肺傷譖兌口行讒以利於刃也或為僭

二七為火為南方為夏日丙丁辰巳午聲徵色赤味苦臭焦形上生土勝金時養藏肺侑魂性禮情樂事視用明撝哲徵熱帝炎帝神祝融星從其位類為羽為竈為絲為網為索為珠為文為駮為印為綬為書為輕為高為臺為酒為吐為射為戈為甲為叢為司馬為禮為繩為火工為刀為赤怪為盲為舒

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於方為南於令為夏於日為丙丁於辰為巳午聲則徵色則赤味則苦臭則焦形則上生者土勝者金時為長養之候其藏肺其侑魂性主禮情多樂五事為視其用明其撝哲庶徵主熱帝曰炎帝神曰祝融星從乎井鬼柳星張翼軫之位南方宿也物類為羽屬竈主火曰絲曰

綱曰索取諸離麗東南巽亦繩也曰珠曰文曰駮
曰印綬書皆取離輕象羽高則親上火炎上故高
也巽亦爲長爲高臺爲恢台高而明酒嘉會合禮
吐或當夏物蘂吐華也離於易象射雉故爲射戈
兵甲冑皆象離叢者夏木盛長成叢巽亦萃窮司
馬夏官火主禮繩本結繩取離又巽爲繩直火工
陶冶刀或戈屬亦怪火妖盲病目眯舒則物榮暢
而心意展也

一六爲水爲北方爲冬日壬癸辰子亥聲羽色黑味

鹹臭朽形下生木勝火時藏藏腎俯精性智情悲事
聽用聰撝謀徵寒帝顓頊神玄冥星從其位類爲介
爲鬼爲祠爲廟爲井爲穴爲竇爲鏡爲玉爲履爲遠
行爲勞爲血爲膏爲貪爲含爲蟄爲火獵爲閉爲盜
爲司空爲法爲準爲水工爲盾爲黑怪爲聾爲急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一六水也於方爲北於令爲
冬於日爲壬癸於辰爲子亥聲則羽色則黑味則
鹹臭則朽水形就下生者木勝者火時爲閉藏之
侯其藏腎其俯精性主智情多悲五事爲聽其用
聰其撝謀庶徵主寒帝曰顓頊神曰玄冥星從其
斗牛女虛危室壁之位北方宿也物類爲介屬鬼
幽陰祠廟皆幽陰以棲鬼井穴井竇均取於坎坎
月象鏡水亦鑑物玉潤冰清履一曰履遠行川不
息輪也坎爲勞卦血卦易言膏亦取坎貪言汙瀆
含言淵蓄蟄者物感冬寒而藏諸穴也火獵冬狩
閉塞而成冬盜取坎險司空冬官有科有條平流
爲法準所以爲平水工興水利爲畎澮溝洫以利
民者也車設盾以扞寇黑怪水妖聾坎爲耳聰不

開曰急恒寒若凡皆於坎取也

五五爲土爲中央爲四維日戊己辰辰戌丑未聲宮
色黃味甘臭芳形植生金勝水時該藏心俯神性信
情恐懼事思用睿撝聖徵風帝黃帝神后土星從其
位類爲其祼爲封爲甁爲宮爲宅爲中霤爲內事爲
織爲衣爲裘爲繭爲絮爲牀爲薦爲馴爲懷爲腹器
爲脂爲漆爲膠爲囊爲包爲輿爲轂爲稼爲嗇爲食
爲宍爲棺爲犢爲鬴爲會爲都爲度爲量爲土工爲
弓矢爲黃怪爲愚爲牟

天五生土地十亦以五成之於方爲中央而分寄四維日爲戊己辰爲辰戌丑未聲則宮色則黃味則甘臭則芳形爲中植生者金勝者水也時該乎生長收藏其藏爲心其術爲神性主信情多恐懼五事爲思其用睿其撝聖庶徵爲風帝曰黃帝神曰后土星從其位北極紫宮大角軒轅之屬是也物類爲祼屬封有封土封丘之義瓶土器宮宅王宮邑宅建之中土其祀中霤作内事爲織與衣裳繭絮皆取諸蠶桑土利坤布類也牀薦附地馴坤

順懷坤腹器圜以閎其爲脂若漆膠括囊包荒大輿軫轂稼嗇胥統之坤土食土之毛土於地爲宍棺封中野犢者坤子母牛任耕土衛康莊四達路也會王會都國都度地居民量地制邑凡爲土工中五圭之弓矢與茅土兼錫黃怪土妖愚不作聖牟者或謂牛鳴或訓盧牟六合亦通詒我來牟并侵牟之義

五行用事者王王所生相故王廢勝王囚王所勝死

水火木金土五行當令用事則王如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四季土是也王之所生相如春木生火夏火生土秋水冬木四季金是也故王謂春水夏木秋土冬金皆王之已過而成故是爲退氣休廢之義勝木者金春則囚木克者土春則死餘倣之

五聲宮土徵火商金角木羽水其應宮君徵事商臣相角民羽物

其在聲也宮爲君徵爲事商爲相角爲民羽爲物

其以爲律呂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太蔟太蔟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蕤賓生大呂

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鍾夾鍾生無射無射生仲呂

其以爲律呂謂準玄數五行而制爲十二管陽律陰呂以應十二月之氣和十二奏之音也說詳律呂諸書此但就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次配之於卦氣通之於玄首而直之於陰陽二家之贊測以明聲音之道律呂之法無之而不與玄理合也黃鍾主子爲十一月冬至之律管長九寸空圍九分九九八十一數三分其數三其二十七損一則得五十四數爲二十七者二焉則損九九而爲六九

也乃生林鍾管六寸九分主未為六月之呂應夏
至以後之氣焉黃鍾者陽氣始鍾於黃泉而物萌
芽林鍾者物既茂盛而林林然也自子至未凡隔
八位林鍾五十四數三其二九一十八益一則得
七十二為十八者四焉是又益六九而為八九也
八九之數下於九九者一其辰為寅主正月律為
太蔟管八寸減黃鍾之管一寸自未至寅凡隔八
位太蔟七十二數三其二十四損一則得四十八
為二十四者二焉則減九八而為六八也乃生南

呂主酉為八月之呂管長五寸三分寸之一自寅
至酉隔八位南呂四十八數三其一十六益一則
得六十四為十六者四焉是又減九八而八八也
下於九八者又一其辰為辰主三月律為姑洗管
七寸九分寸之一減於太蔟之管不及一寸自酉
至辰隔八位姑洗六十四數三其二十一數零三
奇損一則得四十二零六奇為二十一零者二焉
是又減八八而五八有奇也乃生應鍾主亥為十
月之呂管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也自辰至亥

隔八位應鍾四十二數有奇三其十四之盈益一
則得五十六零焉是又由五八而進七八之數也
乃生蕤賓主午為五月之律管六寸八十一分寸
之二十六也自亥至午隔八位蕤賓五十六數零
三其十有八餘焉益一則得七十二有奇為十八
有奇者四焉則又進六九而為八九之溢也乃生
大呂主丑為十二月之呂呂侶也侶助陽以生物
也上下於黃鍾太蔟之間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
寸之百四也自午至丑隔八位大呂七十二數有

奇三其二十有四零焉損一則得四十八有奇為
二十四零者二焉殆於四十九矣是又退九八而
為六八有奇也乃生夷則主申為七月之律管五
寸七百八十七分寸之四百五十一也下於林鍾
六寸之管者如此自丑至申隔八位臨至否八月
有凶可思夷則四十八數有奇三其十有六零益
一則為六十四有奇為十六零者四焉是又進六
八而為八八有奇也乃生夾鍾主卯為二月之呂
管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百五也自

申至卯隔八位夾鍾六十四數零三其二十有一
而差饒損一得四十三零爲二十一零者二焉是
又退六八而爲六七有奇也乃生無射主戌爲九
月之律管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
百三十四也自卯至戌隔八位無射四十四數奇
三其十有五而少差益一得六十少差管六寸萬
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也乃
生仲呂主巳爲四月之呂自戌而巳亦隔八位凡
此自子至巳皆損一自午至亥皆益一律生呂曰

下生呂生律曰上生至午而變律生呂曰上生所
謂重上生者是也而呂生律亦下之按律呂管之
長短各以次減逐辰逐數推之可知已
子午之數九丑未八寅申七卯酉六辰戌五巳亥四
故律四十二呂三十六并律呂之數或還或否凡七
十有八黃鍾之數立焉其以爲度也皆生黃鍾甲己
之數九乙庚八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聲生於日律
生於辰聲以質情律以和聲聲律相協而八音生
自其數而求之十二辰之陰陽各六各有其數子

午一陽一陰之始生也爲復爲姤數以一而函九
故子午九數丑未二陽二陰之漸長也爲臨爲遯
數以二而函八故丑未八數寅申三陽三陰之盈
進也爲泰爲否數以三而函七故寅申七數由是
而卯酉四陽四陰之過盛也爲壯爲觀數以四而
函六故卯酉數六由是而辰戌五陽五陰之趨極
也爲夬爲剝數以五而函五故辰戌五數逮於巳
亥六陽六陰之盈極也爲乾爲坤數且以六而函
四故巳亥四數凡皆本洛書對函之數而取之其

一二三虛而不用蓍數以三積三并一二起數之
根即函於九八七數中爲六爲五爲四又皆三二
一之併於三也夫玄用三儀準於洛數律陽呂陰
六和九合管諸鳳策諸龠也故律呂之音奇偶之
數其九七五之積陽律倍之凡四十二八六四之
積陰呂倍之凡三十六四十二者七其六三十六
者六其六也六其六者歷十二辰而三周七其六
者三周十二辰而又半歷也三周則甲子至巳亥
既三周而又半歷則庚子至乙巳以五元之法求

之凡七十二爲元自甲子再至乙亥合前律呂所旋則一元七十二數之上又加六焉起於甲子迄于再行之辛巳通并律呂之積數或還而周或否而未周凡七十有八黃鍾之數九九八十一虛三而含倚數而立焉其以爲度黃鍾管長九寸圍九分容秬黍中者九十粒粒各一分强凡九分强合而得十分爲寸寸十爲尺尺十爲丈量衡因之以立故曰皆生黃鍾至於千有十甲以一而函九已者甲之合故俱九數乙以二而函八庚者乙之合故俱八數丙以三而函七辛者丙之合故俱七數丁以四而函六壬者丁之合故俱六數戊以五而函五癸者戊之合故俱五數五聲者宮土商金羽水角木徵火生於日者甲己乙庚丙辛丁壬戊癸之化也化有五氣應於聲故聲五聲從乎陽也律者黃鍾太蔟姑洗均統三呂蕤賓夷則無射均合三鍾生於辰者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之合也合有六音叶於律故律六律統乎陰也夫土金水木火之化各得而成質緣質生情緣情生聲

故聲以情乎質也質而非聲質且塊然矣何情之流宮商羽角徵之變各因而成聲考聲定和考和定律故律以和乎聲也聲不以律聲且雜然矣何和之宜惟聲依永而與律協律和聲而與聲協則八音克諧而四十二律三十六呂之生胥於是乎悉矣

九天一爲中天二爲羨天三爲從天四爲更天五爲睟天六爲廓天七爲減天八爲沈天九爲成天

九天詳前圖每九首之首是也

九地一爲沙泥二爲澤地三爲沚崖四爲下田五爲中田六爲上田七爲下山八爲中山九爲上山

九地準九天而列之圖凡九贊中云云可按而稽也下中上各有下中上視禹貢則壤之法

九人一爲下人二爲平人三爲進人四爲下祿五爲中祿六爲上祿七爲失志八爲疾瘀九爲極

九人辨人猶九地辨地人各三等等各三目但地好愈上而人病之中者貴

九體一爲手足二爲臂脛三爲股肱四爲要五爲腹

六爲肩。七爲暇啮。八爲面。九爲顙。
九體。凡九贊中引論人之身體。依此求之。
九屬。一爲玄孫。二爲曾孫。三爲仍孫。四爲子。五爲身。
六爲父。七爲祖父。八爲曾祖父。九爲高祖父。
九屬。凡九贊中引論人之族屬。依此求之。
九竅。一六爲前。爲耳。二七爲目。三八爲鼻。四九爲口。
五五爲後。
九竅。凡九贊中引論人之官竅。依此求之。坎水耳。
離火目。震木鼻。兌金口。艮土背。大意如此。

九序。一爲孟孟。二爲孟仲。三爲孟季。四爲仲孟。五爲
仲仲。六爲仲季。七爲季孟。八爲季仲。九爲季季。
九序。序時令之孟仲季。亦可序人類之伯仲叔季
也。九贊引論依此求之
九事。一爲規模。二爲方沮。三爲自如。四爲外他。五爲
中和。六爲盛多。七爲消。八爲耗。九爲盡弊。
九事以辨事之思福禍。各有始中終也。依此求之。
九年。一爲一十。二爲二十。三爲三十。四爲四十。五爲
五十。六爲六十。七爲七十。八爲八十。九爲九十。

九年各以十數。如其所得之數分之。
推玄算。
家一置一。二置二。三置三。部一勿增。二增三。三增六。
州一勿增。二增九。三增十八。方一勿增。二增二十七。
三增五十四。
玄首所得。首各有次第奇偶。必就玄算推之。始確
然有可據以爲占。凡家之算。隨所得之位而置得
一即置一。得二即置二。得三即置三。家立於方州
部之最下。但守本得之數而勿之增也。進而部上

於家矣。得一勿增。得二則增而三。得三則增而六。
部立於家上。一部統三家。一勿增者。統如其本數。
二部統六家。故增三。三部統九家。故增六。三與六。
合增而九。則三部所統之數。九三九所積之數成
二十七部而攝八十一家矣。進而州又上於部。與
家矣。得一勿增。得二則增而九。得三則增而十八。
州立於部上。一州統三部。凡九家。勿增者統如其
本數。二州統六部。故增九。三州統九部。故增二九
一十八。九與十八合。凡增二十七。則三州所統之

數二十有七三其二十七所積之數成爲九州而
攝八十一家於全部矣又進於方上於州部家矣
得一勿增得二則增而二十七得三則增而五十
四一方統三州州凡三部二十七家勿增者統如
其本數二方統六州故增一部之數二十七三方
統九州故增二部之數五十四二十七與五十四
合增而八十一則三方所統之州數九部數二十
有七家數八十一家俱攝而入於玄矣是故玄算
不可不細爲推也

求表之贊
置玄姓去太始策數減而九之增贊去玄數半之則
得贊去冬至日數矣偶爲所得日之夜奇爲所明日
之晝也求星從牽牛始除算盡則是其日也
欲置玄姓以定厥家法去滿而置入策除積而厤
差太始者天玄中首也始哉中羨從而中爲之太
始乎三始叠以九叠地玄人玄因之布策其積也
三三而登其窮也九九而極去之者去所已積之
策數由太始而下各以九減中減而羨羨減而從

由是而中哉更睟廓終哉減沈成其減而九之法
亦視此矣故盈九者去未九者值策值何數姓置
何家次第陰陽瞭如在式乃既減九而得玄姓曰
此某家某首也而一首九贊八十一首凡七百二
十九贊而增踦嬴二焉增贊之術餘分積置二贊
一日九贊當四日半二首九日九首八十一贊當
四十日半去玄家全數而半之首八十一而析爲
四十零半之數其所去所存各半之餘分積而漸
差爰增置踦嬴二贊納餘分於周歲冬至之前則

贊各以九而繫於首者從乎九而減贊別爲二而
不繫于首者積乎二而增通二贊而當一日之數
溯乎太始訖于周晝自冬至日起中首迄勤已得
三百六十日而養受其餘半踦嬴合之則五日半
焉歲積之差密推晷刻氣朔之分精核盈虛贊去
冬至日數遠近多寡悉可指焉抑更推之二贊而
當一日一晝一夜二首而當九日則前首之上九
於贊爲晝後首之初一於贊爲夜是九日之中五
介兩首之分闕歷八九七十二贊得四九三十六

日晝三十六而晝之分有奇偶夜三十六而夜之
分亦有奇偶奇也者九贊之一三五七九偶也者
九贊之二四六八是也前首之晝皆奇夜皆偶後
首之晝皆偶夜皆奇其首與首之交連亦贊與贊
之遁轉自中周訖次於難勤奇偶之反覆晝夜之
整齊具焉而養受華餘九贊增二贊訖乎九增以
偶受於所得之本日下而爲夜逢九之半也故日
偶爲所得日之夜贊增乎偶復以奇承於所得之
明日上而爲晝周度之全也故曰奇爲所明日之

晝偶與奇即所增之贊而爲言夜與晝就所減之
九而爲次凡以玄馴乎經軫轉其道日以夜半亥
子之交分昨與今歲以大雪冬至之次定尾與首
胥於是乎睹矣至於求各首所值之星推各贊所
入之度則以牽牛一度爲始隨贊之所次而爲度
之所移隨首之所值而爲星之所主已歷之算除
之既盡其不盡者即其日宿日值之星度無訛而
玄姓可推贊餘可識術無加於是矣

玄文第十二

罔直蒙酋冥罔北方也冬也未有形也直東方也春
也質而未有文也蒙南方也夏也物之修長也皆可
得而載也酋西方也秋也物皆成象而就也有形則
復於無形故曰冥萬物罔乎北直乎東蒙乎南酋乎
西冥乎北以故罔者有之舍也直者文之素也蒙者
亡之主也酋者生之府也冥者明之藏也罔舍其氣
直觸其類蒙極其修酋考其親冥反其奥罔蒙相極
直酋相勑出冥入冥新故更代陰陽迭循清濁相廢

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已用則賤當時則貴天文地質
不易厥位

五者玄之德也罔於方爲北時爲冬無形之謂罔
也罔象之謂也直於方爲東時爲春物甲拆而殖
質直而無文也蠢直之謂也蒙於方爲南於時爲
夏物修長而枝葉蒙茸皆得而積以載也夏大之
謂也酋於方爲西時爲秋物成就而堅以遒也酋
亦象酉之文也謂之冥則統之爲冥而冬爲玄冥
有形復於無形故冥也故萬物自北而東而南而

西而復北皆玄德囧而直而蒙而酋而又冥也囧
無也而酉有爲有之舍直質也而生文爲文之素
物於夏相見乎離而曰蒙蒙陰密有而趨亡亡之
主也物於秋金氣肅殺而曰酋酋銳健死而之生
生之府也冥冬與明反而爲明之藏蓋斂於冥而
已胎乎明也故囧則氣舍以蓄直則類干以觸蒙
則修美而極茂酋則親本而考族冥則收造化之
功而反之於淵嘿之奧在囧無蒙有相爲極盡一
無而之乎有之極一有而之乎無之極也在直生

酋殺相爲物令一生以濟乎殺之命一殺以濟乎
生之令也至於出入於冥而有無生殺之原新故
之更而代也陰與陽之迭循也淸與濁之相爲廢
也將來也謂之進進則旺成功也謂之退退則衰
已用則棄而賤當時則尙而貴動而天也文靜而
地也質厥位周迴古今不易
囧直蒙酋冥言出乎囧行出乎囧禍福出乎囧囧之
時玄矣哉行則有蹤言則有聲福則有膊禍則有形
之謂直有直則可蒙也有蒙則可酋也可酋則反乎

冥矣是故囧之時則可制也八十一家由囧者也天
炫炫出於無畛熿熿出於無垠故囧之時玄矣哉是
故天道虛以藏之動以發之崇以臨之刻以制之終
以幽之淵乎其不可測也曜乎其不可高也故君子
藏淵足以禮神發動足以振衆高明足以覆照制刻
足以竦懝幽冥足以隱塞君子能此五者故曰囧直
蒙酋冥
攸自五德而詳推之言行禍福由思而造者一出
乎囧囧之時玄之根矣哉迫於有蹤而行見有聲

而言出有膊有形而禍福成而囧也趨於直矣有
直則幹於扶疎而枝葉芃芃以蔽也斯可蒙也有
蒙則極於繁蕪而果實垂垂以就也斯可酋也可
酋之久氣斂而內由精蘊而密反於冥矣明於其
故乃知物有形象制裁於囧形囧象而八十一家
之綱覙諸囧矣是故天之色蒼蒼而其道周於上
下四旁炫炫熿熿合玄黃而表著其光其炫也無
可畛熿也無可垠炫熿則有畛垠則無無乃名囧
囧乃馴玄囧之時玄矣哉故可以虛藏實者囧也

爲之首也動以發靜而直也遂祟以臨卑而冢也
著刻以制生而酋也肅終以幽形而冥也通冥以
罔昣垠之俱無淵乎莫可測直冢以酋炫熿之大
有曜乎莫可高淵則其蕆罔嘿與神相敚拔而禮
以尊之發則其動直出與衆相叢蔟而振以新之
祟高則其明大爲冢懸其照以徧物而覆以冒之
刻核則其制剛以酋反與物相裁擬而悚以息之
至於幽深則其跡化以冥還與物相否塞而隱以
養之君子者、惟此五德之是體故曰罔直冢酋冥

或曰、昆侖旁薄幽何爲也曰、賢人天地思而包羣類
也昆諸中未形乎外也獨居而樂獨思而憂樂不可
堪憂不可勝故曰幽

初一之辭謂何曰、賢人體天地之心而包乎羣類
之思也思渾乎中而未形見乎外其獨居之思以
樂以憂雖至不可堪不可勝而與天地之象同乎
昆侖旁薄之無畛無垠故曰幽

神戰於玄何爲也曰、小人之心雜將形乎外陳陰陽
以戰其吉凶者也陽以戰乎吉陰以戰乎凶風而識
虎雲而知龍賢人作而萬類同

次二之詞謂何曰、賢人之心一一故昆同而思并
包小人之心雜雜故兩攻而形而爲戰陽陳吉陰
陳凶也在易風從虎雲從龍皆以類附虎龍統乎
類而風雲象於戰也大抵玄宰於神神病於雜善
惡并則吉凶疑也

龍出乎中何爲也曰龍德始著也陰不極則陽不生
亂不極則德不形君子修德以俟時不先時而起不
後時而縮動止微章不失其法者其唯君子乎故首

尾可以爲庸也

次三之辭謂何曰、雲而知龍龍尚未著至三蒼龍
司令而變化始著矣龍德惟陽陰極則生陽猶亂
極則生治德有所自形也時有所必至也君子修
德俟時如龍之潛見躍飛時未至其起也不先乎
時時已極其縮也不後乎時凡其爲動爲止爲微
爲章一因乎時而不失進修之法者惟具龍德之
君子故始終變化而可爲功也夫庸者功也用也
亦常行不易之庸道也

庳虛無因大受性命否何爲也曰小人不能懷虛處
乎下庳而不可臨虛而不可滿無而能有因而能作
故大受性命而無辭辟也故否
次四之辭謂何曰三與初陽賢人也君子也五七
九同德也四與二陰小人之類六八同歸也道貴
處下懷虛中若無而外能因故常牧於卑而莫之
踰常谷於虛而無滿期常無一有而有餘常因乎
自然能作而有爲故性命之業受大无虧小人不
能如是受小猶若拒而況於大乎是以否也

日正於天何爲也曰君子乘位爲車爲馬車軨馬騎
可以周天下故利其爲主也
次五之辭謂何曰日陽君子也乘正位乎中天謂
御天之車馬可也軨兮車騎兮馬中德御之周行
乎天下則利以時乘而主化也
月闕其博不如開明於西何爲也曰小人盛滿也自
虛毀者水息淵木消林山殺瘦澤增肥賢人覩而衆
莫知
次六之詞謂何曰月陰小人也處盛則滿滿而博

行且闕故盛可憂虛可悅彼能自虛者常自毀損
而不矜盛其猶水也息淵而戒溢其若木也消林
而落實不落而山容殺瘦斂以韜其華水歸而澤
腹增肥損而受其益凡背盛滿自持之道賢人睹
焉衆人鮮識
酋酋之包何爲也曰仁疾乎不仁誼疾乎不誼君子
寬裕足以長衆和柔足以安物天地無不容也不容
乎天地者其唯不仁不誼乎故水包貞
次七之詞謂何曰七陽仁誼君子也性乎仁誼疾

乎不仁不誼厥德寬裕衆用以長厥德和柔物用
以安酋酋然舉方州部家之羣屬而包統之如天
地之無不容也其有不爲所容則不仁不誼之見
疾於仁誼者也湯不容葛文不容密是可知已故
水包貞蓋秋肅義正猶然仁育也
黃不黃何爲也曰小人失刑中也諸一則始諸三則
終二者得其中乎君子在玄則正在福則沖在禍則
反小人在玄則邪在福則驕在禍則窮故君子得位
則昌失位則良小人得位則橫失位則喪八雖得位

然猶覆秋長乎
次八之詞謂何曰八陰小人也陽德而陰刑八禍而方中故雖中而失之刑中斯以病也以九位言之一四七皆一而皆始思福禍之從起也三六九皆三而皆終思福禍之從止也二五八則皆二而皆中思福禍之介乎裏也故二之位處諸一諸三之中中視乎始終之偏立不猶愈乎惟君子當此思戰乎玄在玄得其正而萬類以同在福居其冲而日正乎天至在禍則反身修德而不困於窮若

小人若戰玄而邪處福而驕乃及於禍有窮焉而已故君子中而得位無之弗昌中而失位無之弗艮惟冲惟反福禍皆臧小人反是故福橫而禍喪而戰凶於玄茲八雖位中而德不中則黃不黃之敗乃秋長也君子懼之
顛靈氣形反何爲也曰絕而極乎上也極上則運絕下則顛靈已顛矣氣形惡得在而不反乎君子年高而極時者歟陽極上陰極下氣形乖鬼神阻賢者懼小人怙

上九之詞謂何曰巔也者絕而極乎上也不運不上極上則運矣運而至於山之巔矣絕而下焉絕則顛矣靈顛而已下其氣其形烏得而不反乎夫君子進德修業造乎其極而上于巔其年彌高時爲已極衰絕而顛氣形用反茲上九之所可虞也蓋陽極乎上上之爲巔陰極乎下下之爲顛不巔不顛不顛不反氣陽形陰反則乖焉氣者神形者鬼乖則阻焉故賢者懼終防乖反也小人怙終是以不免也賢者陽亨小人陰險也

昆侖旁薄大容也神戰於玄相攻也龍出於中事從也庳虛之否不公也日正於天光通也月闕其博損羸也酉酋之包法平則也黃不黃失中經也顛靈之反窮天情也罔直蒙酋贊羣冥也
夫昆以侖旁以薄有容乃大天地相若戰者惟神并乎善惡玄乎相攻而害作變化者龍也出乎中見乎角事從而庸萬物以樂惟庳惟虛匪公之因則否之納白日正乎天中光乃通於四廓月其博見其闕損厥盈也望而之朔酋令秋法平以則乃

包乎刑德黃中經也失之則忒伊天之靈顚乃窮厄氣形以反天情以極日罔直日蒙酋羣出入於冥贊是用設

昆侖旁薄資懷無方神戰於玄邪正兩行龍出於中法度文明庳虛之否臣道不當日正於天乘乾之剛月闕其博以觀消息酋酋之包楷任乎形德黃不黃不可與卽顚靈之反時則有極罔直蒙酋乃窮乎神域

資萬懷萬大容無方惟昆侖旁薄之當思乎邪思

乎正井於一玄戰於兩行庸者法度亦冂文明出於中德厥龍爲蒼庳虛臣道也否則不臧日乘乾陽天德之剛聖作也物睹其光月則三五盈闕消息可詳酋酋者德與刑輔任刑而匪戕失中之經黃而匪黃殆不可卽也而覆乎常其顚乎時極則反物既老而悲傷罔而直蒙而酋窮乎九域神與之將不言冥而冥也藏

天地之所貴曰生物之所尊曰人人之大倫曰治治之所因曰辟崇天普地分羣偶物使不失其統者莫若乎辟夫天辟乎上地辟乎下君辟乎中仰天而天不惓俯地而地不怠倦不天怠不地倦怠而能乎其事者古今未諸是以聖人仰天則常窮神掘變極物窮情與天地配其體與鬼神卽其靈與陰陽捱其化與四時合其誠視天而天視地而地視神而神視時而時天地神時皆馴而惡入乎逆

天地之大也貴生而尊人人物之統也治倫而因辟辟謂之君而主之法故天尊地卑羣分類聚崇焉普焉分焉偶焉俾不失其統緒則惟辟之威福

順而莫之違夫位上位下位中天地與君皆辟也天地不惓不怠以惓怠不天不地俯仰可察古今可通聖人仰觀天運而則其常行健而不息惓怠不形窮乎神掘乎變極乎物窮乎情無一息之或間則配乎天地之體卽乎鬼神之靈捱乎陰陽之化合乎四時之誠舉天也地也神與時也隨覰而指準隨準而指馴而惡入乎逆節之凌

玄掜第十三

玄之贊辭也或以氣或以類或以事之骫卒謹問其性而審其家觀其所遭遇劘之於事詳之於數逢神而天之觸地而田之則玄之情也得矣

玄之贊如易之爻其取辭也或以五行生成之氣或以觸而長之之類或以事有骫折卒成之故惟當謹問其各成之性而察審於厥家之所分并觀其時勢之遭遇切劘乎其事詳推乎其數俾休咎失得瞭如於事與數之會陽則神也神升上與天

際故逢神而天之陰則地類也地凝下爲田治故觸地而田之天之則玄之情圓而神田之則玄之情方以知與蓍卦之德通也斯得之矣 ○ 見在田飛在天龍德也天之田之玄之乾之

故首者天性也衡、對其正也錯、絣也測所以知其情攡張之瑩明之數爲品式文爲藻飾掜擬也圖象也告其所由往也

故首者、天首以命之皆正性也衡則其對正性之對陰與陽之衡而取也錯相絣而雜互其類測焉

而揣知其情張之曰攡攡幽而非隱明之曰瑩瑩明而以彙也品以式者玄之數藻以飾者玄之文數不嫌碎而文不嫌靡也掜乃謂之擬擬諸其形容圖乃謂之象象乎其大細君子有攸往茲用告其所之已

維天肇降生民使其貌動口言目視耳聽心思有法則成無法則不成誠有不威掜擬之經

近取諸身天生民而貌言視聽思五事用敬法之有無成不成因之苟有不威非定命之正也掜以

擬之經經常訓也不可以易也象肇降烝民之有物有則也

垂綃爲衣襞幅爲裳衣裳之示以示天下掜擬之三八

由身及物綃之垂也爲衣幅之襞也爲裳衣上裳下陰陽之象也以示天下掜以擬之三八三八木也象垂消而襞幅也

比札爲甲冠矜爲戟被甲何戟以威不恪掜擬之四九

乃比札焉以爲甲乃冠矜焉以爲戟被之荷之以威不恪挩以擬之四九四九金也象比札而冠矜也

尊尊爲君卑卑爲臣君臣之制上下以際挩擬之二七

爰因尊而尊之曰君因卑而卑之曰臣君上臣下交相爲際而制以明挩以擬之二七二七火也象尊卑辨而合禮也

鬼神耗荒想之無方無冬無夏祭之無度故聖人著之以祀典挩擬之一六

若夫鬼神情狀虛耗荒忽於彼於此可想不可跡無寒無暑或感而或泣何以慰無方之想致無度之祭聖人爲之壇墠郊廟厥有常方爲之禴祠烝嘗厥有常度祀典著矣挩以擬之一六一六水也象隨所之而方以度也

時天時力地力維酒維食爰作稼穡挩擬之五五

維天有時而時因之維地有力而力乘之將遺我以酒食爰作之爲稼穡挩以擬之五五五五土也

象作甘而嘗厥苦也

古者寶龜而貨貝後世君子易之以金幣國家以通萬民以賴挩擬之思慮

古者寶貨之利象於龜貝後世易之制爲金幣國家以疏其流泉萬民以資其生聚挩以擬之思慮思慮藏也象藏神而利用廣也

建侯開國渙爵般秩以引百祿挩擬之福

乃建之侯而開之國渙其爵頒其秩自天子至於士庶胥引百祿挩以擬之福善乃福也象祿位名壽之不一而足也

越隕不令維用五刑挩擬之禍

越隕厥常爲德不令維刑有五爰用以屏挩以擬之禍禍言咎也象誅奪置廢之不可以救也

秉圭戴璧臚湊羣辟挩擬之八十一首

秉而圭戴而璧臚焉湊焉會同有繹惟一人之惟尊而聯于方州部家之羣辟挩以擬之八十一首

象統一而述所職也

棘木爲杼削木爲柚杼柚既施民得以煥挩擬之經

緯

杼之木也。棘柚之木也。削棘削之而施杼柚之用。民得以煥組織文章之美焉。挽以擬之經緯。經緯者。南以北。東以西也。象從之橫之而交錯於靈機也。

剮割匏竹革木土金擊石彈絲以和天下。挽擬之八風

爰有匏竹。暨乎革木土。金石絲。音各有屬。剮之割之擊而彈之。八音克諧。以和神人而移易天下之

風俗。挽以擬之八風。八風正以間也。象借陽神陰叶乎時應乎方。其政無流散也。

陰陽相錯。男女不相射。人人物物各出厥彙。挽擬之虛嬴

惟陰惟陽。八卦交錯。成男成女。相逮而不射。人與人。物與物。厥彙之首。其出也各如其各。挽以擬之虛嬴。嬴虛者。氣與朔也。象卦氣之因乎正。餘而可度也。

日月相斛。星辰不相觸。音律差列。奇偶異氣。父子殊而兄弟不樂。帝王莫同。挽擬之歲

至於日月為量。斗運斯斛。璣衡七政。整齊無觸。音律之差列也。匪乖奇偶之異氣也。匪瀆殊面也。匪父子之無恩不樂也。匪兄弟之不睦。帝王不沿樂不襲禮。各適乎其俗。凡以時變也。挽以擬之歲。歲功既也。象天行之屢變而周乎序也。

嘖以牙者童其角。擢以翼者兩其足。無角無翼。材以道德。挽擬之九日平分

牙嘖也而角童。翼擢也而足兩。愈此折彼。厥形鮮

具。其角翼俱無物靈所貴。品乎其材。道德是以要各適於均體而已。挽以擬之九日平分。九日平分。均中節也。象靈蠢之不類而貴賤之各有別也。

一首九贊。二贊一日。首凡四日半。九日二首共十八贊。九首凡八十一贊。計日則四十日半。

存見知隱。由邇擬遠。推陰陽之荒。考神明之隱。挽擬之晷刻

端有隱見。存察乎見而知隱。行有遠邇。根由乎邇以擬遠。故陰陽間距荒遠。由之以推。神明幽通隱

微因之以考極剖析之精窮太玄之奧挸以擬之晷刻晷刻者積餘分也象度數之忒而毫釐之無或遁也

一明一幽跌剛跌柔知陰者逆知陽者流挸擬之晝夜

陽明陰幽陽剛陰柔一往一來迭運無休陰之知也推以逆陽之知也順以流逆則反舍而追逝流則循次而歷游挸以擬之晝夜晝夜者周日數也象動靜之相乘而歷與居之各以度也

上索下索遵天之度往述來述遵天之術無或改造遵天之醜挸擬之天元

位設上下天度不差時乘往來天術匪假遵其度而索之遵其索天之術而述之上下紀分而度齊往來運合而術統律歷之造無或改移日首日贊日測遵用是也凡皆遵循乎天道之醜類挸以擬之天元天元者天之太始也象一元之統而爲三而萬化之根而爲一也

天地神胞法易久而不已當往者終當來者始挸擬之間直蒙酋冥

天地胞胎神無不貫陰陽變易法無不詳其運行歷久而不已其終始往過而來嗣晝夜寒暑當之乃知一往一來一終一始乃以成歲挸以擬之罔直蒙酋冥五者況玄德也象八十一首之統于周天而作玄擬易之非爲妄測也

故擬水於川水得其馴擬行於德行得其中擬言於法言得其正言正則無擇行正則無爽水順則無敗無敗故久也無爽故可觀也無擇故可聽也可聽者

聖人之極也可觀者聖人之德也可久者天地之道也是以昔者羣聖人之作事也上擬諸天下擬諸地中擬諸人

故川流惟水擬水於川而得其馴玄首稱馴乎玄而又列馴於家以川擬也廸德惟行擬行於德而得其中玄首故首乎中而又贊能出乎中以德擬也非法不言擬言於法而得其正玄首言正象天測言大貞乃通以法擬也夫言行中正則口無擇言身無爽行水惟馴順則無傾敗之虞故可久惟

水可觀惟行可聽惟言言則聖人之極行則聖人之德久則天地之道擬之而無弗得矣昔聖人作事周觀於上中下通擬于天人凡以此也

天地作函日月固明五行該醜五嶽宗山四瀆長川五經括矩

夫上天下地包有萬類擬作之函玉匱金匱二曜貞明乎其間五行羣醜乎其內於山見五嶽之宗於川見四瀆之長於矩括五經之粹而統爲天地人之所秉

大達地達人達而天下之大事悖矣

三者從則罔弗利三者達而天下之大事悖矣

玄圖第十四

一玄都覆三方方同九州枝載庶部分正羣家事事其中則陰質北斗日月畛營陰陽沈交四時雜處五行伏行六合既渾七宿軫轉馴幽推歷六甲內馴九九實有律呂孔幽歷數匿紀圖象玄形贊載成功始哉中羨從百卉權輿乃訊感天雷推歆霣輿物旁震寅贊柔微拔根於元東動青龍光離於淵推上萬物天地輿新中哉更睟廓象天重明雷風炫煥與物時行陰酋西北陽尚東南內雖有應外觝亢貞龍幹於

天長類無疆南征不利遇崩光終哉滅沈成天根還向成氣收精閉入庶物咸首艱鳴深合黃純廣含羣生泰柄雲行時監地營邪謨高吸乃馴神靈旁該終始天地人功咸奠貞天甸其道地杝其緒陰陽雜廁有男有女天道成規地道成矩規動周營矩靜安物周營故能神明安物故能類聚類聚故能富神明故至貴夫玄也者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兼三道而天名之君臣父子夫婦之道玄有一道一以三起一以三生以三起者方州部家也以三生者參分陽氣以

爲三重極爲九營是爲同本離生天地之經也旁通
上下萬物并也九營周流終始貞也始於十一月終
於十月羅重九行行四十日誠有內者存乎中宣而
出者存乎羨雲行雨施存乎從變節易度存乎更珍
光淳全存乎晬虛中弘外存乎廓削退消部存乎減
降隊幽藏存乎沈考終性命存乎成是故一至九者
陰陽消息之計邪反而陳之子則陽生於十一月陰
終十月可見也午則陰生於五月陽終於四月可見
也生陽莫如子生陰莫如午西北則子美盡矣東南

則午美盡矣故思心乎一反復乎二成意乎三條暢
乎四著明乎五極大乎六敗損乎七剝落乎八殄絕
乎九生神莫先乎一中和莫盛乎五倨勴莫困乎九
夫一也者思之微也四也者福之資也七也者禍之
階也三也者思之崇也六也者福之隆也九也者禍
之窮也二五八三者之中也福則往而禍則承也九
虛設闢君子小人所爲宮也自一至三者貧賤而心
勞四至六者富貴而尊高七至九者離咎而犯菑五
以下作息五以上作消數多者見貴而實索數少者

見賤而實饒息與消糺貴與賤交禍至而福逃幽潛
道卑亢極道高晝夜相承夫婦繫也終始相生父子
繼也日月合離君臣義也孟季有序長幼際也兩兩
相闔朋友會也一晝一夜然後作一日一陰一陽然
後生萬物晝數多夜數少象月闕而日溢君行光而
臣行滅君子道全小人道缺一與六共宗二與七共
明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五與五相守玄有一規
一矩一繩一準以從横天地之道馴陰陽之數擬諸
其神明闡諸其幽昏則八方平正之道可得而察也

玄有六九之數策用三六儀用二九玄其十有八用
乎泰積之要始於十有八策終於五十有四并始終
策數半之爲泰中泰中之數三十有六策以律七百
二十九贊凡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爲大積七十
二策爲一日凡三百六十四日有半踦滿焉以合歲
之日而律歷行故自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冠
之以甲而章會統元與月蝕俱沒玄之道也

厥玄之圖一玄以都覆乎三方同乎九州枝分而
載乎衆部分而正乎羣家俾各事事其中通乎陰

陽之類而悉爲之摹惟北斗運天之璣樞日陽不
見夜陰也質而正之於日月眕營陰陽之交會四
時之錯處五行之推行惟沈惟潛惟伏皆陰與質
而通乎其故惟時上下四旁六合渾具面列七宿
軫轉而四面皆布凡二十八而合四七之數幽與
之馴歷爲推步六甲順紀總歲月日辰之迭運而
終始乎九九八十一首之旋圖乃有陽律陰吕孔
幽以徵歷數乘之隱匿其紀圖則象之而玄形立
贊悉載之而成功據于以陳善惡之倫推休咎之

理也始哉天玄中羡從之列乎三天也時維陽動
賫物厥初百卉始生迅感天氣雷出地奮云欲窜
乎推幽甲折勾萌乃旁震乎衆物用寅贊乎柔微
爰拔根於元善木青龍而東作升旭光於虞淵萬
物推而愈上天地輿而重新是皆其始哉三玄之
爲乎中哉地玄更晬廓之列乎三天也時維重晬
純乾象天雷風發物炫煥時行乃陰酉藏乎西北
而陽尚崇乎東南雖應之者有於內而外相牴牾
亢而失貞天惟陽幹長養無疆而陽盛趨南光崩

不利是又其中哉三玄之爲乎○終哉三玄滅沈
成之列三天也時維姤陰方進天根自冬至牽牛
一度以至于斯日行南而回而由北故云回向陽
氣漸成陽精漸收簡閲堅鋭入於庶物物咸聚首
艱歷悲鳴暨於深合坤黄之純陰廣含翕受之羣
生泰運之柄斗旋乎雲行時司之監域分乎地營
邪謀吸其高冥神靈馴而潛令用旁該乎終始統
天地人之功歲事咸定於厥貞倘又終哉三玄之
爲乎是故維天之道天則甸之維地之緒地則杝

之甸之而宿野上井杝之而方部下條用是陰陽
雜而混厠其中男女成而人道以有故天規地矩
規動矩靜周營者動而圓安物者靜而方也圓以
神明方以類聚類聚乃富神明乃貴不其然乎夫
玄兼天地人之三道而一以天名之天葢統君臣
父子夫婦之道而道之也道卽統君臣父子夫婦
之天而天之也故玄爲九天始中終各據其三凡
四十日半而周一天百二十一日半而周三天三
周其三天而歲成則玄之九天道固已該於是矣

玄有一道而三分之一以三起一以三生起則方
州部家三而四布也生則參分陽氣三重而九營
也同焉一本離而相生天地之經於此焉明其上
焉而降下焉而登旁焉而通萬物相并其營而爲
九周而爲流九贊九測終始貞繇其始於子癸終
於亥壬中孚起算頤養周巡則重羅乎九行之交
行四十日而餘分積之畸嬴朞三百有六旬有六
日以閏月定四時而歲成故玄首中者中孚也誠
有內者存乎是羨宜而出於卦爲臨從雲行而雨

施則應乎隨也天有革道節度變易是之謂更更
乃革矣革而晬其乾德乎珍光淳全於是乎存矣
廓中也虛外也弘豐美之象物莫能閟迨於滅焉
象比乎損削也退也消之乎部也由是而沈于類
爲兌幽藏玄宮或降而隊由是而成厥功既濟性
命以正考終令譽自一至九消息統計反而陳之
子午則陽與陰之始生亥巳則陰與陽之極既故
陽生于北而美盡于西北陰生于南而美極于東
南子午之美極盡還歸于其際夫天下未有不由

思而窮極其際者也思始也心乎一反而復之乃
以有二至于三而意成思乃終矣四則根於思而
條達暢美于事也福用以應五乃著顯而光明六
則充實光輝之謂大故六者福之究也七而漸于
敗損八而介于剝落九而窮於殄絕不其禍歟夫
思斂則福福以約居思溢則禍禍以侈得愼思要
矣一則思之微貞于內也四則福之資善于繼也
七則禍之階生于厲也三則思崇六則禍隆八則
福窮凡竟乎終也三五八居三者之中福往而禍

承設闢於九虛君子恒于斯小人恒于斯夫寧非
介乎兩涉而爲宮者乎乃自一至三下而貧賤而
思則心勞其四至六進而富貴而福則尊高若七
而至九離咎犯菑位過高道過亢非牧卑之君子
其何由以能久蓋五以下而作息五以上而作消
息消非意爲也一準乎天道之孔昭道因乎數數
視乎道數非不多或見貴而實索數亦云少乃見
賤而實饒故息與消相糺而不剖賤與貴相交而
不耀縮乎貴饒乎賤亦何拘乎數之多與少然消

也賤也禍之至也息也貴也福莫之逃也索焉饒焉之分可判如矣紀而変焉禍至矣福且以逃人未有逃福者與道背與禍遇胡幽而潛道以卑牧朗亢而極道以高覆故亢禍而卑福息潛而道屬夫晝陽夜陰相承而夫婦之道繫終往始來相生而父子之道繼日月之爲合爲離行乃見君臣之義孟季之有先有後序乃知長幼之際凡雨雨之相鬬又以嘉朋友之會故晝夜者一日之作陰陽者萬物之生晝之數多夜之數少月之象虧日之

象淦君晝日也行光臣夜月也行滅而君子之道全同乎晝日小人之道缺同乎夜月愈可識矣至于合兩而貴一六水也共爲朝宗二七火也共爲嚮明三八木也森森而成友四九金也斷斷而同道五面乎五土德之隆統水火木金之生成而相守乎中蓋周於河圖之位而玄于是乎祟故玄有圓也規方也矩直也繩平也準從積乎天地之道而循乎陰陽之數神明擬之幽昏闡之八方正平之求諸道者寧舍是而別爲其故乎故玄之數九

六其九爲六九之數凡五十有四其策用三六取一一一二一三二一二二二三三一三二三三合爲一十八策兩其十八乃爲儀匹匹用二九各十八則三十六之策全而十有八之爲用用乎泰積之要數泰積之數策七十二要舉其中三十有六始于十八天地人各十八終于五十有四并十八之始數于五十四之終數爲七十二數三十六策則半乎七十二而爲泰中之要數以是而律乎七百二十九贊各以三十六算乘七百二十九贊之

數凡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此舉太積之七十二而推乘之也按七十二策約爲一日之數日而積之凡三百六十四日有半踦滿焉滿卽謂羸合之成一歲之日律以是定上下損益之法歷以是正晦朔弦望之度則律歷以行今以十二支而三分之自子至辰辰至申申復至子冠之以甲則甲子而甲辰甲辰而甲申甲申而甲子周環不間十九歲而一章二十七章而一會歷三會而一統三統而一元會之歲五百一十三統之歲千五百二

十九元之歲四千六百一十七按之九會二百四十三章其間日蝕俱沒是則玄之道固舉律曆之法通貫而行古今也

玄告第十五

玄生神象二神象二生規規生三摹三摹生九據玄一摹而得乎天故謂之有天再摹而得乎地故謂之有地三摹而得乎人故謂之有人天三據而乃成故謂之始中終地三據而乃形故謂之下中上人三據而乃著故謂之思福禍下欿上欿出入九虛小索大索周行九度玄者神之魁也天以不見爲玄地以不形爲玄人以心腹爲玄天奧西北鬱化精也地奧黃泉隱魄榮也人奧思慮含至精也天穹隆而周乎下

地旁薄而向乎上人瞢瞢而處乎中天渾而攡故其運不已地隤而靜故其生不遂人馴乎天地故其施行不窮天地相對日月相劌山川相流輕重相浮陰陽相續尊卑不相黷是故地坎而天嚴月遡而日湛五行迭王四時不俱壯日以昱乎晝月以昱乎夜昴則登乎冬火則發乎夏南北定位東西通氣萬物錯離乎其中玄一德而作五生一刑而作五尅五生不相殄五尅不相逆不相殄乃能相繼也不相逆乃能相治也相繼則父子之道也相治則君臣之寶也玄

日書而月不書常滿以御虛也歲寧悉而年病十九年七閏天之償也陽動吐陰靜翕陽道常饒陰道常乏陰陽之道也天彊健而僑躆一晝一夜自復而有餘月有往有來日不南不北則無冬無夏月不往不來則望晦不成聖人察乎朓側匿之變而律乎日月雄雌之序經之於無巳也故玄鴻綸天元婁而拑之於將來者乎大無方易無時然後為鬼神也神遊乎六宗魂魂萬物動而常沖故玄之辭也沈以窮乎下浮以際乎上曲而端散而聚美也不盡於味大也不

盡其彙上連下連非一方也遠近無常以類行也或多或寡事適乎明也故善言天地者以人事善言人事者以天地明晦相推而日月逾邁歲歲相盪而天地彌陶之謂神明不窮原本者難由流末者易從故有宗祖者則稱乎孝序君臣者則稱乎忠實告大訓

厥玄之告告以玄之所自生并所終極而已玄擬太極以神運而見之象是生神象一陽一陰乃以有二猶然極之生兩儀也合玄一神象二乃以有三三者天數于象為圓圓象規故生規規以象天也規乃生乎三摹摹言乎索索而得三玄也三摹乎三摹乃生九據據乎三三天地人之位而九之也其一摹得天再摹得地三摹得人故謂之有天有地有人天地人各三據曰始中終日下中上日思福禍故各以之成形著所由有天玄地玄人玄皆三變也或欲于下或欲于上上下九虛與為出入或索于小或索于大小大九度與為周行下合上合即天數地數相得而合小索大索即陰小陽大一再三索之義也故玄生神象實為神之魁神

妙萬物魁柄獨運運于罔象羣象主宰故天以不見為玄奧化精纖乎西北地以不形為玄奧魄樂隱於黃泉人以心腹為玄奧至精舍於思慮故天之象穹隆而神周於下地之象旁薄而神向於上人之象暮暮而神周處乎中渾而攡者天道故運而不已隤而靜者地道故生而不遲人順從天地之自然故施行不窮天與地對日與月劇對言位之定劇言道之濟也水出山而行川故山川相流厥氣大而物舉故經重相浮四時乘乎陰陽迭運

而相繼續九位辨乎尊卑倫次不相黷亂是故地
坎下流天嚴上赫月則日行十三度而遄速日則
日行一度而湛然寬舒五行分播於四時迭王而
不俱壯日月並昱乎晝夜代明而不悖行在昴維
冬于火爲夏登焉發焉各不相假其南北之定位
子午準于乾坤東西之通氣木金化于山澤萬物
離然錯雜並處其中爲德爲刑一從乎玄玄之陽
爲德萬物之出機則爲五氣之生玄之陰爲刑萬
物之入機則爲五行之尅生也無殄並育不害尅

也無逆各正不遺故相繼則繩繩而相治則秩秩
繩繩以繼道在父子秩秩以治實惟君臣實言位
道言理也其以日御月日書而月不書由滿以御
虛滿常而虛無常蓋斗有常指日有常御玄故書
之正歲運也而月則建有大小行有遲疾不足於
度足則寧不足則恙歲歲或寧或恙長短不齊年
斯病矣視其所病而積之爲閏十九歲七閏因其
虛而儐之蓋從其恙而寧之云耳故曰天之儐也
夫春夏爲陽生長之府其動也吐吐即闢也秋冬

爲陰收斂之府其靜也翕翕以藏也故陽饒陰乏
道有固然蓋天彊不息其行常健僑焉蹻焉一晝
夜而周復有餘過于日之一度而月則有往有來
故日以南北爲冬夏月以往來爲望晦不南不北
則冬夏無分不往不來則晦望無成晦而月見西
方則爲朓朔而月見東方則爲側皆與匿蝕而通
謂之變聖人察乎此于以律日雄月雌之次序經
之於無已者胥此道也故玄者鴻鉅彌綸于乾元
統天之始妻而措之于以知將來之事者乎語其

大則無方語其易則無時凡爲鬼神之情狀而神
妙不測者周游乎六虛之宗魂魂然萬物隨以動
而常冥于冲以言其辭則有沈有浮有曲有散沈
與下窮浮與上際曲也而端散也而聚不其美歟
而味不盡不其大歟而彙不盡方連乎上下而非
一方行利乎遠近而非類行事多寡而均適適彼
此而皆明明乎天地之即人事言天地而以人事
證之言人事而以天地推之鮮弗善矣夫天地之
明爲晝夜爲晦與歲歲之寒暑相推而相盪日月

往來而逾邁天地變化而彌陶逾邁則時行彌陶則物生存之為神發之為明久也大也而極之不窮是之謂也夫道有本末有原流原本者天地之所以然而莫見也由之實難流末者人事之所當然而可據也從之為易故原本求之宗祖不以難由而或可罔也實而有之則稱乎孝孝以報本而勿忘其原也流末正于君臣益以易從而宜為馴也順而序之則稱乎忠忠以承流而無憾于末也夫忠孝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皆玄之大訓也用實告云

太元別訓五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劉斯組撰斯組有撥易堂易解已著錄是編解釋揚雄太元各以韻語發揮其義意欲以奥嶠配雄然原書詞意艱深所以待註註又僻澁使人不解是亦何取於註乎

皇極經世書說十八卷（一）

〔元〕朱隱老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刻遞修本

皇極經世書說豐城朱隱老所著也登第來久旋遭兵燹其版遂亡而書亦少傳余從事館中秘閣藏有是書借閱之間迄後每慨此書惜不得再見為恨按隱老世居建昌門戶潛修著述甚富然多散軼不傳是書之存也至治二年將拜住為相聞隱老之名以禮往聘不赴築一小圃額曰隱圃故自號曰隱老其門人吳澄道學名於當世余於正德四年出使江淮得此書於鉅鄉家歸而藏之容春堂俾子子孫孫當永寶之

錫山邵寶識

皇極經世書說序

先天之學心學也本於文字然而非明文字則亦無以驗其所學之為何如矣翼之十也夫子之所以教也其自十翼以上有出自於周公者焉繫乎爻者是也有出自於文王者焉繫乎卦者是也教之所興止是已乎求也其自二繫以上有出自于羲皇者焉

自一奇以至於百九十二奇自一耦以至於百九十二耦乳著焉而太象滋焉而有數者皆是也不啻足矣雖然求之天地則又有未畫之易存焉自無畫而有畫則羲皇是也自無言而有言則文王周公孔子是也設已有言矣可得以言乎此邵子之書所以有作也然其言自為一

家驟一而觀之稍莫知其所以然者予病之久矣童而習之乃至於白紛如也若有得焉上下古今該涉經史紀那子之所不甚致意者深以買窺之所收要是那而析其衆焉若夫那子之所自爲説者深也而淺言之遠也而近言之深也而始述其流本也而始述其末那雖造乎其總

也而亦以書説爲言此無他自海外而來者必重三譯然後可達於中國夫自學者而言其於道也何啻由海外而望中國也誠得吾説而讀之譬之一譯猶未至於再譯三譯然自是而每一道焉不患乎不造其極矣且夫窺深賾利人之所奔而趨焉者也已得則夸未得則眺及其

既得而復失則又惱然而悲亦惟自遺於其恨未深於道者也然而從事於斯恍不知得之爲在彼斷失之爲在此斷此與彼兩相及也雖然總天下之纖微不足以戰吾道戰則吾道其擾矣夫然故悲且足悲喜且足喜特得與於兩忘則無繫其心無所累者斷斷憶乎天之學未易言也始以其心言之即文字而非嘗著非也雖文字而離嘗著亦非也吾以文字洗吾之心吾則以人文字也著有之未必爲非無之未必爲是此吾所以得是也而爲是說也。

後學朱隱張序

皇極經世書解卷之一

豐城後學朱隱老述

皇極經世

皇訓大極訓中邵子意也雖非朱子所以釋皇極之意然邵子之書但當以邵子之意釋之若夫經訓常世訓變說是書者固亦有是言也然經世兩字苗脉自莊子而來莊子春秋經世是謂先王當以是而經世也邵子皇極經世是謂後王宜以是而經世也世雖變而所以經之者非變非變者常也然後以世爲變則不可盖不能無變者世也而世豈變之謂哉必辨此而後可以釋經世之意矣抑是書也非但經世而已經世之上有經運之篇焉經運之上有經會之篇焉三者不同而槩以經世名之非他世之貫於元會運猶時之貫於歲月日小者之積固所以爲大者之成也祝氏曰元經會觀天也會經運觀地也運經世觀人也聲音律呂則又以之而觀物矣

觀物

既以經世名其書矣又以觀物名其篇何也通天地人皆物耳而吾能一以觀之觀之而有以得其理則無不可以經世曰經世又曰觀物以此

以元經會一

經者對緯之名以元爲經則終始此元而已矣以會爲緯則有十二變焉凡此十有二變在一元則爲十有二會在一運則爲十有二世在一歲則爲十有二月在一日則爲十有二時在一分則爲十有二秒十有二變之數無往而不在焉則變者其緯也不變者其經也於緯之中有以執其經於變之中有以守其常其庶矣乎

日甲一　月子一　星甲一　辰子一

星癸三十　辰亥三百六十

凡此一會但有天耳未有地也地且未有而況人乎然是理是數已具於無形之中矣逆而推之可以知其必有三十運一萬八百年而當第一會之數也祝氏曰天數中於五倍五斯爲十而十干之數生焉此元與運所以

必取諸十干以紀之也地數中於六倍六斯
爲十有二而十有二支之數生焉此會與世
所以必取諸十有二〻以紀之也或曰月之
紀以子以其有月丑月寅以至於月亥故也
日則無復有日乙日丙以至於日癸之數矣
而亦紀之以甲何耶祝氏曰窮則變變則通
一元之後安知不復有一元以繼之哉邵子
之繫日以甲計往者之已過期來者之必續
也

以元經會二

日甲一　月丑二　星甲一三十　辰子一百
二六十　星癸十六　辰亥百七十
十二

九此一會似有地耳未有人也人且未有而
況物乎然是理是數已具於無形之中矣逆
而推之可以知其必有三十運一萬八百年
而當第二會之數也

以元經會三

日甲一　月寅三　星甲一大十　辰子七百
一二十　星癸十九　辰亥千

十八

當此一會之半既已有人亦復有物人物已
具則必有主之者矣斯時也豈非三皇之時
乎然易有其象未有其辭辭既不傳事亦難
考是故逆而推之其運可知也其年可知也
而其御極者之號名則不必可知也

以元經會四

日甲一　月卯四　星甲一九十　辰子千一
一八十　四四十百　星癸二一十百　辰亥千一

以元經會五

日甲一　月辰五　星甲十一一百二　辰子千一
十四一百四　百八　星癸五一十百　辰亥千一

以元經會六

日甲一　月巳六　星甲十一一百五　辰子千一
一八百　六一十百　星癸八一十百　辰亥千二

書猶圖也按邵子所傳先天之圖圓者在外
方者在內朱子挑而出之其意決有在矣今

體而效之凡每世之首所書御極者之號名
皆挑而出之別作一段使書之全體首尾條
達無窒礙焉然觀者見之亦有以悟先天之
心法

以元經會七
日甲一　月午七　星甲十一百八　辰子十二
十一百六　星癸一二佰　辰亥千二
二五十佰

以元經會八
日甲一　月未八　星甲十二一百一　辰子千二
伍一百二　星癸四二十佰　辰亥千二
八八佰

以元經會九
日甲一　月申九　星甲十三一百四　辰子十二
八一百八　星癸九二十佰　辰亥千二
四二十佰

以元經會十
日甲一　月酉十　星甲十二一百七　辰子千三
十三一百四　星癸百三　辰亥十三
百六

以元經會十一
日甲一　月戌十一　星甲一三百　辰子十二
六百　星癸三三十佰　辰亥十三
六八十佰

當此一會之半從有入無謂之閉物則其視
於開物相去遠矣然則如是而已乎祝氏蓋
曰窮則變變則通一元之後安知不復有一
元以繼之

以元經會十二
日甲一　月亥十二　星甲十三一百三　辰子千二
九一百六　星癸大三十佰　辰亥千四
二二佰

書之全體已著於前其別段所書今錄于後

篇之六

辰申唐堯二十
辰酉唐堯五十

自是之後每世之首必書御極者之號名然
其所行之事不一載焉此其故何哉祝氏蓋
曰以元經會觀天之數也夫既曰觀天之數
則人事之得喪果何與於天哉此其所以但

書御極者之號名而不書其事之行衣也

辰戌虞舜 九

辰亥虞舜 三十九

嘗試以祝氏之說推之以元經會既曰觀天之數則雖御極者之號名亦不書焉可矣而顧於每世之首必書某某之號名何居蓋某之與某固亦天之所擬以當斯世之變者也有如堯之與舜豈非天之所擬以當斯世之變者邪蓋自月子而下以至於月巳陽長之極其名為亢于斯時也知進而不知退不可也知得而不知喪不可也知存而不知亡亦不可也夫子贊之若曰必也聖人乎此言也雖以贊乾之上九而實惟堯舜可以當之不然則知進而不知退也知得而不知喪也知存而不知亡也極盛之後難乎其繼堯舜之天下吾懼其不能不敗於朱均之手也

篇之七

辰子夏禹 八

自此以前乃陽升之極自此以後乃陰息之初禹雖盛王然已不逮於皇之與帝矣皇以道帝以德王以功其等級相懸不可誣也又況自功而下轉而尚力嗚呼俯仰今古能不為之慨然矣乎

辰丑夏大康 二　辰寅夏仲康 二　辰卯夏相 十二

辰辰夏少康 二十三

此世之首夏少康生二十三年耳非曰御極之年已二十有三也而卲所書與御極同此無他天之所擬者在此則泥固不得而干之也

辰巳夏少康 三五十　辰午夏槐 四　辰未夏芒 八

辰申夏不降 四　辰酉夏不降 三四十　辰戌夏扃 五

辰亥夏廑 四十　辰子夏孔甲 三二十　辰丑夏發 一十　辰寅夏癸 二二十　辰卯夏癸 二五十

此一世有桀亦有湯然不書湯而書桀何也使夏而無桀則湯固無自而興也

辰辰商大甲 七十　辰巳商沃丁 四十　辰午商大庚 五十

辰未商雍巳 三　辰申商大戊 二十　辰酉商大戊 五十　辰戌商仲丁 六

辰亥商亶甲 八亶上當有河字　辰子商祖辛 十　辰丑商沃甲 四二十　辰寅商祖丁 九一十　辰卯商陽甲 二

辰辰商盤庚 五二十　辰巳商小乙 六　辰午商武丁

辰未商武丁八三十辰申商祖甲二辰酉商祖甲三十辰戌商武乙二辰亥商帝乙五二辰子商受辛八十
此一世有紂有武王然不書武王而書紂何也使商而無紂則武王固無自而興也
辰丑周成王九辰寅周康王二辰卯周昭王六辰辰周昭王六三十辰巳周穆王五四十辰午周穆王十辰未周懿王八辰申周考王三
此考王當作孝王自此之外豈有武帝二其一當作晉孝武帝帝義熙當於宋而繫之不當於晉而繫之兼宋武帝當在義隆之前不當在義隆之後其在義隆之後則當作宋孝武帝尢若此者意其必傳寫之誤亦既正之矣獨此考字姑存其舊所以識其為不能無誤也
辰酉周厲王二十辰戌周厲王四二十辰亥周宣王二十辰子周幽王五辰丑周平王四二十辰寅周桓王二辰卯周莊王十辰辰周惠王十二辰巳周襄王五二十辰午周定王十辰未周靈王五辰申周景王八辰酉周敬王三十辰戌周敬王四三十辰亥周貞定王二二十辰子周威烈王九辰丑周安王五十辰寅周顯王二十辰卯周顯王二四十辰辰周赧王八十辰巳周赧王八四十辰午秦始皇十
經世之篇不與秦以正統此其與秦以正統何也人之所不與固亦天之所與也天疑斯人以剗削諸侯焚滅載籍變更制度而創立號名夫豈小故者耶故曰人之所不與固亦天之所與也
辰未漢高祖元辰申漢文帝四辰酉漢景帝十辰戌漢武帝四二十辰亥漢武帝四五十辰子漢宣帝七十辰丑漢成帝六辰寅漢平帝四辰卯漢光帝一十辰辰漢明帝七辰巳漢和帝六辰午漢安帝八十辰未漢桓帝八辰申漢靈帝七十辰酉漢獻帝五二十辰戌魏帝芳五蜀帝禪一二十吳帝權十二
何以先魏天固畀之以中國也若夫人事之得喪則無與於天是以觀天之數者因其有中國則從而中國之也
辰亥晉武帝十吳帝皓二十辰子晉惠帝四十辰丑晉成帝九辰寅晉哀帝三辰卯晉孝武帝二十

後魏道武十
後魏之有中國孰與之也曰天與之也天與
之則曷為不先中國而後江南曰江南其人
也中國其地也舉無與於天則姑以晋之得
天也先魏夫固不可以後之也
辰辰宋帝義隆元後魏太武元辰巳宋孝武帝
二後魏文成三辰午齊武帝二後魏孝文四十辰
未梁武帝三十後魏宣武五十辰申梁武帝三四十酉
魏文帝一十辰酉陳宣帝元後周武帝五十辰戌隋
煬帝元

煬之不天也而亦見書於斯世之首豈曰有
道無道舉無與於天而惟天之所擬則必書
之耶蓋書之而善固以見天之所取書之而
不善亦以見天之所棄也若癸若辛若煬其
皆已見天之所棄者也
辰亥唐太宗九辰子唐高宗五十辰丑唐中宗十一
不書毋而書子何也母固從子者也易故事
之變者天也理之正者亦天也不書變而書
正所以正天下後世之不正者也
辰寅唐玄宗三十辰卯唐玄宗三四十辰辰唐德宗

辰巳唐憲宗九辰午唐武宗四辰未唐僖宗
辰申唐昭宗六十辰酉
五代之君非起於寇盜則起於藩鎮使御之
有道則藩鎮可轉為良吏夫何敢僭竊寇盜
可轉為良民夫何敢窺覬惟其皆出於人事
之有所失是以觀天者必為是舉不足書也
不書五代而書宋其諸以為必若宋之有天
下也而後可以為唐之續歟
辰戌宋太祖五辰亥宋太宗九十辰子宋仁宗二
辰丑宋仁宗三十

或問此段所書但及辰不及月與星則是星
無所統之月辰無所統之星世之有遠近人
之有後先果曷從而辨之歟曰斯無難篇之
六七月之巳午之謂也若夫辰之一周是即
星之一換此其混然之中自有粲然者存循
序觀之自然可考又何患於先後近遠之莫
辨乎故曰斯無難

皇極經世書說卷之一終

皇極經世書説卷之二

豐城後學朱隱老述　黄集

以會經運一

會有十二元每一元當一萬八百總一萬八百而自為一元則元之體寓於會而為經會之用寓於運而為緯矣此之謂以會經運而其説則自以元經會而推之歟

經日之甲一

日為經則月為緯月為經則星為緯星為經則辰為緯凡大者為經則小者為緯可也今曰經日之甲一經在上日在下則是日亦為緯矣孰經之耶于以見一元之後必復有一元以繼之而所以經元者則道也所以經日者則天也是意也不見於元經會之篇而見於會經運之篇此何説哉前有尊一元之意後有廣一元之意

經月之寅三

不言經月之子一不言經月之丑二而直言經月之寅三者去其交數取其用數所以有言經月之寅三也

開物始月寅之中

既曰去其交數取其用數則直自寅月而始可矣今曰開物始月寅之中則寅之一月亦將取其半去其半耶蓋閉物之戌既以前半月入用數之内則開物之寅亦以前半月入交數之内數以交言則因陽侵陰陰侵陽與陰互相侵也則必無直截分割之理宜有彼此相入之處此言開物始月寅之中可以該知閉物始月戌之中

經星之己七十六

子之一月當三十星丑之一月之三十星寅之半月當十五星共七十五星打入交數之内則星己之七十六乃以會經運之第一星也

經星之癸九十

星己之後已有星癸當八卜矣此其曰九十乃星癸之後又一星癸而為此會之終也

經日之甲一〇經月之卯四〇經星之甲九十一

星九十之後凡歷三甲三癸得一百二十為

會之終舉此以例其餘餘皆可考

經日之甲一　經月之辰五　經星之甲一百
二十一

經日之甲一　經月之巳六　經星之甲一百
五十一

經日之甲一　經月之午七　經星之甲一百
八十一

按巳之末午之初不無所載之事亦依前例
挑而出之別作一段繫此篇之體與前篇同
於以玩之明瑩匿竅吾以洗吾之心焉

經日之甲一　經月之未八　經星之甲二百
一十一

經日之甲一　經月之申九　經星之甲二百
四十一

經日之甲一　經月之酉十　經星之甲二百
七十一

經日之甲一　經月之戌十一　經星之甲三百
一

閉物終月戌之中

前言開物始月寅之中則當言閉物始月戌
之中然不謂之始而謂之中者其意若曰閉
物之始乃所以為開物之終也
書之全體已著於前其別段所書今錄于後

經辰之子二千一百四十九

前一卷末及書辰此一卷始書之巳以二千
一百四十九而言何也六會當二千一百六
十今以月計之則既至於巳以星計之則巳
及於癸是已往之辰總計二千一百八而方
來之辰適值二千一百四十九也

甲子至癸巳

祝氏曰十干與十二支分布者天地之未交
也合書者天地之巳交也天地之交久矣乃
至此而後始書甲子有以知其為天地之中
數而堯獨當之也

經辰之未

甲午至癸卯

自此之前有三皇有三帝非不可書也然而
不書者無所於考則不若書而無據不若不
書之為愈也

甲辰唐堯

於是書堯以年則可考以事則可據故書
甲寅十一
十一者堯即位之十一年也餘倣此
經辰之申　甲子二十一
經辰之酉　甲午五十一
甲辰六十一　洪水方割命鯀治之
此書事之第一條也曷為不作經文書之而
但作註文書之據祝氏說謂此篇為主於觀
地則凡其屬於人事者正當以註文書之不
當以經文書之也祝氏明知其說而顧於此
篇每以經文書事見自破其例矣非惟自破
其例而亦於邵子之例有不合焉故此但作
注文以書其事于以見水雖地而治之則人
也以人之事附地之數只作注文書之示不
敢破邵子之例也
癸丑七十　徵舜登庸　甲寅　乙卯七十二　薦舜于天命之位
丙辰虞舜　正月上日舜受命于文祖
前一卷末書世此一卷并書日雖然自年以
下月猶不可勝書況日乎其書月書日大抵
閒一書之姑以見年之必有月月之必有日
若夫日之有時則固有所不及書也
經辰之戌　甲子九　甲戌十九　癸未　帝堯殂落
申二十九　丙戌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經辰之亥　甲午三十九　甲辰四十九　甲寅
五十九　丙辰　薦禹于天命之位
按祝氏說謂自甲辰至甲寅為七十一歲與
書言七十載不合自丙戌至丙辰為三十一
歲與書言五十載不合遂疑邵子之說異於
之方外之人故與書之所載多有不合抑不
思書言七十載乃徵舜之年所稱耳非於為
舜之年稱之也書言五十載乃舜崩之後所
稱耳非於舜崩之前稱之也今以徵舜之年
考之自甲辰至癸丑適得七十是邵子之書
與堯典之書本無不合又以舜崩之後考之
自癸酉距丁巳得十七年又自丙辰距甲申
得三十三年以三十三年合十七年正得五
十是邵子之書與舜典之書亦無不合祝氏
考之不詳遂謂邵子之書為傳之方外之人
噫亦甚矣其惑矣嘗曰甲申乙酉是帝舜在
喪之年不當在三十三年之數則是天位闕

非可虛之時也夫天位不可一日而曠
曠職不可一日而或曠自後世猶然況古帝王
是夫避堯之子自是孟子推本命帝舜之意謂
不欲於堯崩之後遽居其室云爾然而一日
萬幾輿人所重而顧曰位可三年之或虛職
可三年之或曠嗚呼有是理哉
丁巳夏禹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
是年居六會之末猶有七年未盡然而舜以
其位授之於禹則升降之會於此乎決矣宜
必更十七年而後為帝王之分乎
經辰之子二千一百六十一
從此而上為會者六從此而下為會者亦六
從此而上為運者一百八十從此而下為運
者亦一百八十從此而上為世者二千一百
六十從此而下為世者亦二千一百六十以
一元分之正得其半爾前一半謂之先天後
一半謂之後天後天之歲月非不及乎先天
之歲月也第前一半為陽長之會後一半為陰
消之會陰之消也果不停於陽長之會則夫
任世之責者其可不以舜禹之心處之乎

甲子八癸酉十七 舜陟方乃死 甲戌十八癸未 東巡至于會稽崩
於堯書徂落於舜書陟方乃死於禹書至于
會稽崩是篇也於堯舜禹之本末記之特詳
誠以五帝莫盛於堯舜三王莫盛於禹故也
甲申夏啟壬辰九癸巳夏太康
經辰之丑甲午二甲寅二十二辛酉二十九 太康失邦有窮后羿距于河而死 壬戌夏仲康
經辰之寅甲子三甲戌十三乙亥夏相甲申十
經辰之卯甲午二十壬寅二十八 寒浞殺羿代有窮氏立使子澆及豷滅斟灌斟鄩氏殺相封澆于過封豷于戈相之臣靡逃于有鬲氏相之后緡歸于有仍氏始生少康
羿為逆者也浞為逆者之徒也以為逆者之
徒而殺夫為逆者猶之以弟子而殺其師云
尔而視氏獨以為假義誅之使浞之於羿也
果能假義以誅之則必反羿之所為矣今浞
之所為猶羿也顧滅相愈甚焉是誠不義之
尤者而奚假義之有曾不知桓文所假拳拳
於王室之攘中國之衛外夷之抗而浞也寧
有是乎以浞之不義而顧以假義許之愚竊

以為祝氏於此殆失言矣
癸卯夏少康（始生）
於其始生而即以一二計之所以存正統也
正統在所存則亂賊在所去矣邵子以亂賊
斥羿浞而祝氏顧以假義許浞謂能誅羿均
之曰亂賊也罪其一而縱其一法之頗若此
羿能無辭矣乎
甲辰三甲寅十三
經辰之辰甲子二十三甲戌三十三壬午夏少
康立（而夏之立姫靡自有鬲氏收斟灌斟鄩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
戊（以絕有窮氏之族）
自辛酉以來執國柄者賊羿而已矣而年則
以夏后為紀自壬寅以來執國柄者賊浞而
已矣而年則以夏后為紀前後八十餘年（之）
柄旁落於大姦之手然而不已者豈非神禹
之功終古不泯而少康之慮其積有素夫是
以祀夏配天為光復祖業者之首稱歟又按
滅澆滅殪謂之絕有寒氏可也不曰絕有寒
氏而曰絕有窮氏以見浞之所為未嘗不羿
之所為則窮即寒也寒即窮也其類本一安

用辟稱
甲申三
前以二紀數生世之年也此以三紀數御極
之年也前則所以繫正統此則遂以正統歸
之也
經辰之巳甲午十三甲辰夏杼甲寅十一辛酉
夏槐
經辰之午甲子四甲戌十四甲申二十四丁巳
夏芒
經辰之未甲午八甲辰十八乙巳夏泄甲寅十
辛酉夏不降
經辰之申甲子四甲戌十四甲申二十四
經辰之酉甲午三十四甲辰四十四甲寅五十
四庚申夏扃
經辰之戌甲子五甲戌十五辛巳夏廑甲申四
經辰之亥甲午十四壬寅夏孔甲甲辰三甲寅
十三
經辰之子二（十一百七）十三甲子二十三癸酉
夏皐甲戌二甲申夏發
經辰之丑甲午十一癸卯夏癸甲辰二甲寅十

二

經辰之寅甲子二十二甲戌三十二甲申四十二

經辰之卯甲午五十二乙未商湯

但書商湯而不書其事可以見其異於舜禹之所為矣湯之所為既異於舜禹之所為則雖伐桀之事且有所不書而奚禱雨之足書乎于以見前書堯之水此不書商湯之旱非以水旱之不同正以堯湯之不同也

甲辰十戊申商太甲甲寅七

經辰之辰甲子十七甲戌二十七辛巳商沃丁甲申四

經辰之巳甲午十四甲辰二十四庚戌商太庚甲寅五

經辰之午甲子十五甲戌二十五乙亥商小甲甲申十壬辰商雍己

經辰之未甲午三甲辰商太戊甲寅十一

經辰之申甲子二十一甲戌三十一甲申四十一

經辰之酉甲午五十一甲辰六十一甲寅七十一己未商仲丁

經辰之戌甲子六壬申商外壬甲戌三甲申十三丁亥商河亶甲

經辰之亥甲午八丙申商祖乙甲辰九甲寅十九乙卯商祖辛

經辰之子二千一百八十五甲子十辛未商沃甲甲戌四甲申十四

經辰之丑甲午二十四丙申商祖丁甲辰九甲寅十九

經辰之寅甲子二十九戊辰商南庚甲戌七甲申十七癸巳商陽甲

經辰之卯甲午二庚子商盤庚甲辰五甲寅十五

經辰之辰甲子二十五戊辰商小辛甲戌七甲申十七己丑商小乙

經辰之巳甲午六甲辰十六甲寅二十六丁巳商武丁

經辰之午甲子八甲戌十八甲申二十八

經辰之未甲午三十八甲辰四十八甲寅五十八丙辰商祖庚癸亥商祖甲

經辰之申甲子二甲戌十二甲申二十[illegible]
經辰之酉甲午三十二[illegible]商庚
丁甲辰三甲寅十三癸亥商武乙
經辰之戌甲子二丁卯商太丁庚午商帝乙甲
戌五甲申十五
經辰之亥甲午二十五甲辰三十五丁亥商受
辛甲寅八癸亥（[illegible]）
經辰之子二千一百九十七甲子十八己巳二
十三（武王文王[illegible]）甲戌二十八己卯周武王
但書武王而不書其事可以見武王之所為

無以異於湯之所為矣湯之伐桀也在所不
書則武王之伐紂也亦所不書事之大無逾
於此矣猶曰在所不書則回視堯舜禹之時
鄭重其事而殷勤其書者信非後王之所可
及歟
甲申六丙戌周成王
經辰之丑甲午九甲辰十九甲寅二十九癸亥
周康王
經辰之寅甲子二甲戌十二甲申二十二己丑
周昭王

經辰之卯甲午六甲辰十六甲寅二十六
經辰之辰甲子三十六甲戌四十六庚辰周穆
王甲申五
經辰之巳甲午十五甲辰二十五甲寅三十五
經辰之午甲子四十五甲戌五十五乙亥周共
王甲申十丁亥周懿王
經辰之未甲午八甲辰十八壬子周孝王甲寅
三
經辰之申甲子十三丁卯周夷王甲戌八癸未
周厲王甲申二

經辰之酉甲午十二甲辰二十二甲寅三十二
經辰之戌甲[illegible]二十二甲戌周宣王甲申十一
經辰之亥甲午十一甲辰三十一甲寅四十
一庚申周幽王
經辰之子二千二百九甲子五
按祝氏說謂幽王之難當後天四十九世乃
亡七之災也其然豈其然乎
下表東周平王（[illegible]文侯十[illegible]莊公二十五宋[illegible]楚若敖二十秦襄公）
[illegible]表秦襄公元當作秦襄公八前乎此豈

無諸侯不録者以其無與於興衰理亂之數
也外乎此豈無諸侯不録者以其無與於興
衰理亂之數也惟此則録之以五霸之事必
有為之倡者晋之文侯是也

癸酉三 魯惠

自晋文侯始霸之外於齊録莊公所以為桓
之地也於宋録戴公所以為襄之地也於楚
録若敖所以為旅之地也於秦録襄公所以
為穆之地也自此之外無霸國矣曷為録魯
春秋内魯録惠公所以為隱之地也

甲戌四 丙子 宋武公元 戊寅 楚霄敖元 癸未 秦文公元 ○按年表秦文公元當在丙子不在癸未又按經世之篇秦文即位繫乙亥之下則踰年改元正在丙子與年表合書者之 甲申十四 楚蚡冒元

經辰之丑甲午二十四 宋宣公元 丙申 晋昭侯元 辛丑 楚武王元 癸卯 晋孝侯元 甲辰三十四 辛亥 齊僖公元 癸丑 宋穆公元

甲寅四十四 戊午 晋鄂侯元 己未 魯隱

平王至是蓋四十九年矣其戊申戌許姑置
勿論若以扞我于艱言之其功莫晋文侯若
也而乃坐視其後裔為曲沃所誠曾莫之卹
王之於功臣亦慤然矣春秋至是而託始於

隱公夫豈以一端裁之哉

壬戌周桓王 宋殤公元

經辰之寅甲子三 晋哀侯元 丙寅 秦寧公元 庚午 魯桓 辛未 宋莊公元 癸酉 晋小子侯元 甲戌十三 丁丑 晋侯緡 [illegible] 楚
稱王

楚之稱王也非以王靈之不及故歟

戊寅 秦出公元 癸未 秦武公元 甲申二十三 齊襄公元 乙酉周
莊王戊子 魯莊 己丑 宋湣公元 壬辰 楚文王元

經辰之卯甲午十 乙未 齊無知立 丙申 齊桓公元

自前儒者皆以齊桓為霸者之倡惟邵子獨

以晋文為霸者之倡所謂晋文乃晋文侯非
晋文公也祝氏不得其説遂以齊桓之正當
曰倏夫賢晋文之譎當曰倏夫才欲成邵子
之説不知邵子所謂倏夫才固指桓公而言所
謂倏夫賢則指文侯而言非指文公而言也

己亥 宋桓公元 庚子周釐王 壬寅 晋武公立 甲辰五 秦德公元
乙巳周惠王 晋獻公 楚堵敖 丙午 秦宣公 己酉 楚成 甲寅十戊
午 秦成公 庚申 魯閔 壬戌 魯僖 秦穆
經辰之辰甲子二十 庚午周襄王 辛未 晋奚齊卓子

壬申(晋惠)甲戌五己卯(齊孝)甲申十五乙酉(晋懷公又文公)
(宋成)己丑(齊昭)
經辰之巳甲午二十五(晋襄 楚穆)乙未(魯文)辛丑(晋靈 秦康)庚
壬寅(宋昭)癸卯周頃王戊申(楚莊)己酉周匡王(齊懿)庚
戌(宋文)壬子(齊惠)癸丑(魯宣 秦共)甲寅([illegible])乙卯周定王
戊午(秦桓)壬戌(晋景)癸亥([illegible])
經辰之午甲子十辛未([illegible])癸酉([illegible])甲戌二十
丙子周簡王(吳壽夢)
其錄吳也奈何能[illegible]吳也此吳之所以
見錄於春秋也

庚辰(齊靈)辛巳(晋厲)甲申九乙酉(秦景)丙戌(宋平)己丑(魯襄)
(晋悼)庚寅周靈王
經辰之未甲午五辛丑(吳諸樊)壬寅(楚康)甲辰十五
(晋平)戊申(齊莊)甲寅二十五(齊景 吳餘祭)丁巳周景王(楚郟敖)
庚申(魯昭 楚靈)
經辰之申甲子八乙丑(秦哀)庚午(晋昭 宋元)辛未(吳餘昧)
壬申(楚平)甲戌十八乙亥(吳王僚)丙子(晋頃)壬午周敬王
丙申三乙酉(宋景)丙戌(楚昭 吳闔廬)庚寅(晋定)壬辰(魯定)
經辰之酉甲午十三辛丑(秦惠)甲辰二十三乙巳
(越句踐)

其錄越也奈何能滅吳者越也此越之所以
見錄於春秋也
丙午(吳夫差)丁未(魯哀)庚戌(秦悼)辛亥(齊悼)壬子(齊簡)癸
丑(楚惠)甲寅三十三丙辰(秦厲)庚申(齊平)癸亥([illegible])
此秦厲當作秦厲共自此之外有秦桓當作
秦躁魏鳌當作魏安鳌晋文帝當作晋簡文
帝晋武帝當作晋孝武帝梁文帝當作梁簡
文帝齊昭帝當作齊孝昭帝齊武帝當作齊
武成帝凡若此者意其必傳寫之誤亦既正
之矣獨此厲字姑存其舊所以識其為不能
無誤矣

經辰之戌甲子四十三丙寅周元王丁卯(晋出)己
巳(越滅吳)壬申周貞定王甲戌三癸未(晋哀)甲申十
三丙戌(齊宣)己丑(魯悼)
經辰之亥甲午二十三丁酉(秦躁)己亥周哀王庚
子周思王考王壬寅(晋幽)甲辰五庚戌(楚簡 秦懷)癸丑
(秦靈)
按年表秦懷公以癸丑立靈公其孫也亦以
癸丑生於是誤書之若其立然而實非也若
然則靈公之立也當在何年曰歲丙辰懷公

弑靈公立

甲寅十五丙辰周威烈王庚申(晉烈)

經辰之子二千二百二十一甲子九丙寅(秦簡)甲戌十九(楚聲)丙子(宋悼)丁丑(齊康)戊寅(韓景魏文趙烈)

韓魏趙何以書則以分晉書霸主盛衰王盛微因其有請也而命以侯將得已乎而司馬公方責以禮噫禮以人存亦以人亡公誰責哉

庚辰周安王壬午(秦惠趙武韓烈)甲申五(宋休)丁亥(晉孝)

經辰之丑甲午十五乙未(後齊太公秦出子韓文侯魏武侯趙敬侯)丙申(秦獻)辛丑(楚肅)癸卯(齊威)甲辰二十五(晉靜)乙巳(韓哀)丙午周烈王丁未(燕成)庚戌(宋剔成韓懿侯)辛亥(魏惠)壬子(楚宣)癸丑周顯王甲寅(周分為二)庚申(秦孝)辛酉(東周傑立)癸亥(韓昭)

經辰之寅甲子十二壬申(趙肅)甲戌二十二己卯(齊宣王)壬午(楚威)甲申三十二(秦惠王下當有文字)丁亥(楚懷)(越魏襄王)戊子(魏襄王)己丑(韓宣惠王)辛卯(宋元)癸巳(楚懷)

經辰之卯甲午四十二丙申(趙武靈王)戊戌(齊湣燕易)

何以書燕以其為周之同姓也周之同姓莫強於晉而既先亡矣惟燕為後亡之國安得而不書乎書燕所以幸周也何幸乎周也哉幸其猶有同姓如燕者在也

辛丑周慎靚王(燕噲)癸卯(魏哀)甲辰四丁未周赧王己酉(燕昭)庚戌(韓襄)辛亥(秦武)甲寅八乙卯(秦昭襄王)癸亥(楚頃襄趙惠文)

經辰之辰甲子十八丙寅(魏昭韓釐)甲戌二十八乙亥(齊襄)丁丑(齊襄)壬午(燕惠)甲申三十八乙酉(魏安釐)己丑(韓桓惠)庚寅(燕武成)

經辰之巳甲午四十八丙申(趙孝成)丁酉(齊王建)己亥(楚考烈)甲辰五十八(燕王喜孝)乙巳(周滅秦滅周)

先言周滅者謂周之滅蓋已久矣後言秦滅周者謂秦之滅周則實始於是年也後九言其滅又言其滅其者放此

丁未(燕孝王)庚戌(秦孝文)辛亥(秦莊襄東周君亡)甲寅

有正統則每甲必紀其年之數無正統則不書

乙卯(秦始皇)丁巳(趙悼襄)己未(魏景湣)癸亥(韓王安)

經辰之午甲子(楚幽)丙寅(趙王遷)辛未(秦滅韓)

先言秦滅韓而後言韓亡者韓之亡由秦滅之之故也其無興復之望亦因是而可見矣後九言其滅其又言其亡者放此

癸酉趙滅楚亡甲戌魏王假乙亥燕滅燕亡
邵子於燕蓋欲其不務名而務實疾其不滅
於秦者也然卒不免於爲秦所滅數之窮歟
或者理之有未盡也
丙子魏滅魏亡戊寅楚滅楚亡庚辰齊滅齊亡甲申秦始皇二十六年壬
辰秦二
經辰之未甲午漢高祖元年入
秦并天下而不與於正統之書漢始入關而
即以正統書之此無他漢祖之寬仁蓋宜乎
其居正統者也

楚伯王關秦亡後入
大書楚何也當時之人蓋以楚爲漢之對也
小書伯王何也以德揆之則伯王終非高祖
敵也
己亥楚亡甲辰十一丁未漢惠帝甲寅漢[illegible]
丁巳呂后崩帝立辛酉漢文帝
經辰之申甲子四甲戌十四戊寅後元甲申二十
四乙酉漢景帝壬辰中元
經辰之酉甲午戊戌後元辛丑漢武帝建元甲辰
四丁未元光癸丑元朔甲寅十四己未元狩

經辰之戌甲子二十四乙丑元鼎辛未元封甲戌三
十四丁丑太初辛巳天漢甲申四十四乙酉太始己丑
征和癸巳後元
經辰之亥甲午五十四乙未漢昭帝始元辛丑元鳳
甲辰十丁未元平戊申漢宣帝本始壬子地節甲寅七
丙辰元康庚申神爵
經辰之子二千二百三十三甲子十七五鳳戊辰
甘露壬申黃龍癸酉漢元帝初元甲戌二戊寅永光癸未
建昭甲申十二戊子竟寧己丑漢成帝建始癸巳河平
經辰之丑甲午六丁酉陽朔辛丑鴻嘉甲辰十六乙
巳永始己酉元延癸丑綏和甲寅二十六乙卯漢哀帝
建平己未元壽辛酉漢平帝元始
經辰之寅甲子四丙寅漢孺子嬰居攝戊辰初始己巳王莽
新室始建國改元年
莽所改之年號曰始建國今但曰建國脫一
始字他如漢之永寧當作永康吳之景安當
作永安蜀之太武當作晏平漢之建興當作
建元晉之建興當作太興燕之天璽當作元
璽秦之太始當作太初又秦之永嘉當作永
弘宋之永光當作景和又如魏之皇始不當

作秦之皇始九此皆誤也亦既正之矣其有
不勝正者張寔而下惟竊為有和平之僭耳
乃如寔之永興戊之永光駿之太元玄靚之
太始天錫之太清等皆非有的然之事實
可據則並削之惟是所載之年號有與司馬
氏通鑑互相先後而不害其為同者則皆置
之而不復辨譬之曆法諸家之歷法常從而
卲子之曆法常裕裕則節氣之早晚雖或有
進有退正自不足以為吾歷法之病也
甲戌天鳳庚辰地皇癸未劉玄稱 甲申漢光武帝建武
乙酉稱帝稱建武
九曰立者不當立者也九曰稱者不當稱者
也此漢之光武說者以為無以異於夏之少
康矣而亦有所不當者耶君子曰少康之立
光武之稱二君之不幸也二君不幸而有其
實則亦難乎其辭此名雖然祀夏配天則豈
惟萬姓之幸雖夏之先王亦必以為幸矣祀
漢配天則豈惟萬姓之幸雖漢之先帝亦必
以為幸矣以吾之不幸而易上下君民之幸
二君者雖欲不為其能已於上下君民之責
乎以此見二君之立與稱異乎他人之立與
稱然而既有其實則亦難乎其辭此名也祝
氏曰揚雄以三統曆擬孟喜易作太玄能知
國祚於法言之末曰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
天則是知新室不能亡漢尚有後天之數光
武再造又二百餘年也以數考之漢高祖以
辰之午二千二百二十七而入關踰年甲午
入辰之未二千二百二十八而王關中世卦
得運之世之元之元蠱卦其年卦入會之世
之元之世既濟九五爻以既濟卦考之數一
萬二千五百九十六億一千二百萬無乘數
以會之分十三億九千九百七十八萬除之
得九百夫陰陽相合而成物析九百而半之
得四百五十此漢孕年之祚也於內除閏每
十九而除一併餘分亦除一減二十四年即
兩漢之歲數四百二十六年也愚按四百五
十該二十三箇十九總四百三十七年除二
十三年餘十三年不滿十九亦除一年其曰
每十九而除一併餘分亦除一九二十四年
者此之謂也此祝氏之說也

經辰之卯甲午十一甲辰二十一甲寅三十一
經世之篇作十年則其自甲辰入於甲寅皆有一字之羨當除之丙辰元初戊午漢
明帝永平經辰之亥甲子七甲戌十七丙子漢章帝建初甲
申九元和丁亥章和己丑漢和帝永元
經辰之巳甲午六甲辰十六乙巳元興丙午漢殤
帝延平丁未漢安帝永初甲寅八元初庚申永寧辛酉建光
壬戌延光
經辰之午甲子十八丙寅漢順帝永建壬申陽嘉甲
戌九丙子永和壬午漢安甲申十九建康乙酉漢冲帝
永嘉丙戌漢質帝本初丁亥漢桓帝建和庚寅和平辛卯

元嘉癸巳永興
經辰之未甲午八乙未永壽戊戌延熹甲辰十八丁
未永康戊申漢靈帝建寧壬子熹平甲寅七戊午光和
經辰之申甲子十七中平己巳光熹又昭寧又永漢
庚午漢獻帝初平甲戌興平丙子建安甲申
經辰之酉甲午二十五庚子魏文帝黃初辛丑蜀
先帝章武壬寅吳大帝黃武癸卯蜀後主建興甲辰丁
未魏明帝太和己酉吳黃龍壬子吳嘉禾癸丑魏青龍甲寅
丁巳魏景初戊午蜀延熙吳赤烏庚申魏帝芳正始
經辰之戌甲子巳巳魏嘉平辛未吳太元壬申吳神鳳

建興癸酉吳五鳳甲戌魏高貴鄉公正元丙子魏甘露吳太平戊
寅蜀景耀吳永安庚辰魏常道鄉公景元癸未蜀炎興甲申
魏咸熙吳元興乙酉晉武帝泰始吳甘露丙戌吳寶鼎己
丑吳建衡壬辰吳鳳凰
經辰之亥甲午乙未晉咸寧吳天冊丙申吳天璽丁酉
吳天紀庚子晉太康吳亡甲辰二十庚戌太熙辛亥
晉惠帝永平元康甲寅四庚申永康辛酉永寧壬戌太安
經辰之子二千二百四十五甲子十四永安永興建武
光熙劉淵元熙丙寅晉懷帝永嘉蜀李雄晏平丁卯永嘉戊辰漢永鳳
己巳漢河瑞庚午漢劉聰光興辛未晉愍帝建興漢嘉平後

蜀王衡癸酉晉愍帝建興甲戌漢建元丙子漢麟嘉平陽丁
丑東晉元帝建武戊寅東晉太興前趙劉曜光初己卯後趙趙王石勒
壬午晉永昌癸未晉明帝太寧甲申丙戌晉成帝咸和戊子
前趙亡庚寅後趙建平癸巳石弘延熙蜀李班
經辰之丑甲午蜀李期玉恆乙未晉咸康石虎建武戊戌蜀李壽
漢興癸卯晉康帝建元漢李勢太和甲辰乙巳晉穆帝永和丙午
蜀嘉寧丁未晉滅蜀己酉趙太寧慕容儁元璽前燕庚戌石祗永寧
辛亥前燕前秦符健皇始壬子前燕元璽癸丑張祚和平甲
寅丙辰秦符生壽光丁巳晉升平符堅永興己未前秦甘露庚
申慕容暐建熙壬戌晉哀帝隆和癸亥晉興寧

丁亥陳伯宗光大 戊子陳宣帝太建 壬辰周建德
經辰之酉甲午丙申齊隆化 丁酉周滅北齊亡 戊戌
周宣帝宣政大成 己亥周靜帝大象 辛丑隋文帝開皇 癸卯陳叔
寶至德 甲辰丙午後梁蕭琮廣運 丁未陳禎明後梁國于隋 己酉
陳亡隋 甲寅辛酉隋仁壽
經辰之戌甲子隋煬帝大業 甲戌十一 丁丑隋恭帝義寧
戊寅唐高祖武德 甲申七丙戌唐太宗貞觀
經辰之亥甲午九甲辰十九庚戌唐高宗永徽 甲
寅五丙辰顯慶 辛酉龍朔
經辰之子二千二百五十七甲子十五麟德 丙寅
乾封 戊辰總章 庚午咸亨 甲戌上元 丙子儀鳳 己卯調露 庚辰
永隆 辛巳開耀 壬午永淳 癸未弘道 甲申唐中宗嗣聖 武后廢帝
為廬陵王遷之均州立豫王旦改元文明再改元光宅 乙酉武后陟帝于房陵改元垂
拱 己丑武后改元永昌 庚寅武后改元載初又改國為周元日天授
壬辰武后改元如意再改元長壽
經辰之丑甲午武后改元延載 乙未武后改元證聖又改元天冊萬歲 再
丙申武后改元萬歲登封又改元萬歲通天 丁酉武后改元神功 戊戌武后
改元聖曆召帝房陵復歸
后於是年召帝房陵則有之其曰復政則未
也未即復政而遽以復政書之何也唐之所

子以為政自是可以復矣邵子之以復政書
也其殆緣其臣子之意而書之乎
庚子武后改元久視 辛丑武后改元大足再改元長安 甲辰乙巳武后
改元神龍 丁未景龍 庚戌唐睿宗景雲 壬子唐玄宗先天 癸
丑開元 甲寅三
經辰之寅甲子十三甲戌三十三丙子楊妃入宮
入者不宜入者也曷為其不宜夫入天子之
邑猶為四方之極矧曰天子之宮乎其為四
方之極大矣是固風之所自化之所本而可
以但知唐之為可聚乎故曰入不宜入
壬午天寶 甲申三十三
經辰之卯甲午四十三丙申唐肅宗至德 戊戌乾元
庚子上元 壬寅寶應 癸卯唐代宗廣德 甲辰二乙巳永泰
丙午大曆 甲寅十二庚申唐德宗建中
經辰之辰甲子五興元 乙丑貞元 甲戌十五甲申二
十五乙酉順宗永貞不及年 丙戌唐憲宗元和
經辰之巳甲午九辛丑唐穆宗長慶 甲辰四乙巳
唐敬宗寶曆 丁未唐文宗太和 甲寅八丙辰開成 辛酉
唐武宗會昌
經辰之午甲子四丁卯唐宣宗大中 甲戌八庚辰

英宗治平乙巳契丹咸雍丙午契丹國大遼戊申今上熙寧○契丹

此所書之今上乃邵子所稱指宋之神宗而言也

甲寅之十　丁巳十

二十
二

經辰之寅至經辰之亥百二八千二

此經運之篇也自邵子之本書觀之已於經會篇中挑出此篇以見閑數交數之不可以雜矣今乃於閑數之中取其行事挑而出之別作此段非蹩也蓋自邵子之本書觀之固自有挑出之意朱子於意外得之而愚也竊有取焉是亦私淑艾之謂也

皇極經世書說卷之三

豐城後學朱隱老述

龔集

以運經世

以運經世

運有三百六十元每一元當三百六十總三百六十而自為一元則元之體寓於運而為經運之用寓於世而為綿矣此之謂以運經世而其說則自以會經運而推之歟

經元之甲一

經運之篇蓋曰經日之甲一日即元也經世之篇則又曰經元之甲一元即日也日之與元也均之以申計之計之以申則乙丙丁戊將必為之次焉是雖曰其數難知而其理則斷可想也

經會之巳六

祝氏曰元經會觀天之數也會經運觀地之數也運經世觀人之數也審如是說則觀地者始於丑觀人者始於寅可矣今徒不然觀地者不起於丑而起於寅觀人者不起於寅而起於巳此其故何哉蓋地不徒觀觀其闢發收閉人不徒觀觀其治亂興衰闢發收閉不觀於寅戌之中則地之用莚

乎其無所考矣治亂興衰不觀於巳午之中則人
之用茫乎其無所考矣地始於寅人始於巳豈徒
然哉觀物有要乃所以為觀物之法也
經運之癸一百八十
會有十二而經會之巳居其六是於十二會中居
其半也運三百有六十而經運之癸居其一百八
十是於三百六十運中居其半也會與運各居其
半豈不猶一歲之巳月一日之巳時乎當此之時
陽明勝而陰濁消典章文物必有可考者矣即是
以觀斯人之數不亦可乎

經世之子二千一百四十九
世之數四千三百二十半之則二千一百六十此
其曰二千一百四十九則其去半之之數纔十有
一世之隔耳典章文物豈無所考而猶未登書者
無他易書詩春秋之所不載則雖邵子亦莫得而
書之也
經元之甲一　經會之午七　經運之甲一百八十
一　經世之子二千一百六十一
經元之甲一　經會之午七　經運之乙一百八十
二　經世之子二千一百七十三

經元之甲一○經會之午七○經運之丙一百八十
三○經世之子二千一百八十五
經元之甲一○經會之午七○經運之丁一百八十
四○經世之子二千一百九十七
經元之甲一　經會之午七○經運之戊一百八十
五○經世之子二千二百九
經元之甲一○經會之午七○經運之己一百八十
六○經世之子二千二百二十一
經元之甲一○經會之午七○經運之庚一百八十
七○經世之子二千二百三十三

經元之甲一○經會之午七○經運之辛一百八十
八○經世之子二千二百四十五
經元之甲一○經會之午七○經運之壬一百八十
九○經世之子二千二百五十七
此經世之綱也其大節已見於前矣若其載事之
辭今錄于後非敢以別段目之然亦不以累書之
全體也
經世之未二千一百五十六甲午至癸卯
以上十年乃堯以前之十年也
甲辰唐帝堯肇位于平陽號陶唐氏

帝堯也言堯之即帝位爲天子實自甲辰而始也
平陽地名以其在平河之陽故曰平陽陶與唐亦
皆地名陶於水附濟唐於星屬參小而言之則皆
一國一邑之名大而言之則帝堯有天下之號也
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體元居正說春秋者之所尚也然其源流所自則
肪於此乎始矣何以言之蓋非體元則無以上順
天道而順天之道者未有不本於欽者也非居正
則無以下授人時而授人以時者未有不資於敬
者也春秋百王之大法而其綱首所書實肪乎此
然則所謂曆象豈徒曰曆象云乎哉聖人位天人
之兩間而俯仰無愧則其心法之要端必有在設
其荒乎厥邑者無他以心法之不傳故也堯之於
羲和也一再致意於曰欽曰敬之兩言蓋有由也

以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爲十有二次者是則辰之言也十有二辰之次即之則二十八宿之大亦於是而立矣辰無星宿即星以其如日月之有光則謂之星以其爲日月之所舍則謂之亦以十有二辰分爲四段規每段而三以二十八宿分爲四反陽舒段而七有段而七則日月五星各有四爲矣每段而三者皆遲於七然日月五星亦各有所屬是何也木火金水各有其二而土則獨有其四者此一說也木火土金水各有其二而日與月乃獨各有其一者此又一說也夫其說之不同如有無也以其所居之初無定在故耳目其所居言之鄭日鈞無定往內其所行言之豈其有定法乎是

故以金水言則有先日而出後日而沒者矣然而常近於日不相遠也以木火而言則有二歲一周十二歲一周二十八歲而始周者矣然而近日則常疾遠日則常遲去日愈遠則又有勢盡而常留者焉苟不隨其所至而各以其變求之則固無以考夫或遲或疾與夫遲疾之中者矣以月言則青朱白黑其道各二與黃道而九九而八之爲七十二道苟不隨其所至而每以其變求之則周無以考夫或斜或正與夫斜正之中者矣以日言則東西南北其道各異與赤道相交交而變焉爲二至二分苟不隨其所至而每以其變求之則固無以考夫或永或短與夫永短之中者矣或曰二至二分古曆有之七十二道古曆無是也以古人之所無者議古之曆或者其不可乎曰二至二分九而四之其爲日月所行之道固已三十六矣加四立而倍焉則七十二夫七十二也者多而言之者也多之謂博少之謂約自博而約至於九道極矣古曆雖無是法要必不無此理不能知曆之理而日吾能知曆之法者未之有也此堯之曆法所以不必至今而存而其曆之理則不必至今而不存

也堯之時有曆亦有象象器也曆書也此姑言曆未及言象要當於璣衡之下而言之

朞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說見春秋於文之六年閏不告月則謹而書
之夫月而必告者所謂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也
而文公怠焉自文公之意而推之豈不曰閏非月
之正也雖不告庸何傷噫爲此說者狃於其近則
可耳非能慮遠者也玩於其細則可耳非能識大
者也何則月必置閏曆之法也閏必告月曆之理
也君繇於理則臣舛於法一失焉未害也而已有
三旬之差再失焉亦未害也而已有六旬之差果

如是則雖未至几旬而時已不定矣歲能有成否乎於閏不告月而必書之正堯命羲和之意也而昧者不察則祖述之意微矣愚是以合書與春秋而姑舉其槩云自一年言之其為朔虛者六自一歲言之其為氣盈者亦六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説書者有是言也後之人無所容其喙矣雖然嘗試考諸近曆以三百六十而五分之其為沒日者五無欠無餘其以氣盈之分補朔之虛數以三百八十四而大分之其為歲日者六猶有六日之不盡其以朔虛之分滋氣之盈數大柢氣之盈者屬陽故當於日分而取之沒分日分之謂也朔之虛者屬陰故當於月分而取之歲分月分之謂也然而日歲無分者非無分也無正分也以歲則無正分以沒則無正日以閏則無正月何謂無正月每三十三月而置閏者一是於三年之中而虛其三月此之謂無正月何謂無正日每七十二日而置沒者一是於三月之中而虛其三六此之謂無正日何謂無正分每六十[illegible]日而置歲者一是於三月之中而虛其三九大以三月之日虛其三九謂之無正日可也不謂之無正日而謂之無正分何也每日而七分者沒[illegible]也非歲分也每日而八分者歲分也非沒分也每日七分積七十二日得五百零四分每日八分積六十二日亦得五百零四分五百零四也者二百五十自二而倍焉者也何取於二百五十有二而必倍之哉說者盖曰三百八十四者體數也三百六十者用數也体數之用二百七十而用數之用則止於二百五十有二焉夫以二百五十有一[illegible][illegible]必倍之者非有他也以為不如是則不是[illegible][illegible]於一日故也是故積日之法恒借四分之一過作[illegible]日之數則是沒無正日可見矣沒無正日歲豈有正分乎其謂之無正日無正分此之謂也日大五百[illegible]也加之以四則九九而八之此七十二日之數[illegible]而七分之沒居焉九而七之此六十三日之數[illegible]而八分之歲居焉廿亦所謂互藏其宅者歟不此此也八與七合此其為三五之數一也七與八合此其為三五之數一也三五而盈三五而歟則去哉

曰載

其曰載者未詳何義竊意其以事言之則曰載如俶載熈載之類是也以歲言之則曰載如三載九載之類是也是雖音韻相邇而其意義則有相附者焉必人之所行者有某事某事焉可驗然後歲不虛度載不虛稱稱之曰載者固望乎俶載於其始而熈載於其終歟沒之積可以成其為閏矣此雖近曆然自漢以來而其說已著非自今日而始為之也予病夫說書者拘於所聞之素不能有以廢而充之也故援此而為之説焉以見是理之在天地間無乎不在不必古者為是而今者為非也

建寅月為始

或問唐虞以前有建子丑者乎曰盖有之矣何以明之連山之易神農之易也以艮為首而九建寅者宗之雖唐虞亦然不特夏后氏為然也歸藏之易黃帝之易也以坤為首而九建丑者宗之不特殷人為然也周人所用之易伏羲之易也以乾為首而九建子者宗之不特周人為然也或者又問子為天正以乾之為天也丑為地正以坤之為地也若夫寅為人正果何取於艮而以艮為人哉曰連山之易不傳於世吾不得而考之矣雖然考

周易則艮之六畫有趾焉有腓焉自腓而上有限焉至於六四則直舉全體而言之以爲艮其身矣此非取諸人以爲象乎夫以周易考之艮之六畫猶有人之象焉則安知連山之不以艮爲人乎又安知周易不兼用連山歸藏而時出入於其間乎不然歸藏以坤象地周易曷爲亦以地而象坤乎知周易未嘗有改於歸藏坤之象則知周易未嘗有改於連山艮之象矣寅爲人正以艮之爲人也復奚疑乎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甲寅

經世之申二千一百五十七

甲子唐帝堯二十一年○甲戌○甲申

凡甲子甲午雖無事必紀帝王之年數一以示在位之久近二以示閱世之升降也

經世之酉二千一百五十八

甲午唐帝堯五十一年○甲辰○壬子鯀治水績用弗成

鯀禹父也按禹貢一書曰修曰治者相半蓋治者禹所自治也修者鯀嘗治之而禹復修之也鯀之治水未嘗無功第不能大集于成耳書曰績用弗成而不言無績意可見矣不然帝堯之時顧以九載而專任無功之人豈清問之體然哉

癸丑帝堯求禪

禪之爲言代也猶春往而夏代之也春往夏代天不言而氣自行也何求之有聖人不能無心矣然而無私心也是故老而求禪求可以代帝位之人也吾誠求之而未知何人之可以當此位也其心亦汲汲矣孰知其居甚逸而居甚勞哉

明明揚側陋

此可以見其所求之廣固不拘於明者之明亦不拘於側者陋者之揚其大道爲公之謂歟

始徵舜登庸

當是時舜固無求於堯堯則有求於舜也舜旣爲四岳諸臣之所舉果安得不徵而用之哉

歷試諸難

歷試諸難者不一試而遂已也人非全才者能於此或不能於彼惟歷以諸難試之然後見其才全德備果可以代帝之位也

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以觀法焉

嬀汭有以二水言之者矣惟杜佑緊以一水言之

若尸媯汭水有舜廟在焉亦嘗疑之矣及觀酈道元
之釋諸水其於汭字毋以水曲言之然後知媯汭
云者媯水之曲耳出歷山入河其為一水無疑矣
虞舜氏也或以陝城之虞當之或又以梁國之虞
當之然考諸經文但曰降于媯汭嬪于虞則是媯
汭即虞不必多為之說以汨之也

甲寅　乙卯舜言底可績帝以德薦之于天而命之
位

合經與傳而考之績以事見德以行見然其薦之
也不以績但以德何也以績暴之於民者也若夫
暴之於天則必以德非以績也

丙辰正月上日舜受命于文祖

文祖蔡氏以為堯之始祖特未詳堯之始祖為何
人耳蔡氏曰堯之所從受天下者也竊意蘇氏之說
得之矣蓋堯即位於帝摯之後而帝嚳則其父也
摯不足以受嚳之天下而堯則受之堯固賢於摯
矣然而摯之廟則不可廢也於是禰摯而祖嚳則
文祖為帝嚳之廟斷在不疑蔡氏明知蘇氏之說
為可取而復自以堯之始祖言之無怪乎其人之
不可以泥指也

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

謂堯之象為即舜之璣乎非也堯不曰璣而曰象
說者以為蓋天之所祖祖堯之象而製焉者是也
謂舜之璣為即堯之象乎非也說者以為渾天之
所祖祖舜之璣而製焉者是也然則孰為善孰為
不善曰渾天為善夫謂渾天為善則蓋天為不善
乎非也然天下之事述者恒工於作非其智有不
同乃其時有不同也果然歟則觀天之器無適於
渾天矣其亦有可議乎曰有之何謂邪曰說者紛
紛不一而足姑舉其槩而言之衡非所以擬天府
以觀天者也為蓋天者不以觀天而以觀象固失
之矣為渾天者能正其失不亦善乎今徒不然反
蹈而襲之吾將於誰歸咎而可將以為落下閎鮮
于妄人諸製器者不能究其說歟將以為馬季長
蔡伯喈諸演說者不能審其語歟殆皆不可以專
任其責矣無已則有一焉考之漢史將無所謂張
平子乎其運而轉焉者曰在靈臺者不必在密室
其測而候焉者曰在靈臺夫其在靈臺者不必在
密室故衡可以不璣之附其在密室者不必在靈
臺故璣可以不衡之拘信如是則六合之內四遊

之外何必桊三為一然後乃可謂之渾天儀乎是
故於三者之中或挑其一焉而出之亦庶乎可使
璣自璣衡自衡矣嘗因或者之論而私自撰焉大
槩若此然亦未能保其決無失也及閱本朝名臣
行事之畧有郭太史者能以簡儀測宿度則是儀
固無取於璣之繁能以距線測度餘則是衡固有
取於線之代夫衡之不逮於線則固然矣然衡之
本不附於璣則亦以是而可信嗟夫衆議之淆羣
言之駁至不一矣乃特以距線兩字而為之釋
而曰吾能從以趨約世果有是否乎

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此吉禮之自天子出者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春秋
於祀禮有不勝其譏焉者矣
輯五瑞五玉班于羣后
此賓禮之自天子出者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春秋
於覲禮有不勝其譏焉者矣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
以周禮準之其大均之謂乎
四時行巡狩俻守
以周禮準之其大役之謂乎○凡巡守之所至諸

侯以臣禮見而天子則以賓禮禮之所以親邦國
也而軍禮亦於是焉見矣何以言之大均恤衆也
豈有天子諸侯之所在而顧不用其衆乎易之師
於比為反對之卦親邦國比也而容民畜衆之義
已先比而見焉伏至險於大順之中盖謂是也
按蔡氏謂舜以冀青地廣始分冀東恒山之地為
并州其東北醫無閭之地為幽州又分青之東北
遼東等處為營州而冀州止有河內之地今河東
一路是也愚謂河東自河東河內自河內不當以河東之地
為河內地盖嘗以唐志參之安東都護隸營州之

東此其地在舜則分青之北而為營者乎榆關守
捉隸營州之西此其地在舜則分冀之東而為營
者乎營州之地固不必皆分於青也又嘗以漢志
參之則河東固是并州之地然不可謂之冀東謂
之冀西可也且所謂恒山云者於周則信乎其屬
并矣於漢則不并之屬而屬冀冀安知帝舜之時不
漢制之合而合周乎惟醫無閭之地是為幽州可
必若并之與營則不必皆如其說故願以漢唐之
書參而訂焉○或曰十有二州既可得而見之矣
十有二山亦可得而聞之乎曰不可得而聞之矣

然以禹貢之所載合周官職方氏之所掌其大畧亦有可考者焉冀之霍究之岱青之沂州之衛豫之華并之恒幽夫揚之會稽荊之吴嶽雍之醫無閭在所表識無可提者若梁則或限或嶓徐則或蒙以羽惟營州若不可考然碣石之山屹於海口夫豈非營州之山乎舜之所封崇不能外此諸山而他有所封矣不然則九其山之高且大者皆在所封亦無不可指以南方言之若九疑若蒼梧等山皆之迹皆嘗到焉安知其不在所封之列試參其一以例其餘則所封之山要亦可想而知也

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時月日之協與正正之以曆而已矣度量衡之所以同同之以律而已矣然則律之與曆也亦有可協而同者否乎曰六十四卦始於一陽之復終於

六陰之坤陰六陽六而一歲之運畢矣十有二律始於子月之黄鍾終於亥月之應鍾陽六陰六而一歲之運畢矣是故易可以生曆律亦可以生曆以易生曆者一陽爲復此十有一月之卦也而天正之建子者取焉二陽爲臨此十有二月之卦也而地正之建丑者取焉既曰地正何取乎二陽之臨也哉臨之衝爲遯臨錐二陽遯則二陰此建丑之地正所以於是爲有取焉三陽爲泰此十有三月之卦也而人正之建寅者取焉天地之數終於十二至十三則又復始於一矣若夫正之一字子

丑寅三月皆可得而稱焉不但寅之一月可得而專之也以律生曆者黄鍾爲天統猶之十有一月而其卦爲復者也林鍾爲地統猶之十有二月而其卦爲遯者也遯臨之衝也林鍾大吕之衝也卦不用其當月之卦律不用其當月之律而皆用其衝陽進陰退其道固應爾也大簇爲人統猶之十有三月而其卦爲泰者也一歲有十二月一元有四千二百六十歲其謂之正以能爲之長也其謂之統則亦爲長養之事也是何也以其小則可以統一歲之十二月大則可以統一元之四千二百

六十歲也若夫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則度之受法於律者也八寸爲咫八尺爲尋則度之受法於易者也十升爲斗十斗爲斛則量之受法於律者也四升爲豆四豆爲區則量之受法於易者也至若斤之與石錐曰受法於律而亦受法於易何則四鈞爲石是以八卦之數而半之也十六兩爲斤是以八卦之數而倍之也由是推之萬事之本無不有資於律亦無不有資於易愚是以併及之也夫度量衡受法於律固也然律之所以為律果曷從而受法也哉受諸天地之氣耳天地之氣應節而至我乃先其未至而以律候之候之而應其律完矣向是而爲度爲量爲衡無不有法此律之所以爲

則必無追而復之之理矣其謂之攝非他以天下不可有兩君故謂之攝雖然攝之一字可言於堯未殂落之前而不可言於堯既殂落之後何則舜以嗣君而服先君之喪非有卽眞者在也而又何攝之有乎當是之時而亦謂之攝則是攝嗣君非攝先君也堯之子不得爲嗣君則是舜之爲嗣君也審矣喪畢而後卽位愚有以知其爲無是理也然則其格于文祖也宗何曰舜之繼堯有當因者焉有當革者焉都不必遷也而都蒲阪則平陽之廟社必毛之以丹朱而後可也號不必改也而號有虞則陶唐之譜系必領之以丹朱而後可也此所謂當革者也然而革之中未嘗無因者在虞自虞而賓自賓所謂並行而不悖者是也禹之都安邑號有夏放此

詢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

岳牧雖殊而同一四門之闢此內外之所以相通而視聽之所以無壅歟

命九官以伯禹爲司空稷爲司農契爲司徒皐陶司士垂司工益司虞夷司禮夔司樂龍司言此九人使宅百揆

法守雖殊而無以道揆爲言此上下之所以相須而彌縫之所以無缺歟

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庶績其凝

經世之亥二千一百六十

甲午虞帝舜三十九年○甲寅○丙辰帝舜求代以功薦禹于天而命之位

均之曰薦也而其所以不同禹以功舜以德其帝王之分歟

丁巳正月朔旦禹受命于神宗

均之曰受命也而其所以不同禹于神宗舜于文祖其祖宗之分歟○或問堯之所從受天下者謂之文祖舜之所從受天下者謂之神宗此當蘇氏之說也其爲說果皆善乎曰蘇氏之說於文祖則得之矣於神宗則失之何則以其爲記禮者之所惑猶未免乎常人之見也則不可無以正之矣然則如之何以義揆之舜所受命之文祖當其帝嚳禹所受命之神宗當是瞽瞍無疑矣然則舜之於堯也忘其所受而遂不之祭歟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禹之有天下也未嘗舍鯀而宗舜舜之有天下也何獨舍其所生之瞽瞍而惟堯之是宗乎

之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此舜禹之所
以尊瞽瞍鯀者也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
以士此朱均之所以事堯舜者也斯禮也以上則
達于天子以下則達于庶人無貴賤一也豈有身
為天子而不得以天子之禮事其父乎夫子曰舜
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
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夫以子孫對宗廟而言則其
一脈之相傳必非非其族類者得以干乎其間矣
或者又曰堯以天下授舜舜以天下授禹莫大之
恩也而不得受其所報之祀揆之於義其亦安乎

曰施必有報禮家所尚豈以舜禹而不知乎然使
朱均不失為諸侯則宗祀之禮其責在朱均不在
舜禹且堯舜之於舜禹生而讓之矣舉天下之大
皆其所讓豈其於既死之後而猶屑屑焉計崇庳
較豐約於樽爵籩豆之間乎其不必然矣或者又
曰天下本堯之天下非瞽瞍之所有也今以堯之
天下授之於禹當以告堯不當告瞽瞍曰爲此言
者蓋亦似之而非也身有天下推以與人此堯之
所以有天下而無天下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瞽
瞍之所以無天下而有天下夫以天下授禹者舜

也不敢擅天下而必告之宗廟者亦舜也然而神
宗則固有虞氏之神宗謂爲宗堯者非也
正天下水土（此大禹所謂）分九州九山九川九
澤（此大禹所謂也）會于四海（此大禹之成功也）修其
六府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此大禹之效也）
舜禹之既受命也有嚴於觀天者矣有謹於察地
者矣天道得則其於人事也必無所失焉地道順
則其於天道也必無所逆焉雖然此達而在上者
之事也若其窮而在下則指節可以觀天掌文可
以察地亦有以自適其適其何足以知之

經世之子二千一百六十一
甲子夏王禹八年〇癸酉帝舜陟方乃死
陟猶殂也死猶落也陟則愈升而愈遠魂不返矣
死則愈澌而愈盡體不復矣後之人徒知死之爲
死而不知所以死者本由其氣之升而不降夫是
以其所之死而不蘇也然則聖賢於此獨不能載
營於其魄使之常相合而不相離乎曰死生之說
夜旦之說耳通乎旦夜而知死生之變不足以怵
其心其生也順其死也安矣故聖賢之學但以全
其為事者夫後天不老則異乎衆矣異乎衆者非

所以爲教是以聖賢不爲也

甲戌禹都安邑徙居陽翟

禹之下都安邑之上當有鈌文所謂號有夏氏者是也○安邑在河東陽翟在河南按禹初都平陽後徙安邑未嘗徙陽翟其謂之徙陽翟雖本徐廣之言然而括地志非之蓋曰自禹至太康皆不易唐虞都城之舊則其所居在河東不在河南决矣抑帝王世紀又云禹封夏伯今河南陽翟是則河南陽翟固是夏伯之都非夏王之都明甚邵子之言或承徐廣之誤未可知也

大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防風氏後至戮焉

塗山國名在壽春縣東北防風氏亦國名其君釐姓守封禺之間封禺二山說者以爲在湖之武康云○會塗山比也戮防風師也向使大順之中無至險者寓焉則有罪者雖欲戮之惡得而戮之此文事武備所以爲可以相有而不可以相無者歟

癸未夏王禹東巡狩至于會稽崩元子啓踐位

按會稽者會計之謂也禹於是焉會天下之當會者而計之夫是以命之曰會稽也　○喪畢而後即位之說愚於舜之丙戌辨之詳矣此禹之癸未非啓之癸未也而啓之即位遽書於禹崩之年非以春秋之法曷不於遭喪之明年書之耶按成王以乙丑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即於是日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爲憂居之主則是先君之殁後君不移晷而宅所當宅恤所當恤曾謂君崩之年而不其所當踐之位乎予然後知遭喪而即位者即其居喪之位也逾年而即位者即其朝廟之位也其謂之喪畢而後即位無他惑於孟子避位之說而不知孟子之意偏有所重而非正爲繼世者言之也

甲申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

按扶風之鄠縣班志曰古扈國也杜佑曰有甘亭在焉即啓與有扈戰處○堯之時書咨命矣而放殛則未書也舜之時書放殛矣而殺戮則未書也使禹無防風之戮則朝覲會同衣冠玉帛何以異於堯舜之時哉然而防風後至則既慢於禮矣慢於禮者速於刑防風氏蓋自取之也雖然禹不獲已而用刑猶幸其不至於用兵也啓不獲已而用兵以征可也以伐亦可也而何至於書戰書戰如二君矣所以見有扈之不臣也而其世變則有可

感者矣君子謂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嗚
呼茲其爲肅殺之秋歟又按甘誓之言首稱六事則天子六軍然是乎可見
矣一軍萬二千五百人六軍則七萬五千此周制然
也夏之軍制雖未知其果然與否然其以六軍爲
天子之軍則斷可必矣軍將皆卿則卿之允當矣
至于是而已軍政則其次也又言左不攻于左右
與夫御非其馬之正則皆以不恭命責之此車戰
之法也而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之法亦於是
而已改乎其次也可見矣七萬五千人法當用車千乘以
天子力來是數計之綜十之一斗七萬五千未爲
用人之過也雖然七萬五千輕車之數也有重車
之數馬凡二萬五千在七萬五千之外通而計之
則十萬矣自安邑而西以至於扈何啻千里孫子
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
里饋糧內外之費日計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
禹之於苗也會羣后而誓之以人數言計亦不成
於此以地里之數而言則其信此也不言而可后
也率三五萬人損之而不足以致有苗之格則宜

其不若班師之爲愈矣啓之爲此舉也其殆有不
得巳焉者乎齊桓公以師伐楚楚遂焉與抗亦奚
不可然而不遽抗也乃請其故焉夫以諸侯而伐
諸侯猶必請其所以見伐之故况以天子而征諸
侯其敢抗乎有扈敢抗也而推之則王師未至之
前從可知矣故曰不得已焉此之謂也

壬辰夏王啓崩元子太康踐位

經世之丑二千一百六十二

甲午夏王太康一年　甲辰　甲寅　辛酉夏王太
康失邦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不返有窮后
羿因民不忍距于河而死

洛表洛之南也窮國名晉地記曰河南有窮谷本
羿之所遷者是也河則在洛之北矣○以周禮考
之軍禮有五田固與居一焉羿以軍法從事羿能
距我我獨不能有以驅之乎天旌之所指不移時
而可以却之矣然而不能則必有其故焉何則禹
之征苗僅三旬耳師不待老而遽班旅未告勞而
巳振夫乂征誅行之猶不逾月羿曰以田狩行之
顧可以逾三月而弗返乎援兵在手而兵則不爲
之用也則必自潰而散耳民既不忍此固不軌者
所藉以自資者歟噫是亦足以爲萬世之永鑒也
巳○又按舜有所勑而臯陶賡之是卽正雅之所
由以起者也禹有所戒而五子述之是卽變雅之

所由以起者也王文公有言曰詩行於世先春秋
嗟夫豈特春秋而巳哉其自胤征以下皆後之矣
觀物之變者其尚有考於斯

子仲康立仲康太康之弟也壬戌命胤侯征羲氏和
氏

胤國名羅氏曰今利州胤山出舞衣所謂舜衣川
錦是也然則其國在蜀其君則仕於王朝者歟羲
氏和氏在堯則分命四子在夏則併爲一官二氏
守衍()卽位之後未能誅羿遽討羲和是必羲和
之智有餘而力不足羿之智不足而力有餘矣是

以急其所下可緩紓其所不可急者歟仲康於此
亦可謂善於爲言者矣抑愚有疑焉自壬戌之後
至於甲戌凡十有二年非必果無閒暇之日可以
有爲也顧不能有爲是又必機動於此變生於彼
其往於羿縱不能資其所長於人豈不能護其所
短於己夫是以上下相持莫之或發以至若是之
久歟由是而推有以見壬戌之秋特掩其不備而
先之耳使其歲月之稍淹措置之已定雖有神兵
猶將閣手況其貞之已疾者乎故知先其未備而
掩之者雖非待人以怨之體然以施之亂賊未爲

所謀之不善也

經世之寅二千一百六十三

甲子夏王仲康三年○甲戌夏王仲康崩子相繼立
依同姓諸侯斟灌斟鄩氏

斟灌斟鄩二國名據應劭說壽光即斟灌平壽即
斟鄩於漢爲縣屬北海郡○吾意當是之時胤侯
非死即罷其罷也諒非出於君心好惡之不常其
死也亦非出於天命短長之難必要皆出於羿之
所爲而已矣羿以羲和爲羽翼而胤侯則翦之羿
以羲和爲腹心而胤侯則刳之此羿之所以不能

不釋於胤侯也歟胤侯非罷則必死仲康不幸
而又崩相於是煢煢在疚難乎其久立於獨不斟
灌斟鄩之依而誰依嗚呼天步之艱一至於此亦
危矣哉

甲申

經世之卯二千一百六十四

甲午夏王相二十一年○壬寅寒浞殺有窮后羿

寒國名鄭樵曰今濰州東二十三里有寒亭　羿
自距太康以來至是蓋四十有餘年矣夫羿之所
爲何以異太康之所爲哉左氏謂忘其國卹而思
其麀牡則其盤於畋遊視太康必有甚焉夫以太康
之畋遊甫十旬耳而民已不忍羿之畋遊乃至四
十餘年之久而民猶忍之是何當時之民寧忍於
賊而不忍於其君哉蓋以君道望其君則畋遊不
迈失君道矣此民之所以不忍也若賊則何敢以
君道望之哉其斬艾可畏也其鉗制可懼也民雖
不忍亦將如之何哉彼寒浞特羿之家衆耳家衆
不宜自殺其主而竟以殺之此誠不善之積天所
不容故假手於浞以殺之歟

浞子澆及豷伐斟灌斟鄩氏以滅相

浞之所為羿之所教也無以道矣而浞亦有子焉
何居豈天之於有夏罔欲以昆剥亂之歟抑非豷
非澆則無以辱浞之毒而覆之歟君子觀滅澆于
過滅豷于戈則知有豷有澆非浞之福為此疢疾
正以危少康之心而深其慮也

相

相之臣靡逃于有鬲氏相之后緡還于有仍氏遂生

少康

鬲即平原之鬲縣有仍后緡父家之國也其地未
詳○靡之逃有興復之望焉使后相既滅而少康
不生則如之何曰后相既滅而少康不生則凡禹
之後皆可以承禹之祀也靡將擇於姒姓之中求
可以復讎殄賊者而事之矣豈果無其人哉惟夫
后相既滅而少康復生則復讎殄賊非他人責將
必俟少康之長而事之此其所以舒徐容與又四
十年然後一舉而事集其志堅其氣果固非僥倖
嘗試而為之者也

甲辰○甲寅

經世之辰二千一百六十五

甲子夏王少康生二十三年　甲戌　壬午夏之遺
臣靡自有鬲氏收斟灌斟鄩二國之燼以滅寒浞而
立少康少康立遂滅澆于過滅豷于戈以絕有窮氏
之族

過戈皆國名鄭樵曰今萊州掖縣北有過鄉又曰
戈在宋鄭之間五峯胡氏曰人殺其父子必欲死
人辱其君臣必欲報能以天道為定命不觀敵勢
而改圖則庶幾焉苟顧其私內覬大利外畏大難
雖有良心日銷月鑠其不忘君父者希矣少康靡
鬲真人臣子哉志在討賊行吾義而已非圖富貴
者也故受困厄而不渝瀕死亡而不怠兢兢業業
經營四十年然後克殄元凶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嗚呼此真可謂中興者矣故虞世南論歷代中興
之主以少康為冠噫前王之所為後王之師也可
不鑒哉南軒張氏曰田一成衆一旅少康之勢可
謂湮微而卒用以興其國由謀慮必大有曲折惜
不傳於後猶幸有左氏傳所載耳要之靡與有鬲
氏及有仍氏皆佐少康以有為者也若使少康之
君臣不忍而欲速則身且不保而況國乎惟其潛
也若深淵之靚故其發也如春陽之振動惟其時
者也西山真氏曰靡之忠如此而杜預乃曰靡夏
遺臣之事羿者也今考其本末乃事相非事羿也

豈有夏之忠臣而肯事羿者哉

甲申

經世之巳二千一百六十六

甲午夏王少康立十三年○癸卯夏王少康崩子杼踐位甲辰○甲寅○庚申夏王杼崩子槐踐位

經世之午二千一百六十七

甲子夏王槐四年○庚戌○甲申○丙戌夏王槐崩子芒踐位

經世之未二千一百六十八

甲午夏王芒八年甲辰夏王芒崩子泄踐位甲寅

庚申夏王泄崩子不降踐位

經世之申二千一百六十九

甲子夏王不降四年○甲戌○甲申

經世之酉二千一百七十

甲午夏王不降三十四年甲辰甲寅己未夏王不降崩弟扃立

經世之戌二千一百七十一

甲子夏王扃五年○甲戌○庚辰夏王扃崩子廑踐位○甲申

經世之亥二千一百七十二

甲午夏王廑十四年○辛丑夏王廑崩不降子孔甲立○甲辰甲寅

經世之子二千一百七十三

甲子夏王孔甲二十三年○壬申夏王孔甲崩子皐踐位○甲戌○癸未夏王皐崩子發踐位○甲申

經世之丑二千一百七十四

甲午夏王發十一年○壬寅夏王發崩子癸踐位是之謂桀

按癸非發之子乃發之弟系本以爲帝皐生發及履癸是也謚法謂賊人多殺曰桀此未必然詩言邦之桀兮正作此桀則桀亦俊傑之名耳癸惟有此俊傑之才而不能以德將之是以暴戾淫荒以至於喪身亡國皆其俊傑之才有以誤之耳司馬氏謂德勝才爲君子才勝德爲小人若桀者其亦所謂才之勝德者歟

甲辰○甲寅

經世之寅二千一百七十五

甲子夏王癸二十二年○甲戌乙亥始嬖妹喜

易之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乾坤父母之道也咸恒夫婦之道也一夫一婦雖庶人猶然況天子

乎其有后有夫人有嬪有世婦有妻有妾宜其無不備焉可也夫豈以嬖一妹喜為足以病其政哉然而有夏之政以典則興之而不足以荒縱敗之而有餘此無他故矣九重之邃本非妹喜之所宜居也而必為傾宮瑶臺以處之八珍之飫本非妹喜之所宜享也而必為肉山脯林以奉之不特此也一鼓而牛飲者凡三千人此果何為者哉亦徒以資妹喜之一笑而已矣如是而曰綱不壞紀不隳者未之有也然則整其綱頓其紀當若之何曰以道制欲

丁丑成湯即諸侯位自商丘徙治亳

湯名履姓子氏契之後也按契之所封是曰商丘在商州之上洛後世遷徙不常必隨其所至皆以商丘名之此所謂商丘梁國之睢陽云爾而亦以商丘名之固也雖然不可無疑者焉何則有穀熟焉謂之南亳有蒙城焉謂之北亳皆梁國之地也豈其自梁國而徙梁國歟非也說者以為契父帝嚳所居之亳在洛之偃師湯自梁國而遷焉所謂從先王居是也然則此所治之亳其在偃師無疑矣

用伊尹

伊尹湯之師臣伊姓尹字摯其名也夫自乙亥至于丁丑三年之間耳而治亂之機於此乎判焉何則桀以乙亥嬖施氏之女湯以丁丑用莘野之夫此其為治亂之機雖微而實著邵子觀物之變而皆以始字書之其亦有以也夫

戊寅成湯征葛

按陳留寧陵縣孟康曰古葛國今葛鄉是也以我之正正彼之不正斯征之謂矣或曰其理正其名不正則如之何曰此以論常情可耳其有出於常情之外者命即天命討即天討固未可以論常情者而例論之也

己卯成湯薦伊尹于夏王 ○壬午伊尹醜夏復歸于亳

程子曰所謂下愚非必愚也往往彊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知商辛之為下愚則知夏癸之亦下愚矣何則商辛之側非無三仁之與居也其如商辛之不移何夏癸之側非無元聖之與居也其如夏癸之不移何自己卯至壬午湯與同居者將四載

矣然癸之爲癸猶夫人也則惟有歸亳而已矣嗟夫此豈
君有絶於癸哉癸則自絶於君故也
甲申桀囚湯于夏臺
按朱子之釋楚辭謂馮翊之重泉即史記之所謂
夏臺也
經世之卯二千一百七十六
甲午夏王癸五十二年乙未伊尹相成湯伐桀升自
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桀敗走三朡遂伐三朡俘
厥寶玉放桀于南巢
陑在河曲之陽孔氏何以有出其不意之説蓋河
之曲處在北陑之爲地又在河曲之北則桀都安
邑又在其南矣地之勢東南下而西北高湯之伐
桀也自南而北故以升陑言之遂與桀戰鳴條則
又自北而南矣自非出其不意則何必自南而北
又自北而南若所謂掩其不備而襲之者哉此説
者所以不無疑焉者也疑之誠是也然湯之於桀
聲其罪而攻之豈必如後之人以詭道而行兵者
哉說者謂韋也顧也昆吾氏也皆助桀爲虐者也
顧雖未詳其處韋則滑之韋城是也昆吾則近乎
安邑之界矣先伐韋顧所以警桀也使桀而知所
警焉吾何求哉吾將卷旆而南矣惟其不知所警
於是乎并桀而伐之矣詩不云乎韋顧既伐昆吾
夏桀鄭箋曰三國黨於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
吾夏桀則同時誅也觀此則[illegible]之所師果非出其
不意者矣鳴條地名杜佑曰[illegible]之西有鳴條陌
三朡國名皇甫謐曰在定陶[illegible]在廬江六縣即
居巢城是也
遂至大坰
司馬貞曰大坰在定陶按三朡既在定陶今伐三朡而還則不當猶在於定陶竊意諸侯之國莫不有坰其爲之大無他甚之坰方斷爲天子之坰則國大於爲諸侯之坰矣其謂之大以此非定陶爲有據也
仲虺作誥歸至亳乃大誥萬方南面[illegible]諸侯建國曰
商以丑爲歲始曰祀與民更始
曰祀者春祠夏礿秋嘗冬烝皆一歲而一周故名
歲曰祀而與民更始之意亦察於是焉可得而見
矣何則教民以孝所以事乎其親也而移以事君
移以事長無不本於是焉自是以前蓋有放而不
祀者矣自是以後必無放而不祀者焉故曰與民
更始之意亦寓於是焉可得而見之蓋以此也
甲辰○丁未商王成湯崩元子太甲踐位不明伊尹

放之桐宮

桐地名羅氏曰桐室桐也今之虞城南五里有桐亭宮者湯之殯宮所在也史記謂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死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二年又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趙氏之注孟子亦云惟伊川程子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年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考亭朱子之注孟子則兩存其說然則先儒之論蓋未定也今以經世紀年之曆而考之則程子之說爲近若如史記趙氏之說則年次不同雖世次亦無由而定矣元子之下當有太丁之子四字蓋鉄文也不明謂其以欲而敗度以縱而敗禮也故之桐宮謂伊尹置太甲於桐宮也公孫丑問曰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朱子曰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心者也蘇氏曰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使其視天下恥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

庚戌商王太甲思庸伊尹乃冕服奉嗣王于亳返政

新安胡氏曰思庸者思用伊尹之言也唐孔氏曰周禮六冕備物盡文惟袞冕耳此蓋袞冕之服謂

殷之冕服不可考矣姑以周制言之有五冕有五服若司裘之所掌特以大言不聯於五者之數豈有他哉為其於祀天之際則用之非王者之所嘗服故不以聯於五者而並數之也釋經者不此之察遂以大裘而冕為象天之質故以冕則無旒以裘則無章則是玄冕之服之不若而衮以為祀天之服王者之於祀天以裘則大裘以路則大路大路之飾以上非今象藻木之可比也大裘之無所飾也是誠玄冕之服之不若矣而以冠於衮鷩毳希之上歟以經考之五冕之服言服不言裘大裘而冕言裘不言服此無他互相備也要之有是服必有是裘猶之素以為服則麑以為裘是也有是裘必有是服猶之狐以為裘則黃以為服是也服者其表也裘者其裏也居其裏者不必如其表之文居其表者不必如其裏之質或質或文亦惟其當而已矣然則如之何曰玄冕之服其章有四希冕之服其章有六等而上衮冕之服其章有九屬賈氏易氏之說此所謂大章之數也有小章之數焉每一大章之中其小章之目皆十有二由此推之既有衮冕而下之服章則必有衮冕而上之服章矣以大章別之凡十有二以小章別之亦十有二總大小章計之通百四十有四此十二之十二也必如是而後謂之備物必如是而後謂之盡文必如是而後與十有二旒之太常十有二就之樊纓為相稱矣乘此之車服此之服于以祀天不亦可乎說者顯曰取象於天但取其質不取其文蓋夫天之象有日月有星辰其所以示人者何如也而獨以質言之可乎顏為禮者不可以文而盛質夫是以乘其大路而越席之不去也此存質之意也惟服亦然裘以存其質服以致其文或文或質惟其當而已矣或曰易氏之說本諸賈氏者也其以十二為小章之目則有之矣其以十二為大章之目則未之有也今子之言言其所本有有所據耶曰易氏之所據據賈氏之意而排之也今吾

丁踐位　甲申

經世之巳二千一百七十八

甲午商王沃丁十四年　甲辰己酉商王沃丁崩弟
太庚立　甲寅

經世之午二千一百七十九

甲子商王太庚十五年甲戌商王太庚崩子小甲踐
位　甲申辛卯商王小甲崩弟雍己立

經世之未二千一百八十

甲午商王雍己三年癸卯商王雍己崩弟太戊立是
謂中宗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大修成湯
之政

按書序云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太戊贊于
伊陟作伊陟原命凡此六篇蓋皆一時之胥訓告
胥保惠胥教誨者也顧其篇亡無以考見其實

竊意咸乂四篇前二篇當是錄其一往一復之語後二篇當是錄其再往再復之語分之則為四合之則為二可也伊陟之書雖但一篇然一往一復宜無不備者焉原命之書雖亦一篇然再往再復亦宜無不備者焉合之則為二分之則為四亦可也第辭之繁簡不同則篇之多寡亦異然其意所殆無不同周公曰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是特姑舉其槩而言之耳說者豫謂巫咸之賢必不足以格上帝伊陟臣扈必不止於乂王家必若此言是天人之理果可以收而二之矣而亍思則以為天人無二理而理欲有兩塗顧其心之所向何如耳操之而存則王家又是謂大修成湯之政夫豈不足以格上帝乎舍之而不存則王家不乂是謂大壞成湯之政其不足以格上帝必矣格上帝以能修湯之政而修湯之政所以乂王家也謂伊陟臣扈巫咸為不况優劣則可謂格上帝乂王家為不然優劣則不可然則如之何曰格其分雖殊其理一也

甲辰○甲寅

經世之申二千一百八十一

甲子商王大戊二十一年○甲戌○甲申

經世之酉二千一百八十二

甲午商王大戊五十一年甲辰甲寅戊午商王中宗
崩子仲丁踐位遷于囂

囂一作敖其地在河之南與時晉趙治兵士李嘗
使其屬帥七覆於敖前即其地也

經世之戌二千一百八十三

甲子商王仲丁六年辛未商王仲丁崩國亂弟外壬
立甲戌甲申丙戌商王外壬崩國復亂弟河亶甲立
徙居相

漢孔氏曰今魏郡有相縣按唐有相州而漢無相
縣孔氏之說或後人之所加歟

經世之亥二千一百八十四

甲午商王河亶甲八年乙未商王河亶甲崩子祖乙
踐位圮于耿徙居邢

按圮、耿書序之文也遷于邢史記之文也索隱曰邢音耿則邢卽耿也而邵子則兩書之若以索隱之說爲正則遷在前圮在後可也

巫賢爲相

周公曰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初不言其格上帝又不言其乂王家然則學者不足稱歟曰蓋有之矣其曰率惟玆有陳保乂有殷則巫賢之與甘盤均之能乂王家者也能乂王家則人之事盡豈其於天之理而容或有遺是故求帝於此心之內可也求帝於此心之外不可也此古之人所以或言天或言人言雖不同不害其爲旨之也

甲辰○甲寅商王祖乙崩子祖辛踐位

經世之子二千一百八十五

甲子商王祖辛十年庚午商王祖辛崩弟沃甲立

甲戌○甲申

經世之丑二千一百八十六

甲午商王沃甲二十四年乙未商王沃甲崩國亂兄祖丁立

祖丁非兄也乃兄之子耳史記謂沃甲崩兄祖辛之子祖丁立當從之

甲辰　甲寅

經世之寅二千一百八十七

甲子商王祖丁二十九年丁卯商王祖丁崩國亂沃丁之子南庚立○甲戌甲申○壬辰商王南庚崩國亂祖丁之子陽甲立諸侯不朝

經世之卯二千一百八十八

甲午商王陽甲二年○己亥商王陽甲崩弟盤庚立復歸于亳改號曰殷

亳之地有瀫水出焉其謂之殷蓋以此水名之也

甲辰○甲寅

經世之辰二千一百八十九

甲子商王盤庚二十五年丁卯商王盤庚崩弟小辛立○甲戌甲申○戊子商王小辛崩弟小乙立

經世之巳二千一百九十

甲午商王小乙六年○甲辰甲寅丙辰商王小乙崩子武丁踐位是謂高宗甘盤爲相以夢求傅說得之於傅巖

周公曰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但稱甘盤則已矣至於傅說則固有所不及稱也以此見古人之言或詳或畧初無一定之拘而說者疑焉或以爲有

前後之分或以爲有本末之辨要之皆不可以是
而求古人之意也知此則知伊陟臣扈之格上帝
乂王家亦槩以爲周公之所稱則可耳必曰其賢
於其凡若干云者則固非周公所以立論之初意
也或問乎程子曰高宗往求說耶說來入夢耶程
子曰譬如懸鏡在此物來必照非鏡往照物亦非
物來入鏡大抵人心虛明善必先知之不善亦先
知之愚謂鏡之體猶有所拘故其照物也雖無俟
於物之來入猶必有俟於物之來過若心之虛則
與天同體天之體無窮則心之體亦無窮也物雖
不來吾固有以照之矣然不能照之於思慮之頃
而獨照之於夢寐之間何哉蓋思慮人也夢寐則
雖人而實天矣揚雄以爲誠之形也其亦可謂知
言也歟　傅巖孔氏以爲在虞虢之間

經世之午二千一百九十一

甲子商王武丁八年　甲戌　甲申

經世之未二千一百九十二

甲午商王武丁三十八年　甲辰甲寅乙卯商王高
宗崩子祖庚踐位　壬戌商王祖庚崩弟祖甲立

經世之申二千一百九十三

甲子商王祖甲二年〇甲戌〇甲申〇癸巳周文生
　周國名括地志云故周城一名美陽城在雍州武
　功縣之西北即太王城也

經世之酉二千一百九十四

甲午商王祖甲三十二年〇乙未商王祖甲崩子廩
辛踐位辛丑商王廩辛崩弟庚丁立甲辰甲寅〇壬
戌商王庚丁崩子武乙踐位徙居河北

經世之戌二千一百九十五

甲子商王武乙二年〇丙寅商王武乙震死
　或問人有不善而震死莫是懷不善之心聞霹靂
震懼而死否曰不然是雷震之也又問雷震之還
有使之者否曰不然人之作惡有惡氣與天地之
惡氣相擊搏遂以震死此程氏遺書之言也嘗思
人之所以爲人不過有兩端爲綫出於善即入於
惡矣一日之作惡則必有一日之惡氣以隨之終
身之作惡則必有終身之惡氣以隨之惡氣之所
薰蒸爲腥爲穢其足以感天之怒也久矣當其明
也而倏爲晦當其爽也而倏爲昧此天地將變之
時也已而雷電交作風雨驟至則天地之怒氣浩
乎其不可遏矣抑天地之怒也豈必爲此一人而

奮其怒哉其在天也本無私怒之心其在人也实有積惡之氣以彼之惡逢此之怒則不期於擊搏而自擊搏矣或者以爲有使之者宜程子之以爲不然也昔人有言曰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此天籟之說而凡其出於天者皆可以是斷之也

子太丁立

不曰踐位而曰立無乃以死於震者其位已絶故於正例之中從變例而書之歟

己巳商王太丁崩子帝乙踐位甲戌己卯周文王始即諸侯位〇甲申

經世之亥二千一百九十六

甲午商王帝乙二十五年甲辰丙午商王帝乙崩次子受辛立是之謂紂

不曰踐位而曰立無乃以弟爲先兄本非其據故於正例之中亦從變例而書之歟〇謚法曰殘義損善曰紂此未必然蓋紂名受天下以其暴虐不敢正呼其名故轉而呼之曰紂耳

甲寅始嬖妲己

昔漢成帝畫紂踞妲己於其屛風嘗指以問其侍中班伯伯以爲用婦人之言則固有之矣安有踞肆於其朝乎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也而其意則獨歸咎於酒伯之此意蓋爲張放輩發也殊不知外有張放等輩内獨無趙氏姊弟乎必若劉向則善矣向以趙氏姊弟之故作列女傳奏之其傳妲己也若曰内有淫女則外有諛臣其勢相因如紂與石而糟丘酒池特所以爲導淫之具讒諛之資而已耳伯之所言徒末之攻而不究其本雖謂之忠其猶在劉向之後乎

辛酉商囚文王於羑里

羑水名出蕩陰之西山至内黄入蕩其入蕩之處說者以爲有羑里城在焉

癸亥商王紂放文王歸于國錫命爲西方諸侯伯

錫命者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於此焉始書之於此焉而始書之者書其著者也古之錫命者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涂氏統壹録於太子之元杞書曰周公季伐羌克之遂命公季爲牧師予是以知錫命之事前此矣非昉乎此也非昉乎此而必於此焉書之不書牧而書伯誠以伯爲著於牧故也

經世之子二千一百九十七

甲子商王受辛十八年西伯伐崇自岐徙居豐

岐山名其地在美陽之西北豐水名其地在鄠縣之東南崇國名於商爲崇於夏爲扈至秦則因扈之名遂改而爲鄠焉姚察曰户扈鄠三字一也

夫周始於邰次而豳又其次也而遂至於岐則已有井田之制矣夫井田之制非必太公之所爲也而李衛公之説則舉而歸之太公焉其意若曰以田制言雖太公之所爲然因其田制以爲軍制則固太公之所爲也何則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爲陣法四爲閑地所謂五爲陣法云者其中則大將居之其四則軍之四部各居其一焉且夫軍非特四部而已姑以四部言之則部間容部是有八部存焉陳間容陳是有八陳存焉諸部諸陳互相連絡則所謂閑地云者亦無非可用之地不可廢焉文王之伐崇也臨衝鉤援無所不有則其器具矣其器具則所以用其器者亦必皆具然而曰再駕云者欲方言我則閑閑可以急而不必急也俟其自服而已矣已而彼終仡仡我則茀茀可以緩而不必緩也卒之不服者皆服焉則其於行師之際必有其道矣世之人徒誦其言而不惟其義者往往惑於因壘之説以爲壘不待增而崇已降矣嗟夫數起於五而成於八蓋自其初制而已有閑地之四尚何資壘之足云乎

及夫自岐而豐則崇國之田即吾田也又將以治岐之法而治豐矣從事於耕則農之謂也從事於戰則兵之謂也此固文王之制而太公之在當時誠不爲無所助也

乙丑西伯伐密須

密須國名漢曰陰密屬安定　文王既爲西伯則非有方伯之命固無敢擅於興兵也而密須之人乃敢擅兵而侵阮其爲不恭甚矣以禮言之則不恭以上言之則無上無上不恭罪之大者也如是而不伐則與楚滅江黄而齊不能詰者等矣胃謂文王而有是乎文王以志帥氣凡可怒者則必怒之非齊桓不能正心者之比也此王覇之所以分也

丙寅周西伯戡黎　此西伯固是商之西伯其以周字冠於西伯之上或非即予之本文闕之可也

黎國名按上黨之壺關應劭曰古黎國今黎亭是

按西伯戡黎紂之臣有祖伊者奔告于紂使紂能因是而有警焉則殺之賢臣尚多有之固不但祖伊一人而已也內而改過於其身外而求助於其臣雖不能以驟興亦不至於遽亡矣然而不悟是殆天奪之鑒歟

丁卯周西伯伐邘

邘當作邘黎屬上黨去紂都已近邘屬野王去紂都尤近為紂都者可以有警矣然而終無所警將奔而來告者果無祖伊其人歟抑雖有其人而紂則莫之或聽歟蓋自祖伊既退之後人皆知紂之不可以諫而不諫也則國非其國也已矣嗟夫其亦可以為千萬世之永鑒也歟

己巳周文王沒元子發踐位是謂武王葬文王于畢

畢地名在長安之西北曰杜南者是也

甲戌　丁丑周武王東觀兵于盟津

杜佑曰洛陽東北有盟津本地名曰孟都道所湊古今以為津武王會八百諸侯同於此盟故曰盟津　按武王即位逾年改元至此纔八年耳而觀兵之事序書者以為在十一年說書者以為在十三年果十一年則當繫於庚辰果十三年則當繫於壬午而此書則當繫於八年之丁丑說各不同未知孰是姑兩之

戊寅商王紂殺大師比干囚箕子微子以祭器奔周

太師當作少師朱子曰微箕二國名子爵也杜佑曰徐州彭城縣有微山乃微子葬處或者又曰今東昌路之聊城有微子之故城在焉未詳是否箕在大原陽邑縣南陽邑隋改曰太谷今隸太原張庭堅曰君子之去就死生其志在於天下國家而不在於一身故其死者非沽名生者非懼禍引身以去者非忘君也故微子得奉先之孝比干盡事君之節箕子全愛君之仁微子自獻以其孝箕子比干自獻以其忠然書載微子箕子之言而比干不與焉蓋人臣之義莫易明於死節莫難明於去國而屈辱用晦者尤所難辨也比干以死自誓無足為疑而箕子微子不免云云者重去就之義也　愚謂抱器歸周與奇璧輿櫬俱非經見不足辨也然微子之去者當求其志其志有在於宗祀之重則史傳異辭亦何必置輕重於其間哉

己卯呂尚相武王伐商師逾盟津大陳兵於商郊敗之于牧野

呂國名鄭樵曰蔡州城古呂國也呂尚太公望也東海人其先嘗為四嶽封於呂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呂尚相武王伐商猶之伊尹相成湯伐桀

也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所謂名世也者其伊尹呂尚之謂歟牧野地名鄘道原曰自朝歌以南至于清水土地平衍據皐跨澤皆牧野也

按武王之伐紂也有以為革車三百兩者焉則是但言重車不言輕車也有以為戎車三百兩者焉則是但言輕車不言重車也有以為虎賁三百人者焉則是於甲士三人之中但言其一不言其二焉有以為虎賁三千人者焉則是於甲士三人之外既加以倍又加以倍猶有美焉者也然則孰為是曰皆是也雖然不可不白蓋輕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重車二乘守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炊家子十人合輕重二車而為一乘百人一乘百人十乘千人百乘萬人三百乘則三萬人矣以三萬人分為五陳則每陳而六千人也方四百步三其四百為千二百而三之則縱亦千二百步衡亦千二百步是為千二百步之方焉實者五虛者四是則陳間容陳之謂也每一大陳之中有小陳焉每一小陳之中有諸部焉橫以五步立一人縱以四步立一人二十步之方可以立五十人矣是則一部之謂也凡廿部為一小陳十二小陳為一大陳然而曰虎賁掌三千人是以六十乘而四分之以一十五乘為之守則四十五乘為之戰虎賁四十五人則其所掌者宜曰四千五百人矣不曰四千五百人而但曰三千人是又以四十五乘而三分之以一十五乘為之守則兩十五乘為之戰也是故武王之師或少言之則曰三千或多言之則曰三万或又多而言之則曰四万五千其於三万之外又万五千果曷從而致之歟三万軍之正也三万之外又万五千是軍之副也使備公而但言其正不言其副則是其於告君也乃有所未盡而不可矣此所以既言三萬又言四万五千良有由也愚以是知多言之雖有餘不謂之修少言之雖不足不謂之儉要之以至仁伐至不仁則其立言而當者恒儉而不過無事於侈大明之詩曰牧野洋洋檀車煌煌則是三百乘之中但一卒其一而已不必備言之也又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則是三千人之中但卒其一而已不必備言之也合詩與書而並觀之則其師之大槩可想見矣然而言之不白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患是以暢而通之庶談者之不惑云或曰天子六鄉六遂當十二軍其曰六軍舉半而言之也諸侯三郊三遂當有六軍其曰三軍舉半而言之也武王繼文王之後三分天下有其二矣借曰未能純用天子之制豈不能為異於諸侯自為方伯之制乎如其不然則其所為與諸侯等耳又何足以稱夫大陳兵之名乎無已則有一焉史記曰諸侯會者車四千乘庶其可以備夫大陳兵之名矣則未知其果然否乎竊名與位未離於諸侯而其行專之制乃欲特異於諸侯此後世霸者之所為非古之王者之所為也若夫諸侯會者車四千乘多則多矣非受命而戰者也然則曷為以大陳兵言之大其能誅所當誅而弔所當弔也則武王之於是舉也異乎他人之所為矣以大言之不亦宜乎

殺紂立其子武庚為後還歸在豐踐天子位南面朝諸侯大誥天下以子月為歲始曰年與民更始

年古字作秊上從禾下從千千以叶其聲禾以見其義也其義謂何歲事莫重於三時之所務歲計莫大於五穀之有收故春秋書有年則可以知其有麥禾矣書大無麥禾則可以知其無年矣以此見歲之豐歉民之休戚繫焉不可忽也况周之王業本自后稷后稷教民稼穡其來久也謂歲為年無他尊農功之有成也與天下更始莫尚於偃武而修文凡一戎大定倒載干戈諸如此類偃武之事也而武功於是乎終矣凡重民五教惟食喪祭諸如此類修文之事也而文德於是乎始矣此之

謂與天下更始其猶除夕之後而正旦繼之也夫豈非造作之一初歟

庚辰命管叔蔡叔霍叔守邶鄘衛之三邑謂之三監

按三叔之所監監武庚而已其在武庚之時有殷之名無邶鄘衛之號其分殷之地自朝歌以北爲邶以南爲鄘以東爲衛是必在於既殺武庚之後而不在於未殺武庚之前可想矣由此推之其命三監未必非出於武王其分三邑則必非出於武王而邵子之所書若此要亦不免爲帝王世紀等書之所誤也且帝王世紀以衛則管叔監之鄘則蔡叔監之邶則霍叔監之夫邶之與鄘說詩者以爲未詳其始封則肆其胸臆者猶若可以人持一喙各售其妄至於衛說詩者明以爲康叔之國則武王之設監也從以其弟監其弟歟其不然也必矣而狃於爲妄者惟其胸臆之是肆曾不忸怩於其說之不可以售也悲夫○又按管在河南蔡在汝南霍在河東夫固各有其地矣不自治其國而聚以臨殷其殆以列國之諸侯起而領王官之職尤爲天子之所倚任者歟

甲申　乙酉周武王崩元子誦踐位是謂成王周公爲太師召公爲大保二公分治陝洛受顧命率天下諸侯夾輔王室葬武王于畢

此所謂周召云者二公所食之邑也周見前召在雍縣之南陝隷安西洛屬河南○夫二公之分治也謂之分陝則可謂之分洛則不可何以言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此分陝之謂也至如洛之爲洛則固在乎陝之東矣豈以周公治之而召公復治之歟非然也無已則有一焉王城召公之所治也下都周公之所治也然召公之所治也不過治其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而已耳非若周公之所治實治其政也

丙戌三監及淮夷叛

括地志云泗水徐城縣北古徐國即淮夷也

愚按括地志所云有可有不可曷焉有可信不可謂徐城縣北爲古之徐國可也謂古之徐國即是淮夷則有不可者焉何則徂兹淮夷則是淮夷之爲害也非一日矣徐戎並興則是徐戎之於淮夷者未嘗與淮夷並而今則以敢與淮夷並爲其勢之急不在乎往者之淮夷而在乎今日之徐戎費誓之書於徐戎則詳於淮夷則略蓋以其敵之堅暇緩急自有不同故耳志地者不恃其所以然之故備以爲徐戎卽淮夷也不謬矣乎

周公東征大誥天下

周公之誥自爲多邦而設若其專爲淮夷則自有

費誓存焉所謂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者是也

戊子二監平始黜商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于宋以祀商後

宋地於漢爲梁國屬豫州其曰以祀殷後猶其曰以爲殷後而祀其先王云耳

封康叔於衛以保商民

按康誥之書胡氏以爲武王作朱子從之蔡氏據馬真氏謂姑從先儒以爲周公所作愚謂衛與邶鄘皆殷地也其在武庚之時有殷之名無邶鄘衛之號則三叔之所監不過監殷而已耳豈曰監邶鄘與衛乎哉今也既殺武庚申命微子使祀殷後然後舉殷之地分爲三國而衛也與居一焉設使武王果以衛封康叔則無緣以管叔監之矣夫既以管叔監之則管叔雖云欲叛康叔獨無以正之乎故知康誥之書姑從先儒以爲周公所作真氏於此未爲無見也

命箕子于高麗

括地志云高麗治平壤城本漢樂浪地云○按微箕二子皆當封於武王之時不當封於成王之日向所謂命微子云者蓋申命之非初命也

辟管叔于商 辟字之義鄭以為避孔以為法此從孔義

囚蔡叔于郭鄰

蘇氏曰郭虢也按西虢在上陽謂之虢是南虢在扶風謂之虢縣又有一虢在滎陽之東謂之東虢未知此爲何虢

降霍叔于庶人不齒東征淮夷魯侯伯禽誓師于費

魯國名都曲阜伯禽周公子也費其所誓之地於漢爲縣屬東海郡　按魯之三郊軍之正也其三遂軍之副也正者三萬則其副者亦必萬五千矣其爲四萬五千宜亦無以異於牧野之戰也　呂氏曰禹之家學見於甘誓周公之家學見於費誓愚謂甘誓見於禹既沒之後費誓見於周公未歿之前漢儒謂伯禽以衰絰從兵蓋意其必遭變於父歿之後耳豈知其父出自西子與自東自為犄角之勢哉

淮夷平遂踐奄

踐滅也奄國名括地志云兖州曲阜縣奄至邸奄國

肅慎來賀

肅慎遠國之名杜預以爲其地在玄菟之北凡三

經世之辰二千二百一

甲子周昭王三十六年　甲戌　己卯周昭王[illegible]

不返子滿立是謂穆王

不曰踐位而曰立其以死於溺者猶其死於霍[illegible]

故於正例之中亦從變例而書之歟○帝王世紀

云昭王南征濟漢船人以膠船進中流膠船解王

没其右辛游靡長臂多力游振得王周人諱之奮

如世紀之言則王非不返特不生返耳朱子感興

詩曰巠舟膠楚澤周綱已陵遲則是文武成康之

遺澤至是而遽斬矣正使穆王常以怵惕之心持

之猶懼不繼况以八駿之足驅馳八極其致徐方

之亂則有由矣視南巡之不返而不戒也又益甚

焉此周綱之所以陵遲頽廢而卒不復振也然則

向之所謂怵惕惟厲者豈虛語哉有是心而無以

持之從古迄今之通患也

甲申

經世之巳二千二百二

甲午周穆王十五年　甲辰　甲寅

經世之午二千二百三

甲子周穆王四十五年○甲戌周穆王崩子繄扈踐

位是謂共王○甲申丙戌周共王崩子囏踐位是謂

懿王

經世之未二千二百四

甲午周懿王八年○甲辰辛亥周懿王崩穆王弟辟

方立是謂孝王○甲寅

經世之申二千二百五

甲子周孝王十三年○丙寅周孝王崩懿王子燮立

是謂夷王周自此衰矣

甲戌壬午周夷王崩子胡踐位是謂厲王甲申

經世之酉二千二百六

甲午周厲王十二年○甲辰癸丑厲王好利以榮公

為卿

榮邑名杜預曰鞏縣西有榮錡澗史記王好利近

榮夷公芮良夫曰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

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榮公若用周必敗王不

聽又按桑柔之篇左氏以為良夫之詩其曰貪人

敗類朱子以為指榮公也然則良夫既而諫之又

詩刺之其意切矣而王不悟于以見利之足以溺

人如此夫子罕言利良有以哉

甲寅丙辰殺諫臣以為謗已者

按史記王暴虐侈傲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
謗者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曰吾能弭謗矣召
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潰傷
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水者決之使導爲民者
宣之使言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夫民慮之
於心而宣於口成而行之若壅於口其與幾何王
不聽愚謂良夫之言於理正召公之言於理直而
王每不聽者以其心蔽於欲故也使其初無利欲
之心則必不用榮公以召謗又安用衛巫之監謗
召謗不已必至於監監謗不已必至於殺諫非謗
也亦以爲謗而殺之其暴甚矣君子之學所以大
居敬而貴窮理歟
已未周厲王爲國人所逐出奔彘周召二伯行政謂
之共和太子靜匿于召公家文武之德自此盡矣
彘地名於漢爲縣屬河東厲王居彘故曰彘王以
其在汾水之上故又曰汾王周召即旦奭之後共
和有以爲國曰共而名曰和者有以爲兄曰共而
弟曰和者皆讀共作恭非也共只讀如舊人共政
二人共貞之共當是時王居汾水之上不能返國
太子靜又匿召公之家未敢踐祚故周召二伯共
行國政是以有共和之名耳然則周召共政是與
非與曰臣有二有親暱之臣有社稷之臣昔者齊
人弒莊公晏子不死曰非其親暱誰敢任之由此
推之親暱之臣君在與在君亡與亡此榮夷衛巫
責也若夫社稷之臣國在與在國亡與亡周召亦
庶幾焉何以言之厲王之出非以社稷之故直以
信榮夷任衛巫犯衆怒之水火爲國人之所出耳
周召之共政也寧不相與謀曰從王於彘乎修政
於國乎則必曰王雖出社稷猶如故也敬守社稷
王業猶冀其不墜誘曰從王則必以人心爲本人
心既去則無以爲從王之地矣彘雖可保其如周
何故匿太子於家則足以壽先王之脉修政事於
朝則足以安百姓之心二公之爲此必有不得已
之處不然變事之不常而經事之不守其幾何而
非悖哉抑又有說云臣爲之可也太子爲之可乎
禮所謂不共戴天者又果何說盖厲王之難非權
臣敵國之爲也第國人爲之耳夫國人所以事上
者也今乃敢於作難是必在上者有以啓之也故
敵國可攻也權臣可戮也至於國人則不可勝誅
矣然昭王死於江之上幽王死於山之下爲之子

者皆無憤恥之意惟宣王之立也能興衰撥亂其
於伏匿之際所以感發者多矣韓退之曰周綱陵
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其知宣王之心歟

經世之戌二千二百七

甲子周厲王四十二年在彘

王之居彘非若昭公之出爲權臣之所逐也非若
中宗之出爲扈后之所遷也特以專利之故爲國
人之所出耳爲國人之所出者是則得罪於國人
者也孟子曰得乎丘民而爲天子今旣不得丘民
之心則不足以爲天子矣然而亦以在彘書之何
也共和旣非天子則王之身雖出而王之號未去
也書曰在彘一以存天下之大防一以示後世之永鑒
也

癸酉周厲王死於彘周召二伯立太子靜是謂宣王
有仲山甫尹吉甫方叔申伯爲輔大修文武之功

仲山甫樊侯之字也樊與申皆國名以漢志考之
樊屬東平國宛屬南陽郡樊即樊侯之國宛即申
伯之國也鄭氏曰尹宜氏朱子曰方叔受命爲將
者也夫以周之人才如是其夥然厲王棄而不用
則周遂以衰宣王録而用之則國復以興興衰之
道豈在乎他在乎人才之用舍耳詩曰無競維人
豈不信歟

甲戌宣王北伐獫狁至于太原吉甫爲將

獫狁北狄太原一名大鹵蓋狄之大鹵即周之所
謂太原者也朱子曰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北又[illegible]

之詩有曰比物四驪閑之則以其往後而殿者言之比吾何以知其然耶驪黑色也知在後而殿者言其色[illegible]尚黑則以左其馬而右白之從可想矣以又曰既[illegible]十乘此以其居前而啓者言之也吾何以知之[illegible]耶十盈數也一知居前而啓者言其數必盈則知[illegible]在後者不過一乘又可想矣然則其爲中軍也[illegible]何曰旣有其前又有其後莫爲之後不可知既有其居其中者可之前亦不可其也前前有十乘後有四[illegible]言皮之然而無恐矣故曰[illegible][illegible]之也而三語之中而事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其意所以爲非後人之所可及歟

乙亥宣王南征荆蠻方叔爲將

北謂之伐南謂之征互言之也北伐之詩先言後軍次言前軍又言其中軍非曰後其所當先而先其所當後也乃言之法也出師之法賊者當居後前勇者居先故先言後次言前乃其賁者後之又出師之法不如於勇者在後者乃先其賊者前軍非勇者不怯而必以民不勇而以恃也以民知以怯則不其志有定乃怯者勇也患以之安以爲然後惟南征之言不可之不暴無特以矣然後老者弱者恐馬者老者了[illegible]之[illegible]成雖數甚則畏有目不帨亦可特以爲安而老者然恐馬者其言乃言之其軍三千之三言者三以爲車一之言之言不者矣又惟南征之詩乃再言之之不足又一言之言以爲車一之言多可見其民之衆以民之衆可見其後因者之盛而成凡其苏来於蕩拆之餘還定於轉徙之後以著矣或曰其將之車三百而已而新之中乃至十倍牧野之數不已參乎曰牧野之師但言三

郊不言三遂亦當有三萬七千五百言二萬者率成數也新田之軍既言六鄉又言六遂四其三萬七千五百兩適三千出入故允壯伐之詩是言行軍之法南仲之詩是紀行軍之實不言其法則無以見軍制之後不知其實則無以見民數之復欲知宣王之復古觀此二詩而可見矣夫豈曰考云乎哉

甲申

經世之亥二千二百八

甲午周宣王三十一年○乙未宣王封弟友于鄭

鄭邑名本在西都畿內咸林之地宣王以封其弟友為采地後為幽王司徒而死於犬戎之難是為桓公其子武公掘突定平王於東都亦為司徒又

得號檜之地乃徙其封而施舊號於新邑是為新鄭咸林在華州鄭縣新鄭在溱洧之間左氏曰鄭祖厲王蓋與宣王同出於厲王故也

甲辰○乙巳伐魯立孝公

按史記魯武公嘗與長子括少子戲朝周宣王王愛戲欲立戲為魯太子仲山甫諫曰廢長立少不順不順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誅之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今天子建諸侯立其少是教民逆也若魯從之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若弗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誅之亦失不誅亦失王其圖之王弗聽卒立戲為魯太子武公卒戲立是為懿公懿公立九年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弒懿公而立伯御為君伯御立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而問魯公子能道順諸侯以為魯後樊穆仲曰魯懿公弟稱肅恭神明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固實不干所問不犯所知宣王曰然能訓治其民矣乃立稱於夷宮是為孝公愚按宣王周中興之令主也而以私意立魯懿公可謂導民以逆矣夫逆順之理昭然明

甚雖微仲山甫之諫其理初不昧也而況仲山甫之諫激切懇到如此而王猶不悟則是王之貪亂亦已甚矣豈直厲傷於前而幽敗於後哉所賴者先王之教猶有未泯故其立孝公也宣王則以道順諸侯為問穆仲則以遺訓固實為荅然後立於夷宮則其所舉也既審且慎矣使其每事如此何至有徇私之失惜也有宣王之令名而不能為文武之全德也按伯御之御我嫁反道順諸侯讀作導訓諸侯樊穆仲韋昭以為即仲山甫之諡然則樊其國仲其字穆乃其謚也國容故事之實者夷宮夷王之廟夷王宣王之祖父也古者爵命必於祖廟凡此皆本諸韋昭之說

壬子伐姜戎師敗于千畝遂失南國
西夷曰戎姜戎者姜氏之戎四嶽之裔也千畝地名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千畝未知即此否遂失南國者南國既聞王師之敗則亦從而不服也昔者由北伐而南征荆蠻不期而自服今也以喪師於千畝南國相煽而亦變此一人之身耳而其得失如此豈不由敬肆之分歟

癸丑料民于太原韋昭曰料數也

天子之地其方千里為方百里者百自班氏言之則曰百里之地是謂一同出車百乘自傳氏言之則曰百里之地出車千乘蓋輕車危五百乘重車亦五百乘也其以百乘之家為言者五賦其一以其供王者而言之也百其百乘是謂萬乘猶有四萬乘之數不及計焉通而計之百乘萬人百其百乘則百萬人矣百萬人之外又以四百萬隨之是為五百萬人一人之身上有父母下有妻子旁有兄弟多不過九口少不減五口姑以七口為中數而計之當有三千五百萬口此其大數則然也王之欲料之也豈其亦欲知有此數否乎使其料之而果有此數則為之臣者當勸其王愈加存恤無以喪其南國之故而輙自沮也脩德以俟之安知南國之不可復乎使其料之而果無此數則為之臣者當諫其王若曰民數之登非有他也凡以勞來之勤故耳民數之耗非有他也凡以勞來之怠故耳勤怠之分登耗繫焉王其毋謂南國之喪為無損於我當自是而益加勉焉則耗者可登非但畿內之民其數可登舉天下之民其數皆可登也則其受賜者多矣南國雖喪其畏不復詩不云乎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仲山甫之於王諫之宜也然其所以諫王之辭則曰無故而料民天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嗟夫不求之人而求之天固已謬矣況又曰妨於後嗣其繼何而不誣吾意此言也必非仲山甫之言或者左氏假托而言之未可知也然其言則易以惑人故不可以不辨

甲寅　己未周宣王崩太子宮涅踐位是謂幽王

壬戌始嬖褒姒

按外紀初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伺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氏卜殺之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吉乃布幣而策告之龍亡漦在櫝而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發而

漦之散流于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
化爲玄黿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既齔而遭之既
笄而孕當宣王時而生不夫而育懼而棄之時童
謡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
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者後宫童妾所棄妖子
夫婦哀其夜號而取之遂逃于褒褒人褒姁有獄
而入是女於王王遂置之棄女子出於褒故謂之
褒姒三年王之後宫見褒姒而嬖愛之褒姒年十
四與虢石父比而譖申后太子愚按史稱褒姒之
首末大抵派於神而不足據信姑以年譜論之
則厲王之末妾未既齔宣王之初妾已及笄既笄
而孕既孕而育適當宣王之七八年又二十餘年
而後宣王崩幽王立幽王既立又三年而後嬖褒
姒計其歲月已三十有六七年矣而史以爲十四
是何其年之牴牾如此哉要之褒姒之事誠無其
人則不可必若史氏之言則亦何可深信姑備其
首末使覽者察焉　褒斜之褒屬梁州褒信之褒
屬豫州未知此何所屬　又按王即位二年而三
川震三年而嬖褒姒褒姒未嬖而三川先震陰以
盛陰固自有先兆歟

皇極經世書說卷之四

豐城後學朱隱老述　揚集

經世之子二千二百九

甲子周幽王五年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
伯服爲太子虢石父爲卿

父子無親疏之別而嫡庶有貴賤之分此其理易
見也而幽王惑焉茲小弁之所以作歟吾觀小弁
之詩首言我罪伊何次言我辰安在大抵皆疑之
之辭也及篇之將終也乃曰君子信讒如或酬之
彼其爲讒言者果何如其人哉以外則虢石父以
內則褒姒是也比其事而觀之可以知讒者之所
自來矣嗟夫後之有天下者其尚毋以讒言之故
而親其所可疏疏其所可親貴其所可賤賤其所
可貴者夫

庚午申侯以犬戎伐周敗幽王于驪山殺之

驪之爲山也有葬于此者焉有宫於此者焉有宰
於此者焉而無不禍敗之相繼也原其禍敗之端
則實自幽王而始昔之人以爲若此其凶焉若是
也吁可不戒哉。以焉予之言而廢小弁之詩不可

也以小弁之詩而沒宜臼之罪亦不可也然則宜臼之罪安在哉申侯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殺之是誠申侯之罪矣然宜臼既立而不討申侯之罪則是與聞乎弒者於臣爲亂臣於子爲賊子詎可以廢我之故而遂借其怨又詎可以昵我之故而遂忘其讎乎夫子之刪詩也於變雅錄小弁所以示爲人父者之道也於變風錄揚之水所以示爲人子者之道也爲人父者誠知夫子錄小弁之意則庶其免於爲昏惡之患矣爲人子者誠知夫子錄揚之水之意則有讎不報而反比爲者其爲在所當誅無疑也則庶其免於爲黨惡之歸矣惟詩義不明而後春秋作說者謂春秋之作以雅亡故也嗟夫豈惟雅哉

晉秦鄭衛之君逐犬戎立太子宜臼是謂平王

晉唐叔之後將爲文侯秦非子之後時爲襄公鄭衛始封之君並已見前其時之君則並謚之曰武云按申伯乃宣王之元舅申侯則申伯之子也申伯與尹吉甫諸人並爲宣王中興之佐而申侯乃與繒西夷犬戎並爲弒君之賊爲使晉秦鄭衛之君而明於討賊之義則宜臼可以不立而宣王之子孫將必有可立者在我乃定之以咨詢決之以卜筮然後扶而立之於以仗大義告諸侯問罪於申則城可隳也宮可瀦也況其人乎凡繒西夷犬戎一施之則晉之曲沃蔡之三父與夫衛州吁等輩庶其知所警矣然而不能也此春秋所以託始於平王之末而實不能無憾於平王之初歟

東徙居洛邑是謂東周

蘇氏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者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增營之周公殁君陳畢公迭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盤庚之遷復殷之舊古公遷岐是時周人如狄人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于絳于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愚謂周之不振不在於遷在乎無以自立國之所以自立亦惟恃有綱常存焉耳平王繼故而立不思所以討賊報仇而遽弛然安於其位則是徒知

有毋而不知有父徒知有身而不知有親綱常一隳萬事瓦裂正使垂衣拱手儼然復居於故都之鎬吾恐黍離之詩雖可以不作而束薪東楚之不流不能不重詩人之嘆也然則無以自立則不能以自振也必矣而於遷都乎何尤彼盤庚之遷民服其政古公之遷民懷其恵衛文公之遷雖曰恃齊而存然其所以星言夙駕其志決有所在非苟焉以偷安為務者也晉之遷溺江左之虛玄宋之遷鶩浙東之歌舞是皆無以自立故爲是玩歲愒日之習譬之人焉不思所以務本力農而徒恃區區浮辦之贏豈不可以取給朝夕然求其東撐西拄報之多難而不困控以百爲而不乏苟非培植之有素則必不能與於此矣是知人無以自立不足以為人國無以自立不足以為國周之不振其弊正坐於此要未可徒以東遷而病之也

辛未周平王錫晉文侯秦襄公命秦分岐西晉分河內

當是時也秦分岐西則有之晉分河内其殆誤以文公之事為文侯之事乎然則錫命襄公者以其初封為諸侯故有所錫之地而無所錫之物錫命文侯者以其自唐叔以來為諸侯也舊矣故有所錫之物而無所錫之地或者問曰地與物孰重曰以文則錫之以物者其禮重以實則錫之以地者其數重何言乎其數之重也哉秦之地非但岐之西而已有豐之東焉合西與東而計之九八百里本先王之故都也而悉以畀秦平王於此曾不念始者締構之難歟借曰岐豐之地譬之日月犬戎蝕之既矣徒欲取之非吾力之所能也則莫若諉之於秦夫以周人之責而諉之於秦何以異衞人之諉鶴哉然鶴則誠有不能者矣秦則安知其不能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雖曰秦人之詩固亦周人之詩也周之遺黎故老其沐浴於先王之膏澤也深矣一旦而幽王死平王遷則其平日之相與語者如此此其忠憤激烈之意為何如卒之秦之襄公以天子之令驅天子之民敵天子之所懾取天子之所予舉故都之八百里果為所有而周則止於王城下都而已焉何使平王之於襄公命之若曰天子之地宜方千里不千里則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宜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則不得與

五等之諸侯並列而但謂之附庸昔者先王邑而
祖於秦特附庸耳今而不憚險阻不畏彊禦以身
予扞予嘉乃勲宜有土田陪之使厚雖然宗社榛
蕪墟里崔莽豈獨予一人之憂亦群后之羞爾其
總乃徒旅繕乃甲兵逐諸戎出之以登乃辟則而
牧而伯命豈汝稽果以此意命襄公則襄公之所
取者寸地尺天皆將納其版籍於王府敢私之以
為己有乎其於命文侯也亦必曰撫我師無徒曰
其歸視爾師又必曰輯我邦無徒曰其歸寧爾邦
則文侯之受命也必以為有馬乘焉無怠於蹊履
可也有弓矢焉無倦於誅鉏可也彼犬戎者譬之
鹿焉以晉角之則秦當從而掎之矣以秦角之則
晉當從而掎之矣以秦晉之師互為掎角則犬戎
雖殲翦之亦易而王於錫命之際曾不及此無恠
乎後之君子以平王為無志也蘇氏曰讀文侯之命知平王之無志也呂氏曰此篇作於東遷之初可以上可以下由此而上爲成康爲文武由此而下爲春秋爲戰国乃世道消長升降之交會也夏氏曰書終文侯之命孔子猶有望於平王春秋始於隱公孔子蓋絶望於平王也

壬申秦立西畤祠白帝

史記曰襄公用騮駒黃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索隱曰時止也為壇以祭天也按平王之於晉文侯也乘馬之外有弓矢焉弓矢之外有秬鬯焉其歸也可以告其祖祢足以為祭矣秦襄公與晉偕命雖其賜履甚廣然所以藩手而薦於神明則視晉為有慊焉於是不請於王而自為非礼之礼其意蓋欲以是夸諸夷戎而已其後也習以為常莫之能改也則其僭亦甚矣使有明王在上則凡若此類皆不崇朝而當革豈有坐視其僭悖之旅乎道之下明也享之不講也以秦襲秦吾無責焉爾矣以譔襲秦吾能無憾矣乎考論其故則大抵平王之過也

魯惠公即位甲戌乙亥秦文公即位己卯秦東徙居
汧渭之間

渭在東汧在西而秦則又在乎汧之西焉以地志
考之所謂秦邑漢之天水而汧縣之與渭城則皆
於扶風而屬焉昔者非子養馬汧渭之間以馬之
蕃息而受邑於秦秦固畿甸之外而汧之與渭則
固畿甸之內也向非平王親有所命則秦也安敢
自西而東據所非據乎

癸未衛莊公即位甲申乙酉秦作鄜畤

按括地志三畤原在岐州雍縣南二十里所謂三
畤則襄公西畤文公鄜畤與靈公吳陽上時皆在
此原故以三畤名之徐廣又以為有鄜縣焉其地
在馮翊

經世之丑二千二百一十

甲午周平王二十四年乙未晉昭侯即位丙申晉昭侯封弟成師于曲沃

成師文侯之弟於昭侯為叔言弟誤河東之聞喜漢志以為故曲沃云○晉封成師緣其祖之意也緣其祖之意而封之得為正乎曰昔者帝堯之於九族上自高祖下至玄孫之親無不有以親之矧曰其祖之子乃吾之叔也吾苟愛於吾叔不能割地以封之乎雖然以天子而建國可也以諸侯而建國不可也使諸侯而可以建國則僖侯之於桓叔當自封之矣然知其不踰而不敢犯也乃獨至昭侯而始為之夫昭侯之所為借曰非其得已然亦可見其為善之不力故至是耳卒之啓累世之禍使其子孫無以自立而寖以危亡其皆自是而始夫

丁酉鄭莊公即位戊戌鄭莊公封弟段于京城

京城杜氏以為滎陽之京縣是也○鄭之封段緣其母之意也緣其母之意而封之得為正乎鄭莊之與晉昭也其事同其情異晉昭之於其叔真不獲已非其偽為者也鄭莊之於其弟特外示不獲已之形耳若自其蘊於內者言之則有大不然者矣何則指京之地以畀之所以為之阱也附之以西鄙而北鄙而曾無留吝之心焉所以錮之也然後繕甲兵具卒乘而襲鄭之迹著矣因其罪之不可掩也而遂伐之則母雖甚愛有不得而芘焉此所謂志殺其弟非晉昭比矣雖然居於鄂者不得以席晉之福居於櫟者恒足以階鄭之禍其詒謀之始雖有不同然其無以燕翼則一也

庚子衛公子州吁阻兵

兵以生亂亦以止亂衛誠有兵固當於周室焉是援不當於其國而阻之也以諸侯而阻兵於其國猶曰不可況公子乎州吁以見莊公之為失教也

辛丑楚亂熊通弒其君代立

楚熊繹之後姓芊氏居丹陽徙都郢伯御之於魯嘗弒其君矣然不免為宣王之所誅君子曰王法既行於上則置而不論可矣熊通之於楚固亦伯御之倫也使平王而有宣王之見則發命誅之夫豈果不足以定楚之亂乎然而不能者是必內省於己而不能無疚焉於以正人則懼其有不服者矣為是示然而止其何以儀刑於萬国乎君子曰王法有時而不行公論無時而可息自有此書以來如羿如浞如伯御諸人無非有罪而可戮者也

然弒之一字素忍遽形於書惟能通爲適值乎王
政之衰彼有所屈此宜無不伸矣書弒君自通始
嗚呼豈不有所輔翼於春秋也歟
壬寅晉大夫潘父弒其君昭侯入曲沃桓叔不克國
人殺潘父而立君之弟平是謂孝侯
潘父弒君之賊也然而將入桓叔則桓叔其首也
潘父其從也若以王法行之則罪有所在矣國人
不能請命天子正名定罪而徒取潘父殺焉殺其
從而舍其首釋司馬而問成濟謂之盡法可乎曰
不可然此之君弒而賊不討者猶為此善於彼晉
之臣子議曰賊已討矣然則豈不足以少紓其憤
乎
甲辰戊申衛州吁出奔
前書阻兵作難之本也後書作難阻兵之效也此
書出奔其必有不得已者乎蓋當其阻兵雖可以
不利於人人亦可以不利於己猜間之久則其防
備者衆矣雖欲有為其可得乎及其出奔則人將
曰是不足慮而不知機之伏也禍之隱也正坐乎
以不足慮者待之也故夫挾恨而出者是惟無入
入則難必作矣嗚呼後之人欲銷患於未然者其
尚毋以不肖之人為不足慮者哉
庚戌晉曲沃桓叔卒子莊伯繼齊莊公卒子釐公立
齊太公之後[illegible]九屋公名祿父不日經而日立字之誤歟
壬子宋桓公疾讓其弟穆公
桓當作宣是時桓叔爭於晉州吁爭於衛叔段爭
於鄭蓋皆視兄弟如仇讎孰知讓之為貴哉宣公
之讓雖不適中且其後又足以啓亂世之禍然而
吾不以為過者是亦莊周去國而喜似人之意也
昔者伯夷以父命為不可逆叔齊以天倫為不可
紊是以兩讓而俱不立孔子以仁許之宋之宣穆
亦仁矣乎曰難矣仁則吾不知
甲寅丁巳晉曲沃莊伯入翼弒其君孝侯國人逐莊
伯立孝侯子是謂鄂侯
杜預曰翼晉之舊都舊者對新之名蓋以絳為新
翼為[illegible]東絳任西　桓叔弒昭侯矣而不見
討則莊伯何所懲乎孝侯之弒蓋有所不免矣于
以見沃之彊而翼之弱末大必折非國之利也然
則國人之於莊伯其將若之何雖不能殺亦既逐
之矣所惜者不能請命天子以討其罪則鄂侯雖
立未敢遽以為安也

己未魯隱公立

此春秋之始也而隱公之於魯則但書立是其不得於君父之命可知矣夫既不得於君父之命則亦何足以得其臣民之心哉三綱淪而九法斁蓋非一日之積矣春秋雖欲不作其可得乎是故春秋有所諱則不書即位觀物無所隱則但書立凡此皆所以扶世教立人極而讀者不察則亦以為是適然也微言泯而精意絕可嘆也夫

辛酉周平王崩其孫林立是謂桓王與鄭交惡

交惡之言出於左氏邵子特因而用之耳然與之一字不無意焉何則使平王而不與交質則莊公雖欲交惡其將誰與蓋與之交質王自取輕於其下耳彼其在下者習知王之可與交質則是一往一來如互市矣信不足而護有餘則相好之初乃其相惡之始尊卑之分嚴君冠屨而自褻之君子蓋為平王惜平王既已啓之於前則桓王雖欲窒之於後不可能也此君子所以重為平王惜也

宋穆公病讓其兄之子殤公使子馮奔鄭

宣公之讓既有以啓穆公之心穆公之讓宜有以啓殤公之心馮既奔鄭召之使還可也忍之使遠而以兄弟之戚戚之則猜間不生而宿姦之伺釁者亦鮮矣不此之察而顧因馮伐鄭其視前人之所為不相遠乎

壬戌衛公子州吁作難弒其君桓公代立

稔州吁之惡者莊公之失而激州吁之難者未必非莊姜之過也莊姜平日鍾愛於桓公而於州吁之所為則非其所喜喜怒之有偏則其辭色不能以無異州吁計之熟矣莊公存猶有所恃莊公歿已何所依恃不肖之身依不我愛之母知其難也吾是以知變生於所激則州吁之難未必非莊姜之過也

宋會陳蔡衛三国之師伐鄭

陳邇蔡之国也是為胡公滿之後都宛丘會伐鄭主宋而言何居以其徒知有馮而不知有州吁也州吁有罪不能致討反為所怵會陳與蔡將以快忿於無罪之馮人欲橫流甚於洪水莫能障而遏之矣而陳蔡輔焉均之為篡弒之黨皆春秋之所惡者也

殺州吁于濮 衛有濮陳亦有濮此所謂濮其陳地歟

夫州吁弒君之賊也舉衛国之人皆得而討之矣然不殺之於衛而顧殺之於陳[illegible]居自陳之外曰

宋曰蔡皆其所與之国也為之黨者衆矣衞之臣
子擇於三者之中知其可以假手也而遂假手於
陳陳不終於黨惡為衞執之則其視宋與蔡[illegible]
分矣然後石碏醜得泣而殺之地書于濮[illegible]以
著衞人之為可憫然而三国黨惡而陳也獨能[illegible]
善亦於是而皆著矣

國人迎公之弟晉于邢而立之是謂宣公

邢爾衞之国也亦姬公旦之後都襄国㯶鄉邑民
曰殺賊稱人可立君稱人不可殺賊稱人討罪之
辭也至於立君則必內有所承上有所受非人人
得而主之也晉之立非先君之命且不請命於天
子特出於衆人之所欲立而遂立之尔故以情言
則國人立晉情之所予也以義言則不請命於天
子不承命於先君義之所去也春秋之法不以情
勝義

癸亥晉曲沃莊伯以鄭邢之師攻翼王使尹氏武氏
為之助翼侯出奔隨莊伯叛王王使虢伐莊伯莊伯
復奔曲沃晉人及虢侯立翼侯子光是謂哀侯[illegible]

欒曰昔莊伯之元孫為晉大夫食邑於隨此其地也

鄭邢之從曲沃[illegible]必利而為之者也王使尹氏武
氏助曲沃不曰休於利乎以下言莊伯叛王則可
以知之矣有所許無所歸是之謂叛以其叛也而
使虢侯伐莊伯不已晚乎何使桓王不以利動而
直以義號召天下之諸侯使討莊伯殺之則天下
其誰不服今乃求利不得而後伐之伐而不討無
補於成敗之數則何益之有說當是時周畀虢政
為之謀主者虢侯是已而其所見如此雖立哀侯
其猶在樊穆仲之後乎

鄭伐宋

經世之寅二千二百一十一

甲子周桓王三年晉翼侯自隨入于鄂是謂鄂侯

鄂地名說者以為即夏縣之地云

乙丑晉曲沃莊伯卒子稱繼是謂武公丙寅宋齊衞
之君盟于瓦屋

齊居衞東宋居衞南折其中而言之齊宋皆會於
衞可也今乃無故皆會於周是必宋之所欲也宋
之所欲則曷為於瓦屋焉是會王之師為鄭所以
則鄭固宋之所憾而王亦宋之所怨也為是而為
瓦屋之盟將以脅周歟則其罪有不可勝誅者矣
左氏不得其說遂謂齊為此會將以平宋衞于鄭

也果如其說則鄭亦當與於盟矣鄭不與盟則左氏之說非也又謂既盟之後齊嘗朝周又嘗告魯此亦非也何以知之以其皆託於鄭則知之矣必不得已則穀梁氏之說其庶幾乎然亦徒知參盟爲春秋之所謹而不知可惡之中又有可惡者焉愚是以欲補其未盡之說○夫尾屋之盟宋果何挾而欲脅周哉是必以長葛之勢爲可挾耳向使齊侯聲此之罪致此之討於其會也而遂執之且以歸之天子不亦善乎當其時不能討也顧已盟矣而又伐之則是自爲謾而已耳自爲謾者不足以致討於人雖討亦必不服此其所以爲可惜也歟

丁卯秦自汧渭之間徙居郿

渭有川焉受汧者也郿有渠焉受渭者也駸駸而東不極乎西周八百里之地則不止也按前書秦文公之立而不書其卒後書秦寧公之卒而不書其立以年表考之則文公卒寧公立當在乙丑此以居郿繫之丁卯則固寧公郿仍之第三年也

戊辰齊會魯鄭之師伐宋

或曰齊之從鄭以魯故也然則魯之於鄭也獨無狐壤之嫌歟曰蓋有之矣然其離者可合合者可離無他也利與害負勝者也

己巳魯亂公子翬弑其君隱公立惠公之子是謂桓公翬爲之輔

翬於隱公之時嘗再帥師矣然而非公命也非公命而帥師則是三軍之士皆拱手而聽命於翬公特其寄焉者耳而公也曾不是察顧汲汲焉惟伐許之是謀徒知許之爲可伐而不知翬之爲不可以不防也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自其顯者言之爲桓之輔者翬是也自其隱者言之爲桓之輔者獨翬而已哉羊桓之朝皆是也而桓之所以爲桓者始泰然而安於其位矣論者不察顧獨以臧哀伯之諫爲非所當諫噫既已立桓之朝則固與桓而爲黨矣而獨冀其不與桓爲無是理也吾故曰尤其立桓之朝者皆其羽翼不以言與不言而有分也○抑嘗思翬之於桓也既爲之輔豈不願其壯盛之固流波之漫子子孫孫與魯國相弊而後已哉然終桓之篇僅一逆女而已外此則不再見是必於逆女之後以疾而終矣人不能討而天實討之意其亦可戒也夫其亦可懼也夫

辛未宋亂太宰華督殺司馬孔父及弑其君殤公迎穆公子馮于鄭而立是謂莊公

馮之於督非必其素所厚者然督之於馮既弑殤公則必以殤公之位歸焉且馮之居鄭也特一夫而已矣督果何愛於一夫而必以千乘之國歸之哉夫以千乘之重而歸之一夫是正督之善自爲

討所謂樹恩於非所敢望之地責報於必不敢背之鄉者也已而督之於宋也果索其賂則是馮之於督也果念其德而督之所以自爲計者果不謬也抑人之此心潛無所好則已果有所好則人將乘其所好而投之恬無所惡則已果有所惡則人將乘其所惡而投之不投之以其所貪則投之以其所憚宋自殤公即位以來無歲不以鄭爲事其以鄭爲事非他以馮故也我以馮故而伐鄭人亦以馮故而窺我我之心既爲所窺則其乘間而入不難矣然則有国有家者其可以不先治其心乎

壬申晋曲沃武公敗晋師于汾旁獲哀侯晋人立其子是謂小子侯

甚矣曲沃之無道也自桓叔至武公凡三世矣而其処心積慮無他焉惟以爲本之不拔則末不昌源之不塞則流不盛以是爲戚戚則必其宗国之亡而後已嗟夫闘釁既深詒患益遠遂使後世視群公子如寇讎則不特文侯之子孫受禍雖桓叔之子孫亦與受其禍矣然則始謀之不善豈不爲後世之累乎

癸酉晋曲沃武公弑其君哀侯于曲沃

哀侯之在曲沃机上肉耳然不曰殺而曰弑所以爲後世臣子之戒也

甲戌周桓王以蔡衛陳之師伐鄭不利矢中王肩

晋人有言曰矢及君屋死之夫以国君之屋猶不可使亂賊之矢得以及之也豈以天子之肩顧可使亂賊之矢得以及之乎虢公之不能死則亦虢公之罪焉耳矣然則微周公乎何獨虢公也曰周畀虢政則禮樂征伐皆必虢公實尸之矣既不能折衝俎豆之間禦侮廟堂之上至勤萬乘以涖三軍正使聲鄭之罪而鄭即服焉已不足貴矧曰以矢相加而遂王肩之及顛而不亟於持危而不速於扶奚相之須此愚所以謂虢公於是爲不可以辭其責也按魚麗之陳先偏後伍司馬法曰二十五乘爲偏百二十乘爲伍杜注知取其偏而不知所取其伍故其所注不無得失之相半盖所謂先偏云者以一乘致師最居其先其次則小偏九乘又其次則大偏一十五乘其謂之二十五乘止此然弥縫之法亦於是而畧可見矣何則最初一乘不待弥縫其次九乘則必有弥縫其闕者爲九加以六爲十五乘斯則弥縫之始也又加以六爲二十一乘斯則弥縫之承也又加以六爲二十七乘具再乘之謂乎又加以六爲三十三乘其三承之謂乎又加以六爲三十九乘所以繼三承之後者也合前後而計之其爲弥縫者凡五其所以承其弥縫者凡四而百二十乘之伍亦至此而止矣此其爲魚麗之陳無他以入者莫非出焉則其陳之堅爲可想矣雖然以軍制言之鄭則信乎其善陳矣以王制言之鄭不束身而請罪顧敵

抗焉此不可使容於三王之世者也道學不明嵗
者恨之久矣左氏於此方津津焉而談之嗟夫亦
孰知其言愈詳其說陋
非君子之所尚者歟噫

乙亥蔡人殺陳佗

胡氏曰稱人討賊之詞也稱名當討之賊也

戎伐齊鄭使公子忽救之有功

君子之　行師也有功如幸不敢以自多也諸侯
皆救齊而鄭獨有功焉是亦幸而已矣而忽乃因
是欲易置文武周公之班爵斯不亦悖謬之甚乎

楚伐隨俾請王之號于周

隨国名杜預曰今義陽隨縣是楚先王之封国不
可以夷狄目之者也而首欲稱王則是自為夷狄
而已矣終春秋之世以夷狄目楚非中国外楚彼
自外於中国故耳

丙子晉曲沃武公入翼殺小子侯王使虢仲伐稱稱
復歸曲沃虢仲立哀侯之弟緡

伐稱是矣但使虢仲而不能使還晉之諸侯群致
其討則雖能使翼之不亡而不能使曲沃之不興
亂臣賊子未始不得志於天下也

丁丑秦亂寧公卒三父廢世子而立它子三父史記謂為威壘
三父世子謂武
公他子謂出子

是年楚熊通伐隨東開地至濮上遂稱王是謂武王
濮上說者謂江
陵是寧縣是

庚辰鄭莊公卒世子忽繼宋執鄭祭仲立突是謂厲
公忽奔衛

仲易為而見執以誘故也既為所誘復為所
脅其能有立否乎為所誘則是狃於利也為所脅
則是惕於威也如是而能有立者未之有也其視
晉之荀息不遼遠矣而鄭莊公乃以為可輔嗣君
噫甚矣知人之難也

祭仲專政

以節言之則如彼以禮言之則如此此固鄭寤生
之臣歟則其於尊卑之辨上下之分紛乎其不可
辯也久矣其積也有漸其循也有常其流也不能
以無弊君子察此有以知其非篡則誅雖幸而免
猶不足貴也

衛宣公殺其二子伋壽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
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
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
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昔者莊公以心術不明
家法不正詒禍其子桓

公受無望之禍而宣公受無望之福盍亦思之矣然其心術之不明家法之不正乃有甚焉彼也少無望之禍而彝則先之是亦可哀之甚矣外之無賢師傅內之無賢妃妾無以胥保惠胥教誨胥警戒以相成也其敗國至此夫

辛巳衛宣公卒子朔立是謂惠公壬午齊會宋衛燕伐魯不利燕國名此其為姞姓之燕欤則其與姬姓之燕國自有南北之分矣

齊會宋衛燕伐紀非伐魯也而魯則會鄭救紀將紀而有以勝齊此紀人之所喜也而識者懼焉何則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卒之自棄其國不能保焉蓋自此戰始矣為大國者既無樂天之誠為小國者又無畏天之實此禍乱之所以常相踵歟

癸未秦三父殺他子而立世子是謂武公

前書廢世子而立他子是妄意他子之可事也此書殺他子而立世子是他子必有不可於其意者三父之於置君殆不如弈者之舉棋矣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偶況置君乎

齊釐公卒世子諸兒繼是謂襄公宋會齊蔡衛陳伐鄭

突無國而有國此宋之所以責賂於突也責之不已遂五國之兵而伐之甚矣宋人之貪也

甲申周桓王崩太子佗嗣位是謂莊王鄭祭仲殺雍糾而逐厲公迎忽反政是謂昭公

使昭公於此而有見焉討祭仲戮之亦足以為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之戒矣

秦伐彭戲氏至于華山

漢濡翊郘之衙縣說者以為即彭戲氏余嘗觀秦之所為未嘗不嘆平王之謬也秦則傳子而孫無不以取其所無為事王則傳子而孫無不以棄其所有為心秦則日昌而日熾周則寖微而寖滅不但周耳異時彊國之六秦亦以蠶食而得之嗟夫其皆自平王導之而使然者歟

齊襄公削公子無知祿秩

公孫無知果曷為而有祿以僖公寵之之過也當其受寵而過不自知其過於厚也及其受絀而過乃始自以為過於薄矣過於厚未必思所以報恩過於薄則必思所以報怨恩之不酬而怨焉是爰則是無知之與諸兒其相去能幾何哉大抵未嘗知有義方之訓者也然則襄之所以不免其皆自僖公而基之歟

宋會魯衛陳伐鄭

突之入也嘗伐鄭矣突之出也又伐鄭焉若然則

宋之於鄭也非責突欲噫晨襄者之伐所以責其前
言之不讎今者之伐所以冀其後效之可獲也

乙酉衛公子伋壽傳逐惠公立伋之弟黔牟惠公出
奔齊

左右公子貴戚之卿欲則其於君也有可以易置
其位之理所謂諸者當宣公之時不可謂無過矣始而
夷姜之烝次而宣姜之納又其次也僻其前後所
生之子而皆殺焉過有甚於此乎然而未聞其有
所諫也徒慼焉而已矣不宣公之諫而徒溯焉之
是慼雖能逐之其亦晚矣況又不足以定黔牟之

位而保其身乎

宋會魯衛陳蔡伐鄭

王氏曰突之未出也宋嘗伐之既出也又將納之
始宋不和而公以鄭伐宋及突而出而公與宋伐
鄭向也相戾之深今也相用之固豈無意而然哉
春秋之世弑逆公行固有自然蓋以正繼正禮之
常也諸侯無所求以亂繼亂國之釁也諸侯有所
苟故利其亂而幸其危貪其賄而黨其邪聖人之
觀其聚散而求其情書其向背以見其故自突入
櫟公及宋公三會諸侯而再伐鄭無他焉賄故
也

丙戌秦夷三父族

夷人之族從古以來未是有也今於三父見之三
父之擅廢立主信足以滅其族矣然自是而後罪
重者必加以族豈無不辜之人乎有志於恤刑者
宜辨玉石

鄭高渠彌弑其君昭公立其弟子亹渠彌專政丁亥
周有黑肩之難

黑肩嗣為周公者也而不知臣子之於君親有將
而必誅之罪則與鄭之渠彌何以異哉噫甚矣周

公之衰也

齊襄公殺魯桓公于濼（濼與濟通其謂之濼口蓋入於濟非出於濟也○濼乃齊魯相會之地非齊人殺魯君之地也而比云然其以桓之見殺實自會濼而始歟）

齊襄之惡不論可也以千乘之君而見殺於人夫豈
無其故哉當是之時易象在魯而公則不知閑有
家之為可以亡其悔也則申繻之言徒足以為瑱
而已矣搚幹之禍乃其自取而於彭生乎何尤其
曰請以彭生除之是則魯之臣子未如之何而姑
為是藉口之辭以自誑也吁可痛哉

立其子同是謂莊公

立其子同者孰立之哉是以國人立之也然而父死於齇莫之能報因其不返而遂立焉則是猶之為其齇之所立也云尔豈徒内不承命於先君上不禀命於天子為昧於人之大倫而已哉

又會諸侯于首止殺鄭子亹高渠弥逃歸與祭仲迎公子嬰于陳而立之（按子亹見殺渠弥亦死於轘矣比以逃歸言之未知何據）

首止地名杜預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　殺子亹轘渠弥霸者之事也而齊襄行之得為禮乎夫齊襄以好會接魯桓又詭其計而殺之在會之諸侯果有能仗義而執之正自不免於誅矣而奚以責人為哉

戊子周王姬下降于齊

按何彼襛矣即王姬下嫁之詩也朱子引或者之言以詩中所稱之平王即平王宜臼所稱之齊侯即襄公諸兒然則此詩當謂之刺不當謂之美蓋唐棣之華一正一反嫁者正矣其如所嫁之夫則有不正者何即此一章推之謂如桃之與李也而平王之孫乃適齊侯之子傷之也謂如絲之為緡可也而齊侯之子顧得平王之孫惜之也知此則知詩之為刺而非美之之詩矣詩人之言有曰國風變衰始栢舟嗟夫豈惟栢舟何彼襛矣固亦正中之變也

己丑葬周桓王辛卯周伐隨責尊楚也

王知責隨之尊楚而不能禁楚之自王何也蓋周雖天下之共主然既以岐豐之地畀之於秦則周之為周無異當時之列國何以正楚之不正歟使其誠有餘力足以制楚之命則楚必不敢僭其王號齊亦安敢滅其后國王室而既卑矣春秋如又不作誰與道名分之正乎

齊伐紀紀侯大去其國

紀国名杜預曰在東莞劇縣伯姬未葬而紀侯去之夫豈果無夫婦之情哉不得已也齊侯之暴著矣然則紀侯之所為得為正乎曰效死而不去者正也迁國以圖存者權也紀侯之於國也委而去之耳非所謂迁國以圖存者也雖然較之為彊國之所以則猶有分也

楚武王卒于伐隨

熊通何人哉弑君之賊也當其行弑之時其心固已蕩矣一蕩而弑其君再蕩而伐其鄰三蕩而有王號之請迹其平日之所為無非蕩也乃獨至於

將齊而曰蕩夫齊則湛然而純一蓋將以吾心之神明合於天地之神明而無愧焉彼其平日之所為不合於神明者多矣然而不自覺也至此而始自覺焉血之憊也氣之衰也其悍然者不足以為其冥然者之主則其所謂蕩者乃其枝之欲隤體之欲披之時也而顧以為心之蕩焉嗟夫彼亦安知有所謂心也哉誠知有所謂心則終身奉之若槃水然必不蕩矣然而能通不知也鄧曼亦不知也必也嘗從事於操存之語者庶乎其有以知之

子貲繼是謂文王始都郢　按南郡之江陵漢志曰故楚之都

壬辰齊會宋魯陳蔡伐衛入惠公

入惠公非王命之所許也而五國連師以入之知有其黨而不知有王命之尊則是五国之君皆不臣矣以齊宋陳蔡言之則皆不臣以魯言之則又不子臣而不臣子而不子民彝既泯天理滅矣觀物之變者雖欲揜卷而不觀其獨能無槩然於其心乎

癸巳衛惠公復入殺二公子傳黔牟奔周

朔於是而逆王命殺公子放黔牟則國其國也已雖然不善之積未有有慶而無殃者也慶不足而殃有餘則熒澤之敗雖在異世而其兆則已見於此矣當其衛之寶分遺彊国眛者之所貪也而君子悲之嗟夫亦孰知其志之得者乃其心之所由以喪者歟

經世之卯二千二百一十二

甲午周莊王十年秦滅小虢

所謂小虢豈虢叔所封在扶風之虢縣者歟然則非王所愉伐之猶曰不可況滅之乎于以見秦之為秦不道甚矣

乙未齊公子無知以葵丘之戍卒入弒襄公代立公子糾奔魯小白奔莒

葵丘地名青州之臨淄縣說者以為有葵丘焉即連稱管至父所戍之處也莒国名漢城陽国有莒縣焉即故莒国也

丙申齊人殺無知公子小白入是謂桓公糾後入不克齊伐魯殺糾其傅召　忽死之管仲請囚又相桓公

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

責其死而稱其功

丁酉魯敗齊師于長勺敗宋師于乘丘

長勺乘丘皆魯地泰山郡有乘丘縣顏注曰魯敗宋乘丘即此長勺未詳　既敗齊又敗宋玩兵甚矣曷不蚤厲其兵整諸兒於一擊豈不快哉

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自是江漢之国皆服于楚

江出岷山漢出嶓冢二水東流至漢陽軍大別山而合遂東入于海江漢之国昔慕德而歸周今畏威而從楚是亦可以觀世變矣

己亥周莊王崩太子胡齊嗣位是謂釐王南宮萬弒其君湣公　前書宋莊公之立而不書其卒此書宋湣公之弒而不書其立以年表考之莊之卒湣之立當在己丑之歲及其大夫仇牧大宰華督立公子游群公子奔蕭復以蕭攻萬及殺游立公弟御說是謂桓公

蕭宋邑說者以為即沛国之蕭縣按左氏仇牧華督俱死湣公之難而春秋所書直曰及其大夫仇牧而華督不與焉杜氏曰宋不以告故不書此其說非也使宋人果不以告則仇牧不得而書矣果以告則仇牧華督均之死事之人也曷為但言仇牧而不言華督哉此無他督以弒君之賊故春秋削而不書者不使華督得與仇牧並列而俱為不畏彊禦之人也然則孰立子游曰賊萬孰立御說曰蕭叔大心

庚子齊會宋陳蔡邾之師伐魯三敗之取遂又會魯于柯遂復其侵地曹沫劫盟故也

邾與遂皆國名柯地名漢魯國之騶縣班志曰故邾國也泰山郡之蛇丘有遂鄉焉班志曰故遂國也平原郡之祝阿說者以為即春秋之所謂柯

按春秋齊人滅遂胡氏曰滅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則遂乃國名非邑名也使遂誠魯邑則當曰齊人伐魯取遂不當曰滅言滅則遂非魯邑明矣且遂在濟北不在汶陽為曹子之言者曰請復汶陽之田而不曰請復濟北之田則是曹沫劫盟亦必初無此事果有此事則是公一燕太子丹沫一荊軻而已荊軻之事君子以盜書之春秋何私於沫而不以盜書不以盜書則是魯無曹沫之事而公羊氏之說也郤子所書或取諸史或取諸傳今當質之以經

辛丑齊會陳曹及王人伐宋

曹国名叔振鐸之後按濟陰郡之定陶漢志曰故

曹国也 所謂王人其諸指單伯而言之歟要之單伯乃天子之命大夫仕於魯者耳泰山孫氏曰此公使單伯會伐宋是也齊之伐宋果何故哉以其背北杏之會也然則與子所會之宋陳蔡邾會于北杏之諸侯耳北杏衣裳之會一必不知以而日以之伐晉故知史記所書不能無誤不若聖經之為可信也

楚師入蔡

呂氏曰蔡通楚之国也每覩荊楚方始而蔡被其禍未嘗不嘆中国之不振旅蛮夷猾夏而莫之制也然則伊誰之責曰責在齊桓

壬寅齊桓公會宋陳衛鄭之君盟于鄄

鄄地名杜預曰今東郡有鄄城按春秋於鄄但書會不書盟自北杏而來已會於鄄矣又會于鄄何居以叛者之初服也孰為叛者之初服宋是也當其未服則伐之及其既服則禮之以禮與信屬諸侯此諸侯之所望而歸焉者歟雖然德其所假者非其所有者也自其所有者言之其惟力乎然而猶有未瞻何則若之會蔡人與焉今則方困於荊雖欲會而莫可凡此皆霸者之所當慮者是亦可見本之不深者雖乎其求效之速矣而惑者朝觀其根暮撰其實嗟夫有是理哉

晉曲沃武公滅翼以重寳賂周得請為諸侯

朱子曰周室雖衰典刑猶在武公既負弒君簒国之罪則人得討之而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故賂王請命而其詩曰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然則其傲慢無禮亦已甚矣釐王貪其寳玩而不思天理民彝之不可廢是以誅討不加而爵命行焉則王綱於是不振而人紀或幾乎絶矣嗚呼痛哉

癸卯齊桓公會宋陳魯衛鄭許滑滕之君盟于幽

許之下滑之上當有曹字

按潁川許縣漢志曰故許國沛郡公丘縣漢志曰故滕國河南緱氏縣説者以為即春秋時滑國也

幽宋地按春秋盟字上有同字何謂同盟説者曰同尊周也既以同幽之盟矣而又匿其所譏之人非叛毀春秋諦魯但書會不書公則固有由矣抑齊也其獨無過歟鄭之遣使人也固曰吾以謝吾之罪也夫有罪而不知與雖知而不謝君子猶曰姑惟求諸已毋庸責諸人矧曰其使之來頓首稽謝其又奚誅豚之逸者患其出於苙不患其入於苙也既入其苙而又招之此齊執鄭詹之説也春秋人齊而逃詹並譏之貶無所偏倚而中持衡焉其 斯為春秋也歟

秦武公卒弟德公立楚滅鄧

鄧國名杜預曰潁川召陵西南有鄧城夫以楚而滅鄧楚誠無道不論可矣始以鄧而言之非無三甥之可以謂國也然自欲發楚子之外不闕其地有說為則是所以因國之道三甥諸不知也何以古之楚之伐申也遇鄧而已未嘗伐鄧也及其伐申而還也乃始伐鄧安知其不以三甥之所請者為辭既伐之於其前又伐之於其後竟以滅之為鄧者曾無文告之辭又無武震之師其不能問罪也審矣且楚之所欲併皆豈不有隣蔡乎然總作於前復與於後不以一敗之故竟從於滅也不特此也許之為許國亦亡國之餘也然其國可滅其志不衰是以既民之後未始不可以復然既斧之餘未始不可以復茁雖其頗倒狡詐無補於泯雖屈折總營不此於賢尾然而稍可以自置其力能者不敗息焉以三甥之謀鄧而不及於許可謂無能之甚矣緊之以力則無能一蹶之以道則不知是無佐夫鄧之一路而不復起也

甲辰周釐王崩太子閬嗣位是謂惠王晉武公卒子
獻公詭諸繼秦徙居雍

雍於漢為縣屬扶風蓋至此而其都定矣自此而
上若郿若汧渭之間其猶逐水草而居之者歟

楚文王卒世子囏繼是謂杜敖楚人謂未成君者為敖

乙巳秦德公卒子宣公繼丁未周有五大夫之難邊
伯石速蔿國以蔡衛之師攻王立王弟頹王出居鄭
之櫟所謂五大夫者蔿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是也石速士耳雖同於為難然不在五大夫之數頹之為王弟也釐王之弟耳非惠王之弟也蔡衛之師左氏以為燕衛之師

櫟地名杜預曰鄭之別都今河南陽翟是周有黑

君之難矣而又有五大夫之難是何王室之難若
是其不一歟關雎之化微麟趾之風泯公子公孫
不復振而日趨驕淫以欲蔑義殺和勝子儀子
頹皆貪亂者之所欲敗也然其所以至此則有由
矣端本清源盍自天王躬而取之

戊申鄭厲公及虢叔入王子成周殺頹而執仲父及
五大夫難遂平

當是時而王室有難豈非桓公之責歟桓公之圖
伯久矣雖微五大夫之難猶將率諸侯朝王室使
王室尊安諸侯輯睦而四夷莫敢犯焉則伯業成
矣今天子蒙塵於外而齊不奔問官守顧方以伐
戎為事伐戎誠是也然比之五大夫之難則緩矣
曷不先其所急乎以見桓公於此不無可責而管
仲之謀其所失亦多矣擬仲父乃蕭之仲父與衛伐戎者也仲父可執衛朝執不可執乎執其一而舍其一鄭伯為不公矣異時齊人伐衛必待天子致伯而後行然則齊之所以遲回而不進者有所要歟吾固曰管仲明不足以有察察桓剛不足以有決使其應機而發允有罪者皆執而殺之則其成功俯矣賜命作伯豈有勤於公乎

乙酉秦作密畤括地志云密畤在渭南敗晉師于河曲史記謂秦與晉戰河陽勝之史謂之河陽此謂之河曲河曲其即河陽之謂歟

晉伐驪獲驪女以為姬驪即驪戎其國在驪山之下而姬則其女之姓也非

陳公子完奔齊 以之為掝

自有齊國以來盖莫盛於桓公之時矣而陳公子完自陳來奔卒之伐齊有國者陳氏之後也然則當盛之時而已有衰之兆豈常情之所及睹哉

楚亂弟惲弒其君熊囏代立是謂成王庚戌楚脩好于周及諸侯

史記謂成王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愚謂熊惲何人哉弒君之賊也諸侯不敢伐天

子不敢誅則亦已矣乃反受其所獻答之以胙其何以示勸懲於天下哉

辛亥衛惠公卒子懿公繼壬子晉有驪姬之難殺群公子自翼徙居絳

絳於漢為縣屬河東按此群公子乃故晉之群公子以士蒍之謀而殺之故自翼徙居於絳九以隄防故晉之遺孽也然則當是之時驪姬之難未作雖然殺人之子人亦殺其子盖自桓叔以後武公以前其戕文侯之骨肉多矣今其遺殖復翦於獻公之手椒聊且遠條且人均所欲也顧不能推以

及人天道無好還之期乎嗚呼群公子雖死二五耦則生驪姬由是以殺申生里克由是以殺奚齊卓子文公由是以殺懷公天之禍晉亦酷矣天豈有意於禍晉究其所自皆自夫獻公一念之烈為之

癸丑晉伐虢責納群公子也

晉之伐虢豈必以其納群公子之故哉虢嘗奉命天子兩伐曲沃則其自莊伯武公以來其積憾者多矣無所發憤而姑以納其群公子為名雖曰欲加之罪而其辭亦不正矣陳公子可受於齊則晉

公子未始不可受於虢惟若陳之受萬衛之受盆獲為不可耳受群公子而曰不可則先君之類皆當翦之使滅然後快於其心乎

甲寅周惠王錫齊桓公命為伯乙卯晉滅曲沃及蒲城 滅字當是城字之誤

城曲沃及蒲所以居申生與重耳也此所謂蒲其即向所謂蒲子而遷於翟者歟

楚伐鄭丁巳齊伐山戎至于孤竹以救燕俾脩貢天子

山戎都薊乃北狄也號無終子孤竹国名其地在

平州之盧龍縣云燕國名此其為姬姓之燕歟則其與姞姓之燕固自有分矣然則為王之病者南燕是也齊不能伐而鄭則伐之為戎所病者北燕是也鄭不能救而齊則救之且俾之脩貢天子齊固有激於鄭之所為也歟

秦宣公卒弟成公立楚殺令尹子元以鬬穀於菟為令尹

或問鬬班之於子元殺之可乎曰以子元之所為自足以殺其身矣正使子元君也果有大過則諫諫而不聽猶得以易置之況令尹乎其殺之也宜也其書國以殺卽子盖得之矣

己未魯亂叔牙弑其君莊公子開立是謂湣公（謂牙為弑誅意之法也）季友立世子班不克奔陳庚申晉滅霍魏耿以耿趙夙以魏封畢萬

霍卽厲王所居之彘縣耿卽祖乙所圯之耿鄉魏則詩人所刺以為其地陿隘其人儉嗇者是也當此之時齊桓肇修霸業凡逼楚之國如江如黄莫不知所向慕雖不免終為楚之所滅然亦可謂後亡也已霍魏耿逼晉之國也視江黄近矣而不知齊桓之可附其為晉所滅則有由矣且晉於其宗猶欲滅之況他人乎與人鄰境而不知其人之可以相善與否則必徒恃其不我攻耳非必有不可攻者為可以自恃也惟其然是以不能免焉虞虢類此（滅人之國者人亦得而滅之此報施之詘也然而所報所施非必出於其人之手固有非其人者能隨所施而報焉是殆冥冥之中默有為之主者人不得而致語於其間也晉之於霍魏耿也滅之甫尔而趙夙畢万皆於是焉見之則六卿之中固已有其二矣將下軍者不勉新造之繼而相與同車者非必親其躯而鉞其絲也而斬代滑敌之斧斤乃皆自其身而出焉於乎悲夫此豈人之所可致詰也哉）

辛酉魯亂慶父以莊姜弑湣公伐立季友逆慶父而立公子申是謂釐公

按魯之有孟氏則慶父之後也有叔孫氏則牙之後也真氏曰牙之罪未顯誅其身而存其後猶可言也而施之慶父則過矣使魯人謂弑君者不失為有後故異時東門遂復有殺適立庶之事魯由是而遂衰未必非季子啓之也惜哉

狄滅衛殺懿公

胡氏曰臣昔嘗謂河南劉奕曰史氏記煩而志寡如班固載諸王淫乱等事削之可也奕曰必若此言仲尼刪詩如牆有茨鶉之奔奔桑中諸篇何以録於國風而不削乎臣不能答後以問延

平楊時時曰此載衛為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説考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家而已其国者也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献議之臣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讀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齊桓攘戎狄而立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曹邑戴公卒弟燬立是謂文公自曹邑徙居楚丘

鄭樵曰曹一作漕在今滑州白馬楚丘在今單州

武成

晉伐東山皐落氏（皐落氏赤狄之別種説者以為絳州垣縣西北六十里有皐落城即其地）

秦成公卒弟任好立是謂穆公壬戌秦伐茅津（茅津説者以為在陝州河北縣西二十里云）

齊會宋鄭魯曹邾之君于檉（杜預曰檉宋地陳国縣西北有檉城）

癸亥齊城楚丘以居衛

齊曷為而城楚丘將以封衛也無有封而不告此固齊桓之令也其封衛也秉嘗以告于周則是自犯其令歟非也齊桓之志在於率諸侯而尊周何至自犯其令哉其意蓋以為段非受命於天子者也而鄭則封之於京成師非受命於天子者也而晉則封之於曲沃凡若此者是亦所謂封而不告者也桓固知其為不可矣若衛則先王之封国其受命前此矣非至是而始封之也不幸而為狄所滅吾豈不可於其既滅之後而復興之乎興滅国継絶世此固聖人之所予者也寧自以為不可也哉殊不知衛国既滅非不可以復興也不請於王而遽興之則是天子之大權諸侯可得而擅之矣此其為義至微雖桓公管仲猶有所不知是故自以為是者往往卒蹈於非嗟夫此春秋之所以為不可不學也歟

又會江黄之君于貫

漢汝南郡之安陽應劭曰故江国汝南郡之弋陽應劭曰故黄国貫宋地杜預曰梁国蒙縣西北有貫城又曰江黄楚與国也始來服齊故為之合諸侯胡氏曰二国未定盟則楚人失其右臂矣

晉滅虢

北滅下陽耳而謂之滅虢虢不可以無下陽無下陽是無虢也此其所以書滅虢歟

經世之辰二千二百一十三

甲子周惠王二十三年齊會江黄之君于陽穀

杜預曰陽穀在東平須昌縣北左氏曰謀伐楚也

檉之會則既有謀焉曷謀哉謀救鄭也陽穀之會則又有謀焉曷謀哉謀伐楚也然則此其兩事歟非然也會檉之前楚既伐鄭矣然而不果救也夫何故以曾與鄭之有未協也盟貫之後楚又侵鄭矣然而不果救也夫何故以江與黄之有未洽也今而再會焉情之未協者必無不協矣親之未洽者必無不洽矣然後乃謀伐楚固所以救鄭也

乙丑齊會宋陳魯衛鄭許曹之師伐蔡 按春秋於蔡書侵不書伐於楚書伐不書入

會陽穀之後楚復伐鄭矣果欲救鄭曷不徑伐楚歟楚彊国也文告之不備則是伐楚而無以服其心也武震之不足則是伐楚而無以屈其力也先之以侵蔡所以伸吾之威乎繼之以蔡潰吾威伸矣然後移以伐楚以武震言之則寓于所總之師以文告言之則戒于所通之使其心服其力屈其所以病中國者不敢肆焉嗟夫此桓之所以為桓者歟謀而有成其亦可尚也夫

遂入楚盟于召陵

召陵於漢為縣屬汝南劉氏曰凡人之情強則暴服則懾今齊強而不暴楚服而不懾俱捐其私以義理相勝而無喜怒愛惡之遷則王事純矣故不多齊之有功而多楚之服罪不責楚之能不拒敵而責齊之能不遂戰也

執陳袁濤塗

濤塗陳之謀國者也不社稷之愛而糧屝屨之惜是誠謀之不忠矣以身則不免於執以国則不免於伐且侵焉夫豈曰無故而然歟然而齊桓之討之也終不得為伯討何也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又將思之者彼果曷為而欲遠吾之途哉是必吾之所以行師者有非其道夫是以欲遠吾之途也名濤塗而謝焉吾之師得無不以律者乎吾將易之以律矣誠若是寃獨不足以愧其心乎不已之責而徒責於人其不得為伯討以是故歟

晋殺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走蒲夷吾奔屈 公羊子曰殺世子直稱君甚之也

屈即北屈於漢於縣屬河東太子縊而二子奔蓋以驪姬之譖也然則前書晋有驪姬之難當置之於此

秦娶丕呂女為夫人丙寅齊桓公會宋陳魯衛鄭許曹

之君及王世子盟于首止

按春秋會自會盟自盟凡言首止者再劉氏曰此一地曷為再言首止蓋異盟也曷為善之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為是率諸侯而盟之王室以安則是正乎不正不正則其善之何也王將以愛易世子諸侯莫知以爭則不可以諫則不得桓公控大國扶小國會世子于首止以尊天王為之也然而諸侯以聽天王以尊後嗣以定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胡氏曰中國之為中國以有父子君臣之大倫也一失則夷狄矣抑是會也鄭伯逃焉夫鄭楚之所伐楚之所侵者也其自攖以前陽穀以後槩可見矣凡齊桓之所謀果誰為哉為鄭而已王也以私愛之故惡首止之會其於前也顧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然則安中夏者不在中夏反有在於猾夏之人乎王之於所好所惡固已偵矣而鄭聽不聽為是逃焉曩也其臣實逃今也其君實逃以其為賤人之事也雖乎其為君大夫矣君臣同辭其何以逃穀梁氏之譏乎

晉伐蒲重耳奔翟又伐虞及虢虢君奔周

虞國名漢河東郡之大陽縣即虞之故都也虢都上陽與大陽接境其下陽杜預直以大陽言之然則大陽其虞虢之交歟滅國縣矣王法之所禁也虢自平王之末秉政周室雖無大得亦無大失且嘗與鄭納王於周矣是固有功王室不可棄也今也不幸為晉所滅奔告天子將若之何命齊桓率與國問罪於晉晉雖彊大其畏不服不比之察而姑坐視晉虢之興亡豈君臣相與之體然哉又按晉之滅虢也遂襲虞執虞公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然則王之所以坐視二國之滅而莫之過問者無他利其職貢而已矣始者釐王以寵賂之故置武公之罪而不討今也惠王以職貢之故置獻公之罪而不誅如是而曰可以為天下之義主其不然乎

是年秦始得志于諸侯百里奚蹇叔為之輔

百里奚蹇叔其皆所謂黃髮者歟則其所謀必有類於遲鈍而不足以取快於目前者矣及夫更嘗之久閱歷之多則向之所視以為無足快意者每有餘味此穆公之於二子所以始雖落落而終則不能以不合歟于以見得力之多者不在於快意之速而成功之偉者必要之於久而後可以驗之也

楚滅弦弦國名杜預曰其地在弋陽軑縣東南

秦已得志於西楚復得志於南晉之於北也又將求其所可得而得焉春秋之所貴者貴其一統而其紛紛者遂至於是是則齊桓之所糾者固為有外未可以上下同流各得其所者而望之歟

丁卯齊伐鄭晉伐屈夷吾奔梁

鄭樵曰秦仲有功周平王封其少子康於夏陽梁山今同州夏陽縣猶有新里城即梁伯之所居者也

已已周惠王崩太子鄭嗣位是謂襄王太叔作難許師宋衛許曹陳會王人于洮宋之下當有魯字[illegible]

此所謂作難特畏其作難也云不夫[illegible]也是故先其難之未作而往吉於[illegible]之會則是會也可以紓難可以匡[illegible]於王[illegible]不可謂無功也已所可憾者得於已已而不能無失於壬申君子惜之

晉伐狄不利於翳桑翳桑傳作采桑[illegible]平陽北[illegible]縣西南有采桑津云

庚午齊桓公會宰孔周公及宋衛鄭許曹之君于葵丘宋之下當有魯字所謂北周公乃宰周公而名孔也

司馬貞曰葵丘在曹州考城縣東南一里一百五十歩其郭内即桓公會處然則此葵丘非青州臨淄縣之葵丘也〇葵丘之會其桓伯之最盛者歟然盛之極衰之始也抑桓伯之衰蓋已萌於盟召陵之日矣北伐山戎南伐楚有足多者焉又況乎西爲此會孰能不矜蓋自夫反自脩德者言之猶以莫能進於有若無實若虛之域則其在於桓公從可知矣何則以可上可下之資而易盈者爲之輔則其於天德王道舉非其素安能久而不跲不躓乎

宋襄公立

不言先君之卒而遽言後君之立者釋衰絰而會葵丘君子蓋傷之也

晉獻公卒公子奚齊立大夫里克及丕鄭殺之大夫荀息立其弟卓子

按春秋殺奚齊者里克耳不以及丕鄭也而此云然鄭固克之黨也

辛未晉里克殺其君卓子及大夫荀息而納夷吾

劉氏曰荀息之智未也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義則盡矣

夷吾入是謂惠公惠公既立殺里克而絕秦壬申周亂叔帶以戎伐周秦晉來救癸酉齊使管仲平周難

眞氏曰子帶召戎伐周桓公爲霸主不能仗大義討之而受其來奔至討之而不能助桓公霸業於是乎掃地矣管仲方以身任平戎之責使王室之尊下與戎狄交好管仲之相業亦於是乎掃地矣

楚滅黄

詩齊而齊不足恃何以宗諸侯乎此齊桓之耻也
而夷狄之強亦甚矣穀梁子於黃之見滅曰君子
閔之嗚呼若黃之見滅其眞足閔者歟自此以前楚嘗滅國矣凡若黃者皆是也自此以後又將滅國矣凡若英者皆是也齊為諸侯之盟主諸侯之所恃以安者也縱不能容之於其前豈不能相之於其後然而於楚則如彼於夷則如此此其咎果安在哉意桓之伯也并用二十五則火滅譚滅遂所謂上下一見之君也若其終則有不勝書者矣合荀子與許氏之所古者而概之桓已不免於責於人乎何尤往者已往而莫能追來者方來而莫能拒此愚所以重有感於桓伯之衰

甲戌齊桓公會宋陳魯衛鄭許曹之君盟于鹹
鹹衛地杜預盖以為東郡濮陽縣之東南有鹹

城云

晉饑秦輸之粟乙亥秦饑晉閉之糴而又伐之
古者三年耕則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則有三
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則有九年之食矣
既有餘粟足以供九年之食則雖不幸之甚
有如堯之水湯之旱且不足以病之矧曰區
區之水旱而足以病之乎夷吾承奚齊卓子
之後國家多故用度不給故一遇天灾遽以
饑告則猶有可諉者矣若任好之為國則非
夷吾之比而一遇天灾亦以饑告何居豈其

於泛舟之役不自撙節而至是歟然亦可見其蓄
積之有限而劑量之無法矣當是時井田未盡廢
也而猶若是後之人不盡歸農焉能取給必也辛
賈誼之所以告漢文者先事備之厥為有益也夫

丙子齊桓公會宋陳魯衛鄭許曹之君于牡丘以
救徐

楚滅英說者謂英即蓼國按蓼於漢為縣屬六安

徐國名於漢為縣屬臨淮所謂牡丘其徐地歟非
也按既盟之後遂次于匡匡既衛地則牡丘云者
當亦秖是衛地為諸侯者既曰止於衛地則難乎
其救徐矣雖曰使大夫救之無益也此可以見其
為霸政之衰

管仲卒易牙專政

家語子貢問曰今之君子孰為賢子曰吾未識往
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
仲鄭無子産子曰賜汝聞用力賢乎進賢賢乎子
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子皮達
子産未聞二子達賢已之才者也然則管仲卒易
牙繼管仲之過也

秦伐晉敗之于韓獲其君夷吾夷吾獻河西地乃得還

括地志云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十八里所謂河西其即河外之地故自晉視之則曰西自秦視之則曰東自其在河之南而言之則又曰外也

仍以世子圉為質

自有此書以來未有言質者而此言秦晉之質秦亦焉用子圉為質哉是必以河外之地乍獻乍否未可必也夷吾既不可留則所獻詎能必得是故要之以質則莫我遁[illegible]其所獻則不吾感自常情觀之必曰此之謂以德報怨矣然其以術籠晉君子郤之固非常情之所識也

丁丑戎攻周齊會諸侯之師戍周又會宋魯衛陳鄭許邢曹之君于淮以全鄫

按東海之繒縣班志曰故繒國禹之後也楚滅黃滅英其勢橫矣已而伐徐則橫之甚者也齊既末如之何矣今也戎病周夷病鄫齊桓區區之所樹立果不足以終其身邪既徵戍又徵會吾見其應敵之不整且不暇矣管仲死桓公甍天下不復宗齊其殆皆著於此歟

戊寅齊桓公卒五公子爭國公子無詭立易牙專政無詭左氏作無虧

真氏曰管仲自初相桓公即以制國治兵為事謂若是則可以得志於諸侯而君心邪正則不暇問也故嘗謂酒腐於爵肉腐於俎不害霸不知君心一放則是非顛倒何所不至尚安能致察於賢不肖之分耶其後敗桓公功業者卒出於女子小人而女子小人之得進由仲不知格心之學故也昔李覯之詩有曰若教管仲身長在宮內何妨更六人程子曰此語不然管仲時桓公之心特未蠱耳若已蠱雖管仲柰何哉未有心蠱尚能用管仲之人愚謂心有可傳之法身无不謝之期久之於理仲也独任四十餘年則秉化而歸畫鉏聖人不免況於仲乎惟其心辟三歸則自無可儕之奴竄其君非之格君非之不格則夫以色進以味進以便僻側媚紛然而競進者皆足以為君心之蠹矣仲之先公而死誠仲之幸不然則競於前間於後為李氏之說者眾可三尺而真氏之所詆其殆本程說而廣之者歟

世子昭出奔宋

其以昭為世子者桓公之所私耳然不啻之於天子而徒屬之於宋公亦豈得為樹子哉

己卯宋會曹衛邾伐齊殺無詭敗四公子立世子昭是謂孝侯

真氏曰嫡庶不分繼嗣不定此有國之大患以桓公管仲之君臣而昧於此卒使變亂相尋凡三十餘年而後已豈非來世之永鑒

哉

秋伐衛

穀梁子曰伐衛所以救齊也嗟夫狄猶不忘齊桓之德而諸夏之人乃反忘之狄之不如何以為諸夏乎

庚辰秦滅梁壬午宋襄公會楚陳蔡鄭許曹六國之君于盂楚成王執宋襄公于會以伐宋

宋以乘車之會往楚伏兵車而執之楚則曲矣雖然相宋公以會諸侯者夫豈無賢大夫哉吾意子魚之賢則誠賢者矣而不足以折楚之衡禦楚之侮其說安在蓋嘗思之賢者之分量亦固有高下存焉窮其分之所至極其量之所止則雖毫末而莫之或進非不欲進也不能強也夾谷之會齊豈果能以君子之道待魯哉而裔夷之俘終不足以得志於會者以有夫子在焉不煩數語而齊侯之氣靡矣禮義之言勁於戈甲不信矣夫向使子魚而亦能若是則楚將愧屈之不暇何會之敢肆其所以敢於劫會者無他焉以相禮之[illegible]無如夫子者故也柳又有說宋之盂猶齊之北杏諸侯之會北杏也宋爲爲而不服寧不以齊方求豈問當惜人之即已不卹人顧欲人之卹己矣於所以下於人乎爲是而有不服齊亦猶之也於是會鄄則衛地也又於是而會齒則宋地也猶有不服者焉亦可以見圖霸之難其下宋之於齊也不服則其下於人者而統則之其不下於人者盂之會不但陳蔡鄭許曹而已而頗有楚焉楚盟[illegible]然其所懸者則非宋之所望矣其在宋猶以不下於人為齊國之[illegible]在不以不下於人為宋感手吾意宋之所習者知有公合諸侯之禮六以小國而欲諸楚則可以大國而不知其禮之六以此其所以鄭召屈之而不免反為所屈者歟

盟而釋之

執其君伐其國則不忠其不捷矣然而魯不與焉則莫為宋請焉為其莫為宋請陳蔡鄭許曹凡皆從楚者也則孰為宋請其君可執也其國可伐也而其地則有不可必得者焉使宋人而曰賴社稷之靈國有君矣則楚將若何是故會而執執而伐楚之於宋也不可謂不得志矣雖然非可久之道也其亦計之矣蓋以為無故而執之可無故而釋之不可也必有為之地者焉則於是乎以宋之捷來獻於魯其辭則獻魯也其意則脅魯也魯於是乎果為所脅會諸侯盟于薄然後乃釋宋公則其致曲於楚也不言而可知矣向使魯於

是時拒其使而不納則雖不上告天子下率諸侯而討焉強楚之氣亦必於是而少餒矣然而不能也此可以見中國之衰而夷狄之橫也

癸未齊入王叔帶于周

子帶之為人也蓋嘗召戎以伐周矣使其計之得行豈有王哉甯之於齊亦云可矣而又召之召之誠是也而不知樂禍之人置之有鼻可也置之有虞不可也遠之乃所以全之而富辰之慮容有不及乎此也

秦晉徙陸渾之戎于伊川

舜之竄堯也屏四凶於四裔所謂不與同中國者是也孰謂中國而可使戎據其地哉秦晉之過蓋莫甚於此矣抑伊川之地自絳縣而視之其即南鄙之謂歟則狐狸之所居也豺狼之所嘷也戎子駒支之言雖曰不可盡信然必有近似者矣與其為禽獸之藪澤孰若使戎狄制之不猶愈乎此秦晉遷陸渾之意也殊不知狐狸可驅也豺狼可殪也戎狄之盛則虎而冠者也孰得而制之哉頡之俘不

反則周於晉焉詣之良有由矣雖然元氣之盛者邪氣不得而入病何從生使伊川之地而本非虛邑則秦晉果何私於陸渾必出此之民以入彼之民乎其不然也必矣地廣大荒而不治誰之過哉凡周之卿大夫士皆不得以辭其責也

宋會衛許滕伐鄭不利

盂之見執也有以自[illegible]無以自省則非人矣不論可也有以[illegible]則宜知其疚之安在不知其疚之安在所以[illegible]甚矣宋公之惑也

晉公子圉自秦逃歸

圉質於秦而歸晉猶丹質於秦而歸燕也然秦之奉丹薄矣非必以是奉圉圉亦何所不慊而遽不能少忍哉方是時秦方以術籠圉河外之地將固於易世之後而取之也誠使子圉朝歸而敝圉夕至則秦雖憾亦必為之縶縶然而不出於此則十九年之流落於外者一旦而至矣此非秦之薄圉圉自薄秦有以致之也

楚救鄭大敗宋師于泓

泓水名未知其為鄭地歟抑宋地歟傳曰楚
伐宋以救鄭則其地之隸宋不隸鄭無疑矣
或曰使楚於未既濟與夫未成列之時宋能
擊之果可以勝否乎曰可以一勝第無以善
其後則不如從其既濟既成列以一敗奉之
則身雖病且死国可以不亡然此非宋襄之
本意也蓋欲僥倖一勝庶幾乎可以涖諸侯
而為盟主耳然不知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
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則暫焉之假
仁與義終不足以蓋其不仁不義之素徒足

凶復師隳體而已矣尚何尤哉
甲申周頹叔桃子以狄師伐鄭遂以狄女隗氏
為后
三代而後如韓信則有以匈奴侵馬邑者矣
未聞以天子而用狄師伐中国者也三代而
後如劉敬者則有以公主嫁單于者矣未聞
以天子而用狄女為王后者也觀襄王之所
為如此謬亦甚矣而猶愎不受諫其出宜哉
宋襄公卒子成公壬臣繼齊伐宋楚伐陳
乙酉周襄王廢狄后頹叔桃子以狄師攻周王

出居鄭之氾叔帶代立與狄后居于溫
氾與溫皆地名以漢志考之氾即成皋屬河
南溫屬河內頹叔桃子不畏王而畏狄不慕
義而慕淫不奉正而奉邪所見如此其諸刑
戮之民歟
晉有郤芮之難（郤芮之難當在文公既立之後）
惠公卒世子圉繼是謂懷公秦穆公使人殺之
而入公子重耳是謂文公
惠公在位十五年矣據千乘之尊負四境之
富以善為之則植焉而必固滋焉而必蔓向

未而弗獲哉而身殁之後曾不足以壽其遺
胤則其仇多而援寡亦可見矣
趙衰為原大夫專政
原地名按河内之軹縣有原鄉焉孟康曰晉
侯所圍是也衰於是年方從重耳而歸則其
為原大夫當在丙戌（晉侯為而有原且使趙衰為其大夫也哉取之）
（於周而祀矣周之東遷也晉文侯秦襄公嘗有功扞衛之為秦以舊為附庸未能成国則從而之曰犬戎即有岐豐之地是雖曰未嘗割地以予之秦之所有豈詩之舊不可誘為無所予也非特不無所予兼亦予之過矣自晉人視之夫豈不如鄭人之視虢乎彼則酒泉而我則盤盤此無之所由生也殊不知周無西都則其所有者在東都而上其在文侯固已難於割地其在文公猶可）

以割地云乎哉地則信乎其不可以割矣然
而文公之意則未已也於是乎不地之請而
惟遂之請其辭婉其事迂其然豈其然乎其
意必有在矣周天子辭而闕之非不斷斷如
也其如顯然於此者不可使其然然於彼何
則於是乎揃陽樊攢茅温之田瞖原以畀之
不但原也所請在彼所得在此夫豈真以爲
有功者之幣哉不擯已爲耳昔周公之有功
於王室甚大封曾之外未聞他有所賞也今
晉也充遂有功於王室取當然耳夫豈以爲
過分之事哉而文侯有功則龔賞文公有功
則又雖賞之冀事會之來無第而又子之土
田有限每有功爲而必授之以賞此雖乎其
爲益者也周失之日暂而日廢晉失之曰陵
而曰偪功雖可賞而罪則不勝其當誅矣而
其君臣方胥肩焉持三日之糧以進退其圖
原之士卒日吾以示信也議一臺之飧以去
亟其守原之文夫曰吾以雄其麤且卜也爲
原大夫亦安然而受之曾無諫且誨爲于以
見佗諸之佐固非王者之佐矣上之臏御尹

之志下趣無頗子之學則
其失得累孰謝研攻之

丙戌秦晉之師滅王叔帶于温而納王于成周
秦伯師于河上将納王矣而晉侯辭焉則是
納王者但晉侯耳秦無與也抑於王可以言
納於帶難乎言滅其言滅何哉殆猶余姑滅
此之滅非以亡國之善詞許帶也
王享晉文公于郟而命盐之河内地
此河内之地即向所謂陽樊攢茅温原之地
也以傳考之原陽樊皆用師以圍之雖圍之
終有不服且不降者焉觀陽樊原之不服且

不降則攢茅温必皆若是而已矣吾何知
之吾以倉葛之言知之倉葛之言曰此誰
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舉此例之則四邑
者蓋皆若是而已矣然而傳有所不載者
不勝載也載原陽樊之事則溫攢茅之事
從可知矣昔太公之封於齊也萊人爭則
有之未聞其必以兵而臧齊人也伯禽之封
於曾也與徐人爭則有之未聞其必以兵而
臧曾人也今晉也受王之命以有四邑而四邑
之人皆有不服之心焉自非以其強衆之力強

而降之則四邑之地必非晉之所有雖有其
地而不能有其民焉亦可見王之親姻必歸
於周其不歸於周則或分而適於他国晉之
所有者但有其地與或非王之親姻者焉吾意
當是之時四邑之民如遭洪水蕩析離居而
莫知所底其咈於民者多矣下則咈其民上
則偪其君如是而曰有功於王室吾有以知
其爲功之首即所以爲罪之魁也郤子之言
豈欺我哉
衛文公卒世子成公鄭繼楚圍陳以入頓子

頓於漢為縣曰南頓屬汝南郡杜預曰頓迫
於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若尒則
是以夷狄而正中国也夫以中國而正於夷狄
倒置甚矣嘗是時襄王僅免於難文公未足
以覇而齊桓之澤斬矣楚是以崛彊至此謌
四國有王郇伯勞之之詩能不為之三嘆

丁亥宋背楚親晉楚滅夔伐宋又伐齊

夔國名其地在建平秭歸縣伐宋以其親晉
也伐齊以其病魯也若其滅夔則自滅其族
耳人之言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今楚為不
道雖其族類猶將滅之别曰非其族類而能
恤之乎以楚伐齊則魯有親楚之心矣然楚
之於魯非其族也今者為魯伐齊知他日不
為齊而伐魯乎是故魯之此行君子蓋危之
也

戊子齊孝公卒弟潘父殺世子代立是謂昭公

齊有當討之賊然而莫之能討何居其以救
宋方急則其於匡齊也容有未暇故歟然自
是而習以為常潘父弒商人又弒其為弒也
相踵未必非自晉文而失之

晉救宋作三軍

按晉作三軍則所謂七百乘者其以輕車重
車通而計之歟輕車三百五十乘重車亦三
百五十乘是為三萬五千人杜注以為五万
二千五百人則是以七百乘皆為輕車果以
七百乘皆為輕車則重車如之當七萬人不
為不多矣焉用伐山之木為偽兵以益之哉
故知晉於是時始作三軍當有三万七千五
百然而但曰三万五千無他舉成數而言之
也

楚使子玉伐宋

以事之序言之先伐後救可也今先救後伐
何也救宋之志前此矣非適起於今日若伐
宋則伐而又伐是以後之也

己丑周襄王狩于河陽

河陽於漢為縣屬河内此何以書以晉猶有
尊王之心也使其果無尊王之心則以臣召君
不可以訓矣春秋何愛於晉而必為之諱所
當諱乎

晉會齊宋蔡秦之師伐衛大敗楚師于城濮

誅大夫元晅及公子瑕

衛侯之奔陳也則國有之矣然非自陳以如周也其至于周乃晉人執以歸焉耳晉擅討衛擅誅周為天下之共主莫之能正也顧有請焉陰盛陽微至此極矣悲夫

秦晉圍鄭

秦晉圍鄭非義也誠知其非義則相與撤圍而歸豈曰不可而秦則私與鄭盟私與鄭盟可也其若晉國何哉始與之同而終異始與之合而終離待晉以謾而曰以信待鄭雖鄭亦不能無猜矣不然豈其輸肝傾膽於仁人之前而徒以利害為言哉燭之武之言鉗制刼脅有以窺見秦伯之心矣卒之鄭有三戍之虞秦有二殽之難未必非燭之武啓之也

壬辰魯取濟西田

取者對予之辭此未有言予之者則其言取之何濟西田魯故壤也中為曹所侵執曹君班曹地使各復其舊焉凡此皆晉侯之所為也予在晉取在魯為是取之是亦不無所予者矣然則正乎曰非正也不請於王命而正其封疆之界其在晉則猶之禦人而得貨因以致餽焉其予非正也其在魯則猶之見得而忘禦從而受之尒其取非正也但言取不言予徒責魯不責晉其諸以晉為無足責歟夫其以晉為無足責乃所以深責之也然而取予之義皆著矣

衛徙居帝丘

帝丘在東郡濮陽縣帝顓頊之墟故曰帝丘衛何以迁于帝丘說者曰避狄難也噫楚丘之迁固已避狄之難矣今也迁于帝丘又將惟狄之避夷狄橫而中國微是果伊誰之責哉其在晉文晉文之於攘夷也其有愧於齊桓多矣識者病之

癸巳晉文公卒世子歡繼是謂襄公

經世之巳二千二百一十四

甲午周襄王二十五年秦穆公伐鄭

兵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秦之於鄭也欲圍之歟非十鄭之師則不可欲攻之歟非五鄭之師則不可鄭之師何止二百乘姑以二百乘言之非千乘與二千乘莫可得而攻之且

園之也而秦之此行僅僅三百衆而止其能
圍鄭且攻鄭否乎吾意秦之此行不過欲襲
之而已世豈有千里行師而可以襲人也哉
杞子之論既足以惑其聽三帥之勇復足以
眩其視則蹇叔之忠不足以入之矣已欲襲
人人亦襲已崤陵之敗則有由矣使不有向
師而哭之一舉秦其殆夫
晋敗秦師于崤獲其帥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
杜佑曰河南府永寧縣有三崤山蹇叔哭其
子曰崤有二陵焉即其所也城濮之戰欒枝
固出於奇崤陵之議欒枝尤出於正使欒枝
之議得行則秦晋可以無爭雖曰縱敵未遠
至於生患也豈非謀國之善者乎先軫尸之
而欒枝莫敢抗也秦晋之爭於是而始矣使
郤縠而不死其殆必以欒枝之言為然乎
魯僖公卒世子興継是謂文公乙未晋歸秦三
帥
獲三帥而歸之先軫之所不喜也設使獲三
帥而戮之秦其無三帥乎為先軫之計者固
宜力於為善使秦雖再用三帥莫能與已競

焉不亦可乎不此之圖而顧以匹夫之勇自
憤於敵何足取哉
楚亂世子商臣弑其君惲代立是謂穆王
胡氏曰楚頵僭王憑陵中國戰勝諸侯毒被
天下然昧於父子君臣之道禍發蕭墻不之
覺也不善之積豈可掩哉
丙申秦伐晋不利于彭衙（向者所書之彭衙即此彭衙之謂[illegible]氏）
秦誓之作君子以為有悔心焉觀其言則悔
矣觀其行則未之有改也此與過而不知悔
者無以異也
丁酉秦伐晋取王官
杜佑曰王官城在馮翊郡澄城縣西北秦已
伐晋矣而又伐晋黷兵甚矣蓄憤之深而求
逞之甚使又不利將若之何吾是以知晋之
君臣特自不能力於為善耳非秦之此舉真
有足畏者也
楚伐江晋師來救
江小國也楚人伐之殆猶馳韓盧搏稗兔耳
而晋則徒以一師伐楚一師不足以伐楚則
亦何足以救江哉

戊戌秦伐西戎破國十二

戎乃秦之世讎其伐之也固其宜也然其破國至於十二豈曰徒取諸彼以與此哉亦必殺人以求之耳緊以仁者之所為必不如是之甚也

楚滅江

楚商臣弒父與君天地之所不容者也晉君能會合諸侯聲罪致討則彼必不能自立於天地之間矣豈能今歲滅江而來歲滅六乎君子觀商臣之勢至於如此由晉無以制之故也

乙亥晉趙成子衰卒子盾繼事楚滅六（漢六安國之六縣班志曰故六國也）

庚子秦穆公卒世子罃繼是謂康公葬穆公三良為殉

朱子曰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蓋其初特出於戎翟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為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嘆秦之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則莫之知也嗚呼俗之敝也久矣其後始皇之葬後宮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尚何恠哉

晉襄公卒辛丑晉世子夷皋繼是謂靈公宋成公卒國亂公子禦殺世子代立國人殺禦立公子杵臼是謂昭公

使世子而在則昭公不得立矣昭公之立也所謂無望之福夫既有無望之福則亦有無望之禍然而不自知也不能以善為之而其隙生焉豈其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者是則伺之者也夫其伺之也者信有罪矣然使在我者而果無其隙彼將焉伺君子之論欲治其末必正其本謂昭公可以自全而不免於敗是則始焉之不善故也

齊率宋衛陳鄭許曹之君會趙盾于扈

杜預曰扈鄭地在滎陽卷縣西北諸侯之為此會也果何故哉為晉君之初立故也為晉君之初立則曷為不會其君而徒會其大夫君在抱未可以會諸侯故會其大夫即所以會其君矣不然以大夫而盟諸侯其幾

何而非伉乎齊之爲此會未害也然自是而政在大夫矣吾何以知明年魯公子遂晉趙盾盟于衡雍知之以乎則靈公幼以晉則文公怠與幼相遭而國之大權皆委之矣委之而得其人可也委之而不得其人可乎盾之於晉號者以爲良大夫也然盟于衡雍之後夫豈不曰舉列國之諸侯莫不盟于衡雍則忘之不爾而氣之矯者亦得以乘其間焉而入之矣實氣乘之則無以察夫事之微情氣乘之則無以救夫事之著卒之楚人代莽而戎則無以傳之也其端自此始矣嗚呼可嘆也夫

壬寅周襄王崩太子壬臣嗣位是謂頃王癸卯

周葬襄王

周之葬襄王也曷爲於未葬之前求金於魯哉魯之大夫既已奉幣而如周矣然而好德之心不足以勝其好色之心遂以如周之幣掩而奔莒此毛伯之所以求金於魯也誠使周之冢宰有統制天下之權仗義討之其畏不服法之不舉而金焉是求雖有得爲不足貴矣

晉會諸侯人救鄭

楚自滅僕以來滅江滅六則有之矣然大抵崛強於南方之地未敢覬覦於北方也至是而范山言曰北方可圖則以晉君之少耳使趙盾而能折衝禦侮必不爲范山之所窺今既爲所窺矣又不及楚師之未去而救鄭以是爲良大夫也其然豈其然乎

秦伐晉取武遂

武遂當作武城按武城於漢爲縣屬馮翊顏注曰即左氏傳所謂秦伐晉取武城者是也

甲辰晉伐秦取少梁秦伐晉取北徵漢馮翊之夏陽縣班志曰故少梁其徵縣顏注曰徵音懲即此徵

乙巳魯敗狄于鹹獲其帥僑如此所謂鹹其魯地狄則其與衛地之鹹名雖同而實則異矣

狄即長狄在夏爲防風氏在殷爲汪芒氏而其在春秋也則又謂之鄋瞞云

丙午秦伐晉取羈馬

杜佑曰馮翊郡郃陽縣有羈馬城在焉河曲之戰左氏有交綏之說杜注引司馬法曰逐奔不遠從綏不及逐以交綏爲古者退軍之名其言若曰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非不甚辯也然辯有未瑩則意有未白惟衛公之言若曰綏者挽以上車之索御者之所當審也故曰我軍既有節制其以史騈有以爲晉之謀乎又曰彼軍亦正行五其以士會爲秦之謀乎是故出而交綏則有由矣要非徒以爲退軍之名而遂已也○主史騈者盾也不能不以穿而問之者亦盾也盾之於晉也不得爲純臣蓋於是爲可見矣何以言之靈公之立非盾之意也伏甲之事盾亦自知其必不免矣然而執晉之政權有足貪祿有可戀也不能潔身而去之則亦與公

而相持耳欲為回又不敢欲為直又不能則於是乎兩用其人以擬之卒之史斷之辭終不免為穿之所輕也則其養成桃園之亂固非一日之積矣辨之不蚤者其何足以知之

丁未楚穆王卒世子莒繼是謂莊王侶作旅

戊申周頃王崩周亂公卿爭權晉人平周亂而立王子班是謂匡王宋及諸侯盟于新城

杜預曰新城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新城之未會也衛侯會晉君于沓鄭伯會魯君于棐皆有平王晉之請焉而魯則皆為成之則是會也非強諸侯而使之從蓋自欲從之也云爾惜也晉之德無以甚異於楚何以宗諸侯乎有可以攘楚之機無足以攘楚之道此其所以為可惜也歟

齊昭公卒國亂公子商人殺世子舍代立是謂懿公

商人之罪與潘父等皆當討之賊也以晉文則如彼猶不能討所當討以晉靈則如此詎能討其所當討者乎此聖人之所憂也此春秋之所以必書也或曰商人之弒也春秋則書之矣潘父之弒也春秋果曷為而不書歟以意逆之潘父必行弒於未即位之前商人實行弒於既即位之後此其所以有書不書之不同者歟

己酉秦伐蔡

按春秋當作晉伐蔡非秦伐蔡也然則晉何以伐蔡以其不與新城之盟也所可惜者雖能伐蔡而不能伐齊亦可見晉人之為不知務也

齊伐魯庚戌齊侯鄭丘之盟

鄭丘齊地季文子曾之謀國者也不能聲齊之罪以致其討而反為所伐可謂倒置之甚矣會陽穀盟鄭丘君子鄙之

宋人弒其君昭公弟鮑立是謂文公楚滅庸杜預曰今上庸

辛亥晉會衛陳鄭伐宋

宋有弒君之賊討之是矣然而卒不能討復立之則是為義不終不足以為訓也

壬子魯文公卒于臺下襄仲殺世子惡而立公子倭是謂宣公三桓專政

襄仲殺嫡立庶其罪大矣季文子不能討反

爲之使齊而納賂焉則是政在襄仲三桓矣得而專政也其專政也何從而始歟曰莒僕之來欲授之以邑而文子不從其令遂使司寇逐之此則專政之始也真氏曰行父歷數莒僕之罪曰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而不知東門遂之惡近在目前而不能正及與之先後如齊以求昏與會焉而已又再往是隨身於盜賊之黨而不自知也且其言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如遂者其有禮乎其無禮乎梟鏡在前而不知逐顧區區以弋鳥雀爲能而曰此舜功一十之一也豈不可哂矣哉世人誦其文而不睨其實愚不得不辨

秦康公卒世子稻継是謂共公齊亂大夫邴歜

殺其君懿公立公子元是謂惠公

懿公之死春秋以爲齊人弑之不以歸之邴歜蓋謂君之者齊人而弑之者亦齊人也齊人不知有君臣之大義而惟知有驟施之小利是以從亂如水而莫之遏若但以弑君之罪歸之邴歜則齊國之人皆免於罪矣故特變文以爲齊人弑之所以誅亂賊之黨翦篡弑之漸拔本塞源懲禍之所由也是說也本諸胡氏

宋亂群公子作難

昭公爲文公所弑則其子有復讎之道群公子奉之亦將曰討賊云尓不當以作難言也特左氏謂之作亂而此書亦曰作難承其誤於前人

癸丑齊取曾濟西田

許氏曰桓公既弑以許田賂鄭宣公既弑以濟西賂齊夫負不義於天下則所藉以行篡惟利而已是以桓宣之計若出一軌春秋志之以見世平則正與法皆勝世變則亂與賂俱行自然之符可不戒諸

晉伐鄭楚侵陳及宋

楚侵陳及宋鄭伯從之蓋以晉爲不足與也晉爲是而伐鄭曾不足以自反乎使其不沒於利以義行師則齊宋之亂息継霸之業成鄭不即晉而奚即今晉政實有所闕而伐鄭鄭能無辭於其伐乎

甲寅周匡王崩弟瑜立是謂定王鄭敗宋師于大棘獲其大宰華元晉伐鄭

杜預曰大棘在陳留襄邑縣南鄭敗宋可以藉手而告楚晉伐鄭又以與國而黨宋然闕

叔既至而趙盾避之則雖欲伐鄭而不能矣
不能攘晉之詬而姑曰益叔之疾不亦誣乎
秦伐晉
先是趙穿侵崇侵秦之與國也至是秦師伐
晉則以問其何為而侵崇耳秦之所問如此
晉將何辭亦可見求成不以其道不足以求
成於人矣
晉趙盾弒其君靈公迎襄公弟黒臀于周立之
是謂成公
盾非弒君者也而以弒君之罪歸于盾聖人
之法何若是之偏歟呂氏曰春秋之法誅心
不誅事弒君者雖穿而其意則盾也穿曷而能弒其
盖自夫河曲之戰盾不能制其進止而制其逛著皆穿爲之其爲履霜之漸固非一日之積矣驅致其道而至於伐崇其冰之已堅者乎然而夷皐則弗察也其爲能弒則有由矣然則欲致其察者可不於其幾焉而致其察乎
乙卯葬周匡王楚伐陸渾之戎遂觀兵于周郊
夫荆楚之於陸渾雖以夷狄而伐夷狄然其
觀兵於雒問鼎於周此其意直欲逼天子而
奪天下罪不容於誅矣王孫滿僅能以口舌
伐之豈足以摧其鋒而折其氣曷不馳告方
伯糾率諸侯而討之蓋是時王室既微而晉
之君臣又交相戕賊而未足以有立其餘列
國殆無以加於楚矣嗚呼中國無霸而王室
不競其禍固至此歟
丙辰鄭亂公子作難
陸氏曰子公弒君之賊也其惡易知矣子家
縱其為逆罪莫大焉春秋書之以為首惡所
以教天下之為人臣者也
丁巳晉伐陳以救鄭
鄭有弒君之賊晉不能討而楚伐之反伐陳
以救鄭何也晉之執政盾實為之而盾亦弒
君之賊耳其何詞以討鄭然則晉不能討而
楚伐之其能討賊矣乎非也晉楚之伐鄭徒
以叛服之不常云耳至於君臣之大義則大
抵懵焉而不察吾是以知楚無以甚異於晉
也
秦共公卒世子繼是謂桓公
戊午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胡氏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晉
嘗命將帥師救陳乃與之連兵伐鄭今而即

楚無乃於已有闕盍亦自反可也不內省德
遽以兵加之則非義矣故林父不書伐而盾
免書侵以正晉人所以主盟者非其道也

己未晉會諸侯于黑壤

黑壤晉地一名黃父是會也鄭伯與焉而公
子宋實相之且及晉乎則晉固不知其爲賊
矣然則與於會者何足以爲榮而魯顧以不
與爲辱哉噫殺惡及視宣固不能無慊欲與
於會本以求榮也反爲所止何辱如之以此
見正者常榮而不正者常辱後之君子亦勉
於爲善可也

庚申晉伐秦

與狄伐秦則亦狄而已矣雖居中國而無中
國之道焉何足貴哉

楚滅舒蓼

鄭樵曰舒蓼楚東境小國也與舒城之舒蓼
縣之蓼自異○疆舒蓼及滑汭盟吳越楚益
張矣而晉方與狄伐秦其何能奮志攘却措
中國於莫安乎

辛酉晉侯會宋衛陳鄭于扈陳不至遂伐陳衛之下可無陳字鄭之下當有曹字

晉成公卒于扈公子據立是謂景公趙盾卒子
朔繼事壬戌齊歸魯濟西田

其取非義也其歸非義乎歎譏邑之歸也
以有服義之言則其曰來歸云者信乎其知
義之所在與其取之而不義不如歸之者爲
義矣若夫濟西之歸則有不然者焉其始也
以不正而賂之期以濟其不正者也亦既以
不正而得之矣又將以不正而守之凡朝齊
聘齊婚齊與爲齊大夫之所婚者皆將以爲
守之之地也將終於不正而已矣而豈意齊
之歸我哉齊之歸我也有由然焉大抵以不
正而致之也則其爲非義也亦信矣然則君
子之於辭受取予其庸可以一涉於不正乎
哉

齊惠公卒公子無野繼是謂頃公大夫崔杼奔
衛

杼之出奔也春秋何以不曰崔杼而曰崔氏
以其爲世卿也則其宗族之強爲可知矣是
故出而能反反而能弒無他焉凡以其所憑

者厚故也後之人果無懲於霜氷之漸則已果有所懲辨之宜早

陳亂夏徵舒弒其君靈公晉伐鄭楚師來救楚伐鄭晉師來救

以傳考之鄭及楚平而後晉師至焉則晉之伐也楚未嘗救也若夫楚子伐鄭則晉嘗救之矣春秋書伐不書救豈以救者為不善哉徵舒亂陳而不能討則何以為盟主矣春秋以其大者望晉則其小者固不足録也

癸亥楚伐陳誅夏徵舒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楚之伐陳討弒君之賊也賢於中國遠矣然其所以為此固亦利而為之燕不能正公孫寧儀行父之罪而納之陳刑賞紊矣此楚之霸業所以不逮桓文者歟

皇極經世書說卷之五

揚集

豐城後學朱隱老述

經世之五二千二百一十五

甲子周定王十年楚伐鄭大敗晉師于河上此河上指鄭而言按鄭杜佑以為在管城之南

自趙盾執政而未始得志於楚今林父從政則雖伍參亦易之矣何以懾彊楚而威之乎秖以取敗而已耳自是而楚橫行於中國晉欲救宋而不可則由其救鄭而敗不能養勇蓄銳以俟方來之舉也又按河上之戰左氏謂楚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杜注謂十五乘為一廣夫既以十五乘為一廣則士手車上者凡四十五人除此四十五人之外自有一千八十人布其前後自為之承自為之副矣安用百人之卒與夫二十五人之兩別為之承別為之副乎其日廣有一卒猶其日卒有一廣也云爾盖車以一十五乘為廣亦以一十五乘為卒此其為卒也自為車之卒數與人之卒數自不同也故日廣有一卒猶其日卒有一廣此之謂也其日卒偏之兩猶其日卒兩之偏也云爾盖車以二十五乘為偏之總名兩其二十五乘是之謂兩則五十乘矣舉五十乘而言則謂之兩舉二十五乘而言則謂之偏於偏之中又自有大小偏存焉何則二十五乘之中除一乘為啓其次九乘則小偏也又其次一十五乘則大偏也今楚之乘廣以一夫偏為之左以一大偏為之右合二偏而言之是亦兩之謂也故日卒偏之兩猶其日卒

兩之偽此之謂也

晉屠岸賈作難于下宮殺趙朔及其族朔妻匿于公宮生武

真氏曰史稱屠岸賈有寵於靈公此時為司寇追論趙盾弒君之事誅趙氏殺趙朔趙同趙括而滅其族按成二年傳欒書將下軍則於時朔已死矣同括為莊姬所譖此年見殺趙朔不得與同括俱死也於時晉君明諸臣強無緣有屠岸賈輙𠕇其間如此專恣又說云公孫杵臼取他兒代武死程嬰匿武於山中居十五年因晉侯有疾韓厥乃請立武為趙氏後與左傳皆遼焉遷妄說不可從也按真氏載此於魯成公六年則歲丙子是書繫於魯宣公十二年則歲甲子自甲子至丙子凡歷十有三年是其事之有無正未歟兩之間學者參考而自得焉可也

乙丑楚伐宋丙寅楚圍宋

楚之圍宋也宋方告急於晉矣而晉之謀臣則曰天方授楚彼亦安知天道而曰方授於楚乎天之道不外於人人而法天則自強可也苟能自強於為善則天道即此而在可以攘夷狄可以安中夏惟其所向無適不可今

伯宗之言徒教其君以偷而已矣偷之謂自棄僖與於天固知夫以天道藉口棄人事而不修者皆古人之所不取也

丁卯周定王殺二伯

二伯毛與召也是則王孫蘇使王子捷殺之耳而王不能討是亦王殺之也

晉滅赤狄及潞氏潞氏乃赤狄之別種春秋書晉滅赤狄潞氏猶言滅赤狄之潞氏也而此以為晉滅赤狄及潞氏要當以春秋為正則及之一字刪之可也按潞氏在上黨之潞縣

滅潞林父之也晉人以為失之於邲而得之於潞矣然而楚子在宋諸侯薦賄則是中國之柄南授於楚雖得潞氏無補於失豈非一敗之後隨宜修補雖足以語勇於狄而固未足以語勇於楚歟

戊辰周宣王榭火

雖曰人火其亦天意之所寓乎何則宣王中興之主也今其宮榭灰滅則周無興復之望矣悲夫

晉滅甲氏

甲氏亦赤狄之別種其地在河北胡氏曰夫

秋於夷狄擯斥之不使亂中夏則止矣必欲
盡滅之使無遺種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

又平王室之亂

以王室之難而諸侯之大夫實平之其自管
仲而始乎管仲之於周猶曰平其戎難若趙
盾士會則皆平其公卿之難云耳公卿股肱
王室固將外撫四夷而內鎮中國今也不能
坐銷外難則亦已矣顧又迭起爭端為難於
內使不有齊晉可賴則將轉而望秦轉而望
楚乎噫甚矣周室之衰至此極也

己巳晉會諸侯之君于斷道

斷道晉地即卷楚晉會諸侯而齊不與說者
曰同外齊也

庚午魯宣公卒世子黑肱繼是謂成公晉伐齊

此外齊之效也

楚莊王卒世子審繼是謂共王

辛未周伐茅戎不利

茅戎者戎之別種云爾杜氏以別種言之而
不言其處蓋畧之也

壬申齊伐魯衛敗魯衛之師于新築

齊伐魯耳非伐衛也然其敗衛則以伐魯而
還遇其師之出也而遂敗之耳魯有所喪之
邑在乎敗衛之前衛有所喪之師在乎伐魯
之後若夫新築則仲叔于奚之所宰是也

晉會諸侯之師救衛大敗齊師于鞌

齊於此時則既病魯而又病衛晉於此時不
徒救衛而亦救魯當其合魯衛曹之師而從
齊也三周華不注矣華不注至今猶在則夫
戰鞌之地其於華不注也為不遠矣劉氏曰
卻克一戰勝齊及魯衛之侵地功大矣而春
秋惡之以謂失上下之節凡功者爲之於君
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間則安以榮反是則危
以辱人皆多卻子之能伸其志而春秋紬之
爲其先力而後禮也挾此一戰車八百乘誘者謂城濮之戰當有七百五十乘其不言五十乘者舉成數也鞌之戰亦止有七百五十乘其多言五十乘者舉成數也抑當考鞌之所以戰矣其始也無晉臣之勇於進其次也無欒枚之為而退其中也又無中軍之橫擊其末也又無下軍之夾政則其勝也幸而尸矣問以言之齊侯之出也乘朝氣之銳不亦馬而馳之卻克即傷於矢矣於法宜退而不退然而亦不進也當尔之時上軍下軍可不亟起而救之乎上軍下軍則未聞有亟起而救之者則其三周華不注也特遇齊侯之衰耳詩使齊有人焉進不佞進退不俱退孚集其陳以待之則當其三

周華不汪也正自投於所而已矣夫遂奔不過百步豈有三周華不注山而猶不知自止者乎吾然後知卻克之中矢正據逮成之陸馬夫霍邑之戰逮成隆焉自太宗言之則病其軍之卻矣自竊公言之則軍之小卻正是紅之奇也卻克之中矢也雖未及逆亦必不進不進則即謂之退不前則即謂之卻及其馬逆而不能止本非人之所爲也然三晉師從之則以爲吾師有以率之矣齊師然焉則以爲晉師有以乘之矣此其機之所然齊固不知晉亦不知當其隔而受勞也卻京歸之於君其實君非果有所剖也上變歸之於克其實克非果有所制也欒書歸之獻其實獻非果有所詔也故曰幸而已矣此之請也

宋文公卒子瑕繼是謂共公華元專國兩盟于晉楚

兩盟于晉楚則其待夷狄與中國等矣其諸宋魯衛之過歟

楚會十國之人于蜀

自秦而下以至於鄫是則十國之人耳有魯之君焉不但十國之人而已也

蜀魯地杜預以爲泰山博縣之西北有蜀亭云戰寧甫爾而遽即盟于蜀凡魯衛之所以事晉者曾無斯須之敬歟

癸酉晉會宋衛曹伐鄭

魯之次不當後衛其後於衛或者託蟲牢則然而因以致其譏也歟

邲之役敗於楚鄢之役敗於鄭敗於楚已可愧矣敗於鄭獨非可愧之尤者乎如是而曰討邲之役其不爲諸侯笑者幾希矣

鄭兩伐許

當是時兩從乎晉楚者宋魯衛是也一於從楚者鄭是也於一歲之中而兩伐許焉夷狄之道也

甲戌晉伐楚救鄭

按是年晉伐鄭救許則有之其伐楚救鄭則未之有也

乙亥周定王崩太子夷嗣是謂簡王晉會齊宋衛魯鄭曹邾杞八國之君盟于蟲牢

蟲牢鄭地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胡氏曰天王崩赴告已及以所聞先後而奔喪禮也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春秋惡盟誓於惡之中又有惡焉此類是也

魯諸侯之望也均其所爲而效爲則其於禮也不可以不謹矣天王崩赴告已及魯率先而奔其喪則其自魯以下皆將效之矣何則有爲之倡然而莫知所和是則非小國之謂也其自魯以上又將效之矣何則有爲之導然而莫知所隨是則非大國之謂也恍若是則霸國雖欲爲會而盟諸侯其能獨立於蟲牢之境乎魯宜居衛之上而顧下之非他以魯於周公之禮徒能發之而不能有以與之則國無以爲諸侯之望矣爲是而降居衛國之次亦因以示貶云亦孰謂觀物而果無得於春秋之意乎

楚伐鄭

許靈公愬鄭于楚鄭悼公訟而不勝楚執皇

戊及子國則有之無伐鄭之事也
丙子楚伐鄭晉救鄭
左氏曰楚伐鄭鄭從晉故也胡氏曰鄭背夷
即華足以遷善出幽谷而遷喬木也嬰齊
為是率師又因其喪而伐之經所以惡之也
是年壽夢稱王于吳
吳泰伯之後至壽夢始大遂自稱王其地在
會稽郡之吳縣
丁丑晉會齊宋魯衛曹邾莒八國之君于馬陵
以救鄭
按春秋莒在邾上邾之下有杞焉斯之謂八
國馬陵地名杜預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
名馬陵
吳王壽夢始通好于中國
吳何以能通好于中國以巫臣則啓之也巫
臣之適吳也以兩之一卒自隨蓋將以楚之
車法示吳使吳能效焉則必足以為楚之病
矣然則何謂兩之一卒大抵車五十乘則謂
之兩車十五乘則謂之卒其曰兩之一卒則
是謂兩之中取其一卒以自隨也夫以兩之
一卒自隨則既以之通吳又以歸晉不皆留於
吳也其留於吳者僅偏兩之一焉是謂十五
乘中留一乘以遺吳則左能教之以射正使
楚有樂伯不足畏也況其不必皆樂伯乎中
能教之以御正使楚有許伯不足懼也況其
不必皆許伯乎獨以射御為言不及擊刺者
擊刺吳所自能不必教也則夫居車之右者
正使吳無攝叔不患其無攝叔矣又況楚之
勇者不必皆攝叔乎嗟夫此巫臣之意也其
初則欲以弊楚其終則晉亦弊焉是可嘆也
或曰於十乘中秖留其一則但言舍偏之一
足矣必曰偏兩之一何哉以偏自兩中而采
故曰舍偏兩之一
戊寅晉殺大夫趙同趙括
前書殺朔之族則同括之死久矣此書同括
之死則屠岸賈之事果可信歟
己卯晉會齊宋魯衛鄭曹邾杞八國之君于
蒲
蒲衛地在長垣縣西南是會也尋馬陵之盟
有莒無邾

齊頃公卒子環繼是謂靈公晉伐鄭秦伐晉楚
伐莒入鄆
鄆地名杜預曰城陽姑幕縣南有負亭負即
鄆也許氏曰向使晉能制楚使之不能危鄭
討鄭可也今楚潰莒入鄆晉不能救而禁鄭
之貳於楚鄭獨能無憾於牽羊衛璧之禍乎
愚謂晉非徒不能救莒而亦不能自救秦之來伐白狄與焉轉婚姻為仇讎夫豈無其故哉反躬自責則已不變人人豈變已人之變已也則必由己有以致之也
庚辰晉景公有疾授世子州蒲位是謂厲公景
公卒程嬰攻屠岸賈于公宮滅其族復趙武趙
朔之封邑程嬰請死
果若史記之言屠岸賈為司寇則大夫也程
嬰果何為者而敢殺晉國之大夫哉縱以春
秋之書法宜書以盜雖曰忠於趙氏而實亂
於晉室一死不足以償責矣而談者多焉則
吾不知其說也
辛巳秦晉修夾河之盟壬午晉楚同盟于宋
秦晉之盟疑信半晉楚之盟華元湫盟非春
秋之所予蓋知其末流之必至於是也可勝
嘆哉

晉敗狄于交剛 交剛狄之邑在晉
劉氏曰春秋記戰伐侵入甚詳然於夷狄未
有言戰者是何也夷狄春秋之所外諸夏春
秋之所內所內者以德治之所外者以力治
之中國可教以禮義故不結日不偏陳雖有
道猶惡之夷狄不可教以禮義其來為寇能
勝之而已矣雖不結日不偏陳無譏焉
癸未魯成公朝于周晉會齊宋魯衛鄭曹邾滕
八國之師伐秦敗之于麻隧
所謂麻隧其在新楚之西而侯麗之東歟然
自其所濟者而觀之則大抵皆在乎涇以西
也劉氏曰不伐秦豈非朝天子乎天子者天
下之父也子事父臣事君焉有挾他事以往
者乎重於伐人輕於事君有朝之名無朝之
誠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此春秋所
惡也
甲申秦桓公卒子景公繼乙酉晉會諸侯之君
于戚
戚衛河上邑晉會諸侯曹伯與焉既已列諸
會矣然後執之執之誠是也曷不先執而後

會使曹國之人無升而請焉故不儕歟一舉
措之間失事幾之會邀願以折曹人之口惜
哉
宋共公卒國亂大司馬唐山殺世子肥右師華
元左師魚石誅唐山而立公子成是謂平公嚋當嚋蕩山公子肥
死者蕩山固也然其為司馬而殺肥者非蕩
山乃蕩澤也按魚石自是而出奔楚又自楚
而入彭城則討山者但華元耳魚石固無與
也蘇氏曰使華元懷祿顧寵重於出奔則不
能討山矣

楚遷許于葉
葉於漢為縣屬南陽余氏曰中國自相吞覆
而許遷于葉以求近於蠻夷中國之亂可知
也
吳大會諸侯之君于鍾離
鍾離於漢為縣屬九江此乃諸侯之大夫會
吳于鍾離耳非吳會諸侯之君也
丙戌晉伐鄭大敗楚師于鄢陵楚救鄭不克矢
楚王目誅令尹側

鄢陵漢志作傿陵屬潁川
胡氏曰楚人雖敗其勢益張晉益驕怠矣蘇氏
曰側敗師也楚以一敗殺之故彌國以殺
丁亥晉會諸侯于柯陵柯陵為鄭西地杜注云
柯陵之會尹子單子與焉蘇氏曰自是之後
習以為常非禮也
是年晉殺三郤
孫氏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厲公不道一朝
而殺三卿此自禍之道也誰與處矣明年晉
殺州蒲

戊子晉亂欒書弒其君厲公迎公子周于周而
立之是謂悼公
按春秋但曰晉弒其君若非欒書之所為者
胡氏曰仲尼無私與天為一奚獨於此有許
止輩責之甚嚴於欒武子闕略如此乎學者深
求其旨知聖人誅亂臣賊子之大要也而後
可與言春秋矣張氏曰愚聞之朱文公胡氏
此傳不明言其意嘗問於公之甥范伯達伯
達曰文定之意蓋以為厲公之無道當廢而
不當弒欒書廢之則得世臣之義矣至於殺

之則罪也故稱國以弑以兩見其意焉

魯成公卒子午繼是謂襄公楚會鄭伐宋入彭城

彭城於漢爲縣屬楚國考之地志蓋彭祖之所嘗居者也會鄭伐宋者楚也入彭城者非楚也然則孰入彭城曰魚石耳楚之爲是舉也釋君而臣是助雖伐宋不足以服宋之心也

晋侯會宋公魯仲孫蔑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虛朾其宋地歟然不可考矣

左氏曰會虛朾謀救宋也許氏曰襄公不會在喪故也悼之所以仁諸侯也

己丑周簡王崩太子泄心嗣位是謂靈王晋會諸侯之師伐宋圍彭城

是會也華元與焉晉救但曰圍彭城不言伐宋

庚寅葬周簡王晋伐鄭會諸侯之師于戚以城虎牢何以謂之虎牢者以爲周之穆王蓋嘗於是而畜獸也故又謂之獸牢

劉氏曰此其曰虎牢彼其曰鄭虎牢豈兩也哉彭城不可取而艴取之故謂之宋彭城虎牢可取故不謂之鄭虎牢當是時晋方修霸者之義申天子之禁鄭不用命則國尚非其有也何但虎牢之一邑乎其義不得專之則無所繫國亦以明不外王命於鄭也

辛卯晋會八國之君盟于雞澤自宋而下以至郳六國之君耳若單子則不當在列國之數若齊則又止其世子而已

杜預曰雞澤在廣平曲梁縣西南雞澤之會說者以爲諸侯有戒心焉蓋爲楚而有戒心也楚於是恃其勢方張中國之人未有以抗之也則是乎欲致吳而抗之吳不果至則諸侯之心蓋凜凜矣莫大於中國而猶若是是豈特不師文王之過哉雖齊桓晋文亦或莫之師也然則悼公之復霸非歟曰悼公之復霸則誠復霸矣雖然君子猶病其求諸人者重而其所以自任者輕此其所以爲可嘆也

楚伐吳至于衡山按長沙國之湘南縣漢志曰衡山在其東南

壬辰晋用魏絳

晋之用魏絳也有益於其國乎否歟蓋惟能用魏絳是故不必致力於諸戎而諸戎自服然後乃能致力於諸華而諸華亦服矣荀林

父惟不知此故但致力於戎得戎失華孰若
華戎之俱得乎以是觀之用魏絳與用林父
其相去也遠矣
楚伐陳癸巳晉會諸國之師于戚城又救陳吳
會曾衛之君于善道
戚城即河上之戚善道則盱台是也善道之
會非吳會曾衛之君乃晉使曾衛之大夫會
吳之所使壽越者也是可以見中國之人汲汲
於吳矣及夫戚城之會而後吳始至焉著善
道當在先書戚城當在後

經世之未二千二百一十六
甲午周靈王五年乙未晉會七國之君于鄬
鄬鄭地
是會也陳侯將會而逃歸鄭伯未會而見殺
其故何哉陳鄭之臣大抵計利而忘義此其
所以雖免於弒亦爲所脅楚之流毒固至此
歟
丙申晉會諸國之君于邢丘
所謂邢丘其衛地歟何言乎衛地衛固非邢
而邢則嘗并於衛矣有以知邢丘之必衛地

也邢丘之會亦諸侯之大夫而已矣當是時
晉君非不在晉然而晉侯乃獨與其大夫會
焉謂其優諸侯而不敢以其政令煩之歟則
是以姑息愛人而非愛人以德矣惟鄭伯爲
獨在於會其猶有以自屬者歟
鄭子駟殺群公子
群公子欲殺子駟蓋將以弒君之罪加之也
而反爲子駟之所先以見正而勝者常少不
正而勝者常多是可嘆也
丁酉秦伐晉晉會十一國之君伐鄭楚亦伐鄭

鄭兩盟晉楚
戊戌晉率十一國之君會吳壽夢于祖
祖楚地晉國諸侯之盟主也以諸侯之盟主
率諸侯而會吳何以異諸侯之盟主率諸侯
而朝周哉其在桓文未嘗率諸侯而朝周其
在悼公乃遽率諸侯而會吳自悼公觀之夫
豈不曰與吳爲好藉之撓楚則楚必無能爲
也已矣自君子觀之則楚猶吳也吳猶楚也
推而遠之猶懼其游至況率諸侯而會之其
幾何而不啓其輕中國之心乎其勢騷騷不

至黃池則不已可嘆也夫

以滅偪陽

漢楚國之傳陽縣班志曰故偪陽伐偪陽荀偃士匄之謀也荀罃止之善矣然不曰無故而滅人之國不道無故而封人以國非制果以是說告之則向戌必無望外之覬而偃與匄也其必知所發言矣敢固請乎顧盟之所以為說者不過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彼方恃晉國之強諸侯之衆則其視偪陽也何憚之有及其請班師也豈曰兵欲班師也哉設為此言固以嘗智伯之心也而智伯怒焉至投之以几且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其親受矢石則有由矣故知伐偪陽而竟以滅之者雖曰荀偃士匄之謀然非荀罃則固無以成之也

又會十一國之師伐鄭又伐秦楚伐宋又救鄭

晉伐鄭又伐秦中國之師不必皆善也楚伐宋又救鄭夷狄之師不必皆不善也

己亥晉兩會十一國之師伐鄭

程子曰數月之間再伐鄭鄭之反覆不足信可知矣而悼公於此能推其至誠以待人信之不疑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自此鄭不背晉者二十四年

賜魏絳食采安邑秦伐晉救鄭

伐晉以救鄭為楚故耳而不知鄭則已服于晉也

魯三桓分軍

師氏曰魯之為三軍舊矣此謂之作豈非宣成之世或見侵削賦役莫繼以自虧損而為二耶然則襄公之作三軍乃復古制當何所譏盖不作於公而作於季氏故耳豈家臣之前不能以三軍若長於閭國之舊矣然以君臣之則國固其國也軍固其軍也亂得而有之哉三家既分之後雖不止於二軍若還其開國之舊矣然以臣制之則國非其國也軍非其軍之也尚得而有之乎由是而君失其民其發其立皆召其臣之手矣此豈夫豈不可戒也哉

楚伐鄭又伐宋

會于蕭魚則楚不能以伐鄭矣其曰伐鄭又伐宋者會蕭魚以前之事也

庚子楚會秦伐宋

將欲報晉取鄭而乞於會秦伐宋楚亦徒知有兵耳豈知道哉

吳壽夢卒長子諸樊繼辛丑楚共王卒子昭廢世子代立是謂康王

當是時楚無世子而此云然其殆以厭紐者為世子歟

吳伐楚不利

吳伐楚喪固已異於中國而猶不設備焉宜其不免於敗也

壬寅晉率齊宋魯衛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十二國之君會吳諸樊于向

薛國名奚仲之後漢以其地為縣屬魯國小邾本郳國也杜預曰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郳城向鄭地是會也皆列國之大夫而其所會之吳亦其大夫云尒非其君也是會也吳以敗告而晉之大夫乃數其不德而退之誠知其不德而將退之也則不如不會之為愈矣今既以吳之故勤諸侯之大夫相與為會矣而顧曰吾能數其不德而退之是必內而擯之於已力有不足也又必外而飾、於人賄有不足也以菑之不足而辭焉是之謂貪以力之不足而辭焉是之謂貪以力之不足而辭焉是之謂怠貪則徒知有利而不知有義偟如所謂德怠則銖欲為義而有所不能奚德之及知吾故曰番不能救則不如不會之為愈矣既會矣而又辭焉是必藉口於其不德而為卻之之辭者也

又會諸侯之師伐秦

代秦而不與於伐徒遺之歟以此推之有以知救吳為非晉所能蓋藉口於其不德而卻之者也

衛亂孫林父甯殖作難衛侯出奔齊

殖林父作難固也而春秋以自奔為文胡氏曰所以警乎為人君者也

楚伐吳有功

有功易能也而能無過者為難使吳人不知自省安能不與楚競競則楚之有功未可必而吳之有過益以甚矣今也楚伐吳而吳不出其亦自知伐喪之為有過歟一則能受責於楚二則能受教於晉秦穆之悔不足進矣誠使當時之諸侯而皆若是不亦善乎故君子於是役也謂楚之功非所貴而其所可貴者貴吳之能不遂過也

癸卯晉悼公卒子彪繼是謂平公

甲辰晉會宋魯衛鄭曹莒邾薛杞小邾十國之君盟于溴梁執莒子邾子以歸

溴水名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按春秋於溴梁之會曰大夫盟穀梁子曰正[illegible]

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
何氏曰諸侯有罪當歸京師不得自治之録
以歸惡其專也
又伐楚至于方城
漢南陽之葉縣班志曰有長城號曰方城晉
伐楚報伐宋之師也
丙午晉用范中行會宋衛魯鄭曹莒邾滕薛杞
小邾十一國之師伐齊（魯當先衛其後於衛傳寫之誤也）敗之
子靡下進圍臨淄齊靈公奔莒
臨淄於漢爲縣屬齊郡所謂靡下乃靡笄之
下即平陰之戰也不在是年是年之役齊畏而
遁是以諸侯之師入自平陰至于其國於是
東侵及濰南侵及沂而後止焉君氏曰齊自
十五年至此三年之中加兵於魯者五圍成
圍桃書其君圍防書其臣疾之甚矣又伐北
鄙惡其勞衆不止求欲無已也故終致諸侯
同疾而圍之幾不免焉
丁未齊廢世子光以公子牙爲世子崔杼復發
牙立光爲世子靈公卒光繼是謂莊公崔杼當

右君臣臣父父子子此爲政之本也而齊每
易之能無簒弑之及乎君子觀莊公立而崔
杼相有以知異日之不終矣
鄭簡公誅大夫子孔以子產當國戊申晉會十
二國之君盟于澶淵
按澶淵在頓丘縣南
許氏曰自文十四年新城之後諸侯參盟則
書同盟云者名生於不足也澶淵之盟不
書同此悼公之遺烈也歟
己酉晉侯會八國諸侯盟于商任欒盈奔楚
許氏曰欒氏之出非罪也徒以權臣私相忌
惡何有於國平公受其激怒勤動諸侯以逞
范鞅之積憾必欲使盈無所容於世故盈發
憤卒興禍亂此皆以私敗公足以爲古今之
至戒也
庚戌晉會十一國之君盟于沙隨
沙隨宋地杜預曰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
胡氏曰晉不念欒氏世勲而逐之又將搏執
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何其已甚也楚逐申
公巫臣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彼其

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
將棄之何勞錮焉其賢於商任沙隨之謀遠
矣

楚殺令尹子南

劉氏曰追舒之為人臣也足以殺其身矣然
而楚子與人之子謀其父其刑已甚不可以
行乎天下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晉欒盈自楚適齊辛亥晉欒盈自齊復入于晉
不克死范中行滅欒氏之族

滅欒氏者范氏而已若中行則自伐齊之後
獻子死焉宣子伐之所以專滅欒氏而非中
行氏之所得為也胡氏曰權寵之臣各以利
誘其下使為之用故聞語欒孺子者或泣或
歎樂為之死若非天棄欒氏晉亦殆矣原其
失在於錮之甚急使無所容是以至此極春
秋備書以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其為
後世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齊伐晉取朝歌

許氏曰齊聞欒氏之難欲雖得志於晉而莊
公禍亂之成著於此矣

壬子晉會十一國之君于夷儀

杜佑曰夷儀鎮在邢州之龍岡縣北一百五
里會于夷儀欲報齊也無而以水不克反
致棘澤之師豈非齊人畏晉遂想於楚以求
救乎不然楚既伐鄭諸侯救之曷為又使遠
啓疆……陳無宇乎然則齊背中國求救蠻夷
亦可謂不善變矣

楚伐吳又會諸侯伐鄭

按楚之亦伐鄭也先為舟師以伐吳其亦阻
水乎吳楚東南之地有水宜矣若夫齊晉
之地則在東北而水亦及之水陰類也陰主
肅殺有兵象焉合齊晉吳楚而觀之則天下
滔滔無往而非兵亦無往而非水天道不言
而至教存焉其亦切矣然晉猶以水之故不
果伐齊楚乃果於伐吳果於伐鄭則雖水有
所不避噫甚矣夷狄之橫而中國之衰

癸丑齊亂崔杼弒其君莊公立異母弟杵臼是
謂景公崔杼為右相慶封為左相

許氏曰齊莊勢凌大邦衆暴小國又躬亂臣
室淫辟不君故使崔杼因民不忍以與敵市

此足以爲世戒矣

晉敗齊師于高唐

高唐屬博州古聊攝之地也孫氏曰晉侯伐齊齊則信不道矣然齊人弒君以求成逆之大者晉侯不即而討之曷以宗諸侯哉宜乎大夫日熾自是卒不可制也

楚會陳伐鄭及疾舒鳩

舒鳩在楚徐之間鄭樵曰今廬州舒城是

吳伐楚不利諸樊死弟餘祭立封季札于延陵

古延陵漢改曰毗陵屬會稽郡或問諸樊之後繼以餘祭餘祭之後繼以夷昧夷昧之後繼以季札此其傳國之序也使夷昧之後札不得以遂其辭焉則國其國也已札之於治國也其將如其父兄之所爲乎其抑有不但如其父兄之所爲者乎曰札之所以辭乎爲君誅亦討之熟矣使其如父兄之稱王聊則是僭乎天子而不可爲也使其不如父兄之稱王聊則是揚其父兄之僭而不可爲也此其所以頓附於子臧而已矣然則附於子臧果足以爲賢乎曰附於子臧不過如子臧而已

耳不足以盡聖賢之事業夫七患不賢耳果賢矣則又將希聖爲夫子之行於魯也必始於墮三都即其墮三都而推之則兩觀之崇非諸侯之所敢安也四佾之僭豈諸侯之所敢安哉以浙主之必皆於其分之所當止者而止焉[illegible]也矣然後以十一取民以什伍制軍無事則欲之於畝畝有事則抗之以甲兵上可以翼戴天子下可以匡正諸侯然而曰茲所以擬魯之威非所以廣魯於天下吾不信也使札而知此革其號改其政率與國而尊王則桓文之事業不期月而可就矣然後以其餘力補其所不足攝其所未充彼楚之與越可以話言告之則告之以話言如其話言之不足以告則[illegible]鼓整列以武臨之其畏不服矣如是則豈特桓文雖進而爲湯武可也然而曰茲所以揚其父兄之僭非所以表父兄爲有知人之哲吾不信也惜也季札之所思者淺而不能深其思所慮者近而不能遠其慮此其所以但附於子臧其自子臧之外不復知有聖賢之可慕此無他天資之有餘

而學問者不足徃古來今其病此者多矣不獨季札一人爲可憾也

甲寅衛亂甯喜孫林父爭權林父不勝奔晉甯喜弒其君剽

以喜而視林父則父之執也與父之執爭權可乎曰吾知有父之令則不知有父之執然則孰爲正曰皆不正也君剽則仇衎納衎則弒剽二者無一得焉奚其正

晉執甯喜求衛侯于齊而納之封林父于宿

宿於春秋爲小國之名杜預曰東平無塩縣是也晉執甯喜盖爲林父執之然其疆戚田取懿氏與林父則有之矣未嘗封于宿也若夫衛侯則既已入衞矣及其如晉見執則以齊鄭之請而歸之其曰求而納之亦晉之所無也

齊慶封夷崔杼族而專國

慶封非能夷崔杼之族也杼則自以其族委之於封耳或者問曰使慶氏而無盧蒲嫳則崔氏之禍其猶可免乎曰是不然臣之弒君與子之弒父其氣類相感蓋有不召而自至者焉成與彊也誠知有父則不敢偃與無咎之殺既殺偃與無咎則是不知有父者也正使無嫳而崔氏之家固已亂矣其能久乎易曰閑有家悔亡始之不閑而欲終之無悔難矣嗟夫豈特有家爲然推之國與天下蓋莫不然也此易之義也

鄭封子產六邑

此所謂封特授之以邑使得以食其所采者而已非封以京城之封也然所予者六而所取者三則其於辭受之際知所節矣公孫揮曰讓不失禮其謂是歟

楚會陳蔡伐鄭

按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矣子產曰不如使逞而歸子產此言所謂以退爲進者歟

乙卯晉用趙武爲正卿是謂文子與韓宣子起魏武子絳同執國命會諸侯之大夫于宋

按魏武子則錡也魏莊子則絳也絳事悼公至是已不存矣欒氏之難因魏獻子則舒也此不當曰魏武子絳而當曰魏獻子舒魏舒韓起韓魏之佳子弟也猶曰不逮趙武則趙

武其賢矣然其於格心之學未之有講君曰
婾而臣曰肆則亦以是為固然而莫之警焉
陵夷至於寅吉射之難而六并為四至於蔡
皐狠之請而四并為三冠屨易位其兆著矣
夷考會宋之大夫蓋莫有賢於武者而猶若
是噫甚矣講學之難而格心之未易也

衞誅甯喜晉楚齊秦同會于宋從向戌之請將
弭兵也

陳氏曰於溴梁無君臣之分於宋無夷夏之
辨

丙辰周靈王崩太子貴嗣位是謂景王齊慶封
弛政其子舍及田鮑高欒之徒逐之慶封奔魯
又適吳

按左氏傳舍已死封無所歸遂奔耳舍之罪
多矣然逐其父則固非其罪也

楚康王卒世子麇繼是謂郟敖丁巳晉智伯會
十國諸侯人城杞（從公穀則十國從左氏則十一國）

許氏曰齊侯城衛而諸侯歸心焉桓公之志
公天下也晉平城杞而人疾其役其志私也
動又不時能無撝乎

楚用叔圍為令尹吳亂餘祭遂弒弟餘眜立季
札使魯齊鄭晉（考之年表季札出使當在是年餘祭遇弒不在是年又當後此一十四年）

孰弒餘祭閽也孫氏曰不言殺者明弒有漸
也微者猶能弒有漸況大者乎則知人君雖
微不可慢也

戊午蔡亂世子弒其君代立

孫氏曰稱世子以弒甚般之惡也君之於
世子有君之尊也有父之親也以般之於尊
親盡矣

鄭亂群公子爭寵

張氏曰良霄之出公孫黑蓋有罪焉春秋舍
公孫黑專伐之罪而罪良霄何也曰伯有之
所為有喪身亡家之道焉雖微公孫黑其能
免於死亡乎

宋災晉會諸侯人于澶淵

胡氏曰蔡般弒君天下之大變人理所不容
也則會其葬而不討宋國有災小事也則合
十二國之大夫更宋之所喪而歸其財可謂
知務乎

己未魯襄公卒世子又卒國人立齊歸之子裯是謂昭公季武子專政庚申晉趙武會諸國之大夫于虢

會于虢尋宋之盟也趙孟將死之人耳而楚公子圍則懷詐諼挾篡弒而未露者也以一人也而主此會則此會其庸足貴乎

楚亂令尹圍弒其君麇代立是謂靈王公子比奔晉遠罷為令尹辛酉晉韓宣子使魯

韓宣子使魯見易象與魯春秋夫易象則經也春秋未經夫子之筆削則史耳宣子何見而以為周禮乎愚謂易之有象也尊卑之禮寓焉內則父子外則君臣無不於是焉見之若春秋則天子之事乎非魯之所當僭也非天子之事乎則其為理未矣必也經夫子之筆削而後王制備使宣子而及見夫子之春秋則善善惡惡褒然於其目矣於　以輔成霸業不亦易乎

壬戌魯昭公朝晉齊晏嬰使晉鄭伯朝晉又朝楚

自蕭魚至是適二十有四年矣雖曰朝楚猶未至於背晉也

癸亥楚會十二國之君于申執徐子于會申之中宋則世子佐六尔非其君也

程子曰晉平不在諸侯楚於是強為伯者之事

又會七國諸侯師伐吳之朱方以誅齊慶封吳拔楚三邑

朱方即潤州之丹徒

朱方之役戮慶封也慶封則有罪矣吳何以必報其怨拔三邑乎吳亦習知楚圍之惡有所不服故耳惜也不能上告于周下告于晉率與國討之而徒擅為此舉雖得棘櫟麻之三邑不足貴也

經世之申二千二百一十七

甲子周景王八年楚會諸侯伐吳

吳惟不告天子不告方伯而徒以報復之師行之是以楚得而再伐之也

秦景公卒世子繼是謂哀公乙丑齊伐北燕

齊伐北燕將以納簡公云尓然而心怵於利欲為義而不終也

楚東伐吳吳敗楚師于乾谿
乾谿在譙國城父縣楚之東境也許氏曰楚
毋不競於吳乃弭兵鋒猶事陳蔡至復伐徐
而國亂矣吳蓋自是休兵息民國始寖強
丙辰楚起章華臺
章華在南郡華容縣
一臺何足以繫國之輕重而爲者敗爲此無
他逸欲之心滋則奮厲之志弛君子猶或畏
之況楚圍乎
丁巳楚滅陳執其公子招放之于越
越國名夏少康之後其地在會稽若以爲有
罪而討之雖殺之可也而止於放刑已頗矣
乘陳之危以爲己利而竟滅之非義道乎然
而春秋不曰楚滅陳而曰楚師滅陳者于以
見其用大衆滅危國著其暴也
己巳晉平公卒世子夷繼是謂昭公齊陳鮑逐
欒高氏于魯分其室
逐欒高非不忮也分其室非不求也長此不
已亦將及矣而晏子以陳氏姑教之讓盡致
諸公陳氏因此一言[illegible]之凡無祿者予

之祿嬪其臣也凡無粟者予之粟嬪其民也
合君臣上下而皆在其術中則國固陳氏之
國矣然則晏子一言固所以教臣之爲盜乎
庚午晉韓起會齊宋魯衛鄭曹杞之大夫于厥
慭其地未詳
韓起之爲此會也可以救蔡矣然而不能者
察理之不明斷事之不決也如此而曰楚有
見於易象春秋吾不信也
楚誘蔡侯于申殺之公子棄疾滅蔡守之執其
世子有歸用之
誘而殺之不義滅而守之不庶執而用之不
仁使楚至此誰之咎乎曰晉韓起
辛未魯朝晉楚伐徐
晉亦何震之有哉魯自朝之魯之衰也徐亦
何戾之有哉楚自伐之楚之暴也
壬申晉昭公會齊衛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之
君盟于平丘魯不得與執季孫意如以歸
平丘在長垣縣南晉不足以惴楚而徒足以
惴魯昭公見拒非所諱也晉不足以督[illegible]
徒足以督[illegible]季孫見執非所懲也

[illegible]公子比自晉歸弒其君于乾谿公子[illegible]

[illegible]蔡人殺比代立是謂平王

芊比智不足故觀從假之以濟亂熊居狡有餘故子干信之而紿死設使芊比效死而不立則子晳又將冒而爲之也

釋陳蔡二君歸國

二君無國而有國將德之乎專封不足以摇恩則擅滅固所以爲罪也

吴滅州来

杜預曰州来楚邑淮南下蔡縣是也按下蔡於漢爲縣屬沛郡

癸酉楚復諸侯侵地觀從用政

復侵地者託於公而近義召觀從者懷其私而近仁然而皆似之耳非有之也

甲戌晉伐鮮虞楚費無忌爲太子建逆婦于秦吴餘昧卒季札逃國人立餘昧子僚（費無忌當作費無極）

鮮虞曰狄之別種鄭樵曰今定州安喜卽鮮虞之舊縣知有鮮虞則不知有中國矣知有鮮虞則不知有太子矣是故楚本夷狄一失[illegible]入[illegible]晉本中國一失則夷狄當是時而季

[illegible]爲雖不盡聖人之道要亦可以謂之賢也

乙亥晉昭公卒子去疾立是謂頃公楚誘戎蠻子殺之

公羊子曰夷狄相誘不疾也君爲不疾若不疾乃疾之也

丙子晉滅陸渾之戎

按左氏陸渾之未滅也韓宣子蓋嘗夢文公携穆子而授之陸渾若尔則國之興亡固有鬼神焉以主之歟列子蓋曰鬼者人之影也知鬼所以爲人之影則知夢所以爲覺之影其覺也果無是形則其夢也必無是影矣而世之人往往惟夢之信惟夢之信而不理之察則其於覺之所爲必有隙其所當然而崇其所或然者矣此夢之所以不必皆驗歟

吴伐楚

長岸之戰一勝一負本相敵也然吳自是日彊楚則寖以削矣

丁丑周鑄大錢宋衛陳鄭災楚遷許于白羽（白羽一名析鄧州之淅川是也）

鑄大錢人之火也災四國天之火也陳不救
火陳固亡國之燼也許不弔災許固遷徙之
餘也
戊寅楚用費無極專政放太子建于城父
杜預曰今襄城有城父縣
己卯齊景公與大夫晏嬰入魯問禮宋有華氏
之難大夫華亥華定向寧奔陳楚世子建自城
父奔宋又適鄭又適晉其傅伍奢及其一子死
于楚一子員奔吳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謂禮也當是時宋無
君臣之禮楚無父子之禮若晏嬰則智矣而
亦不知仲尼奚以問禮為哉
庚辰宋華亥華定向寧入宋南里叛（南里宋城名）
辛巳周景王崩葬景王王室亂三王子爭國國
人立猛是謂悼王王子朝殺猛代立（子朝殺猛春秋猶書子猛卒）（非子朝之所殺也其日其卒以其志書之）晉逐朝而入丐
是謂敬王
王室之亂亂自王室而生也則其父子兄弟
之間所失者亦自其既失也而後復焉則
敬王之立其亦有敗而勝人者歟
宋華亥華定向寧奔楚
宋有叛人不能討使得奔楚楚固失矣宋亦
未為得也
楚世子建及晉師襲鄭不克死其子勝奔吳
觀建之所為如此則是以殺其身矣而勝也
不爭之於未死之前從戀之於既死之後亦
甚矣哉
壬午召氏尹氏入王子朝子朝周單子劉子以王
出居狄泉
或謂王與子朝各有其黨單子劉子黨王者
也召氏尹氏黨子朝者也愚曰不然黨子朝
者謂之非黨王者謂之非黨則謂之何臣也
臣之從君猶子之從父不可解於其心者也
豈曰黨云乎哉
楚徙都郢囊瓦子常為令尹（郢於唐為州屬江夏然以傳考之而言）（囊瓦城郢不言都郢）
吳伐楚敗陳蔡頓胡沈之師于雞父滅胡沈獲
陳夏齧蘧越之子勝啓之也
沈汝南郡之平輿應劭曰故沈國其汝陰班
志曰故胡國雞父楚地杜預曰安豐縣南有

鷄備亭雞父之敗傳以爲蓮之毋啓之則其曰建之子者非也又按春秋言敗言獲則同而其於滅胡沈則曰胡沈滅吕氏曰蓋以爲其君無道自足以取滅也

癸未楚城郢吳公子光伐楚拔巢及鍾離二女爭桑故也（城郢當於壬午書之）

爭桑鄰女之小忿而拔邑鄰國之大釁胡氏曰觀此則入郢之漸著矣

甲申曾有三桓之難昭公奔齊旹公唁之于野井

杜預曰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奔齊則有愬齊之誠唁公則無納公之情果無納公之情則雖有愬齊之誠曾莫我矜悲夫

晉趙鞅會宋魯衛曹邾滕小邾之人于黄父（衛之下曹之上當有鄭字）

胡氏曰杰王猛之無寵單旗劉蚠之屢敗敬王初立子朝之衆召伯奐南宮嚚并桓公之黨疑若多助之在朝也然會于黄父九十國而諸侯之大夫無異議焉是知邪不勝正久矣猶有寵愛廢孽配適奪正至於滅亡而不悟者不知幽王晉獻之父子何足效哉

乙酉晉趙鞅會諸侯之師入王于成周召尹二氏之族以王子朝奔楚

鞅會諸侯之師入王于成周此事之實也而春秋所書則但曰天王入于王城以見王非諸侯之所得納又豈大夫之所得納哉凡此皆以存天下之大防也天王既入則子朝不得不奔矣然子朝非能自奔必有以之者焉于以見亂必有當然者抑其當然則亦不至於亂也

楚平王卒世子軫繼是謂昭王丙戌晉韓趙魏三家大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地

是時韓宣子卒而魏獻子實專晉國之政則夫滅二氏而分其地獻子爲之耳韓趙無與焉然趙朝韓固與魏戌均之得地者也謂爲三家同之前則亦有由然也然其事則在丁亥不在丙戌

楚令尹子常誅費無極

無極之讒子常信之矣特以沈尹戌之言而誅之不然豈其好讒之人而能爲去讒之事

乎

吳季札使晉公子光弒其君僚代立是謂闔廬

季札不讓則僚不得立季札不出則光不敢弒季札則誠賢者矣然豈自知其禍之至此禍有所隱而機有所伏雖賢者猶或不察況衆人乎

專諸伍員爲相

闔廬既立伍員爲相則有之若專諸則死於弒僚之時矣蓋使闔廬用其子未必遽以爲相也

丁亥晉昭公自鄆如晉次于乾侯

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境內之邑也

呂氏曰公如齊不得入如晉又不得入當時諸侯如是然後知無霸之害也

楚大夫伯嚭奔吳

自楚言之則申包胥之所爲與子胥反自吳言之則伯嚭之所爲與子胥反然申包胥不失爲君子伯嚭不失爲小人彼其不失爲君子者以其所尚之不同此其不失爲小人者以其所趨之不同用人者必有以知其所蘊之爲何如則可矣然而人藏其心其誠其僞未易測也此知人之所以爲難也

己丑晉頃公卒世子午繼是謂定公吳滅徐以侵楚

是年吳但滅徐耳未遽侵楚也而侵楚之謀則實始於是蓋故吳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此子胥之謀也而闔廬從之則其或伐或侵不至於入郢不止也

庚寅晉定公使大夫荀躒納魯昭公不克

按春秋所書亦但曰唁公而已不曰納公也

則其無納公之情亦可見矣

吳伐楚拔舒

舒於漢爲縣屬廬江考之傳言吳伐夷侵六圍弦侵潛者備矣而不曰拔舒者蓋吳方以亟肄爲事必不窮師之力爲拔舒之計也此言拔舒未知何據

辛卯晉韓不信會齊宋魯衛曹鄭莒薛杞小邾之師城成周

何謂成周王城之與下都皆成周之謂也先儒謂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

徙於東郊則下都也然不斥言下都又不別言東郊者成周固天子之所居不可以東郊下都言之也其地狹於王城故請城於晉而晉以諸侯城之然則如其舊而已乎若亦有所加乎曰壞翟泉成成周未嘗無所加也有加於舊矣是以稱其為王者之都也孫氏曰城成周者不與大夫城京師也天子微諸侯又微故諸侯不城京師而大夫城之是天下無諸侯也故云諸侯之大夫城成周以惡之

魯昭公卒于乾侯三桓立其弟宋是謂定公

劉氏曰君子莫重乎授受授受王事之本也授之者以禮受之者以義正也正已而後可以正人故擇其所處不汙於偽不誘於利不脅於威楚公子閭衛公郢是也可以取而不取之無正故不可取也以宗廟為重以國家為本亂非已之所及也不得已而起衛公子晉晉公子周漢文帝是也當是時社稷無所寄人民無所奉群臣以謂莫宜已者故受國也可以受而受受無害於正故受也今定公不然汙於偽誘於利脅於威雖欲正人人何由正漸之

彖曰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非進之正而能正邦者未之有也

吳伐楚

吳方侵楚又伐越示若不專於侵楚者所謂多方以誤之也

壬辰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孫氏曰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執況大夫乎韓不信陪臣也非天子命執人於天子之側甚矣故曰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以疾之

楚令尹子常敗吳師于豫章癸巳吳敗楚師于

豫章

杜預曰豫章漢東江北之地名

楚敗吳吳方容運其謀吳敗楚楚已深墮其計

經世之酉二千二百一十八

甲午周敬王十三年乙未晉定公會劉子宋蔡魯衛陳鄭許曹莒邾頓胡滕薛杞小邾之君及齊大夫于召陵以伐楚楚昭王北伐蔡吳師入郢令尹子常奔鄭昭王奔鄖又奔隨使申包胥求救於秦許徙居容城吳王闔廬敗楚師于柏

舉五戰及郢遂入其國燒其宮平其墓伍子胥
啓之也
漢江夏之雲杜古鄖國也南郡之華容古容
城也合十八國之君不為不盛而不足以伐
楚方五千里之國不為不強而不足以抗吳
吳雖遠猶足以救蔡楚雖近而不足以庇許
天下大勢雖欲不宗於吳不可得矣然則楚
之敗晉之瑜豈曰不由於貨乎
丙申魯陽虎囚季桓子
大夫強而家臣效之則桓子反爲所囚矣魯

於此時雖有君臣而無上下之分安且莫其
何強之足恃
秦救楚敗吳師于稷楚昭王郎復歸于郢封吳
夫概于棠谿臧棗虒破吳入其國吳王弟夫概
自棠谿亡歸代立闔廬逐夫概夫概奔楚
司馬彪曰汝南吳房有棠谿亭按夫概之代
立蓋在於未封棠谿之前不在於既封棠谿
之後伐楚有道惟仗義則可以伐楚苟見利
而忘義則是以楚而伐楚矣以楚伐楚則秦
得以推之於其前越得以襲之於其後夫概

王其弟也亦欲殄其臂奪其食焉噫甚矣天
理之難明而人欲之易昏也若使季札行之
其殆不至於是乎
丁酉周有儋翩之難王出居姑蕕
按儋翩之難王爲之出而春秋不書許氏曰
諱也何以諱存中國也春秋之季大夫逐君
家臣因主於是焉又書王辟儋翩之難則無
中國矣夫禮義之節不崇則僭亂之禍滋起
故世故之變益醜而春秋之諱罙深存大訓
也

楚去郢復都鄀
鄭樵曰鄀本鄀國楚并之在襄陽宜城縣東
鄭滅許
許自春秋之初蓋已見困於鄭矣今及夫春
秋之季又且爲鄭所困然則凡許之所在鄭
必從之乎弱之肉彊之食雖畏翔審視而不
免於難則人類有甚於禽獸矣嗚呼豈惟許
哉
戊戌晉師入周敬王于成周齊取鄆爲陽虎邑
是時陽虎在魯齊之伐魯伐其西鄙而已亦

無取鄆之事許氏曰東夷諸侯惟魯事晉故齊伐之景公恭晉之衰不思惟德之務以懷諸侯而欲力征經營以定伯績是知時之或可而不知已之不可也

己亥魯有陽虎之難攻三桓不克竊寶玉大弓走陽關

陽關在泰山郡鉅平縣東

蘇氏曰是時陽虎以鄆讙龜陰叛不書其書寶玉大弓何也分器重於地也分器重於地者賤貨而貴命也

庚子秦哀公卒子惠公繼按惠公哀公之孫非子也

辛丑魯以孔丘爲司寇從定公會齊景公于夾谷齊復魯侵地晏嬰在會

杜佑曰海州懷仁縣有夾山即夾谷胡氏曰仲尼一言威重於三軍亦順理而已矣故天下莫大於理而强衆不與焉愚謂晏嬰之好會齊魯之夫子嘗譏晏嬰之言何毀豈非聖人以令晏嬰不與而賢孔子之心雖言之不予則不若與有言之然後知人之有自貴之也則天下雖有善者不而之失不然其聖如大夫子蓋晏嬰之賢而不知其不知也必自以爲賢矣

壬辰宋公之弟辰及大夫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劉氏曰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又况據邑以伐其君者乎其罪一施之

鄭子產卒

眞氏曰子產以鄭簡公十二年爲卿明年得政簡公在位三十六年乃卒又歷事定公獻公聲公合四十餘年内則有諸大夫之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危且弱幾不可爲矣子產於此從容因斡皆有次第其於内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亢不可令者然根之難拔者不輕動以激其變惡之既稔者不緩治以失其機有勸懲之公無怨惡之過故自子南逐子晳死豪宗大姓弭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求故終其身免於諸侯之討而鄭能以弱爲彊考其所爲雖作丘甲鑄刑書見譏當世自餘鮮不合於理者然大人格心之業未之聞焉原其所以事四公者皆凡庸之主不足與有進耶不然何其無

有以一善著者至於用人各以所長蓋得聖
門所謂器使之道春秋卿大夫未有能及之
者後之以權衡人物爲職者當觀法焉
癸卯孔子去魯適衛
夫子之道大非當時列國之所能用也曷不
與接輿沮溺晨門荷蕢諸人相與爲辟世之
歸乎聖人抱濟世之具不忍以無道必天下
而棄之也是以於魯不容安知其不容於衛
於衛不遇安知其不遇於宋宋衛齊陳無所
不往而卒不合也然後歸歟歸歟成就學者之

曾子居魯子思居衛孟子游齊梁雖其用舍行
藏無以大異於夫子然其言論風旨發明理
義足以救人心術扶世綱常其功不在禹下
則大抵夫子之餘也使自孔至孟相望四世
而皆盡展所蘊則春秋可挽而三代豈至流
而爲戰國哉
甲辰魯孔子在衛
春秋書天王居鄭者以謂普天之下孰敢外
王而今乃出居於鄭乎邵子書夫子在衛者
以謂普天之下孰能外道而今乃止在於衛

乎亦傷之也春秋爲王道計邵子爲吾道計
其志一也
晉六卿相攻
召陵之會晉不足以救蔡商歷之會晉不足
以正魯則其伯業爲不足道矣諸侯叛於外
而三卿叛於內卿雖有六而叛者過半豈復
能主諸侯之盟乎
乙巳衛世子蒯聵奔宋
蒯聵奔宋宋可以納之否乎曰天理不明而
人欲滋熾篡弑者盈天下莫或以爲非也又

安知受蒯聵之爲不可乎必其奔宋而宋不
受適晉而晉不納然後爲惡者莫知所懼矣僭
乎有必誅之罪無能討之人夫是以爲惡者
常接迹於天下也
魯孔子自衛之宋又如陳
之宋則服爲之微如陳則糧至於絶君子之
道固有時而窮乎窮達時也不以窮達爲慍
喜者道也
楚會吳伐陳滅頓
楚會陳滅頓而已非會吳也

吳王闔廬伐越不利死子夫差立以伯嚭爲大
宰是年於越句踐敗吳于檇李稱王于會稽

檇李在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父死而子知
其讎本不資於大宰嚭勝而國踰其制何遽
至於稱王

丙午魯定公卒子蔣繼是謂哀公楚滅胡

頓欲事晉猶知有義也胡不事楚而曰有命
焉以義處命聖人也頓所不及以命制欲君
子也胡所不能然則楚人滅之可乎曰不可以
彊大滅小弱矯天之命濟己之欲何義之有
哉

丁未晉趙鞅圍范中行氏于朝歌中行走邯鄲

邯鄲於漢爲縣屬趙國趙之於范中行所謂
始禍者也而國討之不加焉是則晉侯之媮
也

楚會陳鄭許圍蔡吳敗越于夫椒伏而釋之越
王句踐伐吳不利使大夫種行成委質以臣妾
遂棲于會稽

夫椒在吳郡吳興縣西南大湖中之椒山是
也

楚圍蔡吳敗越皆所謂復讎之師也然則聖
人許之乎曰復讎之義匹夫猶然況國君乎
郎嘗以傳考之蔡自是而寖微以滅越自是
而轉敗爲成許氏曰蔡昭之智愧於句踐

戊申衞靈公卒其孫輒立晉趙鞅會陽虎以師
入衞世子蒯聵不克居之于戚城

蒯聵輒皆無父之人也而可以有國乎必不
得已則命子郢而立之庶乎其可然此其責
實在晉侯非趙鞅陽虎諸叛人之所知也

魯孔子復過宋

夫子過宋既已不悅於宋矣而又過宋者
豈非以殷禮存焉欲徵之歟徵之於宋猶曰
不足杞則徵乎徵者是以未嘗過焉有以諒
其不足故也

楚伐蔡吳徙蔡于州來於越范蠡歸國

蔡侯遷而卒見弒於其臣范蠡歸而益見用
於其君其爲得失如此

己酉秦惠公卒子悼公繼魯孔子在陳庚戌魯
孔子之蔡

陳蔡亡國之後其不足以有立必矣夫子猶

緋徊其國若有所望焉何哉蓋是時疆國鮮
不有大家專執其政惟陳蔡既亡之後雖微
且弱然無巨室阻之夫子猶冀其或有良圖
則其弱易強其微易昌此夫子所以於此乎
回翔也歟
辛亥齊伐宋晉伐衛
齊伐宋晉伐衛伯統絕矣孰能一之
齊景公卒子荼繼是謂孺子晉韓趙魏敗范中
行氏於邯鄲
兵亂至此猶為國有君乎

壬子齊亂田乞弒其君孺子迎公子陽生於魯而
立之是謂悼公高昭子死國惠子奔莒魯孔子
復至陳
田乞弒君魯無沐浴而朝者其以夫子之在
陳故歟
楚昭王救陳軍於城父卒於師世子章繼是謂
惠王吳伐陳
吳伐陳而楚救之雖死不避則庶幾其知命
者歟
魯伐邾宋伐曹

紛紛如此益知中國之無霸矣
癸丑吳會魯于鄫以伐齊徵百牢於魯
牛羊豕皆三百此齊桓之所以封衛者也苟
無失其豢養之時則以蕃以碩有生道存焉
君子之於物愛之而弗親固也然用之不以
禮則謂之暴殄吳一言而徵於魯魯一言而
奉於吳若未害也惟合宋與魯而觀之則於
其可以封國者損其三之二焉其在伯者猶
不若是之暴殄則王者從可知矣宣王考牧
詠及牛羊為人獻新歌及田豕至如騶虞備

官亦止以五豝為盛當是時物得其所則大
抵仁民之餘也今也中國不振旅而蠻夷入
伐民有不得其所者矣況於物乎君子用是
見蠻夷之橫而中國之衰則雖去之千載猶
將為之憮然也
甲寅宋滅曹
滅人之國其罪大矣見滅於人獨無罪乎以
區區之曹而說於霸者之說背晉奸宋則是
以亡其國而已矣　昔宋有元公宜於厤許之臺之有景公宜於乙酉許之然而不書也此宋曹其景公之事歟

楚令尹子西召平王世子建之子勝于吳以為巢大夫號白公

汝陰褒信西南有白亭白楚邑也既為巢大夫矣又曰白公何也當是時巢屬吳不屬楚是必在吳則吳以為巢大夫歸楚則楚以為白公也顧史氏之文不白而劉子用之然其謬則不可以不辨

吳伐魯盟於城下而還

獻百牢而獲大恥魯也豈必無人而至此哉蓋有之而不能用也

乙卯宋伐鄭楚伐陳吳伐齊

春秋之末日尋干戈不待戰國而戰國之氣象已見矣

丙辰齊田乞卒子常繼事是謂成子齊亂鮑子弒其君悼公立其子壬是謂簡公田恒專國

悼公之弒春秋書卒

胡氏曰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其存天理之意微矣

魯孔子在陳復至於衛楚伐陳吳會魯伐齊以救陳 楚伐陳吳救陳皆其會魯伐齊則又事也不書曰會魯伐齊以救陳

胡氏曰陳有虞之後嘗為楚滅而僅存耳今又無故興師肆行侵伐列國諸侯縱其暴橫不假方伯連師之職而吳能救之獨以號舉深著楚罪而魯會吳夷狄伐強國吳夷狄之心不可信強國之禍不可測亦危矣哉

殺大夫伍員

殺大夫棄謀主則越之入吳其何日之有

丁巳孔子自衛反魯子貢使齊及吳越晉齊伐魯吳救魯敗齊師于艾陵敵強越朝吳

按史記謂齊伐魯孔子聞之曰國危如此於是使子貢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且霸越焉則是越之朝吳吳之救魯皆子貢實使之也夫子貢誠游夫言語之科夫子誠憂夫父母之國然豈至使之縱橫捭闔徒亂人國以存己之國哉此蓋戰國策士傅會之辭而史遷取之耳非事實也或曰誠若此言則越無叅吳之心吳無救魯之迹歟曰此誠有之非必子貢之所使也至若夫子之自衛反魯則固無望乎當時之列國矣抑當時列國惟楚為大且嘗興師迎夫子矣而子西間之蘇氏論

之蓋以爲葉公之責其言曰葉公好龍室屋
雕文無非龍者天龍下之懼而還走喪其魂
魄此言蓋謂孔子非謂龍也
戊午楚白公勝復奔吴子西復召之
或問子西子曰彼哉彼哉夫子所謂彼哉彼
哉者外之而又外之之辭也觀子西之所親
者惟白公而已則聖人豈其所親哉宜聖人
之外之也
吴會魯衛之君于橐皋移兵攻晉 會橐皋者魯君耳衛則會鄖橐皋自是

橐皋於漢爲縣屬九江郡非自善道以來至
此極矣始則謂其可以病楚今則晉亦病焉
誰居其無乃悼公之過歟
己未晉定公及諸侯會吴夫差于黄池越伐吴
入其郛執其世子友而還
黄池陳留封丘縣南有黄亭近濟水
胡氏曰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吴嘗破
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
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
越已入其國都矣春秋初書於越入吴在柏

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吴在黄池之後因事屬
辭垂戒後世不待貶絶而見深切著明之義
也 愚謂春秋無二王而有兩伯何也兩伯則爭猶可言也二王則亂不可言也故春秋於吴楚越之稱王皆貶而稱子巳亂之道也
庚申魯西狩獲麟
括地志云獲麟堆在鄆州鉅野縣東
劉氏曰狩非其時書此其時也何以書爲獲
麟謹也狩非其地書此其地也何以書爲獲
麟謹也何謹乎獲麟麟之爲物有王者則至
無王者則不至

齊田常殺其相闞止及弒其君簡公于舒州立
其弟驁是謂平公割安平以東自爲封邑孔子
于魯請討不克
渤海郡有東平舒縣說者以爲即此舒州
甾川國有東安平縣說者以爲即此安平吕
氏曰當是時孔子已告老去位沐浴而朝蓋
奉大義以卜天意若哀公能從其請孔子必
有所處天下大計可立而遂孔子之志有此
一事可爲魯之君臣莫之從也庸非天乎
秦悼公卒子厲共公繼晉伐鄭 按年表秦悼公卒厲共公立當

於壬戌書之

自召陵以來諸侯皆有輕晉之心於是相率而叛晉晉非不知也而大夫內叛莫能致力於外焉歲辛亥嘗伐衞矣而伐鄭則未也至是而始伐鄭亦豈以公室之所爲哉政在大夫則無往而非大夫之所爲耳

宋桓魋出奔衞又奔齊楚巢大夫白公勝殺令尹子西逐其君而自立

桓魋亂宋而不足白勝亂楚而有餘其始皆以爲善而愛之而其終乃至於此可不懼哉

辛酉魯使子服景伯使齊子貢爲介齊歸魯侵地

子貢有辭而侵地返其亦賢者之效歟

衞世子蒯聵自戚入是謂莊公輒出奔魯

子貢問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知夷齊之爲賢則蒯聵輒之爲不賢可知矣

楚葉公以兵入誅白公而迎章復位滅陳而縣之

誅白公復楚王葉公之爲也滅陳則公孫朝實師師焉非葉公之爲也

壬戌魯孔子卒

孔子之卒也其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是於其未卒之時而知其將卒之事此老氏釋氏用力爲之而不能至者而夫子易之以見夫子之於死生去來舒卷自熟非若他人但於將化矣其素守者之所爲也

癸亥晉伐衞莊公出奔國人立公子班師齊伐衞執班師而立公子起

是時齊與晉爭伯是故晉之所置者齊復易之不相尚以道而相尚以無道其春秋以後之世故歟

越敗吳師于笠澤

笠澤松江之別名

兩入吳之後復敗其師于此亦可以少警矣然而不知戒也卒至於亡是豈越之能亡吳哉吳自亡耳

經世之戌二千二百一十九

甲子周敬王四十三年衞石國逐其君起而輒復位起奔齊石國左氏傳作石圃

迎輙者圃也逐圃者輙出是亦可以為懷二心者之戒矣

乙丑周敬王崩太子仁嗣位是謂元王（仁字下闕）

許齊田常卒子盤繼事是謂襄子吳會齊晉之師伐楚越伐吳

當是時為吳計者[illegible]其平日之所為下令國中如漢之[illegible]可也然後以鈍養銳以怯養勇[illegible]可喜之事亦必無意外可憂之變今乃不[illegible]以約齊晉而伐楚是殆如病羸之人飲[illegible]而劫之者歟然則不至於敗幾希

丙寅晉定公卒子鑿繼知伯伐鄭取九邑（子鑿卽出公）

國有大喪則飭其四境可也晏率諸軍拔鄭九邑其為不道不言而可知矣知伯之復也其自此後嬌之歟

越人伐吳

自春秋之後越之伐吳也至于再至于三矣吳則未嘗一伐越其亦以不競之意示之歟然越方志於滅吳吳不滅難不止按國語越王伐吳吳王出而挑戰一日五反王欲許之范蠡曰古之善用兵者贏縮以為常四時以為紀無過天極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以參之凡陳之道設右以為牝益左以為牡蚤晏無失王姑待之王曰諾不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蓋嘗卽是而觀之則蠡之所以為謀者大畧亦可睹矣夫吳王之欲挑戰也一日五反此其氣之最銳者乎然三年之間不復再出則是銳以挫而鈍非以鈍養其銳也

有以養之則外鈍而內銳人以為縮而我之贏則自若也人以為負而我之勝則自若也吾將秋以為紀而彼之溫然而如春者不足以餂乎我也吾將冬以為紀而彼之赫然而如夏者不足以爍乎我也然後示之以逸而勞者莫我干待之以飽而飢者莫吾犯誠若是則彼以為狀而牝者莫能施焉凡此皆越之所以制吳者也吳豈憯於是哉向者闔廬之死夫差不勝其痛則蚤夜以思厲必報之志蓋嘗以是制越矣今而行之正自無難能

者夫何愈溺而愈笑也愈笑而愈溺也豈不以既盈之後一竭而不復振既溢之餘一覆而不復收也歟然後知終身之得意者非人之福因事而制變者弭禍之道也

丁卯越伐吴圍其國戊辰越滅吴破姑蘇殺其王并其大夫北會諸侯于徐致貢于周大宰范蠡辭祿游五湖殺大夫文種兼有吴地（按經世以越之滅吴係之己巳而經世之篇以越滅吴係之丁卯然考之年表則當係之戊辰）

姑蘇臺名說者以爲在吴縣之西三十里徐當作徐音舒說者以爲即舒州也五湖一曰

貢湖二曰游湖三曰胥湖四梅梁湖五金鼎

胡孟子曰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而遂以勾踐當之觀勾踐之所爲自丁未以至己未凡十三年而入吴又自己未以至戊辰凡十年而滅吴其間委質而事焉者有矣奉貢而朝焉者有矣至於兵則韜之而不敢露也閉之而不敢出也是其勵心積慮曷嘗一日而忘吴哉然不敢以輕心掉之懼其一發而不能繼也是故居之以約而不敢怨處之以陋而不敢忿凡此果何謂哉惟能忍之而已矣忍之十有三年不以爲久發之四伐五伐而不以爲暴卒之姑蘇破夫差死而其大宰嚭亦就誅焉然後天子致伯諸侯致賀有不期而然者矣雖然天子致伯諸侯致賀此以畏天而致之者也若乃霸王之稱名過其分則豈樂天之謂乎使其既知畏天又知樂天則越其爲文王矣然而非所及也此其所以雖得吴國而不能保其必不喪也（種蠡之事句踐既與之共患難矣曷不與之共燕樂豈非以其天資鷙忍居約易以下人處泰亦不難於殺人歟古之人事是君也必有以格其君心之非使其日就月將忽不自知而入於聖賢之

域天資雖不足美獨無爭以勝之乎故太甲不念於伊尹之訓成王有疑於周公之心以資宗言之二君始不如漢之昭宣然昭帝能全霍光於前而宣帝不能全霍光於後昭宣之德固有所未至而霍光之不學正自逃君、之識也田視伊周之所以啓迪告戒使其君不失為賢君身不失為聖臣君臣之間始雖嗌而未盡終則無間然者其用心豈淺淺哉今蠡之與種臣事句踐蓋二十有餘年矣一日勝吴遂委而去之或不免為句踐之所殺此其故何哉蓋其所與謀議之際不過[illegible]吴一事而其啓迪告戒類非伊周之所為也則足以發其身而已矣君德未敗而行師用兵反以得志於天下乎此其去夫差不遠夫差不能不賜子胥以死句踐詐能終賜二臣以生故范蠡於此遂為五湖之游則其自量也審矣而種不能然遂伏劍以死然則蠡比於種猶為比善於此者歟）

辛未周元王崩太子介嗣是謂貞定王癸酉晉

季桓子卒三桓作難弑其君哀公立其子寧是
謂悼公
按史記哀公非死於弑而死於既奔之後然
使其不奔則安知其不死於弑歟劉子以弑
君之罪蔽之三桓三桓於是雖有辭亦無以
自遁矣
甲戌丁丑晉伐鄭
春秋晉楚之伐鄭皆欲服之而已非欲取之
也春秋之後伐之者雖不如春秋之數然晉
大夫各欲取人之國以自封殖則鄭其危哉

庚辰秦伐大荔
呂氏曰大荔戎之別種徐廣曰今之臨晉是
也
癸未晉趙簡子卒子毋恤繼事是謂襄子同智
伯韓康子魏桓子滅范中行氏四分其地及逐
其君立公孫驕是謂哀公（立公孫驕當曰立昭公孫驕）
人有恒言六卿分晉夫六卿皆有分晉之心
也而有幸不幸焉韓魏趙則幸而成者也范
中行則不幸而敗者也若智伯則亦幸而成
矣而亦不幸而敗逐君立君人臣之所不得

為者也使有欒共子在必曰民生於三事之
如一唯其所在則致死焉是可殺也而不可
使為亂彼四卿亂之首也而舉國之人從之
教之不明其獨無愧於曲沃之初乎
秦取晉武城
秦之不加兵於晉也其自十三國致伐之後
至是蓋百有二年矣遽而伐晉豈患其無名
哉六卿搆禍四族怙亂而又逐其君焉舉兵
加晉按甲以問之其將何辭以對如此則大
義伸於天下秦可伯矣不此之務而顧以拓

邉啓土為功豈足以服晉之心乎
甲申晉伐秦復武城乙酉齊平公卒子積繼是
謂靈公（經運之篇以積為宣公而經世之篇以積為靈公考之年表靈當作宣）
晉知伯及韓魏二家兵攻趙襄子于晉陽
晉陽於漢為縣屬太原
謂晉為無君乎雖曰逐君亦既立君矣謂
晉為有君乎三家者又何為而有晉陽之師
也大夫強而君弱非一日矣是故諸侯僭則
天子如贅旒列國兵爭天子莫能禁也大夫
僭則諸侯如贅旒巨室兵爭諸侯莫能禁也

易曰履霜堅氷至彖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
馴致其道至堅氷也其是之謂乎
丙戌晋三家兵圍晋陽丁亥晋韓康子魏桓子
復合趙襄子兵攻智伯滅之于晋陽三分其地
韓魏二家本與智伯攻趙氏者也今乃與趙
氏攻智伯何也夫智伯之欲無猒韓魏以爲
趙氏既滅則我必爲其次也是故韓魏相與
謀於肘履之間蓋已無智氏矣而智伯顧猶
未之知也知贏而不知縮知勝而不知負知
勝之可以制陰而不知其極則陰亦可以制
陽也以此行兵其猶在種蠡之後乎
齊田盤卒子白繼是謂莊子
經世之亥二千二百二十
甲午周貞定王二十三年楚滅蔡
蔡在春秋之末楚屢滅之亦屢封之至是而
不復封矣
乙未秦厲共公卒子躁公繼丙申秦伐義渠虜
其王以歸
義渠西戎之別種漢北地郡因秦所置即義
渠國也秦伐義渠與伐大荔等耳攘戎狄而
啓境土其猶賢於病中國者歟
楚滅杞東開地至泗上
泗水名出魯之卞縣至下邳入淮
陳舜之後而楚滅之杞禹之後而楚滅之使
楚而得志於天下亦一秦而已豈能封天下
有德者以祀而與之共天下哉
己亥周貞定王崩太子去疾嗣位是謂哀王王
叔襲殺哀王代立是謂思王寘子周亂弟少嵬
殺其王叔代立是謂考王
按史記貞定王崩長子去疾立是謂為哀王
立三月弟叔襲殺哀王自立是為思王立五
月少弟嵬攻殺思王自立是為考王然則前
所謂王叔當曰弟叔此所謂弟少嵬當曰少
弟嵬
辛丑晋哀公卒子柳繼是謂幽公公室有絳及
曲沃
甲辰己酉秦躁公卒弟懷公立楚惠王卒子中
繼是謂簡王
庚戌魯悼公卒子元公繼楚滅莒
越自滅吳之後不復見矣其志惟以滅吳爲

事會諸侯霸中國非其志也而楚無吳患乃
始悠意於用兵莫之沮焉陳之後繼以蔡杞
之後繼以莒視先王之建國若草菅然悉芟
而去之務得而不知喪也其亦不仁甚哉
癸丑秦庶長鼂弑其君懷公立躁公孫是謂靈
公
庶長鼂當作庶長鼂竹遥反躁公孫當作其孫
蓋懷公之子昭子蚤死及鼂等作難懷公死
焉大臣立昭子之子則所立者實懷公之孫
非躁公之孫也

甲寅乙卯周考王崩太子午嗣位是謂威烈王
河南惠公封其少子于鞏稱東周君
鞏於漢為縣屬河南
呂氏曰此東西周分之始也初考王封其弟
揭於河南是為河南桓公桓公卒子威公立
威公卒子惠公立河南惠公復封其少子
班於鞏以奉王號東周班沒亦曰惠公蓋父
子同謚也自河南桓公續周公之職而秉政
三世益專所以別封少子使奉王者殆欲[illegible]
擅河南之地不復奉王歟前漢地理志曰[illegible]

東周所居非也東周者指威烈王之洛陽也鞏
班之采邑也世本曰東周惠公名班居洛陽
是班秉政於洛陽而采邑則在鞏安得遂指
鞏為東周乎當是時東西周雖未分治然河
南惠公既號奉王者為東周亦必自號為西
周矣又曰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
也所謂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之後所謂西
周者河南也所謂東周者洛陽也按呂氏之說誠是也
抑嘗思之漢志於鞏但曰東周所居而不曰東周所都則其所謂東周正指惠公之子孫而言非指敬王之子孫而言也何以言之其於雒陽既曰晉合諸侯于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居敬王則是非不知雒陽為王之都也其以鞏為東周所居豈有兩王都哉蓋東西周既分之後禮樂征伐自二君而出而所謂王者不過擁虛器於二亾之上焉自其初而言之然擅河南之地者惠公是也不敢擅雒陽之池而居鞏以奉王者惠公之子孫也及其久也人但知河南之為西周鞏之為東周當周既皆有為君之實則其名亦隨之不僣矣有王矣班志以鞏為東周所居正祇其實耳而呂氏非之其殆未之思乎
丙辰晉趙襄子卒兄之子浣繼是謂獻子治中
牟襄子弟桓子逐獻子代立
司馬氏曰相州蕩陰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
中牟邑在此山側呂氏曰趙簡子舍其長子
伯魯而立襄子襄子以伯魯之不立

立子必欲傳位與伯魯子代成君代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為太子按浣既是代成君之子則當曰兄之孫不當曰兄之子其曰兄之子者誤也又按夏屋之事襄子不知有姊傳國之事襄子乃知有兄是其天理之或明或晦得其一曲失其一曲不有致曲之學悉推而致之則亦何以為全德也歟

韓康子卒子武子繼事魏桓子卒子斯繼事是為文侯丁巳趙桓子卒國人殺其子而迎獻子復位

呂氏曰桓子自立一年卒國人曰桓子非襄子意乃共殺其子而復迎立獻子夫以襄子意迎立獻子則是獻子本非有德於國人徒以襄子之意而迎之耳然則襄子之子猶能不為宋公子馮其亦戰國之絕無而僅有者歟不然襄子之意何以愈久而彌彰正以其子能讓而不爭故也

戊午秦攻魏少梁己未秦作上下時辛酉魏文侯　昔幽公立其弟止是謂烈公

呂氏曰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之魏文侯以兵誅亂者立幽公子止年表書魏誅晉幽公蓋有脫字皇極經世作魏文侯殺晉幽公因年表之誤也

皇極經世書說卷之六　音集

豐城後學朱隱老述

之子二千二百二十一

威烈王九年魏城少梁

城少梁可以禦秦矣乎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則城郭非所恃也必也善撫其民而後可以守斯城矣

乙丑秦靈公卒季父立是謂簡公丁卯魏伐秦歲癸未秦伐晋取武城歲甲申晋伐秦復武城是[illegible]彼此此秦不能有加於晋也自甲子戊午又三十六年而後秦始加兵於魏攻其少梁當是時魏非全晋之比矣則不無少懾而焉歲甲子而城少梁呂氏蓋以為備秦也可矣知其情矣然則養勇蓄銳以俟時焉可也今乃徒恃其一城之固起兵而西豈以是為足以摧秦之彊歟夫以全晋之盛猶不足以摧秦之彊則魏可知矣得已不已而曰吾必報焉何其不思之甚歟

韓伐鄭

韓自[illegible]伐鄭辛之滅鄭者韓也楚不復爭矣世既異而事亦不同此其變之相禪者歟

戊辰齊伐晋

齊之伐晋也則未知其伐魏歟伐趙歟抑其伐韓歟是時三晋擅兵苟有能伐之者必有能報之者齊伐晋而莫之報是必伐絳曲沃無疑也

魏伐中山

中山於漢為國屬冀州徐廣曰中山武公周定王孫西周桓公子古史謂周衰甚安能使子弟據中山或者徐廣徒聞中山姬姓遂傳會其世系歟

庚午齊田莊子卒子太公和繼趙城平城[illegible]

辛未魯元公卒子顯繼是謂穆公

魯自春秋而後三家宜益盛公室宜益微矣然而穆公之令名反有[illegible]於襄昭定哀何歟襄昭定哀為三家所制雖有聖賢之佐不克用也穆公自是俾以[illegible]儀子為相而子思亦在所敬焉[illegible]彼以為其[illegible]滋甚者特淳于髡誣善之

辭耳不足信也吾然後知穆公之令名其所
以優於襄昭定京者無他焉得人故也
壬申晉韓武子卒子景侯虔繼趙獻子卒子烈
侯籍繼魏伐秦
魏已伐秦矣而又伐秦豈不以國而不競則
亦陵歟然人之陵我不得已而競焉猶之可
也無故興兵則是陵人而已陵人者人亦陵
已又焉能使人之怡然而不競乎
癸酉韓伐鄭取雍丘魏滅中山
按大事記中山武公以丁卯初立至是幾七
年耳而魏將伐之卒覆其宗而絕其祀魏亦
不仁矣哉又按任座之言曰君得中山不以封
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正使文侯
既得中山不以封子而以封弟亦不得謂之
仁矣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曾謂滅人之國封已之弟而遽可以為仁矣
乎
楚簡王卒子當繼是謂聲王甲戌鄭伐韓取負
黍
杜預曰陽城縣西南有負黍亭古人有言曰
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夫以區區之鄭而能
伐韓取其負黍豈其福歟
乙亥宋昭公卒子悼公購繼前不言書昭公立而此書其卒考之經運之篇昭之立當在己丑
趙以田公仲為相按史記趙相公仲乃公仲連非田公仲也
丙子齊宣公卒前以宣為靈此以靈為宣孰為是考之年表作宣者是子
康公貸繼貸史記作貸田會以廩丘叛廩丘於漢為縣屬東郡
戊寅晉韓趙求為諸侯于周
按司馬公之作通鑑實託於三晉之事以為
一書之始而其為說則曰晉大夫暴滅其君
剖分其地天子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得列於
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先王之禮於
是盡矣或者以為當是之時周室微弱三晉
盛彊雖欲勿許其可得乎是不然夫三晉苟
不顧天下之誅則不請命而自立矣不請命
而自立則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
必奉義而征之今請於天子而天子許之是
受天子之命而為諸侯也誰得討之故三晉
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
也朱子曰馬公述孔業託始有餘悲拳拳信

忠厚無乃迷先錢夫所謂先錢云者亦審於
末然而已矣春秋之作其始猶齊晉之主夏
盟也繼而楚爭之又繼而吳爭之又繼而越
爭之春秋於是終矣然後三晉以大夫而為
諸侯此其論晉之及有必然者君子於此亦
焉用嗟嘆為哉有志乎為治者亦謹於未然
而已矣按年表威烈王之二十三年先書九鼎震然後及於三晉之為諸侯夫三晉之為諸侯人事也而九鼎震焉則有非人之所能為者矣然則孰使之然哉天也夫意若曰是鼎也自夏而商一遷自商而周再遷矣三遷其可乎不可也然三晉合尚何以文系三晉之分則其文秦也從矣課不趙以之奏則天下之謂侯皆將為秦之而并秦并天下而鼎遷焉其器已於此矣天之所昭也可謂數數而已乎九鼎震三晉分其可畏如此而或者猶為是可嘆也

巳卯周威烈王崩太子驕嗣位是謂安王楚聲
王遇盜卒子疑立是謂悼王
盜不足道也以國君而死於盜豈無故而然
歟周戶之卒所以衛其宮也繞廣之卒所以
備其車也其為備亦嚴矣而盜得殺之則必
以戒心之不存而縱心之所致也悼昭氏曰楚王名年表作類世家作疑類名通中國之名也疑者蠻夷之名而稱於其國者也蓋互見之也

庚辰秦攻魏陽狐

括地志云陽狐郭在魏州元城縣東北三十
里魏於是時方與韓趙分晉之國雖曰請命
天子得列諸侯然使秦有臣天下之志則當
具其事之本末上告天子謂臣不可使之為
君君不可使之為民請改成命則雖天子亦
不得以其成命為不可改矣然後師有名之
師伐有罪之國正使魏彊於秦猶將為義而
屈而況魏固不彊於秦乎魏服則韓趙為之
次矣秦人不知出此而顧為是盜邊之計則
其所見之卑亦已甚矣然則三晉之得為諸
侯非三晉之幸也正以時無仗義執言為恒
文之所為者也

辛巳秦簡公卒子惠公繼韓景侯卒子烈侯繼
趙烈侯卒弟武侯立魏文侯以卜子夏段干木
為師西門豹為將守鄴
鄴於漢為縣屬魏郡
按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魏文帝與其群臣
論之其臣如大尉鍾繇等皆以為不敢欺者
本於其臣之畏罪而其臣之畏罪者則又本
於其君之任刑也愚謂豹之治鄴能以水利

利其所居之民則其於用刑也辯矣無亦以河伯娶婦之故投巫嫗於河以次而投且將及其廷掾與豪長者廷掾與豪長皆叩頭流血然後乃得免焉其吏民以此而驚故能成其不敢欺之效歟則亦非以用刑之故矣魏之君臣徒以不敢欺三字生說而不究其實其殆未足以為知言也夫

吳起為將守西河

起之為將於魏能繫秦拔其五城或問秦彊國也曩以全晉當之猶未嘗得志於秦今晉裂為三魏其一耳顧能有以擊秦拔其五城果何說歟為起之說者蓋曰秦民不讓皆有鬬心故散而自戰擊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所謂示之以利者夫豈非勇而誘之以怯整而誘之以亂可前也而必誘之以却者歟夫惟在我者怯則固勇者之所貪也在我者亂則固整者之所貪也在我者却則固爭前而欲奮者之所貪也彼既貪於所得而輕去其將則其將可得而虜矣其為擊秦之道不過如此或者以為有他謬巧其不然夫

田成子為相田字誤子字亦誤當作魏成者為是

按成之來為相也文侯召李克而問焉答以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此三者其以近臣之所為主而言之乎又繼以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此二者其以遠臣之所主而言之乎夫惟其所主者有所不為有所不取夫是以成得而為之主也吾以所主觀遠臣因以得師焉以所為主觀近臣因以得相焉不亦善乎雖然豈是耳矣不能有進也何則謂其君相及術於得人之名而不擬其實此其所短也此其所以不能於有為而遂止也

樂羊為將

按西門豹吳起樂羊皆以翟璜之所薦而進者也此璜之所以亦有入相之望也然李克以為子之所進君皆臣之非若成之所進君皆師之之比也其一時之議論如此安得不以得人為盛乎是雖曰徒擬其華不求其實然而猶足以傾一時之士也

同韓趙伐楚至于乘丘乘丘當作桑丘

甲申韓盜殺相俠累

此其政也固無以異於[illegible]而其[illegible]
賢惟恐其名之不揚於後至殺身以從之[illegible]
則道之不明豈不由王澤之竭故歟
丙戌晉烈公卒子孝公繼戊子魏伐鄭取酸棗
又敗秦軍于注
酸棗於漢為縣屬陳留注城說者以為在河
南之梁縣
楚伐韓取負黍
向也鄭嘗伐韓取負黍矣今也楚又伐韓取
負黍是必鄭既伐取之後韓復伐鄭而取

之也
庚寅齊田和徙其君康公于海上食一城
按史記齊康公立十四年淫於酒婦人不聽
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
祀愚按當時諸侯之國為大夫所篡者曰晉
曰齊晉幽公既以淫婦人夜竊出見殺於盜
矣齊康公復以淫於酒婦人而不
田和之所徙是何其事醜德齊如出一軌而
同趨於亡歟吾意是二人者權去其手無以
自逞則不過曰　為淫樂而已矣不知翻[illegible]
養晦以圖興復遂更安康之所為者自有其
道決不但取慰目前恣為淫樂而遂已也
秦伐韓宜陽拔六城韓趙大破楚師于大梁
宜陽於漢為縣屬弘農大梁於漢為浚儀縣
屬陳留
辛卯魯伐齊于平陸
平陸城古厥國也魯自春秋之時已為齊弱
久矣流而至於戰國則不足以敵齊固其所
也今也乃能聲齊之罪於以伐之此豈其力
之為足恃哉恃理之足以勝齊而已矣昔者

昭公為季氏所黜齊不能以伐魯今者康公
為田氏所徙魯固可得而伐齊第不知當時
所執之詞果出於是否耳果出於是則齊雖
彊且為魯弱何但一勝而已乎可以有進而遂
止無他是必為義不終之故也
齊伐魏取襄陵
襄陵於漢為縣屬河東
壬辰秦伐魏陰晉
按京兆之華陰漢志曰故陰晉
癸巳齊田和會魏文侯于濁澤求為諸侯魏請

于周及諸侯皆許之

濮陽說者以為在潁川之長社云○田氏之於齊猶魏韓趙之於晉也魏韓趙既已列而為諸侯矣田和之心詎能終守臣節不敢犯非其分乎以會為梯以魏為媒因以請于天子且以請于諸侯田和之計得矣然而冠屨易位首足倒置則莫之恤也此其責豈必天子之憂固亦當時諸侯之羞

經世之丑二千二百二十二

甲午周安王十五年秦惠公卒出子悼公繼被前惠公卒則以悼公繼此謚出子卒則言悼公與謚以前惠公為此德公既而復言之故韓烈侯卒子文侯繼魏文侯卒子武侯繼

呂氏曰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曰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愚按白圭之意豈不以文侯之所師非所相所相非所師歟古之人如湯之於伊尹師之即以為相相之必其所師夫是以扶持成就如彼其魏魏也今文侯之所師則有其人矣然不舉以相國則是論道非所以經邦經邦無取於論道何怪其名有餘而實不足哉

趙武侯卒子敬侯繼乙未田和稱諸侯于齊列于周紀魏攻趙邯鄲

邯鄲於漢為縣屬趙國○三晉之兵不可以自相攻也自相攻則秦得而乘之於西齊得而乘之於東楚得而乘之於南北其利害之所繫較然明甚而三晉不自知也豈以昔嘗分一而為三今將并三而為一歟殊不思昔焉之分幸也幸晉之衰也今欲睥睨而將幸人之衰耶不知務本而欲以幸為常則雖有可并之力吾惧其无可并之時也

丙申韓伐鄭取陽城伐宋執宋公于彭城

漢志有兩陽城一屬潁川一屬汝南此當是屬潁川者

魏城安邑及王垣

按漢之垣縣屬河東徐廣曰其縣有王屋山故謂之王垣

趙破齊師于靈丘

靈丘於漢為縣屬代郡

齊太公和卒子桓公午繼秦厲長攻殺出子及其母迎靈公之子于河上立之是謂獻公河上當曰河西正義曰西者秦州之西縣也時獻公在焉故迎而立之

丁酉趙破齊師于廩丘戊戌魏敗趙師于兎臺兎臺地名在河北廩平然

往歲趙破齊于廩丘為魏故也今茲魏破趙于兎臺獨不念破齊之功乎蓋春秋之時猶有同盟之與國今與國亦敵國矣故戰國之用兵不過爭彊而已非有攘夷安夏如齊桓之所為者是以但紀其勝負而不復議其是非以其彼此之是非無以大相過也則有不勝譏者矣故比之自鄶以下

己亥齊魏以衞伐趙取剛平庚子趙會楚伐魏取棘蒲

漢常山郡平棘縣應劭曰即棘蒲顏氏曰功臣表棘蒲侯陳武平棘侯林摯是平棘棘蒲非一地也應說失之愚謂信如師古之言應說固失之矣然漢之功臣侯者但食北稅六耳非必君其民也平棘棘蒲安知非一地耶

楚悼王卒盜殺相吳起子子繼是謂肅王誅害起者七十家

昔者魏武侯浮西河而下於其中流顧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之寶也起曰在德不在險此其為論豈不甚正矣乎故其用於楚也明法審令亦豈不以法之明令之審自足以藏吾之身歟然而明審之極刻暴之所由生也刻暴之至怨嫉之所由起也則足以亡其軀而已矣噫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其謂是夫

辛丑齊伐燕取桑丘

括地志云桑丘故城俗名敬城在易州遂城縣

壬寅齊康公死于海上齊桓侯卒子因齊立是謂威王癸卯晉孝公卒子靜公俱酒繼韓趙魏伐齊至于靈丘甲辰韓文公卒子哀侯繼趙攻中山戰于房子

房子於漢為縣屬常山中山之滅久矣至是而復見是必如春秋之許屢滅屢復非一

而不起者也
魯穆公卒子共公繼
淳于秀曰魯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
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呂氏曰穆公雖不能
用子思然尊賢尚德之意當時所罕而公儀
子之廉儉亦得相小國之道以魯之弱崎嶇
強暴之間竟能與戰國相終始未必非其君
相之力也
乙巳周安王崩太子喜嗣位是謂烈王魏武侯
韓哀侯趙敬侯同滅晉而三分其地以靜公為
家人食端氏一城
端氏於漢為縣屬河東呂氏曰所分絳曲沃
也其後趙世家又云奪晉君端氏徙處屯留
始夷于編户矣田氏篡齊事體同然田氏猶
待康公之死無後而收其城三晉不待請公
之死而生奪其城使為庶人又不如田氏也
丙午韓滅鄭徙都之趙敬侯卒子成侯繼宋休
公卒子辟公繼（按前下書休公之立而此書其卒考之編年之篇休公之立當在）
甲申戊申魯伐齊入陽關
按陽關本魯之邑耳今而伐齊乃以入陽關
為言畀必嘗為齊之所取故也
趙伐齊至博陵
按年表稱晉伐齊至鱄陵所謂博陵其即鱄
陵之誤歟不言趙而言晉因其舊之稱也
己酉魏拔齊薛陵攻趙北藺趙拔魏鄄邑七十
三
按年表拔齊薛陵者衛也按綱目拔魏鄄邑
亦曰衛之都鄄以衛為魏聲之訛也漢北藺
屬西河
宋辟公卒子剔成繼庚戌韓嚴弒其君哀侯立
其子懿侯（韓嚴刺其君本年表之文也然韓是韓廆嚴是嚴遂合二人而弑之似一入矣又不得已於嚴字之上更以一韓字加之則人知其為韓之韓嚴弑其君矣）
當是之時楚之大臣欲殺吳起而并中王尸
韓之親臣欲殺韓廆而并中侯身是不惟國
亡與亡國存與存之義不明雖君亡與亡君
存與存之義亦不明矣義之不明而利焉是
尚其禍固至此歟
魏武侯卒公子爭國趙伐魏立公子罃是謂惠
王
韓懿侯趙成侯合兵伐魏成侯曰殺罃立緩

割地而退我二國之利也懿侯曰殺罃暴也
割地貪也不如兩分之魏分為兩不彊於宋
衛則我終無魏患矣趙人不聽乃解而去太
史公曰魏惠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國
之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魏必分矣故曰
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按吳起傳謂魏相田文與起論功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此其言豈不甚美然而非事之實也何以言之文侯歿武侯繼其位之定也久矣主少國疑正是武侯以後之事不當於文侯之後言之也作史者得之傳聞而不考其實則吳起之說田文之言皆當斥而去之可矣然則田文其魏侯罃之相歟未可知也姑以其大臣之有昧附百姓之弱昧信則正當於趙時而言之恥斷疚能必辨乎

趙敗秦軍于鄗安
鄗安史記作高安其地河東
辛亥趙伐齊取鄄魏敗趙師于覃懷
覃懷於漢為縣屬河內郡
齊威王烹阿大夫封即墨大夫萬家
即墨於漢為縣屬膠東國封即墨烹阿此所
以為齊國之賞罰歟古之為國者賞一人而
千萬人皆知所勸罰一人而千萬人皆知所
戒舉齊國之人因此一舉而皆聳且懼莫敢

飾詐務盡其情則亦庶乎其近於古人之所
謂賞罰者矣然而曰齊國大治則或者史氏
之夸辭愚未敢以為必然也何則古人之於
治國以家為本其於齊家則又以身為本齊
王之所以出治者吾有以知其無所本矣而
徒恃其一賞一罰為足以聳動於人而使之
皆震且懼夫其一時之所為非必不可以聳
動於人而使之皆震且懼也然其所養者不
深則其所流者不遠所持者不久則其所至
者必不能以造乎其極也旱熯之餘而時雨

驟至豈不足以致溝澮之皆溢然隨作隨止
則其涸也亦可以立而待焉其謂之治特差
勝夫不治則可耳於斯時也而以大治言之
吾有以知其為史氏之夸辭也
楚肅王卒弟良夫繼是謂宣王壬子周烈王崩
弟扁嗣位是謂顯王齊西敗趙魏之師于濁澤
趙輸長城魏入觀齊
長城觀皆地名所謂趙輸長城魏入觀齊者
猶其曰趙則輸長城於齊而魏則入觀於齊
也觀音館魏之觀城縣即古之觀國若長城

則或者何所取之桑丘歟桑丘屬易州齊與趙之界也呂氏曰年表書趙侵齊取長城按世家言封即墨烹阿大夫之後遂起兵西擊趙魏魏獻觀津以和趙人歸我長城然則趙侵齊取長城必在封即墨烹阿大夫之前至是畏齊之彊然後歸之年表誤矣

魏敗韓師于馬陵

史記正義曰此馬陵在魏州元城縣東南或云在鄭州之中牟

癸丑韓魏攻周

呂氏曰按趙世家成侯七年與韓攻周蓋將分周為二也然則當曰韓趙攻周不當曰韓魏攻周

甲寅趙韓分周為二

呂氏曰初西周惠公封少子以奉王獨擅河南之地然禮樂征伐之大者王猶與聞也至是趙與韓攻周分而為二則東西周各為列國不復相關顯王雖在東周特建空名於其上耳自是而後凡史傳所載致伯賜胙之類則周王也征伐謀策稱東西周君者則二周之君也趙韓攻周其與師之由雖不可考意者為西周而舉敗周本紀云王赧時東西周分治非也赧王特徙都西周耳當以趙世家為正所謂分周之二者分為二天子之國於非也昔周之盛伯周召分陝而治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春秋之末周召之子孫微矣桓公之居於河南史氏以為續周公之職及惠公而封其子於鞏居羣者守不安意亦將有所續于夫淇安忘於亦將有所續非必曰吾將以續京公周也然日周日所既有分治之迹則自東自西能無分治之頹爭是故緣周召之迹假趙韓之家二國交攻而二周分治呂氏謂與所之由始不可考意者為西周而舉數愚意不然殆為東周而舉耳何以言之西周既得蹤述於居陝之西則東周亦得旋迹於居陝之東矣然不曰周召分治而但曰二周分治者惠公武公同出於河南之惠公此其所以但曰二周分治而不曰周召分治也然則所分者畿內諸侯之職非以天子之國自分而為二也

乙卯魏會趙攻秦不利于宅陽

宅陽在鄭州滎陽縣東南呂氏曰按魏世家與韓會宅陽城武堵為秦所敗然則當言會趙且攻秦者誤也

丙辰齊攻秦不利于石門按年表謂秦與晉戰石門天子賀則是秦勝利晉師不利明矣而此以為齊師不利[illegible]當從年表所載者為是

石門在雍州三原縣西北上有路若門故曰石門說者又以為堯之所鑿云

魏伐宋取儀臺

徐廣曰儀臺一作義臺郭象曰儀臺者[illegible]
也

丁巳周顯王西賀秦獻公

石門之役斬首六萬王以黼黻賀秦○呂氏
曰左氏紀諸侯侵伐雖大戰未嘗言斬首幾
萬首以萬計自石門之戰始賀以黼黻云者
賜之命而賜之服耳秦史不知賜命之禮故
以為賀也

魏與秦會于杜平

杜平說者以為在同州澄城縣界考之史會杜平者魏惠王秦孝公耳不當以為獻公之事

己未秦獻公卒子孝公繼敗魏師于火梁魏敗
韓師于澮

澮水出平陽絳縣南西入于汾即新田之所
在

庚申魏拔趙皮牢

皮牢在澮之側

辛酉周致文武胙于秦孝公東周惠公卒子傑
繼韓趙[illegible]以齊王戍秦用魏鞅魏當作衛

按衛鞅以庚申入秦至是三年矣是則變法
之秋也法之變也其人事歟抑天意歟周自
東遷以來豐鎬之舊固已變而為秦以詩考
之其地一也而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
靡中心搖搖此其氣象為何如不萎薾乎豈
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
同仇此其氣象為何如不迅烈乎由此觀之
先王之遺法固已日趨於變矣特未甚耳至
衛鞅而以秦之所尚猶未足以滿愜其意又
從而變之則是寬者必趨於猛不恤其殘也

厚者必趨於薄不恤其暴也臨渭論囚而水
為之赤蓋自是而始矣然則果人事乎果天
意乎雖然鞅之未入於秦天已先為之變矣
君子於衛鞅入秦之上書彗見西方夫彗見
西方則必東指此秦滅六國之兆也於衛鞅
乎何尤噫秦滅六國變之已成者也而本則
根于孝公之心孝公之心萌一念之不仁則
其心術變矣然後天應於上而其象變焉人
應於下而其法變焉嗟夫此豈偶然之故哉
天人雖殊未始不合而為一也

韓懿侯卒子昭侯繼

經世之寅二千二百二十三

甲子周顯王十二年宋取韓黄池齊封鄒忌為成侯鄒忌所封國成則成非國非邑也地在下邳而成之名也

呂氏曰諸侯擅封同姓見於書傳自晉昭侯封成師始諸侯擅封異姓見於書傳自齊威王封鄒忌始

乙丑趙會燕于河上會齊于平陸魯衛宋鄭朝魏

鄭為韓滅久矣而此復見何蓋韓既滅鄭遂徙都之故此朝魏者乃韓昭侯與魯共公衛成侯及宋公是也韓何以謂之鄭猶魏王居汾遂以汾王稱之晉侯居鄂遂以鄂侯稱之也然則其朝魏何呂氏曰是時惠王方強諸侯相率朝之

丙寅魯共公卒子康公繼齊會趙于鄗會魏于平陸會秦于杜平按年表當曰齊會趙于鄗又會魏于平陸則趙于平陸其會秦杜平當從齊之於魏不當從秦之於齊也

丁卯秦攻魏師于元里元里在同州澄城縣界取少梁魏圍趙邯鄲戊辰韓攻東周君取陵觀及邢丘邢丘

齊田忌孫臏救趙敗魏師于桂陵按年表當作廪丘

桂陵說者以為在曹州乘縣之東北云○夫救趙而不之於趙所謂批其亢也擣其虛也趙之圍不期於解而自解矣雖然何足以收弊於魏以吾之逸待彼之勞以吾之高乘彼之下則未有不勝者也此其戰所以必於桂陵蓋有以也

是年齊始稱王己巳秦大良造魏鞅會韓趙之師圍魏襄陵庚午韓用申不害為相

呂氏曰申不害鄭之賤臣學本老子以術干昭侯魏圍邯鄲昭侯曰吾誰與而可不害未知昭侯所欲微視昭侯所說言之昭侯大說至是遂以為相愚謂范睢初見秦王必先觀其俯仰申子欲說昭侯必微視其所說斯可以見戰國遊士之態矣孟子謂宋勾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若皆以孟子之學遊諸侯則安有斯人之態哉

秦趙伐魏魏歸趙邯鄲盟于漳水之上辛未趙成侯卒世子繼是謂肅侯秦開阡陌

呂氏曰阡陌田間之道也南北曰阡東西曰
陌井田之制五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
一夫之地環之以遂遂上有徑九夫為井一
井之地環之以溝溝上有畛自溝而為洫自
洫而為澮自澮而為川經緯錯綜若畫棋局
雖有強者百畝之外不容兼并雖有弱者百畝
之內不至侵奪商鞅不知代天理物之意徒
欲鼓舞奸猾以利吾國故除溝洫之限立賣
買之法工於耕戰金多貲厚者雖兼十夫百
夫千夫之地曾莫之禁彼愚弱之民不能返

事赴功以利吾國雖殞死中野於我何損其
設心如是特盜賊之長雄耳非可與論君道
也又按袁氏之意若曰阡以千夫而得名故謂之阡陌以百夫而得名故謂之陌陌是涂之異名涂之廣與洫等洫八尺則涂亦八尺也阡是道之異名道之廣與澮等澮之廣丈六尺則道之廣亦丈六天也道之上有路焉折不可開也然而不開者以其為兵車之所往來則不可以開也涂之下有畛焉升不可開也然而不開者以其與遂徑而俱徒步則不足以開也夫然後於萬夫之下率其爲千夫之所十夫之上率其為百夫之陌者而開之是其於井田之制雖曰未盡失裂然其汲裂之端則自此始矣有志於復古者畢安得不烏之慨然而永嘆矣乎

大槩冀室于咸陽自雍徙都之

冀室當作冀闕索隱曰即魏闕也冀記也記
列教令於此門闕愚按咸陽者山南曰陽水
北曰陽其地在渭水之北又在九嵕諸山之
南故曰咸陽

癸酉趙奪晉君端氏徙之屯留屯音純屯留於漢為縣屬上黨

秦初為賦

譙周曰為軍賦徐廣曰制賦法愚以為皆意
之也何足以得其說之實哉按秦用商君制
轅田其為賦者非他以轅田之故也然則
何謂轅田轅爰同爰即於也周制上田不
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秦則雖有上中下三
者之不同而皆不易每歲自於其處而耕之
夫苟自於其處而耕之則亦自於其處而歛
之矣是故自周制言之則田之下者以三百
畝而納百畝之賦田之中者以二百畝而納
百畝之賦自秦制言之則無復一易再易而
皆為不易之田則其所取必有加而無減夫
其有加無減雖莫知其若為而取然頭會箕
歛說者以為什而取其伍焉說者之云雖若
大過然總其戶之所入與其田之所出而通

計之是必什取其伍無疑矣藉此以求則田
賦如此軍賦可知
甲戌乙亥曾康公卒子景公繼戊寅周顯王錫
秦孝公命為伯齊威王卒子宣王辟彊繼己卯
諸侯西賀秦
呂氏曰以去年天子致伯而賀之矣
庚辰齊救韓趙田忌田嬰孫臏大敗魏師于馬
陵獲將龐涓及世子申
虞喜志林云濮州鄄城縣東北六十餘里有
馬陵澗谷深可以置伏談者因之遂以此為
龐涓所敗之處云是役也救韓而已無與於
救趙也故孫臏之言曰吾因深結韓之親而
晚承魏之弊則可以獲重利而得尊名臏之
為謀知重利與尊名而已耳豈有救韓之實
哉使其果有救韓之實則徑起而救之矣何
待其委國於我而後救之哉夫桂陵之戰不勝而敗為龐涓者亦可以自警矣然而不戒也人方示我以怯我則以為真怯孰知其為勇者之所藏乎舍步而騎則失之於輕無以自固矣正使不為伏弩所攻猶將必敗況齊弩既發而魏師亂焉術能不窮矣乎此可以為無謀而不俱者之戒矣
辛巳楚宣王卒子威王繼秦奪魏河西七里魏
去安邑徙都大梁七里疑當作七百里所謂大梁其浚儀歟
呂氏曰秦圖河西久矣至是因馬陵之敗始
用師而得之拔河西之戰商鞅誘魏將卬而執之遂因以破其軍焉夫商鞅為政於秦立信於徙木所以示其言為必不安也亦既十年矣乃一日欺魏而虜其將復其軍其軍可復也其將可虜也其如自隳其信何故知君子之所謂信自其所有者而推之也商鞅之所謂信本其所無者而假之也司馬公知其為人之刻薄而不知其所謂信者得假之耳抑能自其所有而推之也則為之立論揚而推之是亦不免為其所欺者故
癸未秦孝公卒子惠文君繼是謂惠王惠字下當有文字
商鞅奔魏魏不受復入于秦
鞅之得志於秦也其攻魏不遺餘力矣意魏
之君臣上下思得其肉而食之不厭今失所
恃則一死之外無他策矣而猶欲託身於所
殘之國已為豺虎而欲以祥麟望人人之不
受不亦宜乎
甲申秦惠文君夷商鞅族
古先王之立法大抵本於人情而已因人之
有二親也教之以孝然而不孝則從而刑之
人亦莫得而辭焉因人之有九族也教之以
睦然而不睦則從而刑之人亦莫得而辭焉

其他㚷不悌不弟不任不恤莫不皆然未有
不本於人情而爲之者也鞅則不然令民爲
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則是驅之使陷於不悌
不弟不任不恤之域而已不特此也民有二
男以上不分異者令倍其賦則是驅之使陷
於不孝不睦之域而已凡古之所禁者鞅則
反以爲令其近於人情者幾希乃若有功者
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非欺其民使以
其命易須臾之芬華者乎其爲狙視其民而
以智籠之蓋莫甚於此矣司馬公猶以爲不

欺而取之也不惑矣乎善乎胡氏之言曰百
姓其讎也六國其敵也鞅於是時欲圖善後
之策亦無所爲而可愚以爲信然故表而出
之

蘇秦入秦秦不受

使秦而受秦則秦亦一張儀矣惟其不受於
秦也是以掉三寸而說六國爲縱以敵橫橫
與縱相形而利害之說勝矣嗚呼孰知仁義
之爲可貴哉

乙酉周顯王西賀秦　孟軻爲魏卿

使魏惠王而用信孟子之言則必不爲秦楚
之所辱矣惜哉

丙戌秦拔韓宜陽　魏惠王卒子襄王繼　齊宣王
會魏襄王于鄄　丁亥蘇秦會趙燕韓魏齊楚六
國之師盟于洹水之上以攻秦至于函谷

洹水出上黨泫氏縣東行至內黃入白溝函
谷秦之故關在弘農夫以六國而攻秦竭秦
之力未必能抗也然蘇秦之術能合六國盟
洹水之上而不能加一矢遺函谷之中此其故
何哉情不素孚義不素著而欲以逡巡遁逃

之兵擬開關延敵之秦難矣有志乎此者必
無爲區區之利害所奪而堅忍以持之庶乎
其可乎惜也無以是說告六國之君者

韓作高門

屈宜臼以爲不時則凡其時屈舉贏者皆當
以是爲戒不但韓也

是年楚滅越獲其王無彊盡取其地東開地至
浙江（晉灼曰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

魏始稱王　田嬰爲相（田字之上脫一齊字蓋嬰乃齊相也）

吳氏曰齊魏稱王久矣至是乃會徐州以相

王或者前此但稱於其國至此乃號令通於
諸侯乎
戊子燕文公卒子易王立韓昭侯卒子宣惠王立
書楚敗齊師于徐州齊田嬰詐楚故不
利
詐楚之事不可知徐廣以為昔齊嘗說越使
攻楚今楚已滅越復攻齊或者亦意之也
己丑齊會魏伐趙又伐燕取十城
楚既滅越必有輕諸侯之心故於是伐齊齊
敗於楚則將取償於鄰國故會魏伐趙又伐
燕而洹水之盟無不渝者矣豈非利害汩之
有以奪其為國之遠謀乎
庚寅秦伐魏
秦之所攻莫先於魏而五國不與焉此五國
所以環視不救而不知楚之食葉葉不盡則
食不止也
辛卯宋亂公弟偃弒其君代立是謂元王壬辰
楚威王卒子懷王槐繼魏伐楚取陘山
括地志云陘山在鄭州新鄭縣西南三十里
秦伐魏取汾陰

汾陰於漢為縣屬河東
癸巳秦用張儀為相
蘇秦張儀均之為說客耳然蘇秦之說用猶
有益於六國用張儀之說則不過事秦而已
矣而六國之君亦復聽之噫其愚矣六國之君
無定見而其臣亦莫或為之長慮卻顧而求
其真是之歸也
陳軫適楚楚滅蜀魏輸秦上郡
上郡郡名漢初更為翟國未幾復故尚并州
呂氏曰春秋時郡屬縣戰國時縣屬郡方其
公商鞅時并小鄉為大縣縣一令尚未有郡
及守稱及魏納上郡後十餘年秦記始書置
漢中郡或山東諸侯先變古制而秦效之歟
經世之卯二千二百二十四
甲午周顯王四十二年齊會魏攻韓之桑丘乙
未趙肅侯卒子定繼是謂武靈王齊田孟軻為
卿丙申孟軻去齊
孟子於齊魏之君皆欲以王道告之而齊魏
之君卒莫之行也豈天之未欲平治天下故
歟不然何臣邪說之易合而正論之難諧也

丁酉秦始稱王齊宣王卒子湣王地繼秦第上

郡塞

以程大昌地譜考之所謂上郡本春秋時白翟之地也其地與秦相接秦不能有而魏有之今既受魏之所獻則其緣邊之地必已有故塞可築秦特因而築之耳因而築之所以外防胡虜内固吾圉未為過也然直至始皇而猶以築城為事何哉虜既滅地既闢又欲斥而廣之則此特其[illegible]備者耳卒之扶蘇死蒙恬繫不於他所皆於長城之下見之廣德者王廣地者亡顧不信歟

戊戌韓燕稱王楚破魏襄陵八城移兵攻齊秦張儀會齊楚執政于齧桑（徐廣曰齧桑在梁與彭城之間）亥秦張儀出相魏

儀之相魏專欲使魏事秦而諸侯效之耳魏既不聽其說則辭而拒之可也今徒不然而顧用以為相焉用彼相為哉甚矣魏王之惑也

燕會韓魏二君于區鼠（區鼠在河北）庚子周顯王崩[illegible]嗣位是謂[illegible]王是年趙始稱王齊封田嬰于薛

按齊有徐州徐音舒即[illegible]舒之謂也錄勃海郡史記索隱謂此為薛

盜殺蘇秦于齊

蘇秦智矣而不足以及夫閭[illegible]之防此非其慮有所遺而計有所缺蓋其[illegible]之所蹈者皆危機也則其殺身之禍不在齊必在燕矣學焉而無得於道者大槩如此豈獨蘇秦為然哉

蘇代復相燕

相燕甫尔而以復相燕言之何也甚之也何甚乎代之相燕也哉非甚乎代之相燕甚乎燕之相代也以為其兄之紛已可睹矣而復信其弟也此其所以甚之也

燕易王卒子噲繼子之專國蘇代使齊辛丑宋伐楚取城三百里始稱王秦齊交婚壬寅魏襄王卒子哀王繼張儀復相秦

此其復相也亦有甚之之意乎果忠於秦則必不忠於魏果忠於魏則必不忠於秦秦貫[illegible]而一[illegible]售其詐而不疑君子觀於其

人之往復一而感慨生焉其甚之也秦與魏皆
將有所不免而儀其甚焉者也
癸卯楚會齊趙韓魏燕攻秦不利齊獨後秦擊
罩痪大敗六國之師獲將申差及韓魏二公子
疾秦惠王之弟也其所居之里有大樗焉故
以為號高誘曰其地在渭南之陰鄉○申差
韓將抑申差之獲當在甲辰不在癸卯
甲辰齊敗魏師于觀津與秦爭雄雌䜌又工
觀津於漢為縣屬信都國○七與秦爭雄雌
者豈特齊而已哉楚與秦一雄雌也三晉合
則其與秦亦一雄雌也大其可與爭雄雌者
恃有其國恃有其臣恃有其民耳不恃其一
戰而勝也今齊以觀津之勝遂與秦爭雄設
使其一戰而敗將遂與秦為雌乎故知不恃
其可恃而徒恃其所不可恃者乍起乍仆與
不足道也
魯景公卒子平公繼
魯自穆公而後至此又二世矣不三世而遂
已則平公之世所謂微乎微者謂宜有以振
之可也有樂正子不用而果於用臧倉也則
[illegible]孟子而已矣然則既其所可抑而擊
[illegible]所可救夫周有國者之通患歟
秦敗韓師于濁澤韓請割名都一以助伐楚既
而背之秦又伐韓敗韓師于岸門楚救不至
濁澤按史記正義當作觀澤括地志曰在魏
州頓丘縣東十八里徐廣以長社之濁澤釋
之誤矣岸門括地志曰在許州長社縣西北
二十八里今名西武亭云為三晉之計者秦
伐一國則必救之可也為齊楚之計者秦伐
三晉則亦必起而救之可也夫然後可以抗
秦矣今秦敗韓師至于再矣而趙魏莫救是
三晉之心不一也齊晏然處於東海之上若
罔聞知楚偃然處於南海之濱雖許救而不
至是五國之心皆不一也天下之事一則合
二則離合則成離則敗從古而然矣而五國
之君漫不是省可勝惜哉
燕王噲以國屬子之
之噲之讓欲堯舜也而不知堯舜之聖非已
之所能效也
[illegible]齊伐燕

燕可伐矣而齊之德無以異於燕是以雖

勝之而不能安之也

秦伐趙拔中都及西陽

中都於漢爲縣屬太原西陽說者以爲在汾州隰城縣南

丙午周慎靚王崩子延繼是謂赧王稱西周君

呂氏曰赧王錯徙都西周特主其祭耳土地人民政事皆西周武公專之赧王無與焉西周武公乃惠公之長子宋忠謂王赧謚曰西周武公非也按楚欲圖周王赧使武公謂楚相昭子曰西周之地不過百里名爲天下共主攻之者名爲弒君則武公爲赧王之臣明矣豈可合爲一人哉愚按稱東周君者自是食采於鞏者耳非威烈而下以至顯王之諸王也稱西周君者自是食采於河南者耳非王赧也然則王赧之正居於西邑則將何謂之曰自稱王耳而東西之周皆其臣焉臣也而謂之君自然當是之時人皆謂之於其名不考其實則可謂之證君自與他自其下稱之君之實不有不然者其遂因以證其說而正之

拔義渠二十五城又取韓之石章韓地

楚齊和親燕亂將市被攻子之不克迺攻

世子又不克死

齊之伐燕當載於是年

戊申楚攻秦不利

楚之攻秦也實出於見紿之後非出於見紿之前若其不利即敗于丹陽敗于藍田者是也

秦伐齊楚救不至秦張儀紿楚

伐齊而楚不救者是則秦之所欲耳然而非有是事也此張儀之計所以必從事於紿而後齊楚之交可絕也

摶里疾攻趙己酉楚懷王大伐秦不利又伐又不利秦庶長魏章會齊韓之師大敗楚師于藍田又敗之于丹水之陽獲其將屈丐遂取漢中地置黔中郡以關兵之諱言之先丹陽而後藍田可也

藍田於漢爲縣屬弘農丹水之陽當止作丹陽索隱曰在漢中漢中之與黔中均之爲當時之郡名耳非以漢中之地爲黔中郡也甚矣人君之喜怒不可不慎也張儀之於楚王始而告之曰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此其說殆若要幼付之一笑可也而王爲之喜是其

於一喜之際固已不能無所失矣及其去楚
使也則又曰子何不受地自其至其廣袤六
里此其說殆若俳優付之一笑亦可也而王
為之怒是其於一怒之際獨能無所失乎丹
陽之師既以一怒而悄之矣藍田之師又以
一怒而指之幾如是而不已　其不已
者亡也然則人君之於喜怒可不慎乎
韓宣王卒世子倉繼是謂襄王齊以五都兵攻
燕燕亂國人立太子平是謂昭王庚戌楚屈原
使齊

或曰使屈原不使於齊則張儀之來也能使
懷王殺之否乎曰當是時原已見疏於王矣
而王之所親若鄭袖者固自有以為儀之主
也儀惟有袖以為之主是故入楚而不忌原
則莫為之主矣言雖忠如王之不聽何雖幸
而聽猶必有沮之者吾是以知其雖不適齊
亦必不能殺儀言而莫聽不過徒抱其悄而
止也
秦張儀使楚會楚齊韓趙魏燕六國西事秦至
咸陽而秦惠王卒世子武王繼燕起金臺以禮

郭隗樂毅自魏至鄒衍自齊至劇辛自趙至
按上谷圖經云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
辛亥秦會魏于臨晉張魏章適衛衛作魏當從里疾
甘茂為相
臨晉於漢為縣屬馮翊儀與章適魏由疾與
茂之相秦也是何也疾茂儀之讎也
壬子楚合齊以善韓癸丑秦武王會魏哀王于
應會韓襄王于臨晉
漢潁川郡之父城有應鄉志以為故應國
甲寅東西二周君相攻

陝東西之分治也本二人而猶一家周東西
之分治也本一家而猶敵國則其相攻也有
所不免矣世之變一至此極悲夫
楚圍韓之雍丘雍丘史作雍氏秦甘茂拔韓之宜陽
呂氏曰宜陽在秦屬三川郡在漢屬弘農郡
在今屬河南府福昌縣城東北南三面峭絕
天險韶池二崤皆在境內蓋控扼之地也甘
茂攻宜陽三鼓而卒不下甘茂曰公孫衍樗
里疾挫我於內而公仲以韓窮我於外明日
鼓之而不可下以宜陽之郭為墓於是出私

金以黃公嘗明日鼓之宜陽拔愚按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公仲之軍又二十萬今二十萬衆坐食積粟而卒爲甘茂之所拔者甘茂能指死以攻之而公仲未必能指死以守之故也

武王舉周鼎絕脈而死國人迎母弟稷于趙而立之是謂昭襄王大后臨朝稱制魏冉專政

前乎此未有以太后稱制者而太后之稱制自此始亦未有以外戚專政者而外戚之專政自此始此二者秦倡於前而漢和於後其流之弊至於居攝即真極矣而繼其踵者猶莫之戒也可勝嘆哉白魏冉當同而其君之嫡母死焉死於獄也天下無無父之國有無母之國乎無有也人之紀必是而大壞矣其躬能有以無之乎夫子之作春秋也於僖之成風宣之敬嬴襄以小君稱之豈以著其爲美哉允以著其爲不美也其爲不美秦何已之母非嫡也其於嫡母有君臣之分焉隆其所生使得與嫡母伉是與篡爲嫡與弒爲國不屏其篡不嫡其國而欲甚篡弒之息是猶却步而欲其行之前也其流弊不至於如冉之所爲則不止夫子知其姦之必至於此故特於春秋而謹之其義炳然非不著也然而猶有不察始卒其槩而言之豈不信若李唐之季乎何足之賤也崇而秦之必與至尊等則夫太皇太后之弒將有所不免矣嗟夫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有由然也

趙武靈王改用胡服

以胡服爲便則先王之法服皆可廢矣遂使天下後世不復見古儀章之盛豈非作俑者之過歟

乙卯秦復韓武遂

易州之遂城說者以爲即戰國時武遂城也取之而又復之此張儀之故智也而甘茂亦從而效之蓋取若臨之以威復若懷之以德韓魏之君圉於其術而不能自救其亦可悲矣夫

嚴君疾向壽爲相甘茂適魏

所謂嚴君疾者疾其名也而其所封則在於蜀之嚴道有君道焉即樗里疾也何以言之疾與茂則爭宜陽而不相得者也壽與茂則爭武遂而不相得者也疾與壽相而甘茂適魏雖微史傳愚有以知嚴君疾之爲樗里疾也

丙辰楚絕齊以善秦

秦之於六國惟恐其交之不絕也齊楚之交絕則皆西面而事秦秦可以坐制諸侯之命矣

丁巳秦昭襄王會楚懷王于黄棘復之上庸

黃棘在房襄二州之間呂氏曰上庸本庸國也屬漢中楚莊王始滅之屈丐之敗爲秦所取至是懷王入與秦盟約於黃棘故秦復歸之

戊午齊韓魏攻楚楚求救于秦秦昬平公李子文公賈繼秦取韓武遂拔魏蒲阪己未秦復歸魏蒲阪會韓于武遂庚申楚伐秦不利秦昭襄王會齊韓魏伐楚敗之於重丘

重丘於漢爲縣屬平原夫平原齊地也而以敗楚言之意是時楚已并和故其地遂至齊

此歟呂氏曰楚太子殺秦大夫而亡故伐之

辛酉齊孟嘗君入秦爲質

詩云居常與許鄭箋云常或作嘗在薛之南索隱曰孟其字也皇覽曰孟嘗邑于薛城

壬戌楚懷王放其大夫屈原于江濱

詩有變風有變雅若屈原之辭則變而又變者也然則怨乎曰詩可以怨謂其[illegible]而不怒也屈原之辭可謂激矣然而能抑其怒則猶不失其爲可以怨也

與秦昭襄王會于武遂不復

武遂當作武關其地在商州上洛縣東云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臣放於前而君縶於後比事觀之則君臣之變至此極矣屈原之辭雖欲不怨而可得乎

國人迎太子橫于齊而立之是謂頃襄王其弟子蘭爲令尹齊歸秦涇陽君 涇陽縣於漢爲縣屬安定

孟嘗君自秦逃歸

孟嘗君之得脫於秦世以爲狗盜雞鳴之力而荊公則曰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秦會齊魏伐楚取八城趙攻燕中山攘地北至代西至九原

代於漢爲郡屬幽州九原於漢爲縣屬五原漢之五原即秦之九原也屬并州若中山則自爲當時之小國非燕之中山也且嘗爲魏所滅今而復見是必因魏之敗於齊也乘間以復其國既不利於魏矣復不利於趙故武靈王之言曰先時中山負齊之彊侵暴吾地於是變服習射期以報怨於中山至是滅之其亦事之克成者歟

癸亥齊會韓魏伐秦至于函谷

蘇氏曰戰國以詐力相侵伐二百年兵出未嘗有名秦昭王欺楚懷王而囚之要之割地諸侯熟視無敢以一言問秦者惟田文免相於秦幾不得脫歸而怨之借楚爲名兵至函谷秦人震恐割地講解僅乃得免自山東難秦未有若此其壯者也矣兵直爲壯曲爲老有名之兵誰能禦之使田文能奮其威則是役也齊可以霸惜其聽蘇代之計臨函谷而無攻以求楚東國而出師之名索然以盡東國既不可得而懷王卒死於秦由此觀之秦惟不遇桓文是以橫行而莫之制耳世豈以大義而屈於不義哉

秦伐楚取十六城

秦之所以伐楚取十六城者以楚之告秦若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楚人之爲此言也豈不如晉人之所謂喪君有君者乎然晉人則能啗秦以其言故惠公可復楚人則徒以無益之言激其未憾之意不惟不能反其已喪之君而亦不能保其未割之地焉楚之謀國者其始不及晉也亦遠歟

趙武靈王稱主父會群臣于東宮廢太子章而授庶子何位是謂惠文王以肥義爲之相

雀鷇之禍慘矣而其原實起於此以色傾國以欲殞身非不思之甚歟

北略地南入秦稱使者

武靈王之入秦殆猶魚之自脫於淵矣使秦有所覺而留之雖悔之而何及歟

經世之辰二千二百二十五

甲子周赧王十八年楚懷王于秦逃歸而不克

乙丑楚懷王卒于秦楚遂絕秦

呂氏曰楚視秦蓋不共戴天之讎絕之正也明年已受秦粟又三年而迎婦于秦可勝誅哉

魏哀王卒子昭王繼齊會韓魏趙宋五國之兵攻秦至鹽氏而還秦與韓魏河北及封陵以和

括地志云鹽故城一名司鹽城在蒲州安邑縣以其有掌鹽之官故稱氏爲河北於漢爲縣屬河東若封陵則在古蒲阪縣之西南云

韓襄王卒子釐王咎趙主父滅中山徙其王于

膚施

膚施於漢為縣屬上郡

夫上郡魏巳獻之於秦矣而膚施之地猶指制之豈當是之時膚施固不屬於上郡歟

封廢太子章于代號安陽君使田不禮為之相

按地志安陽有二五原之安陽曰西安陽代郡之安陽曰東安陽此所謂安陽其東安陽歟

丙寅秦免樓緩相穰侯魏冉復相帥師攻魏趙

安陽君及田不禮作難公子成及大夫李兌平之主父死于沙丘宮

沙丘臺在邢州平鄉縣東北呂氏曰主父得國之慶乃新殺身之釁已兆所謂發甚同門吉凶同域也愚謂主父殺身之釁蓋已兆於寵吳娃之時矣由娃而念何由何而廢吾其來有漸豈至是而始見哉

丁卯秦向壽伐韓拔武始

武始於漢為縣屬魏郡

戊辰楚與秦復和韓伐秦不利秦左庶長當作左更白起大敗韓及諸侯之師于伊闕取城五坑軍二十四萬獲將公孫喜

伊闕於唐為縣屬洛州劉道原曰禹疏龍門以通河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故曰伊闕是戰也斬首二十四萬視前之斬首六萬則四倍其數矣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當是之時有能舉孟子此言而行之則起固不容於誅矣杜郵之死尚誰怨哉

己巳楚逆婦于秦

司馬公曰甚哉秦之無道也殺其父而劫其子楚之不競也忍其父而昏其讎嗚呼楚之君誠得其道臣誠得其人秦雖彊烏得而陵之哉故荀卿論之曰夫道善用之則百里之地可以獨立不善用之則楚以六千里而為讎人役信哉

秦魏冉免相大良造白起伐魏取垣攻楚取宛

庚午秦魏冉復相封陶邑司馬錯伐韓取軹及鄧

按史記辛未攻魏取垣攻楚取宛庚午取軹及鄧不言攻韓而但衆攻魏攻楚之文則軹鄧非楚城即魏城謂伐韓者誤也何以言之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軹城在懷州濟源縣東南十三里故鄧城在懷州河陽縣西三十一里並六國時魏邑則史記所書正是蒙上文伐魏之辭而言之而懷州之鄧與軹相連又不可以鄧州疑為屬楚之地也蘇代表言伐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則此軹此鄧之為魏地益以明矣

辛未齊有田甲之難免孟嘗君相

呂氏曰初人或毀孟嘗君將為亂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孟嘗君乃奔湣王蹤迹驗問孟嘗君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乃復謝病歸老於薛

魏獻河東地方四百里入秦韓獻武遂二百里入秦趙會齊伐韓壬申齊復孟嘗君相秦伐韓拔六十一城

呂氏曰按穰侯為將拔魏之河內取城大小六十餘然則非伐韓乃伐魏也愚按呂氏之說正與前伐魏至軹之說相似其以伐魏為伐韓或者一事而再書之也

癸酉齊秦約稱東西帝復罷甲戌齊孟嘗君謝病秦昭襄王巡漢中及上郡河北拔魏新垣及曲陽新垣曲陽在懷州近曲陽乙亥齊滅宋至于泗上泗上十二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南取楚之淮北西侵韓趙魏

當是時楚滅越齊滅宋趙滅中山其興也亦已廣矣豈獨秦可以并六國而六國畢不可以并秦乎吾意天於是時方欲假手於秦以并六國又必假手於六國以并先代之諸侯然後次第掃除以至於一統皆為郡縣則封建之根拔矣而世之儒者方惓惓於古制之不復嗚呼古制之不復豈特封建一事而已哉

魏獻秦安邑秦伐魏之河內韓之夏山

所謂夏山其陽翟之山歟蓋禹嘗受封於陽翟則陽翟之山皆可以夏山名之是時韓都潁川則夏山乃其所依以立者秦之所攻遂及於此夫豈非危急存亡之秋歟

丙子齊孟嘗君以薛屬魏

齊公子屬邑於魏謂之忠可乎曰不可信陵君擅軍於魏功不贖罪孟嘗君擅邑於齊

不容贖故知戰國公子九名浮於實者皆圖
之盡也
秦昭襄王會楚頃襄王于宛會趙惠文王于中
陽
中陽於漢為縣屬西河
伐齊拔九城丁丑燕樂毅會秦楚韓趙魏五國
之師伐齊大敗齊于濟西遂入臨淄拔城七十
呼吸之間下齊七十餘城此非獨毅之賢燕
之衆亦以五國之師從之也使其不合五國
之師則雖能破齊豈能若是之壯哉

拜樂毅上卿封昌國君留圍齊即墨及莒
圍莒即墨所以久而不下者何哉以五國之
師各返其國則燕不能以獨任其功故也
齊湣王保莒楚使淖齒救齊湣王于莒
或問齊無淖齒之患則湣王可以復齊否乎
曰湣王之不可以復齊猶明皇之不可以復
唐也必也其身已死然後國人思之而法章
立焉此齊國之所以復也
莒人立其子法章是謂襄王荀卿行祭酒
韓子曰荀於楊也大醇而小疵使其見用於

時雖不及孟子之醇然必不至如李斯之謬
也今既老矣不過為祭酒於齊然則儒術之
難行豈特孟子為有是嘆哉
戊寅楚頃襄王會秦昭襄王于鄢秦穰侯伐魏
至于國己卯秦昭襄王會韓釐王于新城會魏
昭王于新明
徐廣曰河南新城縣即高都城也新明未詳
伐趙拔二城伐韓取六邑庚辰楚會魏趙伐秦
秦伐楚魏冉復相趙使藺相如入秦獻璧
楊氏曰古之智者以小事大有以皮幣珠玉

犬馬而不得免者至乃棄國而逃之況一璧
乎雖與之可也相如計不出此而欲以身死
之可謂失義而傷勇矣及其完璧而歸亦何
益哉
辛巳楚割上庸及漢中請和于秦秦白起拔趙
二城司馬錯拔楚上庸
前既取漢中矣今又割漢中今既割上庸矣
而又拔上庸則是疆埸之地一彼一此不至
於盡取而悉有之不止也
燕昭王卒子惠王立以騎劫代樂毅將樂毅奔

趙

或曰使昭王不死樂毅不奔燕其可以并齊乎曰不可夫燕之所以破齊本以復仇爲事齊軍破湣王死則昭王之志不啻足矣不能復有所進也而毅之行師亦非采有一定不搖之計其初則約趙嚪秦連楚及魏楚雖不爲所連猶有韓也并將五國之師然後乃能破齊及齊已破則遂稍輕之矣遽還秦韓之師而但留趙魏然其所留者又各分道而行使齊於是時而稍有人焉則収合餘燼而背

城借一安知其不可於敗中而求勝其不能於敗中而求勝正以其所任者非賢而賢者則不任耳其分爲三道固已有間之可乘矣其分爲五道豈必無間之可乘有間也而莫之或乘非必行師之有道要爲敵無人焉而已耳歷將既久則齊國之人自當哀其舊君有爲之死者矣我乃圖畫邑而慼之王蠋之死乃燕復爲齊之機也其機既動毒不可遏毅亦悔之矣由是而禁侵掠則前乎此者其侵掠必不禁也由是而寬賦斂則前乎此者其賦斂必不寬也其封蠋之墓則亦因祀桓公與管仲而并及之耳毅欲以是撫齊之民而齊民終不服也法章立齊有王矣向之爲燕所下者寧不皆有興復之望乎七十餘城之外所餘僅莒即墨之二邑耳圍之朞年而不下可以自反矣乃去城九里而軍焉出者勿獲困者賑之非不欲以區區之小仁而誘之也其如君臣之大義既已激於王蠋之一死則區區敵國之小仁果何足以易其慮而移其志哉正使昭王不死樂毅不奔齊已非

燕之所能并矣又况惠王立他將來是無惑乎七十餘城不旋踵而復爲齊也

趙惠文王與秦昭襄王會于澠池藺相如相

澠池漢志作黽池屬弘農郡

揚氏曰澠池之會危益甚矣勿往可也相如爲國卿相挾萬乘之君以蹈危事其智勇又不足重趙使秦不敢惴焉乃設以頸血濺之豈孔子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歟而或者謂相如非戰國之士使居平世可以爲大臣則吾不知其說也

壬午齊田單大破燕軍于即墨獲將騎劫復城七十迎襄王自莒入臨淄封田單安平君

安平於漢為縣屬菑川國田單之所以能復齊者魯仲連曰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夫惟揮泣奮臂皆有欲戰之心而後燕不難破燕破而齊以復矣推是心也以往何為而弗成何求而弗獲哉

秦白起拔西陵西陵於漢為縣屬江夏癸未楚頃襄王出奔陳郢陷于秦大良造白起破楚入郢燒夷陵所謂夷陵以夷山諸其墳墓得名縣即云以郢為南郡封起武安君武安於漢為縣屬魏郡甲申秦拔楚巫及黔中作黔中郡所謂巫亦以巫山在其西南而得名應劭云○前所書拔漢中地置黔中郡者非是當以擬年所為此晉魏昭王卒子安釐王繼乙酉楚東收江旁十五邑以扞秦水經曰江水東逕扞關以扞名其即所以扞秦者也魏拔秦二城封無忌信陵君按陳留之寧陵杜佑曰即魏信陵之邑也丙戌秦兵圍大梁魏入溫請和秦以穰侯為相國韓暴鳶救魏不利趙廉頗拔魏房子安陽房子屬常山安陽在相州丁亥魏芒卯攻韓不利秦師救韓敗趙魏之師十五萬于華陽按河南密縣之說者為有華陽亭在焉魏入南陽請和以其地為南陽郡按河內脩武本晉所謂之南陽應劭曰今南陽城是也戊子韓釐王卒子桓惠王繼趙取東胡地己丑楚黃歇奉太子完入秦為質求平又助韓魏伐燕燕齊田單拔燕中陽史記正義曰燕無中陽括地志云中山故城名中人亭在定州唐縣東北四十一里亦時屬燕秦會楚韓趙魏伐燕燕惠王卒子武成王繼趙藺相如伐齊庚寅秦穰侯伐齊取剛壽以廣陶邑剛壽二邑名剛屬兗州壽屬鄆州范雎自魏入秦辛卯秦師伐韓以逼周壬辰秦中更胡傷攻趙閼與閼與城名在潞州縣西北二十里趙奢擊之有功封馬服君與廉頗同位秦人為之大懼

按秦之攻閼與也王召群臣問之廉頗樂乘皆曰道遠險陿難救夫廉頗樂乘已試之將也既皆以為難救則其救之也必不易矣趙奢治賦之吏爾未嘗治軍者也其曰道遠險陿譬如兩鼠鬭於穴中將勇者勝將之為言蓋疑辭也其勇而勝者未知其在此歟在彼歟及其去邯鄲三十里而止則彼勇此怯其令於軍中也又曰有以軍事諫者死則彼智此愚愚與怯之形既見於外則不特秦人輕

之雖趙人亦輕之矣彼其鼓譟於武安之西
而武安之屋瓦可使皆振所以示勇也此其
敢於犯令而曰急救武安者所以示智也言
救者斬則是愚而益愚矣堅壁二十八日不
行且復增壘則是怯而益怯矣得間者不殺
乃善食而遣之為秦之將者惡得不喜間既
遣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距閼與者五十里所
謂出其不意者也彼以為怯不意其勇果安
得不悉甲而赴之乎勇怯之機一變則智愚
之機亦變矣許歷惟能識其機也故亦犯令
而有言焉其為犯令則同其為刑與不刑則
異此無他其機既變則其令亦變也歷言厚
集其陳則應聲而厚集其陳歷言先據北山
則應聲而先據北山先據北山地之勝也而
秦則莫能與之爭焉厚集其陳兵之勝也而
秦則莫能與之抗焉兵法有曰始如處女敵
人開戶其遣間以前之事乎又曰終如脫兔敵不及拒其
遣間以後之事乎其父如此而其子則不能知也曾許
歷之不若矣前有閼與而後有長平君子病之
癸巳秦拔魏懷城
有兼并之利有兼并之勢遠交近攻此以利
言也天下之樞此以勢言也凡仕於秦者以
利言則有之矣然不明於天下之勢則雖利
而非利也自樞之一字既發於范雎之口則
秦之所事以兼并者知所先矣秦拔魏懷絅
也而其目則以始用雎謀為之注焉嗟夫雎
雖反覆傾危之士其亦有見於天下之勢歟
經世之巳二千二百二十六
甲午周赧王四十八年秦太子卒于魏乙未秦
拔魏郪丘
漢汝南郡之新郪縣應劭曰秦伐魏取郪丘
即此
罷穰侯相國及宣太后權以客卿范雎為相封
應侯魏冉就國
司馬公曰穰侯援立昭王除其災害薦用白
起南取鄢郢東屬地於齊功亦大矣雖其專恣
驕貪足以賈禍亦未至如雎之言也雎亦非
能為秦忠謀直欲得穰侯之處耳遂使秦王
絶母子之義失甥舅之恩雎真傾危之士哉
僖公之立成風之意也然而成風不能獨行其意行其意者季友則其人焉宣公之立敬

嬴之意也然而欲嬴不能獨行其意行其意者仲遂則其人焉秦君之亡羊氏之意也然而羊氏不能獨行其意行其意者魏冉則其人焉其自甲寅而來以至於乙未凡二十有二年矣其擅國也不為不久而雖也得以恣意言而廢之男蟬不足恃母子亦不足恃敗意利之所在其勢傾焉偏重故也則不能无廢發之患矣然而有幸有不幸焉穰侯太后其亦不幸而遇張祿然非然也惠文后之死悼武后之歸其殺人也多矣以天道言之出乎爾者必反乎爾今雖廢且放猶未及昔者之酷矣是而曰不幸非不幸也凡其所自取者也然

趙惠文王卒子丹冊繼是謂孝成王太后專政丙申齊襄王卒子建繼田單攻趙秦以安國君為太子宣太后卒拔趙三城進圍邯鄲出長安君為質于齊求救

程子曰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暗處也所通者明處也趙王太后愛其少子不肯使質於齊此其蔽於私愛者也大臣之諫雖強既曰蔽矣其能聽乎愛其子欲使其長久富貴者其心之所明也左師觸龍因其明而導之故其聽也如響此納約自牖之義也左師觸龍非必明於易者而其所言暗合於易程子引之與四老之所以悟高祖者並稱焉以此見人心既有所蔽不可於其所蔽者而攻之但於其所通者[illegible]以入[illegible]之易矣進言者其思之

趙勝為相封平原君

按平原君封於東武城而號曰平原君非封於平原也非封於平原而號曰平原其請以東武城為近於平原故歟

丁酉齊用田單為相秦白起伐韓拔九城戊戌楚頃襄王卒太子完自秦亡歸繼是謂考烈王以左徒黄歇為令尹號春申君封于吳食淮北地

按會稽之無錫杜佑曰即春申君之邑也○歇為謀於秦而秦反賢之非必賢其能出身以徇主殺之無益則不若生之因與為市固亦所謂利而為之者也

秦白起拔韓南郡

呂氏曰秦嘗取之魏矣今又取之韓或者中間嘗屬韓也此南郡即南陽郡

己亥楚獻地于秦乞和秦五大夫賁伐韓拔十五城以斷大行路韓馮亭以上黨入于趙趙受韓上黨廉頗軍長平

上黨於漢為郡屬并州長平在澤州高平縣
西○呂氏曰按趙世家韓上黨守馮亭使者
至趙孝成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豹曰聖
人甚禍無故之利趙豹出召平原君與趙禹
而告之曰此大利不可失也嚴尤三將叙曰
平原君勸趙孝成王受馮亭王曰受之秦兵
必至武安君必將誰能當之對曰澠池之會
臣察武安君小頭面銳敢斷決也瞳子黑白
分明見事明也視瞻不轉執志強也可與持
久難與爭鋒廉頗勇鷙愛士知難忍恥與之
野戰不如持守足以當之王從其計以嚴尤
所載考之其君臣苟守初計雖未必能抗秦
猶未至長平之禍惟於反間竟以趙括代廉
頗何遽忘其前語耶蓋趙王素畏白起聞王
齕為將則易之故輕敵易將而無所憚秦王
聞趙括已為趙將乃陰使武安君為上將軍
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其亦聞趙之
初計欲帷幄之謀至使敵國聞之國非其國
矣

庚子楚伐魯取徐州秦白起攻趙長平辛丑秦
武安君大敗趙軍于長平進圍邯鄲趙以趙括
代廉頗將長平遂陷兵四十萬為秦所坑

水經注上黨記曰長平城在郡之南秦壘在
城西二軍共食流水澗相去五里秦坑趙衆
收頭顱築臺於壘中因山為臺號曰白起臺
○括受軍而更約束易軍吏未害也惟是不
能持之以重而遽出擊秦則是失之於欲速
武安君佯敗而走謂所誘我者也法不當追
而遽追之且造其壁則是失之於見小利夫
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聖人之明
戒也一舉而兩犯焉括之於讀書末矣雖然
武安君善戰者也其於括也能應時而致之
不能應時而從之相持四十有六日使括不
自出秦必不得而財之趙不自降秦必不得
而坑之允武安君之所為僅僅若此則其於
用兵也蓋亦末矣抑相持四十六日之中秦
王能自如河內發民十五以上悉詣長平趙
王則不能也則是以四十萬人為不足甚惜
自棄之耳秦銳而奮趙弛而玩其卒殊歸有
以也夫

壬寅秦分軍為三罷武安君白起將以王齕代攻趙拔趙武安及皮牢司馬梗北定上黨趙使蘇代使秦

白起之有功范雎之所不欲也故蘇代之說得乘間而入之然使雎也果能為秦忠謀則已為之主於內而起為之用於外何患乎起之名位或踰於已也

癸卯秦加范雎相國王齕圍邯鄲張唐攻魏燕武成王卒子孝王繼趙平原君求救于楚魏甲辰楚春申君魏信陵君救趙

春申君之救趙則有楚王之命矣信陵君之救趙則竊符於內奪兵於外非有魏王之命也而其成功之偏則非春申之所及然則君子之論將予之與抑將不予之與春秋之法凡救而次者皆貶魏王之命晉鄙也雖救而不免於次槩以春秋之法則魏王不得為善將晉鄙不得為善將兵信陵君下令軍中優父兄卿寡特將選兵以進一戰勝秦走王齕降安平刷魏之詬則其功信匪他人之所及矣以功補過夫亦豈非君子之所予者歟

秦起武安君白起不克殺之于杜郵

杜佑曰漢渭城縣故城在今咸陽東北即秦之杜郵白起所死之處也按起之言曰邯鄲未易攻也且諸侯之救日至秦雖勝於長平然士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起之言如此則雖為秦起亦必不能破趙而范雎乃以鄭安平當擊趙之任然則雎之於知人也其猶在穰侯之後乎

乙巳周赧王會齊韓趙魏兵出伊闕攻秦不利西奔秦秦昭王滅周盡入其地三十六城徙其王于憚狐

憚狐聚漢志以為在河南郡之梁縣呂氏曰按稽古錄周自文武以來凡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歲而亡前漢諸侯王表曰數極德盡既於王赧降為庶人用天年終位號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待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者三十餘年顏師古曰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初亡五十六年昭襄王卒孝文王立一年卒莊襄王立四年卒子政立二十六年

并天下自號始皇帝是爲三十五年無主也

楚滅魯

周滅則文武之遺澤竭矣魯滅則周公之遺澤竭矣夫以文武周公之遺澤其竭也固不待是而後見然而秦之與楚忍於滅人之國卒之楚滅於秦秦滅於楚互相吞滅而後大漢興焉天下皆隆而魯獨不下亦可見禮義之爲有益於人之國歟

以齊荀卿爲蘭陵令

蘭陵於漢爲縣屬東海○楚得荀卿於齊能用之矣而亦不過蘭陵令而止其異於齊之祭酒者幾希嗚呼此儒者之教所以不白於世者非儒者之過也

丙午秦徙周民及九鼎于咸陽

按史記正義曰秦取九鼎其一飛入泗水餘八徙入秦都夫其徙入秦都者以人力爲之未論可也其飛入泗水者孰使之然哉天也使其飛而終陷於地則亦爲秦之所取矣惟其不陷於地而自潛於水其形藏其影匿人莫得而窺其際也然後變化生焉然則何繇

何化化而爲龍未可知也化而爲人亦未可知也芒之山碭之澤其去泗水也不遠矣望其氣者盖曰有五采焉爲龍之所成歟人之所成歟未可知也正使非鼎之所爲然是鼎也固足以爲之兆也

蔡澤自燕入秦代范雎相

雎之相秦也危太后傾穰侯殺武安君刎薄至矣今而薦澤於王豈真能受其日中則移月滿則虧之戒哉盖是時雎所任鄭安平王稽等皆畔恐爲王所誅故不得已而薦澤期以自免故也

燕孝王卒子喜繼丁未楚齊韓燕趙皆服于秦魏獨後秦使將軍摎伐之取吳城吳城縣在太原中秦知上帝于雍丘趙徙都鉅鹿[illegible]

己酉趙平原君卒

蘇氏曰趙勝傾身下士以竊一時之聲可耳至於爲國計慮勝不知也趙欲距燕有廉頗趙奢不能用而割地與齊以借田單知單之賢而不知單之不爲趙用及韓馮亭以上黨致禍於趙趙豹明知不可而勝貪取之長平

之禍成於勝之一言此皆貴公子不知務者
之禍乃欲使之相危國距彊秦難矣
庚戌秦昭襄王卒子安國君繼是謂孝文王立
三日又卒子楚立是謂莊襄王以華陽夫人為
后（一后字上脫太字）子政為太子呂不韋為丞相封文
信侯食河南十萬戶
不韋賈也知敗而已矣敗一異人而得河南
十萬戶封以利言則有餘矣以義言則不足
然猶誑諸賓客著呂覽之書焉既獲厚利又
求高名賈中之最狡者歟

楚春申君入用于秦燕將栗腹攻趙不利廉頗
破燕軍于鄗封信平侯（鄗縣名屬常山於漢）辛亥東
周君會諸侯攻秦不利沒于秦秦丞相不韋平
東周盡入其地置三川郡徙其君于陽人（陽人聚漢
鯱郟之為鄴鄉縣）趙廉頗伐燕圍其國
事固有不可知者亦固有不可不知者自宋
腹言之則以為趙壯者死長平其孤未壯可
伐也然而不驗則是事固有不可知者也自
將渠言之則以為與人通關約交使者反而
遂伐之不祥然而果驗則是事固有不可不
知者也蓋其不可不知者理也其不可知者
勢也勢彊矣乃或為弱勢弱矣乃或為彊吾
安能知之哉揆之以理與人通關約交將以
奚為亦以為權耳而遽伐之則是果不祥也
於神為不祥於人為不義此將渠之言所以必
求之於理而不求之於勢歟
壬子秦蒙驁拔趙太原拔韓滎陽及成皐
滎陽於漢為縣屬河南○呂氏曰滎陽成皐
本東虢國秦既得此則據天下之樞混一之
勢成矣此為天下之重地由秦以上晉楚於

此爭霸由秦以下楚漢於此分雌雄天下已
定七國淮南衡山之亂猶睥睨此地而決成
敗東都以後言形勢及之者鮮矣人事既改
則地之輕重亦有時而移也按范雎之言本
以韓魏為天下之樞耳天下之樞大矣不必
拘於一處也將軍戰河北此其鄰於魏者乎
臣戰河南此其鄰於韓者乎凡此皆足以入
關中則天下之樞固亦惟人之所用若曰拘
於一處則是無恃乎人事既定此勢亦有時
而移也

癸丑秦蒙驁拔魏高都（高都於漢為縣屬上黨）又舉趙三十城楚齊魏韓燕趙攻秦不利甲寅秦莊襄王卒太子政繼是謂始皇帝以呂不韋為相國號仲父同太后專政

胡氏曰自呂不韋之策不用身傳異人其志豈嘗一日不欲其子之王秦也昭襄即世呂[illegible]八歲矣孝文立三日而薨何其遽也莊襄[illegible]政之父亦安得久而不死二年而薨則政[illegible]十一可以王矣故夫孝文莊襄享國之日[illegible]不可察也不韋能以其子為秦王之子豈不能疾去二君以其子為秦國之王哉第其計謀詭秘人莫得知故史書亦莫得而載之耳要之孝文莊襄蓋死於弒也（天下之獄莫大於反與弒任鞫獄之責者其可以易易而言之哉言反者以曰反刑其言弒者必曰弒械成下常之於弒君有其歟未可知也無其誠歟亦未可知也胡氏於此冒其果於斷獄藪一言而曰弒哉為胡氏之言者曰其討誅其謀秘人莫得而知之也則史氏亦烏得而載之矣然則從意之而可放曰非意之也其為弒械之成久矣當其見異人於邯鄲也還而曰此奇貨可居夫以附質曰異人此其意豈直欲得十萬戶侯則敗以賣余之十負二十六郡則收以趙姬之一巳而子政立則交其固巳形矣而弒曰弒械之未成是從知其入巳著之可以為械而不知枉席之室與之間無適而不可以燕其械也可）

李斯為舍人齊田單屠聊城（聊城於漢為縣屬東郡）魏無忌自趙歸國率楚齊韓趙燕五國之師攻秦軍于河外走蒙驁追至函谷

呂氏曰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自戰國以來秦為諸侯所敗者独孟嘗信陵兩[illegible]耳一則名之正也一則將之賢也名以利[illegible]賢以疑廢六國之亡安得責命於天哉

乙卯秦蒙驁平晉陽丙辰趙孝成王卒子偃繼是謂悼襄王以樂乘代廉頗將頗奔魏丁巳秦蒙驁攻魏拔二城攻韓拔十一城（作十二當三）戊午魏安釐王卒子景湣王繼信陵君亦卒

蘇氏曰公子之名發於侯王而全於毛薛侯生之奇毛薛之正廢一不可而正之所全者多矣

趙將李牧拔燕二城己未秦拔魏二十城置東郡趙伐燕獲將劇辛

呂氏曰燕劇辛擊趙趙使龐煖擊之取燕軍二萬殺劇辛當昭王之招賢劇辛自趙往蓋趙之舊臣也辛與龐煖舊交易之反為所殺不知辛之不察歟或者煖之[illegible]各有進不可

以故意待之也然則人豈易知哉

庚申楚考烈王會齊韓趙魏燕五國之兵伐秦至于函谷不利東徙都壽（春命曰郢）為春申君就國于吳辛酉秦拔魏之汲（…）趙拔魏之鄴壬戌秦封嫪毐長信侯關攻于內韓桓惠王卒子安立癸亥長信侯毐作亂攻蘄年宮（蘄年宮在雍太后所居之離宮）不克伏誅徙太后于雍流蜀者四千家楚考烈王卒子幽王悍繼

經世之午二千二百二十七

甲子秦始皇帝十年呂不韋坐嫪毐事免相李斯為相齊趙來置酒復華陽太后于甘泉宮（甘泉宮在渭水之南然此乃秦始皇以為太后所居之宮又按華陽太后乃孝文王后非始皇之母不可以遷辭焉始皇之母乃莊襄后也始皇是年免於遷也）

乙丑秦王翦桓齮拔趙九城趙悼襄王卒子遷繼秦兵攻鄴丙寅秦會魏伐楚及韓文信侯呂不韋自殺

胡氏曰秦王賜呂不韋書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誅之也不知其欲益而益彰矣古之有國有家者雖買妾必擇其良惡族類之麗也而嬴楚悅色納姬不疑其故遂使不韋生敗心自是有天下者蓋呂姓也而栢翳宗廟至此已絕為史者當自始皇元年書為後秦正其姓氏庶幾實錄矣（…）

丁卯秦桓齮大敗趙軍十萬于平陽韓公子非使秦不還

呂氏曰按新序申子之書號曰術商鞅之書號曰法太史公謂非喜刑名法術之學則兼治之也六經孔孟之教與人之公心合故治世宗之申商韓非之說與人之私情合故末世宗之彼各有所合也（…）

戊辰秦桓齮破趙宜安及赤麗（括地志云宜安故城在常州槀城西南二十五里赤麗未詳）韓王安朝秦己巳秦伐趙一軍

攻鄴一軍攻狼孟（狼孟於漢爲縣屬太原）燕太子丹自秦逃歸趙李牧打秦有功庚午魏獻秦麗邑（此即驪邑春秋時驪戎國地驪山在其邑之南云）辛未秦內史騰滅韓獲其王以其地為穎川郡壬申秦王翦下井陘大破趙軍進圍鉅鹿（井陘於漢爲縣屬常山）趙以趙葱代李牧顏聚代司馬尚將癸酉秦王翦滅趙獲其王以其地為趙郡楚幽王卒母弟猶立庶兄負芻殺猶代立

芊氏之後以黃氏繼之固亦無以異於呂之繼嬴矣雖然秦至政而遂斬而楚則不至俘而遂絕也然則二子之冒姓雖同而其易宗則異其猶有數存於其間乎

魏景湣王卒子假繼趙亡太子嘉稱王于代（代於漢爲郡嘉趙悼襄王之長子遷之兄也）會燕軍于上谷（上谷於漢爲郡屬幽州）

甲戌秦王翦破燕軍于易水燕荊軻使秦不還

按易水之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是軻之使秦固已知其不還矣知其不還而冒為之愚亦甚矣而太史公為之作傳夸不容口詎有益於世教哉

乙亥秦王翦王賁滅燕獲其太子丹翦謝病還拔楚十城丙子秦王賁滅魏決河灌大梁獲其王丁丑秦王翦破楚殺其將項燕楚喪師于蘄（蘄於漢爲縣屬沛郡也）走壽春戊寅秦王翦蒙武滅楚獲其王以其地為楚郡（孫檢曰秦避莊襄王諱楚爲荊不應以楚名郡呂氏曰檢之說是矣但檢謂以楚地爲秦南郡三十六郡中亦無秦郡之名以地理考之九江郡鄣郡會稽郡皆楚地也）

己卯秦王賁平遼東獲燕王平代獲趙太子嘉翦定越以其地為會稽郡庚辰秦王滅齊獲其王以其地為齊郡

齊有即墨大夫嘗說其王建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今三晉大夫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數萬之衆使收晉故地即臨晉之關可入矣鄢郢大夫不欲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數萬之衆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豈特保其國家而已哉按即墨大夫雖莫知其姓氏然其所言則破秦之策也異時漢祖戰河南實自武關而入項羽戰河北未必不自臨晉之關而入抑漢祖之入關也在前羽在後但得一道而入已足

以破秦劍如即墨大夫之所言方將並進而
俟入其足以破秦無可疑者而王建不用則
其拱手就縛固其所也
東至海及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戶北
至陰山遼東分天下為三十六郡
三十六郡者內史三川鄣郡碭郡泗水薛郡
齊郡九原黔中長沙河東南陽南郡九江會
稽潁川東郡琅琊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
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鴈門上郡
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其後幷南越閩粤
置桂林南海象郡閩中合四十郡
罷侯置守
程子曰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
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
而使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
故善學者得聖人之意而不取其迹迹也者
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制之則其利於古不利
於今君子不為也君子之學學乎聖人
矣學乎聖人者豈必擬規以為圓摹矩以
方也哉昔者文王固嘗學伏羲矣乾南坤
離東坎西此伏羲之易也而文王之易則離
南而坎北震東而兌西焉夫子又嘗學文王
矣乾之彖辭曰元亨利貞元訓大而利訓小宜者
此文王之易也而夫子之易則元訓善之長
而利訓義之和焉以此見學焉而必泥其迹
非善學聖人者也夫秦之罷侯置守本以聖
人為不足學故也而論者尤焉吾以為秦則
非矣而尤之者亦不得以為是也是何也
彼既以聖人為不足學則雖聖人尤之彼且
有所不恤而況以吾黨而尤之乎故曰秦則
非矣而尤之者亦不得以為是此之謂也然
則如之何曰論者之所患蓋莫患乎士之不
出於鄉而軍之不隱於農也則將告之曰士
而必出於鄉者迹也不必泥其迹則時而教
焉歲而貢焉猶足以得古人之意也軍而必
隱於農者迹也不必泥其迹則以軍衛農以
農養軍猶足以得古人之意也至如廵守述
職亦其迹焉而已矣豈必泥哉果泥其迹則
五載之間諸侯述職者各一天子廵守者亦
一此舜之制也自舜之後何其不能以如

也十有二載之間諸侯述職者九再天子必
守者惟一此成王之制也自成王之後何其
不能以如成王也非獨不能也兼有不可者
焉曷為其不可哉考之春秋周之聘魯也當
多魯之聘周也常少此所謂冠屨之倒置也
以魯且然大於魯者從可知矣以聘且然大
於聘者從可知矣何以言之朝于王所非不
朝也然所非其所猶不朝也伐而遂朝非不
也然遂非所遂猶不朝也而論者之云猶賤
賤於其朝聘之禮樂夫禮主於敬下慢其上
不敬甚矣謂禮可乎樂主於和下戾其上不
和甚矣謂樂可乎以是為訓斷不可矣秦惟
有見於此也是故糞視列國痛掃除而去之
夫糞視列國痛掃除而去之也豈必秦之罪
哉蓋自黃帝以來傳至於禹其為萬國者猶
故也自禹而湯自湯而文武其為萬國者亦
能猶故否乎十而去其七則萬也而三千矣
十而去其八且有甚焉則萬也而千八百矣
不寧唯是而已又有甚焉淪胥而至於戰國
晉之車乘六卿之車乘也晉雖有之不得而
有之矣齊之城池田氏之城池也齊雖有之
不得而有之矣然後合也而有離離也而有
合至於七國而終焉夫自萬國而至於戰國
之七所謂七十里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姑
置勿論雖七十里以上之國其庸有或存者
乎所謂三之一五之一以及九之一者姑置
勿論雖三之一以上之都其庸有足恃者乎
使有聖人在上必不坐視諸侯之吞并其坐
視諸侯之吞并則天子之所以為天子者其
亦不振甚矣使其稍足以自振則或貶其爵
或削其地或移之以六師無不可為何至坐
視其吞并莫之省乎大抵聖人在上以德則
如春以量則如海以威令則不測如鬼神莫
禦如霆豈不可愛且可畏哉然聖帝明王九
其可以有為者初悉出迨夫五百餘年而一
出則向之可貶可削且可以六師移之者又
皆閱世之久而難以追論其罪矣是智者勇
者強者衆者歷世而不得以肆志於天下而
愚者怯者弱者寡者雖有志焉而不得以自
逞則無世而不為得志者之所苦也封建也

者聖人所恃以公天下者也而至於是則聖人之所以公天下者無乃有時而窮耶噫以斯世言之則天下無不窮之運以斯道言之則聖人有可壽之脉夫聖人之心果何心哉公焉而已矣運之來也聖人無拒之之心是故以一旦而受千八百國不以為過也運之去也聖人無留之之心是故以三五聖人之天下與千八百國而俱泯焉豈以為病哉聖人視天下不重於其身身尚可生而可死況天下乎天下尚有興而有喪而況於諸侯之國乎誠欲公天下以為心則選賢而任之授之以郡猶其授之以國也然後倣古之所以為教者教民不患乎士之不出於鄉也倣古之所以為治者治民不患乎軍之不隱於農也果能是是即聖人公天下之心矣推而廣之有以公天下必有以仁天下不以秦為之間而不可續也是故秦可以滅聖人之制度而不可以滅其[illegible]制度之本秦可以焚聖人之詩書而不可以焚其[illegible]詩書之源聖人之脉不既壽矣乎若曰不[illegible]其意而屑屑焉惟其迹之泥吾未見其為善學聖人者也非惟吾不以善學聖人許之雖程子亦不以善學聖人許之

鑄天下兵為十二金人徙天下豪富十二萬戶于咸陽

夫事為之制而曲為之防者古之人有是言也而胡氏之言則曰聖人制四海之命法天而不私盡制而不曲防所謂盡制豈非事為之制者乎然其曰不曲防則其與曲為之防者有矛盾之異與券契之同矣蓋嘗以是言也反覆思之而後有以得其說焉何則事為之制者每事而為之制不使事生於他日或出於所制之外也曲猶偏也曲為之防者謂隨其事之所偏莫不有以為之防焉不使一偏之患或生於他日而庸有出於所防之外者也此其意可施之於天下可施之於一國亦可施之於一家焉若胡氏之所謂盡制配法天而言之則是公諸天下者也其所謂不曲防配不私而言之則是曲防者其私也不曲防者乃其公而不私者也秦皇帝斂天下

之兵鑄以為金人十二合天下之豪富凢十
二萬户則又悉徙而置之於咸陽推本其意
而言之豈不曰天下之兵此其一事也天下
之豪者富者又其一事也兵可以威天下此
其事之一偏也然使天下之人執之亦可以
為己之不利焉又其事之一偏也豪以力富
以財財力可以雄天下此其事之一偏也然
使天下之人挾之亦可以與己而相抗焉又
其事之一偏也大抵老姦之智足以照天下
之餘姦險狡而猜足以破天下之餘狡知其

有一偏之患必不留患於他日則於是乎亟
起而圖之如築潰隄如沃焦釜如及其舟之
未漏而戒其衣袽者然度其勢之可以挾可
以執安得不豫有以銷之且有以徙之乎據
其雄使莫我抗攜其威人孰得而為己之不
利偽竊於此亦必自謂謀無遺筭有非古人
之所能及者矣抑不知古之人有舜禹者非
不事為之制而尚為之防也然其所制者律度
量衡服大信於天下所防者逸樂淫遊矜細
行於吾身自此之外無他事矣是以天子循

之蓋曰有天下而不與焉又曰吾無間然矣
惟其盡制故無罅隙之可議惟其不屑屑於
曲防故雖有天下而若無與焉秦惟不知有
此是故曲防則至矣盡制則未也使能移曲
防之心行盡制之事則雖不封建猶當有郡
縣存焉以列郡之兵付之列郡之將使自為
守何必不得其用乎以列郡之豪者參其弱
者而居之則豪者之力必足以為弱者之衛
以列郡之富者參其貧者而居之則富者之
財必足以為貧者之資使列郡之守有事則

用兵為其將又使列郡之將無事則撫其民
為之守且以其暇擇其賢者以司其各縣之
職焉是封建之法雖廢而封建之意未嘗不
黙寓乎其間也顧乃不勝其自私之心不能
法天以盡制而惟[illegible]自以為工矣
而不知劉項一呼則凢其並起而斃秦者皆
出於其平日所慮之外焉然後知聖人之公
天下者未始不蒙其福暴秦之私一己者未
始不受其禍是殆天使之然非人之所能為
也

大建宮室作阿房為萬世業

稱始皇更以建亥月為歲首

夫人固有自以為智而未始不出於愚者亦固有自以為是而未始不出於非者秦皇帝以八州之同列[illegible]出咸陽前無敵國彊者方閉[illegible]者已先服矣積二十七年一統皆為郡縣[illegible]自以為德過三皇功過五帝合皇帝而並稱之且以始之一字先焉其意若曰朕為始皇帝則自朕以後將二世三世以至於萬世其為皇帝者必朕之子孫而後可也此其為慮也甚長為謀也甚遠不可謂不智也然其以建亥月為歲首則不得以為是何則一歲之運至亥而已周一日之時至亥而已[illegible]周則是一歲之十有二運至此而終也及其更始則又來歲之始而非今歲之始矣時之畢則是一日之十有二時至此而終也及其更始則又來日之始而非今日之始矣秦皇帝方欲以三十萬歲而基於此歲之始一億八百萬日而基於此日之始詎始於歲旦之一日豈不甚而非輕乎乃遂以建亥之月為歲首是所以為之始者乃所以為之終者也三十萬歲之運有不待其氣之滿而遂周一億八百萬日之時有不待其數之盈而遂畢秦之世數不得以自二三而至萬居然而可見矣吾意始皇之智非必不明於此然而卒蔽於此者是殆天奪之鑒使之所見者謬而所行者舛不可以常理推之也則足以兆其國命之促而已矣故曰自以為智者未必不出於非此之謂也

辛巳西巡狩至于隴右北地及回中乃復回中說者以嶋在雝州之西四十里壬午東巡狩至于鄒嶧封泰山禪梁甫南登琅琊[illegible]城縣東南百四十里始皇立層臺於其上謂之琅琊臺[illegible]丞相隗林王綰卿士李斯王戊五大夫趙嬰將軍楊樛及九侯勒帝功于金石表于海上

九侯疑當作五侯蓋刻石之辭有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然後至

丞相林綰卿斯戊五大夫嬰從則其爵爲徙者但五人而已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

遂南至于衡山（括地志云衡山一名岣嶁山在衡州湘潭縣西四十里）浮江自南郡由武關乃復（按弘農記商縣說者以爲有武關即春秋時少習也）癸未東巡狩至于博浪沙中遇盜（博浪沙在鄭州陽武縣界當官道）

胡氏曰或者謂良年少輕用其身黃石老父蓋不喜也故爲後期之約墮履之事屈折其盛氣使能隱忍以就大事是不知良也良本爲韓報仇非有事漢之志苟得斃呂政於一推則心愜矣餘亦何求哉或者不達又若震其敗者夫以秦皇狙詐之智虎狼之威千乘萬騎之衆揮推奮擊既無覺者大索天下又不能德良非獨免并免力士其智畧之妙固已視呂政如罝中兔何敗獲之憂乎是亦淺乎待良矣眞氏曰或者之論指蘇氏也蘇氏以黃石公爲隱君子非鬼物其言良是至若屈折隱忍云云者亦有深意合二說而玩之可也愚謂子房之所爲若無以異於荊軻聶政之所爲者然而其志有在非可以荊軻聶政例論之也以盜書之豈有可思者乎豈當是之時天下一統皆屬於秦矣而於韓乎何有故自秦人而視子房則子房盜也自韓人而視呂政則呂政亦盜也此所謂盜主秦人而言之耳惟朱子之作綱目也特以韓人張良書之知良之爲韓人然後可以知其非秦之盜也

遂登罘罳（罘罳當作之罘山在腄縣今之文登縣古腄縣也）刻石紀功北由上黨乃復甲申丙戌北巡狩至于碣石（碣石已淪於海秦碣石者爲在常山郡九門縣）或由上郡乃復使蒙恬擊胡取河南地（此河南非今之河南乃豐勝之河南也）丁亥南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嶺南之人多處山陸其性強梁故曰陸梁）又北斥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又使蒙恬度河取高闕南山北假中以築亭障（徐廣曰榆中在金城程大昌曰金城蘭州九六縣其四縣在河之南皆大小榆之地南北山當作陽山徐廣曰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程大昌曰以予考之陰山陽山皆在豐勝河之北謂爲河南者誤也故其圖置高闕於積石河之下豐勝河之上所謂陰山陽山北假則皆置於豐勝河之北且引水經之言曰自高闕以東夾山帶河陽山以北皆北假也又）

引蒙恬傳曰秦渡河據陰山又引匈奴傳曰自代並陰山至高闕合此數者推之則高闕陰山陽山北假其方向西北可遙想而知之矣

戊子置酒咸陽宮聚天下書燒之

呂氏曰始皇下淳于越之議燒書雖惡之然未必知斯之酷也逢君之惡其罪大斯之謂歟戰國陋儒誦章句而不知踐履守陳迹而不識時宜荀卿疾之輕詩書法後王以矯一時之弊初不知李斯假其說其禍如此之極天下之惡始於陋儒而疾陋儒者實成之愚按之說非必以儒之陋者為可疾非以儒者之哀公曰為可疾耳夫儒者之多言豈必甘言之

皆義然綴論不同之極致其[illegible]必句坐答之理作揭在我者惡無灼然之見則不知至當之所在果有灼然之見則所謂至當六者初不外於衆論而得之矣今斯也不導其君以廣延衆論而導其君以悉存群書是不特下退其民固亦上思其君矣而其若不察遂以其言為可聽意甚矣所言之雖而建言之亦未易也○又按詩書百家語峯無所晋則晋疾卜筮推之書亦羿而夫之可矣然此三者乃獨去何哉其意言以為欲孝晋樂則不可樹醫桑之書放孝卜筮則不可無卜筮之不醫於種樹也亦然是三者時害其法渠其理此斷之所以不去也殊不知其法占其理焉其積者也雖至詹之事亦有不言者也大特漂於一偏則不若坐人之至粗者存所全耳去其大全晋其一偶非經精得具之幸孝延法之中有義文周孔之為得也所源也其稚迂矣亦以其附於粗者而遂留是雖曰天謹斯文然亦可見則之所字為有所至也果至矣豈以至叛道與聖經而為仇乎

己丑聚天下學士于驪山坑之

所坑者當時之諸生耳非必聚天下之學士而坑之也然殺一飛鳥則鸞鳳必不翔於其郊殺一走獸則麒麟必不蹌於其藪合諸生之數凡四百六十有餘人一舉而坑之則天下之學士果安得不驚而逃逃而散哉按扶蘇之言有曰諸生皆誦法孔子夫以誦法孔子歸之諸生此誠待諸生之厚然詩書百家語既已悞焚則夫以孔子為法者有退而已決無敢進者也有去而已決無敢留者也令徒以一飲一啄而紛紛乎雞鶩之場不絜其身而睠睠於犬豕之穽機不待發而禍已隨至然猶不自悟也悲夫

廣阿房宮自咸陽達于渭南

前所治之宮室不為不廣矣曷為而又廣之哉彼獨夫者惑於盧生之說以為宮不廣無以託微行行不微無以避惡鬼此其言固已妖之甚矣及盧生之遁也乃始以譏議之故怒及諸生曰諸生[illegible]為妖言以亂黔首顧妖

言何足以亂黔首哉避惡鬼爲微行乃真人自
亂若也亂生亦自知其不免遂全其首領而
竄藏矣而諸生不悟是無惟其納身於附代
竄藏者而受發禁論是可嘆也
辛卯南巡狩至于雲夢（雲夢於唐爲縣屬安州）左丞相馮
去疾留守右丞相李斯從行少子胡亥請行至
九疑（按零陵之營道縣漢志曰九疑在營道）浮江東至于會稽又北至
于琅琊由平原津沙丘崩（沙丘杜佑曰大鹿之野有沙丘臺乃紂之所築）
（始皇之所死處也）右丞相李斯宦氏趙高假帝書更立
少子胡亥賜上郡太子扶蘇將軍蒙恬死遂還咸陽

胡亥立是謂二世皇帝
詩書百家語李斯之所惡也而趙高之說斯
乃以胡亥爲慈仁篤厚而說之夫慈仁篤厚
必習於詩書百家語者而後有以知之也今
胡亥之所師者果何如其人哉趙高而已矣
高通於法者也其以決獄教胡亥剛毅戾深
則有之矣何取於慈仁篤厚而稱之哉即此
一語足以明其爲詐矣而斯也猶意其果慈
仁篤厚而立之己之待人也惟恐其不薄人
之待己也惟恐其不厚卒之爲趙高之所賣

具五刑滅三族蓋皆肇於此矣然則以吏爲
師者果足以治天下否乎曰否
葬始皇于驪山壬辰宦氏趙高爲郎中令專政
東巡狩至于會稽北又至于遼東乃復大殺王
族及群臣復廣阿房徵天下材士以五萬人爲
屯尉（尉當作衛）
秦自商鞅變法之後民之私鬭者怯於公戰
者恒勇本非他國之所能及矣至是而又有
材士之徵何居其意蓋以關内之兵爲不足
恃用故欲盡徵天下之士凡其有才者皆聚

於咸陽而爲之屯皆環其宮闕而爲之衛令
其所徵者凡五萬人則其所不徵而具者又
莫知其幾萬人也此其人之當食者衆矣加
之狗馬之外如虎豹犀象之屬莫不食人之
食焉食不足謂有餘以補之此其勢之所必
至民未亂而先促之其爲貪亂不亦甚乎
咸陽三百里内不得食其穀
其之一字果何所指指民歟指官歟非官也
民也然則優之歟曰非也其所以調諸郡縣
正以咸陽三百里内皆有所不足故令自外

而至者不得以食其穀焉不此之食則將何食亦食其所自貴者而已矣或者問曰地有遠近之不同其為遠近果懸乎爾則將應之曰考諸史自瀕海而起者至南河而止姑以是約之其千里而一置歟則非有十石之費不足以致一石自南河而至諸渭亦然然則通二十石而致一石其為費不亦重乎說者謂秦之賦恒二十倍於古秦之後恒三十倍於古嘗竊疑之矣然以此說揆之尤信嗟夫斯民也固唐虞夏商以來元元之子孫也而至此極使蒼姬之後不有炎劉以繼之則於何息肩而可乎

戍卒陳勝稱王于楚關東郡邑皆殺其令長以應陳勝而西攻秦陳勝將武臣稱王于趙魏咎稱王于魏狄人田儋稱王于齊（狄縣於漢屬千乘）楚人項梁稱兵會稽徐人劉季稱兵豐沛（豐沛二縣名以漢志縣）（屬紀之郡臨）陳勝兵西攻秦至于戲（戲水名經注云人新豐縣東出驪十一里有驪水出道即勝兵所至之處）

陳勝卒耳而稱王于楚楚固陳勝之所託也託楚之名以為國號而天下之人猶皆起而應之若乃託周之名以為其國之號則人之應之又將若何曰周自東遷以來日趨於微其不足以繫人之望久矣是以既亡之後其民散於六國未聞有思周者焉彼六國雖未必有良法美意如先王之所為者而民習其政異於苦秦之虐秦之虐政既非斯民之所便則有如六國皆其遺民之所思也然則勝之王楚自宜有歸之者而又何怪乎天下之人皆起而應之哉

癸巳秦殺右丞相馮去疾將軍馮劫及囚左丞相李斯諫罷阿房故也

或問秦不殺去疾劫釋李斯而用之因以罷阿房之役可保其不亡否乎曰去疾劫助秦為虐而李斯其尤者也雖從其諫而罷其役亦無救於亡矣彼三臣者負必殺之罪就使能免於刑其能免於山東諸侯之兵乎

將軍章邯滅陳勝于城父

城父於漢為縣屬沛郡

章邯擊張賀軍陳勝監戰還至城父為其御莊賈所殺非邯擊而滅之也

殺項梁于定陶卒田儋于臨濟臨濟之狄縣也千渡河
北攻趙
當是時天下之人無不判秦者矣而秦之子
弟猶為之力戰何哉彼其平日之所見聞者
固知秦軍嘗為天下冠是以其中雖乾而其
外尚強自非項羽沉船破釜厲必死之志以
當之則秦亦未易破也
田儋死其弟榮立儋子市為王陳勝將立勝子
景駒為王
景固楚之著姓其名曰駒而姓曰景則非勝
之子明矣而此云然其以繼勝而立故歟
項梁殺景駒求楚懷王孫心立之保盱台盱台於漢為臨淮縣屬
夫楚春秋之所外者也一變而戰國遂為縱
約長再變而秦漢之交遂代周為天下之共
主焉有其說歟蓋嘗思之矣春秋之所貴者
一統不統於一而二三之非春秋之所貴也
楚先王吳次之越其最後者焉皆春秋之所
惡也其為春秋之所外以此戰國之時有可
以一天下者七齊梁之君開其說於孟子然
而不用也舍仁義不用則其所用者惟智力
而已矣力所尚也智所助也置所助而論所
尚則秦最彊而楚次之誠欲合六國而抗秦
莫先於楚此楚之所以能為縱約長歟若夫
秦漢之交楚之滅也久矣然而猶有不滅者
存是則所以陶鑄卯金而為混一王緒之本
也歟夫其所以陶鑄卯金而為混一王緒之
本者果安在哉自范增言之則以為秦滅六
國楚最無罪楚信無罪矣其餘五國果皆有
罪者乎愚以為得罪於秦者獨荊卿之一舉
耳丹之外喜且無罪也況其餘者乎此其論
蓋有不然者矣獨其所引南公之言有曰楚
雖三戶亡秦必楚夫所謂三戶云者豈必與
諸說雷同也哉一言以蔽之所謂三戶猶其
曰三閭也云爾蓋自夫懷王之不反借曰非
其親戚誰獨無悲憐之意哉然而曾未幾何
子忍其父臣忍其君忘其為仇讎也遂與婚
媾焉比之禽獸曾不啻鳴號躑躅啁啾者之若
矣所賴者三閭之賦其言夫婦雖若婦之不
得於其夫也而實乃所以悼其天焉其言父子

雖若子之不得於其父也而實乃所以傷其父焉其言君臣雖若臣之不得於其君也而實乃所以痛其君焉一篇之中三致意至今誦之使人猶有餘憫况其在當時者乎今夫風其觸於物也物必為之動矣而其所動之物又有聲焉其聲之所感能使聽者憂欣者樂其樂者勿論可也而其憂者恒至於涕泗流連而不自已則其入人也深矣屈原之賦何以異於是哉自其賦之作也而楚詞之又從而繼其聲焉吾意其若景差宋玉者殆舉國而皆是也則其於君臣之義著矣夫義人心之所固有非必有俟於屈原之賦而始有固也然奮乎百世之上而百世之下聞者興焉其風之自孰有先於屈原者哉朱子於詩有傳於離騷有註以其為三綱五典之所繫也則非徒取其辭而不取其義者之比矣楚漢之交皆有復其故國之望焉而不得以為天下之共主者不在乎他在楚而已嗟夫此人心歟抑天命歟天命雖在於漢而人心則在於楚楚為秦滅久矣然而猶有不滅者存是則義之謂也是其所以能陶鑄外金而為混一玉萬之本者也

項梁立其子羽守彭城梁乃羽之季父則羽非其子乃獨子也其將劉季軍碭山楚王心收項梁軍自盱台徙彭城以劉季為碭郡長封武安侯俾南畧地而西攻秦以項羽為魯國公封長安侯俾北救趙而西攻秦約先入關者王

漢之梁國班志曰即秦之碭郡其碭縣碭曰碭山在東○按當時之約不過曰先入關中者可以王關中耳非謂其可以王天下也使羽而聽命懷王則雖不得關中猶當自有分地不失其南面而稱孤也顧乃貪一時之權渝約專封其侍秦之降將則固辱矣若其所以自待則吾不知其何說也已無所利於關中則不若畀漢王之為愈也吾以關中畀漢則天下之爭端塞矣然後徐思東歸安知其無可以立國之地乎羽也不知出此而范增亦復構焉决裂之有餘而灑衰之不足其征促天下而歸之漢也

青集

豐城後學朱隱老述

經世之未二千二百二十八

甲午秦二世三年郎中令趙高弑丞相殺李斯及殺其君胡亥于望夷宮代立不克立二世兄之子嬰為王

望夷宮在涇陽縣東南八里則其去阿房遂矣二世何以去阿房而處望夷乎蓋嘗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占夢者曰涇水為祟乃齋於望夷將以祠涇水也而關欒之兵至矣由此觀之白虎其兵之象乎齧其左驂殺之遂則不可以復行必矣而占夢者方以涇水為祟其亦以二世戾虐而不敢以正言也歟

嬰立夷趙高三族沛公兵十萬由武關入至咸陽秦子嬰降于軹道(軹道在通化門東北十六里)收圖籍封宮室府庫示秦人以約法三章還軍灞上(應劭曰灞上在長安東三十里)以待東諸侯

夫以瑤麗之物皆可欲之物也不見則已則孰無欲之之心哉秦之宮室帷重寶美女沛公既見之矣亦既欲之矣然而樊噲言焉張良又言焉則即還軍灞上捨其所可欲非曰就其所可惡也不如是則不足以成其所大欲焉于以見興王之世雖樊噲猶有遠慮況張良乎宜其足以輔高祖而有為也

項羽北救趙殺大將軍宋義至鉅鹿大敗章邯軍于洹水秦軍降者二十萬西坑之于新安(新安縣秦漢屬弘農)

夫以降卒二十萬而悉坑之羽之殘虐固秦之續耳雖然比新安於長平僅及其半耳羽誠殘虐未如秦之甚也吾謂非羽則亦無以為秦之報也

合齊趙韓魏燕五國之兵四十萬由函谷而入會沛公于戲而屠咸陽殺子嬰收子女玉帛焚宮室府庫

凡沛公之所為羽一切反之此所謂為淵毆魚為叢毆爵為漢毆民其不足以得天下君然而可見矣范增之謀主曾無一語及之而惟沛公之欲殺何其不思之甚歟

乙未項羽渝約自主封建立楚王心為義帝徙之江南都郴（郴於漢為縣屬桂陽）

羽之言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此其意亦猶唐臣官謂天子為門生者也夫既以門生相處則其意已輕矣其封之其徙之皆以示其重在己而懷王不得專焉是則尊為義帝乃陽尊之耳非誠有尊之之心也此其所以卒弒之也易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觀羽之所為豈不足以見臣子之漸手

封沛公季為漢王遷漢中都南鄭（南鄭於漢為縣屬漢中）

使沛公而不肯就封於漢則必與羽相攻矣銳不及養釁未及生而與羽相攻其能不敗乎是故從何之言就漢之封乃所以蓄銳俟釁而養民致賢則又出於蓄銳俟釁之外為此何之所以為得也

分秦關中為三一封降將章邯為雍王都廢丘（廢丘於漢為槐里縣屬扶風）一封降將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櫟陽於漢為縣屬馮翊）一封降將董翳為翟王都高奴（高奴於漢為縣屬上郡）

王三秦王期以塞漢之路耳然漢王既出則三秦不能塞焉以此見撥之而負倚之而仆者天下皆是也豈必三秦為然哉

分齊為三一封齊將田都為臨淄王都臨淄一封齊將田安為濟北王都博陽（博陽於漢為濟北郡）以一封齊王田市為膠東王徙即墨

分齊為三可耳然而田榮一怒則帝且不免於宛况都安乎此何以見羽之威未足以服齊也

分楚為三一封楚將英布為九江王都六一封楚將共敖為臨江王都江陵一封番君吳芮為衡山王徙邾（邾於漢為縣屬江夏）

分楚為三固亦無以異於分齊為三耳然而齊地反楚地不反何哉布敖芮皆且為羽所使擊義帝殺之江中則其為反也大矣安在其為不反乎以臣反君則不足以服其下矣是可以見羽之於楚亦未有以服之也

分趙為二一封楚將張耳為常山王都襄國（襄國

一封趙王歇為代王徙鴈門（鴈門於漢為郡）

分趙為二可耳其若陳餘之不服何

分韓為二一封楚將申陽為河南王都洛陽一
封韓將韓成為韓王都陽翟

分韓為二既以其一封韓成矣而又廢之又
殺之豈足以服人之心乎

分魏為二一封趙將司馬卬為殷王都朝歌一
封魏王豹為魏王徙平陽

分燕為二一封燕將臧荼為燕王都薊一封燕王韓廣為遼東王徙無終（無終於漢為縣屬右北平）

申陽不久而降漢臧荼未幾而并燕則羽之
所為舉不足以服天下也

封吳芮將梅鋗十萬戶侯趙歇將陳餘環三縣（環字下當有城字蓋其所環者南皮之旁一縣也亦漢之縣名屬勃海）

田市將田榮不及封羽自稱西楚霸王王梁地
九郡都彭城

彭城懷王之所處而羽欲都之是為臣者可
以據其君之美而有之也當時此事夫豈不
與范增謀之而直悖謬若此其罪也可勝責
乎

諸王之在戲下者咸遣罷兵就國羽亦東出使
人殺義帝于江上

項羽於楚王既已尊之為義帝矣而又殺之
是以臣而弑君也以臣弑君天下之賊人得
而討之者也豈可謂吾家所立可以封之亦
可以殺之哉蓋狃於卿子冠軍之事謂在上
者皆可以殺不自知其為弑逆也則足以為
漢之資而已矣

殺韓王成以鄭昌代之

韓成者子房所欲立也而羽又殺之則子房
之仇秦者又將轉而仇羽矣

臧荼殺韓廣于無終并有其地田榮殺田都田安
田市于齊并有其地稱齊王

田榮之并三齊以其不及封故也若臧荼之
并韓廣則皆受封於羽矣而擅行若此不畏
項王之彊歟蓋羽弒義帝則人亦無憚於羽
矣

彭越受榮符以兵復梁地陳餘受榮兵以破常山

常山於漢為郡屬冀州趙王歇自代徙都鉅鹿張耳走漢

項羽北破田榮于齊榮死弟橫立榮子廣復保城陽城陽於漢為國屬兗州

羽之所以負不義者正以欲專主約耳曾不思義帝主約而公已猶不服況已以私意王之其足以服天下之心乎為羽之計者莫若以檄召天下之英雄會於彭城而使義帝入人詢之則大廷廣衆必有至當之論矣然後以某人王某地而已無私焉舉天下之地離裂為萬國猶將有餘況以當時之士褒封當時之英雄何患不足而田榮乃不及封而隙餘得以請其兵彭越得以懷其印天下紛紛遂從此而起矣范增號為多智而無見於此可嘆也夫

丙申漢王自南鄭東收三秦二韓五諸侯兵合三河士五十六萬東伐楚入彭城取重寶美女為置酒高會

所謂五諸侯者常山王張耳河南王申陽韓王鄭昌魏王豹殷王卬是也若三秦則不在此數之內其謂之三河則洛陽陽翟陽與當之所都也是為河南平陽豹所都也是為河東朝歌襄國卬與耳之所都也是為河內漢之入咸陽也能不以重寶美女移其心矣及其入彭城也乃遽以重寶美女易其志焉夫重寶美女之足以惑人久矣當是時置酒高會張良樊噲豈其不在於坐乎不然何其莫為高帝申言之也胡氏曰槃水可奉而志難持六馬可調而氣難御使漢王於是兢兢業業如初入關中見羽鴻門則亦何至於敗哉今志不持而氣為帥狃於小勝而遂欲宅焉是以至於此耳且是行也首欲破羽之國都歟則宜亟還滎陽以主待客可也若欲致羽而與戰歟則宜鄭分諸將據險邀擊可也令乃淹留引日肆志聲樂而群臣亦寂無諫者豈良平諸公不在行歟嗚呼危哉

項羽至自伐齊大破漢軍睢水殺十餘萬并獲漢王父母妻子漢王退保滎陽[illegible]

[illegible]至築甬道以通敖倉粟[illegible]

軍無粟則不可以戰民無粟則不可以守當

王哉直以事方危急未及加封於信耳今乃遣使請王且以假為名焉則是有欲速之心有自擅之意以有功自處而不以長者待漢王也漢王於此豈能無介然哉他日之名位不終由信有以取之也

項羽請和約分天下于鴻溝歸漢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張華云鴻溝在滎陽東分為二渠其一渠東南流秦所鑿以灌大梁也謂之鴻溝一為官渡水）還軍至陽夏（陽夏縣屬淮陽於漢為）漢軍復至軍已解矣而猶復至此其曲不在羽而在漢也然而羽之直不足以為壯漢之曲不足以為老何哉羽失道而寡助一事之直不足以救其全體之曲漢得道而多助一事之曲不足以累其全體之直蓋至於是而後知立身天地自有大節必大節不虧而後可以有立也

楚復敗漢軍漢又大會韓信彭越英布及諸侯兵于垓下（按沛郡洨縣漢志以為垓下在焉張氏曰垓是高岡絶岩今猶高三四丈其聚邑名在垓之側因名焉）

按垓之戰齊王信以三十萬衆独當項羽蓋所謂決勝負之戰也孔將軍居信之左費將軍居信之右漢王居信之後絳侯及柴將軍又居漢王之後其始合也信以不利而却此所謂正中之奇也孔費縱此所謂奇中之正也至羽之不利則直不利而已矣不能如信之不利而却也正使能却亦必無左右將軍之縱其能取勝於將負之頃否乎然後信乃大肆其力而乘之是之謂奇正相生羽固不識也乃曰是天亡我非戰之罪不誣矣夫

已亥漢滅楚項羽死于東城（東城在濠州之定遠有故城在縣之東南）

項羽之於天下徒以力征而已力與力相角則強可以服弱而不可以服弱者之心弱者之心猶有所不服而況天下之人不必皆弱乎是故漢王之告項王有曰吾寧鬭智不鬭力惟其智不足以知是非之所在是以陷於弒逆而不自知使其知之則將斂衽服義之不暇何暇與漢王爭乎

漢王以魯國公禮葬羽于穀城（穀城縣於漢為屬河內）

或問羽之死也漢以魯公禮葬之且為之哭

本於其情之真乎其亦矯而為之者耶曰此
高帝之情本乎其真者也而又何矯之有乎
且其平日之相與從事也果何事也哉非高
帝之殺項王則項王之殺高帝耳然高帝之
與項王本非有宿怨積憤之不可平者自其
初而言之蓋均之北面於懷王素以兄弟相
處者也果以兄弟相處則長者當為兄幼者
當為弟使項王而果有兄弟之情則弟戰河
北而兄戰河南期以攻秦則已矣而又奚至
於相攻徒以項王之入關偶落高帝之後夫

是以不能無怒使其當怒之時能抑其勃然
之氣而啓其悠然之思必曰彼吾兄也使兄
而不先入關猶當以其戰河南之功封之以
國今既先入關矣詎可以有功為無功乎又
詎可以懷王之約為不足用乎果如是則項
王可以無怒高帝可以不爭惟項王之不能
無怒也故高帝亦不能自已於爭夫爭而無
以為名則名項王之為賊賊之名立則彼此
相視如水火兄弟之義廢矣今則蓋世之氣
與江水而俱東拔山之力與陣雲而俱北向

之怒者亦既蕩而為游氣散而為浮埃不啻
往矣吾又誰與爭乎則於是以曾公之禮葬
之猶其葬弟者也世豈有兄葬其弟而不哭
者哉昔者有鼻之君亦嘗有殺兄之志矣設
使鼻亭公不幸而先死則其葬其哭皆必如
其倫焉豈以其嘗欲殺我而遂閣其將隕之
淚哉于以見情之真者本不待矯而矯焉以
售其欺者乃莽操懿溫之所為不足以窺高
帝之肺腑者也

楚之諸侯而王者並降封侯

以王者而降封無觖望乎曰楚之諸侯而王
者獨九江王乃其表表者耳然其歸漢在項
王未滅之先不在項王既滅之後則固是漢
之諸侯而王非楚之諸侯而王者也其餘則
雖有諸侯而王必不九江若矣以漢之元勲
如蕭何者猶止於封侯則自楚而來者本非
有功於漢其獲為侯則已多幸尚何觖望之
有乎

封齊王韓信為楚王治下邳建成侯彭越為梁
王治定陶九江王英布為淮南王治廣陵廣陵於漢

陵縣屬國韓王信為韓王治陽翟衡山王吳芮為
長沙王治臨湘臨湘縣屬長沙國於漢為
天下則均此天下耳自秦并而為郡則天下
乃一人之所私而古人公天下之意黯不可
復當時之人必槩有以為非者是以羽擅天
下則割裂以封諸侯王漢得天下則又易置
以封諸侯王漢雖無以異羽然亦皆知天下
為不可以一人私之分封諸將此其意視秦
則有間矣惜也割地太大戾古益遠一變而
異姓叛再變而同姓叛三變而推恩之令下
四變而酎金之法行然後大者誅鋤小者削
奪郡縣之制復如秦矣
舉帝位于氾水之陽水名泛說者以為取汎愛之義而其地則在濟陰定陶縣
楚未滅而信欲王楚既滅而漢未帝帝之過
人遠矣此信之所以深服而謂為善將將歟
西都長安漢儀注高帝六年更名咸陽曰長安
婁敬以洛陽為周以咸陽為秦不知洛陽乃
周之東而咸陽乃周之西也秦人據有關中
皆周之舊耳其地則周而其俗則秦者未予
謂以猛驅之則其彊毅果敢亦足以強兵力
農而成富彊之業婁敬之說高祖也正當說
之以導民之路不必驅之以猛而惟率之以
善可也今徒不然而顧以形勢言之若將搤
天下之亢而拊其背者是又將驅之以猛而
不能率之以善也其不可以比隆周家則有
由矣豈曰帝非三代之主而民非三代之民
歟

大建宮室

即位垂統之始也而以諸侯王之請而定近
都造邦之始也而以奉春君之請而定惟大
建宮室則出於蕭何之制焉雖過度而非帝
之意也此亦可見其有天下而不挾之以為
重倚之以為固矣量之小者反是

燕王臧荼不恭命攻下代郡往平之獲臧荼以
太尉盧綰為燕王齊王田廣卒叔橫立入于海
廣之死也橫立為齊王擊灌嬰嬰擊敗其軍
于嬴則走而歸彭越越既受漢之封橫遂恐
與其徒五百餘人東入海海之中有島焉去
岸二十里今屬海州其名曰郁洲云

庚子帝游雲夢會諸侯于陳執楚王韓信歸降為淮陰侯（淮陰於漢為縣屬臨淮）

帝即位之後臧荼反上自擊之未嘗不破也利幾反上自擊之亦未嘗不破也今有人言信反安知其不誣正使不誣俟其反而擊之何必不勝乃偽游雲夢以禽之天下已定而又教帝以挾智用數此豈非戶牖侯之過歟且古者天子之巡游天下示人以信則有之矣示人以詐則未之有是故時月之協也甲乙之正也律度量衡之欲其同也凡以示大信於天下而已矣豈曰示之以詐乎乃令而游雲夢執韓信不免皆出於詐則是天子自棄其信矣奚以示天下乎

分其地為二一封劉賈為荊王治淮東一封弟交為楚王治淮西別封子肥為齊王徙韓王信為太原王因匈奴寇馬邑韓王信以衆叛（馬邑於漢為縣屬鴈門）

韓王信初都陽翟帝以其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之處遂徙之大原此亦疑之過矣使其居陽翟不徙豈必遽反如其欲反則移之近胡乃所以速其反耳已而果叛則將誰尤吾固謂挾智用數以待群臣不若推誠之為是也是則陳平教之之過也

帝尊父太公為太上皇辛丑帝北征韓王信于銅鞮（銅鞮於漢為縣屬上黨）信走匈奴帝征匈奴至于平城（平城於漢為縣屬鴈門）匈奴圍帝于平城七日

夫以天下之大困於平城使脩煬帝處之則必與憤兵以隨之矣而帝則方悔其懟言之不審釋劉敬之囚而寵用之曾無幾微見於面是亦可以為難能矣哉

樊噲北定代以兄仲為代王壬寅建未央宮代王劉仲自鴈門逃歸廢為合陽侯（合陽漢志作郃陽屬馮翊）

按大事記言喜為代王意者喜其名而仲其字乎否則當載其受封於庚子而逃歸於辛丑

以陳豨為代王

按劉喜既奔之後為代王者乃皇子如意而豨則實為相國以監趙代之兵云耳非代王也意者如意雖為代王而實不行豨雖為相

而實行代王之事乎
癸卯大朝諸侯于未央宮（按未央宮未成先受朝於長樂宮）
君臣初朝之禮叔孫通既定之矣是雖曰漢之積德未及百年未可以遽興禮樂然家人父子之出入猶必有家人父子之禮矧曰君臣之朝會而可以無其禮乎家人父子之聚散猶必有家人父子之樂矧曰君臣之燕飲而可以無其樂乎程子曰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當是時魯之兩生不肯為叔孫之所為裕之以程子之言叔孫其優爲售其優孟之甚矣哉夫會合無乃其亦有數歟蓋自巳亥之歲蹙位以来至是且五年矣而其朝會之禮莫盛於此宴飲之樂亦莫盛於此逆叔孫通之心必曰彼兩生者其真不足以語時之變者歟不然何其可與為禮樂而直斷斷然不肯為禮樂之歸也噫明年而陳豨反韓信誅又明年而彭越黥布相繼以叛族不特此也十月而朝未央十有二月而貫高之事覺則是干帛交錯而篡弒之械成鍾鼓鏗鏘而戰爭之機伏一笑之歡能幾而封劉剖裂者皆是也然後知昔者聖人之禮樂大抵仁漸義摩之成效而非立談之頃可以竊取其肖似者而為之也然則如之何曰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亦在乎教之而已矣帝之擊布也還沛置酒酒酣歌曰安得猛士豈非亦有念於功臣之凋落也耶悲喜相禪無乃其亦有數乎曰非也使兩生而在必有以廣上之意惜也通歸自當不能轉以啓上之聽而問之

趙相貫高事覺
或問貫高之事可以為賢乎曰不可所謂賢者必明於君臣之分高知趙王之為君而不知漢天子則其大君也古者諸侯之臣入天子之國則謂之陪臣夫以陪臣而欲弒其大君其罪大矣且陷其君使不得長享趙王之貴雖能證其不反豈足多哉
甲辰太上皇及太上后崩
按高祖五年已追尊母媼為昭靈夫人則媼死久矣而此云太上皇及太上后崩者李奇

日高祖後母是也
陳豨以趙門叛帝北征誅淮陰侯韓信并夷三族蕭何為相國乙巳梁王彭越以定陶叛平之夷三族淮南王英布以廣陵叛兼有淮東西地丙午帝征淮南平之夷英布三族

上一擊臧荼再擊利幾三擊韓王信四擊代相豨至是而擊淮南王布凡五出征矣留侯乃為上強起至曲郵說以令太子為將監關中兵然後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發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為皇太子衛軍於霸上此其謀則善矣然自此以前凡四出征而慮不及此豈非因淮陰之事而後方悟其機歟機之所伏無窮而慮之所造有限夫以留侯之智猶必經事之變而後其智增長則他可知矣而世之人乃有自謂算無遺策其無乃自誣之甚歟

周勃平代獲陳豨于當城（當城縣屬代郡漢為）帝崩太子盈踐位是謂惠帝太后呂氏臨朝稱制

惠帝之齒長矣太后猶欲稱制此於三代之令王無所考也特倣乎秦之芊氏而為之耳秦之芊氏獨不以憂死乎然則何足倣也此呂氏之過也

蕭何曹參陳平周勃輔政葬高祖于長陵（長陵於灞）

（燕為燕縣）屬盧綰以燕叛

盧綰以燕叛則孰能平之哉漢有甲兵二十萬而樊噲周勃為之將則備之也有素矣二十萬之外猶有十萬在焉其將之者陳平灌嬰是也於以守滎陽則雖有他變亦可無虞矣況但盧綰而已乎

丁未太后殺趙王如意及其母夫人戚氏

趙王如意先帝之子也以母視之則亦太后之子也而遽殺之此其意何有於先帝哉於以見太后之戾矣若乃人彘之事則不徒曰殺之而已創為新意以快禍心使武氏聞之遂有骨醉三日之舉焉然則流毒之遠亦已甚矣於乎悲夫

齊王肥獻城陽為魯元公主湯沐邑

齊王於此蓋不免矣而以城陽自免非得已也知太后之意偏有所愛則不得不以是而徇之也

戊申相國蕭何卒曹參爲相國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群臣聲流後世與閎天散宜生等矣○真氏曰按酇侯爲相與高帝相終始其所成就亦卓卓矣然亦不過秦漢間事業而已太史公比之閎散而不敢擬以周召真知言哉惟其疾沒之際體國忘私引曹參以代已遂寧一之功亦休然大臣之度前掩廉藺後啓李郭敢爲平生盛節來者所當取法後漢崔琦言何之作漢設書過之史其事必有所據後之忌功蔽賢怙已諱過者聞酇侯之風亦少愧哉

己酉城長安

惠帝即位之明年已作長城西北方矣至是年復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而罷後二年復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四萬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三十日而罷每一築城則必息役一年間一年而後作始於西北卒於東南其用人不出長安六百里內則役不及於遠矣其計工不出三十日外則役不至於久矣然而男女毋作爲他上不及老下不至弱姑以其壯者用之不如是則不足以集其衆非惟其人之衆是以事易集何作之而參述之其必至一定之說歟

庚戌除挾書律

呂氏曰此曹相之政也真氏曰參在位雖淺然其於何所未及有潤色之功焉非但遵約束而已也

辛亥相國曹參卒

太史公曰曹相國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惟參擅其名真氏曰蕭曹於謀國皆有功焉而正君之業則非其任以其起於刀筆而未嘗學問故也傳稱處士東郭先生石梁君隱居深山蒯徹爲參客或謂徹曰先生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二人者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徹以告參參皆以爲上賓東郭先生輩亦知何如人然亦必隱

逸奇偉之士參錯以之為亠吝而未嘗明揚於
朝也豈數人者皆不可浼以爵位歟大抵漢
初逸人奇士其見於傳記如曾兩生浮丘伯
申公穆生輩不少蕭曹諸人皆不能有所援
詩其為之用者大抵功名之士而已故先漢
風俗治効俱不如古唯子房能致四皓遂定
儲位參亦以聘蓋公而成治齊之功故愚以
不能薦進東郭諸人為平陽侯惜也

六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壬子太尉樊噲
卒周勃為大尉癸丑惠帝崩立無名子為帝葬
惠帝于安陵（谿陵於漢屬扶風為）封呂氏四人為王六
人為侯罷王陵相

程子曰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或曰王
陵之義則固正矣然言焉而不獲聽則亦何
補之有哉曰言之正與不正則在乎我而其
聽與不聽則有不在於我者焉在乎我者不
敢不以正而自免其不在乎我者我則不敢
有取必之意焉使其言焉而必於聽小則引
倨甚則折檻又其甚則為鬻拳之所為就使
其言之正猶將陷於不正又況其言之未必
正乎惟夫王陵之義能不以言之用否為重
輕又不以身之進退為軒輕可謂正矣不但
能言不劉不王之為難也使公孫弘而知此
其殆可免於曲學阿世之譏乎

進陳平右丞相以審食其為左丞相關政于内
審食其何以相以其嘗幸於太后故也然則
無以異於嫪毒之所為矣彼嫪毒猶未嘗為
相而審食其巍然居左相之位與陳平相將
平於此時其與為伍其獨無靦於其面目歟

太后專制名雉

太后之專久矣至此而以專言擅廢立主其
為專大矣稱制不足以盡之故以專言

甲寅丁巳幽無名子于永巷殺之立恒山王義
為帝

無名子不以得天下為喜而以失其母為慍
其曰我壯即為變雖若狂惑然其於保身之
明則無及矣而其於愛母之誠又何過哉其
視高祖極毀之言猶曰賢之則世之論者固
未可槩以狂惑而譏之也

戊午尉佗稱帝南越（故南海桂林等郡漢以為尉佗所居）

世之言女主者類曰呂武然武氏猶能讋服四夷呂氏不能鎮撫南越以見武氏之才非呂氏所敢望也

己未匈奴寇狄道狄道縣屬隴西於漢為庚申太后殺趙王友以梁王呂產為相國趙王呂祿為上將軍分統南北軍

漢之兵制有南北軍本高祖之制也以南軍守衛王宮而衛尉領之以北軍守衛京城而中尉領之此則高祖之初制也若呂氏之制則以梁王呂產為相國居南軍相國豈領軍之職乎以趙王呂祿為上將軍居北軍將軍之職信足以領軍矣然漢之初制本不以上將軍領北軍也按呂氏戒祿產之言曰我即崩必據兵衛宮𠃔所以衛城者亦以衛宮此豈非以一已之私意為一時之權制乎

辛酉太后呂氏崩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虛侯劉章曲周侯酈商及子寄誅呂祿呂產獲南北軍朱虛曲周皆縣名朱虛屬瑯邪曲周屬廣平國

何以獲南軍以朱虛侯擊產殺之而後獲之也何以獲北軍以酈寄之紿紀通之矯且復使人說祿而後獲之也然則中尉何在是必屬於上將軍不能為有無也衛尉何在毋納產殿門則其所職本不屬於相國猶足為有無也旣獲南北軍則呂氏無能為矣是以三族及之

夷呂氏三族廢恒山王義迎高祖中子代王恒于鴈門立之是謂文帝以宋昌為衛將軍專南北軍

夫軍之有南北本以相制云爾不當以一人專之也今而以宋昌專之豈以高祖之制為不足用哉大事甫定衆志未孚姑以所親者總之是亦一時之權制也

丞相陳平讓周勃右丞相而為左丞相

真氏曰平首謀誅諸呂者也顧以功不如勃以上相位讓之可謂善處功名之際矣

灌嬰為太尉張武為中郎中郎當作郎中令

以郎中令而行殿中所以領諸郎而衛宮禁歟蓋南北軍皆屬衛將軍防外變也外御責之諸軍內護責之諸郎亦有不得不然者與其無備而生變不若有備而弭變帝之所為

未可以爲卓於私人而識之也
壬戌以皇子啓爲皇太子
呂氏已景帝時方十歲平勃所以請建太子
者懲惠帝繼嗣不明之禍也
周勃免相
真氏曰不以寵利居成功勃固未必知此然
視陳平之才自知其不及又能因人言而懼
亟辭位焉則與世之愚而好自用進而不知
止者亦有間矣
陳平兼左右丞相

夫以南北軍而專之以一人則將權重矣以
左右相而兼之以一人則相權重矣然文帝
之將相未聞有挾權以爲變者焉嗟夫此豈
非高帝之遺澤歟
癸亥丞相陳平卒
太史公曰陳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
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
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
振國家之急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
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

哉非智謀孰能當此者乎
周勃復相始作虎符
按諸呂之亂朱虛侯欲發兵魏勃曰王欲發兵
非有漢虎符驗也是時兵已有符矣已有虎
或者用銅爲之則自此而始乎
經世之申二千二百二十九
甲子漢孝文皇帝三年免周勃相以灌嬰爲相
周勃之與灌嬰均之曰功臣耳以功臣爲相
而無取於擇賢此漢初制度則然也果無取
於擇賢而徒以功臣爲之則與其相灌嬰不

若相周勃矣今乃以嬰代勃豈非懲其權之
重故不欲使久於其位歟積疑之際聞其
冥冥之中告訐之辭發於昭昭之際卒[illegible]宰相
重臣不免爲獄吏所侵辱允爲天下國家有
九經必曰敬大臣者豈非恐其流弊之若此
歟必不得已則使周勃爲右相灌嬰爲左相
其猶足以塞譏者之口乎
王興居以濟北反平之
章與興居[illegible]之欲立齊王者耳然文帝之立
章未嘗以朱虛職之故有叛意而興居則不[illegible]

怏怏恒不自得於以見其兄弟之間相去遠矣使終守臣節如景王然豈不足以為賢乎

匈奴寇北地

北地於漢為郡其謂之北地云者正以其在帝都之北故也

己丑絳侯周勃下廷尉

呂氏曰按本傳勃之盐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為言太后太后言無反事至於獄辭則勃以千金予獄吏書牘背之所教也将相外戚以重賂相結胥吏受賕變易獄辭文帝皆不能察使每事如此則異於元成者幾希

丁卯王長以淮南叛徙之蜀

興居以怨長以驕亡則犯分怨則背恩此其所以為慮不同而同歸於叛歟

放賈誼於長沙（長沙於漢為國屬荊州）

置誼之學本自申韓而出則非儒者之學矣然其於當時之務無不灼見其弊思有以救之雖其議論激切不無失之於過者然其才則實可用也第文帝方欲以鎮靜理天下而誼則有意於更張此其所以不合也雖然文帝之於誼豈終棄之哉或者以其年少氣鋭姑使之退自循省增其所不及損其所大過則他日所就詎可量哉而誼乃感憤抑鬱苦不自聊其亦可悲矣夫

甲戌除肉刑

井田廢則貧富不均民有不得其所者矣學校廢則善惡不分民有不得其道者矣然後有陷於非辟而不能自抜者焉乃欲舉肉刑而加之仁人之所不忍也此肉刑之所以除而非帝之過也

丙子祀上帝

祀上帝可也雖然帝一而已而有五乎哉既已見五帝於郊而猶作五帝之廟禮不欲黷茲之謂黷矣使帝不前席於賈誼則其惑也無足恠者而帝也既曰前席於賈誼矣猶不免於為新垣平之所惑然則誼之所言無乃徒及其事而不及其理歟

戊寅改稱元年是謂後元

即位之始既已改元矣今而又改元者豈非

以延年之説有以惑之敗帝明主也猶惑於
此武帝之惑則亦無責焉爾矣
丙寅匈奴寇雲中（雲中郡漢為縣於今為勝州）上郡命六將
屯備周亞夫軍細柳（細柳原在長安縣乃亞夫所屯處）
六將屯備亞夫其一也亞夫細柳之外則有
劉禮之霸上徐厲之棘門此其近者也若其
遠者則有令免之飛狐蘇意之句注張武之
北地皆是也而亞夫之軍法特見知於文帝
蓋所以表而出之歟
甲申文帝崩太子啓踐位是謂孝景帝葬太宗
于霸陵（霸陵縣屬京兆於漢為縣）乙酉與匈奴約和親丁亥
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
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七國連叛
呂氏曰吾嘗度七國之勢其深蓄反謀者惟
吳王而已自吳之外論其土地則莫廣於楚
趙論其好兵則莫勇於膠西其餘若濟南菑
川之屬所謂自鄶以下無譏也當楚之反其
相張尚死之趙之反其相建德死之至若膠
西王卬初聞應高之説則矍然駭之群臣從
諫叛逆非計是楚趙之大臣皆不欲反而膠
西之君臣初亦未欲反也向使錯無激諸侯
之怒安坐而徐為之謀則是三國可使無動
也三國之兵不動吳雖欲反將誰與反歟諸
侯之反謀既不作然後被賈誼之策稍建諸
侯而少其力不數十年諸侯肩披股裂開然
日消將稽首請命下吏之不暇豈非經世之
長策乎而錯也遽諸侯將反無術以制乃削
其郡而趣其反亦愚矣○昔高祖之關也正
自武關而入耳而田禄伯之説吳王乃以入
自武關者為奇此亦何奇之有哉惟桓將軍
言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積粟差可以為正耳
而老畀一則不從田祿伯之言二則不從桓
將軍之言是正亦不知奇亦不識難以言智
矣而景帝方以白頭舉事憚之其亦所謂見
其形未睹其實者歟
誅御史大夫晁錯
蘇氏曰夫以七國之疆而驟削之其為變豈
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
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
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

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
居守之至安已為難首擇至安而遺天子以
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
當此之時雖無袁盎亦未免於禍何者已欲
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
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
間使吳楚反錯以身受其危日夜淬礪東向
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
無恐雖有百袁盎可得而間哉嗟夫世之君
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

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
而天子不悅姦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
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七國平

自高帝即位之後所患在功臣及至惠帝則
無事矣自高后稱制之後所患在諸呂之反
至文帝則無事矣然而同姓諸侯王又以屬
疎而將反吾觀賈誼鼂錯之言蓋未嘗不以
是為慮也至景帝而七國果反自七國既平
之後為漢之患者鮮矣而變生於外則群盜

反變生於內則太子反自是而後則權歸於
外戚而牢不可解之疾遂畢世而不瘳焉觀
變於十有二帝之間能不為之慨然矣乎

梁孝王覇有異志

天子在上而不用其制則其所為幾於覇而
已矣然則可乎曰不可與其寬之以恩不若
嚴之以法庶有以全兄弟之愛也

戊子以皇子榮為皇太子己丑以公主嫖子匈
奴辛卯廢太子榮以膠東王徹為皇太子大尉
周亞夫為丞相壬辰改稱元年是謂中元

既改元而又改元文帝其作俑者歟有文帝
之後元則有景帝之中元矣

經世之酉二千二百三十

甲午漢孝景皇帝十年周亞夫免相

真氏曰亞夫之所爭者廢太子也封后兄也
侯徐盧也三者皆高帝家法之所無也亞夫
於是無負大臣之職任矣

戊戌再改元年是謂後元周亞夫下獄死

亞夫之死雖不以罪然其平居暇日凡所以
訓敕其子者決無其素矣何則尚方甲楯非

所以供人臣之葬也詎夫之子果何為而預買之哉買甲楯以供父之葬謂非欲厚其父不可也而不知夫子無遠之旨則非禮犯分雖免於獄然且賢者不為矧曰陷父於死屬為訓敕之有素乎子之不肖固亦為父者之過也

庚子景帝崩皇太子徹即位是謂孝武皇帝葬景帝于陽陵（陽陵故弋陽縣屬馮翊漢為）辛丑改建元元年（改元之事始於元狩此其追改者）壬寅竇嬰免相田蚡免大尉嬰與蚡之所薦者趙綰王臧耳夫以綰臧為不可用則可以儒者為不可用則不可夫儒者固非綰臧之所能為而綰臧之所為亦非儒者之事也無已則有一焉以嬰蚡之所識者為未盡必妙選真儒用之庶乎其有益矣今乃以綰臧而罷嬰蚡以嬰蚡而廢儒者嗚呼太后亦果於毀儒而確於守黃老也哉

甲辰丁未改元元光始令郡國貢孝廉董仲舒（按仲舒對策通鑑載於建元元年）

自道誼之說不明而功利之說勝矣秦以功利而得天下亦以功利而失天下漢之興也假仁之說雖亦有之然而權謀術數未始不雜然而競出則是功利之習無時而可變也武帝之時可以改弦而易調矣彼董仲舒蓋國手也大絃可使春溫小絃可使廉折而直使之袖手於旁莫肯聽焉正誼明道之一語其殆孔孟之遺脈乎然不得陳於天子之庭而徒見於易王之問答嗟夫使帝以待公孫弘者待仲舒則道誼之說其或可以一洗功利之陋乎

戊申命將五兵三十萬大伐匈奴不利

命將五者韓安國李廣公孫賀李息其一人則王恢是也王恢首為馬邑之事而卒近撓及下廷尉則又行千金於田蚡以求免死蚡不敢言之於上而於太后言焉然卒不免亦可以為僥倖者之戒矣伐匈奴而不利此誠帝之良藥也使帝於是而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斂其五福以歸已敷其五福以丁民則天下治安而子孫蕃衍其福詎可量哉惜也帝方銳意於甲兵甘心於夷狄雖有良藥而固無取乎爾也

庚戌竇嬰棄市田蚡卒

魏其本非自灑於棄市之罪徒以友灌夫之故耳夫者雖曰剛直而無學問以將之則其剛也不免於狂其直也不免於狡既狡且狂則其所言必有不合於理者矣況又以使酒之氣乘之辟飯罵坐必非一日之積也如是則禍所由生雖微蚡猶將獲罪於人豈以蚡之負貴而驕反可以數忤之乎為嬰之計夫可戒則戒之可也如不可戒則遠之可也顧以平日於我有引重之意遂愛焉而忘其惡吁亦惑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其魏其之謂歟○田蚡以勢殺竇嬰呂蒙以計殺關羽當其勢之得行計之獲施自以為無若我何矣然而魏其絕殞而蚡邀殂雲長既踣而蒙亦斃借曰脩短數耳非死者有靈能使生者之亦死也而讀史者比事觀之見其相先相後相繼以殁則亦始不為之憮然以人情之所同者揆之則天理之不僭者殆不無矣出尔反尔曾子豈欺我哉

辛亥廢皇后陳氏以衛夫人為皇后弟青為將軍

遴色於歌舞之列則尊卑為之易位選才於笞罵之餘則貴賤為之易處謂武帝為無所見歟則衛青非不可用者也謂武帝為有所見歟則子夫何道而致此哉大抵一時之邂逅亦自有數存焉非必偶然之故也

壬子命將四大伐匈奴無功

四將軍衛青其一也公孫敖公孫賀其二三也李廣其四也○始者命將五而不利今者命將四而無功若必以功利之說求之魏然而悔可矣然而持之益堅何歟此非有見於道誼直以不利無功則必取償於虜而後始快其意也

癸丑改元元朔甲寅衛青伐匈奴有功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

此河南之地也而其置郡則曷為以朔方名之以其正當雍都之北也雍都之北有朝那有膚施相去六百里而近此豈秦之故塞哉秦之故塞固自踰河而北相去遠矣秦末漢初中原多故匈奴得乘其隙度河而南其塞

遂抵於此迨至武帝遣將屬衛青擊樓煩白羊
王取河南地於以置郡而名曰朔方則有由
矣自河言之則曰南自都言之則曰朔若五
原則又在夫朔方之西云
丙辰匈奴寇上郡丁巳匈奴寇鴈門衛青伐之
有功拜大將軍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平津者平原之津也其名為張公渡云
弘之為相也徒能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而已
他無能焉以兵則衛霍主之以刑則張杜主
之以財則桑孔主之平居議論則微示其端
而其決擇所向在乎人主而已無與焉嗟夫
此可謂具臣矣宰相失職端必自弘而始而
論者方以責之李蔡嚴青翟輩是以客館之
廢興占宰相之能否而事權之得失則無所
於稽也豈其可哉
戊午衛青征匈奴大有功霍去病為嫖姚校尉
張騫通西域有功封博望侯博望於漢為縣屬南陽己未
改元元狩獲白麟故也
是時行幸雍祠五畤獲獸一角而足五蹄有
司言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賜一角獸蓋
麟云愚按蓋之一字特疑辭耳豈非有司竊
見上之微意故傅會其説因以為麟歟其曰
元宜以天瑞命今元狩則固以麟為瑞矣
長星非瑞也而亦以補二元之號曰光嗚呼
傅會之極濫而為誣俗之不古其以是夫
淮南王安衡山王賜二國叛平之冊據為皇太
子
戾太子生於元朔元年其至於是蓋七歲矣
其明年當入小學未必遽受春秋其受公穀
春秋當是元鼎以後元封以前五六年之間
乎若自元封以後帝且為之開博望苑矣使
武帝但令受學師傅不令納交賓客則異端
之說必無自而進矣教之不專養之無素又
使邪人得以間之雖欲不敗得乎
庚申霍去病征匈奴至于居延居延於漢為縣屬張掖拜
驃騎將軍
漢之攻匈奴也每戰蓋西誠以西域之地匈
奴之右臂在焉夫與人鬬而不折其右臂則
不足以制之矣是故始戰馬邑求之於北也
而不利次戰上谷是亦求之於北也而又無

功然後轉而西向驅樓煩白羊王而走之白
是而河南之地可得郡可置令而濟居延可
以造小月氏矣夫所謂小月氏者在漢為河
西地昔未有得今始得為如之何不以為雋
也異時路博德即是而築遮虜障則居延其
要地乎不然則戰後猶者何必自是而始出
以見去病此戰誠足以斷匈奴之右臂也
李廣征匈奴無功謫為庶人壬戌衛青霍去病
李廣大伐匈奴李廣自殺
杜子美之詩曰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
終殘年則是但為庶人未必不可以自樂也
既已謫為庶人可以止矣而又起為將軍則
是功名之志勝未嘗為學知道以退為進也
欲進而彌退卒以自殺可勝惜哉
經世之戌二千二百三十一
甲子漢孝武皇帝二十四年大司馬霍去病卒
衛青於當時之士無所薦進而去病之意亦
倣乎此豈非以魏其武安為戒歟夫魏其武
安之所為徒足以自敗而已矣其敗也非以
招士之故也而青去病乃以為戒其待士殊淺
矣或曰青故人門下士去事去病輒得官爵
使二人而不招士則史豈有是言哉曰此所
謂士特視勢高下而為之俯仰者耳庸足以
當士之名乎以魏其武安之招士猶不足以
得賢者青去病之不招士也而謂賢者歸之
無是理也此有爵有位者之所當知也
改元元狩丙寅丞相程青下獄死
丁卯從函谷關于新安
[illegible]
戊辰封方士欒大為樂通侯[illegible]
[illegible]
大之言曰黃金可成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
得仙人可致此數者皆武帝之所欲也逢其
所欲而獻言焉可以得封侯之寵矣然而卒
以誣罔棄市古之人不以天下易其一體今
乃以其四體易數月之封侯大則失矣抑蔚
氏之言有曰黃金可成河可塞只有霜鬢無
由玄鬢之白猶不可使之黑也豈有不死之
藥而真可得仙人而真可致乎其為誣罔不
待試而知之矣今乃踰年而後知其誣罔[illegible]

武帝之志亦荒矣哉

己巳南越相呂嘉叛諸侯坐酎金輕奪爵者一百六十人丞相趙周下獄死

路博德等既擊南越、式上書請父子往死之上以風於天下而天下莫應於是以酎金色惡奪列侯爵丞相趙周坐知而不舉逐下獄死一百六十人當作一百六人

樂通侯欒大坐誣罔棄市西羌及匈奴寇五原

庚午南越平東越王餘善叛卜式為御史大夫

辛未改元元封帝征匈奴至于北海北海史謂瀚海譌姪瀨方題蛭東越殺餘善降有事于東西中三嶽及禪梁甫梁父山名於漢屬泰山郡即今顏注

按是年祭中嶽則有芒言萬歲者三及其封泰山則又夜若有光若之為言似有而實無耳以武帝之好奇而喜怪也故其下以無為有思以中上之意而史氏書之千載之下猶以為譏也

東巡狩至于碣石西歷九原至于甘泉甘泉在雲陽

壬申復巡泰山作瓠子隄河自濮陽瓠子別出為瓠子之

朝鮮寇遼東癸酉朝鮮殺其王右渠以降祀汾陽后土汾陰縣屬河東於漢為甲戌乙亥衛巡狩至于盛唐盛唐縣於唐屬壽州為大司馬衛青卒

青為大司馬專事匈奴而已而南粵東甌則未嘗以累大司馬焉大司馬之在當時固為大臣區區小寇自不足以煩之也

丙子西幸回中及祀汾陰后土丁丑改元太初東巡泰山更以建寅月為歲首

孔子之告顏淵曰行夏之時蓋其師弟子之間雖有是言莫能舉而措之也至秦而以建亥之月為歲首則愈謬矣漢興以十月入關遂因其制而用之未之有改及是則允歷一百又四年矣然後更秦之制用夏之正而孔顏之志亦至是而始獲伸焉惜也建寅之外則餘皆不能盡從孔顏之志也○以歷之名為年之號此太初之所以改元也而談者於此不無可疑者焉何則太初之歷上元之歷也謂古無其歷則不可然其曰上元太初四年得焉逢攝提格之歲而元封七年亦得焉逢攝提格之歲夫王而逢攝提格是則甲寅之謂也而元封七年歲在丁丑不在甲寅此其

說固已有可疑者矣抑又有可疑之甚者焉何則自古歷太初四年以至漢歷太初元年說者以為凡歷一千六百八十章彼其以八為一以章之上文為七以章之下文為年夫固註家之謬不論可矣必若說者之云則一千六百八十章也者實計三萬一千九百二十年其一千九百二十年姑以為八年而下當之雖有增減不必多論若其上之三萬年則經運之已可除一萬八百經運之辰又除一萬八百通計二萬一千六百餘八千四百當在經運之卯矣夫經運之卯去開物之初僅僅七千年爾當爾之時雖御極者之號名猶邈乎其不可以考况其所紀之年乎其無乃習見漢武之年鮮不有號名之可紀故因是生說遂以為古之帝王亦有所謂太初四年者乎是可以見其為談者之妄矣豈徒曰可疑而已哉或曰談者之妄不必致其疑焉足矣若夫歲在丁丑而書曰甲寅又將何以質之噫歲在丁丑不可以為甲寅固也然嘗考之歷書所載則以歷術甲子名篇夫既以

歷術甲子名篇則其所載皆古歷之法爾非漢歷之法也果以漢歷言之則史遷之所記安能自太初元年而下以至於建始四年而遂已乎吾意自焉逢攝提格而始以至於祝犁大荒落而終者史遷之所記也自太初元年而始以至於建始四年而終者是必後人之所加者也以此例也而推之則溥于陵渠之所奏有曰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貫珠亦言古歷之發端有若是焉爾矣豈謂漢歷之發端其亦若是乎哉觀書之法於其可疑則疑之於其可諒則諒之要之無害於理非但不必致疑亦不必致其識焉可也〇或者又曰大餘幾者紀日之數也小餘幾者紀分之數也夫以九百四十為日分者古歷之法也以八十有一為日分者漢歷之法也遷史之所紀者但及古歷而顧於漢歷無取焉是何其取所當棄而棄所當取者哉則將應之曰遷之所取非謂取其所當棄者也古歷雖廢然猶今歷之源也志其流舍其源豈知本之論哉遷之所棄非謂棄其所當取[illegible]今歷既

行則又將與采者而爲古矣遷史之所留正以爲班史之地也率之八十有一分與夫九百四十分相與爲日法接踵而並行則固有由然矣遷天子於遷史得微顯闡幽之說焉推而廣之則又有得於存亡繼絕之說焉夫亡者未易得也而物之已絕者則又往往難乎其繼遷之此意不以新掩舊而其所慮者惟懼夫舊者之揜於新此其意良可嘉已而昧者不察反生焉愚是以不容不辯

西伐大宛〈宛城〉起建章〈建章宮在長安縣西〉

二十一年

伐大宛則甲兵之禍不息起建章則土木之費不貲而帝其心爲之蕩其爲多欲之效歟

戊寅北幸河東祀后土騎二萬征匈奴不復趙破爲虜所得軍吏以亡將恐誅遂莫敢歸噫亦甚矣其可憐矣

己卯東巡海上匈奴寇張掖酒泉〈張掖酒泉皆武帝所置之郡名故昆邪王之地也〉庚辰李廣利平大宛獲其王及汗血馬

伐宛之役姑置數萬人勿論但以牛十萬馬三萬橐駝驢騾萬計則其費亦多矣而僅能易善馬數十匹中馬三千餘匹其所得果足以償其所喪否乎以此見欲有所蔽者事有所不察人皆若是不獨武帝爲然也

辛巳改元天漢中郎將蘇武使匈奴北幸河東

壬午東巡至于海上又西幸回中將軍李陵征匈奴不還

昔霍去病之初起未嘗不與衛青偕出及其有功則其進爵遂與大將軍並帝亦何負於有功者哉使陵於此時姑從貳師而出何必不以有功見知於上乎乃遽欲以五千人自當一隊涉單于庭則其材誠高其氣誠銳而其量則已隘矣彼其祖終身從大將軍而不憾而陵則攝身而起即欲與貳師頡頏其致敗也不亦宜乎○抑又有說陵所將者五千人耳而匈奴以三萬騎圍之爲陵所敗則又召左右地兵合八萬餘騎攻之夫以八萬餘騎攻五千人宜其吞食之盡不難也然猶且戰且引日趍於南何使管敢不降則陵終不敗雖敗亦不失爲能當數隊不止當一隊而

已也功過從以相補則貸其族而不誅不亦
可乎
癸未東巡泰山又北幸常山匈奴寇鴈門甲申
大伐匈奴不刺朝諸侯于甘泉宮乙酉改元太
始丙戌西幸四中丁亥東巡海上戊子東巡泰
山己丑改元征和巫蠱事起
蘇氏曰臣子忠孝莫大於愛君愛君之深者
飲食必祝曰使吾君子孫蕃多長有天下此
豈非臣子之願歟武帝建元六年蚩尤之旗
見其長竟天其年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三

十年巫蠱事起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為太
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武帝好古喜儒號稱
世宗而子孫遭罹如此豈為善之報哉由是
言之好兵始禍者既足以為子孫累則亢忍
恥含垢以全人之命者為子孫之福審矣
庚寅太子殺江充相劉屈氂攻太子戰于長安
太子敗死皇后自殺
按太子所發之兵但得長樂宮衛卒是特南
軍耳然不言未央宮衛卒或者當時息駕甘
泉故不得而發之歟此可見南軍亦不盡為

太子所發乃召護北軍使者任安與節令發
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則是北軍亦必非
太子之所能發故盡歐市人而戰之耳倉卒
之中莫明虛實帝且以謂長安之兵盡為太
子所發乃詔丞相發兵三輔近縣是欲以外
而制內也使帝知太子之所發不過長樂衛
卒所歐不過四市之人則安知其不詔丞相
發北軍以制南軍乎以此見漢之軍法不特
南北可以相制而內外亦可以相制也○或
曰太子赦中都官囚徒得因如侯使持節發

長水胡騎以就戰豈非北軍乎曰八校之中
有長水有胡騎有越騎皆所謂南軍也若中
壘屯騎虎賁步兵以至於射聲等校則皆所
謂北軍也太子之所發者上欲得南軍互然
兩校之軍未及出戰而如侯已為馬通所斬
則兩校之軍亦且不為太子所用矣故曰所
謂南軍亦非太子所能盡發或曰兩校之軍
既不為太子所用則誰得而用之乎曰馬通
告胡人節有詐勿聽也遂斬如侯引騎入城
則胡騎必為馬通之所用矣又發楫棹士以

以予大漏臚商丘成則豈非長水營中之士
乎夫惟其長於水也是以有楫棹之能然以
之陸戰則亦未始不可也故馬通獲如侯長
安男子有景建者從馬通獲石德而商丘成
功戰亦能獲太子賓客張光云
諸邑公主皆坐巫蠱死諸縣名屬琅琊諸邑公主與陽石公主皆坐死而此但言諸邑則皆字贅矣辛卯大伐匈奴巫蠱事覺
當其未覺則如人之方寐及其既覺則如人
之始寤既寤而覺則向之疑令以釋此其所
以追恨江充而夷滅其族也

誅丞相劉屈氂屈氂之誅以與廣利有謂非為巫蠱輒竟而誅殲之也
壬辰東巡海上天下疲于兵革
天下疲于兵革久矣曷為至是而始書之蓋
是年方有輪臺之詔則上之心已悔矣當其
未悔則寧知天下之疲乎及其既悔則天下
之所愁由已則愁之也天下之所苦由已則
苦之也天下曷為而愁苦亦曰疲于兵革而
已矣邵子至是而始書之豈不以武帝之有
悔心乎
癸巳改元後元重合侯馬通叛重合於漢為縣屬勃海

太子之反以江充持之急重合之叛以江充
族而疑使不有日磾陰察何羅之動靜則袖
刃一奮而宮車之駕晚矣其為變豈不大哉
然則一江充之用舍小事耳而繫人家國如
此可嘆也夫
經世之亥二千二百三十二
甲午漢孝武皇帝五十四年冊皇子弗陵為皇
太子帝幸盩厔五柞宮山曲曰盩水曲曰厔於漢為縣屬扶風崩
大司馬霍光受顧命太子弗陵嗣皇帝位是謂
昭帝葬世宗于茂陵陵於漢為縣屬扶風大將軍霍光

專政
受顧命輔嗣君此宰相職也今乃委之大司
馬而宰相不與焉此其失豈一朝一夕之所
致哉蓋自其以侍中等職為內朝則宰相在
外不免於日踈矣自其以九卿更進而用事
則宰相權分不免於日卑矣而大司馬既領
內朝日親貴而崇重則雖非宰相而宰相之
實在焉此所以受顧命輔嗣君不以委田千
秋而以委光也
乙未改元始元辛丑改元元鳳誅鄂邑長公主

及燕王旦左將軍上官桀盜詐害霍光事覺故也
贊皇公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
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慙
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
遂使周公狼跋而東漢高聞陳平去魏背楚
欲舍腹心臣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
肱郡疑賈生擠排紛亂從跡賢士景帝信誅
晁錯兵解遂戮三公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
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
矣

甲辰丞相車千秋卒乙巳丞相王訢卒
自車千秋在而政事皆決於光矣若訢則何
足以有立乎居宰相之位食宰相之祿施施
於府廷非不尊且貴也問其政事則曰大司
馬主之嗟夫為宰相者轉旋闔闢有造化之
樞焉而直默默如此可不為之長太息乎
丁未改元元平帝崩昌邑王賀立葬昭帝于平
陵（平陵於漢為縣屬扶風）
詐蘇氏曰昭帝十四而辨上官桀之詐其明過
於成王然成王之壽考吾以為周公之功昭

帝之短折吾以為霍光之過夫壽夭雖出於
天而人事參焉成王之居幼　也以周召為
之師保而左右前後率皆賢臣起居飲食日
與之接逮其壯且老也志氣已定其能安富
貴而易死生蓋無足怪者今昭帝所任惟光
光雖忠尊篤實不學無術所與共事者惟張
安世所與斷事者惟田延年士之通經術識
義理者光不任也使帝居深宮近嬖幸雖天
資明斷而無以養之則朝夕之所以蠱之者
衆矣安能及遠乎吁漢昭有過人之明不能

導之以學所以為霍光之過也
賀立不明大將軍霍光廢之迎戾太子孫詢立
之是謂孝宣皇帝
真氏曰霍光廢昏立明其有功於漢甚大然
昌邑之始立亦不能無罪焉蓋王之在國奢
淫無度非一日矣王吉龔遂流涕痛哭以諫
不為之改是豈足以承宗廟子萬姓乎光知
而立之是不忠也不知而立之是不明也及
昌邑之廢其群臣導王為惡者誠不可不誅
然罪有重輕固宜甄別焉有二百餘人盡行

殺戮之理前輩謂昌邑群臣必有當死者故不悉誅之如此是為身謀非為國計也況王吉龔遂盡忠極言正宜優加褒異以為人臣之勸而乃髡為城旦是與附和者同科特貸其死耳光之舉措失當如此其咎在於不學故也

丙吉為相

按宣帝既立之後八月己巳丞相楊敞以疾卒九月戊寅以蔡義為丞相則相位之虛綴八日耳至本始三年六月己丑蔡義卒以常

賢繼之虛相位者十四日也節三年五月甲申賢以老病致事六月壬辰以魏相為相而丙吉為御史大夫自御史大夫而後可以為相矣當此之時吉未為相也其為相在神爵三年

戊申改元本始己酉命將五兵十五萬大伐匈奴

田廣明以四萬餘騎出西河其次若范明友之出張掖韓增之出雲中趙充國之出酒泉田順之出五原則皆以三萬餘騎行合而計之凡十六萬有餘非但十五萬而止也當其出也期以出塞各二千餘里然而五將者皆不能如其所期而還其少者或出塞八百里而止則田順是也其多者或出塞千六百里而止則田廣明是也若明友增則皆出塞千二百里而止其最多者惟趙充國獨出塞千八百里而止然亦不能至其所期也其捕斬之最少者則田廣明以四萬餘騎而僅得十九級其最多者千九百餘級而實不免於詐則田順之為也故順與廣明下獄死

辛亥皇后許氏遇毒崩霍光以女上皇后

胡氏曰顯弒天下之母而光不發覺則是與聞乎弒矣欲免於禍得乎哉使稍沈靜詳審乃至於此富貴生不仁可不戒哉真氏曰顯之敢為此者知光之可恃也漢有良史宜書曰霍光弒皇后許氏則當其罪矣昔石碏不私其子故能為衞之純臣使光嘗聞碏之風宜不至是然光之於古不知有伊尹又安知有石碏邪此不學之罪也然金日磾固嘗殺弄兒矣推日磾不私其子之心使其妻有罪

之事亦必不私之矣此光之同列也而不効
效其所為況詢其能為石碏邪光平生忠節
至此為一私所攙遂與弒逆同科然則學者
其可不以去私為本也哉

壬子改元地節癸丑大司馬大將軍霍光卒子
禹繼事

禹雖繼事而但為右將軍其大司馬車騎將
軍領尚書事則張安世實為之若奉車都尉
領尚書事則光之兄孫山實為之也其明年
則右將軍屯兵與車騎將軍屯兵俱罷而復
禹為大司馬則是官名同於光耳而其事實
則豈能與光同乎是故禹為大司馬則張安
世更為衛將軍矣衛將軍雖若次於大將軍
然而兩宮衛尉及城門北軍屬焉夫既曰兩
宮衛尉則南軍固屬之矣而城門北軍又屬
焉此與宋呂為衛將軍專南北軍者無以異
允此果何為哉懲霍氏也然則何謂兩宮衛
尉長樂衛尉與未央衛尉是也若建章衛尉
則置於宣帝元康元年之冬云

甲寅冊皇子奭為皇太子乙卯大司馬霍禹謀
逆事覺夷三族廢皇后霍氏

胡氏曰宣成霍侯厥功茂矣叛逆之惡興不
自躬顯禹雲山既伏其辜而宣帝不念大勳
為光置後不亦過歟曰宣帝之憾光多矣有
三大罪焉豈惟參乘之負芒歟乎許后漢謂
刑人不可君國一也終光之身不歸大政二
也署銜勿論三也斯三者銜事尤甚者而可
姦於君何難帝所為壓已斂容下之已甚莫
敢與較者其防慮深也宗族誅夷光則自取
雖然光當有沖幼諸孫不與逆謀者以誅夷
正其罪惡以置後報其感勳且刑賞之施必
以其類弒后謀反既已赦家並兩賢君豈宜
絕世宣帝以此處之則公議允塞無可議矣

丙辰改元元康丁巳冊王氏為皇后戊午太子
太傅疏廣太子少傅疏受謝病歸東海蘭陵
[illegible]徐

胡氏曰以寵成名立忍辱而求免於危辱此
非君子之高致而疏廣以自居何也曰此
廣所以加人數等而古今未之知也太子年
既十二其資質志趣已可槩見觀其親政之

時年已二十七而猶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
以至再屈師傅於牢獄而卒殺之則其憒憒
有素疏廣聞之已熟知其不可扶持而教詔
也審矣是以決意去之觀其語曰不去懼有
後悔則微意可知矣易曰君子見幾而作疏
廣有焉

庚申改元神爵趙充國伐西羌

晉之馬隆亦嘗西伐矣彼以三千五百人而
足而充國則騎必爲騎人必萬人何也彼勇
特此重將也夫惟勇能以力勝夫惟重則不
徒以力而固有德焉破先零力也懷罕开德
也德與力兼用而威惠均焉雖不能純乎以
德亦不至純乎以力此羌之於漢所以數世
而不判也彼其德之不覩而惟力是聞者非
不可以取勝也然一再傳之後羌遂熾焉徒
論其始而不要其終則其一時之得失固未
可以優劣判也○張氏曰漢將當以充國爲
最將之病在果於殺而不恤百姓充國任閫
外之寄謀國家根本之慮使百姓安堵而西
戎坐銷焉此殆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推鋒
敵者所可班也予謂充國在宣帝時不獨爲
賢將殆可相也使爲相必能爲國家圖田制
度爲後世安養百姓爲邦本計如魏相輩當
在下風

壬戌蕭望之爲御史大夫

世固有似汙闒而非迂闊者王吉是也吉之
言曰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此其
言正中宣帝之失宣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闇其所親者
外家所重者故人無不列於將相大臣之位
然而不必皆賢則必有不肖者參乎其間矣
吉之言及此宣帝宜有警焉帝之無所警也
則以意之不同言之不合也爲望之者其自
負豈在王吉下哉然其所彈劾者不先之於
朝廷而先之於郡縣不先之於許史諸人而
惟韓延壽之先焉韓延壽之治民所先者禮
讓所重者教化雖望之將必有愧焉正使有
過豈不以長短相補而顧汲汲於其人之死
則似有妬賢之心矣賢否之不分功罪之不
察以是爲天子之耳目其猶在王吉之後乎

癸亥潁川太守黃霸賜爵關內侯河南太守嚴

延年棄市

趙蓋楊韓之誅君子為宣帝惜以為賢者而不免於死則為善者其懼矣至如嚴延年之死君子不以槩於趙蓋楊韓之誅是何也延年所至有屠伯之號則其殺人多矣其間豈無不辜者乎其母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誠知人之不可以獨殺則必以死償之矣嗚呼天道如此而人有不察可乎

皇極經世書說卷之八

豐城後學朱隱老述

徐集

經世之子二千二百三十三

甲子漢孝宣皇帝七年改元五鳳左馮翊太守韓延壽棄市

韓延壽賢者也而顧以僭侈蒙戮何哉宋之寇準相才也而其所至亦有僭侈之患君子曰準誠賢無如騃何夫延壽之僭侈亦若此而已矣宣帝不惜其賢望之不訟其冤悲夫

貶蕭望之為太子太傅坐慢丞相邴吉也

孟子曰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德齒爵三者天下之達尊也望之儒者豈其果昧於此哉蓋其以諸生召見已不肯少屈於大將軍則其平日之所自負者甚不碌碌豈其仕為御史而肯少與於丞相哉吾意望之之於邴吉正如汲黯之於衛青以長揖事之矣豈不可然自汲黯望之之外能自重者無幾以孔光之於董賢往往不敢鈞敵其斯以為禮乎斯禮也正由宣帝挫折望之

其流之弊遂至於此異時王莽之篡漢
之原滁則其成敗可睹矣然則人君欲爲
稷之計正宜養成臣下之節未容以私意
向而輕挫折之也

平通侯楊惲棄市坐怨望也惲平通侯
惲之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
而爲萁合此四句凡十六字而怨誹之意尤
焉是誠不能無罪矣然以唐人爲之不過曰
聯目聖神皇五言而嘉之其爲諷訕不亦甚
乎在武皇則付之一笑而有餘在漢宣則
以大辟而不足曾謂帝王之量反有不及於
婦人乎

丙寅丞相邴吉卒黃霸爲相

夫治郡治家之推也治天下治郡之推也
之治潁川豈曰自其家而推之哉蓋其所繼
者適在乎韓延壽之後延壽之於潁川教以
以禮讓亦以矯趙廣漢之弊耳由趙廣漢一
變而爲韓延壽則其治務相反由韓延壽一變
而黃霸則其治化相循，其迹之舊而致其
效之漸爲力易矣若以宰相言之魏之嚴邴

之亦皆無補於其君之德爲黃霸者不先於
君之心地用工而顧欲上計之吏附會條對
以爲大化與爲夫大化何從而興哉始於吾
君之心推而廣之自家刑國以及天下其本
末有由其源流有自非可以一日致也霸之
爲相亦僅耳而萃計成効遽欲高掩前人是
相率而爲僞宜其不逃於張敞之譏也若能
思昔之所以爲郡者如何今之所以爲相者
如何何者爲當循何者爲當反何者爲當先
何者爲當後則爲相與爲郡功名等耳果何
所損其損也以未知爲相之道若其爲郡則
亦幸而有成者也

戊辰改元甘露庚午呼韓邪單于來朝

匈奴之朝也慕義而來歟彼越裳之於周則
誠慕義而來矣若呼韓之於漢直以國削力
弱爲是而稽首耳夫其國削力弱爲是而稽
首因亦武帝之所願見而不可得者而宣帝
得之使帝而以是自足則亦怠矣而帝也厲
精爲治未始少怠此其所以能致中興歟迨
至元成積習既久其於單于之來真若以爲

有所慕者否則又若以為有所畏者由是而
怠心生焉由是而治體隳焉災寂不作而內
寇竊之禁[illegible]非後世之永鑒哉
于定國為相
自定國未爲相之前固已爲廷尉爲御史大
夫矣趙蓋韓楊之死君子於定國不無憾焉
何則謂其可以言而不言也然猶有可諉者
宰相他人為之雖欲爭庸有不勝者焉嘗試
以其為相之後觀之宣帝崩元帝繼其在相
位者八年然而周堪之獄劉向蕭望之之死
定國容默其間不能有所救焉上之無以格
君心下之無以扶公論使君子之類為小人
所抑其責大矣而元帝則徒以春霜夏寒責
之夫春霜夏寒雖宰相責然君子陽類也小
人陰類也陰盛陽微蓋有由矣責之以天變
曷若責之以人事乎
壬申改元黃龍宣帝崩于未央宮皇太子奭踐
位是謂孝元皇帝
呂氏曰申韓之害流毒後世何其遠耶秦始
皇二世用之以亡其國趙高李斯用之以亡
其身先乎秦之後者可以戒矣而漢鼂錯復
明申韓佐景帝更律令削七國天下幾至於
亡其蹈亡秦之覆轍而不顧焉生乎鼂錯之
後者可以重戒矣宣帝復好觀申子君臣之
篇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其蹈鼂錯之
覆轍而不顧焉彼申韓之說其入人之深雖明
君賢臣皆陷溺而不能出何也其令行禁止
奔走天下誠足以稱快一時也樂其一時之
快而不暇顧其他日之害此其說所以盛行
於世數觀宣帝之為君綜核名實信賞必罰
其所以功光祖宗業垂後嗣者蓋勵精之效
初非申韓之功也至於用恭顯而啓元帝之
信宦者貴許史而啓成帝之任外戚殺趙蓋
楊韓而啓哀帝之誅大臣開三大釁終以亡
國豈非擇術不審之流弊乎故論其功則為
中興之君論其罪則亦基禍之主其功過相
半者蓋失於欲速而用申韓也
癸酉改元初元葬中宗于杜陵繼陵[illegible]甲
戊寅皇子驁為皇太子盜殺蕭望之
望之之死本出於自裁而此言為盜[illegible]

殆指恭顯等是時恭顯令謁者召望之詣宮
廷白然因以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此
其意欲何為哉亦為盜而已矣上則盜弄天
子之權下則盜殺師傅之軀以盜者之身不
為過也呂氏曰蕭望之秉直道而不容於恭
顯終於殺其身吾以望之亦有罪焉望之之見
霍光不肯露索挾持苛心於抱關之後其後
為平原太守則不自得為左馮翊則移病為
御史則與丙吉鈞禮其介然剛褊猶潔之操
不以一毫挫於人天下共知之矣當恭顯之
欲害望之深思熟慮以為望之帝之師傅著
節老臣苟驟使帝誅之詎肯從乎惟納之囹
圄使俯首對刀筆吏則望之剛褊必不受辱
忍詬而死遂收望之下廷尉而望之果如其
所料終以自殺恭顯定計於其前收效於其
後如取如攜毋錙銖之差者以望之之賢而
不能出於小人所料此有志之士所以為之
流涕大息而不能已歟嗚呼望之社稷之鎮
也使不感慨自殺則元帝雖不盡用恭顯亦
有所忌憚而不敢發其惡亦必瘳矣幸而天

假之年至于成帝之世安知其不能坐銷王
氏代漢之禍乎是望之之死生實漢之所由
存亡也望之縱不自惜獨不為漢惜乎又況
望之素以大儒自處一旦臨事乃自經溝瀆
留田光侯嬴之徒比豈天棄漢而奪之魄耶
何其謬戾若斯之甚也
丙子辛河東戊寅改元永和作樹杔樘當己卯西羌
叛
自庚申以至己卯二十年耳而西羌已叛然
則充國之所以宣其威德者至是而斬斲曰
叛服不常者夷狄之常態要之不足以為中國
之大患則雖叛而可服非若異時晋之涼州
則一失而不可以復得也
帝玄成為相庚辰西羌平癸未改元建昭甲申
乙酉匡衡為相
衡於議論之際有足觀者其曰六經者聖人
所以統天地之心其言允粹使能充此言而
廣之則其於善惡必著矣史高外戚石顯内
臣其不得謂之君子豈難知哉其始也附託
於史高其中也依違於石顯其終也不免為

王尊之所劾此無他好善之心不力惡惡之
心不誠雖知六經之理可以統天地之心而
不知是理之正可以統在我之心苟無所統
則見諸行事或不若空言之為得矣然則窮
經者其可不以致用為貴乎
戊子改元寧帝崩皇太子驁踐位是謂孝成皇
帝葬高宗于渭陵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專政
文帝非無舅也而薄昭不得以專漢之政武
帝非無舅也而田蚡不得以專漢之政彼非
不欲專也欲專之而不可耳以舅氏而專政
其自成帝而始乎然其來也有漸矣自王吉
之言不見用於宣帝而後外家之勢盛積而
至於成帝已三世矣常人溺於所見而不思
學者溺於所聞而不悟雖以王欽谷永亦以
是為固然然則宣帝而在其亦將以欽永之
言為優於王吉乎
己丑改元建始辛卯王商止訛
是時京師大雨四十餘日此陰盛陽微之所
致也使成帝有以抑舅氏則足以弭天變矣
使王鳳有以解政權則足以塞天譴矣淹延
四十餘日而君臣舉不知戒則是忽天而不
知懼也玩天而不知畏也訛言之興豈無故
而然耶使王商而果有大臣之力量則必曰
王鳳當退不可以處非其位而致此之譴則
鳳固知有所警而帝亦知有所悼矣惜也但
能止民之訛而不足以揆天之理使其有以
揆理之正可但止訛而已哉
免相臣衡為庶人
陳湯甘延壽立功異域朝廷議欲封之臣衡
以為不可為其制之不可矯而幸之不可徼

也若衡之於封邑多取四百頃則非但矯制
而已固有遺詔之罪焉非但徼倖而已固有
苟得之罪焉以議人則明以揆己則昏衡之
於經也固曰窮之矣而猶若是使其本非窮
經之士則其所失又將若何此無他窮經而
不本諸理明理而不根諸心則人與書未有
不叛而為二者也
壬辰河大决王商為相
郡國有水旱非郡國之所致也居相位者宜
有以自警矣不知自警而顧於郡國焉責其

備責備於郡國則何所用宰相矣琅琊太守楊肜王鳳之所親也商以鳳故特摧折之卒使鳳以爲怨而隱憑中焉然則商於止訛之外無一可取而成帝猶以眞相目之不亦異乎

癸巳改元河平

經世之丑二千二百三十四

甲午孝成皇帝六年丁酉改元陽朔京兆王章下獄死

胡氏曰人君於其臣知其姦惡而不能去則不若不言知其忠盡而不能用則不若不問元帝之於京房成帝之於王章旣喜其忠納其說而顯與鳳偃然居位房與章不免於死然則非顯鳳能殺二人乃元成殺之也成帝若不使章舉代鳳者章亦豈敢遽薦馮野王哉復詔尚書劾章阿附諸侯以萬乘之言反覆其言然則臣下今而後何所憑信安敢納忠甚矣成帝之不君也

張禹爲相

胡氏曰日有食之春秋必書以日者人君之表也衆陽所宗而受侵蝕以天驗人非小變也春秋所書或妾婦乘夫或臣子背叛或政權在下或夷狄亂華皆陽微陰盛之應春秋雖不指言其事而事應具在人君必監於侵蝕之咎克自飭正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矣且外戚擅國其勢將移有心者知有目者見安得指爲神怪而不語也正君臣之分杜禍亂之門收還主威答塞變異是卽性與天道安得指爲不可聞而不告也且曰修政事以善應之當是時政事宜修者孰有大於權歸外家勢陵於主者乎允禹數言之中老姦備見反謂新學小生亂道誤人不知禹所守經義果何經也然則傾覆漢家胡戴王氏禹有力焉尚方劍雖不得加而禹之戮終古不可免矣

戊戌王音爲御史大夫己亥大司馬王鳳卒弟音繼事

按音乃鳳之從弟之子其所以越譚繼鳳者殺王章音有力焉此鳳之所以薦之歟史謂音之於鳳也卑恭如子以故薦之則是徒見

其貌未察其情不知其所以深相得之由也

辛丑改元鴻嘉壬寅幸雲陽（雲陽於漢為縣屬馮翊）癸卯

廢皇后許氏乙巳改元永始封王莽新都侯（新都當作新都先時成都侯商請分戶邑以封莽之所謂新都鄉不忍取諸成都以予莽然莽之爵都屬廣漢商之成都屬蜀郡其為地實相近也）

丙午立趙飛燕為皇后

立后廢后自姦臣言之則曰陛下之家事云爾而劉輔為之盡言輔豈不知言出而拂上之意哉直以身為諫大夫不可以睹上之失而無以救之也救之而見聽也吾將何求救之而不見聽也吾身雖危吾責塞矣此輔之意也其視張禹諸人豈不可以奴隸命之乎

甲辰丙午大司馬王音卒王商為大司馬

此王商乃成都侯王商與譚立根逢時同日封侯者也其與止訛之王商名姓同而宗黨異曩以奢侈獲罪欲誅之矣今而以繼王音是何喜怒之相反歟以見帝之於用人非擇賢也果擇賢者而用之則漢之天下豈遽為王氏之所移乎

翟方進為丞相

翟方進之為相自丙午至甲寅終始九年不為不久而其為漢之計曾不一二見焉遂使官卑禄薄如南昌尉者乃得上書言事其曰外戚之權日以益隆可謂明且切矣使方進見之能不為之愧死乎方進為宰相不能知愧於其前其子為太守乃能知愧於其後討賊之舉使莽知懼雖敗而死要為不幸云尔夫固無忝於所生也

孔光為御史大夫

夏侯勝之事宣帝也出道上語人不以為諫者以其中無所隱不害其為直也孔光之事成帝與哀帝雖省中之樹猶曰不以告人容則容矣然而非所以事君也當時之事莫大於王氏専權舉天下皆知之矣君命犯而主威奪不要天下之士明目而言之張膽而議之而顫曰時有所言輒削其藁嗚呼豈非自審其不忠而姑以削藁蔽之乎

戊申大司馬王商免（按綱目免當作卒其事則載於己酉）王根為大司馬己酉改元元延癸丑改元綏和甲寅成帝崩皇太子欣踐位是謂孝哀皇帝太后王氏臨朝稱制

呂氏　稱制劉氏之罪人也王氏稱制獨非
劉氏之罪人乎居攝即真莽奚恃而敢恃太
后也太后為虎傅翼蓋已飛而食人矣而猶
不自知也方且惓惓於一璽不亦悲乎

大司馬王根專政莽成帝于延陵王根罪免

知悼子在堂而平公不為之輟燕則杜蕢得
而譏之何則以其薄於君臣之義也夫君為
元首臣為股肱股肱或痛如之而顧耳於飲
酒乎根為大司馬與天子為一體元首隕於
上則其下當何如哉雖在四海之遠猶當遏

密八音豈有股肱大臣乃敢聘取掖庭女樂
置酒歌舞而得無罪乎解光劾之宜矣然而
但免其官未盡其罪則朝廷舉行猶為失當
此無他正以太后私之故也

丁明為大司馬為大司馬者非丁明乃師丹也

夫既以師丹為大司馬誠足以革曩氏專政
之弊矣而何武唐林乃為傅喜爭之夫傅喜
雖賢要亦定陶太后之從昆弟耳使哀帝任
之是與成帝之任王氏無以異也何武唐林
果何所見而必欲爭之耶卒之師丹罷而任
傅喜傅喜免而任丁明丁明去後一變而為董賢董賢
之後再變而為王莽然則為喜爭之者非以
為喜之福適以為莽之資歟君子觀於何武
唐林之言常切恨之

孔光為丞相乙卯改元建平冊傅氏為皇后傅
喜為大司馬朱博為大司空

朱子元奮髯抵几有足稱者及其為大司空
則與傅晏交結排傅喜焉當是時大司馬以
不可得得為大司空足矣不能為國主張公
論漸復政柄而徒比周匪人致殞厥命卑之
不講其弊固至此夫

丙辰傅喜免丁明復為大司馬前年之大司馬師丹實為之此年之大司馬丁明始為之非復也孔光免朱博自殺丁巳相平
當薨

居大位而不勉於素餐舉朝皆是矣自張
禹孔光之徒而莫以為耻惟平當恥之寧不
受侯印以死猶為本心之未喪者乎

王嘉為相戊午息夫躬下獄死

天下有釁孽乘間而起此固小人之常態然
使其移伺察之智以觀當時之變移告訐之

勇以排當時之蠱則亦奚不可哉惟夫小人徒知傾反之險途為可蹈而不知平平蕩蕩自有坦道之可履焉此其所以雖獲封侯不旋踵而失之也歟

己未改元元壽相王嘉下獄死

賢者易知也不肖者亦易知也世有似賢而非賢似不肖而非不肖者弃之則似於弃賢取之則似於取不肖不有卓然高識鮮不為其所惑王嘉謂惡董賢父子不能退此則然矣其曰賢孔光何武不能進則亦有未然者焉盖孔光之賢為傅士則可為丞相則不可何武之賢為太守則可為宰相則亦不可盖人之分量未盈則有餘已盈則不足當是時光與武之分量皆已盈矣則其佞諂比周之態必槩可睹而王嘉猶以為賢也其毋乃見其似不見其真乎

大司馬丁明免

漢之大司馬可以進退宰相霍光是也而王鳳亦有焉設使丁明而悼王嘉則當其下獄之時以為不可率廷臣爭之雖得罪君子必韙之矣其未死也不能盡其救之之力其既死也乃徒抱其惜之之懷其與郭公之善善惡惡何以異哉雖然舉朝不知王嘉之死為可惜而明獨知之則明之為人其猶賢於孔光何武者乎

庚申三公分職董賢為大司馬孔光為大司徒彭宣為大司空

董賢何人哉佞幸之人耳而其位則冠三台將以天下為無人乎天下非無人也此特漢廷之無人耳吾何以知之以孔光彭宣共處其下知之使光宣而少知愧恥則必辭其位而不處辭其位而不處賢於為三公遠矣然而不能高蹈遠引則是舉朝之無人可知也且三公而以分職為言何所考乎吾聞以六卿而分職則有之矣然猶總之以冢宰則職雖分而有不分者存焉三公坐而論道有其人則備無其人則否何職之可分乎今乃以司馬司徒司空當之則是古諸侯之三卿爾其於天子之六卿猶闕其半何名為三公乎况宣儒者而不足以達明官制彼董賢固無責

乎尒也

帝崩太皇太后王氏稱制罷董賢大司馬以王莽為大司馬録尚書事（録史作領）

太皇太后知有王莽而已豈知有他人哉然不直以為大司馬必詔群臣舉焉群臣知其意之所嚮則亦何敢舉他人哉一則曰莽二則曰莽此固群臣之言也然亦太后使之至此復何責於人乎獨何武公孫祿以為不可使外戚持權其説似矣然又彼此互相薦舉則其心亦有不公苟無公舉則雖有公論不足以奪其上之私意其何武公孫祿之謂歟

廢太后趙氏

專寵錮寢殘滅繼嗣趙氏之罪誠有當廢者矣然當其時則不能正也乃欲正之於其後亦何益哉莽之為此舉也特欲掃除丁傅故假此以為之兆耳而太皇太后為其所愚遂以姑而廢婦婦有罪姑得而廢之固也然天下豈有無婦之姑乎既廢孝成皇后復廢孝哀皇后使皆自殺則是太皇太后子然獨立且無以為家矣以廢人而罹此變猶曰不勝其苦而太皇太后獨何以為心乎以天下之至尊罹天下之至苦如是而不為之變則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甚禍漢室不亡不止悲夫

迎元帝庶孫中山王衎立之（衎當作衎蓋初名箕子而後更名衎也）是謂平帝莽亥帝于義陵王莽專政辛酉改元元始封大司馬王莽安漢公

周勃安劉以能去呂氏也呂氏不去則無以成安劉之功矣今太皇太后誠非呂氏之比然莽之志頗則其視祿産為甚焉彼其於諸父猶將傾之尚何有於王室太皇太后於是為不明矣不然則誠有意於安漢與呂氏異宜於勲賢之中擇如勃者用之雖無安漢之名必有安漢之實苟但以王氏安之王氏安則漢室危漢室興則王氏滅雖以莽之姦智猶不自知也而況於太皇太后乎

經世之寅二十二百三十五

甲子漢孝平皇帝四年王莽以女上皇后

上而公卿大夫下而庶民諸生無不守闕伏省戶下願得公女為天下母則其事誠出於

公非出於私矣莽亦何以得此於人哉利之所在群愚趨之此固無足恠者獨以諸生言之宜其與庶民異矣而其所為亦復如是然則謂法孔子者亦足恃邪噫謂法孔子宜莫如於大師光矣以太師光猶不免為公卿大夫倡則於諸生乎何尤夫諸生學焉而未知所向則其鋭於仕進者固將相率而為諂又況上有諂首以導之乎猥與庶民同趨於利固亦無足恠也

乙丑王莽弒帝于未央宮立元帝孫孺子嬰（嬰宣帝玄孫其在元帝則曾孫行也）加莽九錫（九錫者車馬一冕舄二樂舞三朱户四納陛五虎賁六鈇鉞七弓矢八秬鬯九）

丙寅王莽改元居攝

丁卯王莽稱假皇帝翟義立嚴鄉侯信于東都（此東郡耳非東都也）莽將王邑滅之

翟義之志善矣然惜其不能俟時以及其主之出而徒舉劉信奉之則是以非常之事常人亦可以為之也

戊辰王莽改元始初（始初當作初始）

己巳王莽竊國命改國為新室元曰始建國降

孺子嬰為安定公

胡氏曰臣有幾曰聞孔子言大臣與具臣矣稱具者鄙之之言也然而弒父與君則亦不從豈易得哉故聖門高弟季路冉求乃克當之下乎此其將何名不能不從弒逆之事斯可謂亂臣已矣以漢朝覲之奏請宰衡位諸侯王上者群臣也奏請安漢公踐祚者又群臣也列奏示即真之漸者又群臣也莽即位既定中傅將孺子下殿莫不感動者又群臣也臣乎臣乎於斯時也何以群為乎愚故纘而出之以為世戒云

庚午王莽大殺宗室

莽之於諸劉猶未有殺之之意徒以孫建請之而遂行其策彼孫建者固亦漢之遺民也而其所請若此此其與盜為黨不足以人理責之者與

校書郎揚雄投天祿閣不克死

當王莽執政之時雄已可去矣然而有可諉者位卑祿薄姑隱於下僚猶之可也至於居攝則有即真之漸矣至於即真則天下乃新室之天下非漢室之天下矣然則向所謂感

動者雄其亦與二人之數乎不能無動者本心也不能自克者私欲也使有以克其私欲則趦然而遁不難矣何至自投天祿而猶不沒其身乎

甲戌王莽改元天鳳四夷交侵中國

當是時中國有大盜莽是也豈有大盜在中國而四夷不侵之乎

丁丑群盜起

丁丑之盜其以飢寒迫之而起乎莽之吏並緣莽禁而侵刻之其不困於飢寒者鮮矣由是迯而為盜夫固有驅之者也○當是時有嚴尤者為莽畫策若從其言則可以制夷狄矣有田況者為莽畫策若從其言則可以制盜賊矣然而莽之於尤則既忽之而輕其說其於況也則又畏之而惡其能使二人者懷材抱藝以俟真主之出則安知其不見用乎惜也求用之急失身於莽悲夫

己卯校書郎揚雄卒（按綱目卒雄於戊寅）

庚辰王莽改元地皇兵起綠林（綠林山在荊州之當陽）

按綠林之兵起於丁丑至壬午而分一為下江西入南郡王常主之一為新市北入南陽王匡主之則是盜之所起即兵之所起不待庚辰而見之矣

壬午劉玄稱兵宛葉劉秀及兄伯升稱兵舂陵（舂陵於漢為縣屬南陽）

癸未劉玄稱帝元曰更始以劉伯升為司徒劉秀為太常偏將軍是年大破莽將王尋王邑軍于昆陽（昆陽於漢為縣屬潁川）三輔遂滅莽于漸臺（漸臺在建章宮之北太液池之中其下有水所漸故以漸臺名之其高凡二十餘丈云）劉玄拜劉秀破虜大將軍行大司馬事使持節巡撫河北

天下之事苟不可以直致則與其爭之固不若謝之亟更始之殺劉稷本以其言之不遜也伯升於此苟思其曷為而殺劉稷則必為之踧然以懼矣何暇爭乎爭之固者怒之激此伯升之所以不免也伯升既已不免文叔難為情矣悲悲其情也而固無益於死憤其情也而或有損於生則於是抑其所不可堪之情而就其所不可喻之分亟歸陳謝而更始愧焉諸將惡焉然後大將軍大司馬之命相

縱而下矣九此皆所謂得之於柔者皆也伯
升則以剛而失之
王郎以王子林稱帝邯鄲（稱帝者王郎非劉林也則宜書曰劉林以王郎稱帝）
劉孟任俠亞夫得之而喜劇以任俠之人
謹厚者所不與而浮薄者附焉天下之人浮
薄者常多而謹厚者常寡使七國而得劇孟
則附之者衆矣亞夫雖欲破之豈遽可以旬
月冀乎彼劉林素任俠於趙魏之間則附之
者亦必衆矣大司馬之使河北也劉林說以

決列人灌赤眉使當是之時而即收納之則
王郎雖欲為變無挾之者何至為所顛沛哉
議既不合而劉林去之則王郎之變興矣使
伯升而在其必無此失乎蓋伯升之為人意
氣慷慨此固任俠者之所慕而嚮之者也若
文叔則動遵法度彼劉林必有嚴憚之意焉
況又以議不合則其去也不可留矣然後知
延攬英雄貴於闊略苟以苛禮拘之則未必
足以得其驩心也
甲申劉玄西入長安叙漢孺子嬰

孺子嬰廢放之人耳方望立之既不足以繫
人之望劉玄殺之又奚足以厭人之心均之
為亂而已矣或曰使光武處之其將若何存
之安定使不失為亡國之君焉如是可也
大將軍劉秀北徇薊
徇昆陽徇定陵以至於徇潁川何其易也徇
薊則不然困頓於蕪蔞窮蹙於滹沱何其難
也蓋王莽全盛之時人之所難也以難處之
則事固有時而易王郎技起之日人之所易
也以易處之則事固有時而難惟其易則有

以作士卒之氣惟其難則有以疑將帥之心
使終身處其易不經其難君子固曰此非人
之福也
還拔邯鄲誅王郎
方天下未定之時士固以強弱分向背未易
以一律齊也在我者自以為正矣安知人之
不以為邪在我者自以為直矣安知人之不
以為枉乎人不我正而以為邪人不我直而
以為枉此謗毀之所以紛紛而未息也光武之
斬王郎也收其文書至數千章使一一窮之

則王郎雖死河北其無王郎矣乎非徒河北帳下之人亦皆王郎之徒也吾何以革其[illegible]而平其心耶惟夫一槩而付之於火則群疑渙爾而若冰矣彼其索瑕於既洗之後求疵於已刷之餘者何足以知此哉

受玄封蕭王又敗銅馬賊于鄡（鄡漢志作鄡若亦差異二反爲[illegible]）又敗赤眉賊于射犬（射犬地河內之武德杜佑曰漢射犬故城在今城北）赤眉西攻長安劉永擅命睢陽公孫述稱王巴蜀李憲稱王淮南秦豐稱王黎丘（漢南郡之宜城說[illegible]以黎丘爲在其縣北）張步稱兵琅琊董憲稱兵東海延岑稱兵漢中田戎稱兵夷陵

王莽既誅賊無可討者矣然而擅命者方興稱兵者方起何哉蓋天下之人知命者少知義者尤少所以若是紛紛也夫惟知命則不敢乘時而僥倖知義則不敢犯分而僭竊古之人非無遭否數屯之時然而因以紛紛則大抵四夷之交亂至如中國則覬覦吾之外不多見也于以見王澤之入人深矣今亦有銅馬之外凡非寇者亦慼嗚呼此豈非教化之不明而為人上者亦未容以盡責其一歟

乙酉蕭王肇帝位于河朔之鄗（鄗呼各反[illegible]漢爲[illegible]高[illegible]邑）國曰漢元曰建武南拔洛陽都之（爲漢火德忌水去水而加隹字爲雒）

赤眉陷長安稱帝殺劉玄

殺玄者謝祿使祿者張卬（[illegible]）本玄之將也其拔劍擊地立玄為帝者張卬也其勒兵入門與玄交戰者又張卬也及其死也亦曰卬實為之卬固盜耳盜賊群居無終日之計[illegible]高容所以不之學公而之文叔其殆有見於此歟

公孫述稱帝成都元曰龍興劉永稱帝睢陽隗囂稱兵隴右盧芳稱兵安定彭寵稱兵薊門

韓信之封王也蕭何未嘗以信本臣之所薦曷為而受封反踰於我也吳漢之為大司馬也彭寵顧以漢本臣之所遣曷為而受任反踰於我于以見寵之量為不弘矣不為忠臣而為反虜不樂生存而樂死亡哀哉

丙戌赤眉焚長安宮室陵寢銅馬赤犢尤來立孫登為帝于上郡其將樂方殺之（樂方當作樂玄）

丁亥赤眉降漢于宜陽

赤眉之罪大矣焚宮室掘陵寢雖擢髮數之而不足以既其罪也及其降也則曰待以不死然則有罪者何所懲歟蓋長安失守豈必盜賊之過其自成帝以下玩褻神器孫表兆禍基以至于莽極矣然後小者竊聚大者攻劉其始一綫其末滔天光武於是亦必忍之久矣與其以垢濯垢孰若以水濯垢乎待以不死所謂以水濯垢者也而徐宣等亦曰今日得降如歸慈母夫母之慈者子雖不肖亦無殺之之理嗟夫光武之所以能一天下其必由此之故歟

長安平

長安古稱天府固也然王莽得之而無以禦申屠建之師更始得之而無以禦樊崇之師樊崇得之乍出乍入而後鄧禹制焉使鄧禹制之而能平定安集則官軍不為延岑之所敗陵廟不為樊崇之所辱而長安之平久矣今也既經樊崇又經延岑既經延岑又經樊崇更出迭入若蹈無人之境則古所謂天府曾不足恃矣孟子曰地利不如人和吾於鄧高密惜之

蓋延平劉永于睢陽隗囂以西州格命

囂之格命暫焉之降耳既降復叛其殆如前之格命者歟

李憲稱帝淮南己丑彭寵為家奴所殺来降封不義侯薊門平

權德輿曰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同歸于亂罪不相蔽宜各致於法昭示王度乃爵於五等又以不義為名且舉以不義莫可侯也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無乃異於是乎

朱祐平秦豐于黎丘

秦豐之在黎丘也岑彭攻之已經三歲斬首九萬餘級其所餘者纔千人耳然招之而不降也乃使朱祐等代岑彭使岑彭等擊田戎由此觀之平秦豐者雖曰朱祐之力而亦岑彭之功也

滅張步于臨淄

滅張步者耿弇之力然乘輿臨之則即帝之之矣故不著其主將之名卻春秋之所謂蓋曰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彼張步則[illegible]

蘇茂而來降其三弟則又皆自繫所在獄詔
皆赦之不得謂之滅其謂之滅者正猶書所
謂撲滅不使火之得燎于原也云爾非春秋
之例也

盧芳稱帝五原帝徵嚴光不起

胡氏曰先君子有言創業垂統與增光前烈
之君待遇臣下其禮雖一然嚴威儼恪常施
於爪牙介胄之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
巽謙裕常施於林壑退藏之人以勵其廉靖
無求之節故能駕御人才表正風俗又曰高
祖之威行於暴秦強楚而不行於四皓世宗
之威行於匈奴西域朝鮮兩越而不行於汲
黯光武之威行於尋邑王郎赤眉銅馬隴蜀
之君而不行於嚴光周黨王良咸惟公孫述獨能
行之然述之威能行於李業之流而不能行於吾漢
何也威有所當加勢有所可屈加於所當加
以威則強屈於所可屈以勢則昌反是道者雖乎
免於亂亡愚謂嚴子陵何以下為光武屈耶光武之心子陵其知之矣一則與
兵以釆不置謀主二則建国以来不置丞相三則料事而中未免以是而自喜也凡此皆
子陵之所為不滿而帝也曾不自知顧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夫差之一字
新而火之之云乎豈曰陵而大之之云乎歟帝於是而劉問其所以則子陵必且為之深
言其故然而總發其端未及其竟帝亦諦之矣夫以間居蕪處之時猶曰諦其聞其言則其
於所庭盛會之頃豈飾降接其語此其德意皆自夫料事而中者有以談之由是而自喜
之意移由是而自伍之樹執由是而於子陵加敬下之豈夫帝不肯為子陵下子陵頗肯
為帝下哉吾觀其道使覇之書日侯仁輔義天下說向訣順言要須總似此意向其不肯
輕以其身為和祿下決矣佑也蜀於此書既不能深領其旨帝於此書亦下能深繹其緒
此豈非自喜之有餘者必不自知其不足收無以致用助之效耶

庚寅馬成平李憲于舒南吳漢平董憲于東海

隗囂以西州入于蜀

壬辰西征馮異奮擊破隗囂于隴

隴右之役來歙領之其明年乃使馮異繼祭
遵之後屯兵於汧繼又與諸將並屯於長安
又明年則異亦死矣其終始有功於隴右者
其惟來歙乎若竇融則但於親征之時來會
既會則亦復歸其所矣

癸巳隗囂死子純立來歙馮異伐蜀入天水

不曰伐隴而曰伐蜀何居是時隴附於蜀
故也

經世之卯二千二百三十六

甲午漢光武皇帝十年西征滅隗囂于隴右

蘇氏曰智者為國知所去就大義既定雖有
得失不為害也聖公擁衆入關君臣貪暴不
改盜賊之舊囂遂束手稱臣遠方望之言陷
諸父於死及光武自河北入洛而囂方擁兵
自固為六國之計謀臣去之義士笑之而囂
以一死守之始從聖公而不吝終背光武而
不悔計無一得者殺身亡國不足惜也
乙未西征蜀至于南陽帝之征蜀但次長安而此已未始至南陽也吳
漢岑彭大破蜀軍于荊門丙申吳漢拔成都
昔吳漢之徇南陽也不戢侵暴遂使鄧奉懷
忿而反上貽君父之憂下貽軍民之患其亦
可鑒矣今而克蜀正宜有以改前之失城既
降矣而又縱兵放火此何理哉使中興之時
而人人若是則其去亂亡始無幾矣惜也帝能
以平定安集赦馮異而不能以平定安集赦
吳漢也
誅公孫述及將田戎延岑丁酉盧芳自五原亡
入匈奴戊戌天下平己亥以大司徒歐陽歙下獄
死
夫所貴乎儒者為其學足以養心直足以養
氣異於常人之所為耳歐陽歙世授尚書蓋
儒者也仕至大司徒則漢之三公位亦尊矣
非其名之過人何以至是然度田不實是不
直也無以養氣矣坐贓千萬是不廉也無以
養心矣如是而據尊位受厚祿不自愧乎其
死宜矣然其諸生猶欲為之代死是必其名
過於實有動人者然其於經之大旨未必明
也
庚子交阯女子貞側叛責徐幽冀盜起辛丑南
廵廢皇后郭氏為中山太后冊貴人陰氏為皇
后
詔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不得上壽稱慶夫
既已知廢后立后之為異乎常者矣然而必
為之者何哉此豈非為欲之所蔽歟為欲所蔽
則不知有嫡妾之分矣於是賤者可使之貴
貴者可使之賤其大倫之亂壹至此極而郅
惲猶曰願陛下念其不可勿亂大倫此其意
果何指哉蓋恐光武緣是而廢太子也卒之
東海王陽為皇太子皇太子彊為東海王所
易其位則長幼之倫卒不能以不亂使隋之

勇唐之承乾而當此之際能默然而遂巳乎
所幸者東海王彊爲吴泰伯而廢興之念曾
不掛懷比則漢家之福未爻而非光武詒謀
之善也

壬寅西死史歆以成都叛吴漢復平之馬援伐
交阯幸長安癸卯南死馬援平交阯封新息侯
新息於漢爲縣屬汝南廢皇太子彊爲東海王以東海王
陽爲皇太子甲辰大司徒戴渉下獄死
帝自即位以来九三殺大司徒矣戴渉坐失
入人罪是於法律有不明者也歐陽歙坐贓
千萬是於經術有不明者也而皆不免於死
則是帝之重人命惡贓罪爲可知矣惟韓歆
以直言死於人心有不慊焉雖然豈惟韓歆
雖歙與渉之有罪猶爲漢之三公也擇之
不詳終也殺之過銳則是以三公爲具僚輕
用而輕去之也君臣之間两失之矣

己酉馬援破武陵蠻武陵於漢爲郡屬荊州
援於隗囂公孫述皆以土苴視之則其於梁
松固宜視之蔑如矣而帝迎竟以子壻之故
信納其讒待[illegible]惜之甚哉抑[illegible]
之爲人亦既老矣而壯志不衰既請南征又
請北伐北伐既已無功南征又復不利則亦
不知止足之患也使援於天下既平之後全
身而退則亦何必不賢於累户還葬哉

庚戌作壽陵甲寅東死狩丙辰東封泰山禪梁
甫改元中元
胡氏曰七十二君之編録詩書禮典畧不經
見審有是事乃天下國家之盛舉堯舜禹湯
周武成康昭宣皆身致太平安得闕而弗講
故前世論登封者莫如許懋惜乎世祖之臣
智不及此陷其君於過舉而不得聞也

西幸長安馮房爲司空[illegible]
西漢之失天下失於任外戚而已非失於任
三公也光武有意於懲其失寧可無意於監
所得乎高祖之得天下也以有蕭何相之何
之爲相也終其身焉及何之沒而又繼之以
曹參此再世之利也繼參之後者若周勃若灌
嬰若申屠嘉等此三世之利也三世久矣而
其遺澤猶未遽斬有若亞夫外之可以爲將
内之可以爲相亦出於功臣之世焉佐命之

臣何必不可信用而直悉舉而棄之哉帝之
意徒以韓彭之不終遂舉鄧寇馮賈凡可用
之人皆棄之而不取而其所取者乃得如馮
魴之徒吁亦末矣他人姑置勿論夫以鄧高
密之長慮遠識其不減於蕭酇侯必矣使其
首居相位終其身而不改則其輔成漢治豈
但如今日之所觀而已乎

二巳帝崩皇太子陽踐位是謂孝明皇帝葬世
祖于原陵

呂氏曰高祖創西漢光武創東漢皆是創業
垂統以爲一代之規模體統以大要論之高
祖識大體其間條目品節有踈漏處光武條
目品節甚詳密然於大體却遺所以兩漢風
聲氣習寬狹厚薄緩急大抵不同光武不任
三公事歸臺閣以人主下親薄書期會之事
此最是失政事體統唐氏曰高祖豁達故知
人明然料事不如光武光武謹厚故料事審
然知人不如高祖

戊午改元永平壬戌北廵至于鄴癸亥東廵至
于岱

經世之辰二千二百三十七

甲子漢孝明皇帝之年丁卯南廵狩己丑牟融
爲司空

建武永平之治東漢之極治也然其所以致
治之迹不在三公其卒則繫於人君之不可
欺其末則由乎吏職之無或廢至其三公之
所以論道者則未之聞焉牟融何人哉史以
爲經之明也才之高也識論之善也如是可
矣然考其行事則未知何者爲出於融之所
建置也以楚獄則出於寒朗之所感悟以凉
州則出於耿秉之所經營而融於其間乃若
無一言焉嗟夫徒以論事推之猶若不足若
其所以論道豈必有餘吾以是知漢之三公
非必可以古三公望之也

庚午河大決壬申東廵狩癸酉司徒邢穆駙馬
都尉韓光下獄死

韓光坐與淮陽王延招姦猾作圖讖祠祭祝
詛而邢穆與焉夫以公卿大臣而與藩王主
壻互相交結其志將以奚爲其死也有餘責
矣抑嘗觀帝之昆弟若楚王英若廣陵王荆

若阜陵王延[illegible]已烈亡而為王矣非不幸[illegible]
幸也而皆有非分之望然後知東海王彊辭讓
高祖而非帝之言莫敢聞之其視周之泰伯
真不火[illegible]彼宋王成器其亦聞彊之風而興
起者歟

甲戌乙亥帝崩皇太子炟踐位[illegible]是謂孝章
皇帝葬顯宗于節陵[illegible]
丙子改元建初己卯以鮑昱為太尉桓虞為司徒
詔白虎觀議五經同異
五經之異者固非以一日之議而可使之同
五經之同者亦非以一日之議而可使之異
要在學者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
自趣之若江海之侵膏澤之潤則渙然冰釋
怡然理順詎有不得於其說者哉今不使學
者會之以理而曰吾欲斷之以議其得也豈
能保其無失乎

壬午廢皇太子慶為清河王[illegible]為冊皇子
肇為皇太子
太子之廢是則由皇后竇氏亂之也已則無
子乃欲陷宋氏而保梁氏既又陷梁氏而專立
以太子為己子挾愛憎而擅廢立崇外戚而
弱本朝是則竇氏始矣關雎麟趾世之
言美化者莫先焉書于曰是則文王刑家之
法也東漢之衰母后亂之而帝亦不無責焉
齊家之道本乎脩身而帝則未之講也可勝
惜哉

北幸鄴西幸長安癸未東巡狩甲申改元元和
南巡守鄧弘為太尉[illegible]
為三公者多矣未有以竇憲之惡為言者而
弘獨冒死言之言雖不用而責則塞矣其視
鮑昱桓虞等輩不猶愈乎

乙酉東巡狩丙戌北巡狩丁亥改元章和南巡
狩戊子帝崩皇太子肇踐位是謂孝和皇帝太
后竇氏臨朝稱制竇憲為車騎將軍專政葬肅
宗于敬陵鄧彪為太尉錄尚書事[illegible]
竇憲專政而錄尚書事乃以付之鄧彪何耶
其為人雖若仁厚而不免委隨此其所以為
憲之所貪也是故將有所為輒彪奏於外已
白於內而後行焉然則鄧彪其孔光之儔歟
不足道矣

己丑改元永元竇憲敗匈奴于稽落勒功燕然還為大將軍

按班固之名曰治兵于朔方則其所從始之地也其曰陵高闕則自朔方而西行其曰下雞鹿則自高闕而北折其曰經磧鹵則記其由雞鹿而度漠也其曰絕大幕則記其度漠漠而已絕也其曰逾涿邪其跆稽落以南之山乎其曰跨安侯其跆稽落以北之山乎其曰乘燕然則所謂逐邪烏之地其距雞鹿凡三千有餘里則雖衛霍之所全不是過矣然後乃曰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此其所以為漢之威德歟夫周之威德固有能言者矣不過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薄伐玁狁威也至于太原德也使威行而不以德制之窮其所搜極其所討何所不至哉今曰躡冒頓之區落夷其穴也焚老上之龍庭覆其巢也民徒見威而不見德豈以是為足以病匈奴哉其病中國也亦已甚矣彼不入塞而干我我乃出塞而要之王師敗績于茅戎豈不可鑒也夫然則勒功燕然漢之幸耳非漢之福也

辛卯帝加元服班超平西域　壬辰竇憲作逆黨竟伏誅

胡氏曰竇氏根據迫生姦咈誠欲害上也舉手和帝年纔十四乃能遂用私臣密求故事勒兵收捕中外肅清足以繼孝昭之烈矣所可恨者三公不與大政而鄭衆有功由是宦者用權馴致漢亡可勝歎哉○當竇氏全盛之時三公則袁安任隗尚書則何敞樂恢皆言之深切無所回撓儻令此四人而用之則下一詔書可以解其兵去其黨矣公朝之望則吻弊唇燥而不以經心不亦褻之徒則神交意合而於焉決策漢室之祀肇於章帝而成於和帝論者猶或以和帝之一斷優於章帝夫斷焉而決於從善則誠優矣即中官之與外戚無以甚異而曰此善於彼吾未見其為優也

帝始親萬機

經世之巳二千二百三十八

甲午孝和皇帝六年丁酉司徒劉方有罪自

殺傷當虞子張輔罷太尉張禹爲太尉辛丑魯
恭爲司徒壬寅廢皇后陰氏冊貴人鄧氏爲皇
后徐防爲司空
或問作成人材三公職乎曰三公之職固當
有以作成人材矣雖然莫急於養成君德當
是時外戚雖誅內官寖盛是其日漸月漬必
有以蠱其視聽而蔽其聰明矣徐防不究於
究職之補而顧恐章句之穿鑿乖解釋之異同
其意非不善也然非當務之急則是徒以奏
疏爲塞責之具耳兩漢人君之有得失而相
業之卑莫若東漢之甚其亦可感也夫
癸卯南郊甲辰魯恭罷免徐防爲司徒陳寵爲
司空乙巳改元元興帝崩皇子隆立是謂殤帝
太后鄧氏臨朝稱制車騎將軍鄧騭專政丙午
改元延平葬穆宗于愼陵帝崩鄧騭迎章帝
孫祐立之是謂孝安皇帝祐當作祜
祜清河王慶之子也胡氏曰立天下之主當
與三公大臣共議選建賢明豈一家之私哉
而乃定策禁中公卿不與假如立非其人則
亦無由改悔是自求禍亂也清河王慶章帝
長子嘗正位儲宮廢不以罪年齒益長過失
不聞於是迎立以主漢祚豈不善哉而鄧后
終利幼弱欲久臨朝至安帝年二十八猶不
歸政故自永初而後地震雨水日食風雹之
變歲不絕書毋氏常隆閹尹得志接于桓靈
而漢祚遂滅矣
葬殤帝于康陵尹勤爲司空丁未改元永和永和當作永初
魯恭爲司徒張禹爲太尉張敏爲司空
仲長統曰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愼
循常習故是乃婦女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
惡足以居斯位耶誠以此言推之則恭禹敏
輩其猶石慶之比乎彼石慶萬石君家之子
弟不可謂不佳也然以之居鄉則可以之當國
則不可夫當國者呼可爲陽吸可爲陰呼吸
之間群動制焉是可以見造化之機矣而豈
可以居鄉之常人列於其間哉
周章謀廢立不克自殺戊申鄧騭爲大將軍己
酉帝加元服庚戌海寇亂辛亥西羌入寇張禹
免太尉
以涼州爲可棄者鄧騭也以涼州爲不可棄

者虞詡也此其一得一失居然而可見矣然隲則勢重而與衆詡則勢輕而與寡賴張禹主之而後詡之議得以伸焉詡之議伸則隲之議沮此張禹之所以免與然此張禹賢於附王氏之張禹雖然亦可以無愧矣

壬子太后鄧氏有事于太廟

以婦人而有事於太廟何所考歟夫祭必夫婦親之是故孝子孝孫則所以事其祖考者也子婦孫婦則所以事其祖妣考者也宗子死則宗婦不敢為祭之主而以家政授之冢子冢婦焉將祭則冢子冢婦稟命而後行示有所尊也至祭則姑立於冢婦之前而少北毋不立於冢子之前而少南示無所事也今太后之於漢室無所事矣而顧以大臣命婦有事於大廟其諸以親桑之禮行之歟褻宗祧瀆祖考失婦之道矣異時有以皇后而亞祼之獻有以袞冕而易褘翟之服者其皆自此而啓之歟

劉愷為司空甲寅改元元初司馬苞為太尉乙卯冊閻氏為皇后劉愷為司徒袁敞為司空

安為三公而不阿於竇氏敞為三公而不阿於鄧氏此豈其性行之同哉無非其風聲氣習有所自來猶足以見其家法之懿也

丙辰李咸為司空庚申改元永寧楊震為司徒辛酉改元建光太后鄧氏崩帝始親政事特進鄧隲度遼將軍鄧遵下獄死壬戌改元延光癸亥司徒楊震為太尉

經世之午二千二百三十九

甲子漢孝安皇帝十八年東巡廢太子保為濟陰王楊震罷太尉

胡氏曰安帝三公無出楊震之右者然大臣之義以道事君合則留違則去震先為司徒奏論乳母王聖賤微擘幸損辱清朝聖女伯榮其夫封侯不合經義書奏不省一宜去矣遲留三歲遷為大尉再言王聖起第為國大費周廣謝惲依倚分威天下讙譁勢且叛怨上又不納二宜去矣至于明年震復上疏彈劾近幸驕盈逾法反被譖愬遂致喪身若震之為人忠則可尚其未得為仁乎仁者度君而後事不事君而後度也燭理必明而處義

必精也安帝已可知矣震以三公之尊兩奏
一乳養老婦人而不能動有大於此者獨將
柰何哉故當初奏不省之時即可引去過是
殊少味也

馮石爲大尉

馮石之爲人果何如哉曩者爲衛尉安帝留
飲其府至於三日則其以便僻側媚要寵於
上可知矣舍楊震而用馮石則安帝之好惡
其殆大學傳所謂拂人之性者歟

乙丑帝南巡崩于葉太后閻氏臨朝稱制閻顯
爲車騎將軍專政立章帝玄孫北鄉侯懿玄字當删
北鄉於漢爲縣屬濟郡誅大將軍耿寶

耿寶之與李閏互相依倚宜足以自保矣及
閻顯欲擠而殺之則閏亦莫能庇焉然後知
勢固有時而盡利固有時而窮惟蹈道不回
者爲足以自求多福也

葬恭宗于恭陵懿又卒車騎將軍閻顯及大長
秋江京閉宮門擇立他子

世降俗漓人知有利害而已不知有是非也
安帝既崩自有濟陰王在舍嫡嗣不立而外
求君固已非矣及懿之卒迎立濟陰則今日
之是豈不足以盖前日之非乎乃秘不發喪
屯兵自守則愈非矣遂使孫程等輩緣是而
起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其閻顯之謂歟

中黄門孫程十九人殺江京迎濟陰王立之是
謂孝順皇帝

按顯之屯兵自守也既曰閉宮門矣宮門既
閉孰得而入之哉惟是孫程等十九人皆以
宦者之故得入其間殺江京脅李閏迎立濟
陰王而顯等懼焉顯等何懼之有以虎賁羽
林士既落孫程之手則莫得而制之也然但
謂之虎賁羽林而不謂之兵則兵其皆屬於
顯乎兵屬於顯則固無假於越騎校尉之兵
亦固無假於關景外府之兵矣然而樊登爲
顯畫策而必有求於此者是必孫程一呼而
閻顯之兵反爲所用也不然則顯閉宮門既
已屯兵自守矣而虎賁羽林爲士者幾顧能
屯衛南宮又能屯衛北宮乎合南北宮諸門
之屯而皆制於程此可以見閻顯之兵反爲
所用無疑也當是時濟陰王自北宮而出移

幸南宮南宮之乇所以衛帝也太后顯俱在北宮北宮之乇所以防顯也事之成敗定於呼吸之頃而顯之初計乃欲秘不發喪亦愚矣哉

顯兵入北宮不勝孫程取閻顯江京之黨殺之亂乃究以王禮葬北鄉侯

太后在北宮則顯兵無緣敢入其入北宮奪璽綬者乃孫程所遣之使者耳使顯而有兵則使者必不得入使者得入則是顯無兵也吾以是知凡顯之兵皆必反為孫程之所用也

馮石為太傅劉熹為太尉（熹當作憘）李郃為司徒

當時為三公者惟李郃為能開陳母子之道使順帝朝於東宮而太后安焉此其於朝廷新政固非小補彼馮石固不足道若劉熹則亦未必知之也

丙寅改元永建皇太后閻氏崩桓焉為太傅朱寵為太尉朱倀為司徒

馮石劉熹之罷固以司隸校尉虞詡劾之也若李郃則固賢矣旨為亦免當是時虞詡為司隸校尉既劾馮石劉熹免之又劾中常侍程璜李閏等百官側目而三府諸公反劾虞詡以為盛夏不當繫囚及再案中常侍張防竟以獲罪朝廷莫肯為言而孫程爭焉夫以三公無公論而公反出於孫程則李郃之去當必以是而去矣馮石去而桓焉代劉熹去而朱寵代似若未害也至若李郃去而朱倀代則司徒掾如周舉者遂汲汲焉以孫程之去為不可以不挽而回之以是為朱倀告其無乃三府之人素有愧於孫程之言歟人才之不競一至於此吾切為世道悲之

己巳帝加元服龐參為太尉王龔為司空劉俊為司徒（俊當作崎）庚午班勇棄市（傍當）壬申改元陽嘉冊梁氏為皇后癸酉施延為太尉甲戌黃尚為司徒王卓為司空丙子改元永和王龔為太尉

言宦官而無損於宦官反為所搆則事無可為者矣人皆曰梁商救之此王龔之幸也我則曰梁商救之則愈無可為者內則宦官之怨未易平外則后戚之恩莫可報恩怨之雜

方寸亂焉如是而可以有為吾未之聞也然
則如之何曰稱病而退斯可矣
丁丑郭虔為司空戊寅劉壽為司徒己卯誅中
常侍張逵
小黄門曹節等用事於内大将軍梁商遣其
子冀與相交結而張逵娟焉胥為讒構矯
為收捕帝則怒而誅之耳使帝而每事如此
豈不甚善然正為其以中官而譖中官又以
中官而譖外戚此所以不之信也反是則必
信之矣抑梁商外戚何求於中官而遣子定
交如恐不及是豈有其故耶盖外戚以中官
為根帶中官以外戚為枝蔓何苗謂何進曰
始以貧賤依省内致富貴此則外戚以中官
為根帶之驗也何進欲誅宦者而宦者則挾
董重以為之助此則中官以外戚為枝蔓之
驗也彼其無事則相扳有事則相救梁商之計
未必不出於此也為人上者惟無所聞知則
已有所聞知而曰必無是者是亦信外戚中官
之大過也
辛巳趙誠為司空梁冀為大将軍壬午改元漢
安遣張綱等八使持節廵行天下
八使之遣未必果非也而張綱不以為然然
則夫子之用於魯也必去三桓而後可歟夫
子未嘗必欲三桓之去則張綱亦何遽必欲
梁冀之去哉為張綱者謂宜持節之部奉掌
京師使其所奏報可則善勸惡懲豈必無補
如其不爾猶將諷所可諷諫所可諫無遽怫
然與之相突廢有家乎今乃埋輪都亭直指
冀惡為惡者卒不可救而徒以激成其勢則
亦何益之有哉若綱者君子謂其果决有餘
而蘊藉不足非所謂見惡人無咎者也
廣陵寇亂
廣陵之寇以張綱理之而遂平及張綱既歿
而復叛必以滕撫擊之而後定焉彼滕撫之
方直盖無異於張綱綱有功而當封以梁冀
遏之而遂止撫有功而當封以胡廣奏之而
遂黜廣之意内奉宦官遂與妬賢嫉能之梁
冀若合符節嗟夫使胡廣而不為詭隨不為
阿比則亦安能久立於戚宦用事之朝哉
趙峻為大尉胡廣為司徒癸未彭門寇亂甲申

改元建康帝崩皇太子炳即位是謂沖帝太后梁氏臨朝循制大將軍梁冀專政葬敬宗于憲陵盜發憲陵免尚書欒巴爲庶人

自古欲修宮禁則必有毁人之室廬者矣欲修陵寢則必有毁人之冢墓者矣憲陵左右容有小人之冢墓在焉主者欲毁之而欒巴苦諫之諫之苦則違盛意逆旨此其所以免爲庶人也後之人欲有所爲於宮禁陵寢之地者其亦以恕行之乎不然則昌爲諫之者方去而發之者隨至也

乙酉改元永嘉帝崩太后梁氏大將軍冀迎肅宗孫纘立之孫上當有曾字是謂質帝葬沖帝于懷陵江淮冦亂九江賊稱黃帝歷陽賊稱黒帝歷陽漢時爲縣屬九江丙戌改元太初太初當作本初梁冀弑帝

胡氏曰人臣之罪無加於弑君李固身位上公親聞質帝食餅中悶得水可活之言而見梁冀慚不與水之事當即時請太后出御前殿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司隸期門羽林士大會廷中推舉尚食躬問崩故可以立得罪人致于廷尉凡與謀者殺無赦焉白建明德策立清河不崇朝而漢祚復隆天下定矣雖梁冀久握兵權然事出倉卒既躬爲大逆名在弑君其下未必人人服從出一紙詔書諭以逆順徐決不動計不出此方且伏尸號哭一再致書比三日聞冀策畫已立則雖有仲尼之智周公之才亦無及矣吁可嘆哉

迎蠡宗曾孫志立之是謂桓帝李固罷免梁冀專政丁亥改元建和梁冀以女上皇后杜喬爲太尉胡廣罷免李固杜喬下獄死

王龔之陷於宦者李固奏記梁商而後王龔

獲免張綱之彈劾梁冀杜喬默無言焉豈不以綱之所爲亦甚矣哉甚張綱則必以梁冀爲可交而移書梁冀者亦猶奏記梁商之道也夫豈知商猶可感以義而冀則非義之所能感綱之卓見遠識有以知豺狼之不可與處而固與喬也方以麟趾望之其幾何而不爲所戕且不爲所食哉君子謂李固杜喬忠則忠矣而智不足以燭姦勇不足以戡亂其死於獄徒以重千載之永慨也

子帝加元服[illegible]爲太尉誡當作戒

觀趙戒之爲人殆與胡廣異姓之兄弟歟何以知之當李固杜喬之陷於梁冀也戒爲廣並爲三公莫能救焉其得固之書不過悲慙而已悲則惻隱之心也慙則羞惡之心也惻隱仁之端也羞惡義之端也仁義之心人皆有之廣戒未始無也然而坐視賢不肖之存亡反覆曾不能以一語正焉此無他勇不足也世必有大勇而後可以當天下之大任不然鮮不失之

袁湯爲司徒庚寅改元和平太后梁氏崩辛卯改元元嘉黄瓊爲司空壽罷免

計黄瓊之所爲皆不陳龜若矣陳龜在外猶知梁冀暴虐奏請誅之雖或不從以至不食而卒猶足示天下以嫉惡如仇之義使天下有烈丈夫焉必是龜而非冀與其與冀同日而生不若與龜同年而死矣黄瓊在内以位則朝廷之所尊以德則君子之所許以名則小人之所服蓋自其[illegible]在道路李固固已遺之書欲其有以[illegible]實[illegible]稱虛名至于是年九二十有八載之[illegible]而罷則歲在戊戊其出身爲國不爲不久而皆無一言若陳龜之比嗟夫與其與冀同日而生孰若與龜同年而死乎

癸巳改元永興袁成逢隗爲三公

按永興元年胡廣爲太尉黄瓊司徒房植司空爲三公者非成逢隗也成逢隗三人要皆爲袁湯之子今曰袁成逢隗爲三公其殆誤以爲兩人乎

經世之未二千二百四十

甲午漢孝桓皇帝八年黄瓊爲太尉

胡廣韓縯之罪在於阿黨異誠可免也黄瓊何功而乃既免司徒復居太尉之位邪說者曰瓊於冀未嘗有所阿也以是爲異於廣縯故首用之云耳嗟夫朝廷加冀殊禮廣等以爲可比周公則固擬人之不以其倫瓊獨以爲可比鄧禹則冀之於漢果有鄧禹之勳邪鄧禹之於漢也有佐命之勳而其所食不過四縣今冀直以女寵自固釋女寵不論則一妄庸人而已耳而曰可比鄧禹其爲阿也大矣而猶得不阿之名是何名之易得而實之

不稱乎且已既曰可比鄧禹則食祿四縣足
矣而猶曰禮儀比蕭何賞賜比霍光是又廣
等阿之之為也瓊於此義有不合則爭爭有
不勝則去得其一失其二其異於廣等無幾
矣廣等黜而瓊獨陞能無愧乎
尹頌為司空乙未改元永壽韓縯為司空戊戌
改元延嘉嘉當作熹己亥皇后梁氏崩大將軍梁冀
謀逆事覺夷三族黃門單超擅命胡廣韓縯減
死
胡氏曰自孝和除竇憲程翊濟陰桓帝治梁
冀相望未七十年去二凶立一人主三大事
皆出於中宮三公縱無所預謀尚書雖要
莫得措手天子倚之去其害己者又有援立
之恩雖不舉國聽焉其勢亦不得已矣西京
傾覆禍起母家光武中興抑制外戚曾未數
世和熹專朝皆以不接公卿而任黃門遂基
末流之禍雖曰有治人無治法帝王子孫不
能皆賢禍亂多門要必有自然祖宗創業垂
統柄制本末有未盡者矣若畧法三代委任
宰相使政出朝廷猶庶幾乎
致堂曰馬令直詠死于獄植下當有字即謀字之誤也
李雲之死黃瓊訟焉其殆賢於袁旦之所為
乎嘗試考之當雲之未死之時杜衆以弘農
掾傷之欲與俱死已而鴻臚陳蕃太常楊秉
莫不爭之下至於洛陽市長沐茂內至於常
侍管霸皆以為言則瓊固不得而黙矣郎他
人之言言於李雲未死之前萬一聽從則李
雲不死黃瓊之言言於李雲既死之後就使
聽從死者已不復生矣又况言之而終不聽
諫之而終不從乎
泰山及長沙寇亂辛丑武庫火甲辰南郊楊秉
為大尉
秉於是殺侯參遂侯覧其視黃瓊惰於五侯
者過之遠矣而當時之為尚書者方且召其
掾屬伸其詰責以為三公統外御史察內吾
不知當時之為尚書者果何人哉是必五侯
之爭耳不然何其左袒於常侍而右袒於太
尉也使秉而無以折之豈不沮忠直而助姦
枉乎幸而忠直之氣勝姦枉之氣靡韓縯來
之亦能振可肆之職奏左悺殺之劾具瑗貶

焉一洗異時阿附梁冀之恥〔於一作兼〕有以倡之於前則續也何以和之於後乎
乙巳廢皇后鄧氏冊貴人竇氏為皇后陳蕃為太尉竇武為大將軍
有皇后則必有外家矣有外家則必有黨親矣昔絳灌之謀曰吾屬不死命且懸於二竇之手則於是乎為選長者與居善矣乎絳灌之謀固非後人之所能及也竇武之為人雖亦二竇之後然其視二竇之崛起則過之遠矣蕃為太尉武為大將軍其職則相聯也其位則相比也然彼以外戚而輔政此以三公而論道則其於謀慮之際宜有以裨其所不及洩其所太過然後賢於他日苟惟不然則亦何殊於胡廣武何異於梁商乎此其事蓋有必然夫人而能知也蕃於此時曾不以介其方寸則其視絳灌也遠不逮矣絳灌得於練事之久而陳蕃失於處事之疎悲夫
丙午黨錮事起司隸李膺等二百人下獄〔三百人當何作人〕
胡氏曰或曰兩漢好儒術東京晚節教養尤其於黨錮之禍與〔丁太學則尊事孔子者亦〕豈無弊乎曰子可謂蒙蔽之民矣黨錮之禍豈諸生之所願欲哉桓靈稍有世祖顯宗之見取此二百人隨才任使其治効當不愧於建武永平之盛矣惟雖疾賢才而斲喪之也故宦官蠹於內百姓怨於外英雄並起而忠良計畫之士各為知己者用三方鼎峙漢室遂墟是豈諸生宗師孔子之弊耶〇昔者李膺嘗謂〔其內弟鍾瑾曰弟何太無皁白邪瑾以問叔父鍾皓皓曰國武子好招人過以致怨今豈其時耶必欲保身全家道為貴由許之李元禮其末足以保身全家乎夫保全家無官守無言責則優游哉所以可也若夫有官守有言責則不可施以也以言責言之則司隸固有彈劾之職者舉劾小者案李使究殘爭遂而元是則有以職司隸之任矣如必誅元趙所為白則使者可爲皁皁者可指為白則雖能保身全家何足貴耶〕
丁未改元永康帝崩太后竇氏臨朝稱制戊申竇武迎肅宗玄孫解犢亭侯宏立之〔按中山安國縣之說者以解犢亭屬其縣之東為任是共〕
政改元建寧葬威宗于宣陵中常侍曹節王甫殺大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及尚書尹勳侍中劉瑜屯騎校尉馮述夷其族徙太后竇氏于南宮

誅宦氏不克故也
官屬諸生凡八十人可以戡亂否乎果不可
以戡亂則亟往就武可也當是時武在步兵
營固已會召北軍五校可得數千人矣使蕃
往就之相與馳兵都亭馳書司隸校尉走檄
河南府尹下符洛陽縣令明告中外以節甫
劫脅悖逆之故則張奐雖為宦官所紿尚可
以一介之使奔往召之奐至則兵亦至矣就
令不至彼必明於是非寧肯徇非而攻是乎
是非既明曲直自判彼所謂五營士固亦五
校之士也彼能呼之使往此豈不能乎之使
來乎然後罪狀節甫請帝誅之則君側之惡
登時而可去矣武既倉卒不知所以為謀蕃
亦造次莫知所以應變不謂之踈得乎
胡廣為太尉劉寵為司徒
按己酉封事郎中謝弼有曰今之四公惟劉
寵斷斷守善則是胡廣之為人且不得與劉
寵班矣然善而謂之守則亦安能有所發明
哉太后幽於空宮不能有以復之也君子伏
於禁錮不能有以起之也小人起而恣橫不
能有以伏之也其曰斷斷守善不過守之而
已不能有所發明也
己酉朋黨事復起殺李膺等百人
天下大矣豈必不可逃乎元禮之言曰事不
辭難死不逃刑臣之節也推此言也可以見
其為知命矣若張儉則既欲辭難復欲逃刑
禍及萬家為害大矣方之元禮豈不大有徑
庭矣乎
辛亥帝加元服冊宋氏為皇后壬子改元熹平
熹當太后竇氏崩誣構事大起癸丑段熲為太
尉
段紀明氣蓋羌虜可謂豪矣然不免受制節
甫為之搏擊則與鷹犬何殊以此見志於富
貴則亦無所不至矣上其可以不知道德之
味哉
楊賜為司空
熹平元年御坐有青蛇之孽賜以光祿勳上
對塞問則歲在壬子至五年還為司徒則歲
在丙辰丙辰之為司徒則固然矣癸丑之為
司空其未然乎蓋是歲也唐珍實為司空則

唐衡之弟也豈有既用唐衡之弟而能復用楊賜也哉

甲寅李咸為太尉

竇后葬禮咸以死爭之微咸則曹節王甫將以貴人禮葬之矣然則咸猶賢於段熲者乎

乙卯五經文皆刻石于大學

以五經之文而刻之於石則天下後世皆將知所取正矣使當時之政稱是而行焉則亦奚不可之有哉內君子而外小人易之旨也喜季子而惡慶父春秋之旨也舜命九官不以九官為黨而四凶在所棄周用三俊不以三俊為黨而二叔在所擯此則書之旨也豈弟君子遐不作人詩人美之彼譖人者亦已太甚詩人刺之此則詩之旨也合五經而觀之曷嘗不致意於賢不肖之辨哉而當是之時方且以誣構殺朋黨則其於五經之旨戾矣經之文著於石經之理昧於心君子不以為善也然則視秦焚書何如曰朋黨之禍無異於坑儒經文之刻僅勝於焚書

袁隗為司徒丙辰劉寬為太尉楊賜為司徒丁巳大伐鮮卑孟郁為大尉（孟郁作許馘）當陳耽為司空戊午改元光和合浦交阯內寇（合浦於漢為縣亦郡名屬）校廢皇后宋氏大鬻爵至三公

鬻爵之事文帝嘗行之矣然其所鬻者自上造以至大庶長武公之爵耳未嘗舉三公而鬻之也且文帝之所鬻者其初入粟塞下其次入粟郡縣其終則國用既足遂捐租而不收者十有二年若靈帝之所鬻則自三公以下皆鬻之矣而其錢則積於私邸不貯於公帑則是徒舉群儉為利而已豈有膏澤及於枯槁之民哉書大鬻爵所以志其貪也○世之論者蓋嘗有曰作法於涼其敝猶貪夫其敝之至於貪也豈必涼者之過哉涼薄之甚使人之情有不甚者焉則必激而為貪矣漢之光武是也漢之光武矯西京之敝以為富有天下則何求而弗獲哉是故火府之錢凡可以為一己之私奉養者皆舉而歸之大農其待天下也誠厚其處乎一己之身者誠薄矣此其意豈不甚美然積而至於靈帝果有不甚者焉則於是而賣官於是而鬻爵且又

使諸采女即後宮為列肆相竊相盜而相鬬
爭也不以為褻乃自服商估之服而宴樂其
間嗟夫賣官鬻爵之所得徒以為酒色之資
乎此其為敝也可謂甚矣然校諸已無私錢
乃至發太農經用之錢為嬖倖起冢舍者果
孰得而孰失嗟夫其敝等耳不似靈帝一人
而已也
袁滂為司徒已未諸貴臣下獄死者相繼宦氏
誣故也劉勖為司徒段熲為太尉張濟為司空
庚申陳皝為司徒冊何氏為皇后辛酉作宮市
帝遊以驢為駕
作列肆則征利之習勝駕蹇驢則索駿之
意踵武其由中發外誠之不可掩者歟

皇極經世書說卷之九

豐城後學朱隱老述　徐集

經世之申二千二百四十一
甲子漢孝靈皇帝十七年黃巾寇起鄧盛為太尉張
溫為司空侍中向栩張鈞下獄死是年改元中平
均之曰誣構也壬子之誣則渤海王悝實受之已
未之誣則衛尉陽球等實受之若甲子之誣則中
常侍呂強侍中向栩實受之而郎中張均則固自
上書明言十常侍當斬而帝反怒之遂下御史誣
奏張鈞學黃巾道收掠獄中以至於死此其有可
者二焉悝死不足論以其有所許無所歸則可以
啓人之誣也球死不足論以其溺所愛忘所憎則
足以啓人之誣也若呂強向栩本中官也而中官之
誣反得以中之是可惟也告帝則君萬國子兆民
非獨中官之父母也鈞之所學中官不敢誣而帝也
反使御史誣之是尤可惟也蓋帝之性本與小人
合君子之論不得而入焉強也栩也可以為君子矣
不幸而陷於群閹之倫死於群犬之狺君子愍之
閹人大起誣構黃巾平乙丑黑山賊起衛州及郡
有備縣杜佑日黟山崔烈為司徒張延為太尉許相為

原缺第二至六十五葉

司空三輔寇亂

孰為三輔之寇北宮伯玉是也於是司徒崔烈議棄涼州昔鄧騭議棄涼州遂為虞詡所沮今崔烈議棄涼州遂為傅燮所沮使朝廷即以討寇之任付之於燮則燮必有以處之矣惜也燮抱材而不展竟死於邊然則膺討賊之任者果無其人乎蓋有之矣皇甫嵩是也然張讓趙忠交口譖之則嵩以無功徵矣臨軍易將張溫之所謗也今也溫自代嵩豈遽忘其前言乎卒之每戰不利則固無以伸討賊之威矣而又養成董卓使得恣睢豈不可惜之甚哉

陳耽劉陶坐直言死

張鈞未死帝與中官猶二也張鈞既死則帝與中官一矣故陳耽之忠劉陶之直中官皆得而殺之

丙寅張溫為太尉江夏兵起前太尉張延下獄死丁卯賣官至關內侯曹嵩為太尉三輔盜起漁陽賊稱帝戊辰天下盜起黃巾賊復寇郡國稱帝置八校尉以捕天下群盜馬日磾為太尉曹操為典軍校尉袁紹為中軍校尉董卓為驃騎將軍

八校之置可以捕盜否乎吾見八校之中有大盜二曹操其一也袁紹其二也若董卓則雖不為盜而盜固因之而起嗚呼將以弭盜適以滋盜後之人其亦樹德而已德之不樹則民將叛之何往而非盜之招哉

己巳帝崩皇太子辯踐位皇太后何氏臨朝稱制大將軍何進專政改元光熹封皇弟協為勃海王殺上軍校尉蹇碩驃騎將軍董重及太皇太后董氏議立協故也

有皇后太子而別立君此董氏之過也然董氏姑也而以藩后遷之則何氏之於婦道所遺多矣若何進則既殺董重又殺蹇碩使太后以憂死將以為國歟將以為家歟將以為國則兵柄在手何畏於讓珪而不敢殺將以為家則蹇碩董重雖死天下其無碩與重乎使何進不死而董卓至焉未必不以逼殺董后為辭則后猶不免於弒進猶不免於殺其為遲速旦暮之間耳盧植區區其間猶若有

所輔焉亦難矣哉

從協為陳留王中常侍張讓段珪殺大將軍何進

張讓段珪何以殺進乎其言蓋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欻入省此則疑之之辭也使潛聽焉而具聞其語此則察之之事也乃率其黨持兵伏省戶下斬進此則斷之之謀也此其機如轉丸鋒不留刄何其神哉及既斬何進之後僅能舉樊陵為司隸用許相為河南尹樊陵許相既為袁紹所殺則其策遂窮窮於省內則刼帝而出奔窮於河上則辭帝而就死何其愚也于以見何進之敗特自敗尔非張讓段珪能有以敗之也

中郎袁術以兵攻東宮張讓段珪以帝及陳留王走北宮何苗攻北宮司隸校尉袁紹兵入大殺閹豎讓珪以帝及陳留王出走小平津按河南之平縣北有津曰小平津在此縣之西北云

其始也太后在長樂宮何進入請誅諸常侍此其為東宮乎何進出諸常侍紿之斬於嘉德殿前此其為南宮乎何進有部曲將吳匡張璋等欲往攻之而宮門閉矣袁術將為虎賁中郎將遂引匡等燒南宮青瑣門將以脅出諸常侍而中常侍張讓等已刼太后帝從複道走北宮矣然後司隸校尉袁紹引兵屯闕下勒兵斬宦者則皆在於北宮焉由此推之事起東宮火起南宮兵合北宮夫固各有其地矣而此但以南北二宮言之其殆姑以事之首末為言而其詳悉則固難以具舉歟又按何進之敗正以何苗趦趄之故其攻北宮不錄可也

尚書盧植兵追及之讓珪投于河死盧植以帝及陳留王還宮

當是時三公大臣略無所見所見者惟盧植耳帝出而追之者盧植也帝還而以之者又盧植也然則植何官乎曰尚書而已尚書於漢不在三公之列而植之勤王則甚於三公蓋至此而後知東漢之三公無足賴者是亦光武始謀之未善也

改元昭寧董卓自太原入廢帝為弘農王立陳留王協是謂獻帝徙太后何氏于永安宮改元

永漢卓弑太后何氏及弘農王辯于永安宮於

相國專制

董卓初至其兵甚少使袁紹而果從鮑信之言則會合王允招致丁原收拾何進兄弟之兵淬勵激揚自足以禽卓而殺之矣乃直端不敢發遂使廢弑行焉嗟夫此豈非紹之失策乎

黃琬為太尉楊彪為司徒荀爽為司空

遷都之議彪與卓違琬與彪合若荀爽則多舉才畧之士欲共圖卓未遂而卒此三人者其殆賢於胡廣趙戒之為人乎

袁紹入冀州

紹何為而入冀州也哉奔也當其未奔也則為司隸於京邑及其既奔也則為白衣於冀州然則可以討卓乎曰卓之在河東也孰使召之夫其召之者雖曰大將軍何進然其使進召之則紹等諸人之所為也及夫進欲中止則千里之草亦未能遽起而陸梁也而紹也又使促之夫既召之於前而又促之於後豈不以卓之來也廢其可以授吾之指使乎殊不知天下之事功於相違者常多寃其相從者常少故曰大兵聚會彊者為雄主簿陳琳固已先料之矣而紹與進則槩乎其未之識也迨夫議之不合為卓所叱然後乃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噫是亦可謂觸虎之牙矣幸而得脫猶未免於賭也自非周毖伍瓊為之緩頰則紹亦難乎其免矣安望其能討卓乎

庚午改元初平天下兵起

天下之兵何為而起耶為討卓耳使卓於建議之初直以何太后虢迫永樂宮使至憂死失婦姑禮則大后母子自可俱廢然後擁陳留王而立之不崇朝而天下定矣顧曰劉氏種不足復遺又曰敢沮大議皆以軍法從事則是誅亂不誅治尚威不尚德況劫遷天子焚毀宮闕發掘陵寢則是為盜而已矣其致天下之兵不亦宜乎

群校尉推袁紹為主同攻董卓此山東之郡守耳非校尉也其以稱校尉者惟曹操一人而已然操之於此時固亦非校尉矣不可以群校尉稱之

夫一郡各有一郡之兵仗義而起無不可以

為首何必推袁紹也哉按周毖伍瓊之說董卓也其言蓋曰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乃拜紹為渤海太守由此觀之則山東列郡之太守其所以必推袁紹者亦非必他有其故直以四世樹恩之厚門生故吏之衆或可資之以成事耳然紹之為人膽薄而量小識近而慮遠惟夫膽薄則不足以厚有所為量小則不足以大有所受識近則見利而不見義慮遠則亦欲為卓之所為也如是則不足以討卓必矣然則能討卓者果無其人乎蓋有之矣顧天方長亂而蹈道者不出其出者又未必知道者也則其畏義者寡矣況望其能仗義乎以諸郡太守而紹則主之適以滋志士之一嘆也

卓大殺宗室及官屬遷帝西都長安孫堅兵起荊州

孫堅既殺荊州刺史王叡則是舉荊州之諸郡皆其所屬矣又殺南陽太守張咨則是舉南陽之諸縣皆其所屬矣於以收兵足以自立何必復至魯陽納交於袁術乎

白波賊寇東都（白波谷在西河）劉虞為大傅种拂為司空

虞於韓馥袁紹之議毅然死之足以見其為漢室之忠臣矣惜也身在漁陽即吳漢王梁起兵以佐光武之地既曰本之以農桑佐之以鹽鐵可以有立矣而不能秉民之望仗義而起其亦仁有餘而勇不足者乎○催汜之亂种拂以太常戰死豈其暫為司空而即為太常乎其為太常為司空不必計然其能死於戰則固賢於馬日磾之為人矣

辛未董卓稱太師大焚洛陽宮闕及徙居民于長安孫堅敗董卓兵于陽人入洛脩完諸帝陵寢引軍還魯陽（魯陽於漢為縣屬南陽）

諸帝陵寢誠不可以不脩之使完也雖然王室亂矣與其脩完陵寢而復還魯陽則莫若脩完陵寢而遂據洛湯之為得也昔得荊州而不據荊州遂使荊州為劉表之所有昔得南陽而不據南陽遂使南陽為袁術之所有

此其失之於前者已不可復追矣今也幸而
一得能亟收之猶為非晚乃復失之既失於
還晉陽又失於攻劉表功業未竟而其身已
殞夫豈非謬知袁術之過乎
黑山賊攻常山黄巾賊據泰山壬申董卓將王
允呂布誅卓于長安夷三族
布卓將尓允則非卓之將也雖其禄位亦出
於卓然其本心但知有漢不知有卓故能討
卓滅之是亦可謂知義者矣然其於義也知
之而未盡曷為知之而未盡哉蓋其於卓也

雖曰討之未嘗明其為賊也未嘗明其為賊
則是兩下相殺而已矣豈足以服人之心哉
惟其不足以服人之心也故傕汜因之反以
致詰於王允有曰大師何罪果明其為賊則
削其爵追其封可復以太師而稱之哉人皆
知其為有罪則何罪之辭不得以溷吾之聽
也惜也擅討賊之功而不能使與賊為黨者
皆知其為賊此其於義所以為知之而未盡
也然則如之何曰下一制書除賊卓之外雖
有罪咸盪滌而新之且擇其可用者用焉則

如傕如汜者必歡欣鼓舞而歸之矣釋此不
為而坐受屠翦不亦卹乎
卓將李傕郭汜陷長安殺王允呂布走袁紹傕
汜擅政以皇甫嵩為太尉
允之誅卓也可以為賢矣然而不能無失卓
有金帛可以給賞賜卓有士卒可以供征伐
以此金帛用此士卒則山東雖有叛者無能
為矣彼謂山東舉義兵者皆吾徒也然袁紹
何為而擅冀州曹操何為而擅兖州凡此皆
有吞天下之志而允顧以吾徒視之其亦信

之過矣為允之計者正宜急召朱儁皇甫嵩
分領卓兵內以衛京師外以擬寇盜則四方
僭偽漸可剗削遲之歲月然後升平庶幾可
冀今卓甫誅遂即驕傲識者有以知其功業
之不終矣幸不為大盜所殺而顧為遺孽所
戕悲夫○皇甫義真俛首於卓固已可愧矣
當其抵手而言曰怖未乎此其意直不可耐
而能忍之則固善矣雖然忍之而圖卓可也
忍之而事卓不可也此所以為可愧也今乃
不知自愧又委其身於傕汜益可愧矣議者

謂其含格天之大業蹈匹夫之小諒蓋與朱儁同其譏焉豈不信夫

淳于嘉為司徒曹操破黄巾賊于壽張（壽張以漢志考之本壽良世祖以叔父名良改壽張屬東郡）

黄巾滅當塗起始於兖終於許君子悲之

孫堅辛子策代總其衆

孫堅既死則其衆歸於袁術策未能遽總之也

癸酉李傕郭汜入屠三輔

傕汜非能屠三輔也但刼掠之耳刼掠之餘加以饑饉則遂有人相食之患焉嗟夫漢祿盡矣宇宙將裂而元元之民首罹其害譬之水涸則魚鼈為枯火烈則犀象為焦欲自免也容可冀乎

朱儁為大尉

儁之未就徵也山東守相欲共推之以為太師然後仗義而西誅傕與汜豈非史臣所謂格天之大業乎釋此不為卒以憤死悲夫

趙溫為司空

趙溫之為司空也可以無忝於其職乎異時蓋嘗辟曹丕用之是娟操撫撒然而操反奏以為選舉不實則其為不肖大矣將以求媚而適以獲免其亦可以為庸佞者之戒乎

袁紹袁術交兵東方甲戌改元興平帝加元服

楊彪為太尉孫策據有江南

策於甲戌僅足以得其父之餘衆未能據有江南也

乙亥李傕郭汜爭權相攻于長安

盜賊群居本無終日之計爭權相攻蓋有必至之理惜也朱儁不能必忍以伺可乘之隙楊彪不能先慮以擠可乘之弊也

楊定楊奉董承以帝東還

楊定阻於段煨楊奉濟以李樂不然傕汜之兵已敗復戰其能來東底乎

曹操破呂布于定陶遂有兖州布走劉備

劉玄德既得徐州則宜有以平定而安集之矣觀其鄰境則曹呂之方爭我豈可以無戒心乎力可以進則乘人可也未可以進則自衛可也今布之來歸既已見其語言之無常則其所慮者多矣誠不欲翦而滅之豈可遽

委而信之手賊至不防卒為所襲是亦玄德之過也

丙子帝還洛陽改元建安曹操徙帝都許昌（許昌本潁川之許縣魏文帝改曰許昌）

楊奉張楊親拔大駕自西還東則功亦可尚矣使其盤桓左右未肯輕去則操亦安能遂至哉是則楊虎趙温既無交驩周勃之謀復無折衝淮南之策此操之所以翰張而自恣歟

丁丑袁術稱帝九江

袁術何以稱帝蓋名術而字公路以為足以應當塗之讖故於是乎犯不韙而為之是亦可見其一不自量矣四世之公族兢兢焉而保之猶懼其既高者易危乃遽以一不韙而損之不愚矣夫

拜袁紹大將軍

孟子謂沈同曰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子噲燕王）韓馥比之子噲袁紹比之子之馥也未嘗請命於天子而私以其土地人民畀之於紹紹也亦未嘗有天子之命而私取其土地人民於馥馥之與紹其罪均也使帝之左右果有人焉選將練師授之方略奉明命而討之紹將納俘馘之不暇尚何計崇卑之有乎褫奪不加而[illegible]行焉失政刑矣

曹操破袁術于揚州呂布襲劉備于下邳劉備走曹操（備走在丙子）戊寅曹操平呂布于下邳[illegible]徐州己卯袁術死袁紹破曹操將公孫瓚于易水

公孫瓚之初舉兵也詔令受劉虞之節度由此言之謂瓚為劉虞之將則可謂瓚為曹操之將則不可抑瓚之於劉虞則反噬而滅之於袁紹則束手而受制焉使其能降心於虞左提右挈則豈惟可以制紹兼亦可以制操惟其輕於叛虞是以易於就滅為臣不忠而曰可以坐食三百萬斛之積穀其亦愚甚矣哉

孫策破劉勳于廬江（廬江郡屬揚州於漢）

策之據有江南其自是而始著乎然使勳不

貪於上繚之求則策亦難乎廬江之襲欲得
反失其亦可以資後人之鑒戒乎
庚辰曹操大敗袁紹于官渡
操挾天子而令諸侯則一紙詔書可以削紹
之爵矣紹既無爵則豈宜有士哉然後令其
下曰爾皆天子之賢大夫士柰何從紹反乎
如此則必有梟其首而至者矣焉用控兵相
加危然後定若此之難哉德不足而臨之以
威正不足而御之以譎官渡之勝人以為當
日之駿功也愚則曰細之不圖而張之使大邇
之不察而抗之使遠國之不靖而民焉是勤
文之不修而武焉是黷操之為操豈必昧於
此哉彼其胸中之所藏紹亦知之久矣與其
為無實之言取笑天下則不若就其所有者
為之此操之所以寧出於此而不出於彼也
劉備去曹操奔劉表于荊南
備欲誅操而不能故奔袁紹其奔劉表則在
辛巳
江南孫策卒弟權繼事
策之所據初非受於天子則竊而據之也竊
而據之者盜也然而兄死弟及若諸侯然然
則秉漢之權者獨能置之而不討乎曰是則
漢無人焉故耳果有人焉必不置之而不討
也
壬午袁紹卒子尚繼事以弟譚為將軍（譚尚之兄非嫡也）
癸未袁尚袁譚相攻譚敗奔曹操
譚遣辛毗請救於操耳非奔操也抑毗之為
人也不無可議者焉果忠於譚則不當為操
畫滅袁氏之策夫既為操畫滅袁氏之策則
非忠於譚也然則何如曰劉表在遠猶能令
袁氏之輯睦辛毗在近反欲輔曹氏以并吞
毗雖有智其猶在田儔臧洪之後乎
甲申曹操破袁尚于鄴熙有冀州尚走青州譚
復奔尚
尚奔中山非奔青州譚奔南皮非奔尚所
乙酉曹操滅袁氏于青州譚死尚奔烏丸（烏丸即烏桓山之夷也）
操攻南皮斬袁譚青州固巳定矣若袁氏則
猶有尚熙俱走烏桓其滅也歲在丁亥
丙戌曹操破高幹于太原幹走荊州

許寶為操所殺非能走荆州而依劉表也

丁亥曹操破烏桓于聊城（聊城當作柳城按柳城於漢為縣屬遼西）袁尚走遼東苑（遼東漢為郡與遼西於屬幽州）

操之為此行也上徐無山則途已窮矣其曰塹山堙谷五百餘里乃所以濟其途之窮也山本無塹而我則塹之谷本不堙而我則堙之其用人之力不既勞矣乎或問之曰昔者田疇為操畫策蓋曰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既有越險之言又有出其空虛之語所堙所塹即田疇之所指者歟未可知也然嘗考之白檀之與徐無均之為漢縣之名白檀於漢屬漁陽徐無於漢屬右北平今操之行師既已及於徐無則白檀之險固已越之矣寧知其途之窮猶有甚於白檀之險者乎惟其途之窮甚於地之險故必且堙且塹然後歷平岡造柳城雖操亦自謂衆危徼幸則是本無必勝之理使景昇而果能協言於玄德則自夏涉秋以襲無不便

戊子曹操殺太中大夫孔融

蘇氏曰文舉以英雄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此人中龍也曹操特鬼蜮之雄耳其勢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踈意廣訖無成功此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兔何足道哉世以成敗論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且見謂才踈意廣豈不悲哉

胡氏曰操已挾君為重收引才士征討四克本根已定羽翼已張而融乃以口舌伐之有是理耶前史謂之才踈意廣蓋得之矣

冬領丞相荆州劉表卒子琮繼事劉備起諸葛亮于南陽（疏丁之地當）

備何以能起亮哉以三顧之勤也常人之情一顧而不起則疑再顧而不起則怠既怠且疑其能三顧者鮮矣而備也一顧而不疑再顧而不怠三顧而愈勤矣是以能起亮而用之也亮之於當世固人之豪人莫得而屈之也使備而不加三顧之勤則終身草廬而已矣區區之功名事業曾何足以動其心哉

亮以吳周瑜兵大破曹操于赤壁（按赤壁當屬鄂州之蒲圻）

釋春秋者槩曰以者不以者也然則亮之所

以亦將以示以論之乎曰春秋之時小以大弱以
彊內夏以外夷一介以三軍其所以者長亂
則有之未有能已亂者也若亮之於吳則先
覺而以後覺者也彼吳之所信用者莫如張
昭而張昭則曰莫如迎操則是舉吳國之人
不知有義之一字雖周瑜魯肅與昭差異然
計利害則有之矣若義之一字則瑜亦不知
肅亦不知也惟亮之言曰田橫齊之壯士猶
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冑即此一語可
以覺吳人之未覺者矣然後激之以協規教
之以同力所協爾同皆指豫州而言也豈非
義之所在則必趍之雖害有所不避況未必
不利者乎故曰破操軍必矣又曰如此則荆
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夫成敗彊弱未可必
也而亮於立談之頃有以必其彊而不弱必
其成而不敗此無他以其見義之明故也故
曰亮之所以為先覺而以後覺者也君子壹
之而曰大破曹操于赤壁則以者豈曰不以
者哉

遂有荆州稍牧治公安（公安本油口之地屬江陵）

遂有荆州孰有之哉備也有赤壁之戰而後
有荆州無赤壁之戰則必無荆州矣以此一
戰而遂有荆州遂固繼事之辭也而有專之
意存焉然則正乎曰不正不正則曷為爲之
舉天下皆不正矣盜猶尊之豈以王室之冑
而曰不可乎不得已而有之固亦君子之所
許也

已丑孫權會劉備于京口（京口屬潤州按尒雅丘之絕高者曰京其謂之京口以此）劉備表孫權為徐州牧孫權表劉備為
荆州牧

或問備之與權遞相表用非其情之相與能
若是乎曰以其迹觀之亦可謂相與之至矣
以其情察之則皆非有相與之實焉何則徐
州之地備嘗得之然而不守也則既奔而之
豫又奔而之冀然後奔而之荆今雖睠睠於
徐豈得而有之乎已不能有則雖予其與人
矣顧乃表權以為徐州牧權雖未嘗辭之然
其身之所從則近乎淮海之揚而淼於海岱
及淮之徐焉捨其所已感而取其所未就吾知
其難也荆州之地昔嘗屬之劉表繼又屬之

曹操賴赤壁一戰而後得之夫赤壁之戰權非有意爲之也其敎戒啓迪誘掖勸奬皆出於武侯之所爲及既戰而勝則吳國之人忘其爲有功之徇遂自以爲有功之人矣有功則誠有功矣然發縱指示則在人而不在已吳國之人曾不足以自反乎且武侯之使吳也固曰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夫求救者求其救已之急也齊之霸也固嘗救邢之急矣存其社稷則有之未嘗分其亡地也孫之於劉也亦曰救之云爾救之而必欲分其土地古之人未是有也其無乃見利而忘義者乎或曰當是之時牧荆州者備也權之待備如是足矣而又何議備以牧荆州者其名在備固也然而南郡太守則周瑜實爲之江夏太守則程普實爲之九此皆權之爭也而備所立營之地乃仰給於瑜此可以見備以空名奉權權以空名奉備其相與也皆非出於其情相救也而至於相爭此其迹之睽也而其心亦判矣君子曰使仲謀之爲義不終其公瑾諸人之罪歟

庚寅曹操起銅雀臺于鄴按鄴都故事云建安十五年築銅雀臺十八年築金鳳臺十九年造冰井臺皆同基臺相去各六十步孫權南收交州辛卯曹操平關中益州劉璋會劉備于葭萌葭萌縣屬廣漢後漢爲漢壽縣孫權自京口徙治秣陵秣陵縣屬丹陽壬辰曹操割河以北屬鄴孫權城石頭城在秣陵改秣陵爲建業癸巳曹操以冀州十郡稱魏國公加九錫劉備攻劉璋于成都

操以譎吾以忠此玄德之志也然而不免於譎其故何哉已與龐統贊其爲譎是以不純於忠也使玄德守其初想而不變則信義愈明於天下益州雖不遽得荆州亦不遽喪豈非當日之長算乎

孫權拒曹操于濡須濡須塢在歷陽縣南百八十里

經世之酉二千二百四十二

甲午漢獻帝二十六年伏瑞曹操弑皇后伏氏及二皇子又破張魯米賊于漢中劉備克成都據有巴蜀孫權取劉備三郡三郡長沙零陵桂陽也[illegible]

虐而可弑君於何有此天下之大變也而備方崎嶇於巴蜀權方蹈踏於濡須不能並驅

齊驚爲國討賊其亦可嘆也哉○按荊州之地孫劉必欲爭之曹操則置之而不爭焉或者曰是則操以荊州爲餌而漁天下也愚謂此說亦似之而實非何則曹操之於荊州亦既得之矣而又失之豈其心之不欲哉一敗而歸不特士卒之氣衰雖主將之氣亦不免於少衰矣非衰於爭天下也衰於爭荊州也今夫足之所履何所不到苟致其慎焉雖懸崖之險猶必有可踰之理一或不致其謹雖平地不能無失足之時及其失足於彼則其

心懲焉不欲再蹈之矣操之於荊州也夫豈以不得志焉而失之哉乃失之於得志之極也則是以忽之失之而已矣既已失之又欲得之天下之土壤獨荊州而已乎於是引兵而西不有馬超韓遂乎猶足以措吾之手也此其所以置荊州於度外而非必果忘之也又何意於漁孫劉哉使孫劉而愚者歟自無煩於設餌使孫劉而智者歟雖設餌必不吞之矣惟孫之於劉也雖嘗救之而不能終其患焉徒授之以筆而晏制其肘是殆娟其書之工

也則與無筆等矣彼魯肅者雖曰差勝於周瑜然嘗觀其數羽之辭大抵皆庸陋鄙劣之語顧雲長未嘗知學不能仗大義以責之耳使雲長而曰火德雖微必有能噓之者噓之使炎其惟吾左將軍乎使仲謀而取法孟德何足多論如其不然則雖割吳之半以爲右將軍奉猶不爲過而又奚有於并州如是則子敬之口塞正使仲謀聞之亦必心自服矣世豈有大義而屈於不義者乎

乙未曹操以女上皇后又平張魯于漢中孫權

劉備連兵攻曹操丙申曹操進爵爲魏王南伐吳丁酉曹操用天子服器孫權稱表曹操報以婚禮

稱表於操則是稱臣於操矣君子曰與其稱臣於操不若稱臣於備備猶帝室之胄操則賊而已矣奉賊稱臣猶爲有所見乎夫有所見者謂其見於義也見義不爲爲義不勇皆非真有所見之謂也昔者仲謀之言曰孤與老賊勢不兩立不可謂無所見也然非自有所見開之道之啓之迪之發其蒙而撤其蔽

由孔明有以教之故也及孔明既退之後則其所與言者公瑾諸人而已矣夫公瑾諸人之見見利而已豈能有見於義哉其視玄德之君臣若蛟龍然非不知其有變化之姿也然常欲艱其升之會而阻其進之機以區區之涓滴為可以烝雲而潑霧則先其未集亟起而奪之至於孟德則始以為賊今則忘其為賊而臣之蓋非忘其為賊也計其平日心實師操而口則謂操為賊自矯飾於孔明之前可也其如無以異操何矯之以暫而不能持之以久飾之以言而不能本乎其行言與行相遠而心與口相戾則其所守本不固矣屈而臣賊其亦知有忸怩否乎

戊戌少府耿紀司直韓晃殺曹操不克伏誅

耿紀韓晃將欲誅操則是乃心王室賢於華歆陳群遠矣陳群頌操之德至以巍巍稱之則是以孔子而頌堯稱不是過也操也何足以當之乎華歆為操領兵弒天下母則人理有所不容矣歆也群也當時以名士許之而其所為如此雖生亦奚以為故知耿紀韓晃之死賢於陳群華歆之生其曰伏誅云者屈於勢非屈於義也

操攻劉備進攻漢中己亥劉備取曹操漢中稱王

操不王不足以為篡漢之漸備不王不足以為紹漢之基其為自王則同其為所主則異是以君子尚論其世必察其心

孫權取劉備荊州稱牧關羽死之

胡氏曰劉備失荊州非獨關羽之罪也主相皆有責焉雲長義勇雄桀萬人敵也而短於謀雖撫恤卒伍得衆心矣而不禮士大夫委麋芳傅士仁以腹心之地寄莫重焉乃已所素輕者又聲言將治其罪與吳為掎角以當曹操宜通和好申固情義乃不許其昏又辱罵其使是自求敗也然則主相何責乎數千里出軍而不置謀主也是時法孝直龐士元皆無恙擇一與羽俱使則不至是矣

庚子改元建康曹操卒子丕繼事是年丕代漢命于鄴是謂文帝改國曰魏元曰黃初降帝為山陽公（山陽於漢為縣屬河內）葬太祖曹操于西陵自鄴

從都洛陽
莽之攝取法周公丕之禪取法堯舜迹在五
霸之下而名託三王之上吾誰欺乎
辛丑魏郊祀天地是年劉備稱帝成都建國曰
蜀元曰章武諸葛亮爲相
漢統絕而不續則昭烈之心有所不滿矣是
故稱帝成都續漢統於既絕而後魏之僞不
得以干五位之真吳之僭不得以冒中國之
正以地言之魏最大吳次之蜀爲小以力言
之魏最強吳次之蜀爲弱然君子不以彊大
耑小弱不以小弱齟齬大惟以義之一字爲
天下倡其猶足以扶人極而立世教也夫
孫權自建業徙都鄂改鄂爲武昌壬寅魏加兵
于吳蜀伐吳不利敗于猇亭（猇亭地名當是在南郡之夷道）是
年孫權稱王武昌是謂文帝（文帝當作大帝）建國曰吳
元曰黃武通使于蜀以脩前好癸卯蜀主備卒
于白帝城太子禪繼是謂後主改元建興（白帝城在夔州）
胡氏曰或謂昭烈自知劉禪不才群臣無出
孔明之右者不能保孔明之必與禪也故於

臨終正言之冀亮德已而不忿取嗚呼可謂
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矣玄德襟度夷曠
磊磊落落與孔明兼君臣師友之契三代已
還未見其比也夫豈以詐欺相待如市道之
爲乎曹操僞定一時名爲英雄列夷考其行
事乃真小人耳雖暴戾彊伉殺人不忌至于
病亡子孫滿前咿嚶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
履區處衣物平生姦僞死乃盡見方之玄德
詔命無一語及私豈不猶蔓草之與長松乎
○操之弒皇后也漢之失正在於圖蜀使其
不失於圖蜀則舉兵荊州必可以問其行弒
之罪矣丕之篡帝位也漢之失正在於伐吳
使其不失於伐吳則舉兵荊州必可以問其
行篡之罪矣惟其失此二大機會是以關羽
死張飛又死及猇亭之敗帝亦連不得志而
死焉然後知帝之所失在急於廣土而不急
於廣德語曰務廣德者昌務廣土者亡其謂
是歟
魏與蜀和親（魏當作吳）甲辰魏伐吳乙巳魏伐吳治
兵廣陵蜀諸葛亮平四郡蠻

或曰先主既崩後主初立諸葛公秉國之政不先之中國而先之南夷其亦所謂急於廣土而不急於廣德者歟曰公之伐南夷也因其渠率而用之不必留兵不必運糧而紀綱粗定則是彼自詐謾吾則信之不疑也豈不足以服人之心乎惟其有以服南夷之心也是故提師北征而南人莫敢叛焉既以廣土又以廣德則公之所為有次第矣豈若先主先其所後而後其所先者歟或曰先主之圖益州也因亦公之初計如此豈必先主之過

哉曰公之初計雖曰並言荊益然而益固不先於荊也必若荊州既定然後徐及於益則亦奚不可者惟夫既欲得荊又欲兼益及其得益不能全荊誠使專意荊州內外脩舉既可觀釁以擬魏復可伺間以乘吳假之數年終必有得而且無失比之見小而遺大欲速而反遲其相去顧不遠哉

丙午魏帝丕終太子叡嗣位是謂明帝司馬懿為驃騎大將軍

齊方得志而陳公子至焉其禍猶遠魏方得志而司馬懿舉焉其禍已近比事觀之可以為秉人而人亦秉之者之戒矣

丁未魏改元太和有事於南郊及明堂蜀諸葛亮出師漢中

蘇氏曰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為說者所能至也

戊申諸葛亮圍陳倉（陳倉於漢為縣屬扶風）吳破魏石亭（石亭地當在舒江之皖城）己酉蜀[illegible]魏武都（武都於漢為郡[illegible]名[illegible]勁日故白馬氐之地也）吳孫權稱帝改元黃龍自武昌復

徙都建業

吳之於魏也乍臣乍叛而無一定之趣於蜀也乍離乍合而無相與之固姑以立國言之魏曰受禪蜀曰繼絕魏之名雖不能如蜀之正然而猶有名也至於吳則突然而起無名甚矣此之謂帝何以異於袁術之稱帝乎

庚戌魏伐蜀假司馬懿黃鉞（懿於是時未遷）蜀諸葛亮攻魏天水（天水於漢為郡顏注曰以其郡前有水冬夏無增減故名）辛亥蜀圍魏岐山（岐山當作祁山當屬隴右之祁山縣地）壬子魏蜀息軍黃沙（黃沙其流河之地也）吳改元嘉禾癸丑魏

改元青龍蜀伐魏師出褒斜（褒城斜谷以唐志斜谷隸興元）甲寅魏南伐吳至于壽春五戎蜀至于渭南（其至于渭南非戰蜀也乃非戰耳）蜀諸葛亮卒于師

或曰司馬仲達與諸葛孔明對壘兩軍之士未嘗相交則其或勝或負固未知其孰在吾將優諸葛而劣司馬乎抑將優仲達而劣孔明乎孔明有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者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此言也可以灼見仲達之情矣兵雖未交而其披靡破潰之形宛如在目後之論者亦何必致疑於雌雄之未決耶且天下奇才仲達何為而有是言也彼其心有所屈亦不自知其有是言也雖然仲達識其奇不識其正識其才不識其術孔明心摹昭著皦白固非求媚以為庸者所及知也。又按孔明陣法前為八者八後為八者三說者謂前為八者八所謂正兵也後為八者三所謂奇兵也奇兵之勢方圓則屬乎陽者也正兵之勢方則屬乎陰者也陰陽也方圓也奇正也一也自其相生而言之取其無窮而用必有體也自其相救而言之取其勢之不敗而勢必有形也其形其體其陰而靜者歟則其為守也必有餘矣其勢其用其陽而動者歟則其於戰也必無不足者矣然而不必泥其體也貴乎能變後乎武侯而言之有李靖之所謂者焉是歟其奇者於中間而其正者則布於其外是也前乎武侯而言之有韓信之所縱者焉是分其奇者於左右而而其正者則納於其內是也乃若武侯則又不然當其未戰也八而八之堂堂乎其前其正為何如也然其奇者則有隱而不見者矣及其將戰也八而三之翼翼乎出於其後則後者反居於前前者反居於後其奇為何如哉然其正者則又安然若無所為果可測乎果不可測乎以用則無窮以勢則不敗此司馬仲達所以甘受巾幗之遺而不敢輕於一戰者歟

吳伐魏師出合肥（合肥於漢為縣屬九江應劭曰夏水出父城東南至此與淮合故曰合肥）是年漢山陽公卒乙卯魏大起洛陽宮室

起之土功非但洛陽而已其在許昌蓋亦有

焉夫既作於許昌而又作於洛陽其爲勞費亦已甚矣而陳群上疏乃曰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太祖知其疲民夫傳舍宜有非必可無者也曹操猶知笑之然操之所爲獨無銅雀金鳳及夫水井之臺乎由其有銅（雀）金鳳水井之侈于前是以有昭陽太極總章之靡于後操之所以詒謀者固已若此而陳群方且以傳舍之多爲玄德之譏玄德雖可譏孟德豈其無可譏者乎以是爲戒適以爲勸陳群之言宜不足以取信於其上也

司馬懿爲太尉蜀以將琬爲大將軍專國事

漢自公孫弘而後宰相之權輕矣至諸葛公始以丞相兼領軍國之重其視霍子孟諸人以大將軍而握宰相之權者迥不侔矣使由是而改定官制夫豈不可然而身沒之後蔣琬繼之又以大將軍而專國事夫豈積習之久莫之能改歟抑亦事勢搶攘未及有所更定故也

丁巳魏改元景初公孫淵以遼東叛稱王戊午魏司馬懿平遼東蜀改元延熙吳改元赤烏己未魏明帝崩齊王芳繼司馬懿及曹爽輔政庚申魏改元正始辛酉吳全琮伐魏軍出淮南壬戌蜀姜維伐魏軍出漢中（維自漢中進屯於治蜀有伐魏之心麴城之戰賴）癸亥帝加元服司馬懿伐吳至于舒蜀將琬伐魏軍出漢中吳伐魏軍出大安（按癸亥之年三國則歲伐之事）無

經世之戌二千二百四十三

甲子魏王芳五年蜀主禪二十一年吳主權二十三年魏曹爽伐蜀無功乙丑蜀伐魏費禕師出漢中

亮之後繼之以琬琬之後繼之以禕此固先主之所培植丞相之所儲擬方將以恢復託之其期之遠矣而來敏乃試之以對弈許之以辦賊兆何其知之之晚而望之之細耶

吳將馬茂作難夷三族丁卯魏曹爽專政何晏兼機司馬懿稱病戊辰蜀伐魏將禕師出漢中己巳魏曹爽奉其君謁高平陵太傅司馬宣王稱兵于內夷大將軍曹爽及其支黨曹羲曹訓曹彥何晏丁謐鄧颺畢軌李勝桓範張當三族迎帝還宮改元嘉平復太后禁加九錫專國事

觀仲達此舉亦何足以為奇哉爽聞怨禍發直
寇盜之為耳使爽為扈駕之行而羲留宿衞
則城門不可閉矣使羲為扈駕之行而爽留
宿衞則城門亦不可開矣正使爽與諸弟俱
為扈駕之行而嚴敕吏兵各司所守則都城
之門亦詎可卒爾而閉之哉仲達之為此舉
也正值爽與諸弟之愚故得以為所欲為耳
雖然猶有後患太后在内太傅可得而奏焉
固也天子在外太傅不得而奏焉則將使誰
通之哉爽不為通則奏不得達天子周將直

爽不必直懿也大將軍如故中領軍亦如故
也所乏者兵獨不可移檄四方以致勤王之
兵乎勤王之兵四面而至則外衆而内寡浮
橋之兵不足恃矣然後仗鉞而誓之秉旄而
麾之奉車駕以討亂賊氏將詎歸未必舍天
子而歸亂賊也然後知桓範之謀既奇而且
正仲達之謀雖奇而實拜然而成敗懸殊者
非曰仲達之智且正以曹爽之愚也

庚午魏伐吳南郡辛未魏司馬宣王卒子師繼
事改元太元當曰吳改元太元壬申魏伐吳不利吳改
元神鳳權卒子亮繼改元建興癸酉吳蜀伐魏

蜀之伐魏困以食盡而歸矣若吳則提兵二
十萬豈不可以得志哉然攻城九十餘日而
卒不能拔則是諸葛元遜亦不張特若也是
亦可以自反矣士卒之傷特自傷耳非遇敵
而傷也士卒之病特自病耳非遇敵而病也
使孔明於此必且布所失於天下矣而元遜
方且歸咎於人大行黜責其致禍敗不亦宜
乎

甲戌魏亂司馬師廢其君芳立高貴鄉公髦
遺州鄱峴縣酈在改元正元師假黃鉞專制揖
景王

廢君立君國家之大事非人臣之所得為也
雖以霍光為之猶不免於不道之譏況司馬
師乎使高貴鄉公而有叔孫昭子之見則必
不以私勞而用師矣夫既以私勞而用師則
是叔孫昭子之不如又焉用感談前古遐引
少康以為賢於漢之高祖夫以高祖崛起非
有側室之勢可以豫席之也而信越布豨豈
特百師而已哉而生殺予奪靡不在手髦惟

一師而無以制之也設有羿浞澆豷相繼而
出其又何以制之乎
蜀伐魏姜維拔魏三城
所謂三城乃狄道河間臨洮也然疆埸之守
一彼一此拔之雖易而固之實難與其徒損
於魏則不若自治之為愈也○又按河間恐
或當作河關蓋狄道臨洮屬隴西而河關則
屬金城此其地之相比無可疑者若河間則
於漢為國屬冀州矣知其非也
吳改元五鳳乙亥魏司馬師伐吳平淮南毋許
呂卒子昭繼事（衍繼）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專制
司馬師有可討之罪而毋丘儉無能討之方
使持之以重以致汝陽之師發之以決以惡
文欽之會則一謀而師病且驚再謀而師病
且死矣知有不逮勇無所成用是行討雖欲
不敗得乎
蜀姜維敗魏軍於臨洮吳孫峻敗魏軍于壽春
丙子魏改元甘露大敗蜀軍于上邽（上邽縣屬隴西為）
司馬昭稱文王（師號昭之假黃鉞則有之謚其稱文王則後之謚非）
（必自稱之也）假黃鉞吳改元太平大將軍孫峻卒國
亂丁丑魏大將軍諸葛誕以揚州叛入于吳蜀
伐魏姜維師出洛谷（按姚茂按所理之仇池一名洛谷）
按譙周之論其於姜維蓋譏其發之不審矣
誠使其息兵養民完其所守於內內有餘力
然後俟可乘之釁而動是惟無出出則必勝
矣今魏有淮南之叛無釁之可乘也而維兵
終不足以取勝是其發之不當不在今年正
在平日由其平日無內治之功所以一旦無
外攘之效也
吳主亮始親政事戊寅魏司馬昭伐吳拔壽春
誅諸葛誕蜀改元景耀宦氏黃皓專政吳亂大
將軍孫綝廢其君亮立亮弟休改元永安綝作
逆伏誅
嘗試以三國之事觀之魏與吳恒多廢弒則
其禍實出於權臣蓋由始之者以姦則必有
姦雄繼之矣始之者以僭則必有僭逆繼之
矣惟蜀則始之以正終之以正無權臣之患
所患者惟一黃皓耳皓之惡不過恭顯禪之
資不減元成使漢祚可延則宦者之禍猶必
可弭然而國以是亡家以是破者正由漢祚

之告終故也
庚辰魏亂司馬昭弒其君髦立常道鄉公璜改
元景元昭加九錫稱晉國公專制
髦之死也昭入殿中召群臣會議問陳泰曰
何以處我泰曰獨有斬賈充可以少謝天下
耳昭曰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耳
不知其次夫所謂進於此者果何所指哉指
昭而已昭為執政而使成濟得以弒君何異
盾為執政而使趙穿得以弒君哉盾不討穿
君子曰弒君者盾昭雖討濟君子猶曰弒君

者昭也然則充之罪可以已乎曰昭其首充
其次濟其從者也是三人者其罪一施之廢
於天下之公議為愜
壬午魏鄧艾鍾會伐蜀
古人有言曰有備無患漢之所以實兵諸圍
非有他也使敵來不得遽入期以無患云耳
至姜維則不然縱敵入平是自撤其險矣乃
欲待其疲乏引退然後出兵邀之以為若是
則非徒禦敵且可獲利豈知鍾會既得平行
以至漢中則長驅徑進勢不可禦而鄧艾之

兵亦且冒險而至矣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
世匪說攸聞其姜維之謂歟
癸未魏滅蜀從其君于洛陽蜀改元炎興是年
國亡吳出軍壽春救蜀不克
禪之降也譙周實主其議然不若北地王諶
之為正矣諶之言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
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
帝可也嗟夫若諶者為臣而忠為子而孝可
以無忝於乃祖矣彼譙周之議偷以求生者
耳何足以執辯於諶使禪及此時覺盈虛之

分識消長之數自處無為俾諸會之則漢其
未至於亡乎○葉氏曰取蜀者鍾會亡蜀者
黃皓後世知其然而不知所以亡蜀陳祇之
罪也夫國者家也宦者其奴隸敵人其盜賊
左右大臣其家督也家督正則奴隸不敢肆
欺於內盜賊不敢窺窬於外家督不正則奴
隸盜賊雜然為一家之患昔子胥用於闔廬
則宰嚭不得肆意楚越不敢窺兵及夫差殺
子胥故嚭得以召越寇而沼吳宮後主雖闇
弱方董允為侍中正色立朝皓位不過黃門

丞憚之不敢為惡魏兵數出亦未嘗一利所
謂大臣正則國無隙可乘也及祇代之與皓
表裏為姦皓一用事鍾鄧雲翔之師已壓其
境矣故有祇之寵而後有皓之姦有皓之姦
而後有會之禍使祇如允剛正皓雖便佞何
由亂國政魏兵雖百萬奚用於斜谷劒閣之
險哉譙德輿以西漢亡於張禹東漢亡於胡
廣而不罪王莽曹操吾於陳祇亦云

甲申司馬昭進爵為晉王增郡二十用天子服
器改元咸熈以檻車徵鄧艾徵艾非反而以反會任之過也鍾

會以蜀叛

鍾氏自東漢以來與李氏連姻李元禮與范
滂諸人嫉惡如仇君子韙之而鍾氏方以保
身全家為貴故繇之與毓皆附於魏而會則
又將附晉雖附晉也而有不純者焉其保身
全家已數世矣至會而失之會非不知所以
保身所以全家蓋保身全家本出於自私之
計而會則自私之過此其所以適足破家亡
身而已矣君子謂與其為鍾氏而有士季不
若為李氏而有元禮也

吳孫休卒濮陽興中軍張布廢休子而立權
霸子和之子皓改元元興皓立誅興及布

是為丞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耳非所謂濮
陽王興與夫中軍張布也始者為蜀之初亡
欲立長君則興與布非不忠於國也然吳主
休使霸出拜其意將以誰屬而背之哉其見
及也亦可以為秉心不一者之戒矣

乙酉魏司馬昭卒子炎繼事是年炎代魏命是
謂武帝改國為晉元曰太始作泰始嬙降其君瓚
為陳留王徙于鄴吳徙都武昌改元甘露丙戌
吳改元寶鼎復遷還建業丁亥晉立子衷為太
子

方晉之未篡也懿而師師而昭昭而炎何其
能者之不乏也及其既篡也則於是乎以衷
繼之狃於立嫡而不知其有不能其殆天使
之然歟不然則興者常興可使無亡也意者
其不然乎

戊子吳伐晉己丑吳改元建衡南伐交趾庚寅
吳孫秀奔晉辛卯吳平交趾蜀劉禪卒于晉壬
辰晉賈充以女上太子妃遂為司空

夫以衰為太子則雖有賢妃亦莫如之何矣
況以賈氏之女為配乎其亂也可立而待矣
吳改元鳳凰癸巳晉何曾為司徒吳師寇晉弋陽
賦 [illegible]
經世之亥二千二百四十四
甲午晉武帝十年吳主皓十年晉分幽州城平
州 [illegible]
乙未晉改元咸寧吳改元天冊
以掘地得銀天有刻文遂為之改元曰天冊
則吳主之心臣下有窺之者矣由是而刻石
作皇帝字則天璽之號更焉由是而書石作
天子等字則天紀之號又更焉不務德而務
祥瑞此後世人主之通患也然即是觀之其
幾何而不滋識者之笑乎
丙申晉東西夷十七國内附吳改元天璽丁酉
晉四夷内附吳改元天紀將邵凱夏祥逃入于
晉 [illegible] 戊戌吳將劉翻祖始逃入于晉己亥
晉命賈充督王渾琅琊王伷王戎胡奮杜預唐
彬王濬七將兵二十萬伐吳
七將皆總于充而充則不願伐吳者也豈惟
充哉雖渾亦欲自慎不欲求勝及其幸勝則
又與濬爭功其為將者不和如此自非吳之
氣運當就傾殞則彼此牽制必無成功所以
成功非曰人事乃天數也
是年汲人發魏襄王冢得書七十五卷 [illegible]
[illegible] 云
庚子晉平吳徙孫皓于洛陽改元大康
胡氏曰蜀之亡也有戶二十八萬甲士十萬
一千吳又倍之以力而論豈不足以自守譬
如人身四肢尚彊而心既蠱病無使形者則
形將焉用哉故思保天下國家者常正其心
使極其清明莫能欺蔽則雖少康一旅足以
祀夏配天劉秀騎牛足以興復漢室何況中
天下而立撫四海之衆孰得而窺覦之苟惟
不然靈臺憒憒則棄賢保姦不恤百姓絕忠
諫之路長禍亂之階如劉禪孫皓雖據一方
江山足憑甲兵尚衆亦不免於面縛銜璧為
人所臣虜也可不畏哉○蜀之亡也北地王
諶死之而餘人無聞焉吳之亡也丞相張悌
死之而餘人無聞焉若皓則非如禪之庸奈

矣而亦不免於生降者彼其身恣爲淫虐則之
神守喪矣其與庸昏之人何以異乎顧於臨
難之時能殺岑昏以謝百姓賢於蜀人之不
殺黃皓是終其身而無悟焉尤爲劣之甚也
壬寅東西夷二十九國脩貢山濤爲司徒衛瓘
爲司空賈充卒癸卯孫晧卒魏舒爲司徒
當六合混一之時而建東封之議則舒固無
以異於庸人矣正使永爲司徒未必有補於
其君之德然晚節末路勇於求退遂使衛瓘
諸人瞻望咨嗟以爲不及其亦可尚也夫

己酉汝南王亮爲司徒假黃鉞
亮假節耳非假鉞也爲司馬非爲司徒也然
則出於朝廷之命乎非也楊駿以皇后之父
將秉大政心有所忌而排亮出之其意以爲
居中者可以制外而不知己雖居中則又有
居中者焉賈后是也是故平日之所忌者未
必能爲一旦之患而一旦之爲患者每出於
平日之所不忌者焉是亦可以爲後世之永
鑒也
庚戌改元太熙武帝崩太子衷踐位是謂惠帝

冊妃賈氏爲皇后改元永熙葬武帝于峻陵（峻陵當作峻陽陵）王渾爲司徒何邵爲太師裴楷爲少師
和嶠爲少保王戎爲少傅衛瓘爲太保石鑒爲
司空
渾爲司徒瓘爲太保鑒爲司空則皆左右天
子而命於武帝未沒之前若夫邵爲太師楷
爲少師嶠爲少保戎爲少傅則皆左右太子
而命於惠帝既立之後是固不無高下之別
矣雖然瓘以子宣之故遭讒遜毁其乞骸骨
宜矣而猶帶官居第豈其不可以已乎

辛亥改元永平皇后賈氏專制夷十二大臣族
大傅楊駿太保衛瓘汝南王亮皆被戮焉廢太
后楊氏爲庶人徙之金墉（杜佑曰金墉城在洛陽故城之西北角本魏明帝所築）遣諸王就國改元元康
賈氏一婦人耳而能夷滅大臣廢殺太后此
豈司馬氏積善之報耶蓋自夫曹爽之死積
而至於諸葛誕之亡 其戕賊人亦多矣夕
陽亭之餞百僚萃焉當是時人知公閭之當
出而不悟其當留也荀勗佞人乃以皇儲當
婚之告而西行不果是則武帝即位之八年

也而禍亂之機已伏於冥冥之中矣其在易姤之彖辭有曰女壯勿用取女然則女終不可娶乎曰世固有可娶之女矣而晉則求之擇也不擇而娶以若未害也然孕為所擲國嗣殄矣即此一事推之可以見其勇於悍而健於妬非女之壯乎可廢而不廢也馴致其道而大臣殲焉太后縶焉嗚呼使司馬氏之與世世修德有若有周則徽音之嗣必無若是之報也○甚矣衞瓘之不知止也蓋自平蜀以來幸免於鄧艾鍾會之難至于是已二十有九年矣彼以為徼幸可以數得於是老而不知止焉向者居第今又登朝卒就夷滅王元之有言曰非不幸也宜也其謂斯人之徒歟

趙王倫為征西大將軍壬子賈后弒皇太后楊氏于金墉乙卯武庫火

歷代之寶姑置勿論若其藏甲則可以供二百萬人而弩楯劒戟種種稱是豈一朝一夕之所致哉意者漢魏之相傳吳蜀之所得皆聚於斯也故能致多若此今而燬焉將天火與抑人火歟吾謂雖出於人亦天意耳天意若曰天理既滅人倫已廢天下紛紛胥為夷虜焉用藏甲以為夷虜之防哉畀之祝融庶有警焉而懼焉者也

丙辰張華為司空秦雍寇亂齊萬年稱兵涇陽楊茂搜稱兵百頃（按武都河池縣顏注曰華陽國志一名仇池一名百頃）

丁巳王戎為司徒何劭為僕射

夫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戎失之吝劭失之驕而同立於昏亂之朝夫豈有足觀者乎

己未賈后廢皇太子遹為庶人及其三子送之金墉（太子之子三人虨臧尚皆遂金墉非止一子而已也）裴頠為僕射（僕射之職至是寖重者無他以其所典者尚書之事故也）

庚申改元永康皇后賈氏廢為庶人于許昌殺之趙王倫梁王肜廢皇后賈氏為庶人送金墉殺之誅宰相張華及僕射裴頠侍中賈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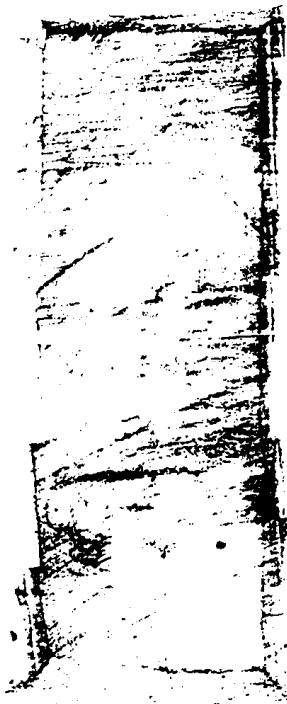
賈氏當朝事無可為者矣而張華為之用曾無董養之見乎向者張華之議謂皇太后非得罪於先帝今黨其所親為不毋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故事稱武皇后居異宮以

金始終有司奏請廢為庶人養遊大學升堂
嘆曰朝廷建斯堂將以何為乎毋覽赦書謀
反大逆皆赦至於殺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
為王法所不容故也公卿處議至此天人之
理既滅大亂將作矣自養言之則曰大亂將
作自今言之則婦而不姑其姑子而不母其
母固已大亂何謂將作乎華於此時全身而
退不染其亂可也亂之不察而寵焉是貪卒
死其難是可嘆也。賈氏之廢宜矣然華顧
不能行而倫秀行之則是以亂易亂非所以
為治也設使華頠合謀收賈氏至于武帝
之廟數其罪而廢之然後奉太子監國而九
諸王之在外者舉不以兵柄假之則其於晉
室之亂庶有豸乎
又誅嵇康呂安石崇潘岳于東市
又誅石崇潘岳則有之若嵇康呂安則固死
於於鍾會之譖非死於賈氏之亂也
倫假黃鉞稱相國專制以彤為太宰冊羊氏為
后賈氏黨趙欽以成都叛[illegible]辛酉趙王倫簒
命徙帝于金墉改元建始齊王冏成都王穎河
間王顒兵入誅趙王倫及其黨迎帝反政冏入
司馬專制以穎為大將顒為大尉
由有中宮之亂而後有八王之亂由有八王
之亂而後有五胡之亂人皆曰五胡亂晉而
不知五胡非能遽亂晉也由八王則倡之尔
八王非能遽亂晉也由中宮則倡之尔中宮
之亂其女戎之亂乎有國有家者戒所當戒
其母使女戎得以為亂之倡可也
改元永寧流人李特殺趙廞于成都張軌以梁
州叛梁當作涼涼州刺史是時軌[illegible]壬戌長沙王乂河間
王顒成都王穎新野王歆[illegible]范陽王
虓[illegible]為兵入誅齊王冏送其族于金墉
殺之乂稱大尉專制改元太安
為兵之倡者獨顒耳然顒之兵未嘗入洛則
穎歆虓之兵可知也特移檄於乂使之廢冏
冏衆本多乂衆本少然乂能入宮閉門奉天
子而攻大司馬此所以勝也抑冏之未敗也
嵇紹有曰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穎
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
矣穎以崇讓為衆所歸冏以擅權為衆所去

其亦不念嵇紹之言夫

流人李特以六郡稱牧廣漢所謂六郡乃略陽天水等六郡之流民廣漢在梁益州者也癸亥河間王顒成都王穎東海王越執長沙王乂送之金墉殺之顒稱太宰專制于長安陸機陸雲兵死

顒穎在外而越在内其執乂者越也其殺乂者則又有張方存焉是則顒之將也顒固不足道也而穎之讓至是而亦變焉去美而取惡舍正而與邪其殆天奪其魄乎○成都王穎舉兵以向京師此何為者而機雲兄弟可為之將乎吾意機雲兄弟不過曰吾王聚兵將以討長沙王乂耳而不知乂則奉帝以臨我是以天子而討賊也夫以天子而討諸侯猶曰有征而無戰況以天子而討賊敢抗之乎正使抗天子而不敗猶為不道非人臣之所得為也又況七里澗之敗死者如積而可以求活乎是固死有餘責矣然其死也不死於王瑚之兵而徒死於孟玖之譖不死於天子之誅而徒死於成都王穎之所殺遂使時人惜之若以為無罪而死者而不裁之以義穎固不免於死機雲兄弟其獨可免於死乎道之不明也自以為是者往往恒出於非機雲學者猶或昧焉餘固不足責也

石冰以楊徐亂李特攻成都不克死子雄繼淵石冰乃張昌之別將也

皇極經世書說卷之十　　荊集

豐城後學朱隱老述

經世之子二下二百四十五

甲子晉惠帝十四年河間王顒廢皇后羊氏及皇大子覃徙之金墉表成都王穎為太弟加九錫鎮鄴改元永安右衛將軍陳軫作昣軫當復羊氏皇后及覃太子大會司徒王戎及東海王越高密王簡簡作簡略當平昌公模平昌屬平於淮吳王晏豫章王熾襄陽王範左僕射荀藩八部兵奉帝北伐鄴師敗于蕩陰蕩陰縣屬河內於漢為嵇紹死之

紹之赴行在也侍中秦準謂曰今往安危難測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扈衛乘輿死生以之佳馬何為及蕩陰之敗也百官皆散紹獨朝服登輦以身衛帝兵人斫紹血濺帝衣

嗚呼若紹者可謂知死所矣使其不知君臣之義雖徵亦必不赴雖赴亦必不死而紹意若曰禍鍾王室不可以莫之赴也天及帝頰不可以莫之死也死非始願之所及及其死也亦所不避焉非知之明慮之安者不能若是是可以為賢矣茂先之死死於忘退機雲之死死於冒進必若嵇侍中之死其殆庶幾乎

帝如北軍穎以帝歸鄴改元建武將張方入洛復廢皇后羊氏及覃太子安北將軍王浚東瀛公騰以烏丸兵攻鄴穎師敗帝遂洛陽

穎之所為不可以不討固也然當乘輿北伐之時而能率烏丸鮮卑南向攻鄴則為效順今王師敗績于蕩陰穎且奉迎車駕入居其宮則鄴乃行殿之所在尚可攻乎夫惟行殿所在則六軍扈蹕諸侯朝焉方外之人聞風稽首斯則可耳若乃援戈相尚是謂效逆有一于此罪不容誅而浚也騰也以卑犯尊以賤淩貴以夷謀夏負死罪三而顧不自知也方且恣行剽刼悖夫殘民極之不建其禍固至此乎

河間王使張方徙帝西都長安亦復羊氏皇后及永安年號廢穎太弟以豫章王熾為太弟改元永興

洪範五皇極曰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夫所謂歛時五福則一身而五常之理具焉以此錫民非必分吾所有以予之也我則行之而彼則效焉斯錫福之謂矣晉之惠帝子焉而不足以訖其母夫焉而不足以訖其妻父焉而不足以訖其子則是極之不建福之不歛而何以錫其民歟彼張方者果何人哉固亦含齒戴髮之民也而不知孰爲天下父孰爲天下母且不知孰爲天下之宗子隨立隨廢隨廢隨立是雖曰極之不建以至于此然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臣而不臣反天道哉吾於斯人乎何誅

王戎豫朝政始分東西矣

當是時有朝政歟無朝政歟有朝政則不至皇輿之敗績無朝政則王戎之所豫者果何所豫哉西臺永興東臺永安果孰是而孰非哉食天之祿而廢天之職蓋莫甚於斯時也

是年李雄逐羅尚于成都稱王單于左賢王劉淵稱王離石（離石於漢爲縣屬西河）國曰漢元曰元熙乙丑東海王越發兵徐方范陽王虓抗師許昌成都王穎擁兵河北

此其書法似秦宗權等之所爲然彼於唐室皆蠹也此於晉室亦蠹乎曰以骨肉而相殘甚於蠹矣觀物之變一至於此雖去之千載猶將爲之憮然矧當日乎

河間王顒又復廢羊氏皇后以穎爲大將軍都督河北虓越將周權入洛又復羊氏皇后洛陽令何喬移周權又廢羊氏皇后

何喬以洛陽令其職微矣而能殺權廢后何哉此無他承顒旨也

虓越兵攻穎不已穎敗奉御走洛陽虓越攻洛陽穎奔顒于長安漢劉淵攻晉劉琨于板橋不利

昔者劉琨固趙王倫之黨耳非端士也然一變之後遂與祖逖齊名不謂之善變可乎

丙寅東海王越范陽王虓兵攻長安河間王顒成都王穎走南山（顒走太白穎奔嶺單非北走於南山）虓越將祈弘宋冑以帝東還洛陽復以羊氏爲皇后改元光熙越稱大傅録尚書事專制虓爲司空卒越遂弑帝立太弟熾是謂懷帝

越之弑與倫之篡何以異哉懷帝安之而不討

則是與聞乎故矣繼故而立不正甚矣已之不正能正人乎以亂益亂吾未知其所終也

引温羨為司徒王衍為司空

羨在外而不修諸侯之職顗讓諸人衍在內而不修三公之職乃謀三窟以苟人也而居鼎足之任其殆難免於餗之覆矣

顒頴野死

頴歸鄴下而見殺於劉輿顒赴洛陽而見殺於梁臣九皆跋涉道途非邀則執是即野死

之謂矣由其所挾者勢勢窮則藏所負者力力竭則蹶使其平日安於義命而無徼覦之志焉豈至是哉

李雄稱帝成都國曰蜀元曰太武謂之後蜀（按劉當曰晏平 太武）

丁卯晉改元永嘉東海王越稱大丞相鎮許昌以后父梁芬為大尉成都王黨汲桑陷鄴

桑之言曰為頴報仇嗟夫頴之死亦足以為群盗之資歟

王彌稱兵青徐漢劉淵破晉河東諸郡晉劉琨獨保晉陽戊辰劉淵稱帝蒲子（蒲子縣屬河東於漢為）改元永鳳拔晉平陽居之王彌石勒附于漢石勒（□□）常山王彌攻洛陽焚建春門（凡都城四面有三門建春門洛陽城東面第一門也）己巳東海王越入洛殺大臣十餘人

越之入洛也中書監王敦謂所親曰太傅專執威權而選用表請尚書猶以舊制裁之今來必有所誅已而果然則敦之於越固足以先事而量之矣既能先事而量之豈不能先事而制之歟借曰非己所能猶當密以告

其所尊不當竊以告其所親也今乃私其所親而外其所尊則是習於為亂而已異時踰制擅權跋扈江表豈非積習久而後若其性然者歟

以左僕射山簡為征東大將軍都督荊州南鎮襄陽漢劉淵改元河瑞石勒兵出鉅鹿王彌兵出上黨劉聰兵出壺關（壺關縣屬上黨於漢為）同攻晉洛陽庚午東海王越徵兵天下諸侯咸無從者自將兵出許昌

當是時王彌在青徐則東方之兵不可起矣

劉淵在平陽則北方之兵不可起矣石勒共在
晉陽則西方之兵不可起矣杜弢在荊州湘
則南方之兵不可起矣環洛而近者如鄭如
許如長安等處又皆為盜賊之所殘破亦何
以為兵哉宜乎徵兵天下而天下莫之從也
則惟有坐而受斃而已矣越於是自出許昌
夫豈許昌之地有兵可使賢於諸鎮也哉朝
賢豪亦望悉為佐吏名將勁卒咸入其府則是
以天子之兵為藩王之奉矣不曰徵天下之
兵以衛天子而乃撤洛下之兵以奉藩王不
已與乎卒之越殞于項兵敗于苦未踰一年
而天子蒙塵有以也夫
冀劉淵卒子和繼嗣楚王聰殺和代立改元光
興（聰淵第四子殺和）以北海王義為皇太弟儀熾劉曜
相國石勒為大將軍辛未天下亂晉詔兗州
苟晞會諸侯兵伐許昌會東海王越卒乃上
越所留何倫在京師者抄掠公卿逼辱公主
帝不勝憤詔晞討越則是天子之於一夫且
不能制況大敵乎
是年洛陽陷王衍為軍師王師十二敗帝及傳
國璽皆沒于寇長安亦陷南陽王模亦沒于寇
自壬辰年賈充以女上太子妃而亂本立矣
至是歷四十年而歲在辛未都城破天子執
茲其所以為亂之效歟夫亂苟無本必無其
効嘗試考其顛末而論之見充之為人也已
亂魏復亂晉而時君世主猶或寵而愛之可
戒也夫
漢劉曜王弥石勒援晉洛陽俘其帝于平陽改
元嘉平劉曜援晉長安保之
昔宣于脩之言於劉淵曰歲在辛未乃得洛
陽此蓋言於未然之前非言於已然之後也
然則治亂有時成敗有數付之自然吾無與
焉可矣然古之聖人未嘗不求之於已至於
命吉凶命歷年則每以為不敢知何哉古人
以人心之向背卜天命之去留而其大要則
莫先於敬德夫敬德兩字晉固不知而漢亦
未識使宣于脩之能以道觀術不徒以術觀
術則其所言其必有異於是乎
石勒害王弥于己吾而并其衆（按太康地記己吾在陳留襄邑縣南而漢之後之號有考諸記大棘吾之大棘則己吾可見已）蜀李雄援晉梓潼

及涪城梓潼涪二縣名漢志屬廣漢改元玉衡壬申晉懷帝在平陽賈疋逐劉曜于長安三輔與閻鼎梁芬梁綜麴允麴特奉秦王業為皇太子以入長安鎮東將軍琅琊王睿帥已衆大集壽春苟晞保蒙城蒙城縣屬梁國漢為不利降于石勒劉琨保晉陽不利奔常山拓跋猗盧以兵六萬來救大敗劉曜于狼猛狼猛當作狼孟劉琨復保陽曲狼孟陽曲二縣名漢志屬太原

晉懷帝之在平陽猶之楚懷王之在咸陽也楚懷王之在咸陽也無歸楚之望矣而楚改立君不至失國則以其元氣未散本根猶在故也若晉懷帝之在平陽亦豈有歸晉之望哉晉之君臣不壬於一而顧某曰太子某曰太子曷不於某某之中擇一立之使內外遠近莫不協同然後星馳以赴敵棊布以立軍軍屯相望而敵人莫敢儞焉則已耗之元氣庶其漸復而本根之欲拔者庶其不至於遂傾也夫何賈疋則如彼苟晞則如此劉琨所保邈在河東琅琊所封又在江表如水之潰而不朝於海如山之裂而不宗於岱則其不足以有立也宜矣將天欲長亂而使衆情之不合歟不然何其分崩離析而莫之一也

漢劉聰納劉殷女二人為皇后孫四人為貴妃拔晉太原復失之癸酉晉懷帝死于平陽皇太子業稱帝長安是謂愍帝改元建興以梁芬為司徒麴允為使持節領軍錄尚書事索綝為尚書左僕射琅琊王睿為左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南陽王保為右丞相都督陝西諸軍事山東郡縣悉陷于寇

此年之事疑若集于一矣然其布置則是而糾率則非也當時詔書有曰今當掃除鯨鯢奉還梓宮令幽并兩州勒卒三十萬直造平陽此虛語耳劉琨在北雖曰長於招懷而實短於撫御一日之間歸者數千去者亦相繼也是惡能有成也哉借使有成又非王浚所喜嘗遣劉希合衆中山矣纔至三萬浚即怒之遽遣胡矩驅奪而去則是幽并兩州本不相合也情不相合而曰可使同功難矣且兩州之士亦安能各有十五萬衆總為三十萬哉此其虛語一也又曰右丞相宜帥秦涼雍梁之

師徑詣長安左丞相師所領精兵造洛同[illegible]大期克成元勳亦虛語也胥既辭以平定江東未暇北伐則保亦安能獨往哉此其虛語二也合此二者觀之則其布置誠是而其紏率誠非矣其曰掃除鯨鯢奉還梓宮無乃一時藉口之辭乎

漢石勒鎮襄國曹嶷攻下三齊據有廣固（廣固城在益都縣西四里）甲戌晉以琅琊王為大司馬荀組為司空劉琨為大將軍封涼州張軌為大尉西平郡王（當曰以涼州張軌為太尉封西平公）軌卒子寔繼國曰涼元曰永興（[illegible]城姑臧[illegible]於漢為武威縣）是謂前涼

荀組當作荀組組於是時以司空領尚書左僕射又兼司隸校尉行留臺事則其職任亦重矣然睿在江東琨在河北軌在山西天下大勢渙散如此安能有所濟乎

漢劉聰立三皇后改元建元劉曜圍晉長安石勒圍晉幽州乙亥晉進左丞相琅琊王睿大都督中外諸軍事

睿在江東無復中原之志矣而本朝之所以待之者一則曰左丞相二則曰大司馬三則曰大都督望之愈深而應之彌淺待之愈重而答之彌輕晉之子弟如倫冏乂顒虓穎歆越固不足道矣若睿者庶其恭順有足仗為而亦若是然則子弟之不足可使豈不誤人之家國也哉

右丞相南陽王保為相國司空荀組為太尉大將軍劉琨為司空陶侃平江表獲杜弢漢主聰立七皇后（三后之外佩后之璽綬者七人非曰立[illegible]）授石勒專命俾征伐勒拔晉濮陽丙子晉長安陷于寇帝出降于豆田中漢劉曜拔晉長安俘其帝于平陽改元麟嘉

方曜之逼長安也相國保遣胡崧入援擊曜於靈臺破之崧恐國威復振則麴索勢盛乃還槐里夫以胡崧一軍猶足以擊曜破之設使大都督睿如詔奉行與保相合志報君父讐滅胡虜則必無豆田之事矣需之五年之久曾無一騎之至至於國危君辱然後出師露次不既晚乎

石勒拔晉太原劉琨走幽州依段日磾（當作匹）

無故而有所獲此人情之所喜也喜則驕驕則怠此劉琨之所以敗乎代猗盧之見弑於六脩也箕澹衛雄大帥其衆而歸琨使琨能勤而撫之不患其不為我用乃遽欲以新集之兵當方張之寇其幾何而不敗乎以此見志不可以不持事不可以不察察之於未萌之先而持之於既滿之後則雖有所獲必無所喪惜也琨於此理容有所未悟也

丁丑晉帝在平陽琅琊王睿渡江稱晉王于建康元曰建武（建康本建業晉以愍帝諱業改爲）

睿之渡江也久矣非直今日而後渡江也其曰丞相其曰都督大抵遥以授之云耳授之丞相而無報仇之志授之都督而亦無報仇之志使愍帝再執而後軍謀國計區區獨立其無乃素有偏霸之心利其本之傾也以為已之榮歟則亦奚以為來者之勸矣

以西陽王羕為太尉（羕當作羕西陽於漢為縣屬江夏當作太保）王敦為大將軍王導都督中外（[illegible]）帝死于平陽戊寅晉王睿稱帝于建康改元太興以子紹為太子晟

謂東晉元帝

帝即位之後文武增位二等又欲賜吏投刺勸進者加位一等民投刺者皆除吏凡二十餘萬人散騎常侍熊遠曰陛下應天繼統率土歸戴豈獨近者情重遠者情輕不若依漢法徧賜天下爵於恩為普帝不從以此觀之帝之私心素欲偏霸南土亦可知矣

劉琨為段匹磾所害王敦稱牧荆州王導開府建康漢劉聰卒子粲繼改元漢昌將靳準殺粲代立相國劉曜自長安入至赤壁稱帝改元光初加大將軍勒九錫封趙國公國人誅靳準以迎曜己卯晉南陽王保保祈山稱晉王漢劉曜還長安改國曰趙是謂前趙殺石勒使者王脩（[illegible]）石勒稱王襄國國曰趙元曰趙王（[illegible]）其是謂後趙以張賓為之相號六執法以弟虎為之將號元輔庚辰晉南陽王保走桑城死涼亂張茂殺寔代立改元永和

按殺寔者閻涉繼寔者張茂茂非殺寔者也其謂之永和猶永興之誤

辛巳晉王導為司空幽州陽段匹磾沒于石勒

鮮卑慕容廆受晉持節都督遼東遼西

嗚呼使中國有劉琨匹磾慕容廆西京張氏皆可撫而用之也豈獨中國之人乎

壬午晉改元永昌大將軍王敦以武昌叛破石頭稱丞相都督中外

王敦於懷帝之時蓋嘗有以覘東海王越之心矣及愍帝之惓惓於睿也而睿則恒落落焉當是時敦之心亦豈不以睿為非純臣乎帝於往者且不能以純臣事愍則敦於今者亦豈能以純臣事帝此其理之必然者也詩

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其是之謂乎

太保西陽王羕進位太宰加司空王導進位尚書令石虎寇泰山梁顧以淮陰叛

按是年王邃鎮淮陰則淮陰無叛者矣有梁碩者圍交州刺史丹陽王諒於龍編其殆誤以梁碩為梁顧歟然淮陰之與龍編相去遠矣

帝有憂憤疾殂皇太子紹嗣位是謂明帝石勒拔劉曜河南癸未晉改元太寧王敦假黃鉞

當是時敦自領揚州牧則其所謂黃鉞亦其所自假耳非朝廷之意也

劉曜石勒皆入寇趙劉曜拔晉陳安收隴城陝西城及上邽（按隴城屬天水西城上邽屬隴西陝字衍當刪）趙石勒戕晉嶷于廣固（陳安晉嶷非晉之所有矣今而拔之且戕之也則又繫之於晉其諸不叛一越之與叛也總）涼張茂稱藩于前趙（張茂守國人也而偁以嶷前趙國君之子為是可矣）甲申晉王敦寇江寧（晉分秣陵為臨江又改為江寧）帝御六軍敗敦于越城（按會稽山陰即越之）敦死于蕪湖（蕪湖縣屬丹陽於湖屬陵）為王導為太宰（是時朝足）

（加導大都督領揚州刺史劉前所謂詔者中外六者宜於此焉書之其為太宰當猶）

敦之死導與今書曰承大將軍已不諱兄此舉可謂如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

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必若此言則是導於敦之所為未嘗盡以為非敦不盡非則帝不盡是先儒謂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常見其有不是處耳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不内其心而有外焉非見其有不是處豈云尒耶嗚呼此篡弒之萌也而導亦不能免焉於敦乎奚責責敦則導可以免責導則敦不勝誅於賢者而不責備焉非春秋之意也

蜀李雄以兄之子班為太子涼張茂卒兄子駿立（當日世十駿附）改元太光（改元之誤與耗紀誤）乙酉晉以子衍

為皇太子石勒入寇以陶侃為征西大將軍都督荊湘梁雍明帝終太子衍嗣位是謂成帝太后庾氏稱制司徒王導錄尚書事同中書令庾亮關政

侃制於外而亮制於內導固不得以自專矣養疾私門此導之志乎雖然養疾私門可也以司徒之祿而養疾不可也其在平時猶曰不可矧國疑君幼之時乎太子即位群臣進璽而導則不至慢君父矣使卞壼默而不言則導心卒以不悟然後知導於此舉進退皆失其曰非社稷臣導固不得而辭矣

遼西亂段遼弒其主自立趙石勒拔晉荊兗豫三州及劉曜新安許昌丙戌晉改元咸和遊王導大司馬假黃鉞都督中外軍事輯[illegible]蜀李雄攻晉涪城趙石勒攻晉汝南丁亥晉豫州祖約歷陽蘇峻彭城王雄章武三[illegible]為〇連兵犯建康

建康新城所在而蘇峻祖約敢連兵以犯之手犯之者誠非矣然國有人焉猶將折衝乎旦之外矧曰幾甸之內乎幾甸之內而我居王焉正使無以致之猶將曰謀國者之辱也峻與約快快久矣而我則挑之非所謂寇之招乎謀國若是君子以為無能矣且有罪焉是則庾元規之謂也

司馬流距戰不克死于慈湖（慈湖有西塞山在焉乃湖州之[illegible]）

流於將戰之時食炙不知口處則其膽薄為可知矣膽薄則臨事而亂豈能有濟哉其視貴綽對弈愈久而無倦者信乎其有間矣

戊子晉蘇峻敗內師于西陵（[illegible]）入宮稱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徙帝于石頭虞潭庾冰王舒稱義三吳（[illegible]）會征西將軍陶侃平南將軍溫嶠平北將軍魏該圍峻于白石滅之（[illegible]）峻弟逸代總其衆韓晃寇宣城（[illegible]）祖約奔石勒

義兵之起本以王舒倡之庾冰為其所使而虞潭則應之者也邵子所書乃以虞潭為首何耶潭母孫氏謂潭曰汝當舍生取義勿以吾老為累（[illegible]）從軍且躬簪環佩給費（[illegible]）其母如此則其子可知矣邵子首之取其志

也故青溪之敗卞壺死之宮城之敗桓彝死之皆所謂舍生取義若以潭毋之言觀之固常事也是以不盡書也

大敗劉曜于洛陽獲之遂滅前趙用徐光爲中書令滅前趙者後趙不言後趙者蒙上石勒之文也己丑晉蘇逸拔石頭帝野次滕含敗逸于石頭逸退保吳興吳興吳郡理元允敗逸于溧陽滅之元允當作王允之溧陽於漢爲湖州烏程之縣屬丹揚

峻死而逸總其衆是以有石頭之攻也然而官軍至矣是故滕含得而敗之諸軍得而斬之其退保吳興而爲王允之所敗者乃逸之黨如張健韓晃等輩是也

趙石生進攻長安石虎破上邽殺劉熙劉胤三千人進平隴右庚寅晉陸玩孔愉爲左右僕射起新宮于苑

土木之功不可與甲兵而並興也晉昌爲而起新宮此無他故宮燬于寇則不得而不新之也

陶侃擒郭默于潯陽潯陽於漢爲縣屬廬江郭默殺劉胤遂得江州此唐末藩鎮之風氣

如此處置信導之過抑或者以蘇峻之變由亮激之故不得不懲之歟使當時不有陶士行固不可爲矣

蜀李雄攻晉巴東巴東於唐爲縣亦郡名涼張駿稱藩于石勒趙石勒稱帝自襄國徙都鄴改元建元建元當作建平辛卯晉以陸玩爲尚書令壬辰晉徙居新宮進太尉陶侃大將軍趙石勒卒子弘繼改元延熙加石虎九錫專政稱丞相魏王殺中書令徐光及右長史程遐癸巳晉遼東公慕容廆卒子皝繼蜀李雄卒子班繼叔父壽專政趙亂石堪出奔譙城譙於漢爲縣屬沛郡石郎稱兵洛陽郎當作朗石生抗軍長安石虎咸滅之

經世之丑二千二百四十六

甲午東晉成帝九年蜀李班爲庶兄越所殺立雄子期改元玉恒越專政涼張駿受晉大將軍命乙未晉改元咸康石虎入寇假大司馬王導黃鉞出兵戍慈湖牛渚蕪湖牛渚一名采石磯當塗

導之爲相也知有江東而已不知有中原也

其度一日則苟一日之安耳王敦既死蘇峻

且誅則以爲無復事矣懷愍北狩而不復曜
勒南翔而不止則曰吾不知也吾不知也一
旦石虎之驕游於江濱褒聽奏焉朝廷懼焉
乃以司徒易稱司馬而黄鉞假焉六日之戒
嚴則六日之震驚終身之職任則終身之廢
弛使其苟有中原之志則當處之以暇應之
以整不宜若是之倉卒也

趙亂石虎殺弘代立稱攝天王（攝上當有居字）改元建
武丁酉鮮卑慕容皝稱王遼東趙石虎稱正天
王戊戌單于頵拓跋什翼犍稱王定襄（[illegible]）
（[illegible]）國曰代元曰建國蜀亂李
壽自漢王入殺期代立改國曰漢元曰漢興慕
容皝攻後趙己亥晉王導卒伐蜀庚子晉陸玩
爲司（[illegible]）代石虎之捷漢李壽拔晉
冊州（[illegible]）辛丑晉慕容皝求爲假燕
王

當是時皝雖自王晉固不得而禁之也及其
來請也則引故事以拒之曰異姓不封王是
可以見議者之不通矣使良平在焉必曰晉
方不利寧能禁皝之自王乎遣信臣操信璽
不踰時而予之則皝必德之矣然後與之刻
期與之伐叛亦必不得其力也顧不能然乃
侯其罪狀庾氏責其當國不能雪恥則又懼
其於斥奏請予之嗚呼庾氏兄弟信不足以
爲中國之重矣觀其於爵賞之應酬猶失事
會則其於攻討之措置豈獲機要哉

徙居和龍

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福德之地也
乃營制宮廟改柳城爲龍城遂都之號新宮曰和
龍宮或謂當時有黑龍白龍各一鬬於龍山
皝率僚屬觀之祭以太牢二龍交首而嬉解
角而去皝大悅故號新宮爲和龍宮云

壬寅晉成帝崩母弟琅邪王岳立是謂康帝封
成帝二子丕爲琅邪王弈爲東海王中書監庾
冰中書令何充尚書令諸葛恢輔政漢李壽卒
子勢繼改元太和癸卯晉改元建元甲辰晉康
帝崩太子聃繼是謂穆帝太后稱制趙石虎伐
凉不利伐燕有功乙巳晉改元永和會稽王昱錄
尚書六條事專政

唐之監察御史分察尚書六司事一察官人

甚惡二察籍帳賦役三察農桑倉庫四察妖
猾盜賊五察德行孝悌六察黠吏豪宗晉之
所録其亦若此之類歟

丙午晉桓溫伐蜀

溫之伐蜀也衆人皆以為憂惟劉惔以為必
克或問其故惔曰以博知之溫善博者也不
必得則不為已而果然然則溫以必得期蜀
蜀不能以必得期秦又蜀不能以必得而期
燕也哉故知以博言戰者博不必皆勝戰不
必皆克必也以義言之使天下之人知殘賊
者必不可以不討然後所向而必濟也

漢李勢平李弈改元嘉寧涼張駿卒子重華繼
改元永樂改元之誤與太元同趙石虎攻涼今以金城為郡
顯京注師曰之今西西故方謂行今城以郡丁未晉桓溫滅蜀從
李勢于建康蜀復亂范賁稱帝成都涼張重華
敗石虎于枹罕枹罕漢為縣屬今城

趙之伐涼也涼以裴恒當之而不勝以牛旋
當之而亦不勝其所以取勝者無他以有謝
艾存焉耳彼謝艾何為者哉其始則一主簿
耳其終則趙之猛將如王擢麻秋等輩舉不
足以當之然後知晉之蔡謨為不若涼之張
駿矣駿之言曰國之存亡在兵兵之勝敗在
將舉謝艾用之雖石虎亦發彼有人焉之嘆
矣若蔡謨則徒知將賢之為不足以敵虎而
不能舉人於將賢之外豈不有愧於張駿乎

戊申晉桓溫為征西大將軍入長安至于灞上

溫於是年為征西大將軍則有之然未嘗西
入長安至灞上也其諸以甲寅之事而誤書
之歟

遼東慕容皝卒子儁繼趙石虎攻晉竟陵竟陵漢縣
為縣屬己酉晉平蜀亂鮮卑慕容儁稱王遼東
國曰燕元是謂前燕趙石虎稱帝改元太寧虎
卒子世繼張豺為相專制內難作石遵自關右
入殺世及張豺代立石冰自薊門入冰作鑒殺遵
不克石閔殺遵立石鑒改元青龍閔稱大將軍
專政符洪稱兵廣川廣川縣屬信都郡於漢庚戌趙石鑒
殺大將軍閔及李農不克閔殺鑒代立復姓冉
氏改國曰魏元曰永興大戚石氏宗室鑒弟祗
稱帝襄國以將劉顯南攻冉氏不克殺祗以降
劉顯殺祗非以降魏乃自立也事在辛亥閔破襄國誅顯滅其族破襄

國刻表壬子顯勇將符健自枋頭入關枋頭本淇水口晉將下枋木堰其水故名枋頭屬備州遂杜洪于長安據之將魏統以兗州冉遇以豫州將樂弘以荊州作引當作弘鄭系以洛州入于晉劉準以幽州入于燕準當作準燕南界地至幽冀

自魏統而下以至於姚弋仲九十一人獨劉準則歸于燕耳其餘則無不歸晉者而晉則未有以撫之然後知晉之君臣又不戎夷若矣悲夫

辛亥趙將周成以廩丘高昌以野王野王為縣屬河內漢入樂立以許昌叛以衛州請附于晉劉啓姚弋仲亦奔于晉魏將冉閔攻燕不利死國亡石虎將符健稱天王于長安國曰秦元曰皇始是謂前秦敗晉軍于五丈原五丈原在漢之郿縣

五丈原之敗乃司馬勳與杜洪之兵也本非晉之所遣亦可謂之敗晉軍也哉

當是時其兗州以下九自魏而來者皆晉之地其廩丘以下九自趙而來者皆晉之地人不外晉地不外晉爲晉自外之則符健得而敗之矣惜哉

燕慕容儁南伐冉閔于昌城按昌城當作魏昌

閔之此行也十戰十勝然而卒斃於燕者何哉彼徒知左操矛右執戟以勇擊敵而已而不知以怯養勇則勇固有時而窮也慕容恪以為勇而無謀一夫敵耳其亦工於料人者歟然其事則在壬子

壬子晉武陵王晞為大宰會稽王昱為司徒大將軍桓溫為大尉

晉之所仗者會稽王昱昱之所仗者中軍殷浩九此為有桓溫將以抗之也黨與既分事權不一雖欲有為亦難矣哉

魏冉智以鄴降燕慕容儁爵帝自和龍徙居中山改元天璽天璽當作元璽

慕容儁惓惓於一璽其始也特為張舉所愚耳而終不悟至乃因常惜而不可得也則遂謀以冉閔之妻董氏為奉璽君此其智已不足以欺一亡國之婦人矣而又改元元璽乃欲以是而罔天下之人其幾何而不見哂於將幹戴施何嫌者邪

秦符健稱帝長安癸丑涼秦相攻涼張重華卒子耀靈繼伯父祚殺耀靈代立改元永平永平當作和平亦之改元失婦於是甲寅晉太尉桓溫伐秦至灞上

自江東立國以來凡三十有六年矣未有能奉天子之命將繇銳之兵深入敵境至於灞上者也而桓溫此舉能所難能劉琨祖逖有歉色矣然而卒不能致三秦之豪傑翦群氐而滅之者何哉溫之本志本不在於除殘賊而惟在於立功名耳功成名遂則將借是以覬王之鼎而民之休戚國之利害無與焉三秦豪傑將必有以窺其心矣雖渡灞水猶不至矧曰僅至於灞上而已乎

秦符健敗晉軍于白鹿原杜佑曰漢霸陵在白鹿原亦謂之霸上又敗之于子午谷子午谷在長安正南積乙卯晉將陵鮮卑敗燕軍于狼山狼山在遼東之柳城有白狼山右軍王羲之辭官歸

羲之非無意情直以佐遇不及懷祖故辭官而歸耳君子之出處去就陞黜顯晦自有義命初不以己之所長病人亦不可以人之所得為己之病而每每致意於輕重毫釐之間不亦鄙乎

涼宋混張瓘殺張祚立耀靈弟玄靚改元太始

凡張氏之在涼者惟祚為有和平之號其餘則否所謂太始猶永興而下之諸號槩以為誤可也

燕南攻晉不利秦符健卒子生繼丙辰晉桓溫敗姚襄軍于伊水伊水出南陽縣西又過洛陽等縣然後入洛遂復洛陽

溫之復洛陽也功亦偉矣然則造物者亦將假以窺鼎之資乎曰天之生斯人也固將以為天下用非偶然也使晉而有駕馭之術籠絡之能則如峻如敦皆可用也況於溫乎委之而不信任之而不專晉則自失之耳非必皆溫之罪也

秦符生改元壽光丁巳晉改元升平帝加元服王彪之為左僕射燕改元光壽自中山徙都鄴秦符生虐用其人雄子堅殺生代立去帝稱天王改元元興以王猛呂婆樓彊汪梁平老為之輔

堅之將弒生也嘗問計於呂婆樓矣婆樓曰

僕刀環上人耳不足以辦大事於是乎以王猛薦由此言之則是堅之所以容猛猛之所以告堅者寳婁褸之所謂大事云耳何謂大事弑是也如此則猛固亂賊之師楚之潘崇不是過矣而堅也過不自量遽自以為如玄德之遇孔明也嗟夫孔明豈嘗教玄德以弑·君之事乎是特慕輿根之所謂慕容皝之所不為者異時以計相責正以其胸中之有慊故耳不然何其相忌之甚而相疾之過哉

戊午晉將馮鴦以衆入于燕燕拔晉上黨已未晉伐燕不利燕敗晉于東阿

褚裒非將才也而使之為將遂有代陂之敗謝尚非將才也而使之為將遂有誠橋之敗甚而謝萬則尤非將才也而又使之為將正令東阿未敗猶不可付兵柄於若人況東阿已敗乃欲以若人而救之甚矣晉之命將所謂以國與敵者歟蓋自是而後許潁譙沛皆沒於燕矣嗚呼豈惟東阿而已哉

秦改元甘露以王猛為中書令庚申晉仇池公楊駿卒子世繼燕慕容儁卒子暐繼改元建熙慕容恪為太宰專政慕容評為太傅慕容根為太師（容當作輿）慕容垂為河南大都督根作逆伏誅辛酉晉穆帝終立成帝子琅琊王丕是謂哀帝壬戌晉改元隆和燕師攻晉洛陽

燕攻洛陽晉救洛陽是也為大司馬者謂宜移鎮洛陽則可耳乃遽欲遷都是何内外之相遠而議論之不審歟

癸亥晉改元興寧桓溫為大司馬假黃鉞都督中外軍事北伐涼張天錫殺玄靚代立改元太清（獻據清之誤）燕將慕容評攻晉許昌

燕攻許昌晉獨不可以救許昌乎屯合肥者不知務救之實以為進取之謀守洛陽者乃欲假救之名以為退避之計卒之洛陽許昌均之不守嗟夫此豈惟陳佑之過哉桓溫於此蓋不得不任其責也

經世之寅二千二百四十七

甲子東晉哀帝三年餌冊有疾

或問冊可餌乎曰可必林居谷飲無求於世者而後可以餌之也既曰餌冊矣而猶兼乎玉食之奉則此有所益者彼必不能以無損

主於中者未固則其自外而至者或有耿而撓之也如此則足以致疾而已矣加之以喜怒之無節哀樂之失中則性爲之蕩而命以隳焉爲人君者莫若養之以澹而尊之以和則雖不餌丹而有餌丹之效矣彼方士者何足以知之

太后稱制燕秦入寇洛陽

寇洛陽者惟燕而已秦則未也昔溫以丙辰復洛陽則宜自守之矣守之一年則有一年鎮靜守之三年則有三年之輯睦然後奮其餘力則西可摧秦北可折燕彼燕之與秦亦焉有過人之才真不可及也哉秦不過猛燕不過恪雖各有才然其所輔不正不足以干吾之正也自丙辰而戊午既已三年矣至辛酉則倍之至甲子則三之三其三年之久而不足以有爲也又致寇焉是則未嘗養民心之不固也是則未嘗招士士氣之不振也凡此誰實尸之溫之咎也

乙丑晉哀帝終于餌丹母弟琅琊王奕立洛陽陷于燕

守洛陽者其兵幾何陳祐三千沉勁一千及燕人來逼則祐挈其六分之五而去之餘一與勁總五百人耳此不足以守洛徒足以殺勁勁死則忠勇可惜洛亡則山陵可悲是果誰之責哉吾固曰溫之咎也○按沈勁沈充之子也司馬公曰沈勁耻父之惡致死以滌之變凶逆之族爲忠義之門可謂能子矣

司馬勳以梁州叛稱成都王

司馬勳何以叛歲己酉[illegible]而勳出師以是年率梁州之衆赴雍州之招則是固已專兵矣已而又赴杜洪之招則歲辛亥也三年之間從之者吾天子不知方伯不問則其專兵非一日矣積而至於是年九十有二載其生殺已多其擒縱已熟然後據州以叛然則叛者之規模猶不造次賢者之功緒反無本末可怪也哉

秦改元建元匈奴二右賢王以朔方叛平之丙寅晉改元太和會稽王昱爲丞相燕秦入寇涼張天錫受晉命大將軍都督隴右燕拔晉魯郡秦敗晉南鄉[illegible]丁卯燕攻晉竟陵秦攻晉涼州戊辰秦苻雙以上邽苻柳以蒲阪叛王猛悉平之

秦之骨肉何以異於燕之骨肉哉蓋骨肉之不

相容則其爲敵國之資必矣燕不能乘機進取卒爲後患固評之暗然使桓元子而有先見之明則必移其伐燕之衆先以伐秦棄秦之亂而披其國則燕必不動秦必不支然後養勇觀釁則關西鄴下其必有應我者乎

已巳晉大司馬桓温北伐燕不利歸罪袁真袁真以壽陽入于燕

温之於洛陽也既得而復棄之矣已棄所有則其所無者未可遽取也又欲於燕乎取之此何意哉是不難測夫其捐洛陽於燕者所以甚中原之亂也驅慕容於鄴者所以大北伐之功也然後奏凱而歸則滿朝公卿舉出其下矣晉之鼎其自是而可遷乎然而事出意外有枋頭之敗焉既敗於燕又敗於秦則向之所擬者皆失之矣向使得尺則尺據洛陽而不忍棄也得寸則寸踰河北而不遽止也燕雖有垂秦雖有猛豈能凌我而駕之哉持袁之不堅而量敵之不審其敗也自取之也

燕大將慕容垂敗晉師于枋頭以衆降秦評害功故也秦救燕有功取燕之金墉責無信也庚午晉壽陽袁真卒子瑾繼桓温敗瑾于壽陽虜漢及成都寇亂王猛滅燕于鄴徙慕容暐于長安收郡五十七(秦之滅燕凡得郡一百五十七圖非止於五十七也)猛留鎮鄴

猛之至鄴也其民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則是猛之所爲不過如除而已非有以大異於人也而温之所至不聞有是言焉然後知晉有弔伐之資而温則不能用也可勝惜哉

辛未晉桓温平壽陽獲袁瑾以歸廢其君爲海西王立會稽王昱改元咸安是謂文帝(文帝當作簡文)帝温稱丞相鎮姑熟專制(姑熟在當塗)

自伐蜀而後積二十五年使其乃心王室則何事之不可爲[illegible]而乃僭成廢立卑之何足高論哉

殺太宰武陵王晞新蔡王晃(晃當作晃)仍降海西王爲公及害其二子與母(二子當作三子母即三子之晞二美人是也)

武陵王晞以好習武事爲温所忌故欲置之死地猶有說也若新蔡王晃則何嫌於晞而謂其謀反又何憚於温而自謂與晞同反爲

人所逼乃至自投於死地于以見温之不仁而晃亦不智甚矣使帝不以宗室宥之其能免於死乎

壬申晉命百濟餘句為鎮東將軍領樂浪守（樂浪）（[illegible]）庾晞以海陵叛入于京口（[illegible]）文帝昱終子曜嗣是謂武帝（武帝上當有孝字）桓温遷姑孰秦王猛平慕容桓于遼東滅仇池公楊纂于秦州癸酉晉改元寧康大司馬桓温卒太后稱制王彪之為尚書謝安為尚書僕射（[illegible]）其[illegible]自為

[illegible]張天錫貢方物秦救晉成都梓潼

秦自是而得梁益則長江之險與晉共之矣其欲窺覦江左亦其勢之所必至而王謝於此晉不以上流為憂其不已也豈非幸歟

甲戌晉桓石破秦軍于墊江（石下當有虔字墊[illegible]為墊）巴獠（[illegible]）張育稱王于蜀秦復平之乙亥秦大將軍王猛卒

或問使猛而不死則秦可以一六合乎曰不可彼其所事者堅以簒得國其本固已不正豈能正人乎其所以暫據中原者適值晉之無人故耳使晉有人焉以我之正伐彼之不正則猛將勵乎吾何以知之以伐鄭知之其伐鄭也徒以爵賞誘其士卒非能[illegible]之[illegible]而戮之也使其伐晉則何名之有秦惟不知伐晉之無名是以妄動非愛晉也以其本無手一六合之資也

丙子晉改元太元加元服皇太后委政桓冲桓豁為將軍謝安為尚書監（尚書監當作中書監）錄尚書事秦滅前涼徙張天錫于姑臧（徙于姑臧當作徙長安）又平朔方獲拓跋什翼犍徙之長安（按什翼犍為長子寔君所殺[illegible]而執之者[illegible]翼犍也）丁丑秦晉二國抗衡天下

當是時秦已得鼓城魏興及盱眙等郡矣使不有三阿之捷晉其危哉

戊寅晉作新宮己卯晉敗秦軍于淮南秦拔晉襄陽

以國則秦大以兵則秦彊朱序以一城當之雖屢戰屢捷然不可以不慎也乃以屢戰屢捷之故而不設備則雖微李伯護為秦內應猶將見執又況伯護之欵已先送於秦乎

庚辰晉李遜以交阯叛秦符洛以和龍叛
辛巳晉謝石為尚書僕射桓石攻秦
有功四
夷六十二國復貢于秦此
癸未晉伐蜀敗秦軍于武當屬秦符堅舉
國南伐晉謝安師謝琰謝玄桓沖桓伊大敗秦
師于肥水至壽春入淮進圍洛陽
自謝安得政之後秦兵取其梁益破其淮南
拔其襄陽安於此時宜有以量秦之志矣彼
其志將必入寇我則何以待之乎一戰而不
捷則將若何而為之援再戰而不捷則將若
何而為之救期於不已而後可也一戰而苟
捷則將若何而為之繼再戰而又捷則將若
何而為之續期於必勝而後可也肥水之戰
幸而一捷矣雖然未有以繼之也使其一捷
之後真能繼之以圍洛陽則洛陽之衆必不
為堅之所收拾矣又能續之以取洛陽則北
而雍丕必不免西而迫堅堅必自縊豈但軀
斥兵施委食魚羊而已哉
秦符堅走師壽春符融沒于戰諸將咸叛慕容
垂稱王滎陽其居山中國曰燕元曰燕元
是謂後燕攻丕于鄴句町翟真以
行唐叛
按晉成帝之咸和五年丁零翟斌朝於後趙
石勒勒以斌為句町王此其曰句町翟真本
翟斌而為之號也抑其初則世居康居而其
後則漸徙於中國云
仇池公楊定入于晉甲申晉假謝安黃鉞都督
十五州軍事鎮廣陵領荊江十五州復襄陽秦符朗以
青州降秦符堅求乞師遣劉牢之救鄴
秦之初敗也魚羊來便有食人之心矣然而
倉卒之間其計未合我則星行以赴之電激
以臨之刻豈但可以迫秦而亦可以壓燕倉
卒破潰將必無所成也為晉之計者期於復
晉則可耳秦非所救也非所救而救之於事
為非便於理為未當於刑為失罰於德為濫
恩而我則昧而為之宜其不足以復晉之舊
也
秦將姚萇稱王萬年為國曰秦元曰
白雀是謂後秦慕容沖稱王阿房

城在長安縣西北一十四里 慕容泓稱王華池（華池在唐為縣屬慶州）
慕容氏紛紛而起莫相統屬亦可以見其為
亂國矣就其中而論之若泓者猶曰受命於
晞有所付授若沖若永則非泓之比而亦稱
王稱帝其眞爽厲之習歟
慕容永稱王長子（長子屬上黨） 呂光稱王酒泉（酒泉[illegible]）
萇沖矣互逼長安燕北伐高句驪（[illegible]）
玄（[illegible]）復遼東故地乙酉晉謝安救秦至于長安後
洛陽而還卒（[illegible]）
（甲申不當係之乙酉）

牢之之救固已感矣謝安之救無乃已甚乎
由其志在收功不在復晉是以破賊之後無
復可觀者也
秦符堅沒于姚萇
按堅之所為亦足以偽霸一時矣然不免於
破軍亡國授首他人者何哉傳曰君以此始
亦以此終其堅之謂歟
子丕自鄴攻晉陽稱帝改元大安慕容沖居長
安秦將乞伏國仁攝牧洮罕（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枹罕東北入河）
（謂之洮罕以此） 國曰秦元曰建義是謂西秦慕容垂南[illegible]

從都之秦姚萇獲符堅于五將山歸殺之于
新市（五將山在岐山縣新市當作新平按新平於唐為[illegible]郡名[illegible]符堅之墓在此本注[illegible]）是年冒頓拓跋什翼珪稱王定襄之成
樂（[illegible]） 國曰魏元曰登國是謂後
魏道武皇帝（[illegible]）
丙戌秦符丕為慕容永所敗走晉東垣（[illegible]） 為晉將馮該所殺其衆奔杏城（杏城[illegible]）
自肥水敗秦之後惟東垣殺丕差快人意餘

則一再救秦未免使人為之不樂也
符登稱帝隴東改元太初符堅將呂光稱牧姑
臧國曰涼元曰大安是謂後涼燕慕容垂稱帝
于鄴改元建興慕容沖為將段隨韓延所害其
衆奔垂慕容永稱帝長子秦姚萇稱帝徙居長
安改元建初丁亥晉以子德宗為太子敗翟遼
于洛口（[illegible]） 秦符登東
攻姚萇封乞伏國仁為苑川王（[illegible]）
戊子秦符登攻姚萇不利秦乞伏國仁卒弟乞

歸立稱河南王改元太初徙都金城己丑晉陸
納為尚書令

小人進則君子退君子用則小人斥陸納之
為尚書令也豈非要職謂近習弄權為不可
長耶則當上告天子下告相王收綜易轍廢
其可以為治耳如其不然則委而去之亦云
可也舍此不為乃徙望宮闕而嘆曰好家居
纖兒欲撞壞之耶誠知宮闕之將廢則亟起
而扶之耳乃坐視纖兒之撞也莫能救焉此
豈足以勝其任塞其責哉

彭城妖賊亂翟遼圍滎陽秦姚萇西攻符登涼
呂光稱三河王改元麟嘉庚寅晉敗翟遼于滑
臺永嘉寇亂（永嘉即盜帥）秦符登攻姚萇不利辛卯
晉王珣為左僕射謝琰為右僕射壬辰晉將詰以
青州亂慕容垂平句町翟釗于滑臺西秦乞伏
乾歸開地至巴及隴

其至隴以殺秦主符崇其至巴以殺仇池楊
定然其事則當繫於甲午

癸巳秦符登攻姚萇不利秦姚萇卒子興繼去
帝稱王

經世之卯二千二百四十八

甲午東晉孝武皇帝二十二年後魏道武皇帝
十年秦符登攻姚興不利戰死子崇立奔湟中（湟中鄯州）
屬稱帝改元延初為乞伏乾歸所滅燕慕
容垂平慕容永于長子秦姚興復稱帝魏里（魏齡）
（作魏屬里於漢為聯扶氐）改元皇初涼呂光徙居樂都（湟水）
（都名水渠）乙未燕慕容垂攻魏不利魏破燕師于
參合陂（縣合於漢為屬代郡）

攻魏者非垂乃寶之兄弟耳寶之兄弟生長
兵間宜有以知兵之氣使矣參合之戰豈偶
然哉當其未戰也大風黑氣如堤而來雖微
沙門曇猛之言吾亦知其為魏兵將至之候
而寶則付之一笑麟則奮然肆怒寧不以曇
猛之言為妄乎則其平日所為大抵冥然無
覺悍然不顧而已矣其勝幸也其敗宜也幸
不可以數得則宜其不免於參合之敗也

丙申晉武帝沉舟于泉池後太子德宗嗣位是
謂安帝

孝武帝之死史謂醉臥清暑殿張貴人使婢
以被蒙面而弒之而此謂泛舟泉池而溺焉

豈所謂清暑殿者構於泉池之中歟夫構殿於泉池之中信可以清暑矣然自渡江以來土木之功未是有也正月構殿而九月死焉是亦可以垂戒於後世矣抑又有可戒者帝之於張貴人也盖曰汝以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坐此一言為其所弑則謂之溺於酒色可也謂之溺於泉池亦可也由有所溺而後沒焉後之人君固當以為戒也

會稽王道子專政燕慕容垂拔魏平城垂卒子上谷子寶繼改元永康太原陷于魏魏拔燕并州（并州即）圍中山稱帝改元皇始涼呂光稱天王改元龍飛丁酉晉改元隆安兗州王恭（恭鎮京口）（而遣兗州）督豫州庾楷（楷遣[illegible]）而吳郡王欽各以城叛（[illegible]）

謂安之清談為有益於國歟目擊中原之亂而不能襄括關河禮復土宇未必非其清談之所致也謂安之餘烈為無益於國歟身歿一紀之餘而外寇不侵內寇不起未必非其餘烈之所覃也王恭之亂人以為國寶之所致固也國寶之用事久矣而庾楷謂人乃至是而始從王恭之亂未必畏國寶而不敢亂也正以安之風流所被惹遂温之氣習既久則忘難以桓玄百端說誘而固從之者鮮也則可以見國無君子猶乎有立謝安既死而國猶未亂固亦君子之効也

燕慕容寶北走龍城慕容詳稱帝中山慕容普隣殺詳（慕容賀隣自丁零）入又殺普隣代立徙居（[illegible]）中山陷于魏（[illegible]）

（[illegible]）

蛇分呂光寇西秦自金城復徙居苑川涼呂光將禿髮烏孤稱王藥川國曰涼元曰太初是謂南涼（[illegible]）涼呂光將沮渠蒙遜立段業為牧于張掖國曰涼元曰神璽是謂北涼（[illegible]）

戊戌晉北伐燕師敗于（[illegible]）兗州王恭豫州庾楷荊州殷仲堪廣州桓玄兵犯京師內師于白石假會稽王道子黃鉞玄師敗走潯陽（之桓[illegible]）

（[illegible]）

舉兵向闕欲何為哉亦為亂而已耳而恭之臨

刑也乃曰原其本心豈不欲忠於社稷耶此固欺世之言也又曰但令百世之下知有王恭耳此則以欺當世爲未足又欲欺其後世者也世衰道微綱常不立舉兵向闕者不自知其寇盜而皆以豪傑自期可感之甚也

杜冏以京口亂

所謂杜冏其杜子恭之遺黨歟子恭妖人其死久矣而其黨孫泰乃孫恩之叔也方以是年謀爲亂首則冏與爲黨必矣抑恭之爲亂實以討恭爲名恭等所爲其真足以爲妖人之資歟

慕容寶南伐至于黎陽乃復將蘭汗殺寶代立于龍城稱昌黎王改元青龍（漢志遼西郡[illegible]）

寶之南征猶曰南行云爾非南伐也其南行云何欲依於德而德已稱帝滑臺矣於是南行不成北歸無所遂爲蘭汗之所弑云

寶子盛誅蘭汗稱王改元建平稱帝再改元長樂

盛之妻汗之女殺人之父而奪其國雖愚者亦必有報復之志矣而汗也方以親戚待之盜賊之智足以作姦而不足以慮禍其有以夫○盛之立既改元曰建平矣又改元曰長樂何居要之非改元也未敢遽稱帝號故但以長樂王攝行統制之事耳其改元長樂在後二年

鄴陷于魏范陽王慕容德自鄴南走滑臺稱王改元年是謂南燕魏拔燕之鄴及信都（信都漢爲縣亦國名屬冀州）改元天興自盛樂徙居平城涼禿髮烏孤克金城敗呂光于街亭稱武威天王（街亭當作[illegible]）

（杜佑曰漢[illegible]）

己亥秦姚興拔晉洛陽

晉復洛陽至是纔十五年耳又爲姚興所拔吾將以所守者非其人歟辛恭靖嬰城固守經百餘日力屈勢窮然後見獲前不拜興後不背晉脫囚而逃終歸其國則是所守者未始非其人也然則天乎天之運寓於地之氣向者胡雛嘗倚上東門而嘯矣此其地氣自北而南者乎夫地氣自北而南君子以爲將治之侯也然石氏以至焉而卒以大亂則是君

子之論亦有時而不然也獨以其氣類推之
則胡雛之嘯胡騎之招也而中原之地犬羊
據之夫豈果無其兆乎謝安之至洛陽也固
曰將以救秦也符秦雖滅而姚秦至焉其兆
豈不見於謝安之救乎以中國而救夷狄安
固下策也以夷狄而救中國魏有善意焉燕
請之困也楊佺期嘗為之求救於魏魏以六
萬騎救之此其意之善也知有中國而救之
者也雖曰救不及期而其善不可泯魏有洛
陽而攻似中國未必不以此意得之也

燕慕容德援晉青州仇池楊盛稱藩于晉妖賊
孫恩陷晉會稽

會稽之陷人皆曰孫恩陷之也我獨曰是則
內史王疑之陷之也疑之為會稽內史何以陷
會稽乎當寇之來也不出兵不設備乃曰我
已請大道借鬼兵矣嗟夫世豈有鬼兵可借
而我則借之以殺寇兵也哉此則逸少之子
道韞之壻所謂一門叔父則阿大中郎群從
兄弟則封胡羯末不意天壤間復有王郎者
也使其當淮淝百萬之師亦將借鬼兵而驅
之耶或者以八公山之草木皆似人形則未
免以為真有鬼兵之可借耶此其愚亦甚矣
而疑之則然豈不足以詒叔父之羞增群從
之愧耶

晉謝琰劉牢之往哉

王疑之以無備而敗為謝琰者亦可以鑒矣
而又以無備而敗前車既覆而後車不知所
戒也是何王謝諸人固自樂為如此哉若牢
之則雖能破賊而又縱兵大掠則亦與賊無
以異矣民之所望何如而我則無以副之人
而不仁果不可以居人之上也哉

劉裕始參軍攻秦姚興去帝號稱王改元弘始
魏南攻滑臺涼呂光傳子紹位稱太上皇光卒
兄纂殺紹代立涼禿髮烏孤徙居樂都烏孤卒
弟利鹿孤立又徙居西平仍附于姚興涼段業
稱天王改元天璽大將沮渠蒙遜出守西安（西平）
娀（鄴州即河北縣）燕慕容德逐辟閭渾于廣固徙
居之滑臺沒于魏庚子晉司馬劉裕敗孫恩于
臨海（[illegible]）

天下草澤之中未始無英雄也顧不遇其時

則不免終於草澤而已矣孰識其為英雄而
敬之哉此則劉裕是已為裕之計者不有孫
恩則無以發其迹不有桓玄則無以成其功
為晉之計者寧其無恩與玄而亦不必有裕
也有裕則有宋有宋則無晉矣嗚呼幾之相
伏也事之相倚也可勝筭哉
以錫州元顯為十六州都督燕慕容盛去帝號
稱庶人天王破高句驪秦姚興破西秦俘其王
乞伏乾歸于長安
乾歸既奔南涼又懼為利鹿孤所殺故奔而

歸秦耳非為秦之所俘也
涼呂纂改元咸寧大司馬弘殺纂不克涼州刺
鹿孤元建和涼將李暠斬牧秦州瑭上之據州國
日涼元日庚子是謂西涼燕慕容德稱帝廣固
改元建平辛丑晉平孫恩劉裕出守下邳燕慕
容盛將段璣行弒盛叔父熙誅璣稱帝改元光
始
慕容熙非能討賊徒以幸於太后之故捨盛
之子不立迎熙立之是以能賴幾而戮之耶
秦姚興放乞伏乾歸還苑川涼呂超弒其君纂

立其兄隆改元神鼎稱藩于姚興秃髮利鹿孤
稱河西王涼大將沮渠蒙遜自西安入殺段業
代立改元永安壬寅晉改元元興桓玄據荊州
建牙夏口假揚州元顯黃鉞顯兵敗玄入于建
業稱侍中丞相錄尚書事又稱大尉揔百揆乃
殺都督元顯及會稽王道子以琅琊王德文為
太宰改元大亨劉軌以冀州叛秦姚興伐呂光
有功拒魏不利
光至是死已四年矣由紹而纂纂而隆已三
易世豈復有光乎無已則謂之伐涼有功斯

可耳
魏敗秦軍于蒙坑蒙坑在汾水三百餘里之東涼秃髮
利鹿孤卒弟傉檀立改元弘昌徙居樂都涼沮
渠蒙遜稱藩于姚興癸卯晉加桓玄九錫稱相
國楚王用天子服器玄篡命徙其帝于永安宮
降為平固王解祠属遷之潯陽國曰楚元日永
始
昔者桓彝死於蘇峻之難其言固曰義在致
死又曰此則命也合義與命而兩言足以盡
之其義也不以利回其命也安於分究可以

詒大訓於後世矣使其若子若孫而世遵其訓則溫必不為廢立玄必不為簒竊三世相承而同出一轍則其功業之盛王謝豈足進哉夫以沈充之悖謬其子猶欲洒之是故不愛一死以報其國若彝者忠貫日月誠感鬼神後嗣苟賢豈至纇圮顛乃一變而廢立再變而簒竊其視沈勁猶有愧焉若以方之王謝諸賢子弟其獨無赧然矣乎

甲辰晉帝在潯陽劉裕唱義䠊沛國劉毅東海何無忌二州兵大敗桓玄京口

義者人心之固有不必劉裕為能唱之也然劉毅則曰所見惟劉下邳孟昶則曰今日英椎有誰正當是卿耳由此觀之非英無以㧞乎其萃非雄無以將乎其群惟其英則有識雄則有斷然後足以唱大義於天下也○毅固沛國人無忌固東海人耳然當其舉事正得桓脩京口桓弘江北之兵以為用非實有得於沛國東海之兵也

又敗玄將桓弘于廣陵吳甫之于江乘（江乘漢為縣屬丹楊）皇甫敷于羅落（羅落橋名）玄逼帝走江陵裕又敗玄兵于湓口（湓口在潯陽）玄復逼帝東下裕又敗玄兵于崢嶸洲（杜佑曰崢嶸洲在武昌）又破之于覆舟山（覆舟山在金陵城北五里以其所歷之序譔之覆舟山之戰當繼於羅落之後）迎帝入江陵玄敗死于枚洄洲（杜佑曰枚洄洲在江陵）其將桓振復陷江陵幽帝譙縱以成都叛稱王

毛璩為益州刺史未見其成效如何然已兩興勤王之兵矣一則欲討桓玄一則欲討桓振豈非忠乎而蜀人則憚於遠征推縱為主而縱則投水投地有不得免焉彼侯暉陽昧其真寇盜之尤者歟

秦姚興入十二郡脩貢于晉

是時劉裕遣使求和于秦且求南鄉諸郡姚興許之群下以為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㧞起細微能討桓玄復晉室內釐政務外脩封疆吾何惜數郡不以成其美乎遂以十二郡歸晉然則南鄉諸郡非求不得而此以脩貢為言予其有服善之心成義之意若脩貢然也或曰晉自渡江以来未嘗求和於敵國而裕則遣使以求和可乎曰得罪於晉者[illegible]與勃耳若興則初非得罪於晉者與其抗

兵以相攻不若遣使以相問譏以下人不害
為息爭之道也然其事則當繫之於乙巳
魏改元天錫天錫一作天賜涼呂隆奔姚興國亡涼傉
檀去王號求姑臧于姚興燕慕容德卒兄之子
超立乙巳晉平桓振
桓振既平之後凡桓氏子孫皆所不赦獨以
桓冲之故宥其孫焉均之桓彛之後而溫之
所為會不足以盡其遺而盡其遺育使足以
奉宣城之祀者乃出於冲焉然則目前之快
意者或以詒身後之憂種而不獲者未必不
留為他日之福也其為勸戒豈不明甚矣乎
帝自江陵還建業改元義熙劉裕都督中外錄
尚書事還鎮丹徒
或曰自義熙以後陶靖節但書甲子不書其
年號矣愚竊以為不然靖節雖忠於晉然必
不享桓玄而薄劉裕也其自義熙以前猶可
書其年號則義熙以後何遽不可書其年號
乎其不書年號但書甲子自是辭人墨客隨
意錄之云耳後又因之立論未必有得於靖
節之意也

涼傉檀受姚興命徙姑臧燕慕容超改元太上
涼李暠徙居酒泉改元建初稱藩于晉丙午晉
伐蜀敗譙縱于白帝孔安國為尚書左僕射大
將劉裕開府京口仇池楊盛稱藩燕慕容超三
將奔晉燕慕容熙將馮跋殺熙立慕容雲復姓
高氏稱王改元正始秦姚興將赫連勃勃稱天
王于朔方國曰夏元曰龍升丁未晉劉裕入朝
殺東陽太守殷仲文東陽即婺州南蠻校尉殷叔文
晉陵太守殷道叔晉陵即潤州永嘉太守駱球球當作毬
殷仲文桓玄之姊夫耳玄死而仲文不死則
已幸矣乃以才望自許欲當朝政是何其過
不自量歟○叔文諸人之死也桓氏與焉然
則宣城之祀其終不可續乎曰宥之者天下
之公也殺之者一已之私也以私害公常人
之通患也其於裕歟無忘乎何尤
姚興攻禿髮傉檀及赫連勃勃乞伏乾歸復稱
王苑川改元更始涼禿髮傉檀攻沮渠蒙遜及
赫連勃勃伐申晉劉裕入總朝攻北敗慕容超
於臨胊臨胊於漢為縣屬齊郡出大峴杜佑曰大峴在沂水縣北進圍
廣固

裕之圍廣固也賀賴盧公孫五樓爲地道出
戰我兵不利河間人有玄文者說裕曰昔趙
攻曹嶷望氣者以爲澠水帶城非可攻拔若
塞五龍口城必自陷石季龍從之而嶷遂降
慕容恪之圍段龕也亦然未幾又震開之今
舊基猶在可塞之裕從其言城中男女病脚
弱者過半悅壽遂開門納裕擒超之降嶷歲
在癸未燕之降龕歲在丙辰至於是年歲在
乙酉相望八十六年之間其爲五龍口者開
者焉塞者焉莫之數歟地之運歟世之變歟是皆

有不可得而誘者求之人事其無乃無道之
暴而有道之長歟是亦可以有省矣然而畏
伐之不聞殘戮之是見亦　過矣哉
魏國亂后萬人同子申弑其君珪次子紹誅萬
人及申自立是謂是明帝魏亂當曰夫人賀氏同子紹弑其君太
子嗣誅賀氏及紹自立其曰爲人與申者誤也秦乾歸南攻姚興傳擅
僭稱王姑臧改元嘉平夏勃南攻姚興已酉晋
劉裕滅南燕
按慕容德以已亥定都廣固其牙門蘇撫嘗
以其意私問於沙門竺朗朗以周易筮之曰

燕衰庚戌年則一紀世則及子矣自己亥而
已酉未及庚戌而已衰矣年之一紀世之及
子亦庶幾其前知者歟噫此數之說也吾固
言之矣古之人不必求其所不可知而惟求
其所可知所可知者理而已而世之昧者往
往置之而不問至於數非必可知也顧欲先
事而求之是亦惑矣曷不反而求之於理乎
有得於理雖過其歷可也此君子之所以不
泥於數也
從慕容超于建業後燕國亂將馮跋用幸臣班

雖殺雲代立稱天王改元太平是謂北燕跋嬖離雖
雖班雖班之亂非跋用之以殺雲乃乘其殺雲而代立也魏改元永興秦乾
歸平抱罕夏赫連勃勃攻姚興庚戌晋始興賊
盧循兵冠建業劉裕大破之循走潯陽再破之
于豫章裕假黃鉞
有孫恩而後有劉裕裕固孫恩之師恩固劉
裕之資也裕也資恩以起翦桓玄復晋室功
業盛矣其在姚興猶曰天下之善一也則舉
十有二郡以歸之恩也不知所師徒喪其軀
若盧循者不自揣歟已之智不逾於裕而顧

以盜智糅遺焉是謂已可以為裕之師歟今
年為寇明年作賊不死不已孰謂盧諶之孫
而有是乎
蜀兵陷巴東秦乞伏乾歸為兄之子公府所殺
子熾盤誅公府而自立改元永康（公府殺乾歸當繫之壬子）
涼沮渠蒙遜攻李暠有功夏赫連勃勃攻姚興
不利辛亥晉劉裕南敗盧循盧循走交州死劉
毅以江陵叛涼沮渠蒙遜攻禿髮傉檀有功夏
赫連勃勃攻姚興不克壬子劉裕殺劉蕃及謝
琨（琨當作混）遂平劉毅于江陵

毅於唱義之時固以英雄許裕矣及裕之勲
業已盛權位已著則有不服之心焉夫既為
時之英雄則不可不服若果不服則是未嘗
真以為英雄也見之二三斷之不一雖可以
共事矣積忤生嫌積嫌生恨以此并命不亦
悲夫
涼傉檀徙居樂都姑臧陷于沮渠蒙遜（涼蒙遜拔禿髮
傉檀姑臧徙居之稱河西王改元玄始癸丑晉
朱齡石平蜀
齡石等至白帝發函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

成都臧熹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從內
水向黃虎似此處分彷彿孟德非徒謝安所
無雖桓溫亦無是其智計過人宜乎有以偏
霸一時也
魏改元神瑞與秦姚興和親秦熾盤破吐谷渾
于澆河（杜佑曰澆河城在賀蘭山隸廓州）涼傉檀攻蒙遜不利
夏改元鳳翔城統萬（統萬朔方即）甲寅秦乞伏熾盤
滅南涼禿髮傉檀乙卯晉荊州刺史司馬休之雍
州刺史魯宗之叛裕攻破之遂之于江陵
丁未殺殷仲文猶以人言殺之也壬子殺劉

毅則以己意殺之矣至是而逐司馬休之則
又將行己之意乎己之意在於革命則司馬
氏乃其所忌也不有所廢則無以興此其所
以蚤為之地也然而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
得天下聖人不為惟此意不傳而後廢興之
際恒有橫罹其災者矣
劉穆之為尚書僕射秦姚興卒子泓繼弟鄧作
難不克魏改元泰常丙辰晉劉裕北伐姚泓拔
洛陽進逼潼關
裕之伐泓也遣王鎮惡檀道濟將步軍自淮

淝向許洛朱超石胡藩趨陽城沈田子傅弘之趨武關沈林子劉遵考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以王仲德督前鋒開鉅野入河入河則均之入河耳然所謂前鋒乃裕之前鋒非林子之前鋒也是以林子按劒潼関謂諸將曰事之濟否繫於前鋒柰何沮乘勝之氣棄垂成之功乎是則凡先裕而發者皆前鋒也而仲德獨專前鋒之名無他以其開鉅野而入河是固大軍所由之路所以謂之前鋒也既得洛陽遂至潼關則鎮惡道濟超石藩林子遵考等無不皆合是故自河入謂則向之步軍亦水軍矣然後直至長安入其北門此則鎮惡之功也惟甲子一軍由武関入青泥之戰能以千餘破其數萬使姚泓奔還神沮氣慴亦無以救姚丕之敗焉自有南度以來無此兵矣彼桓温有此經營無此布置豈能制人之死命哉

加裕九錫總百揆封宋國公秦姚泓改元永和洛陽陷于晉姚懿姚恢内叛兵逼長安姚紹平之秦乞伏熾盤拔沮渠蒙遜河湟夏赫連勃勃拔姚泓

以歸以子義真守長安裕加宋王

裕之既克長安也固當留鎮長安使鎮惡北禦安定則勃勃豈有南侵之意乎使道濟東據蒲坂久東則使仲德還據滑臺魏必無能為矣其西則掣於諸將之中若超石若藩必有一人焉可使分據上邽等處則蒙遜諸人其能為我之患乎其他如田子林子弘之遵考皆可任之人也無不分遣使固吾圉則好我者勸惡我者懼豈必不得志於天下哉若夫穆之之卒則徐羨之謝晦皆可使代總其事不然則留晦自輔而姑以羨之往代穆之可也况天下猶有未盡之才在選其後天下初無難撫之民在慰其心我則懷之以德御之以道可使制挺以撻燕士築城之人矣如魏則可以講好可以觀釁隨其緩急為之處置無所不可孰與聚諸將於必爭之地而使稚子控焉其不能有濟也必矣卒之締萬之師如雲而至猛將精卒皆為所殄圖之累年而棄之一旦豈不哀哉

魏南攻晉兵敗于河西凉李暠卒子歆立改元
嘉興戊午晉劉裕弒其君德宗立其弟琅琊王
德文是謂恭帝長安陷于夏凉李歆稱藩于晉
夏赫連勃勃拔晉之長安稱帝改元武昌（武昌當作昌武）

裕之將歸也遣使遺勃勃書結為兄弟蓋將
以向之啗秦者啗勃勃也殊不思勃勃之為
人也蓋嘗受秦卵翼之賜矣已而叛之何有
於我哉此無他攫金者不知有人攘晉者不
知有夏心有所徽則雖利害甚明猶有不察
若夫理欲之幾判於毫杪則又安能知乎

己未晉改元元熙宋王劉裕自楊州入用天子
服器秦乞伏熾盤改元建弘夏赫連勃勃還居
統萬改元真興

勃勃之歸統萬何以異於裕之歸建康哉然
而成敗不同者裕有勃勃而不防此其所以
為失也若勃勃則無如勃勃者矣此其所以
為得也

庚申劉裕代晉命于楊州是謂武帝國曰宋元
曰永初降其君德文為零陵王（宋代晉在建康不在揚州零於陵漢為縣屬荊州）

胡氏曰禪之為言堯以天下與舜舜以天下
與禹之名若曰傳之賢者云尔堯舜既沒世
無禪事矣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家天下而非
禪也後世亂臣賊子以異姓而奪國雖其冒
繼及之名也則竊謂之禪竊謂之禪亦可矣
而與已國者其果讓乎未嘗遜位而曰讓國
與已而竊禪之美稱是猶正晝攫市人之金
而曰彼以遺我也而可乎作史者正其名以
統實則宜書曰某人取某人之國庶乎其不
僭矣宋裕圖晉既有年數而諸臣猶不為之
諆老姦函心遂出數語雖曰廉恥道盡亦可
謂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者先言桓玄時昇
祚已移則所以表我今之非玄比也又曰年
將衰暮物忌盛滿其自謂也乃所以言晉之
宜終也又曰將奉還爵位歸老京師則欲去
王而帝也雖不得已而言蓋善乎其見情矣
方之朱全忠憤怒叱咤猶為嫌而成章者耶

辛酉宋零陵王德文卒

弒也而以卒書其殆不使猜嫌之禍得以加

於閑廢之人歟

壬戌宋武帝劉裕終子義符繼魏攻宋滑臺

崔浩以伐喪為不可而魏主犯之言焉而不必聽諫焉而不必從則其君臣之相與槩可見矣使浩察其幾而蚤以微罪去焉其殆免於異日之患乎

癸亥宋改元景平魏攻宋金墉明帝紹終子壽繼是謂太武帝

紹以弑誅其死久矣不得至是而始終其至是而始終者乃嗣耳非紹也

凉沮渠蒙遜滅西凉執李歆歸于姑臧

自丙辰至癸亥八年之間亦而向日之所經營者皆掃地焉使裕而少忍數年之不歸則西北之人雖能為患豈至若是之甚乎

皇極經世書說卷之十一　　刪集

豐城後學朱隱老述

經世之辰二千二百四十九

甲子宋帝義符二年臣徐羨之傅亮行弑立其弟義隆是謂文帝還都建業改元元嘉

張子野曰古者人君養子能言而師授之辭能行而傅相之禮宋之教誨雅異於斯居中則任僕妾處外則近趨走師傅二職皆臺早也制其行止授其法則道達臧否罔弗由之言不及於禮義識不達於今古謹敕者能勸之以吝嗇狂愚者或誘之以凶慝雖有師傅多以耆艾大夫為之友及文學多以膏粱年少為之具位而已亦弗與遊幼王臨川長史行事宣傳教命又有典籤往往專恣竊弄威權是以本根雖茂而端良甚寡降及太宗舉天下而棄之亦職此之為也嗚呼有國有家其鑒之矣

魏太武元年改元始光乙丑魏武帝以崔浩為相夏赫連勃勃卒子昌繼改元承光丙寅宋文

帝誅執政徐羨之及傅亮謝晦以荆州叛平之
或曰羨之等之於宋也廢昏立明可以免於誅乎曰霍光之於昌邑廢之而已未嘗殺之也霍光不學然其所爲暗合於春秋之旨是故君子許之若羨之等之於義符亦僅可廢之而已殺之過矣羨之亮既已不免於死而晦也又欲舉兵向闕以重其過欲免得乎

魏拔夏之長安
魏之東伐必俟裕死其西伐也又必俟勃勃之死使裕與勃勃而不死則魏必不敢動矣然後知裕不急於爲篡非徒可以并夏而亦可以兼魏然而有不能者江東重則中國輕夫是以失之也

丁卯魏西破夏赫連昌戊辰魏改元神䴥武帝破夏于統萬弑上當太字俘赫連昌以歸西北開地三千里秦乞伏熾盤卒子慕末繼慕當作暮改元永弘凉沮渠蒙遜改元承玄夏之統萬陷于魏弟定代立徙居平凉平凉縣屬於唐爲原州改元勝光庚午

宋之金墉陷于魏
宋失金墉久矣至是又以陷書何哉蓋以此年得之而又以此年失之故也觀宋告魏有曰河南舊是宋土中爲彼所侵今當修復舊境不關河北魏主怒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地必若進軍當權斂戍相避冬寒冰合自更取之夫始而相避終而更取此其情則然矣然其曰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地則豈其實也哉魏取於宋宋取於秦秦取於晉晉何適封之有哉正使魏嘗尙迩至于許昌猶不得以我地自處况金墉乎魏主之爲此言也妄亦甚矣作史者不刊其妄亦因以見其爲夸乎

燕馮跋卒弟弘殺跋子翼代立改元太興魏拔宋洛陽凉沮渠蒙遜改元義和夏赫連定攻秦暮末辛未宋之滑臺陷于魏
魏之斂戍而北也鑠曰將以豢宋也然使到彦之而果有見焉則當因其伐夏分爲兩道一軍攻冀一軍攻鄴鄴疑作奄電發得志可必彼雖我豢我且彼劉夏務乘之不滅必潰雖欲南向其可得乎所可憾者彦之既無所知道濟復無所識加之宋主亦喜空談不貴實用

此所以既失金墉於前復喪滑臺於後也
夏滅西秦于苑川俘其君乞伏暮末魏滅夏于
平凉俘其君赫連定
定非魏之所俘然亦不免為俘於魏者乃吐
谷渾襲而執之而因以獻之於魏也云尔
壬申謝靈運棄市于廣州廣州為南海郡
按靈運之詩有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
夫魯連之為人所謂希千金而不貽者也子
房之為人所謂從萬乘其如脫者也故能奮
其所當奮則人以為傑恥其所可恥則天下
以為高士而莫敢或間焉若靈運則亦既委
質而事人矣而徒以位遇之不除怨悱生焉
於是乎恣意山澤放情遊逸人以山賊目之
而曾不悟也乃復殺天子之使以是為奮所
當奮恥所宜恥則吾不知其說矣當是之時
才如范曄而死於叛亂子野謂其智其能乃
其巳身之具愚於靈運亦云
魏改元延和遼西內附癸酉宋謝惠連卒
卲子之為此書也何以卒惠連哉蓋為靈運
卒之也夫靈運之於惠連遊焉而必與之偕
賞焉而必與之並以至於一觴一詠莫不相
與為酬酢相與為唱和焉其所藏異其志豈其
不與之同謀哉然而惠連之於靈運同其生
不與同其死是其平日必親之而能遠矣卲
子録之其亦以示勸戒於後世也歟
凉沮渠蒙遜卒子牧犍継改元永和
凉州始於張軌終於牧犍凡一百二十九年
其間或離而為二或析而為三紛紛不一要
皆乘時之亂乍起乍仆而已雖九州之外尚
有奇才然而六經之表終無卓識使有明王
在上驅而納之仁義禮樂之中則庶幾其皆
為能臣乎
甲戌魏南開地至漢中
楊難當以漢中附魏宋復取之則是魏之地
猶未至於漢中也
乙亥魏改元大延丙子宋誅檀道濟
檀道濟立功前朝固也然自其佐嗣君以來
則亦何足可稱也哉使其救滑臺也而卒以
失之則其唱籌量沙也僅工於走而已矣作
史者以為威名甚盛吾不知其威何從施名

何從立是必養寇以自資見以為非我則無以禦之云耳觀其言曰乃壞汝萬里長城則其中有所挾亦可見矣中有所挾者上必至於要君下必至於凌人非保身之道也然義康以矯殺之亦詎於事理為宜哉

魏滅北燕虜馮泓于遼西（泓當作弘然弘非為之旅虜蔀已奔）高麗己卯魏滅北涼于姑臧獲沮渠牧犍以歸庚辰魏改元太平真君與宋稱南北朝癸未魏克仇池甲申丙戌魏毀象教

何謂象教其為教也示人以象而至意存焉門外之神極其勇猛非勇猛則無以斷嗔害也堂上之神極其慈愍非慈愍則無以濟窮苦也教以象言雖不止此而其大較則於此亦可見矣而世之奉其道者往往離其本教其真何以宏其教哉魏主之至長安也入佛寺見其有兵器焉從而閲之又有釀具及窟室婦女名為佛弟子而實不奉佛之道則雖有其象如無其象矣詔毀其教不亦宜乎惜乎象教雖毀而不能明先王之道以尊之也乃崇寇謙之歸重於淨輪天宮之法何以異於象教也

丁亥魏城長安庚寅魏南伐開池江淮夷宰相崔浩三族

古之為史者直書其事則有矣然不使人君見之也以為人君見之或有所遷避改易則不得直矣史之直貴於取信後世豈欲取重當世哉浩於此意曾不悟省乃欲刊石通衢以彰其能嗚呼小有才而不聞大道其直足以為殺身之具歟

辛卯魏改元正平伐宋至于瓜步（瓜步山在瓜洲之六合）

是年王玄謨當圍滑臺柳元景當據潼關使玄謨不以貪黷失民之心則先聲所至必有悅而歸之者矣然後取法劉項各據所得莫肯先退則宋之邊面不在瓜步而在滑臺東據滑臺西據潼關進寸而無退尺則佛狸之馬豈得飲江而還哉

壬辰魏國亂中常侍宗愛弒其君太武帝立南安王餘（餘當作余）改元承平又殺之群臣迎太武帝孫濬立之是謂文成皇帝改元興安夷宗愛三族元壽樂為太宰都督中外録尚書事癸巳宋

國亂太子劭弑其君文帝代立改元太初以子武陵王駿稱帝新亭克建康誅元凶改元孝建是謂孝武皇帝（新亭在江寧縣十里府近江 潛孝建改元事在甲午）

魏則臣弑其君宋則子弑其父是二君者南北相懸而受禍如一豈非當時之大變乎

經世之巳二千二百五十

甲午宋孝武皇帝二年魏文成皇帝三年改元興元（興元當作興光）乙未魏改元太安丁酉宋改元大明庚子魏改元和平甲辰宋孝武帝終太子業嗣位（子業當作子業）改元永光乙巳宋改元景和業立不明臣壽寂殺之（壽寂當作壽寂之）迎湘東王彧立之[illegible]（於長[illegible]為）改元太始（太始當作泰始）是謂明帝魏文成帝終太子弘嗣位是謂獻文皇帝丙子宋晉安王子勛以潯陽叛稱帝平之冊子昱為太子

昱乃李氏非劉氏矣劉氏之絕豈俟道成易命而後見之乎

魏師入寇魏改元天安盡取宋江北地大丞相乙渾謀逆伏誅丁未魏改元皇興己酉魏拔宋青州辛亥魏獻文授太子宏是謂孝文皇帝弘稱太上皇改元延興壬子宋改元太豫（太豫當作泰豫）明帝失道死太子昱立

明帝於同氣則殺之於異姓則育之君親之道胥失之矣以失道書不亦宜乎司馬公曰明帝猜疑諸弟誅戮殆盡而劉氏之業乃以李道兒之子承之是則宋祚已絕於明帝而前史未之發明悲夫

癸丑宋改元元徽甲寅宋桂陽王休範以江州叛兵犯建業右衛將軍蕭道成平之乙卯魏改元承明（[illegible]）丙辰宋建平王景素謀殺蕭道成不克道成為司空録尚書事魏太后馮氏弑太上皇

魏有太后胡氏者嘗殺其帝詡矣爾朱榮聞之抗兵而起取胡氏沉之於河斷之者曰胡氏魏之罪人沉之當矣夫其曰沉之而當者豈徒然哉夫人姜氏孫于邾則是親之已絕者也已絕則歸于齊可歸于曾不可然而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蓋譏之也非許之也知此則曾之臣子不可以君夫人目哀姜魏之臣子其獨可以皇太后目胡氏乎馮氏之於弘猶之胡氏之於詡也當是時果有抗兵而

起者焉則雖以河陰侯之不為過矣然其臣也其子也舉不知有春秋之義生而尊之則是奉賊以為君死而親之則是表賊以為母徒知以嫡祖母而下行保母之事者其恩為難報不知弒父與君者其罪有不可勝誅者焉惜也孝文之臣無以是說告其君者或曰魏孝文之為君與夫爾朱榮之為臣賢否有間矣而其所為乃或相戀如此何歟噫世固有全體之非不害其一事之是者亦固有全體之是不害其一事之非者馮氏之罪與胡氏等而孝文則不能以大義裁之此君子所以重為孝文惜也

丁巳宋國亂蕭道成弒其君昱廢為蒼梧王（蒼梧漢志屬交州）立明帝子準改元昇明道成假黃鉞稱齊國公專制改元大和（宋改元大和魏改元太和者魏孝文也）己未宋相國蕭道成稱王是年代宋命于建業改國曰齊元曰建元是謂太祖以子賾為皇太子降其君準為汝陰王弒之（汝陰漢志屬汝南）

胡氏曰安成王準素無黃屋之望蕭公立之為己梯耳然一日北面則君臣之分存焉況三年之久乎宋德已終天命在我猶將南面夫豈偶然王之汝陰盛其宮室備其供奉多其子女金帛而無利權民柄彼安能復為予毒也而必殺之又賞夫殺者又勦宋宗室其視魏世之待山陽公德又下衰矣其不仁不亦甚乎

壬戌齊高帝道成終太子賾嗣位是謂武帝以子懋為太子（懋上當有長字）攻魏淮南癸亥齊改元永明

經世之午二千二百五十一

甲子齊武帝二年魏孝文帝十三年壬申魏伐蠕蠕癸酉齊武帝終太子懋亦卒其孫昭業立甲戌齊改元隆昌五月西昌王蕭鸞行弒廢其君為鬱林王（鬱林漢志屬交州）立其弟昭文改元延興鸞假黃鉞稱宣城王都督中外專制十月宣城王蕭鸞廢昭文為海陵王（海陵漢志屬臨淮）殺之代立是謂明帝改元建武以子寶卷為太子魏大伐齊

鸞之弒逆夷狄之行也而齊國之人莫之能討遂使魏主得與問罪之師魏本夷狄今進

而為中國齊本中國今轉而為夷狄舉國之
人皆夷狄也則莫知鸞之為非矣莫知鸞之
為非則將以鸞為是是故崔變遠之答魏主
也委曲回互變亂是非使魏主不得而問焉
其曰霍光亦捨近親而立宣帝又曰主上正
可比宣帝耳又曰武王伐紂不立微子亦為
貪天下乎夫武王伐紂自是以至仁伐至不
仁雖立微子微子敢當之乎若宣帝則正是
武帝之嫡長曾孫昭帝既無所生之子則以
武帝之嫡長曾孫上繼昭帝之後親有近於
此者乎至如鸞則齊高帝之猶子其不得以
宣帝為比明矣魏主於立談之頃為其所眩
其辭可塞而其心終不釋也則使人臨江以
數齊主之罪使齊無長江之限則亦危矣然
後知弒逆之罪人皆得討魏之此舉雖不能
豬其宮殺其人猶足以垂訓後世非若異時
兵出而無名者之比也

乙亥齊大殺宗室是年魏自平城徙都洛陽用
中國禮樂

以篡得國則其所忌者多矣於是大殺同姓
則是庇焉而繼其弃斧其能自立否乎○當
其伐齊也其臣皆所不欲則是舉魏之國亦
莫知齊之為有罪矣獨其君斷而行之然後
君臣之義明冠屨之分定此為政之大本而
禮樂之所由生也於以變夷而為夏亦賢矣
哉

丙子魏改姓元氏

或問姓可改乎曰可人之生也自非得姓於
所錫則有沆而號焉者矣陳一也而有田焉
韓一也而有何焉杜一也而有范焉隨其所
寓無不可改然未有以義起之者也以義起
之改姓曰元其亦有得於萬物之一初乎比
之冒漢室而曰劉因汲桑而曰石安穿鑿而
曰赫連者此為優矣

戊寅齊改元永泰儲明帝鸞終太子寶卷嗣
位魏伐齊拔新野己卯齊改元永元以子誦為
太子魏孝文帝終太子恪嗣位是謂宣武皇帝
彭城王勰受顧命輔政庚辰齊崔慧景以廣陵
叛兵犯建業蕭懿平之寶卷殺懿蕭衍稱
兵襄陽蕭穎胄稱兵荊州

更始殺縯光武不敢持服寶卷殺懿梁武乃
敢起兵孰爲得乎君子謂不持服者非無兄
弟之恩其慮深也敢起兵者非有兄弟之義
直僥倖耳夫不當得而得者謂之倖倖不可
僥也而我則僥以爲心豈所以爲訓於天下
乎

魏改元景明彭城王勰按齊壽春辛巳齊蕭衍
立南康王寶融于江陵以兵圍臺城國人殺寶
卷而入寶融于建業是謂和帝改元中興衍[illegible]
相國司空假黄鉞録尚書事專制廢寶卷爲東
昏侯隸臨讖志
天不曰寶融殺寶卷而曰國人殺寶卷者明
寶卷之無道舉國之人皆欲殺之也然則宝
融之立正乎曰不正大位非可覬也凶器非
可玩也危事非可試也且其欲乘間而徼利者
蕭衍之心耳我則爲其所挾而莫之拒焉是
則亂之媒也姦之囮也苟能宅心事外爲曹
子臧則善之善者而固非寶融之所及也
蕭寶寅奔魏壬午齊蕭衍備九錫封梁王四月
衍殺寶融于建業是謂武帝改國号爲梁元昊監

以子統爲皇太子降其君寶融爲巴陵王殺之子始熟見是時謝[illegible]見遠不[illegible]良而卒上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
胡氏曰武朝取國皆祖述孟德而憲章仲達耳彼操
以文王自居而炎以受禪爲名則蕭衍竊比於湯武何
不可細衍所不足者東昏罪惡雖浮於桀紂而蕭
公於仁義皆未類其萬一耳在易之革曰湯武革命順乎
天而應乎人未聞應天必應者對感而爲言人事作於下
則天理應於上豈曰天感乎上而人應乎下歟爲是言者
不知天之爲天矣苟曰順乎天順乎天者循理也
甲申魏改元正始丁亥東西夷四十國脩貢

魏戊子魏改元永平殺大師元勰
魏有天下而不能容其叔父何哉親者嫌之
所自生也貴者娼之所由起也賢者諸之所
自来也勰以一人之身而三者萃焉非能超
然高謝不以重任累焉難乎其免也
己丑戎夷二十四國脩貢于魏辛卯東西夷二
十九國脩貢于魏壬辰魏改元延昌
經世之卷二千二百五十二
甲午梁武帝十三年魏宣武帝十五年乙未魏
宣武終太子詡嗣位是謂孝明皇帝太后胡氏

稱制劉騰元乂爲輔相丙申魏改元熈平戊戌
魏改元神龜庚子梁改元普通魏改元正光幽
魏太后胡氏于北宮
胡后稱制則何以見幽於北宮以其有過可
指則固無以御其下也
甲辰乙巳魏改元孝昌初劉騰元乂罪免爲庶
人迎太后胡氏于北宮遂改
是時騰已死矣特削騰之官除乂之名使如
庶人則自今年始耳已而籍騰之家賜乂以
死亦其宜也然則胡氏之行獨無可議
者乎其生帝者后也亂國者后也殺帝者
又后之所爲也自是而尒朱氏與元氏始
矣又自是而高氏宇文氏迭出而東之西
元氏殲焉嗚呼若后者其亦遺人之所謂
禍水者歟
山上谷彭城寇亂
中山上谷之寇則寇之反於魏者尒若彭城
之寇則寇之反於梁者也寇之反於梁者果
何人哉則豫章王綜是已衍以綜爲子綜以
為生孕禍育亂咸其自取夫何尤哉

丁未梁帝衍沒身于同泰寺改元大通
帝之身何以沒於同泰寺乎心有所溺則身
為之沒矣捨則不有之謂也沒則絕無之謂
也既無矣復何所有有佛　而已然佛則不
必崇土木也而奉之者每崇其土木佛則不
必耀金碧也而奉之者每耀其金碧佛則不
必窮水陸也而奉之者每窮其水陸凡此皆
屬於有何得謂無故知奉佛者每不得佛之
本意未必不自帝衍失之也
魏諸郡寇亂戊申魏改元武泰太后胡氏殺其帝
詡立無名子太都督尒朱榮自太原入殺無名
子及太后胡氏諸王貴臣于河陰（無名子史謂臨洮王之世子）
爵[illegible]立長樂王攸是謂莊帝改元建義
又改元永安榮都督中外諸軍事稱太原王還
晉陽專制
胡氏曰胡后魏之罪人榮之沉之當矣幼主
何罪而并殺之耶魏之諸臣亦信有罪矣然
非可盡責也榮能誅其姦慝而擢其賢才則
五伯之功立矣乃恃其威力肆行誅殺其不
仁亦甚哉雖然仕于昏亂之朝懷寵貪利者

亦可以火戒哉

己酉梁改元中大通衍復沒身于同泰寺群臣以錢一億贖衍還政

向者沒身同泰未嘗行贖此而行贖費錢一億則將謂之畀歟畀之於佛佛所不取也畀之於法法所不受也畀之於僧則僧之貪者假矣孰若畀之於民以代租稅猶為有得於備之意也

元顥自梁入洛稱帝改元建武徙攸于河北

元顥自梁入洛則深固有以奉之矣其奉顥入洛也豈不猶秦之送重耳使入於晉晉之送蒯聵使入於衛乎晉有河東衛有濮上所謂世業非秦晉之所能有也故以二人歸之則猶有說若洛陽則中國之洛陽非魏之所得據也非魏之所得據則亦非顥之所宜入曷不選將練兵自為弔伐之計移檄四方數其梟亂則中國之人必有聞風而歛衽者然誠若是則混六合一四海百年腥穢其自是可以一洒而清之矣而帝也方有所溺無志中原是則可為永慨者也○彼子攸非有從之者也特自走耳

爾朱榮自晉陽入逐元顥迎攸返政

顥之入洛也何以遽為梁之所逐哉入洛甫耳而遽叛梁且外慶之則其為人可知矣奉頭鼠竄不亦宜乎

庚戌魏帝攸殺尒朱榮于洛陽宮爾朱兆自晉陽入徙攸于河東殺之

爾朱榮一正本朝再扶宸極雖有罪不至於誅矣而魏主殺之不亦甚乎

尒朱世隆立廣長王曄于長子改元建明（廣作長）

[illegible]辛亥梁昭明太子統卒晉安王綱為太子（按泉州之南安縣杜佑曰吳置晉安縣於此及晉則又以為晉安郡焉）

昭明太子嘗葬其母丁貴嬪信道士之言謂不利長子以蠟鵝厭之為宮監鮑邈所告撿掘得實遂終身慙焉司馬公曰君子之於正道不可少頃離也不可跬步失也以昭明之孝武帝之慈一染嫌疑之迹身以憂死罪及後昆求吉得凶不可湔滌可不戒哉是以詭誕之士奇邪之術君子遠之

魏尒朱兆廢曄（廢曄者世隆兄弟之謀耳非兆也）立恵陵王子

恭于洛陽與陵當作廣陵恭上多一孫字是謂節愍改元普泰
還鎮晉陽冀州刺史高歡稱兵信都立章武王
子勃海太守朗于信都改元中興歡稱丞相壬
子魏高歡擊敗爾朱兆于韓陵州北姑陽相州
蘭山南韓西平并州南入洛廢恭殺之又廢朗于河
陽殺之立平陽王脩于洛陽改元太昌再改元
永熙還鎮鄴專制爾朱兆走秀容秀容屬死脩
立是謂武帝武上當有孝字

胡氏曰師必有名故古之師以聲罪必奉詞
名正而言順言順而事成自聖人作弧矢以
威天下之後何莫不由斯道也爾朱之所以入朝者問肅宗
崩故也高歡之所以戰勝者討天柱弒君也其舉事之名
正矣歡既聲榮反又討兆逆則當易其所行推公忠愿
事表見於世志出桓文之上以伊尹周公諸葛武侯自期則天
下孰與爭功而發德哉假仁爾朱賊態遽彰廢節愍而出
之乃兆之覆轍也夫爾朱榮以正國靖亂為言而惡敬宗之
親微訟勤政歡既以弒逆討兆而又憎節愍之神采光明
恐後難制則所以異於榮兆者其間豈能以寸
哉歡失二策皆由孫騰魏蘭根說之然言之
在人而聽之在我者也用是見歡無宗遠之
略而其後之一舍自矣

癸丑魏高歡平滅爾朱氏

榮之廢立高歡實殺之也兆之廢立則踵榮
而為之是亦出於歡之所教矣歡也於彼則
教之於此則討之歡豈真能效忠於魏者哉
亦有羽翮則假其卵翼於榮既有爪牙則肆
其搏噬於兆兆以恭易曄歡以朗易恭既已
易恭矣又將易朗焉其視君傳舍之不若吾
是以知其不必效忠於魏直欲得兆之處而
居之也

甲寅魏高歡入洛帝脩西走長安歡立清河王
善見是謂靜帝改元天平徙洛陽四萬戶于鄴
都之四十萬戶當作是謂東魏歡鎮太原都督中
外專制宇文泰廢脩于長安殺之立南陽王寶
炬是謂文帝改元大統是謂西魏泰都督中外
專制

胡氏曰孝武之失高歡辭自己作若圖其討
賊之勞嘉其匡正之績面思間關不在晉陽
明詔高歡罪歸斛斯椿元士弼王思政三人
重貶黜之以釋疑憾歡亦必翻然引咎表送

封孫則君臣如初兵革息矣於是脩德政選
用賢才而莊列佐愛養民力以固邦本使人
上下無過可議朝廷無事可指高歡雖有他志
亦奚由而作也歡雖握兵實無自取之意特
欲專制朝權耳觀其以四十啓而迎魏主情
亦可見而魏主凡四日不一答其意謂舍高歡之
逼而就宇文泰之安也不思祖考累世據有
中原建城郭宮室人有定志與乎夷狄穹廬
逐水草避害趨利者一去洛邑委宗廟社稷
而遠依藩鎮是謂出奔出奔者其位已絕也

所以高歡改立善見未爲失義而黑獺尋弒
孝武異於弒君人君喜怒從違可不慎乎

乙卯梁改元大同丙辰侯景爲東魏右僕射南
行臺

其爲南行臺何也將以侵梁故也然而陳慶
之能擊破走之則景之於用兵亦可知矣

丁巳西魏宇文泰大破東魏高歡軍于沙苑（沙苑在同州）

按東魏之兵一敗于潼關再敗于沙苑不錄
潼關而錄沙苑錄其甚者也又按沙苑之兵

自宇文深言之則以爲高歡恥失竇泰悒諫
而來可一戰而擒則歡之情深固得之矣然
歡欲以火焚蒿正可以破其消曲之兵斛律
羌舉又欲寡分精銳徑掩長安又可以覆其
巢而空其穴使二策並用則宇文氏自救不
暇安能敵人惜也非無奇策而自不及用乃
輕用鼓樂之言其取敗也不亦宜乎

戊午東魏改元元象（以獲巨象改）高歡大破西魏宇
文泰兵于洛陽

泰雖失利然而歡亦喪其名將矣高敖曹是
也前喪竇泰後喪敖曹則歡於是時雖得而
猶失也

己未東魏改元興和癸亥東魏改元武定高歡
大破西魏宇文泰軍于芒山遂拔洛陽（芒山當作邙山）
（按邙在洛城之北故曰北邙）

沙苑之戰以鼓樂失之邙山之戰以鼓樂得
之其功過足以相補矣抑樂之於是戰也可
擒泰而固釋之則是初非有立功贖過之心
其勝也固亦幸而致然也

胡氏曰高歡宇文泰未有以大相過也西魏

文物差脩為賢亦書曰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循曾衛之政而其力則醜夷也是以相勝相負而不能相併當可乘之會則智有所困而不敢前渭曲之戰高歡為客大敗衆散泰若從李穆之言歡必不免然不果用也邙山之戰宇文為客大敗退宿歡若從陳元康之言泰亦不免然不果用也自此之後二公不復對壘而東西之勢適平雖曰人事抑天數歟

經世之申二千二百五十三

丁巳梁武帝四十三年西魏文帝十一年東魏靜帝十一年丙寅梁武帝三失身于同泰改元中大同群臣及皇太子畢會于同泰是夜同泰大火

胡氏曰佛行有五要捨其一也捨云者以物為己累必棄而絶之故自父母妻子始棄所難棄絶所不可絶則其心空矣此捨之說也瞿曇身為嫡嗣次當主國亦既娶妻生子一旦盡棄絶之以就其所頋逃居深山苦形練志者六年然後有成此捨之行也梁武既樂其說則當師其行棄家棄國無所不棄雖非正理猶為得其真學佛者矣今為帝王享天位內蓄嬪妾外立官師富貴之崇子孫之繁宮室城池守衛之密猶以為未足又命將出兵爭奪于外凡有國之常無所不為惟恐失之安在其能舍乎不師其行而樂其說既不成佛徒然辱身蓋不特正人非之為佛道如達磨者亦且笑之也又曰浮屠之變蓋天火之所以示警也方且迷而不復歸於魔障窮極土木以肆狠心不亦異哉

丁卯梁改元太清東魏勃海王高歡卒于晉陽子澄繼事侯景以河南十三州叛慕容紹宗敗侯景于長社縣屬潁川漢志景南走壽春附于梁封為河南王

梁武在位已四十六年矣使其有志中原則以十年為內治之計以十年為外攘之事二十年之後可以無不得志矣而顧今年講經明年修寺因循荏苒虛度歲月可謂無謀之甚矣一旦侯景來歸乘機而進固亦未晚又自以為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之何及夫以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惜

漢之光武可以為此言耳是故閉玉門而謝
西域誠不欲以外夷而煩中國此其為慮至
深遠也若梁武則畫江自守亦將以是為金
甌乎以金甌視江左則將以元年視中原矣
其棄而不有宜也然則何為有牧守來降之
夢夫妻生於所想想其所不能得者妄也君
子不為也得其所未嘗有者幸也君子不取
也必也治中國撫四夷以此為分內之事則
景之去來曾何足以為輕重哉遽以河南王
封之則彼重而我輕矣將以悦之適以驕之
無惑乎他日之能為患也

戊辰侯景犯梁建業立蕭正德于南闕

侯景亂臣正德賊子氣類之合異族同謀哀
哉

己巳侯景破梁臺城殺衍立太子綱是謂文帝（文上當有簡字）景稱大丞相都督中外軍事專制

綱為太子而不能以其臺城之兵救父之死則
何以為太子矣故知人倫不明則天理將滅
豈有蜜得而食諸

湘東王繹開府江陵將王僧辯陳霸先率兵
攻侯景

繹為人臣子見君父之危而不能救也王僧
辯為其所使蓋有不得已者若陳霸先特自
始興而起素非出其幕下則何憚於繹而必
受其節制哉豈以繹為藩府之貴有不得不
從之者歟然當以大義責之謂玩兵為無益
謂養寇為非宜謂君父之仇為不可以不速
報謂臣子之責為不可以自盡使繹而我從
則我當為之謀主如其不能則義旗所指繹
自不免於咎必先去賊子而亂臣可得而制
矣勇足以有為而智不足以有察故君子惜
之

東魏盜殺高澄于晉陽弟洋自鄴還晉陽繼事

庚午梁改元大寶侯景稱相國漢王逼綱走西
州西魏殺梁之安陸（安陸屬江夏 漢志）取漢中地東魏
高洋入總百揆進爵為齊王五月洋代東魏命
是謂宣帝改國為齊元曰天保降其君善見為
中山王辛未侯景廢梁帝綱又殺之立豫章王
棟改元天正又廢之代立改國為漢元曰太始
西魏文帝寶炬卒子欽繼壬申湘東王繹平侯

景使將朱買臣殺棟稱帝江陵是謂元帝改元承聖

凡繹之所以忍其君父忍其宗社正爲今日使陳霸先而𠈁有見焉必不以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而輕受若人之節制也

以陳霸先爲征北大將軍〔[illegible]〕王僧辯爲揚州刺史武陵王紀稱帝成都年用天正

繹稱帝已非正矣紀稱帝復何爲哉故知梁武子孫皆不足道是必平日之教未始有及於義方故也

西魏稱元年癸酉梁平武陵王于蜀西魏宇文泰殺尚書元烈甲戌梁蕭詧引西魏兵陷江陵殺繹及諸王

魏之伐梁也曾未踰月繹乃裂帛爲書趣王僧辯曰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嗟夫侯景之難自戊辰訖壬申首尾五年其父豈不曰忍死待吾子與兄豈不曰忍死待吾弟待之如彼其久也可以至矣而猶不至則無望焉爾矣吾以是知繹之爲賊子所以勵亂臣者也今而亦及於難似若天所不容何遽不能少忍遽爲裂帛之書乎嗚呼不有此書無以彰昔日之慢是可戒也

大將軍陳霸先揚州刺史王僧辯立繹之子晉安王方智于潯陽是謂恭帝還都建業王僧辯爲大尉居內陳霸先爲司空鎮丹徒

或問霸先之立方智也得爲是乎曰霸先不以助其父爲非必將以立其子爲是然則君子之論許之否乎曰魏不能修播告之辭數承聖之罪置詧於梁而去之而徒使詧稱帝江陵則是江南非詧有也而臣民之望必有不能釋於方智者矣然後從而立之其亦猶曩者之助繹歟助繹未必爲是立方智未必爲非惟可與權者而後有以知之也

西魏宇文泰弒其君欽立齊王廓改元元年泰用蕭詧南征拔江陵繹徙其民于長安〔繹陷何書繼歟〕〔前書梁後書魏故也〕

宇文泰嘗得蘇綽而用之嘗與論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其所聞豈不博哉而不知弒逆之事非人臣之所得爲也則雖有所聞與無所聞其與高歡何以異哉

乙亥梁貞陽侯蕭明自齊入至東關（[illegible]）
（[illegible]）敗之太尉王僧辯拒之不勝遂迎蕭明入建業
立之降方智為太子改元天成司空陳霸先自
丹徒入殺王僧辯廢蕭明為司徒封建安公復
立方智改元紹泰霸先為尚書都督中外專制
（蕭明當作蕭淵明）
淵明之入也僧辯度不能勝則宜與霸先謀
之內外合勢則齊兵雖衆必且無如之何矣
豈可視勢彊弱以為向背而微伏節死義之
操乎其為霸先所殺則有由矣雖然僧辯死

淵明退方智可以復矣何俾於齊而遽以藩
臣之禮事之乎夫既以藩臣之禮事齊則是
與淵明無以異也使僧辯有知則亦不無辭
矣江左不競其莫甚於斯時乎
是年蕭詧稱帝江陵改元大定北附于宇文氏
是謂後南梁丙子梁改元太平陳霸先稱相國
敗齊軍于江上
既已稱藩于齊矣而又有江上之戰則是齊
人於我初不謂能順適其意也然則有國有
家者正當自治而已不能自治而曰彼撫我

乎以此望人不若求之於己吾是以知向者
之稱藩霸先之失也
西魏宇文泰卒子覺繼事是年覺代西魏命于
長安是謂閔帝改國為周是謂後周元稱元年
降其君廓為宋國公丁丑梁相國陳霸先進爵
為陳王十月陳霸先代梁命于建業是謂武帝
改國為陳元曰永定降其君方智為江陰王（江陰
唐志屬常州）
或問僧辯不死則梁可不亡陳可不興否乎
曰僧辯不死則陳固可以不興矣吾又安能

保梁之不亡乎梁既將亡則僧辯必且為所
欲為豈在霸先之後乎使霸先而能為之下
則可如其不能則陳之興也其何日之有所
惜者得之易而失之不難陳之與梁無以大
相過也
周亂宇文護弑其君覺立宇文毓是謂明帝稱
元年護為太宰專制戊寅梁蕭莊以郢州稱帝
求援于齊己卯陳武帝霸先終兄臨川王蒨立
（臨川下缺郡字 撫州）是謂文帝以子伯宗為太子
胡氏曰陳高祖之勇略方智江左一時無與

角者故能奮由遯資以取大位雖享國日淺其過舉蓋亦甚少所可恨者無宰相也自古大聖人為天下亦必求賢為輔相以助已宰相又廣求人才布之內外然後天下無廢事而治道可立豈有役其耳目運其心思以當萬機之衆獨與同功共事赳赳武夫立大人而能開物成務建不拔之基者若夫奉身儉約為政寬簡此獨為國之一節尔豈世衰道微無名世之士可為蹐用耶抑高祖不知古今不能求而致之也

周宇文毓稱天王改元武成齊宣帝洋卒子殷繼于晉陽以諸父演為太師湛為司馬元氏宗室無少長皆殺之投于漳水漳有清漳有濁漳二異源而合流于鄴

胡氏曰元氏固多賢君孝文治行尤美江左五朝皆莫及也其後為高洋所勦幾至於殲焉何也自拓跋珪已來殺人多也獨孝文寬仁好儒亦數大舉兵夫兵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得已不已天之所惡也天道生而已矣故玩兵恃武者難乎其有後也雖然彼已亡之國固有以取之而殺之者亦不仁之極矣

庚辰陳改元天嘉周亂宇文護弒其君毓立其弟邕是謂武帝

宇文護弒二君矣泰以孤遺託之而其所為乃尔猶為所任得人矣乎原泰之事魏也亦嘗弒二君矣我誠以此待人人亦以此報我吁可畏哉

齊改元乾明太師高演弒其君殷代立是謂昭帝改元皇建辛巳周改元保定齊帝演卒于晉陽大司馬湛立改元大寧是謂武成壬午齊改元河清遂都鄴後南梁蕭詧卒子巋繼改元天保甲申周齊戰于洛陽乙酉齊高湛傳子緯改元天統

齊以洛陽戰勝遂傳位其子則無德而有功者果非國家之福歟齊自是而寖衰周自是而寖盛盛衰本無常勢顧人主敬肆何如耳

丙戌陳改元天康文帝蒨終太子伯宗嗣位廢兄頊録尚書都督中外軍事專制頊於蒨高祖從子弟於伯宗為從父不得謂之廢兄周改元天和丁亥陳改元光大戊子陳亂安成王頊弒其君伯宗代立是謂

宣帝己丑陳改元大建以子叔寶為太子庚寅
齊改元武平壬辰陳將吳明徹伐齊有功周襲
封李淵為唐國公誅太宰晉公護改元建德
使宇文護而不死則泰之基緒將遂為其所
有矣是故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此泰之所
制也而護則因以據之軍政在手可以無所
不為矣歡所以創齊泰所以啓周皆是物也
護也豈無非分之覬乎蓋嘗行弒者再矣其
未至於簒者非有他也以其每戰不捷則固
無以為之資耳然則裕戰而捷者非晉之福
護戰而不捷者固所以為周之幸也
癸巳陳伐齊有功
自侯景倡亂至是二十有六年矣當其不競
稱藩于齊者有之何敢引弓北向以一矢遺
鮮卑之民乎今乃論將而明徹可選副而裴
忌可由是而朝議決由是而軍律行由是而
取廣陵等郡可以雪稱藩之恥矣所惜者伐
齊則利伐周則否將由人之勇怯異地之險
易殊故若此歟不然則畢而諉之於天何可
測也

經世之酉二千二百五十四
甲午陳宣帝頊七年周武帝邕十五年齊武帝
緯十年後南梁蕭巋十二年乙未周大伐齊圍
其晉州及洛陽（此乙未所攻及洛陽而已 其日圍晉州則拔平陽也）丙申周
拔齊平陽及晉陽齊拒周不利晉州陷于周緯
走并州周（周師）并州緯走鄴改元隆化兄德王延宗稱帝并
州（緯德王當日）改元昌德（昌德當日）并州又陷于周
丁酉周軍圍齊之鄴緯傳子恒位改元承光緯
走青州
胡氏曰高緯小人之心儇猾之見也周師初
侵四境未動以五世彊國苟能如秦穆公齊
威王漢武帝洗心自悔下哀痛之詔誅嬖倖
之臣盡改前愆用賢修政與百姓更始自我
敗之自我存之亦可以謝過宗廟面改天意
矣高緯不然安平無事則狎昵群小恣為淫
樂邊境告急則携嬖幸脫身逃遁而危邦墜
業付諸孩孺欲叨傳禪之美而掩亂亡之罪
操心如此天所不容也其能免乎假手于周
理則宜矣
恒又禅丞相任城王湝稱守國天王（當作守國天王乃合）

之所以稱臣者也鄭又陷于周國遂亡緯亦就擒于青州戊戌周改元宣政

所謂宣政其即崩年而改元者歟其曰死晚矣則其欲速之志可知邵子探其志而書之其垂戒遠矣

帝邕卒于伐齊周主邕非卒於伐齊正以伐突厥而還卒於雲陽宮耳子贇繼是謂宣帝○以楊堅為上柱國大司馬都督揚州周以堅為上柱國大司馬則有之其都督揚州則庚子之事誤而書之於此者改元天成己亥陳將吳明徹伐周不利于呂梁呂梁山在徐州淮南之地盡沒于周

夫陳之不利於周非必其人之不如於伐齊其地之不如於伐齊也正以伐齊而利則足以致今日之不利也已矣夫今日之將非有改於昔日之將也然而有利不利者無他以其有驕與未驕之不同也當其伐齊也未有可驕之事則其心虛其慮一足以制齊而有餘矣至於伐周則其志不無所負何則以其伐齊而勝也夫既自以為吾能勝齊則雖曰吾無所負然其胸中若有物焉橫於其所則其心不虛其慮不一夫若然者非不欲人之制於我而我則不免受制於人凡以驕之一字實為之祟也吾何以知明徹之為驕耶當其未迫於彭城也蔡景歷固有師老將驕不宜過窮遠略之諫矣然而陳主不聽也及其既迫於彭城也果從蕭摩訶之請縱不能勝亦必不敗就令不免於敗亦必不至於為敵所擒然而見事之不明也聽言之不審也其驕也不期而奮其暑也自許以遂是則驕為之蔽也於其酬應之間不能使人無失色而退焉是則吐而為氣發而為聲無適而非驕矣以是取困則景歷之言於是而驗其亦足以垂戒於後世也夫

周帝贇傳子衍位衍後名闡是謂靜帝贇自稱天元大帝改元大象夷子周大帝贇終大司馬楊堅自揚州入是時鄭譯除揚州總管而將行以避禍際其會耳將既出而遂矯詔入總朝政假黃鉞都督中外軍事專制也

自帝邕之卒至是纔三年耳楊堅雖以后父之故為上柱國其植根未必固也果何以為篡弑之資乎史謂其革宣帝苛酷之政更為寬大嗟夫堅之政本不足以得寬大之名矣今

而以寬大名之則是較之苛酷猶為寬大云耳孟子曰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夫當宣帝苛酷之後民有不堪者矣必加裁抑遂得寬大之名夫寬大人君之體也今使人臣得以竊之則是宣帝之所為正足以為簒弑者之資耳而非簒弑者自有其資足以為已之不利也後之有天下者其尚以寬大撫之毋使簒弑者竊以為已之資也哉

堅召宗室在藩者六王至長安皆殺之天下兵起以六王當作五王趙陳越代滕是也其謂之注王無逌以滕王逌實與五王之誅衍為堅所殺之

天下兵起將以奚為討堅之外無他辭矣堅有簒弑之漸雖其妻亦以騎虎比之則天下之人容有不知者乎韋孝寬周之將也夫豈不知是非之所在而顧為堅所使則是計利害而定從違雖孝寬不免也何以責天下之常人矣嗟夫甚矣守王壁易守今日難使其以王壁之節施之於今日則周之天下豈遽為隋之所有乎

尉遲迥舉兵相州宇文冑稱兵滎州隋唐之際有所謂滎州則河南郡之滎陽縣是州則上黨郡之高都縣是也所謂石遜稱兵建州席毗稱兵沛郡席叉羅稱兵兗州叉羅毗之弟也王謙稱兵益州堅悉平之進爵為隋王用天子服器鄭州蕭雖以八州入于陳鄭州蕭雖當作鄖州總管司馬消難辛丑周改元大定是年隋王楊堅代後周命于長安是謂文帝改國曰隋元曰開皇以高熲虞慶則李德林康世康暉元巖長孫毗楊尚希楊惠十人為之輔康世康暉恐是韋世康元暉若長孫毗則又恐是長孫晟及梁毗

高熲而下楊惠而上吾不敢謂非從之者也

若李德林則庶乎有聞矣而亦具臣之不若然則所謂大臣具臣從而得之歟夫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非歟必於見用者也李德林蓋嘗事齊矣齊亡而不能救也則又改而事周周武帝曰我當日聞名正謂其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此言也似褒而實貶德林蓋不知也世豈有天上人可得而驅使者哉可得而驅使正是地上人耳以吾夫子之言準之天上人其大臣之謂乎得而驅使則具臣之不若矣何謂具臣之不若

從之者也從周武帝固已非矣從隋文帝不
亦甚乎是則仲由冉求之所不為夫子之罪
人也隋文帝容或可以七寶莊嚴其身孰若
從吾夫子之教以忠孝兩字莊嚴其身乎
冉妃獨孤氏為皇后子勇為太子廣為晉王
自頷而下以至於患似若九人而已而以十
人言之何哉有婦人焉或者以獨孤氏比邑
姜歟邑姜治内有以嗣續先妣之化能使公
族公姓久而不衰則秋毫皆邑姜之力也獨孤
氏之治内也可謂牝晨而已矣以廣亂嫡而

舉天之下皆蒙其毒焉豈能必其本支之不
滅也哉本支可以百世而直一再傳而失之
考論其故治内者不得以辭其責矣可勝嘆
哉

降其君闡為介國公殺之壬寅陳宣帝頊終子
叔寶繼是謂後主隋起新宮于龍首岡

龍首岡在長安故城之東南故城以兵革之
後不免凋殘而龍首之岡特稱秀麗故於是
創新宮以居之

癸卯陳改元至德隋徙居新宮甲辰後南梁蕭
巋朝隋乙巳後南梁蕭巋卒子琮繼丙午隋成
國公梁士彥杞國公宇文忻舒國公劉昉謀興
復不克伏誅（忻當作欣）

是三人者既已從之矣而又逼之豈直有興
復故國之望哉直以寵不滿懷故為是無賴
之計耳臂未及奮而首已先殞以此與復亦
難矣哉

梁蕭琮改元廣運丁未陳改元貞明（貞當作禎）梁蕭
琮納國于隋太傅安平王蕭巖荊州刺史蕭瓛
降于陳戊申隋命晉王廣秦王浚（浚當作俊）清河公

楊素督總管九十兵五十一萬為八路大伐陳
以壽春為行臺府

兵五十一萬之外猶有八千不言者舉成數
也八路者廣出六合俊出襄陽素出永安此
自三路三路之外則劉仁恩出江陵王世積
出蘄春韓擒虎出廬州賀若弼出廣陵燕榮
出東海此則八路之謂也其壽春之行臺當
作行省

己酉隋師滅陳以陳後主叔寶歸于長安
晉琅琊王睿以愍帝五年建國江東至是二

百八十有二年矣而隋以八路伐之薛道衡知其必克者謂郭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是也夫郭璞之言亦舉其大數云爾設使陳後主持之有道則安知其不可如周之過其歷乎持之六年而揚廣行弒又六年而天下亂矣猶未盈夫三百之數也必若盈其年數之三百則其距唐之受禪纔二年之隔耳是後此二十年之間皆可以有爲之日也當可以有爲之會而陳則無以需之也是豈造物者遽欲覆陳而亡之哉陳自亡耳不可諉之於數也

庚戌蘇越饒泉婺樂安蔣山永嘉餘杭交阯亦服楊素悉平之樂安屬台州蔣山即蔣州說者謂隋之平陳也夷其建業之都邑仍更以石頭城置蔣州爲州以山名故謂之蔣

蘇越饒泉等郡何以未盡服乎以隋作五教令民誦之是以反耳夫五教之說具於五經使民誦之是矣何以別作五教又將令民誦之耶且隋之五教有所本乎無所本乎無所本則其言爲虛有所本則其行爲實苟以實行求之則以篡得國其君臣之道缺如也以嫡專房其夫婦之道何如哉異時以矯奪嫡則其父子兄弟之間慙德多矣如是而爲五教之宗得乎吾秪見其爲虛不見其爲實亦末矣及其不從也則又以五兵勝之嗚呼此豈立教之初意哉

甲寅東巡封泰山東巡狩祀泰山而未嘗增封其事在乙卯戊午伐高麗無功

伐江南五十萬已爲過矣伐高麗焉用三十萬乎異時以高麗之役斲喪天下其兆已見於此矣

庚申廢太子勇冊晉王廣爲皇太子辛酉改元仁壽命十六使巡行天下

十六使之遣蓋曰巡省風俗夫天下之風俗係於京師京師之風俗係於人主使人主而無過行失德則京師化之天下被焉隋文帝何不求之一身累脩矣乎嫡廢之爭何爲而遽至此也使天下而有爽齊則必爲其所笑矣在我者猶不免爲人所笑則在人者其將何以正之乎故知十六使之巡天下不若存此念以省其身也

壬戌命七大臣定禮（七人楊素蘇威牛弘薛道衡許善心虞世基崔子發是也）

大臣之所定者禮之文也一人之所踐者禮之本也一家之所習者禮之則也今以其本言之儀約之外無關焉以其則言之篡弒之漸有微矣而猶寥寥然曰定禮定禮云者彼七大臣其或來之思乎

經世之戌二千二百五十五

甲子隋文帝二十四年皇太子廣行弒于仁壽宮代立是謂煬帝

胡氏曰隋文帝疑所不當疑而加以謀逆之名信所不當信而被其弒殺之禍亦可為聽牝雞之晨忽主器之重者之永監矣柳述元嚴親逢事會則當白帝併召廢素質問陳夫人正其罪而廢廣出諸外孰議故太子可立則否之否則別命子弟之賢者素若不從請降詔旨以軍法從事登時而社稷定矣乃出問為詔受制於賊俄頃之間轉福為禍述岩死有餘責矣

是年幸洛陽建東都于郟鄏（京相璠曰郟山名鄏邑名）以洛州為豫州乙丑改元大業冊妃蕭氏為皇后子晉王昭為皇太子以宇文述為左衛大將軍郭衍為左武衛大將軍于仲文為右武衛大將軍尚書令楊素為太子太師安德王雄為太子太傅河間王弘為太子太保導河由汴渚達于淮謂之通濟渠幸東都丙寅幸江都還次東都太子昭卒封孫倜為越王侑為代王浩為秦王綱（之中有倓為燕王在倜之上若浩則本秦王俊之子非太子昭之子也）丁卯還長安北巡榆林作宮于晉陽光祿賀若弼禮部宇文弼太常卿高熲伏誅西北大築亭障戊辰北巡五原作宮于汾陽導河內清水達于海謂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清水出河內之修武縣沁水出上黨之沾縣）己巳西幸河右征吐谷渾至覆袁（魏山名）庚午南幸江都辛未北幸涿郡壬申以兵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為二十四軍分左右道大伐遼東不利全陷九軍癸酉以代王侑留守長安越王侗留守東都秦王浩從駕征遼東復大集兵于涿郡天下群盜起楊玄感以本兵叛于黎陽（黎陽漢志屬魏郡）甲戌高麗請降乃班師扶風盜稱帝延安寇稱王（延安唐志屬延州）離石賊稱天子乙

亥北巡至于鴈門為突厥所圍丙子南幸江都群盜李密稱兵河南竇建德稱兵河北林士弘稱兵江南徐圓朗稱兵東山劉武周稱兵代北薛舉稱兵隴右丁丑煬帝在江都唐公李淵自晉陽入立代王侑于長安以江都帝為太上皇改元義寧稱唐王專制

胡氏曰武王伐商數紂之罪則多矣煬皆有之而弒父殺兄則紂之所未有其當討無疑矣李淵聲其大逆不道之罪而舉兵討之則雖德非成湯亦無愧於自亳之載世民不必用宮人私侍以劫父也不必詐為敕書發民以鼓慫也不必稱臣突厥也不必尊江都而立代王也不必推奬李密以驕其志也堅守晉陽收召豪傑厚集其衆分擊二京義聲既振群盜自下乃遣良將總銳師南指揚上則不逾旬時罪人斯得天下歸唐其孰能禦之惜乎世民有安天下之志才足以撥亂而無湯武反身之學劉文靜智謀之士耳裴寂又出其下故雖秉時興事不旋踵成功而用智術違義理者多矣

群盜竇建德稱王河北李密進據鞏洛稱公國曰魏元曰永平薛舉稱帝隴右國曰秦元曰秦興梁師都稱兵夏州李軌稱兵涼州蕭銑稱兵
陵李子通稱兵海陵朱粲稱兵冠軍
沈法興稱兵毗陵
杜伏威稱兵歷陽戊寅五月唐李淵代隋命于長安是謂神堯皇帝改國曰唐元曰武德

唐之將代隋也亦自以為未聞夏商之末必效唐虞之禪是其所見固已有及乎此矣然而魏晉之迹終莫能一洗而去之也胡氏曰天道誠聖人亦誠人非生知安行必勉於思誠思而不息亦能學知而利行矣湯武之德不及堯舜而列於聖人者以此其選也故其於桀紂也尚為君則臣之天命絕之則伐之固不虛為臣之之名而實為伐之之事也唐王惟不正名楊廣為弒父與君之賊而舉師是故節目繁多詭正並用與王之術駁而不懿也夫殊禮固不可自加也前日都督丞相唐王之命果出恭帝耶能言湯武之誠而

不恪在己之多僞由不學之過也

以裴寂劉文靜為輔相

胡氏曰裴劉皆非宰相才一時起事同謀次第至此耳然自二人長短論之文靜智計出寂右建義之始文靜先言而高祖待寂特厚者寂之為人宜於高祖而文靜之為人合於太宗故夫高祖不敢忌寂奇士而眷眷於私暱狎比之徒久而不忘故唐室初政無足觀者人主之職亦論相而已矣

世子建成為皇太子次子世民為秦王降其君為酅國公（按酅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孟康曰紀季以酅入于齊今酅亭是也）

隋人薨煬帝于江都立秦王浩為主化及稱王專制轉至魏州化及殺浩代立稱帝國曰許元曰天壽

揚廣之罪人得而殺之者化及殺之則何以謂之弒君化及固煬帝之臣也成其為弒非曰予煬之為君而不予化及之為臣

王世充立越王侗于東都改元皇始世充稱王專制

觀化及世充之所為莫不致煬帝之一孫而立之則可以見唐之所為無以甚異於當時之人矣當時之人有徐洪客者胡氏以為高士矣然其獻書李密則曰執取獨夫號令天下亦未知其執獨夫而殺之歟執獨夫而挾之歟如其執獨夫而殺之歟則未聞殺獨夫而不與天下棄之者也號令其可後乎如其執獨夫而挾之歟則未聞挾獨夫而可使天下畏之者也號令亦何益哉以義言之莫若務擬天下名其為賊然後討之則不患其無以執之也

群盜竇建德進有河北都樂壽（樂壽縣屬瀛州於唐為）隴右薛舉卒子仁杲立劉武周進有河東稱帝國曰漢元曰天興梁師都進有朔方稱帝國曰梁元曰永隆李軌進有河右稱帝國曰涼元安樂蕭銑進有江南及嶺表稱帝國曰梁元曰鳳鳴李子通進有江都稱帝國曰吳元曰明政朱粲進有山南稱帝國曰楚元曰昌達沈法興進有江東稱王國曰梁元曰延康林士弘稱帝虔州（虔州在漢志為虔縣屬豫章）國曰楚元曰太平杜伏威進有淮南受唐封楚王秦王平隴右獲薛仁杲已卯

唐秦王平河右獲李軌擒軌者安興貴非秦王也李密要王世充相攻不利歸唐後叛死于桃林按陝之[illegible]之弘農[illegible]將徐世勣以河南十郡降竇建德滅宇文化及于聊城自樂壽徙居洛南有黎陽之地稱國曰夏元曰五鳳蕭銑滅林士弘于虔州杜伏威南保江都李子通西保江陵王世充殺越王侗于東都稱帝國曰鄭元曰開明朱粲降于唐復殺唐使者奔王世充庚辰唐秦王平河東劉武周走突厥李子通滅沈法興于江東徙居餘杭上部尚書獨孤懷恩以謀逆伏誅辛巳唐秦王平河南河北獲王世充及竇建德以歸杜伏威滅李子通于餘杭竇建德將劉黑闥復稱兵河北壬午唐李靖滅蕭銑于金陵江南及嶺表平癸未唐秦王平河北獲劉黑闥又平徐圓朗于曹州圓朗之平黑闥之平[illegible]秦太

太子之擊黑闥也中允王珪洗馬魏徵實說之使行范氏曰王魏輔導東宮當勸建成以孝友則儲位定矣秦王有定天下之功高祖苟欲立之能為太伯不亦善乎乃使建成擊賊以立威結豪傑以自助是導之以爭也禍亂何從而息乎以王魏之賢猶如此況庸人乎胡氏曰人之大倫有常有變若王珪能勸建成如東海王彊力請而去則父子君臣之間變而不失其正矣

江淮杜伏威來朝其將輔公祏稱王冊徒國曰宋甲申唐李靖平輔公祏于江淮乙酉唐加秦王中書令丙戌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作難殺秦王不克秦王以長孫無忌尉遲敬德侯君集張公謹王居廓偃居當君房玄齡杜如晦長孫順德柴紹羅藝劉師玄李世勣劉弘基王孝恭平之于玄武門帝乃授秦王世民位退居太安宮稱太上皇

司馬公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勢偪必不相容嚮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泰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何自而生哉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已猶為愈也既而為群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門推刃同氣貽譏

千古惜哉夫創業垂統之君子孫之所儀刑也彼中明肅代之傳緒得非有所指擬以為口實乎范氏曰建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有功藩王也太子君之貳父之統也而殺之是無君父也立子以長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世也故周公不有天下弟雖齊聖不先於兄久矣或以太宗殺建成元吉比周公誅管蔡者亦非也昔象日以殺舜為事而舜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而周公誅之其迹不同其道一也蓋象得罪於舜而已故封之管蔡將

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所當誅也後世王者不幸而有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殺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于道也夫建成元吉非得罪於天下者也則殺之者己之私耳豈周公之心乎或曰使建成為天子輔以元吉則唐必亡矣曰古之賢人守死而不為不義者義重於死故也必若悖天理滅人倫而有天下不若亡之為愈也故為唐史者書曰秦

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為皇太子然則太宗之罪著矣

高士廉為侍中房玄齡為中書令蕭瑀為尚書左僕射（右當作左真右封德彝實為之）[illegible]丁亥改元貞觀尚書封倫卒

封德彝隋之佞臣也而蕭瑀薦之已而議事上前與瑀相反則又不能無隙房杜蓋賢者也宜其親瑀而疎德彝可也乃更親德彝而疎瑀使其不死則貞觀初政安知其不為所累乎以見佞諛之人雖賢者猶或昵之況其

他乎夫子之告顏淵必以遠佞人終之良有以矣

蕭瑀為左僕射（瑀既左僕射矣今又為左僕射何居以嘗中廢故也）長孫無忌為右僕射

無忌何人哉胡氏蓋以為常才耳夫所謂常才則有之無補無之亦非有闕者也而徒以外戚居右相之位則賢者何自而進哉觀此則太宗之用人猶未免為己私之所蔽者也

戊子平梁師都于朔方己丑相裴寂以罪免房玄齡為尚書左僕射杜如晦為尚書右僕射李靖

為兵部尚書魏徵守秘書監關議朝政

魏徵之事太宗其有功不在房杜之下然自其初而論之則嘗勸太子建成除秦王者也范氏曰聞之程子齊桓公殺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相桓公以霸而孔子取之何哉桓公子糾皆以公子出奔子糾未嘗為世子也桓公先入而得齊非取諸子糾也桓公既入而殺子糾惡則惡矣然桓公者齊也春秋書公伐齊納糾不稱子不當立者也齊小白入于齊以小白繫之齊當立者也是以管仲不

得讎公而得以之為君建成爲太子且兄也秦王為藩王又弟也王魏受命為東宮之臣則建成其君也豈有人殺其君而可北面為之臣乎以弟殺兄以藩王殺太子而奪其位太宗非可事之君矣食君之祿而不死其難朝以為讎暮以為君於其不可事而事之皆有罪焉臣之事君如婦之從夫也其義不可以不明苟不明於義而委質於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

庚寅李靖平突厥頡利可汗

按靖之於突厥也以唐儉在焉因而襲之所以勝也其意蓋以唐儉為酈食其雖使為所烹焉有不暇惜矣然而唐儉不死則因儉之幸也非始謀之所及

戴冑蕭瑀參預朝政温彥博為中書令辛卯春大蒐于昆明（昆明池在鎬陂之南）冬幸温湯（温湯即温泉在驪山下）壬辰祀南郊癸巳魏徵為侍中頒新定五經于天下

經世之亥二千二百五十六

甲午唐廣孝皇帝九年乙未李靖平吐谷渾獲其王放還其本國

既獲而放者其王之子順云耳若其王伏允則自為其下所殺非見獲也

太上皇崩于大安宮葬高祖于獻陵

按獻陵之制詔以漢長陵為準虞世南奏曰漢天子即位即營山陵遠者五十餘年今以數月之間為數十年之功於人力有所不逮詔有司議之房玄齡等以為漢長陵高九丈原陵高六丈請以原陵從之夫殺九丈而為六丈世南則有以開之矣然其言曰漢天子

即位即營山陵此不足以知高帝高帝宮室
至即位之七年而後備其十年擊陳豨十一
年擊黥布十二年而崩矣計其在位曾無一
日之閒而暇營山陵乎其曰遠者五十餘年
此殆以武帝言之耳以武帝之事為高帝之
實則似實而本虛徒欲其論之勝而不得其
事之的是亦欺朝廷耳當時既受其欺而不
知後世復蒙其眩而不察予竊以為非其實
也

丙申魏徵遷特進溫彥博遷右僕射丁酉幸洛
陽宮

按是年幸洛陽宮然而務洛水則以秋入洛
陽宮武才人則以冬入洛陽宮以陰召陰蓋
自是年而兆矣豈俟他日水入寢殿而後知
其為妻道之盛乎

戊戌高士廉為右僕射己亥幸九成宮荒服十
國來脩貢庚子侯君集平高昌獲其王以歸

按高昌於漢為西域之地杜佑曰漢戊己校
尉與師西討羸憊者留居其地地形高敞故
名高昌壘本中國人而所居車師前王之庭
也至涼張駿置高昌郡郡有八城東西八百
里南北五百里云

弘化公主嬪于吐谷渾至日圓丘祀昊天上帝

但曰祀圓丘則雖不曰祀昊天上帝可以知
其為必祀昊天上帝矣然其所祀猶欲表其
為祀昊天上帝何哉蓋自鄭玄之徒惑於緯
書之說遂以青帝為威靈仰赤帝為熛怒黃
帝為含樞紐白帝為白招拒黑帝為汁光紀為
六天之說既行則其所祀者不止於一帝矣
今而曰祀昊天上帝是謂至日則然凡非至
日則雜然而祭者必紛紛乎六天之說無定
論也此君子之所為感嘆然其誤非一日矣
不有君子其孰能悉舉而正之

辛丑幸洛陽文成公主嬪于吐蕃壬寅幸岐陽（杜佑曰岐陽於漢為杜陽）癸卯圖二十四勳臣于凌烟閣

凌烟之圖畫其亦倣諸麟閣雲臺之故事而
為之歟然麟閣之功臣則自霍光而始雲臺
之功臣則自鄧禹而始凌烟之功臣則自夫
長孫無忌而始夫長孫無忌以其在高祖之
朝則不若劉文靜諸人以其在太宗之朝則

不若房玄齡諸人徒以𣗳房之故而太宗私焉遂以冠于二十四人之首使馬伏波而有知能不爲之失笑矣乎非特此也侯君集爲臣也而不終則雖同列之人亦將有非之者矣自前言之則如彼自後言之則如此而談者不察往往夸焉是亦眩於其名而不考其實之過也

内難作皇子齊王祐以齊叛

權萬紀小人也而使爲齊王之長史則亦太宗之過矣何以言之蓋惟温柔敦厚可以消

人之躁心豈樂易可以消人之暴心彼其刻核太至者徒足以激人不消之心而已耳祐之不肖近𢘿邪好畋獵不謂無之以子叛父則必初末之敢萬紀以小人之資秉君子之器其諸郅都江充之流歟彼其於太子也固已過之甚此甚於諸王也豈其威之難控搤之嚴而拘持之急則夫素驕而不能以自降者無他術焉惟有自投其軀於不肖之域而已矣昔絳灌諸人之於竇氏兄弟猶曰必爲之擇交矧曰諸王可以匪人而與之居乎故

曰祐之不肖是亦太宗之過也此之謂歟

廢太子承乾爲庶人徙之黔州 [illegible]

按壬寅年夏六月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爲限制於是太子取徵無度左庶子張玄素諫焉然而不聽也豈不以恩語爲足恃故歟由是而後無度之財由是而作非法之事由是而卒爲不肖之歸則亦太宗爲有以啓之而已矣或曰太宗之詔本於周禮亦奚不可之有哉曰讀聖經者非有以融會貫通而徒誕其一說以爲據焉未有不爲經之所誤者經

非能誤人也而讀之不熟者恒足以誤人王安石儒者也自首窮經非無其素也猶不免爲其所誤況太宗乎彼其相與討論者既不足以發明經義則所謂王及后世子不會者誠若非有司之所宜限制者矣不知天官冢宰得量入以爲出則其所謂九式云者固亦然而有限雖王之所用猶不得而過焉其在后與太子從可知矣嗟夫講之不明誦之不熟猥以爲是而未嘗不出於非者固亦多矣豈獨太宗爲然然其所失則不無可念故不

得不為太宗惜之
幽魏王泰于北莊從之均（均理 武當）
魏王泰好學者也然其司馬有蘇勗者說之
招士著書則其所好亦不過淮南王安之所
為而已矣淮南王安非不好學也然要其所
歸其將何如能不得罪於天下國家否乎名
為好學而實則不適於父子君臣之大義則
其為害反不如不學之為愈矣羨慕眩於好學
之名而不究其實其病固至此夫
以晉王治為太子
唐太宗英武之君也至其子弟紛紜則自投
于床且欲抽力自刺此何為者哉曾不念引
兵擅入玄武門則其於高祖寧不但傷其懷
抱乎以今擬昔可以知其情矣至如治立之
自我否亦自我何必洛男許汝乎凡此皆不類英武
者之所為予以是知理有不明則未有不為
欲之所蔽者也
誅侯君集
唐史言上嘗使李靖教君集兵法君集訴之
曰靖將反矣上曰何以知之曰靖獨教臣以
其粗而匿其精以是知之上以問靖靖曰此乃
君集欲反耳今諸夏已定臣之所教足以制
四夷而君集固求盡臣之術非反而何說者
謂衛公失言使太宗疑其有所不盡則安知
其不以靖為反乎愚按靖之於太宗也其自
軒轅以來以至於唐歷歷數之如指諸掌則
其於行兵之法論之詳矣未嘗不盡也其於
君集則必誠有所不盡夫其誠有所不盡也
而謬以為盡則是懷詐罔上而有所不可矣
帝以是問之而靖以是對為君臣之間兩無
猜阻則靖之所以事君者異乎君集之所以
事君者矣而說者疑焉愚是以不容不辨
至日祀南郊
南郊之與圓丘有分別歟其亦本是一物初
無分別者歟志禮者有日至之日祀昊天
上帝於圓丘臘則蜡百神于南郊審如是則
析而為二矣果何所本而云然歟亦曰本諸
康成而已矣然則康成之學是非邃於禮者
歟噫不經之考而徒締之稽則是康成之學
自為膚末而已耳而其邃者初不以康成之

故而遷 有所損益也後之來者惟其是之
從焉則圜丘之位必居乎國之南郊合而言
之本一物耳而強剖析之吾祇見其為鑿也

甲辰岑文本馬周為中書令幸洛陽及親征遼
東

隋煬帝以高麗不服而征之其弊天下以此
其亡天下以此為太宗者可以鑒之矣前車
既覆而後車不以為戒無他是必自恃其車
輕馬肥而所以御之者又極其善也則凡其
可憚者舉無所畏矣非惟無所畏於可憚之
事亦且無所受於可聽之言當其在安市城
也高麗之人傾國而救之彼對盧之言延壽
固不聽矣此道宗之言太宗亦不受也使對
盧之言得行則唐必敗使道宗之言得行則
高麗亦必敗然而兩有所不受則太宗之於
聽言與延壽等又安能不為小醜之所屈乎

乙巳平高麗 以是年敗高麗則稱之平之

范氏曰太宗少時奮於布衣志氣英果百戰
百勝以取天下治安既久不能深居高拱猶
思所以逞志扼腕踴躍喜於用兵如馮婦搏
虎不能自止非有禮義以養其志中和以
養其氣也至於一戰而克自以為功矜其
智能夸示天下其器小矣抑對盧之謀正
太宗之所謂上策者使延壽從之則唐師
豈不殆哉

丙午李勣破薛延陀荒服十一國脩貢丁未起
翠微宮于終南 終南山名太和谷記宮 戊申阿史那平龜茲獲其王以歸 [illegible]
焉耆西吐蕃並 [illegible]

既不能逞志于東乃猶幸其收效于西庭足
以少慰太宗之意歟○龜茲之平也凡得大
城五小城七百有餘捷書聞帝為之喜以為
四海寧一此帝王之樂也其與兒童婦女之
樂信乎其有異矣雖然古帝王之治不過九
州九州之外其來者無所於拒其往者無所
於追未聞以兵力強之使服然後為樂也夫
既以兵力強之而使服則必有虛內而事外
者矣故知虛內而事外不如內外之兩忘好
大喜功者之所樂未必非聖明之所忌也

征松外蠻

江外江之南也湖外湖之南也松外松之南歟按唐之州郡松之南與茂相接茂之南與嶲相接此所謂蠻不居於茂即居於嶲也若姚州則雲南蠻矣討此雖非雲南其亦雲南之別種也歟

司空房玄齡特進蕭瑀卒褚遂良為中書令己酉帝崩于翠微宮皇太子治踐位葬太宗于昭陵

蘇氏曰太宗之賢自西漢以來一人而已任賢使能將相莫非其人恭儉節用天下幾致刑措自三代已下未見其比然傳子至孫遭武氏之亂子孫為戮不絕如綫後世推原其故而不得措乎其未聞大道也哉

長孫無忌褚遂良輔政復李勣官仍加特進

范氏曰太宗以世勣為何如人哉以為愚邪則不可託幼孤而寄天下矣以為賢也當任而勿疑乃憂後嗣之不能懷服先黜之而後用是以犬馬畜之也夫欲奪其心而折之以威欲得其力而懷之以恩此漢祖馭黥彭邪許之術五伯所不為也苟以是心待其臣則利祿之士可使也若夫祿之以天下而不顧繫馬千駟而不視者豈得而用之哉

于志寧張行成進侍中知政事庚戌改元永徽

褚遂良罷政

遂良顧命之臣也果曷為而罷政哉以抑買人地為監察御史韋思謙所彈耳夫自草茅而致身卿相固將尊主庇民以展其平日之蘊可也地於我何有而顧欲抑其價而買之乎與奪無異此豪將貴戚之所為非遂良之所宜有也一失之貪再失之橫如是而可以輔弼君之新政未之聞也其為思謙所劾有由也哉

辛亥征賀魯至于金嶺（所謂賀魯乃阿史那賀魯也太宗末年以為瑤池都督太宗崩而叛數征之）

至日有事于南郊壬子冊陳王忠為皇太子韓瑗來濟為[illegible]宇文節為侍中柳奭為中書令癸丑駙馬都尉房遺愛柴令武薛萬徹荊王元景及二公主以謀逆伏誅

胡氏曰唐起晉陽裴劉之謀太宗承統房杜之策也是其富厚安榮當與有唐相為始終

禍敗之及或在其身或在其子孫何也裴寂以貧賤為嘆文靜在縲紲之中贊唐公父子起事非有拯亂匡時之略亦欲自免因圖富貴而已房杜之質固非裴劉所敢班然太白經天之際密進籌畫豈使太宗手翦兄弟并殺其子十人此不但陳平之陰禍而已其宗祀不延宜哉故四族既隕而唐之子孫亦幾殲于武氏善惡之積各以類應反爾之戒酷亦甚矣然後知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則不為者豈徒然哉○公主帝女也曷為亦與於亂以此見太宗之帝範與夫長孫皇后之女則大抵空言而已非必能踐之也不然則豈其子叛於前而女叛於後凡帝之子若女皆相率而為不肖之歸則端本清源之論始有不得不究其所自來者矣噫甚矣身脩之難而家齊之未易也古之人所以必拳拳於人倫之際者其以是夫

遂殺吳王恪

吳王恪非與於亂者也曷為而亦見殺是則長孫無忌欲因事而陷之也嗟夫殺一無罪之民猶曰不可矧曰先帝之遺體乎无忌於是為悖暴之甚矣當其得志也曾無不免之懼及其失志也終不免焉其亦有以也夫

褚遂良復為右僕射睦州女冠亂睦理建德今為嚴州女冠姓陳名碩真甲寅築長安羅城按築城之役所僱者四万一千人凡三旬而止則實計一百一十三万工云

雍州參軍薛景宣上言漢惠帝城長安尋晏駕今復城之必有大咎于志寧等以景宣言涉不順請誅之上不從遂赦之景宣之言有所見歟無所見歟無所見則不宜自觸刑辟有所見則聞者亦不可以不戒也夫国之有城猶宮之有墻也是固不可無矣然土功之盛則陰道盛焉何謂陰妻者夫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臣者君之陰也小人者君子之陰也夷狄者中国之陰也若以一身求之則血者氣之陰也血與氣相乘身之病也妻與夫相乘子與父相乘則家之病也臣與君相乘小人與君子相乘則国之病也若夫夷狄與中国相乘則天下之病也莫不有病而其所最忌者其惟陰之盛乎惠帝晏駕姑

豈勿論然唐自築𡊮之後妻也得衆其夫矣呂氏之禍不烈於武氏也豈非病于其家病于其國而且病于天下乎使景宣而無所見焉則國不可忽也而志寧諸人方請誅之其亦不恩之甚乎

親謁昭陵乙卯廢皇后王氏良娣蕭氏為庶人冊昭儀武氏為皇后

胡氏曰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太宗作帝範以訓太子其事備矣然皆空言也高宗之所取法者太宗所行尔武氏之立其以納巢剌王妃為法乎故唐世無正家之法由太宗首惡也又曰武后不道勿論可也而王后之禍誰實為之太甲曰自作孽不可逭王后之謂也蕭妃無恃亂之節后之惡之特以己無子而彼有寵尔使后以知關雎之義師漢陰鄧二后之所為薦進後庭以博帝意敬恭婦德率履不越高宗方且體貌之不暇而寵或他意乃不勝妬忌外寇以攻內發是未嘗挾媢嫉之心忽夫人之何有於我也其及也宜嗚呼此可為後世為人妻者之戒哉

罷長孫無忌褚遂良政事

范氏曰高宗欲廢后而立妾故官无忌妾子又重賂以悅之誘之以利非德望也而無忌受其官與賜豈未之思乎夫大臣欲以義正君而先浸於利則不足以為重矣無忌苟辭其官反其賜而不受使其君知大臣之不可誘以利亦可以格其非心而益見憚矣無忌不知出此卒使武后然其受賜而不助己姦臣得以入其謀高宗無足譏惜乎無忌之不學也○胡氏曰褚遂良忠矣然昧於消息盈虛之理始壯勿娶之義毫釐不伐至用斧柯而無所及茲人謀有未盡不可歸之天數也自太宗在御李淳風奏占文而民間有秘記正使高宗愛有所忌而思有所不及遂良豈得不聞而不為國家長慮乎又況占記之讖已有其人則當率叶群公沮止長髮之命深諫高宗割制邪欲勿干先帝之私慈意竭忠不遺餘力其勢必可遏也當其時而不治及事既成雖叩首出血繼之以死亦何益矣故

易以見幾爲十三而始以攸往見凶大臣不可
不學也○褚遂良之與无忌均之受顧命於
先帝者也先帝之子其有自弃多福者吾固
未如之何矣若吳王恪則非自詒伊戚者也
特與無忌相惡遂爲无忌之所構焉無忌誣
欲搆之遂良獨不能一言以釋之乎坐視賢
王之死而莫之救也則亦奚以答先帝矣故
嘗謂挾己之私而知有公論之可畏者無
忌也徇人之私不知有公論之可仗者遂良
也是二人者皆狃於公論爲不能無憾矣然而

曰可以善終吾固未之信也
以許敬宗李義府爲相（許敬宗以衛尉卿附會李義府則有之然其爲相則丁巳）在武后殺廢人王氏蕭氏崔敦禮爲中書
令（敦禮爲侍中非中書令事在癸丑）丙申廢太子忠爲梁王
册代王弘爲皇太子改元顯慶杜正倫爲相丁
巳辛許洛以洛陽爲東都李義府進中書令許
敬宗進侍中貶相韓瑗來濟爲州刺史（瑗振州濟台州）
戊午蘇定方平賀魯獲其王
按定方既獲其王然後簡亭障列塁隧定疆
畛其皆所以復太宗之舊歟則所謂以漢吏

撫翦兵者固亦李靖之故智也不曰唐吏而
曰漢吏無他順翦俗而爲之辭也
己未殺長孫無忌褚遂良子流所（遂良死於戊午无忌殺於）
杞
以身當武后之責者褚遂良也既已貶其竄
竄而死矣若無忌則黙黙而已未嘗有言也
則曷爲而殺之以爲許敬宗之所構云耳然
則昔之所以陷吳王者今則亦以自陷歟噫
遂良之有言非必不避禍也然而幸免於殺
無忌之無言非必不徼福也然而見殺之禍

終不免焉然後知其機之淺者其禍亦不深
其機之深者其禍亦不淺或禍或福豈必有
司之者哉皆自此心而致之則夫人心之神
即天地之神也
辛東都庚申廢梁王忠爲庶人蘇定方平百濟
獲其王扶餘（王名義慈非名扶餘）辛酉改元龍朔壬戌還
長安建門下尚書中書三省爲東中西三臺分侍中
中書令爲左右相
東爲門下西爲中書則尚書其居中者歟有
侍中爲左相有中書令爲右相而獨無尚書

令者無他焉其在高祖之時太宗為尚書令日久自爾以來不復除授故也

造蓬萊宮

初隋文帝遷長安城立宮於西北至是營蓬萊宮於東北制度宏於其舊云

許圉師為左相尋下獄癸亥赴含元殿于蓬萊宮

按含元殿之後有宣政殿宣政之左為門下省宣政之右為中書省其東上閤門與西上閤門則皆喚仗以入紫宸之處也然則所謂蓬萊宮其即大明宮之謂矣宮一也或謂之永安宮則未改蓬萊以前之號也或謂之大明宮則既改蓬萊以後之號也杜拾遺宣政退朝有日雲近蓬萊常五色則是改號既久而蓬萊之名猶未泯也

李義府為右相尋流配巂州死（巂州於漢為越巂屬益州）

胡氏曰術者杜元紀謂義府宅有獄氣則是矣顧曰積錢二十萬緡可以厭之豈有是理也哉以此見談術者而不知理則必至於誤

人聽言者而不知理則必至於自誤如義府之所為雖痛懲速改猶懼不免况聚斂以益之乎

改來年為麟德

皇極經世書說卷之十二　　充集

豐城後學朱隱老述

經世之子二千二百五十七

甲子唐弘孝皇帝十五年殺西臺侍中上官儀（上官儀乃西臺侍郎非西臺侍中也）及庶人忠于流所

道士郭行貞出入禁中為厭禱之事此武氏之罪也使其罪未發則高宗固無由而知之矣今其罪既以宦者王伏勝告之而發為高宗者詎可忍而不去之乎且夫名上官儀俾即事而議之者誰也命上官儀使草詔而廢之者又誰也自我召之曰我命之皆我之由也而曰皆上官儀教我則是天子而自為讒也以天子而自為護既殺其臣又殺其子則何以為人君父矣自是而啓垂簾之漸則天下大權不得不於中宮焉是歸是則誰之過哉高宗蓋自取之也

竇德玄為左相劉祥道為右相乙丑帝同皇后巡東海封泰山

高宗之封禪緣太宗之意而為之也當太宗之時舉朝皆以為可封禪其以為不可者獨魏公徵而已抑徵之所謂不可非斷之以理而談之於時[illegible]其時之可為則亦必以為無不可矣古今之言封禪者惟許懋之說為庶幾焉　以徵之才尒其學其識乃不足以造懋之域是可嘆也

陸敦信為右相丙寅帝同皇后至自泰山改元乾封

劉仁軌為右相丁卯禁工商乘馬戴志德李安期張文瓘並同東西臺三品戊辰李勣平高麗獲其王

昔太宗之伐高麗也勣嘗以遼東總管從戰駐蹕山矣當是時豈不欲平高麗哉然高麗未易平也乃今而後平之夫豈不謂駿功也哉雖然中宮廢立勣也實有力焉則其既喪李氏之天下職勣之由雖平高麗過大功小君子蓋不以為善也

祀明堂改元總章己巳帝同皇后幸九成宮（九成宮在鳳翔府麟遊縣以其山有九重故曰九成本隋之仁壽宮也）

一則曰帝同皇后二則曰帝同皇后舍皇后則無可與同者乎蓋由王伏勝之死武氏懲之惟恐其為人所告故在宮則垂簾於後出宮則聯駕而行此其意正欲防帝而非以為帝之奉也

郝處俊同東西臺三品

郝處俊之事高宗昔之人蓋有以忠言直節許之

者矣然而無補於唐何哉易之姤曰繫于金柅必
於其初而謹之乃無後患今姤而遯遯而否否已
傾矣苟於是焉謹之猶可以不至於剝至上元間
所謂剝床而及膚者欲位雖不遜而權則不歸也
其言雖忠其節雖直君子以為無補於唐者以其
徒知遜位之為不可而不知豫政之為不可此所
以終剝其廬而去之也

李勣卒

范氏曰書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
有餘殃君子如欲澤及子孫世守門戶則莫若積
善以遺之而已矣房杜事君以忠其子孫不肖覆
宗絕嗣出於不幸非其積之不善也李勣一言而
廢母后立孽女殺忠臣罪不容誅得死牖下幸矣
至於其孫卒舉不逞以起兵以興復為辭而希覬
非望之福戮及祖父剖棺暴尸豈非餘殃哉而勣
之將死乃以房杜為戒可謂不能省己者矣古者
父子之間不責善骨肉之親無絕也而有志氣不
倫交游非類者遂使殺之殘忍無親何異於夷貊
乎非所以為訓也

庚午改元咸亨薛仁貴征吐蕃不利辛未帝同后
幸東都及許昌皇太子弘監國中書令閻立本黃門
侍郎郝處俊從行

郝處俊之為相已三年矣其於帝之所設施后之
所舉措知之必熟曷為默默而無言也又從其行
豈以后之與帝為貴可以同幸東都也歟帝理陽
道宜動而不宜靜則其幸東都可也后理陰德宜
靜而不宜動則其同幸東都不可也能於是焉止
之則帝之為帝也事可專視政可專聽大權之已
奪者必可漸而歸焉后也止於中宮為后足矣不
必干帝之務也誠若是則其言豈不忠乎其節豈
不直乎不於此焉謹之而徒曰位不可遜是防其
著不防其微也何能有益於人之家國也哉

壬申帝及皇后至自東都癸酉帝及后幸九成宮甲
戌皇后稱天后以帝為天皇改元上元帝同后幸東
都帝有疾乙亥皇太子弘卒以雍王賢為皇太子

胡氏曰太子弘幼有美質其過失惟命宮臣擲倒
一節而已嘗受春秋至商臣事廢書而嘆曰經籍
聖人垂訓而書此何耶郭瑜對曰春秋義存褒貶
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弘曰非惟口不可道故
亦耳不忍聞願受他經請讀礼楚之弘方幼學而

心志如此豈非賢乎其死也非有他過特以奏請
咈旨嗚呼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誅
死之罪弘之謂矣太子之職問安侍膳此外非所
預也君父昏懦毋后專恣尤當遵養時晦以絕疑
忌之萌而輕用其智不自韜黙此春秋所禁也使
郭瑜知此教弘以為太子之道豈至於一言忤
而見酖哉經訓不明皆腐儒暗於大理而居人父
子之間其禍如此則人君愛其子而為之擇師友
者可不慎哉〇義陽宣城二公主蕭淑妃之所產也幽于掖庭年已踰三十矣使太子弘而未之見則已既見矣問而知其為姊也心惻然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其在孟子則正欲推其

是心而廣之耳奏請出降似未為失而胡氏譏焉
以為悖於遵養時晦之義勑則良心之發將以克
而長之者為是乎其抑以見而絕之者為是乎過
而絕之則於生惡可已之挽息亢而長之則於尊
養時稚之義遂於此有苟焉其必加舜之烝烝又
不移甚而後庶乎其可狄然非所望於太子弘也
大拭資賢之矣者不可無請學之功義理之正者
亦必有揜行之衛其或者預累之未至顧獨以其
一事之善揜襄於外而取之則亦難乎其捕剕於
上矣為人臣子者周自有臣子之體胡氏以為不
學春秋之過
其以子夫
丙子帝及皇后自東都至改元儀鳳來恒薛元超李
義琰高智周並同中書門下三品李敬玄劉仁軌為
中書令戊寅改來年為通乾
既已改為通乾矣而又詔停其號何居以其反語

不善故也由是而有所忌有所好則雖歲易美名
亦必有不稱者矣曷不思高祖以武德太宗以貞
觀皆終其身而不改何必屢更數易自為紛紛乎
己卯甘露降改元調露帝同皇后幸東都裴行儉大
伐突厥
披行儉之於突厥以計取之而固無嫌於詐也其為
詐奈何為粮車三百乘而實非以載粮乃每車而
伏壯士五輩陌刀勁弩具以羸兵挽車又伏精兵
踵其後焉賊至則羸兵走車為所驅就水草而止
解鞍馬然後取粮於車然不知車中之所有非粮
也壯士出精兵至賊無遺矣其曰無嫌於詐以此
庚辰廢太子賢為庶人以英王哲為皇太子
高宗至是三廢其太子而皆以武后之意行之然
則帝幾不得以為父矣未及他人而先制其子其
亦可哀也哉
帝同皇后幸汝陽及嵩岳汝陽於漢為縣屬汝南嵩岳是為中岳以漢志攷之焉潁川之嵩高裴琰當作炎崔知溫王德眞並同中書門下三
品改元永隆帝及后至自東都辛巳裴行儉平突厥
獲其王伏念
行儉平突厥裴炎忌其功斬伏念及溫傅行儉憾

焉以為吾既許之以不死而又殺之恐自是以後
來者鮮矣褒其伏壯士與精兵也惟懼夫殺敵之
不果今而因伏念與溫傅也則又懼夫殺降之不
祥是其意得無相反者歟噫非然也當其未降也
敵人自敵人耳何有於我我惟恐殺之之不果蓋
有由也及其既降也敵人即吾人矣不以吾人視
敵人而惟欲殺之則敵人將曰我於彼何有彼亦
於我何有而今而後死而死耳不必復降也此行
儉之所懼也此裴炎所以為嫉功妒能非體國者
也

改元開耀裴炎進侍中薛元超進中書令壬午改元
永淳帝及皇后幸東都起奉天宮於嵩之陽劉景先
郭待舉郭正一岑長倩魏玄同並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癸未改元弘道帝崩於東都皇太子哲嗣位是謂
昭孝皇帝天后稱制劉仁軌進尚書左僕射岑長倩
進兵部尚書魏玄同進黃門侍郎劉齊賢進侍中裴
炎進中書令甲申改元嗣聖天后廢帝為廬陵王遷
之均

胡氏曰世觀中宗之廢者往往歸咎武氏而不知
事起裴炎也中宗云以天下與韋玄貞固為失言
炎安得奔告於后遽謀廢之耶身為宰相勒兵宮
令則廢君之罪炎為首而武氏為從矣炎但知韋
玄真與政必與己分權不若倚后為重而不為唐
室遠慮以啓革命屠戮之禍然則炎之罪又不止
於廢君而已武氏包藏禍心覬覦神器自高宗中
代其迹亦彰炎豈懵然不識乎苟不能識是不智
罪猶淺也識后意趣而勸使廢立是欲為后腹心
股肱之助其情為如何他日劉景先胡元範不以
裴炎為反者皆昧於君臣之大義者也

立豫王旦改元文明侍中裴炎進爵為侯王德真進
侍中劉禕之武承嗣進中書平章事葬高宗于乾陵
再改元光宅徐敬業以揚州叛南拔潤州平之潤州舟徙
敬業之敗李孝逸之功也而魏元忠之謀居多然
則元忠其賢矣乎胡氏曰元忠智謀誠可為世用
而不知所以自用用於女主之朝可謂不待價而
沽者也其言曰天下安危繫此一舉使敬業而敗
則武后愈安何繫於唐室然則將不令孝逸拒之
乎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元忠誠有遠見宏
畧者永淳弘道之間自晦而去上也至是鋒穎已
見難乎其卷而懷之然位未高而寵祿淺有道以

遼迹猶賢乎知進而不知退也

殺宰相裴炎

裴炎之躋既已進而為侯矣又曷為而見殺敬業之起則欲大后返政睿宗遂為武承嗣諸人之所搆胡氏曰能權輕重然後可以當國家之大事昔玄真為侍中雖曰外戚然有長孫無忌前例亦未遽至擅權而亂國也中宗雖下愚炎與玄真及劉禕之之徒左提右挈雖排大后不預外事可也然炎既自黨於太后又欲使之歸政睿宗以收公議其將能乎

又改來年為垂拱来俊臣周興大行誣搆謂之羅織

廢立之時有飛騎十餘人飲於坊曲一人言曰卿知別無勳賞不若奉廬陵一人起告之座未散皆捕繫羽林獄言者斬餘者絞告者除五品官此告密之所由起也而周興来俊臣之見用則當書於丙戌

乙酉武后徙帝居房陵房陵屬房州改中書門下為鳳閣鸞臺丙戌蘇良嗣為文昌左相韋待價為文昌右相並同鳳閣鸞臺三品丁亥武后賜宰相劉禕之死

禕之之下獄也睿宗為之申理親友賀之禕之曰此乃所以速吾死也夫以睿宗皇帝上疏太后申理禕之之有必生之望矣而禕之謂速其死何哉蓋禕之之所坐正以太后不如返政睿宗故為貫大隱所告耳今睿宗為之申理則太后豈不曰彼將比而謀我乎誠若是則睿宗猶將不免何以免禕之乎故禕之曰此乃所以速吾死者睿宗之意則善而其所投之機則惡夫是以無生道也

張公輔公當作光為鳳閣侍郎戊子武后稱聖母關東八王謀興復博州琅琊王沖及父蔡州越王貞先發悉平之大夷王室是時越王貞為豫州刺史則當曰豫州越王貞不當曰蔡州越王貞

武后之時為宗室者難乎其自免矣苟能倡義而起雖不勝猶為愈於拱手而受戮也彼其不待衆謀之合而自發者固失之輕矣此其坐視二王之敗而莫之救者得為持重矣乎當是時惟趙瓌之妻常樂公主有言曰李氏危若朝露諸王先帝之子不舍生取義欲何須邪此其所言正中諸王蓋不知也使其得為男子則其所為必有可觀者矣豈若諸王徒死而已哉

己丑武后改元永昌稱聖皇后大殺王族又殺納言魏玄同及內史張光輔

玄同之將死也或教之告密冀得召見因以自陳焉玄同曰人殺與鬼殺等耳豈能作告密人邪此其言似若古所謂知命者然古所謂知命者不立於巖墻之下夫死於巖墻與死於易簀亦均之曰死也然古之君子寧為此不為彼者以彼非正命而此則正命故也羅織之獄甚於巖墻其知命者蓋已望而去之矣而玄同懷其寵祿自永淳至永昌首尾八年嗚呼世豈有八年之久立於巖墻之下而不自知其將有覆壓之患耶夫不知巖墻之可畏者必有覆壓之患不知羅織之可畏者必有誣構之患均之曰死也而知命者不居焉若玄同之言正可以為冒於寵祿者之戒也

引王本立范履冰邢文偉為相庚寅武后改元載初以建子月為歲首祀明堂以曌為名以詔為制大殺王族改國為周元曰天授稱皇帝

胡氏曰君子有言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武氏是也非常之変不可言也湯武革命易盡言之獨坤六五有黃裳之戒而不盡言者陰居尊位舛逆謬戾雖天下皆小人莫狄居中國洪水橫流日食晝晦不足過矣然則可乎女媧之事於史有之而孔子序書斷自唐虞有竟以来凡三千年呂氏欲為而未成武氏遂踐祚革命如男子然非常之變其大若此豈天數耶然三千年間纔有一武氏雖曰天数亦不及終其身而元氣克復後世欲為是者豈無其漸仁人義士監於高宗必逆有以處之則女主之禍可冀其不重與何者以理之所無故也若其可有則坤之六五不以黃裳為戒矣

降豫王旦為皇嗣立武氏七廟封武氏三人為王引傅游藝為相改魚為龜辛卯武后祀明堂格元輔當作輔元樂思晦並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歐陽通為納言殺宰相岑長倩格輔元及納言歐陽通用狄仁傑為相

或問仁傑之於武氏從之者歟其亦猶有大臣之體乎夫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周之革命不聞仁傑之諫也則是亦以為可乎誠以為可則其從之也無疑矣及其下獄乃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此雖一時承反之辭然亦可見其乃心唐室非實從周者也使其為相而不從周則必以忤而死使其下獄而不承反則必以訊而死凡其不死於忤不死於訊者其心蓋

有為也是何也其本心蓋將以今日之不可俟他
日之可也惟其有以俟之是故有以收之人徒見
其收之之不易而不見其俟之之難也則其於仁
傑必有知之未盡者矣然則仁傑之所為其非由
豫之大臣乃明哉之大臣歟

壬辰武后祀明堂改元如意尋改元長壽楊執柔崔
元琮(琮當作綜)李昭德姚璹李元素為相狄仁傑下獄癸
巳武后祀明堂稱金輪皇帝引豆盧欽望常巨源(常當作韋)陸元方為相婁師德亦相

經世之丑二千二百五十八

甲午唐聡孝皇帝十一年在皇陵
此春秋公在乾侯之旨也范氏唐鑑〻所書意正
如此而朱子以為伊川先生實啓之夫伊川之說
非必取之邵子而邵子之見固亦無以異於伊川
矣學問淵源異派同出孰謂邵子止及於數而不
及於理歟

武后祀明堂改元延載引蘇味道王孝傑楊再思杜
景儉李元素周元允(元允當作允元)相繼為相乙未武后改元
證聖明堂火稱天冊尋改元天冊萬歲丙申武后封
中岳改元萬歲登封祀明堂尋改元萬歲通天契丹

李盡忠以孫萬榮叛(盡忠之妻萬榮之妹也)万陷營冀命二十八
將討之不利引王方慶李道廣為相丁酉武后祀明
堂河朔平尋用婁師德為相魏王武承嗣梁王武三
思並同鳳閣鸞臺三品改元神功狄仁傑杜景儉復
相誅司僕少卿來俊臣遂及內史李昭德戊戌武后
祀明堂改元聖曆召帝于房陵返政
是年以廬陵王為太子賜姓武氏命為河北道元
帥將以討默啜而已猶未返政於王而稱之曰帝
也

突厥執武延秀及行人閻知微以破嬀檀定趙[illegible]
[illegible]用姚元崇李嶠為相
姚元崇何人哉他日與唐致開元之治則固賢宰
相也而其在周則無足稱者此其故何哉武后惟
欲取快當時而其處心積慮不在於致治也則
雖元崇亦將如之何哉若玄[illegible]以致治之效責
之此所以其人則同而其功則異也

己亥武后幸嵩山封皇嗣旦為相王引魏元忠吉頊
為相又引王及善豆盧欽望為左右相庚子武后幸
汝陽建三宮于嵩山之陽改元久視復舊正朔張錫
常安石為相武三思為特進相吉頊流嶺表內史狄

仁傑卒辛丑改元大足武后幸嵩之三陽宮均之日上陽宮耳而有東西中之三嵩此之謂三陽宮又改元長安李懷遠顧琮李迥秀為相壬寅武后祀南郊癸卯幸東都朱敬則為相甲辰韋嗣立宗楚客崔玄暐張柬之同平章事韋安石納言李嶠內史乙巳武后改元神龍張柬之崔玄暐桓彥範敬暉袁恕己平張易之及昌宗之亂徙武后于上陽宮除周國號上陽宮在都城之外其南瞰洛其西跨穀則其去都城也遠矣自長生殿出而居之此其所以謂之徙歟

范氏曰昔季氏出其君曾無君者八年春秋每歲必書公之所在不予季氏之專國也自司馬遷作呂后本紀後世為史者因之故唐史亦列武后于本紀其於紀事之體則實矣春秋之法則未用也或曰武后母也中宗子也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中宗欲以天下與韋玄貞不得為無罪武后實有天下不得不列于本紀不沒其實所以著其惡也臣以為不然中宗之有天下受之於高宗也其曰以天下與韋玄貞乃一時拒諫之忿辭非實欲行之也若以為罪則漢哀帝之欲禪位董賢其臣亦可廢立也春秋吳楚之君不稱王所以存周室也天下者唐之天下也武后豈得而間之故臣復繫嗣聖之年黜武氏之號以為母后禍亂之戒竊取春秋之義雖獲罪於君子而不辭也

以相王旦為安國王太平公主為鎮國公主賞定亂功也韋氏復正皇后位武三思遷位司空相

武后之於宗室芟翦殲之不遺餘矣豈徒宗室雖高宗之子亦僅僅存二人焉其三人則先宗室而殺之其酷不亦甚乎惟其待李氏如此其酷也是以武后末年吉頊進佛與天尊之喻雖后亦以為我固知之無可如何則武氏諸王后固不能保其不見殺於李氏之手也今后已病矣為五王者雖不能殺諸武於國號未復之先猶當殺諸武於國號既復之後薛季昶劉幽求之言非不明且切也然皆置而不聽曰夫何能為及韋后通之中宗任之而後始請誅之則已晚矣然則何能為之三字豈不誤國誤身為將來之永鑒耶

武后崩于東都之上陽宮

胡氏曰武氏之禍古所未有也張柬之等第知反正廢主而不能以大義處非常之變為唐室討罪人也武后以太宗才人蠱惑嗣帝一罪也戕殺王母二罪也黜中宗而奪之三罪也殺君之子三人

四罪也自立為帝五罪也廢唐宗廟六罪也[illegible]宗室七罪也穢德彰聞八罪也尊用酷吏九罪也兵既入宮當先奉太子復位即以武氏至唐太廟數其九罪廢為庶人賜之死而滅其宗中宗不得而與焉然後足以慰在天之靈雪臣民之憤而天地之常經立矣昔者文姜預弒魯桓哀姜預弒二君聖人例以孫書若其去而不返以深絕之所以著恩輕而義重也武氏負九大罪自絕於唐柬之等乃膠守常故不能討治使得從容傳位又受顯冊竊重稱以是見為大臣斷大事而無學不能善始善終決矣或曰使狄公而在當有以異乎此邪曰狄公亦如是而已矣觀其說武氏之言固不肯以血食給之於先而以罪討之於後也或曰文姜哀姜與聞乎弒武氏未嘗弒也比而同之不亦過乎曰弒君立君宗廟未亡也罪已當絕況移其宗廟改其國姓是滅之矣豈不重於弒君者邪夫惟如是而不能討故不旋踵而韋氏肆行無所忌憚意可以為常事也愚謂柬之諸人之於唐猶之睿聖武公之於周也天以睿聖武公猶不能發明大義擇於宣王之諸孫而立之豈以柬之諸人而朝有一人焉能建明大義擇於太宗之諸孫而立之乎如其不然則明大義於天下使天下之為人臣子者知君親之無將夫乎王廢守

[illegible]亦廢是何也其子有罪其母亦不得為[illegible]罪[illegible]也使天下之為人妻婦者知其家之有或則武后廢中宗亦廢是何也其母有罪其子亦不得為[illegible]罪故也惟夫易春秋之大義不明於天下而後為大臣處大事者恒必有還膝存焉以周之六臣則如彼以唐之大臣則如此此天下後世所以不可一日而無君子之論也或者問曰廢武后可也廢中宗可乎非獨姜氏之為不婦也婦而不婦可廢也子而不子其獨不可廢乎五王社稷之臣也乃以帝后之意而殺之三思社稷之賊也乃以君后之意而用之此其為不子甚矣不子如其公猶曰可廢不子如中宗其猶不可廢乎故知武后廢中宗亦廢是固易春秋之旨也

祝欽明唐休璟為相丙午帝還長安祔武后于乾陵以宮人上官苑光（苑當作婉）為昭容武三思居中用事封張柬之桓彥範崔玄暐袁恕己敬暉五人為王罷為州司馬殺之于流所

胡氏曰崔湜小人無足罪者獨五王不知人可恨耳上則不知中宗次則不知三思其為崔湜所反也固宜夫三思之惡布在天下何用更伺其動靜是時建義諸人分柄文武若合謀同志再造王室討除三思猶未為晚也若中宗與韋后必欲復武氏之政則斷以大義推奉睿宗以主社稷雖為法受惡豈不賢於為三思所葅醢乎惜哉五王之忠而智不及此其受禍也宜哉

元忠李嶠為中書令

魏元忠還自端州不復彊諫惟與時俯仰而已然
則五王之死雖曰三思殺之而在位諸公亦不得
以辭其責焉
李懷遠同中書平章事冊衛王重俊為皇太子開長
寧安樂二公主府大行斜封墨制于惟謹為相蘇瓌
進侍中丁未李多祚以羽林兵誅武三思又殺皇后
韋氏不克敗死太子重俊野死
胡氏曰衛蒯聵欲殺南子至於出奔春秋罪之重
俊則又甚矣多祚無外庭廢昏立明之策獨舉禁
兵以子脅父其事逆矣既殺三思欲遂中止其可

得乎為多祚者於重俊之請拒之可也不知春秋
之義陷於誅死不亦傷乎
宗楚客紀處訥蕭至忠為相改元景龍戊申安樂公
主假皇后車服出降武延秀張仁亶為相（亶當作愿）己酉
作宮市韋嗣立崔湜韋溫鄭愔蘇瓌趙彥昭相繼為
相李嶠為特進庚戌殺諫臣燕欽融于殿廷皇后韋
氏及安樂公主行弒于內寢立溫王重茂為嗣改元
唐隆
陳殺洩冶而靈公弒唐殺欽融而中宗弒其行弒
之人雖有不同然其見弒於人則一也此殺諫臣

之明効也
以裴談張錫張嘉福岑羲為相臨淄王隆基以劉幽
求薛崇簡（簡當作暕）鍾紹京麻嗣元（元當作宗）兵入誅韋溫紀
處訥宗楚客武延秀馬秦客葉靜能趙履冰（冰當作溫）楊
均及皇后韋氏安樂公主上官昭容葬中宗于定陵
胡氏曰殲殄諸韋懲五王之不斷也誅竄諸武懲
中宗之失刑也然撥亂反正之道必拔本而塞源
徒治其末則未有不復為患者縱不復為患亦不
厭人心拂天理矣當是時也若能條陳禍亂原本
起自武后黜其號廢其尊以庶人禮瘞絕之于祖

宗其猶足以救中宗五王之失而垂女主禍亂之
戒也乎雖曰禮無臣子敢尊上之文然武氏所為
天下大變天理所無也必睿宗有所不忍則大臣
以道正國者召會百官告于高祖太宗之廟而行
之為法受惡可也
臨淄王隆基稱平王降重茂嗣尊父相王旦為帝是
謂興孝皇帝
胡氏曰臨淄舉事不白相王韋氏既誅復拒幽求
之議然則其志本欲自取特不敢言爾惜乎睿宗
之不見幾幽求之不知変也韋氏淆亂睿宗曾無

討除之意而隆基能之大事已定幽求宜請於相王使以神器歸之臨淄則太平之亂無自而生矣他日聞变登棱然後昇付父子之間交有所損幽求勇能哉亂而智不燭微惜哉

既踐位以鍾紹京劉幽求薛崇暕崔日用為相冊平王隆基為皇太子改元景雲追廢皇后韋氏安樂公主為庶人姚元之為相

此時之元之固以為相矣然未如他日之元之也何也以其尚淆於衆人之中也

辛亥皇太子隆基監國郭元振張悅竇懷貞陸象先魏知古為相劉幽求進侍中相壬子祀南郊改元太極祀北郊改元延和帝傳位于皇太子隆基是謂明孝皇帝

胡氏曰睿宗之於中宗未有以甚相遠也使無玄宗繼其後而在位日久亦同歸乎亂而已矣

既踐位改元先天黜劉幽求鍾紹京張暐（暐作禕）官（終鍾）（宗日睿宗即位之初再已號至十則作 無劉幽求張暐之官耳紹京無與也）癸丑太平公主竇懷貞岑羲蕭至忠常元楷薛稷賈膺福（膺作應）李慈李欽李猷崔湜盧藏用傅孝忠僧慧範作逆伏誅（藏用流瀧州而已 不與懷貞等並誅）進姜皎李令問王毛仲王守一官

役劉幽求鍾紹京張暐官令知政事（幽求從遷罷）講武于驪山改元開元盧懷慎姚崇為相改中書為紫微

元之之為相也上每事訪焉元之應答如響同僚唯諾而已夫一事而應答如響未足為奇也每事而應答如響非其才之有餘能若是乎同僚唯諾而已其懷慎之謂歟懷慎不以己之不足疑人之有餘是亦可尚也已若張說之於元之則惟欲去之而已豈能如懷慎之休休實有容人之量乎抑嘗考元之之所以為相者矣其曰抑權倖愛爵賞納諫諍卻貢獻及不與羣臣褻狎等事皆致治之由也然其於聖賢之心法則未傳焉是故當玄宗圖治之意方銳則元之之說無不可行也及玄宗圖治之意既怠則元之之說自有所不行矣使其於驪山較獵之時即以獵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之語告焉庶有以漸進於學乎不然則心法不正其治法亦苟而已議者謂仇敵相交則有盟市井相貿則有劵君相聚精會神之際奚以要約為哉恃要約以為固君子有以知其治法之所從出者未盡善也

甲寅乙卯册郢王嗣謙為皇太子 按嗣謙之立當在甲寅加嗣謙之字倡也以前故立

胡氏曰毋正則子重母賢則子良以天子而納倡優又立其子為儲貳其輕宗廟褻神器甚矣嗣謙之死蓋不待武妃林甫之謀而輕賤不正其勢有所必至矣

丙辰太上皇崩葬睿宗于喬陵源乾曜蘇頲為相姚崇讓宋璟為相

姚崇之相也何以讓宋璟以其主書趙誨受賂而崇則營救之也上由是不説崇由是避位薦宋璟以自代焉昔管仲之為相也無所嚮讓而後齊之霸業以衰而莫之能續晉之為相者韓起趙武莫不有相讓之德而後晉之霸業雖絶而可續已衰而復盛此可以見讓之為貴矣使崇而不讓則開元之治能不以已之進退為隆替乎崇也知位之不可以不避則讓宋璟而居之夫以璟之持正繼於崇之應變正猶春生夏長得秋斂以成之也而其治體凝矣以賦役則寬平以刑罰則輕省以百姓則富庶至此極矣然則何可以加於此者乎曰有必教之而後可然非姚宋之所及也

丁巳幸洛陽

胡氏曰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姚崇於是其逢也甚矣其言曰陛下以關中不稔故幸東都然以史考之去年無水旱之變獨山東有蝗蟲耳是設為不稔之名以成巡幸之事也非逢君之惡乎正使歲飢宰相之職量入為出以制國用何至使人主移蹕以就食也夫災有輕重異有小大史不書飢而崇以巡幸為是太廟四室壞異孰甚焉而崇以不足異為言大臣以道事君固如是乎魯文公時世室屋壞春秋書之以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無壞道故也今唐廟非有雨霖震動而四室壞其為宗廟顛毀之徵著見明甚而君臣以諂相蒙不知戒焉因是見唐有天下不自建太廟而因隋故屋非禮亦大矣太宗營繕甚衆而忽於所當先賢於王珪能幾何哉

嬪永樂公主于契丹戊午至自東都庚申張嘉貞為相辛酉姚崇卒

佛以清淨慈悲為本而愚者寫經造像冀以求福此崇之所以救諸子令弗為者也天以清淨為本

則無取於經像以慈悲為本則不在乎寫經而造
像蓋清淨其性也慈悲其心也見其心知其性所
謂佛者即此而在矣惟清淨可以度脫塵勞惟慈
悲可以度脫怨尤舉平生之所怖所憎者皆自度
脫而非佛之所能有加於我也則奚以追薦為哉
其曰道士見僧獲利惎其所為亦不可延之於家
凡此皆名言也故不得而泯焉

壬戌幸東都長安竊發（竊發者何人哉左領軍兵曹權楚璧實為之也）

經世之寅二千二百五十九

甲子唐明孝皇帝十三年廢皇后王氏為庶人

后之兄守一以后無子使僧明悟為后祭南北斗
剖霹靂木書天地字及上名佩之事覺廢為庶人
守一賜死古者有高禖之神無子者祀焉可以有
子則是祓除之與祈請之怵蓋先有其說焉非獨
後世有之固也然其事必行之以公而不可以行
之以私若守一之所為近於厭勝之所為矣將以
求福而禍輒隨之惟無見於義理之正固也夫有
是義則禮可以起無是理則事可以廢苟惟無見
於此則無適而非罪矣奚其免此君子所以貴於
學也

幸東都宋璟守長安乙丑封泰山

胡氏曰玄宗於是侈心未彰方降詔旨不奏祥瑞
其意亦可尚矣張說無故建議東封以啓驕怠之
源忠賢愛君果如是乎而明皇自謂吾為蒼生祈
福者則亦惑之甚矣夫福非可求而取之之物也
百姓之所謂福曰壽富康寧而已上好儉而民財
豐節力役而民力裕養生送死無憾則四海皆躋
乎仁壽之域此在人君行與不行之間苟能行之
則蒼生之福朝祈而夕至又何必千乘萬騎泥金
撿玉而謁之於天乎

用源乾曜張說為左右相丙寅李元紘杜暹為相還
東都丁卯至自東都戊辰蕭嵩為相己巳張說宋璟
為左右相謁橋定獻昭乾五陵裴光庭為相庚午北
討契丹辛未幸東都壬申至自東都宋璟免相癸酉
韓休張九齡裴耀卿為相甲戌幸東都李林甫為相

崔群謂憲宗曰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為
亂之始臣獨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九齡相專任
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必若此言理亂之分界
繫於開元二十四年乎愚以謂開元二十二年林
甫為相其理亂之幾固已分矣蓋九齡以忠林甫

以佞九齡以直林甫以回忠若有時而拂意則佞者無不順也直者有時而忤旨則回者無不從也是其心之所向固有彼此則異日之或去或留皆其迹耳是故究理亂之分者不必考諸其迹考諸其心而可也然則為君者其可不堅此一心以為用相之地乎

丙子至自東都牛仙客為相是年太眞楊氏入宮武惠妃以丁丑死則太眞入宮當不在於丙子以意度之其在丁丑之末戊寅之初乎李林甫用事丁丑廢皇太子瑛為庶人瑛之外有瑤琚以譖潤之諸而殺之矣

按明皇之於兄弟能極其友愛可以無愧於人倫之一矣然為人之夫則不免以嬖寵之故而黜其妻為人之父則不免以讒間之故而殺其子是何其於彼則甚厚於此則甚薄歟說者謂不能擧斯心加諸彼夫是以得不補失是不盡非而其無愧者少可愧者多矣要之友愛之篤者非他由宋王成器以天下讓則所以養其良心者深也若皇后太子則無復養之者矣顧有武惠妃楊洄為之間焉其本然之良心日凋且喪則其或黜或殺將有所不免矣嗟夫心德之不宏者其病固至此乎按上之於三子也初未有決然殺之之意嘗召宰相謀之李林甫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上意乃決嗟夫使九齡不罷則必無是事矣曩者九齡為上言歷引晉獻漢武晉惠隋文之事極陳禍亂以為之戒可謂明且切矣今嚴相未幾而首發太子并殺三王此何待祿山兵起而後知其為亂哉三子不得其死其家亂矣未有天子之家亂而天下不從之者而林甫猶以此家事非臣之所宜豫然則宰相所宜豫者果何事哉宜乎崔羣論之則以為玄宗之亂由此而始也○孫甫曰太子瑛之廢雖由武妃林甫亦張說之過也初忠王出月百宦說有貌類太宗之言蓋貽成方娠時說侍讀東宮知其異事謂王嘗受天命以因事言之以席於叙耳說事明皇情義至尊言從討行於忠王豈無客議也使明皇之意已移變龍之言易入說無以此其過矣

罷九齡相仍黜之罷九齡且黜之當在廢太子瑛之前相宋璟卒監察御史周子諒言牛仙客事杖死于朝

子諒之言是歟不可以不從也子諒之言非歟不從可也何至以一怒而殺之哉殺子諒所以為逐九齡之兆也九齡之於仙客固嘗以加之尚書為不可豈其以加之宰相為可乎今而相仙客九齡固已罷矣特未竄耳子諒又從而蹙之雖微林甫之譖吾知九齡之為不免矧林甫譖之以為子諒九齡之所薦也其能不以為附下罔上者幾希矣故曰殺子諒者非他乃所以為逐九齡之兆也○范氏曰古之殺諫臣者必亡其國明皇親為之其亂之兆乎開元之初諫者受賞及其末也而殺之非獨此也始抑外戚焚珠玉詆神仙禁言祥瑞其

終也惑女寵極奢侈求長生悅禨祥一人之身而相反如此由有所陷溺故也

戊寅冊忠王璵為皇太子相李林甫領隴右河西節度使牛仙客領河東節度使

按隴右之所節度者自臨洮軍而下為軍者十巳有為守捉者三焉布在洮鄯河廓等州而統之以隴右節度河西之所節度者自赤水軍而下為軍者八且有為守捉者三焉布在涼肅瓜沙等州而統之以河西節度河東之所節度者自天平軍而下為軍者四且有為守捉者三焉布在蔚嵐忻代

等州而統之以河東節度其為任亦重矣將不親領而顧以李林甫牛仙客遥領之范氏曰此開元之亂制也

己卯平突厥獲其王追封孔宣父為文宣王顏回為兗國公餘哲並為侯辛巳命安禄山為平盧節度使

平盧節度者自平盧軍而下為軍者二為守捉者亦二布在營平二州之內而統之以平盧節度

壬午改元天寶

何以改元為天寶以得寶於弘農之故也其寶謂何白石赤文自成桑字解之者云桒字四十八示

聖人御曆之數也說者因曰帝幸蜀之明年適四十八矣然以予考之帝以癸丑即位至幸蜀歲在丙申才四十四又四年為李輔國所逼遷居西內適四十八說者之云蓋未考也

李適之為相開莊文列庚桑子四學

道一而已而有四學乎哉此可以見信道之不篤矣然則向之所以追王宣聖者無亦徒尚其名非尚其實歟

裴耀卿進尚書右僕射

胡氏曰以利合者小人之事也夫惟君子不可以

貨取故人主必昭儉德以照臨百官清心寡欲不殖貨利而用君子立乎朝廷則寵賂之門自塞矣明皇入宇文融之說殫天下以自奉故使禄山專以貨寶交結左右蒙蔽聰聽所以治國者不以利為利為其生患之若此也孟子對梁惠王何必曰利為其末流至於弑君篡國而猶不止也

甲申改元為載命禄山為范陽節度使作太真妃楊氏養子（禄山為妃之子當在丁亥）

范陽之所節度者自威武軍而下為軍者九布在幽薊媯檀等州無守捉　范氏曰明皇殺三子納

子婦用李林甫為相使族無罪之人三綱絶矣其
何以為天下乎
乙酉冊太眞妃楊氏為貴妃契丹殺公主叛陳希烈
為左相
希烈以講老莊得進林甫以其易制故引以為相
夫老莊之學視天下無足以累之者是故其無欲
可以自潔其不屈可以自高豈至為人所制哉今
貴為宰相而不免為人之所制也則是未嘗知有
老莊之學且夫老莊之學崇尚虛無則有之未有
神仙之說也而豈有符瑞之事哉今以神仙符瑞
取媚於上而後容焉則帝之於老莊其知之亦淺
矣
右相李林甫大行誑構首陷韋堅丁亥改温泉為華
清宮（温泉自温泉耳而謂之華清者則以為其宮之名非改也云）
戊子以宦人高力士為驃騎大將軍閑中外
胡氏曰力士雖曰恭謹然其罪亦大矣力士嘗能
為明皇忠計若密主張九齡而去李林甫佑衍王
忠嗣而去安祿山論功較績夫孰與讓既不能然
又使安李因已以取將相他日雖有大柄假人擁
兵大重之說亦安能回二人已盛之勢哉不謹於
大而謹於小知所以保身而不知所以保國此固
小人之事於力士何責焉以當時得譽於士大夫
而無疾惡之者故不可不辯也
賜安祿山鐵券幸華清宮己丑幸華清宮庚寅幸華
清宮獾歸韓國虢國秦國三夫人及鴻臚卿楊銛宰
相楊國忠五家安祿山進封東平郡王辛卯幸華清
宮安祿山入朝乞兼河東
其始節度平盧則但有營平二州其次節度范陽
則有幽涿瀛莫檀薊嬀順八州而營平二州亦在
其内焉斯十州矣至是而又兼河東則○遼沁嵐
石忻代雲皆其所領凡十有八州矣舉十有八州
之生齒付之巨寇其幾何而不亂○胡氏曰祿山
之憚林甫者以林甫智術足以御之也若林甫明
以祿山兵多勢大將生變亂開悟上意移之他鎮
消未然之患則身雖多罪亦有可贖乃姑欲示以
精神脅以氣勢使之畏己而已其罪可勝言哉
討雲南不利（按志曰雲南郡姚州理姚城）壬辰幸華清宮李林甫
卒
按姚崇之為相不滿四年張九齡之為相不滿五
年獨宋璟之為相十有七年然亦不專任也最專

且久其惟李林甫乎其在相位凡十有九年而天
下之亂已成矣舉天下之人無不知之而上則不
知也悲夫
楊國忠為右相癸巳幸華清宮楊國忠大行謟構
國忠所構首及林甫剖棺削爵其亦凶人之報歟
進封哥舒翰西平郡王
經世之外二千二百六十
甲午唐明孝皇帝四十三年受朝于華清宮帝見素
為相始以詩賦取士
謂詩賦為不足以得士歟然唐之進士大抵由詩
賦而出之唐之名臣大抵由進士而出以詩賦取
士未必不足以得士也謂詩賦為足以得士歟柳
宗元劉禹錫諸人夫豈其短於詩與賦者然因其
迹而究其心君子病之以詩賦取士未必果足以
得士也然則如之何羣於鄉選於里必其行浮於
文其殆庶幾乎有志乎真儒之得其試以是思之
楊國忠進位守司空乙未安祿山以范陽叛兵陷東
都皇太子璵為元帥監國高仙芝封常清軍敗以哥
舒翰將兵二十萬守潼關
范氏曰國忠既激祿山使之速反以信其言又懼
哥舒翰出兵潼關恐其不利於已勤為身計不顧
社稷之患然所以求全者適足以自族也夫小人
利於已不利於人則為之害於國不害於家則為
之自以為得計矣而不知害於國則亦害於家不
利於人則亦不利於已是以自古小人之敗必至
於家國俱亡此先王所以戒小人之不可用也明
皇以天下安危寄之一相而其人如此安得不傾
覆乎
丙申潼關不守帝西幸至馬嵬（馬嵬在興平縣西北二十三里）兵亂
殺宰相楊國忠及貴妃楊氏
范氏曰古者天子巡守必載廟主而行明皇既不
能率其民人城守以待勤王之師必不得已而避
寇猶當告廟諭衆為備而動則不至於顛沛矣乃
以天子之尊獨與所愛脫身而逃委其子孫皆碎
賊手自是以後天下有變則人主先為出計自明
皇始其可醜也夫
祿山陷長安稱帝東都國曰燕元曰聖武皇太子西
至靈武（靈武漢志屬北地）即皇帝位是謂宣孝皇帝改元至
德以廣平王俶為元帥（廣平漢志屬冀州）裴冕為相尊蜀中
帝為太上皇移軍彭原（彭原屬寧州）

范氏曰肅宗以太子討賊遂自稱帝此乃太子叛父何以討祿山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由漢以來享國㝡為長久然三綱不立無父子君臣之義見利而動不顧其親是以上無教化下無廉恥古之王者必正身齊家以率天下其身不正未有能正人者也唐之父子不正而欲以正萬事難矣其享國長久亦曰幸哉○胡氏曰玄宗既有傳位之命太子非真叛也其失在玄宗命不亟行而裴冕諸人急於榮貴是以致此咎也使肅宗著於父子君臣之義豈為諸人所移得以移之則其心有以來之尔唐高祖脅玄之逼不見幾故也而太宗明肅之惡欲速見小利故也父不父子不子豈非後世之大鑒歟

恒山陷顏杲卿死于東都（恒山郡即常山鎮州是也）

胡氏曰致亂者李林甫楊國忠也而受禍輕許國者顏杲卿也而得禍重此淺識之士所以疑天理善惡報施之或僭也此亦猶顏回不年而盜跖壽考陽虎列爵而仲尼菜色天下之於人未嘗數數然較其善惡之長短輕重尺寸銖兩而報之要之人生有正理必當為善而不可為惡天有常道為善者必佑為惡者必誅此其終也不可易者若杲卿家禍蓋亦百一君子之不幸也幸不幸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丁酉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太原節度使李光弼兵入遂安祿山將大敗之于香積（香積寺名在子午谷正北微西）遂復兩京

朔方之所節度者自豐安軍而下為軍者七布在靈武等郡若太原節度即河東節度當時河東之兵為寇所握光弼之所領者特子儀之所分云尔使河東不與范陽俱付祿山而蚤以光弼領之則其於禦寇也豈至若是之難歟

帝還長安太上皇至自成都

上皇至鳳翔命悉以甲兵輸郡庫上發精騎三千奉迎胡氏曰父子天性也大利所在嫌疑生焉上皇不以甲兵自隨其慮深矣肅宗之迎之也當具咸儀備物采何必發精騎耶既啓其（立）端於是有露刃而劫遷者與憂之不獲安其居辟穀之不得考其死漸生於是矣○上皇至咸陽上備法駕迎於望賢宮范氏曰肅宗以皇太子討賊遂自立於靈武不由君父之命而有天下是以不孝令也及其

迎上皇於蜀賢宮百姓皆泣耳目則辭帝服避馳道屑屑焉為末禮以眩耀於衆豈其誠乎況其終也用婦言而其保奸諫遷於六父於西宮卒以憤鬱而殞事親若此罪莫大焉且其臨危則取大利居安則謹小節以是為孝亦已悖矣孟子曰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其肅宗之謂乎

封廣平王俶為成王 俶以是年封楚王以明年封成王 苗進卿代崔見素為左相安祿山為子慶緒所殺代立退保相州改元天成戊戌唐改元乾元以成王俶為皇太子李揆王璵為相 是年伯三揆為相李峴為相則在明年耳 其九節度圍安慶緒于相州軍潰 ○相州安陽相州軍潰當亦在於明年 九節度者郭子儀一也魯炅二也李奐三也許叔冀四也李嗣業五也季廣琛六也崔光遠七也蓋之以李光弼上思礼斯九節度之謂也 上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者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

范氏曰夙沙衛殿齊師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以諸侯之師閹人殿之猶以為辱況天子之師使宦者為之主是辱天下之衆也且慶緒窮蹙郭李不世出之將也使朝恩節制之猶不免於敗況庸人可知矣肅宗初從靈武舉六十萬衆棄之其不亡亦幸哉○胡氏曰軍置元帥則令出於一不然必敗古事盡然肅宗以李郭難相統屬者俱名入朝面受旨意使以相下濟務為先光弼本子儀偏裨必相推舉九節度之師成功決矣不然俾二公分統殊方而進亦其次也而必使宦人宣慰處置夫何意乎

祿山將史思明殺安慶緒稱帝魏州 思明僭號當在范陽不在魏州 己亥唐改元順天 順天乃史思明所稱之年號非唐之所稱也 李峴呂諲第五琦為相史思明復陷東都唐改元上元宦人李輔國逼太上皇入西宮

所謂西宮即隋之故宮也高祖太宗皆嘗居之矣迎上皇居之豈曰不可第非出於上皇之所樂則不若南宮之為愈耳矧輔國之所將者凡五百騎皆露刃而至焉是果何為者哉是之謂劫遷臣也而劫其君子也而劫其父揆以春秋一施之可也彼輔國人奴也其於此道固懵然矣而肅宗人王也其於此道乃亦懵然則何以異於為奴者哉惟其所見之無異於奴也是故奴得而制之差夫此其所以為劣歟○胡氏曰内寵旣堅合而為一人主

不悟又委信之其終不致於篡弒逆亂者古無有
也肅宗之事亦可以為鑒矣太宗明皇肅宗之孝
道無稱焉豈非自太宗失之歟高祖睿玄晚節未
路不免甲兵震驚之禍而玄宗猶酷嗚呼悲夫輔
國之言曰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當為社
稷大計消亂亡於未萌豈得循匹夫之孝夫孝以
養父母為先然後上及於祖宗今天父在也乃困
其身怵其心而社稷是安此中人以下所能辨者
肅宗不察盖自馬嵬西行輔國已有是言今又云
尒是知肅宗為人可誘以利故也當是時白刃曾

遷盡去左右之人而居西內上皇辟穀成疾以至
殂殞其異於趙武靈王沙丘之禍無幾矣夫以討
賊之故奪父之位其終至於如此使安慶緒史朝
儀而有知豈不含笑於九泉乎

劉展以楊州叛辛丑太上皇崩于西宮（上皇崩在壬寅）帝亦
不豫皇太子俶監國苗晉卿行冢宰史思明為子朝
義所殺代立保東都壬寅改元寶應張后謀立越王
係內臣李輔國程元振幽皇后張氏于別殿殺之

范氏曰肅宗信任李輔國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
身下不保其妻子此近小人之禍也可不戒哉可
不戒哉

帝崩皇太子俶踐位是謂孝武皇帝以雍王适為元
帥元載為相程元振為驃騎大將軍居中用事復東
都及河朔史朝義走幽州幽人殺之以獻癸卯吐蕃
陷長安別立武王宏（武王宏當作廣武王承宏）帝出居陝郭子儀
收京城帝還長安放廣武王承宏于華州（華州理鄭縣）

胡氏曰郭子儀之德之才可以兼任將相乃置之
閒處及有急難又遽委任之代宗於闒尹之言受
命如響遣退子儀如待奴隸自李光弼以下恃功
負氣夫豈堪此附子儀無纖介于胸中一聞君命

不俟駕而行蹈危覆險死生以之其忠義積誠仰
貫白日而度量容偏無所不包真可以為人臣之
師表矣使代宗挈國權兵柄而付之子以復太宗
之業何難焉而不能也可勝嘆哉

延玄宗于泰陵葬肅宗于建陵改元廣德僕固懷恩
以汾州叛（汾州理隰城）

懷恩之叛也以郭子儀鎮河中及至鎮則懷恩之
衆數萬悉歸之咸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之者也夫
以直道行之民固可與為治不可與為亂也然亦

有時乎為亂何哉此非民之罪也道之也迫之也
設使范陽而無祿山則范陽之民必不可與為亂
矣設使汾上而無懷恩則汾上之民豈可與為亂
哉亂之興自懷恩始民不得已而從之吾是以知
其非民之罪也不然子儀之至鎮也則曷為鼓舞
而涕泣哉鼓舞則喜其來也涕泣則悲其晚也喜
其來則有以歸于正悲其晚則恨其來之不早也
然自是而不正者亦歸于正時有蚤晚而理無斷
續斯世斯民固亦三代之民也
罷苗晉卿裴遵慶相以李峴為相甲辰以雍王
為皇太子吐蕃寇邠及奉天邠州理新平奉天屬乾州王縉杜鴻
漸代劉晏李峴為相乙巳改元永泰吐蕃大掠畿甸
帝御六軍屯于苑命九節度以本軍討賊吐蕃會回
紇寇奉天僕固懷恩卒之亂郭子儀復以回紇隨白
元光破吐蕃于靈武
胡氏曰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郭子儀輕騎見虜非惟虜不敢害又聽其言講解
而去賢於數十萬衆力擊鏖戰之功惟忠信足以
感動之而已矣然忠信非可一日而為也積之既
久行之既著名發於實而效見于遠則其聲音笑

貌亦將有孚於人此回紇諸酋所以釋兵下馬而
拜者也夫豈可偽說而僥倖哉在易之師曰貞丈
人吉子儀其庶幾歟
崔旰以西川亂
天下之亂未必出於其人之所為而惡其人者恒
足以激之是則郭英乂之謂矣英乂既以英幹之
請得為劍南節度使矣則何恨乎王崇俊而殺之
又何恨乎崔旰而攻之攻之而不足以制人之死
命又為所敗妻子為戮而身亦不免於為匹夫之
寓嘗是時而思前日所為曷不小忍以俟其吾與
者乎是故德之不弘而量之不廣者始則不能忍
人終則人不容已卒之召釁於意外而取患於術中
者皆是也豈惟英乂一人為然哉
丙午改元大曆周智光以華叛丁未吐蕃大寇靈武
郭子儀鎮涇陽涇陽草理涇州南涇之為州自理安定戊申吐蕃火寇
靈武已而裴冕為相
自肅宗即位靈武而裴冕已為相矣至是十有四
年後入為相豈期德誼之尊功業之盛有不可冒
之敬也者耶正以老病易制為元載之所貪云耳
昔者陳希烈以柔佞易制為李林甫之所貪今裴

裴冕以老病易制為元載之所貪然則既老且病其氣衰矣正使百鍊之剛猶將轉而為柔況未必剛耶剛者不制於欲故常伸於萬物之上柔者役制於欲故常屈於萬物之下其志既屈其道必不伸矣此姦臣所以貪其於已為便故引之歟然其不便於國則行不如藏用不如舍是故君子鄙之

庚戌臧介以潭州叛潭理長沙 壬子回紇掠京城掠京城者回紇之使耳非回紇之兵也 朱泚節度幽州即范陽 癸丑郭子儀大敗吐蕃于靈武

胡氏曰違令致敗者史抗也而渾瑊以為已罪受命禦寇者渾瑊也而郭子儀自任其失責躬如此所以前敗而後勝欲使子儀而欲討瑊瑊又欲斬抗則偏裨心怒卒伍意離剿致大敗吾知矣然而人之常情鮮不非人而是已以武侯及郭公之德度觀焉人之相越遠矣

乙卯魏博節度田承嗣擅取洛衛磁相四州魏博軍理魏州而魏之為州自理貴鄉元城博之為州自理聊城方其所取洛衛磁而下則洛理永年衛理汲縣磁理滏陽相見前 河陽及陝州軍亂河陽軍理孟州陝州軍理陝州而陝之為州自理陝縣

丙辰淄青李正己擅取齊海登萊沂密德棣曹濮兗鄆淄青軍理青州而青之為州自理益都淄之為州自理淄州若其所取齊海登萊而下則齊理歷城海理朐山登理蓬萊萊理掖縣沂理臨沂密[illegible]理濟陰濮理鄄城兗理瑕丘鄆理須昌

請命封隴西王

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則正己之所有者也曹濮兗鄆非正己之所有者也非其所有易從而取之以李靈耀之反於汴也奉詔擊之而因以取之耳然則可乎曰不可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況曹濮兗鄆四州之外又加之以徐乎若其下請命封王之事則皆未之有

李寶臣封隴西王李忠臣封西平王段秀實封張掖王

此三人者之封王討亦非事之實何則李寶臣之討魏也有功矣然不能不懟於馬承倩之所怒又不能不愧於田承嗣之所給功以過擒朝廷何自而封之乎李忠臣討汴者也其為有功亦僅尔何遽至於封王乎段秀實辭者也以彼諸人而可王則其王秀實也夫豈不可顧當爾之時秀實在涇原方以行軍司馬護馬璘之喪則其資未也然則如之何曰邵子之書與司馬氏之書並時而出彼此不相參涉則所傳聞異詞各據所見書之正月不可以必其同也

崔寧破吐蕃河陽軍亂丁巳誅宰相元載并夷其族
貶相王縉括州刺史 括州理括蒼
胡氏曰元載王縉固有罪矣然非有兵柄何変之
足虞因其朝也召致百官下制黜之誠無難者若
有不軌之圖則付諸廷尉驗虛實輕重而施刑焉
奚以遽為哉今不詢在庭不歸司寇其紊亂政事
經邦不績一切闊略直加以反逆之罪并其妻子
俱受極典何哉以愚度之代宗固怒載矣蓄其憾
激其怒發其機者必中人也李峴殺程元振者而
奉身無過故止於罷免元載殺魚朝恩而久居相
位罪重貫盈平時薰蒸聒聒於上之聞聽者衆矣
安知非朝恩之黨報仇之所為耶且劉晏素爲中
人魚氏之恨在載不在縉故晏免縉而取載也
楊綰常袞為相
綰性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賀郭子儀減聲樂
黎幹省騶從崔寬撤第舍范氏曰楊綰以清名儉
德為相而天下從之如此況人君能正己以先海
内其有不率者乎是以先王必正心脩其身而天
下自治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矣此之謂也 胡
氏曰郭公黎幹崔寬事類而情殊子儀成人之美
者也幹與寬則畏之者也謂幹寬有仰德化服之
心者非也謂子儀有惕戚踧踖之態者亦非也○
載縉為相日賜御饌可食十人袞奏停之司馬公
曰袞之辭祿廉恥存焉與夫固位貪祿者不猶愈
乎未可深譏也
戊午回紇寇太原吐蕃寇靈武己未汴州軍亂 汴州理
汴州承汴之為州則自理浚儀與開封此其為李靈曜之亂則當於丙辰書之矣 皇太子适
監國帝崩皇太子适踐位是謂孝文皇帝 孝當作聖 葬代
宗于元陵貶相常袞以崔祐甫為相郭子儀為尚父
庚申改元建中朱泚領四鎮節度使 四鎮謂龜茲于闐焉耆疏勒當
是時為四鎮留後者子儀之弟則泚於四鎮未嘗鎮之也 劉文喜以涇亂 劉文喜涇
州別駕耳非其節度也其節度合涇與原不無綴之胡氏以命李懷光節文喜拒焉拒懷光請朱泚亦既
從之矣又據涇而叛懷光奉詔討之遂為其下劉海賓所殺 冊宣王誦為皇太子
楊炎為相賜相劉晏自殺
劉晏之死楊炎有力焉然非賜之以死使自殺也
乃遣中使往而縊之耳然則可乎曰不可罪不至
死而置之死説者以為難乎其服人之心者也○
胡氏曰劉晏言利之臣君子所不道也而其言有
不可廢者出納必委士類理財以養民為先官多
則民擾論大事不計小費事必於一日之中決之

皆可法也夫晏之定國其功豈楊鉅業堅楊慎矜之比然亦不免於誅死何也利於上必不利於下利於公必不利於私不利則起怨怨積則生禍矣且史亦言衆頗疾之是必有說矣

辛酉盧杞為相

范氏曰君子與小人莫不引其類故任一小人而天下被其災害者數十年而未已焉德宗相杞而杞引延齡則其國政可知矣置相可不慎哉

貶相楊炎崖州司馬（崖理舍城）

杞之為相也楊炎以其不學輕之不與會食夫以杞為不學則信夫其不學矣然炎之所以為炎果學者乎當其殺劉晏也李正已表請其罪炎心懼焉乃遣腹心分詣諸道諭以劉晏之死由其在昔嘗請立獨孤氏為后上用此殺之非我之過也其為不學有甚於此者乎古之人善則稱君過則稱已若炎之所為稍有誠者皆所不忍況學者乎其取憎於上也則有由矣晏之死也以中使繼之炎之死也亦以中使繼之出爾反爾獨無可念者乎後之人欲為善後之計鑒此足矣

尚父郭子儀卒

胡氏曰功蓋天下而上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此漢唐以來將相所難若子儀以何道而能然惟使忠信安義命而已矣史又稱其窮奢極欲愚切恐其言之過矣窮奢極欲小人處富貴之所為也曾謂子儀之賢而有是哉

淄青李正已魏博田悅恒定李惟岳各擁本部兵叛

李希烈平梁崇義于襄陽封之為南平王（加希烈平章事非封王也）

河東馬燧（河東理太原）澤潞李抱真（澤潞軍理潞州而潞之為州則自理上黨澤之為州則自理晉城）破田悅于洹水壬戌宣武劉洽（宣武軍理汴州）神策曲環破李納于徐州幽州朱滔（幽州節理范陽）平李惟岳于東鹿（東鹿縣屬深州）

朱滔田悅王武俊李納李希烈稱王相推為盟主

稱王則稱王耳何以相推為哉君子曰盜賊至為不道亦有禮樂焉必有統屬即所謂禮也必相聽順即所謂樂也禮樂無處無之吾於其相推也有以見之矣雖然與其推滔若希烈為盟主孰若尊事朝廷之為愈乎尊朝廷而事之則其統屬不紊聽順有素所謂自然之禮樂也而叛者不知則不過為盜賊而已矣雖有禮樂夫豈禮樂之正哉

閏播始相

揣在上前嘗欲有所言也杞目之而止設使杞雖目之而播固不止則亦何所言哉昔者德宗嘗以為政之要問之曰播之言曰必求有道賢人與之為理必若此言則杞之所為果有道乎果無道乎如其無道也則不當為其所引如其有道也則不當忌其所言當其目之之時正當極論天下之人某為賢某為不賢首擊姦杞而去之可也又當極論天下之事孰為可行孰為不可行凡姦杞之所建置者一洒而去之可也當時之事莫大於斂民財失民心是則皆杞之所為也此而不言則為負上之所倚徒與姦杞為腹心為臂指得不有愧於有道賢人之言乎

癸亥李希烈陷岐州（岐當作蘄蘄州蘄春）太師顏真卿宣撫淮寧軍事不還（淮寧軍理汝寧府）

胡氏曰魯公清忠直道再為常伯輔相有虛位而不用人君非知己矣年踰七十致仕而歸不亦善乎而與盧杞同朝且有不相容之詐而觸其所忌間者難以言智矣

哥舒曜以鳳翔邠寧涇原軍大伐于東（鳳翔軍理鳳翔府邠寧軍理邠州涇原軍理涇州邠與涇之所理公已見前宰生定安原理平高○宰各有帥哥舒曜非鳳翔而下諸軍之帥也雖曰受命天子以討希烈然而以其本軍又矣不能以他軍也若然則其軍何在曰在東都）而後潰潤

敗潰潤者李勉所遣唐漢臣及上所遣劉德信耳然則何以敗以欲乘虛襲詐而又為中詔所責遂狼狽而返以至於敗也夫兵之不可以遥制也久矣而德宗之意乃欲操縱在己不欲其控制在人是以進也而必使之退前也而必使之却可勝也而必使之敗是則皆其自取夫復何尤

命涇州姚令言以本軍衛東都兵至滻水（滻水出藍田谷北流入霸）于返戈入長安立朱泚為帝于含元殿

受命而不敢不前者權在於上也令言不得而違之也返戈而不能不却者權在於下也令言不得而過之也然而權無定在或有時而在上或有時而在下乎曰在下者惟上所命何權之有顧在上者不能撫之以恩御之以道則向之所謂無權者亦有時乎有權矣雖然此非權之謂也變出於一時之倉卒莫之枝梧則亦若權之謂矣卒之奉泚為主則又將以其所謂權者納之泚焉泚亦何足以有權哉御失其道撫失其恩則權逸而歸於彼也

渾瑊奉帝出居奉天朱泚兵頓乾陵（杜佑曰武后分醴泉縣地置奉天縣蓋家陵寢所在故曰奉天乾陵則高宗之所葬也）朔方節度使李懷光以本兵救奉天（朔方軍理靈州）朱泚退保京城李懷光以本軍叛

懷光初以本兵救奉天則曷為而遽叛也是則盧杞為之也杞畏懷光之斥其罪也不使得覲懷光則以為數千里赴難破泚解圍勤亦至矣今去上咫尺而不得覲也獨能無介然乎此懷光之所為快快也然使懷光而有子儀之見則亦何必以是快快哉乘已勝之氣破垂亡之賊則功熟與讓孰得而加之哉然後為所欲為暴杞之罪而請命誅之不難矣不此之務而從叛若流其亦不思之甚哉

李希烈陷襄陽許鄭及汴州（李希烈非陷襄陽乃陷襄城也按襄城非唐為縣屬汝川許理長社鄭理管城）哥舒曜走洛陽（蓋襄城未陷乃先走矣）貶宰相盧杞新州司馬（新州理新興）范氏曰德宗性與小人合故其去小人也難遠君子也易忠正之士一言忤意則終身擯斥盧杞之徒迫於危亡不得已然後去之豈惡治而欲亂哉蓋其性與小人合也

蕭復劉從一姜公輔為相

經世之辰二千二百六十一

甲子唐聖文皇帝五年往奉天改元興元王武俊格命（其曰格命比民云耳）李懷光走河中（河中府治河中）帝移軍梁州（梁州軍理梁州而梁之為州理南鄭以是年改曰興元自）渾瑊及吐蕃敗朱泚于武功（武功漢縣屬扶風）李晟收京城迎帝還宮田希鑒殺馮河清以涇州叛

馮河清聞變大哭發甲兵赴行在是知有君臣之義者也及泚令言遣人誘之則又數斬其使非有不可奪之節能若是乎夫節義之士千萬人而不一有幸而有之亦宜深而自重也而大將田希鑒得以殺之是必謂人皆節義不復隄防之耳噫夫其亦可悼也哉

行軍司馬田緒殺田悅以魏博降李抱真

田緒殺悅固已送款朱滔矣及李抱真王武俊遣使詣焉則又集將佐謀之幕僚曾穆盧南史曰用兵雖尚威武亦本仁義然後有功幽陵之兵恣行殺掠今雖盛彊其亡可立而待由是降於抱真降於武俊亦曰因之以降於朝廷耳魏博之叛久矣宜其黨之不知有仁不知有義也而穆南史猶以仁義說緒以見仁義天理本心之所不可泯消也

而利欲蔽之有終其身而不改者焉嗚呼豈不痛
哉
平朱泚于涇城淄青李納格命田希鑒殺姚令言以
涇州降田希鑒非能殺姚令言然姚令言者乃涇之亂卒云耳李晟平涇州亂
殺田希鑒
晟之殺田希鑒也以誘殺之耳其未得為正矣乎
春秋於中國其曰敗某師者惡之也不予其以不
正敗人之師也於夷狄而曰敗某云者予之也雖
不以正無惡焉蓋君子之於夷狄則亦勝之而已
矣於盜賊則亦殺之而已矣彼希鑒盜賊之雄耳

苟有以殺之雖不正無惡焉
李希烈將李澄以滑州格命劉洽曲環敗李希烈于
陳州滑理白馬陳理宛丘盧翰為相乙丑改元貞元李希烈陷
南陽南陽即鄧州渾瑊平李懷光于河中平懷光者馬燧為首渾瑊次之
韓游瓌又次之不特瑊一人而已也丙寅劉滋崔造齊映李勉相繼為
相陳仙奇殺李希烈以蔡州降蔡州即汝寧府理汝陽陳仙奇
為蔡州刺史吳少誠又殺陳仙奇以蔡州請命復以
吳少誠為蔡州刺史
胡氏曰陳仙奇為國殺賊賞以節鉞是也吳少誠
黨賊而殺仙奇亦以與之則賞罰混殺兆淮蔡之

亂矣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此類是也
吐蕃寇涇隴隴州理汧陽丁卯張延賞柳渾李泌為相
胡氏曰上古一相專任賢也漢置二人存交修之
意焉唐自武后以來乃有數宰相然亦無救於李
林甫楊國忠元載盧杞之專權故以擇人為要不
以多員為善也夫聖王之法關盛衰必欲綱舉而
紀從莫若法古置一相而考慎其人而置左右丞
或參知政務各二人分轄六曹守成法督稽滯察
姦欺決訟牒有疑事應更革則以告于宰相而宰
相不得親細故署文案專與人主講道勸義廣求

賢才列于庶職下酌民言旁通幽隱如此則上下
詳略之任各得其宜而治道成矣
渾瑊會吐蕃于平涼吐蕃竊發于會渾瑊逃歸馬燧
請之謬也
春秋與戎盟必書至何以書危之也夫戎狄之人
詐諼乃其人也而可信乎范氏曰人君於其所不
當疑而疑之則於其所不可信而信之矣此必然
之理也李晟之功社稷是賴而德宗猜忌使憂懼
不保朝夕至於說邪之說訐夷狄之甘言則推誠
而信之不疑由其心術顛倒見善不明故也

戊辰福建軍亂（逐建帝理福州而福之為而自理閩縣建理建安）邵寧軍亦亂李晟馬燧李泌連相國徵夏縣處士楊城為諫議大夫（陽城夏縣屬絳州）己巳董晉竇參為相

胡氏曰李鄴侯智慮過人而以竇董自代豈固擇不如己者以自顯乎抑識不知也當是時忠言深計焯灼著見孰居陸贄之先舍贄而引參何也晉在位五年君德國政猶前日耳其言以天下安危視宰相賢否則是而以諫議於君前為不足道則非謀議固安危之本也苟一無所謀議安知所行者何事耶是特大言以蓋其循默充位之咎耳

常暈破吐蕃于嶲（嶲當作巂巂理越嶲）庚午吐蕃陷北庭（北庭府理登滿）壬申襄州軍亂（襄州軍理襄州而襄之為州則自理襄陽安養）趙璟陸贄為相

胡氏曰陸贄自李泌相後不復諫說豈帝訪問之遺欲以忍度之正講長源周旋三帝間已為後進嫉有爭能之意耳或問陸贄何如人也曰孟子所謂有社稷臣者欲不然道合則從不合則去乃天民矣

貶相竇參郴州別駕（郴州理郴）吐蕃入寇癸酉賈耽盧邁為相宣武軍亂甲戌南詔異牟破吐蕃于神州（神州當作神川年下）

（尋守神州當作神川）常暈破吐蕃于峨和（峨和城名）元誼以田緒叛于洺（元誼非以田緒叛乃以洺州之眾叛而歸田緒也）黃少卿以欽叛（欽理欽江）丙子崔損趙宗儒為相

損嘗為延齡所薦故用之范氏曰裴延齡既死而德宗猶思其人又用其所薦者為相使其好賢如此豈不善哉夫賢之入人也難佞之入人也深是以鮮有好賢如好佞者也

丁丑常暈破吐蕃于巂州戊寅鄭餘慶為相栗鍠殺刺史（鍠當作鍠）以明州叛（明州理鄮）己卯許州軍亂吳少誠以陳蔡叛伐淮西不利庚辰伐蔡不利又伐又不利

伐蔡不利又伐之不利則韓全義貞無功矣無功則黜之可也削其爵使其白衣從軍俟有功而復焉亦可也今乃以竇文場之故反禮遇之又以無功為有功甚矣德宗之自欺亦且好人之欺己也

徐州軍亂（徐州理徐州而徐之為州自理彭城）貶相鄭餘慶郴州司馬齊抗為相蔡州吳少誠順命癸未高郢為相吐蕃請和甲申吐蕃南詔日本修貢乙酉正月帝崩

范氏曰德宗享國二十六年秕政尤多而大弊有三一曰姑息藩鎮二曰委任宦官三曰聚斂貨財本夫志大而才小心褊而意忌不能推誠御物尊

賢使能以為果敢聰明足以成天下之務初欲削平僭叛刬滅藩鎮一有奉天之亂而心隕膽破惟恐生事既猜防臣下則專任宦者恩其窮窘則聚斂掊克益甚於初自古治愈久而政愈弊年㳽進而德㳽退鮮有如德宗者是以藩鎮彊而王室弱宦者尊而國命危貪政多而民心離唐室之亡卒以是三者其所由來漸矣

皇太子誦踐位

范氏曰太子既立二十餘年宦者猶有他議衛次公等侍以草詔得至禁中遂沮其謀不然幾有趙高之事○胡氏曰順宗自去年九月風瘖逮今未愈長子廣陵王淳年二十八英睿之姿可付大器德宗於是建為太孫使攝聽斷則神器有託矣而貪有其位吝于子孫眷戀遲回不肯蚤決唐之不亂亦云幸矣

王叔文王伾用事

伾叔文小人耳何足多責惟是擿宗元劉禹錫等其自許何如而亦與比周將以為道之可行歟道非伾叔文之所知也將以為利之可趋歟利豈士君子之所計哉史謂其采聽謀議汲汲如狂則其迫於中而躁於外者可見矣使如是而不敗則古之人亦奚以自重為貴哉

韋執誼賈躭鄭珣瑜高郢杜佑為相

范氏曰賈躭鄭珣瑜為相碌碌無補然知其不可引疾而去能知恥矣方之杜佑高郢豈不有間哉

罷宮市物貶京兆尹李實通州長史（通州理通川）削民故也

君子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所謂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若宮市雖欲不改得乎其罷之宜矣○孔子曰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政與父之臣是難能也此言也用之於高宗之朝則可用之於順宗之朝則不可若李實之暴斂而以為父之所任不敢改焉是誦經而泥焉者也經之本意豈以為小人之地哉貴有以通之可也

冊廣陵王淳為皇太子罷鄭珣瑜高郢相以杜黄裳袁滋為相帝不豫八月授位于太子徙居興慶宮皇太子淳踐位是謂章武皇帝葬德宗于崇陵貶王伾開州司馬（開理盛山）王叔文渝州司馬（渝理巴縣馬當作戶）韋執誼崖州司戶以鄭餘慶鄭絪為相丙戌改元元和太上皇崩于興慶宮杜佑行冢宰事葬順宗于豐陵王士

貴為相(王士貞特為成德節度使特以平章事加之耳非真宰相也)劉闢以西川叛高崇文平之(西川軍理成都)

范氏曰藩鎮之亂異於諸侯諸侯自上古以來有之皆聖賢之後王者不得而絕也唐之藩鎮皆起於盜賊其始也天子討殖之又從而姑息之以至於不可制人主自取之也憲宗一裁以法而莫敢不服天下治亂豈不由君相哉

誅王叔文于貶所丁亥武元衡李吉甫為相李錡以潤州叛平之戊子裴垍為相

胡氏曰裴垍賞論事諫官喜批敕給事此宰相所

難能垍何以能尔觀垍告憲宗正心之言則知垍之方寸不為利回不為義疚矣

己丑冊鄧王寧為皇太子王承宗以鎮叛(鎮州軍理鎮州而鎮之為州自理真定)

自甲子王武俊格命之後至是凡二十六年使朝廷能鎮之以靜則承宗雖叛無能為也惜也憲宗於此惑於聽察舍彰義而討成德兩無所成殆哉

蔡州吳少誠卒弟少陽繼事庚寅用權德輿為相辛卯罷李藩相用李吉甫李絳為相皇太子寧卒壬辰立遂王恒為皇太子魏博軍亂癸巳振武軍亂(振武軍在)

(單于東都護府受朔方使府節度)

經世之巳三千二百六十二

甲午唐章武皇帝九年蔡州吳少陽卒子元濟繼事以淮西逆命乙未伐淮西盜殺宰相武元衡以裴度為相

度請於私第見客許之范氏曰德宗禁錮宰相而使之其宰相亦塗其耳目以容身保位國之治亂民之休戚若不聞見焉自古以來未有聾瞽其臣而可以為國者也夫疑之則勿任任之則勿疑置相者當擇之於未用之前而不當疑之於既用之

後未有可託天下而不保其欺君者也然而人君多悅人之從己其未用也輕信之既用也過防之是以上下相蒙而政愈亂也

會兵伐王承宗于鎮淄青李師道以嵩僧叛會兵伐淄青(淄青可伐而未伐也然)丙申大伐淮西及鎮陽李逢吉王涯為相黃洞蠻屠巖州(巖州理安樂)宿州軍亂(唐元和四年正月勅以徐州之符離置宿州至太和七年則又移置於埇橋之地云)丁酉崔群李鄘為相(鄘作鄘)

宰相人一之極位也士而無志於當時則已有志於當時者孰不願其至此庶幾可以行吾之道乎

李鏞之出身而仕謂其無志於當時不可也既已命之為相矣然而以疾辭也豈以憲宗為不足事歟抑以崔群為不足友歟皆非也直自以為吐突承璀之所引心竊恥之故雖貴為宰相而亦有所不屑耳或曰趙袁之為原大夫也寺人勃鞮實主張之未聞趙袁之必以疾辭也使鄘之為相也利澤及人名聲著焉斯亦賢宰相矣雖由承璀而入庸何傷乎曰袁誠賢也勃鞮之所薦誠是也君子不以為得者以文公之謀及寺人則非也今其事不幸類此則憲宗之於鄘必非相知之有素也承璀之於鄘獨能無德色乎由是而或為所牽或為所撓則不得以有為矣以是而力辭相位亦賢矣哉

裴度大伐淮西

是年李夷簡罷　胡氏曰李夷簡可謂君子矣無是己非人之心於逐楊憑取徐晦見之宜其自屈於裴度也

將李愬入蔡獲吳元濟以獻淮西平

愬之襲蔡猶之唐漢臣李德信之襲許耳然而成敗不同何也彼未至數十里止中使以遣詔責之則是機有不容而敗之以跡也變有不通而敗之以拘也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而動以遣詔責之此之謂取急自攻烏餘制勝歟制勝者其惟出奇乎是故愬歟襲蔡先遣掌書記鄭澥白於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當是時上則倚信於度度則推信於愬前無遺詔之罪後無擅命之責其機密運而變者通焉此其所以能制勝歟然後知滹澗之敗非二將之敗乃德宗自敗之也可不戒哉

裴度復相戊戌鎮州王承宗淄青李師道順命李夷簡皇甫鎛程异為相

异鎛之相與李鄘正相反李鄘恥為相承璀之所引异鎛則惟恐交之不密結之不固必以厚賂獻焉此可以見人之相越遠矣使憲宗去异鎛取李鄘且以崔群副焉未必不可與裴度共政也柰何淮西既平驕侈生焉羨餘之進雖人主亦不能不汩於利也

己亥劉悟殺李師道以淄青十二州降

淮蔡平淄青又平天下遂無事矣乎無事則誠無事矣雖然猶有後患其後患若何未可知也然而

昪鎛已相矣柳泌又以方士為刺史矣理之政有汩於邪心之勤若寖以忌崔群有憂之則曰陛下以開元初為治以天寶末為戒言亦至矣然而憲宗未必察也是則可嘆也

令狐楚為相沂及安南軍亂（安南都護府理宋平）以方士柳泌為台州刺史（台理臨海）帝餌金石有疾

金石之性不與他藥等有以制之則其性堅且久可以益人之壽無以制之則其性燥且烈可以增人之疾夫餌藥將以已疾反以致疾則何貴乎藥哉不若不服之為愈也

庚子帝崩

范氏曰憲宗伐叛討逆威令復張而變生近習身陷大禍由任相非其人故也故舊史傳疑而已其後文宗謀誅宦官盖以討亂而宣宗追治逆黨戮之殆盡其子孫皆以為弒則何疑哉

皇太子恒踐位是謂文思皇帝（思當作懿）陟文昌崔植為相貶皇甫鎛崖州司戶安南平葬憲宗于景陵鎮王承宗卒弟承元繼事辛丑改元長慶杜元穎為相劉總棄幽州以張弘靖代之幽州軍亂逐張弘靖立朱克融為留後

劉總之棄幽州非曰徒棄之也蓋嘗請命朝廷分為三道且豫擇三人以授之弘靖其一也其一人則盧士玫也薛嵩之子平也若朱克融則亦使朝廷自拔之其言若可用者正使其言不可用然豈可置幽州於度外若劉總之棄之乎又豈可置克融於度外有不若劉總之慮之乎崔植杜元穎曾不之察卒以致亂是雖曰張弘靖以驕失之然考其所自則植元穎正以速而失之也

鎮州軍亂殺田弘正立王庭湊為留後

幽州之亂既曰崔植致之矣鎮之亂則又以崔凌所致乃植之再從兄也用一崔植而致亂如此有愧於佑甫多矣植有愧於佑甫而穎亦有愧於憲宗惜哉

瀛州軍亂幽州拔瀛州鎮軍圍深州（深理陸澤）相州軍亂

所謂瀛州乃朝廷以處盧士玫者也今則已為朱克融之所拔矣所謂深州乃朝廷以處牛元翼者也今則又為王庭湊之所圍矣亂者相挺而起能矧相州之亂乎

壬寅冊景王湛為皇太子幽州朱克融陷滄州（滄理清池）會鎮州王庭湊攻深州王智興逐崔群元稹裴度李

逢吉為相

度雖元臣宿望然立於稹逢吉之間則亦何足以有為哉不若辭位去之為愈矣

李夼逐李愿以汴州亂

愿豈退之所送歸盤谷者乎其言樹旌旗羅弓矢曲眉豐頰清聲便體是必指其素所嘗有者言之言其所素有則是由在而隱言其所本無則是由隱而仕愿必居一於此矣史謂其性奢侈或者以見逐之後而歸隱乎退之推之於命亦以微見其意也

鎮兵救饒陽及博野饒陽即深州博野即瀛州王國以浙西叛德州軍亂癸卯牛僧孺為相

事固有出於偶然者而人之得失繫焉是殆冥冥之中默有以為之地乎不然則何其無意而相遭不期而適相會也韓弘之朱句細字非薦賢之蹟也而送錢不納僧孺有焉僧孺卒以是受穆宗之知而其為相則初非逢吉之所引也然則是時也僧孺當進德裕當退固自有所繫焉非人之所能為也

甲辰帝崩太子湛踐位是謂昭愍皇帝貶侍印李冲端州司馬端州理高要

李紳之貶本乎王守澄之諸而實李逢吉之意也當其未見李紳之蹟則疑似之言固足以惑人之聽也及其既見李紳之蹟則疑似之言何足以惑人之聽哉然而端谿之行終不可回則是敬宗此舉正以奉承宦官宰相之意也

李逢吉牛僧孺為相又以李程竇易直為相塟穆宗于光陵已巳改元寶慶慶當作曆牛僧孺免相丙午裴度復相內命亂中人弒帝于飲所群臣誅賊立江王卬卬當作昂初名涵後更名昂是謂昭獻皇帝

范氏曰裴度位為上相安危所繫君弒不討賊君立不與謀二日之間宦者三易主而不關宰相唐之紀綱於是大壞以度之勳德處之猶如此而況不賢者乎

以常處厚為相幽州軍亂殺其帥朱克融丁未改元太和貶相李逢吉塟敬宗于莊陵戊申鎮州王庭湊逆命安南軍亂路隋為相

路隋在相位不見其有所施設第以其救李德裕而受貶則亦有足取者吾不謂李漢從學韓愈乃與王璠相比誣德裕者極口而後已焉向微隋之

解紛則德裕其殆矣夫
己酉魏博軍亂殺節度使史憲誠（慤當作憲）立何進滔為留後李宗閔為相南詔蠻陷成都庚戌興元軍亂殺節度使李絳
胡氏曰李深之當憲宗時嘗相不去未為無眷眷於君之意歷穆敬為僕射至為逢吉所逐則失進退之義矣素與宦人為仇敵豈不知連帥之權半屬監軍既同方鎮又不禮焉則昧防閑之幾矣募兵雖不及用罷而遣之亦宜犒賜而給以廩麥則忽撫接之宜矣府有正兵比及難作已方張宴坐受辱害則無豫備之素矣豈其年老而智衰乎何屢經還變之多舛也
溫造平之
胡氏曰李絳之禍皆楊叔元為之也溫造既能誅戮亂兵宜并叔元藏之具以事聞雖得罪無恨矣盡殺新軍則有濫及縱舍叔元則為失刑無亦懾畏北司故耶是故為義不終謂之姑息乎巳可耳
牛僧孺宋申錫為相辛亥幽州軍亂
司馬公曰昔者聖人順天理察人情知齊人之莫能相治也故置師長以正之知群臣之莫能相使也故建諸侯以制之知列國之莫能相服也故立天子以統之天子之於萬國也能褒善而黜惡抑彊而輔弱撫服而懲違禁暴而誅亂然後發號施令而四海之內莫不率從也載義藩屏大臣有功無罪而志誠逐之天子一無所問而因以其位授之是將率之廢置殺生皆出於士卒之手天子雖在上奚為哉國家之有方鎮豈專利其利賦而已乎如僧孺之言姑息偷安之術耳豈宰相佐天子御天下之道哉
貶宋申錫開州司馬內臣王守澄誣故也
胡氏曰宋申錫昧於量主而受付託之重暗於知人而委腹心之寄其敗宜矣然則宦官不可除耶曰革弊者必有其漸興治者必有其本賢才衆朝廷治政事脩擇其尤無良者不過數人顯加刑戮而收其柄復門戶掃除之常役何難之有宦官雖多獲猾其間如馬存亮者亦可謂愿謹忠智之人矣就使之謀豈不賢於訓注之為哉王璠懷姦不密他日不免獨柳之禍所謂自作孽者歟
癸丑李德裕王涯為相罷李宗閔相冊魯王永為皇太子甲寅幽州軍亂徙李宗閔相乙卯鄭注李訓用

事貶李德裕袁州刺史（袁理宜春）

或曰使德裕不貶則亦有甘露之變否乎曰德裕不貶且不歆李訓居翰林其肯與李訓居政府哉李訓不得居政事府則甘露之變雖欲作而無由矣然則德裕之出處當時之治亂繫焉人主之進退人才不慎可乎

罷李宗閔相貶為潮州司戶（潮理海陽李宗閔與為明州刺史非貶為潮州司戶）

李宗閔何以貶其始進宗閔以敵德裕也德裕既貶則宗閔亦與之俱退矣不退則妨訓之進此其所以用舍之遷而陞黜之驟歟

用李訓賈餗李固言舒元輿為相出鄭注為鳳翔尹

鄭注與李訓相與為比周者也則何以出其計則曰內外合勢然後可以誅宦者其意則既誅宦者訓欲因是以傾注也其始也訓則附注其終也訓則圖注訓真險狡之士哉

李訓誅宦氏不克走南山中尉仇士良屠宰相李訓王涯賈餗舒元輿及王播（播當作璠）郭行餘羅立言李孝本韓約十餘家監軍張仲清屠鄭注于鳳翔李訓野死鄭覃李石為相

司馬公曰論者皆謂涯餗初不與訓謀橫遭此禍嘆其冤臣獨以為不然涯餗安高位飽重祿訓注小人窮姦究險力取將相己乃與之比肩不以為恥國家危殆不以為憂自謂得保身之良策矣若使人人如此而無禍則姦臣孰不願之哉一旦禍生不虞足折刑剭蓋天誅之也士良安能族之哉

胡氏曰涯餗與訓注比肩又奉承之斷以春秋當從黨其例削官逐竄可也仇士良以謀反誣之而未敢專殺文宗顧問覃楚豈不望其一言為二人計者明目張膽以死力爭其齊則天子未失威柄諸人免於屠戮不濟則受貶而去亦無媿矣乃依阿取容使肆慘毒而覃循以經學見稱無亦知柔而不知剛乎

中尉仇士良魚志弘（魚志弘當作魚弘志）並為大將軍遣內養馳四方交殺州縣官吏丙辰改元開成李固言為相丁巳陳夷行為相河陽軍亂戊午盜賊殺宰相李石于親仁里（李石被傷而已未嘗見殺也）楊嗣復李珏為相易定軍亂（易定軍理定州而足之為州自理安喜易之為州自望易陽）張元益受其父張璠之戒非欲效河朔之故事者也而軍中之人固欲立之人之好亂一至是乎

皇太子有罪卒于少陽院

太子永之母王德妃無寵爲楊賢妃所譖將廢之未果至是暴卒然則非有罪也正使有罪要亦成於諸耳爲父也而不能保其子爲君也而不能保其臣昧於女子小人之所可戒其斯以爲文宗矣乎

己未崔鄲爲相　冊陳王成美爲皇太子　監國　庚申帝有疾中尉仇士良魚弘志冊潁王瀍爲皇太子　發皇太子成美復爲陳王　帝崩　皇太子瀍立是謂昭肅皇帝（瀍非太子乃太弟也）

胡氏曰昔成王有疾不以疾病困殆而正衣冠就公卿出經遠保世之格言女子小人何由得行其私姦謀慝計何由得乘其隙此固周名作聖之功而成王敬德之效也文宗有美質而無聖學故於終始大節備焉不然當疾病之時自力御殿引名宰執面命太子臨見群臣仇士良輩雖欲移易亦安得而移易哉故孔子作春秋公薨必書其所其垂教之意遠矣

楊嗣復行冢宰殺陳王成美安王溶于邸　二中尉封國公崔鄲崔珙陳夷行爲相　文宗于竟陵（竟當作章）

楊嗣復李珏罷相李德裕復相

上之立非宰相意故嗣復珏相繼而罷○胡氏曰有臣民必立之君猶男女必爲夫婦非人欲乃天理也然聖賢當之常以弗克負荷爲憂不敢以爲樂也惟父兄不能公心建擇大臣不能公心推奉替私立少啓經營貪欲之心於是得之者擬非所擬而欣然之情各有分屬而天下之理亂矣武宗之言何其陋哉文宗既以成美爲太子矣使宰相又生他意其不忠大矣萬一陳王果不可立則天下固歸安王武宗亦無越次之理也故武宗雖志氣英邁有處斷之才而局量褊淺無涵容之度所以切未及就年不克壽子弗克立其爲殺溶及成美之報不亦著明而可戒乎

辛酉改元會昌用李紳爲相（紳爲相在壬戌）貶相楊嗣復李珏爲州司馬　幽州軍亂　壬戌李德裕專政　癸亥劉稹以澤潞叛

豐城後學朱隱老述

經世之午二千二百六十三

甲子唐昭肅皇帝四年太原軍亂邢洺磁三州叛澤潞二州平

邢洺磁三州之叛乃叛澤潞而歸朝廷也澤潞既失三州則其根本已撥矣此二州之所以相繼而平數

杜悰崔鉉為相貶相崔珙為州司馬乙丑罷崔鉉杜悰相李回崔元式鄭肅為相崔元式乃白敏中之所用者其為相當在大中元年不在會昌五年大除象教

胡氏曰佛教行乎中国久矣非一日所能廢蓋其說以善為之則中人所信從下愚所委靡是舉天下而然其卓然不惑者殆一一數以一一獨見欲丕變四海此所以難也故善化人者不示其化之之迹善革弊者不示其革之之方使由之而不知乃天地行四時生萬物之道誠欲廢絕釋氏當使天下知其為害而不惑其說又不利其鬻度牒之貲持之三十年則根本掃除餘風亦殄矣

丙寅帝餌金石有疾命光王怡為皇太叔帝崩太叔怡立是謂獻文皇帝用白敏中盧商常琮為相葬武宗于端陵

胡氏曰疾生倉卒事難預慮者君子猶諉其辨之不早也武宗寢疾凡七十日最後十日始不能言儻有遠慮豈不能定嗣於兩月之間蓋信方士言以疾為換骨故遲回希望一日忽焉大漸而不自知也方士之言殺人者有五曰辟穀曰去血曰換骨曰出神曰蛻形能如是者小則引年大則輕舉或千二百歲或與天地同久蓋聞其言矣未見其人也豈不可戒也哉武宗於仇士良非但不為士良所制又能黜削之至於身病子幼宜念終始之必正名見宰相出顧命焉而曾不一施李德裕為上相受深知六十日之間亦不能力請入問起居面禀嗣事碌碌拱手一聽宦官與李玨楊嗣復相去幾何君相皆英特人也尚且如此其餘固無責矣

丁夘改元大中貶相李德裕潮州司馬

范氏曰裴度李德裕皆有功德為唐賢相大中以後無能繼之者德裕才優於度而德器不及也蓋度不為黨而德裕為黨是以度雖為小人所傾而

能以功名終德裕一失執而斥死海上也雖牛僧
孺之黨多小人德裕之黨多君子然其因私以害公
挾勢以報怨則一而已矣夫惟天吏可以伐燕德
裕自為朋黨而欲破朋黨此以燕伐燕也又曰君
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德裕乞伐怨欲必行焉矜
而爭群而黨其能免乎
戊辰周墀馬植崔龜從為相 是年制周墀馬植為相耳若崔龜從之為相則
在大中四年 己巳罷周墀馬植相
謂宰相無權可乎爵賞廢置生殺予奪宰相實總
之也何謂無權謂宰相有權可乎爵賞廢置生殺
予奪宰相必以詔之天子而後威福行焉宰相不
得而專之也何謂有權嵩澳之告周墀也戒其悛
下戒其戾上戒其徇己不戒其欺君其猶未得為
盡善乎○李文饒之於白居易也果何所不樂而
遂不能與之並立於朝也哉聞之曰文饒之於居
易也嘗以使者而臨之而居易之意則曰以爵則
予誠使者矣以齒則我猶前輩也果曷為其屑屑
於煩儀拘拘於苛禮必欲以庭參而責之哉是則
懷不樂之意者在居易不在文饒夫文饒以吾之
所當得而責於人亦既得之宜無不樂者矣其如
居易之有不樂何夫居易之心果有所不樂則其
發諸詠歌見諸言議必有所不容掩者以居易之
不樂召文饒之不樂此文饒所以舍居易而取敏
中歟夫敏中居易之從昆弟也彼於我何有而我
則置忻怨於其昆弟之間無乃冀其能自揣則必
將有以德我歟殊不知居易之所怨敏中亦怨之
矣怨有不忘則夫面焉而忻者其偽也心焉而怨
者其誠也顧未有所措手則拱焉以聽果可以措
其手焉不擠而排之者幾希矣豈獨文饒之身為
可擠可排而已哉凡文饒之所好者莫不并擠而
排之惟其所惡者則拔擢而超陞焉若馬植之為
相是已然植之為人碌中王表不能不敗其敗也
以馬元贄則敏中之所舉大抵若人而已矣而文
饒之於敏中顧以器識許之嗚呼亦過矣哉
再貶李德裕崖州司戶崔鉉魏扶為相幽州軍亂庚
午魏扶罷相令狐綯為相
石氏曰朋黨之患極矣天下奇才偉德之士大抵
為朋黨之所銷蕩大中之際位相朝者皆齪齪容
悅如白敏中令狐綯號為一時柱石然其施設可
睹矣況其下乎天下目宣宗為小太宗而不知唐

亡自宣宗始宣宗徒區區勤儉謹事督責耳不知
觀化原度治勢鼓舞長育起人才於朋黨之餘是
務小而不務大也
辛未魏謩為相壬申裴休為相癸酉鄭朗為相（朗之為相）
（當在丙子）甲戌丁丑魏謩出尹成都崔慎由蕭鄴為相
上之命相也初欲命鄴尔既而命慎由則疑鄴之
為有黨也然則此兩人者既非外廷之所舉亦非
內廷之所薦也直以己意擢之耳夫以己意擢人
為相是自任以為有知人之明乎知人堯舜所難
故必咨于四岳詢于衆謀曾不敢以己意專之也
今宣宗反是則亦何足以任知人之道乎
戊寅劉瑑夏侯孜為相
劉瑑循名責實之言是矣慎由甄別流品之言亦
未可非也蓋流品之不分則清濁混淆名實之不
分則浮偽增長黜陟幽明名實著矣然可以為共
工者必不使為司徒可以若上下草木鳥獸者必
不使之掌天地人神之三禮也是則流品之說亦
豈可廢哉瑑慎由各主其一而不能通之俱非所
以為得也
宣洪兇亂（宣理宣城洪理南昌）己卯蔣申為相（申當作伸）
伸之言曰徼倖者多亂亦非難此亦論事者之常
談耳宣帝曷為遽以為相哉當是時宰相可畏有
權帝已不樂於綯之所為矣而伸也偶有以中其
意焉則於是而相之欲其有以分綯之權也綯在
位日久其必有以巳之愛憎任天下之去取至使
上得以有權疑之下得以招權累之人得以徼倖
者多而議之如是而不敗亦云幸哉
冊鄆王温為皇太子帝崩皇太子温践位是謂恭惠
皇帝令狐綯行冢宰
上春秋高矣而太子未建非令狐綯之責乎令狐
綯不以為憂而魏謩憂之憂而言言而泣上之心
亦必有所感動矣綯也力賛其說豫建國本而登
使正人輔之豈非當時之急務乎奈何一倡而不
和卒使異時王宗實得以收功於環泣之時則將
焉用彼相為哉○帝未崩太子未立其立也實出
於既崩之後是則王宗實之所為也　范氏曰古
者受遺託孤必求天下之忠賢齊桓公定嗣於易
牙故其國大亂唐自文宗以後立不以正矣然莫
非人主使之也宣宗不能蚤立太子而以非次屬
諸宦者蓋以宰相為外臣宦者為腹心溺於所習

而不自知其非也安在其為明哉○胡氏曰立嗣天下之至重事也必賢必長必嫡必豫必公然後禍亂不作宣宗立之其亂宜矣王宗實非能以正義奉長君蓋素不為上所愛其勢所激乃似義舉耳使歸長等意屬鄆王安知宗實不以夔王有愛而立之耶不可不辨也○上之於兄弟也知所愛矣而其於母之正嫡則不若所生之篤焉○胡氏曰古人重嫡妾之辨以道尊其父也父之妾猶父之僕也吾之母則父之敵體也衆父之妾儕之母而可則崇父之僕而儕諸父而可乎故孔子作春秋凡以私恩崇其所生必加譏貶示嫡妾之必不可紊其為後世法戒深矣今宣宗嫡母無忝遂奉侍兒比肩宸極而又鐫削儀數親行弒逆此豈人理哉設使太后得罪先帝臣子猶無貶黜之禮況過失不聞徒以曖昧之說加之乎是宜革前史疑似之言正名宣宗弒母之罪使知大惡之不可以小善掩嫡母之不可以妾母黜雖獲罪於君子而不辭也

庚辰葬宣宗于貞陵令狐綯出尹河中杜審權杜悰為相

杜悰之為相也能止宦官欲以反逆誣宰相之事亦可謂善於處變者矣宣宗之時請立太子如魏謩如裴休者不蒙追論功賞今鄆王既以太子登至尊矣乃欲以宦官之有奏者宰相之無名夫宰相之名亦豈宜附列於宦官之奏哉此可見當時宦者之横然非杜悰猶之有道論之有詞則亦安能不肆其毒哉

改元咸通宣洪寇亂平已相蕭鄴出尹太原蔣伸罷相林邑蠻入寇註曰林邑越裳之界也○壬午徐州軍亂林邑蠻陷交趾及安南都護蔡襲死揚收曹確高璩為相

史謂揚收之為人明於知音其論文王之操不當有武聲當時如安說之徒莫不服焉夫文王不當有武聲則但當有文聲乎其知文王也亦淺矣其伐密伐崇何往而非武功哉文王未嘗無武武王未嘗無文此聖人之所以為文武迭用也必知此而後可以言知音矣未嘗知理而遽竊知音之號宜其不知以寡慾而養心也何以致身於平章事以有揚玄价也何以結交於楊玄价以其同宗姓也而其以齒焚身不言可知矣使果能清心而寡慾豈至是哉

蠻陷安南甲申杜審權出刺潤州蕭寘為相蠻寇邕
管（邕管理宣化而其所管則自邕而下凡十州）乙酉徐商為相高駢平林邑
蠻復安南都護

范氏曰戎狄自古迭為中國患由秦以來未有得
志於南蠻者也盖以瘴毒險阻不得天時地利所
恃者人和而已而民從征役皆知必死如往棄市
則是三者皆亡矣明皇之末南詔盛彊至于憲宗
陷安南圍成都中國首尾疲於奔命其後龐勛之
亂起於桂林之戍黄巢之寇本於徐方之餘唐室
之衰宦者蠹其內南詔擾其外財竭民困海內大

亂而因以亡矣蠻夷非能亡中國也而中國之亡
蠻夷常為之資是以聖主不重外而輕內不勤遠
而忘邇恐征伐不息變生於內而搖其本也

丙戌夏侯孜出尹成都路巖為相丁亥楊收觀察浙
西

玄价之於收也屢有請託而收之於玄价也不能
盡從於是為玄价之所出至此而後知李鄘之為
不可及矣寧不為相而不肯以屈其意於承璀不
曰君子得乎

于琮為相戊子湘潭戍軍亂立龐勛為帥歸陷徐宿
滁和濠五州（滁理清流和理歷陽濠理鍾離）

胡氏曰何以聚人曰財故省費節用恐窮竭而召
禍也民無信不立故明約慎令恐欺詐而人攜也
徐卒所以叛者為崔彥曾失信而已彥曾所以失
信者為軍帑空匱而已自宣宗末年諸鎮相繼逐
帥而叛言事者以謂藩鎮減削衣糧以充貢獻之
所致況懿宗窮奢極侈所費不貲則斂財之方必
又多岐州府調度僅足自給一有變故無以應之
如徐州是也然則儉與信豈非為國之急務乎

貶楊收端州司馬移驩州賜死（驩理九德）

楊收何以敗以賄故也雖然世固有賄而不敗者
矣使其能盡吾所有致之玄价又安知怒之不可
回而死之不可免乎

己丑將伸罷相劉瞻為相徐商出尹江陵命十八將
伐徐以康成訓（成當作承）為軍帥徐寇平

官軍未必真可保賊將未必皆可疑當蔡人未反
之時蔡人亦官軍也及其既反則李佑為賊將矣
當徐人未反之時徐人亦官軍也及其既反則張
玄稔為賊將矣然李愬信佑不疑卒以平蔡承訓
信玄稔不疑亦以平徐然則官軍既可為賊賊亦

何必不為官軍用哉有以得其心則無不獲其力
也
三月復冠東西二川庚寅相曹確病免韋保衡為相（保衡主壻且正使其賢亦不以為相矣猶不為負乎）大黜官吏王鐸為相辛卯
相路巖出尹成都
路巖與韋保衡蓋嘗共譖劉瞻矣今而有隙非以其
相軋則相爭相爭則必至於相傾乎此可以見小人之
情狀矣
壬辰劉鄴出刺幽州于琮出刺襄州（[illegible]）
劉瞻以甲午反鄴能鴆之則是鄴未嘗出也于琮
之出則又以保衡之譖也保衡之不肖如此而懿
宗以佳壻待之不亦謬乎
趙隱為相大行黜陟命沙陀李國昌移鎮雲中國昌
以大同阻命（大同軍在代北三百里又河東使府節度）
國昌前自大同移振武今又使之移大同遂稱疾
不赴則是以振武阻命非以大同阻命
癸巳征李國昌蕭倣為相冊普王儼為皇太子韋保
衡行冢宰帝崩皇太子儼踐位是謂恭定皇帝兩軍
中尉居中用事出冢宰韋保衡仍賜死復前貶官吏
所復官吏不止一人而其賢者莫劉瞻若也而卒
為劉鄴之所鴆鄴韋路黨也韋路賜死而劉瞻於
鄴懼焉是以鴆之胡氏曰劉瞻之死其猶背禱待
郭循之失不得同郭尚父見魚朝恩之量歟劉鄴
與韋路為黨瞻論其罪惡而顯戮之可也既不能
然又飲其酒與立乎巖牆之下斃乎桎梏之間者
相去幾何難以言盡其道而死矣
經世之未二千二百六十四
甲午唐恭定皇帝元年葬懿宗于簡陵崔彥昭鄭畋
盧攜為相
劉瞻之貶也鄭畋草制其辭曰安數畝之居仍非
已有却四方之賂惟畏人知路巖言侍郎乃表薦
劉相坐是貶梧州刺史今而為相是亦與瞻俱從
者歟
改元乾符蠻寇兩川乙未浙西及曹濮寇亂王鐸復
相（浙西曰潤州治）
范氏曰自古盜賊之起國家之敗未有不由暴賦
重斂而民之失職者眾也唐之季世政出閹尹不
惟賦斂割剝復販鬻百物盡奪民利故有私鹽之
盜使民無衣食之資雖欲不亡其可得乎
丙申蕭倣病免浙西寇平曹濮王仙芝陷江淮南北

十五州（淮南治揚州）至江南乞符節于朝不聽李蔚為相
一戰而勝遂以為大盜已死者此則宋威之罪也
一則賊平可賞長朝廷之玩心二則賊逸不追長
姦宄之亂心三則兵罷復徵激士庶之怨心玩則
養禍而不自知怨則生患而不可測此亂之所以
既弭而復張也然則沂州之勝豈所以為國家之
福欤

丁酉冤句寇黄巢陷沂鄆（冤句屬曹州）南會王仙芝將尚
讓于查牙山破隨及江陵

崔安潛威望過人張自勉驍雄良將李瑑嚴而有
勇請以安潛為都統瑑為招討自勉副焉此鄭畋
之策也然而主宋威及曾元裕者則又他有其人
焉盧攜王鐸是也議論二三而盜賊昌熾是果誰
之罪哉誤國者不得不任其責也

沙陀李國昌寇朔方（朔經晉陵）戊戌江陵寇平黄巢擾淮
北淮南及江南廣南

胡氏曰僖宗諸相幸有鄭畋若專守其策賊必可
平矣然雖秦有趙高而後關東兵起漢有中常侍
而後黄巾賊作正使畋計得行芝巢破滅而田令
孜在內與僖宗如一人畋獨且柰何哉唐亦必亡
而已矣

李國昌陷岢嵐（岢嵐軍在嵐州之北百里河東使府節度）昭義軍亂鄭從
讜為相李蔚出守東都己亥黄巢擾嶺表乞符節于
朝不聽罷盧攜鄭畋相以崔沆豆盧瑑為相（琢當作瑑）盧
攜復相

瑑與沆之為相也但能以囊貯錢行施丐者而已
豈能大有為哉憲宗曰吾用度一人足破三賊使
僖宗亦曰吾用畋一人足破二賊則攜可罷畋可
留瑑與沆不用可也

庚子改元廣明鄭從讜出尹太原沙陀軍敗北

觀從讜之鎮河東亦可謂善知人且知兵者然其
在朝廷則不能有為豈亦以同列之中無同志者
夫是以欲有為而莫可欤

黄巢軍北逾五嶺破湖湘及淮揚州高駢拒之不利

巢之擾嶺表也高駢為鎮海節度使請以一軍守
郴州之險再以一軍守循潮二州之險然後自將
萬人逾度嶺趨廣州擊黄巢巢必奔矣仍乞朝廷
敕王鐸以兵三萬守昭梧桂永之險果如是巢豈
從而遁哉胡氏曰高駢所建良策也而朝廷不從
則亦崔沆豆盧瑑昧於制勝之道耳為宰相而不

知兵輕用人國以致傾危安得尋歸罪於北司哉
凡人才氣當及其鋒而用之高駢既不得所請又
移鎮淮南知朝廷不足憚忌其精神亦自銷懊不
復能振矣
發徐兗許軍赴溵水（溵水出汝南潁中縣入潁）以捍東都溵水
軍潰
徐之兵過許而操許之兵殺徐以襲夫然後薛能
逐焉既為所逐且為所殺則是授之節鉞曾不足
以庇身也何足以保民乎哉其視諸葛孔明之所
為萬無一二彷彿而顧以當時諸葛成何事譏之
寧不知五丈原之師且陣堂堂其旗正正其誰得
而逐之且誰得而殺之乎○溵水之潰雖非薛能
致之然負乘則盜之招也慢藏則盜之誨也官軍
本以禦盜顧亦散而為盜使死者而有知能且含
愧於地下矣雖然前車之覆後車之戒溵水之潰
雖已噬臍泗水之扼猶堪措手夫何告急者如雷
稱疾若若罔是一能既死一能復生盧攜之謂也
我有東都而攜則棄之賊無東都而攜則予之嗚
呼誰之咎哉
巢陷東都西攻陝虢潼關失守罷盧攜相
盧攜之所倚者高駢高駢之所倚者張璘耳張
璘死高駢疾焉是以不求諸己而求諸人其患
固如此乎
王徽裴徹為相（徹一作澈）黃巢陷長安稱帝國曰齊元曰
金統（巢之號者也謂廣明之號為去唐下體而著黃家日月以為己之符瑞云）
以飢卒敵巢軍之飽卒宋讓是也而後關下之衆
潰矣以弱卒敵巢軍之強張承範是也而後關上
之衆潰矣凡此豈必盧攜之過哉田令孜弄權於
內則外庭雖有人焉亦必無能為也○徽澈相而
攜貶焉令孜之責免矣攜知有所不免仰藥而死
胡氏曰元積盧攜初年奏疏其意氣豈不壯哉終
自逸於北司義理不勝私慾為主其意謂媚竈可
恃以安也不知以勢合者勢傾則離以利合者利
窮則散盧攜之事亦可監矣而交結匪人號於爵
祿者猶不知戒也
帝出南山
劉巨容不肯窮追則是節度之叛也高駢不能出
戰則是都統之叛也盧攜不免稱疾則是宰相之
叛也始則徐許之兵叛於外而東都為之不守終
則鳳翔博野之兵叛於內而西都為之不守衆天

下之人皆叛矣乘輿雖欲不出得乎今夫日不遇
交道之險則不蝕焉人孰得而知其陽之衰也今
夫君不遭大寇之難則不敗焉人孰得而知其德
之衰也惟夫一遇大寇則叛者四出然後知其平
日之所以固人心者淺矣嗚呼可不懼哉

辛丑帝移軍興元蕭遘為相鄭畋為都統

畋之未為都統也斬衆使其既為都統也破巢兵
其視高駢王鐸之所為則有間矣惜也謬於知人
固亦不能無邑言之敗也

楊復光為監軍

始者復光之所監監忠武而已忠武節度使周岌
本辭能所遣以戍㵧水者也能之死㵧之潰賊之
熾岌之由也既已臣賊矣而復光於杯酒之間能
使改圖不亦善乎由是而命為都監則其於行營
之士固亦無忝焉耳矣

羽書飛天下

賊自東都入西都其地廣矣羽書飛天下何所至
乎南有江淮北有河汾西有汧隴無不可告也天
下本唐之天下而盜得蹂踐其間其猶木之有蠹
乎木之有蠹心已朽矣而枝葉如故也能去其蠹

則木之生意猶可以復是故不可不亟起而圖之
也

沙陀順命請勤王

當其逆命利之所蔽也及其順命義之所激也利
而撓之以害則不無河東之牽制義而將之以勇
則遂有渭南之克捷君子曰立功易能也改過之
難亦遇其時然也

黄巢攻鳳翔帝移幸成都改元中和以帛昭度為相
河中王重華（華當作榮）軍屯沙苑涇原唐弘夫軍屯渭北
易定王處存軍屯渭橋鄜延拓跋思恭軍屯武功（鄜理）
（洛交延理鄜坊）鳳翔鄭畋軍屯盩厔邠寧朱玫軍屯與平荆
襄王鐸軍至自行在（洵理江陵鄜延其自卯卯而分者狄荊襄其以二罪而合者狄）

王徽都督潞州

唐弘夫乘龍尾之捷進薄長安黄巢固已走矣使
程宗楚追之王處存又追之重榮起而當其前弘
夫繼而躡其後且請拓跋思恭盡銳赴之巢必可
戚矣不急於逐寇而急於入長安是以俘掠為意
與賊無異者也賊知其然然後還軍襲之弘夫宗
楚不免於死而處存亦以敗退可勝惜哉○自唐
弘夫程宗楚既死之後則鄭畋去盩厔而歸鳳翔

矣爲鄭畋著宜若諸葛武侯然考徵勞顯壯烈引
谷青郎布所失於天下則天下必曰長安之敗司
馬之過也副都統之失也於都統乎何尤誠若是
則李昌言雖欲爲周岌之事不可得矣然後合諸
道之兵或屯京兆或屯渭南若興平若靈感無不
可仗者焉則倡率之功豈後王鐸而後能乎
壬寅帝在成都黃巢保長安其將朱溫以同州降錫
名全忠沙陀李克用自代北至軍屯梁田（梁田陂名）癸卯
帝在成都將合攻之破巢軍于渭南巢走藍關遂收
京城

渭南之戰一日三捷克用之力也而諸將亦與有
勞焉雖有棟梁不廢榱桷之用也
以李克用爲河東節度使朱全忠爲宣武軍節度使
巢軍東走圍陳蔡蔡州秦宗權以城降賊合巢兵攻
陳州以舂磨圍陳三百日陳刺堅守不陷（舂磨云者以人爲粮也民生斯時何其不幸之其臨陳枚者趙犨也）甲辰帝在成都以鄭昌圖爲相（鄭昌圖相襄王煴者也李在內午）汴州朱全忠及關東諸侯鎮帥兵
會河東李克用兵大敗巢身于太康（太康唐志屬陳州）及西
華（西華唐志亦屬陳州）又北破之于中牟（中牟漢志屬河南）又東滅之
于冤句巢寇平

不有以敗之則無以破之不有以破之則無以滅
之用兵至此可謂不遺餘力矣然而祿山可滅思
明則未滅也黃巢可滅宗權則未滅也迨夫思明
既滅而河朔之風俗迥異於關東宗權既滅而關
東之風俗不殊於河朔唐之氣脉蓋自斯而不蘇矣
何則王命不行於河朔其猶半身不遂之證乎王
命不行於關東則四體俱廢矣雖有元首兀然於
其上而其氣不足以攝百骸其脉不足以潤五臟
亦危矣哉
朱全忠圖李克用于汴之上元驛（元當作源上源驛在汴之封氏）不克

自此二帥交惡朝廷封李克用隴西郡王以和解之
胡氏曰克用全忠所忌也然親救其危困全忠雖
欵圖之必未敢發其固請入城特欲示殷勤伸謝
悃耳而克用不謙於禮激全忠禍賊之心而名其
兵全忠失矣克用亦豈爲得乎得免之後宜以書
與全忠引咎修好勤以勤王則善矣乃不省已失
力犯校者爭兵至死忘不克伸惜哉范氏曰天子
所以制御天下者賞善罰惡辨是非枉直使人各
當其所物各當其分而不相陵暴也克用有從唐
室之大功而全忠輒欲殺之克用不敢專兵復讎

而赴訴於朝廷是諸侯猶有尊王室之心也辨其孰是孰非使征伐號令出於天子則誅一鎮而天下莫敢不從矣僖宗則不然知其直者而不恤置其不直者而不問不惟全忠無所忌憚而克用心亦不服歆兩存之乃兩失之自是以後藩鎮擅相攻伐不復禀命以天子不足訴也書曰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刑罰者所以為天討也王者之於天下懲勸可不明哉

乙巳帝至自成都改元光啓秦宗權保逆陳蔡（蔡州即汝州）（汝理汝陽）王鎔專兵鎮陽李昌符抗兵鳳翔王重榮擅兵蒲陝（蒲陝理）諸葛爽擁兵孟洛（孟理河陽洛理洛陽）孟方立控兵邢洺李克用阻兵并代（并理晉陽大原代理鴈門）朱全忠濆兵汴滑時溥弄兵徐泗（泗理臨淮）朱瑾窮兵齊鄆王敬武擅兵淄青高駢玩兵淮南劉漢宏恃兵浙東（浙東治越州）王處存結兵易定李可舉堅兵幽薊（幽理薊縣薊理漁陽）

宗權保逆則其罪與賊巢等矣自朝廷言之則當命一都統率諸鎮而討之宗權雖彊豈能過於賊巢乎賊巢猶滅則宗權之滅不難也特所以為都統者必諸鎮之素所推服而後可時溥何人哉叛之詳者也則與宗權無異矣何以服諸鎮之心乎諸鎮之素所不服而曰可以率諸鎮討宗權者未之有也然則何如舍克用不用而用將溥此朝廷之失也前乎此李德裕嘗以一制號令諸鎮而諸鎮無不服矣後乎此桑維翰嘗以一制號令諸鎮而諸鎮亦無不服矣今以時溥為都統而諸鎮不從此無他所用不得其人而所行不得其道宜乎彼則專兵而此則抗兵也彼則結兵而此則堅兵也擅兵者無罪而擁兵者無禁也玩兵者不懾而恃兵者不憚也擁兵以自衛非必衛京師也控兵以自防非必防邊圉也彼曷為而控兵不知兵之為凶器也此曷為而窮兵不知兵之為危事歟後有濆兵者矣然後有阻兵者矣而所命以為都統者方弄兵也嗚呼豈足以掃宗權而去之哉

中尉田令孜取河中王重榮解州鹽池不克引邠寧師伐河中重榮會大原師攻令孜京師雷亂邠將朱玫敗歸邠引神策軍大掠都市令孜以帝幸鳳翔

令孜不去則天下之兵不息痛自韜晦猶將不免矧恣橫以挑之乎書曰惟干戈省厥躬必在我者無過而後可以責人之有過也乘輿再出其誰之[illegible]以人曰藩鎮之過我則曰閹寺之過也

封宣武節度使朱全忠為沛郡王

詔全忠有功而王之欤則不若克用之為多矣昔者克用之封王猶有說也何也將以慰其心也今者全忠之封王豈有說乎其意若曰有以慰克用則不可無以慰全忠也云尓嗟夫亦過矣哉

錢鏐始受封為杭州刺史（杭望戲唐）

丙午帝在鳳翔河中田重榮條罪攻田令孜令孜以帝移幸興元相蕭遘裴澈鄭昌圖名邠寧迎帝還都朱玫軍至白鳳翔令孜以帝軍過散關（散關在漢故道縣之故道）朱玫追帝不及至遵塗（驛名）獲皇子襄王煴（煴非皇子乃肅宗之玄孫嗣為襄王者也）興元節度石君涉合朱玫軍破棧以絕帝歸路帝至興元石君涉棄城走朱玫軍

天子所至諸侯迎而奉焉禮也石君涉人臣也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父過其子子不敢拒之而不納君過其臣臣敢拒之而不納哉柵險要則乗輿無所於進矣燒郵驛則乗輿無所於止矣至於破棧以絕道非必曰欲帝之不歸其實欲帝之不去耳然此皆朱玫之意也君涉何畏於玫而必奉承其意哉借曰奉承玫意賢於奉承令孜然而令孜之所挾則乗輿也非人臣之所得拒也卒之帝至興元君涉無所於歸則於是走投玫軍以自託焉嗟夫乗輿之出豈不自我則迎之之禮也拒之罪也不禮之由而罪焉是助甚矣斯人之不智也

帝以孔緯杜讓能為相出田令孜為劍南節度使李鋋（鋌當作鋋）楊守亮楊守宗敗朱玫軍于鳳翔朱玫逼蕭遘立襄王煴幸鳳翔玫稱大丞相率百官還京奉煴稱帝改元建真

明皇之出陳玄禮將兵而高力士無與焉是力士雖有將軍之名而無將軍之實也德宗之出竇文場霍仙鳴無兵可將而後渾瑊之至衆心賴焉若僖宗之出則十軍十二衛皆柄於令孜之手矣欲動輙動欲行輙行宰相烏得而禁之哉宰相不能制則名朱玫以迎帝迎帝是也追帝非也追而不免於迫則愈非也無已則有一焉跂涉荊棘趍造行在如孔緯杜讓能之所為猶為不失其正也令孜非為劍南節度乃為劍南監軍亦非常出之也自知不為天下所容故不得已而出耳蕭遘不與廢立不撰冊文非玫之所能逼也但雖不為煴之相亦且為其太子太保豈得為無罪乎

新蕭遘相以鄭昌圖裴澈為相宣諭四方加諸鎮官

常太原宣武河中不受命王重榮李克用敗朱玫將
王行瑜于鳳翔行瑜退攻興元(元當作州)以邠軍退長安
殺朱玫大掠京城裴澈鄭昌圖以襄王煴奔河中王
重榮殺襄王煴以聞
煴既死則昌圖澈誅而遘亦不得免焉胡氏曰蕭
遘之罪固可以死然有拒朱玫之言有罪狀田令
孜之奏有不撰偽册棄官歸永樂之節若裴鄭則
身相襄王其事有間矣杜讓能為餘人力爭而不
為遘區別惜哉(以昌遘之死田令孜皆昭度之意也借李鳳翔罪狀令孜并及昭度此讓能之所以不能救歟)

蔡將孫儒陷鄭及許洛懷孟陝虢巢將諸葛爽據河
陽(爽死矣其子仲方繼之)李罕之據澤州張宗奭據懷州秦宗
權稱帝陳蔡
此日稱帝陳蔡宗權之惡極矣諸葛爽而下僅足
以自守豈能問罪宗權哉當是時使克用不與全
忠構惡則投袂而起宗權不足平矣惜也二帥既
不相協而異日之事反使全忠專之是則宗權之
不討適以為全忠之資歟
王潮據福州
是年福州有陳巖在焉潮非能據之也攻廖彥若

殺之而得泉州而已其得福州在景福二年
丁未帝自興元移軍鳳翔以張濬為相楊州軍亂吳
將畢師鐸因帥高駢名秦宗權之宣州觀察秦彥為
楊州節度使
駢自移鎮楊州之後賊起不知賊滅不聞廣士衆
民則自割自據高官大爵則隨討隨受其為國家
之蠹巨矣而又寵信姦邪委任凶逆其被幽囚不
亦宜乎
蔡兵攻汴兗鄆之師敗蔡軍于邊孝(邊孝村名)
賊巢既滅而宗權興宗權稍衰而全忠熾祥鸞威
鳳之不睹而惟鴟鴞之是聞光風霽月之不逢而
惟曀霾之是遇考論其故則自龐勛而起嗟夫誰
生厲階豈非宰相之過歟

蔡將孫儒棄鄭及許洛懷孟陝虢張宗奭取洛陽李
罕之取河陽同附于全忠張宗奭賜名全義
是時張李皆附河東及全義之取河陽則罕之求
救于朱而後其黨分矣然則刻臂而盟者亦足恃
以為金石之固歟
京師楊守立李昌符爭道戰于通衢昌符敗走隴州
爭道事小燒營罪大燒營事小稱兵罪大此昌符

之所以不免於討也

河中軍亂牙將常行儒殺其帥王重榮立其弟重盈為留後

或問寬與嚴孰勝曰用之於行兵則嚴勝用之於息兵則寬勝王重榮徒知有嚴而不知有寬則無以相濟其術窮矣能無行儒之及乎

揚行密與蔡將孫儒爭揚州行密拔揚州秦彥畢師鐸奔孫儒于高郵高郵屬廣陵後攻行密行密求救于汴汴軍援行密于淮口淮光明行密走廬州日復敗去宣州則有之矣未嘗求救於汴也然則行之於孫儒也果為之以蓋自款淨淮南斗廢師古非不欲闘然而交為所敗則是戰不正勝非盛訂也

高駢有罪而無功秦彥殺之杢必果非也揚行密為之縞素為之大臨於義得乎曰行密之所以起兵正以赴高氏之難也高氏既為秦彥所殺則安得不為之舉軍縞素向城大臨乎蓋高駢之罪自朝廷責而數之然後誅焉則行密不得假以為資矣若夫秦彥殺之則出於畢師鐸之謀也師鐸以臣弒君秦彥與之為黨則行密之於彥師鐸正猶水火必與事相反而後可也彼自殺之此自哭之他日之入揚州也守者不鬪而潰豈非先有以感其心乎

東川顧彥朗東川梓州即壁州王建壁理諸水攻成都

養士愛民宜以告天子者也宰相不以告天子乎綦毋諫乃以告王建使義行師宜以告方伯者也幕僚不以告方伯而張虔裕乃以告王建虔裕作終不宜以告姦雄者也而周庠知之亦以為王建告由此觀之天子不好士則士必散而之方伯生方伯不好士則士必散而之州將矣然後王建以州將而起終足以據有方面豈非士失所養散漫四出各歆納交於姦雄之效歟

戊申帝至鳳翔改元文德觀軍容使揚復恭專命李鋌為相鋌無為相之事册壽王傑為皇太弟帝崩皇太弟傑踐位是謂景文皇帝常貽度行象宰魏州軍亂殺樂彥貞貞當作禎

子弟之不才鮮有不敗人之家者矣然為人父兄者防之於微杜之於漸不使至於極弊大壞則失之於初未必不得之於終也昔者王鐸之過魏州彥禎之子從訓貪其侍妾之成列服御之鮮華則於是乎殺鐸而取其妾當是時為彥禎者苟能以大義裁之則必執而歸之司敗無使失刑上也如

其不仁則宜鞭之於庭撻之於市使知不義之不
可以為亦其次也乃殊不問則足以長其惡而已
矣由是而喪亡命為親兵使予兵不安而猶不知
變也乃使從訓為刺史於相州畫金帛於魏帑以
此致禍豈不猶向者之殺王鐸乎
小校羅宗弁為留後（宗弁當作弘信）張全義拔河陽李罕之
走澤州蔡將孫儒拔揚州楊行密走宣城朱全忠攻
徐州蔡將趙諲以荊襄降于汴（趙諲當作趙德諲）全忠敗蔡
人于龍陂（龍陂當作板橋謂板為陂声之訛也有橋字之訛也陂上有龍字則龍字之誤也）蔡將申叢執秦宗權降于汴

叢之執宗權也折其足將檻送京師已而叢為別
將郭璠所殺乃以宗權歸于汴云
淮西朱全忠兼領蔡州節度使（謂蔡為淮西可也而宋全忠實居汴宋一醨宜以淮西寃之）王建大寇劍南韋昭度出尹成都
昭度之出尹成都此王建之所請也建意若曰
倚天子之重則衆可合也而不能保其必不離
則可久不合則不可以久合則可大不合則不
以大此其所以罪狀陳敬瑄請命朝廷冀得重
為帥而已則佐之也而上意亦以為不因其
而從之則踐邑疆梁亦且無以制之然下之計

於假威上之計出於觀變然威誠可假而變有不
足觀者矣昭度之此行也桀不滿皆而辱溢於國
吁可嘆哉
葬僖宗于靖陵己酉改元龍紀以劉崇望為相封朱
全忠東平王王建陷成都稱留後太原李克用攻邢
洺
以方鎮而噬方鎮此蔡汴之所為耳而太原亦然
然則克用其未得為賢乎曰克用較之諸鎮所謂
彼善於此則有之也然而豈必皆合於義哉苟可
以噬斯噬之矣有王者作其能免於戾乎

杭州錢鏐拔宣城獲劉浩（當是時楊行密已拔宣城則錢鏐無拔宣城之理其以劉浩之所在而攻之則是攻潤州非攻宣城者正）庚戌改元大順孟遷以
邢入于太原李克用攻雲州（雲理雲中）幽州援之敗李克
用于蔚州（蔚壁靈丘幽兵攻蔚州敗焉則不當口以克用于蔚州）幽州李匡威
雲州赫連鐸會汴兵攻太原李克用
既已得邢州矣而又攻雲州卒使鐸匡威得以為
辭則是克用之所為固有以来衆人之口也
潞州軍亂殺李克恭降于汴
克脩之儉不害其近於仁也以守潞州足矣克用
乃以口體之故詬而笞之使慚憤而卒則是自弱

其羽翼不足以絶雲氣負霄漢決矣克恭之驕[illegible]
其不如克脩必有其素然而有不知也使領留後
卒殺其身并喪其地使克用於憂事之際而每每
如此其能何而不敗乎
克用將安建（安建當作安知建）以邢洺磁三州降于全忠宰
相張濬帥京兆孫揆華州韓建出陰地關（陰地在汾州之南山之間）
以（杜預曰自上雒以東至六渾許是）會汴將葛從周兵入潞州（出陰地潞州者也）
（克建耳若揆則先出長子之西公孫存孝所論不與濬建偕出於陰地也）為太原兵攻潞
州幽雲兵攻鴈門太原將薛君立（薛當作康君立）入潞州克用
敗幽雲兵于鴈門將李存信又敗張濬韓建兵于陰
地遂收[illegible]朝廷從[illegible]克用[illegible]張濬連州
刺史（連州桂陽郡）
藩鎮之互相吞噬孰為甚乎蓋莫甚於朱全忠矣
既侵鄆又侵徐其[illegible]駁駁未遂已也使張濬而欲
比謝安則宜鎮之以靜使張濬而欲比裴度則宜
斷以決鎮以靜則宜命諸鎮各保境土無為相侵
也斷之以決則與其伐晉不若伐汴晉功多而罪
寡汴多罪而寡功功罪之不分是非之不辯則其
胸中之權度蓋有不足以揆事者矣一則曰謝安
二則曰裴度其自揆且不足何以揆人乎揆之不
得其宜制之不得其便戰敗而歸坐受貶黜君子
以為張濬之生不若孫揆之死矣
崔昭緯徐彥若為相克用將李存孝以邢入于汴（存孝）
（改元景福）
李存孝一戰而取聠義再戰而收晉絳其功亦偉
矣克用偏於愛存信譖於賞居立安能使其無介
然乎已之於朝廷也獨不以其功罪之不分乎夫
功罪之不分則已之心有不服為人之心何遠於
已以已度人亦若是而已矣使平其心定其氣不
以愛憎喜愠亂其裁制焉則名城不棄健將不殞惜
哉
辛亥命中尉楊復恭致政復恭不受命陳兵于昌化
里命天威軍使李順節討之不利兩軍中尉劉景宣
西門重遂（重遂當作君遂）殺天威軍使李順節于銀臺門[illegible]
節兵散大掠京城（其大掠止於永寧一坊不過京城）復恭奔興元[illegible]
（之不利非以討復恭之故其致討自在前其見殺自在後非可以二事為一事也）鄭延昌為
相太原李克用攻邢州責叛已也
古人有言曰為臣死忠為子死孝存孝之於克用
雖非親父子也然既名為父子則必有父子之實
焉子之於父也東西南北惟命之從雖使於東也

命則在西不敢不從也雖便於北也命則在南不敢不從也雖便於潞也而命則在邢獨得而不從哉其不從也必有由矣以功大而賞微是不矢人子之所為無過分之事也事親若曾子無過分之事孟子曰可也事君若周公無過分之事程子曰可也使存孝而知此義必不敢挾功以要父懷利以從雖難矣惜哉

宣武朱全忠攻魏州責不助討也

魏州自田承嗣以來乍叛乍服服則不煩於討叛則雖討不服豈謂今日羅弘信乃屈於汴其屈於汴雖曰由全忠有以責之然非朝廷假之以名則亦何以責之哉孔緯張濬以名假汴而不知汴之不可假也豈非謀國之過歟

鎮州援邢州克用攻鎮州幽兵援鎮州

鎮之於邢也援之則為辟父而助子不援則為辟君而助臣然則援之為是乎胡氏謂昭宗之於存孝猶當却其表因其使下詔訓勵不可以子而叛父也鎮與汴也獨可受其使從其請把與結納教之以叛父乎子可叛父則是臣亦不可叛君也而可乎

汴兵攻宿州鎮兵攻定州處不救於太原宣州楊行密滅孫儒據有揚州封行密為淮南王（滅孫儒據揚州）

（有淮南之地矣猶未得為淮南王也）

行密之於揚州既得而復失既失而復得然則有數歟得失數也窮達命也有理焉君子不諉於數有性焉君子不諉於命秦畢孫楊亦地千里其為殺人多矣使伯夷伊尹而當此其必有所不為者乎

壬子改元景福鳳翔李茂貞邠州王行瑜華州王建同州王行約（同州[illegible]）秦州李茂莊（秦州[illegible]）兵陷興元殺楊守亮及楊復恭（興元既陷之後復恭守亮奔閬州未嘗見殺）左軍中尉西門君遂殺天威軍使賈德晟于京師部下奔鳳翔太原李克用會易定兵敗鎮兵于堯山（堯山在慶都山之北屬定州）

當是時有窺覬之意者全忠是也上則朝廷之不察下則方鎮之不知而顧於河東有疑焉易定河東之黨也而亦豈非幽鎮之隣哉為幽鎮之計者內固其國外睦其隣養勇俟時安知其不可以為國討賊且魏屈於汴其機已可見矣唇亡而齒不寒也方且以輔車而相攻悲夫

癸丑鳳翔李茂貞舉兵犯闕敗覃王兵于盩厔帝誅

中軍西門君遂李周僮(僮讀作憧)與相杜讓能岐兵乃止
夫屯之時必有亨屯之道舉天下之經綸寄之
君子此亨屯之道也不幸小人間之以小貞則吉
大貞則凶何謂小貞吉以山藪之量而藏其疾以
瑾瑜之器而匿厥瑕其為貞雖小而不害其為吉
也若乃舉山藪而焚之捐瑾瑜而剖焉疾可除瑕
可去然而山藪無生意瑾瑜非故質欲大貞而不
可得也反以致凶焉唐昭宗之時屯亦甚矣欲討
茂貞豈不有意於大貞乎然而覃王敗焉讓能貶
焉然則屯之難亨不可亨乎舉天下之經綸寄之
君子則屯有時而必亨矣惜也昭宗有所不知
進茂貞中書令封秦王以王行瑜為尚父王摶為相
(乾寧二年之相在)成都王建與李茂貞爭東川幽軍亂逐其
帥李匡威于鎮以其弟匡籌為留後(匡籌成其[illegible]與匡威之兄)
(之位皆不道之人弛何以 乘攘伏鉞尊隊一人施于)汴兵滅徐兼領其鎮
朝廷命之以都統夫豈位卑而祿薄哉然而不能
有為也則府藩之為人徒足以為盜賊而已矣不
足以制盜賊也其為汴之所滅不亦宜乎
李克用敗鎮州王鎔于中山(中山當作平山)鎔乞盟遂許盟
乙卯還甲寅改元乾寧崔胤為相王摶出鎮湖南(湖南謝)

(州出也摶之鎮在浙東非鎮湖南字三下其)李茂貞擁山南十五州以抗
王室汴兵敗兗鄆之師于東阿
古人有言一飯之恩不可以不報也矧有能救己
於危亡之秋者乎方全忠之困於宗權也使不有
兗鄆救之則汴且為蔡之吞矣賴其救也而後存
則雖亡不可背也夫既以兄弟處之非骨肉而猶
骨肉矣曾未幾何則有曹州之釁焉積而至於今
日凡八年矣然而不釋若以兗鄆為之穴也使兗
鄆而還以遺民則汴亦豈非災之兆乎見所可欲
而相好之心亂焉若全忠者真所謂刑戮之民歟
朱瑄朱瑾求救於太原(何以則不救然以源故也非大)李
克用援邢州獲李存孝援雲州獲赫連鐸(鐸難鐸也此)
援幽州獲李匡籌用幽人請以匡籌(以劉仁恭)為留
後
人固未易知知人固未易李存孝也猶有時
而叛劉仁恭猾虜也能保其身而不叛乎惜也千
里之地踰年之戰窮兵之力而後得之輕付匪人
不旋踵而失焉使其注意親賢嚴加選授則其得
失之効豈不相懸也哉
乙卯河中王重盈卒太原李克用請以王珂襲重盈

封于朝加州王行瑜鳳翔李茂貞華州韓建請以王
珙襲重盈封于朝朝廷先許克用陝州王珙絳州王
珂以兵攻王珂于河中王行瑜李茂貞兵入長安行
廢不十九殺宰相韋昭度及李谿各以兵二千留京師
而去李克用渡河檄討同州王行實棄郡奔京師
奔者行約非行實也行實乃行約弟時為左軍者誤使與行約判行約乃行約弟則大抵背叛夫
也與兩軍中尉駱全珍作瓘當劉景宣逼帝西幸帝以
李筠李君實居當作居兵出次南山次石門非次南山鄜人畢從
命延王戒丕丹王允從李克用西討封淮南楊行密
弘農王亦從西討加行密檢校大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則有之矣無封王及從西討
敕克用敗邠寧于黎園黎當作梨帝還京邠州平行瑜野
死封克用為晉王克用還太原
堅兵犯闕者王行瑜李茂貞之外有韓建焉是三
人者皆所當討也及克用既討行瑜殺之則朝廷
其近遂有疑沮之心遂以茂貞為不必討則韓
建亦不必討矣○胡氏曰克用於三鎮非有父兄
之怨特為王室雪恥故仗義而來昭宗不明又任
術數啖疑克用偏黨茂貞他日困辱凶終蓋始乎
此謀矣又曰克用所咨決者蓋寓而已而寓於此
有失策焉當此時也正當勸克用入覲力陳茂貞
不誅必為後患之意不然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
蕩平岐華駐師鄜畿釋戎服以見天子身輔朝政
脩明紀律使東兇不得西畧王室安矣釋此不為
而區區疲力於幽州爭地於慈隰遂使全忠先手
竟移唐祚晉陽岌岌幾不自保此豈非初謀不遠
之故歟
崔胤結羅紹威徐彥若為相董昌以浙東叛稱王國曰
羅平元曰大聖國曰羅平以訛言有鳥四目三足言云羅平天冊故也元曰天順不曰大聖獨使其下謂己為聖人耳丙辰岐兵犯長安韓建邀帝幸華州是行也以李茂貞犯闕將適河東不果遂為建所邀耳
建進封中書令兼西京
尹進封當曰進授兼京兆尹非兼西京尹
克用之兵仗義而起擬岐則岐裂擬華則華摧投
之所向無不如意此亦非有他故以義養氣者其
氣浩然被其不義者望之而色沮當之而力屈曾
何足以抗之乎帝也不及其鋒而用之遂使卷甲
而歸則岐華益無所懼矣使克用於往年而援愛
其志則安有今年之事乎
陸扆王摶崔胤孫偓為相魏州羅弘信敗太原之師
于莘以絕李克用兗鄆之援克用攻魏下十城
莘之敗有三失焉假道於魏而講好之不款也入

魏之境而戢衆之不嚴也將以制人而不免為人之所制則其為備也必有所不周矣夫備之不周衆之不戢存信之罪也若夫壤地之相接而曾不與為好焉則夫以大事小者必無樂天之實也此其失獨不在於克用乎

湖南軍亂立馬殷為留後

張佶之於馬殷豈不善人則催已已則催殷可謂善於廢興矣夫人於興廢之際鮮不有僥倖之心焉所謂僥倖云者雖不可得而猶求之也若佶則既已得之矣而猶不居也豈不可以為知命者之訓乎

錢鏐平浙東獲董昌授鏐中書令相王摶觀察浙東陸扆出刺陝州(陝當作硤)丁巳帝在華州孫偓崔胤相鄭綮為相(綮之為相在乾寧元年)

唐自李德裕而後雖令狐綯不得為得為賢相況其他乎不與宦官為腹心則與藩鎮為耳目問其名則曰平章事也問其實則單謀國計一無所與焉就其中能自以為不免於人之所笑者其惟鄭綮乎若他人則笑之而不知矣嗚呼可勝嘆哉

冊德王裕為皇太子封郃王建為昌黎王(是年之封昌黎王與明年之封潁州王其他書皆無所考恐誤)鄭綮病免朱朴為相韓建殺禁衛李筠以散衛兵罷八王兵柄殺之

胡氏曰御得其道則昆蟲草木無札瘥夭閼之患不然一身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況妻子乎古之明君所以不敢不敬德不敢不教子不敢用小人不敢失大柄為易世之後未流之若此也唐室至此豈非宗祖詒謀之未善歟

貶利朱朴殺帝侍衛馬道殷許巖士帝封兩浙錢鏐吳王俾敉難王室封王(當在天祐元年)汴將龐師古救鄆州朱瑄野死汴將葛從周拔兗州朱瑾奔淮南兗鄆曾濮齊棣沂密徐宿陳蔡許鄭滑盡入于汴全忠以八郡兵攻淮南朱瑾淮南兵敗汴兵于清口(按清口當在彭汴之下流)獲將龐師古又敗汴兵于淠河(按淠河當在安豐之西北)走葛從周楊行密遂據有江淮幽州劉仁恭敗李克用于安塞(即木瓜澗之地也)

上源驛以醉失禮幾喪其身木瓜澗以醉失言幾敗乃事酒之為禍一至於此古之人必剛制焉有以也夫

福州王潮卒弟審知繼事戊午帝在華州以崔遠為相冊何氏為皇后帝還長安改元光化以華州為興

德府韓建進封潁州王汴將葛從周拔李克用之邢
洺磁氏叔琮拔趙匡凝之隨唐鄧（隨理隋縣唐理比陽鄧理穰縣）澤
州李罕之拔李克用之上黨歸于汴
李罕之自失河陽以來至是十有一年矣㠯之壯
者盖以老而德則無能改於其舊焉乗間竊發攘
潞而取之此真所以為寇盜之智欤
幽州劉守文拔汴之滄州魏博羅弘信卒子紹威稱
留後已未復陸扆相蔡軍以崔珙奔淮南幽兵寇趙
魏（寇魏而已非寇趙也）魏引汴兵破之汴將氏叔琮攻太原不
利陝州軍亂牙將殺其帥王珙立李璠為留後又殺

之降于汴
當是時天子不能有為則其命寄於藩將藩將不
能有為則其命寄於牙將王珙之在陝州也不聞
其有所為矣乃特以猜忍為常猜則多疑忍則好
殺雖妻子且不能自保况他人乎宜其身之不免
而禍之相繼也
青州王師範將牛從殺以海州入于淮南庚申相崔
胤誣殺宰相王摶樞密使宋道弼景務脩
王摶大體之言姑欲息事而已非欲生事也而崔
胤疑之讒說行焉胡氏曰昭宗在位十有三載其

人才可知已久矣王摶為相累年未聞有所匡益
獨此數言足以救其急促之禍已為崔胤所擠置
之死地然則摶亦暗於度君而冒於居位矣當是
時也惟貴戚之卿與世受國恩者無潔身之義自
餘去之可也
朱全忠會魏軍攻幽之滄德州李克用拔汴之邢州
又以三鎮兵攻鎮州王鎔乞和乃還
克用有可以制伏全忠之勢而往往失之者失之
於不能養氣斂兵年少氣銳一出而驅黃巢復西
都再出而滅黃巢安界夏其視一時諸將舉在下

風孰得而抗之於是不能持之以謙遂有上源
驛之禍盛年壯氣一進而問罪於韓建再進而問
罪於行瑜其視一時諸將又在下風孰得而抗之
於是不能持之以謹遂為羅弘信所挫使因是
而少懲焉以其平日邁往無前之氣而稍下於魏
則魏必樂歸於我矣又以是而稍下於鎮鎮○豈
不歸於我乎鎮與魏皆不我遠則可帥之以救兗
鄆矣救兗鄆仰宣汴而吾無利之心焉則豈惟兗
鄆歸心雖曹濮沂密陳蔡鄭滑無不歸心矣而其
源則必自鎮魏始所謂近者悅而遠者來也欲圖

霸業而初無其本豈其可得耶

汴將張存敬攻幽之滄州又拔祈州祈本定州之無极縣唐景福二年節度使王處直奏置又敗定州王處直于沙河沙河屬定州進攻定州處直以定州降于全忠

王處直素附河東者也而亦為全忠所屈克用能不愧乎故嘗謂克用有可以制伏全忠之勢而往往失之者矣之於不能養氣故也

罷崔遠相以裴贄裴樞為相樞相當在天復元年徐彥若觀察青海青當作清清海軍在恩州城內受嶺南使府節度中尉兩軍劉季述王仲先幽帝于東內令皇太子裕監國

胡氏曰在易困有亨道有剛中之德致其誠意求在下之賢必有應者故困厄于前而受福于後也昭宗德非剛中心無誠意下急譏譏昧徐有說之義是以終於困而已也當是時國家之勢如積薪在炎火之上累卵在頹石之下尚何心於馳騁田獵樂飲而沈醉也左右宦官伺釁日久又以嬰怒促之能無少陽之辱乎

相崔胤張濬告難于全忠

胤所告者朱全忠濬所告者張全義所告不同然全義固全忠之爭也況又以書告諸藩鎮則其及全忠必矣抑濬於是時久矣其致仕矣而猶若此其亦一節之可取者歟

全忠自定還汴護駕將孫德昭周承誨董彥彥下當有弼字誅劉季述王仲先帝至幽所還政辛酉誅神策使李師度度當作虔徐彥回回當作孫窘帝故也降皇太子裕為德王改元天復汴將張存敬由含山路襲李克用之河中及晉絳全忠領河中節度進封梁王

當齊桓之時而楚人滅江君子曰此齊桓之恥也夫江迩楚之國也其去齊遠矣及其見滅君子猶以為桓公之恥若河中則猶晉之宇下而汴人得以制之嗟夫此豈非克用之恥哉當是時與克用為謀主者蓋寓是也而慮不足及此惜哉

梁軍大舉攻晉之太原晉將孟遷以澤入于梁

夫孟遷方立之弟也昔者無故而取之今者無故而予之彼其胷中雖有近息之可感寧無宿忿之可懷飢則附人飽則颺去此固鷹隼之常態而況風颱之勢復颯颯然而迫之欲之何而可保哉其去宜矣

梁將氏叔琮長驅出團柏柏當作栢團柏谷名屯軍洞渦按水經洞過水出晉水之下口過即渦也音戈葛從周以魏兵入土門此土門當在井

陞口隨承天承天軍在壽州會天大雨乃復

齊侯之霸業不能不衰於葵丘既會之後晉王之
霸業不能不損於夾師既殺之餘使其蹤討行瑜
益勵其志則樽俎而千里燕息談笑而三軍虎躍
氏叔琮輩烏得而過之哉昔楚人涉於魚齒之下
晉人無以制之所恃者雨之甚也今晉之於汴也
非雨則無以制之嗚呼豈不殆哉

罕相崔徹受全忠旨逼帝幸東都

唐之興也裴寂為相寂之所志不出乎富貴之外
也唐之亡也崔徹為相徹之所志亦不出乎富貴

之外也志於富貴者無所不至尚不知有功名又
烏知有道德此徹之所以反唐事梁亦無以異寂
之反隋事唐也

未及行中尉韓全誨以李茂貞兵劫帝幸鳳翔

人皆曰崔徹挾汴全誨挾汴此南北司之相爭也
愚則曰全誨挾岐猶為自全之計若徹之挾汴則
許以唐之社稷輸之矣此其人與李振敬翔何以
異而人不以鴟鴞目之何哉

罷崔徹相崔徹至三原三原漢池陽縣地苻堅於嶻嶭山北置三原護軍後魏去護軍之名但置縣促全忠西攻全忠以四鎮兵破華州

華之當破久矣昔邈於晉今碎於汴使[illegible]而無
亂人以制之必俟王誅則其罪免者多矣

由京城西圍鳳翔又破邠州獲李繼徽徽上當有繼字以絕其
援

乘輿所在諸侯可得而圍之乎[illegible]則逼矣此茂貞
之所以不服而全忠之所以無[illegible]歟

壬戌帝在鳳翔封淮南楊行密吳王兩浙錢鏐越王
俾救難王室皆不至

漢祖召韓彭而韓彭無不至者呼吸在我由其氣
盛故也昭宗召吳越而吳越無一至者其氣淹淹

垂就於盡呼之而不見其出吸之而不見其入事
皆由人不在我矣安能運臂指而捍頭目哉此可
以見其衰之甚也

李克用南攻朱全忠自鳳翔至河中復至鳳翔

岐汴相持晉之利也而我則無以乘之此其故何
哉慮之不預則無以應倉卒之變謀之不素則無
以赴功名之會培養之不至雖欲奮迅而起而其
力有所不給也當是時也方有兵粮城郭之問不
既晚乎李而襲吉之對拳拳於崇德汲汲於去奢
則其平日之病必在於此矣以對證之藥療遲時

之病猶賢乎諱疾而忌醫者也

鄜州節度使李周彝（周彝初名茂勳）以兵援鳳翔汴將孔勍（勍當作勍）乘虛陷鄜州周彝以兵降全忠俾守鄜坊（坊理中部）

又入于梁鳳翔李茂貞遂誅宦氏韓全誨以解全忠之圍

天子之在則諸侯莫得而圍焉此理也有勢焉恃其勢之彊者未始不可以奪天理之正固也然而振敵而死索容而殂者君子皆以為圍之者實弑之不以為他人之罪也設使昭宗不幸而殞於憤則全忠何辭以自飾乎然後知全誨當誅崔胤亦當誅也茂貞可誅全忠亦可誅也今徒以全誨當之而茂貞則自如也胤全忠則施施焉嗚呼豈理也哉

癸亥帝還長安進朱全忠元帥（全忠非元帥乃副元帥輝王祚為元帥也）復崔胤相全忠誅宦氏七百人

春秋之法不以亂易亂鳳翔不忌乘輿亂也誅全誨實出方鎮亦亂也今也又誅宦氏至於七百人宮庭空矣亂有甚於此者乎蔽以春秋之法則胤與全忠罪固不容於誅也

罷陸扆相以裴樞王溥為相青州王師範拔梁之兖州全忠東攻青州

天下方鎮不為不多矣皆拱手以視全忠之所為獨王師範為之泣下則介然之頃亦足以見天理於人欲之中矣力雖不足當死生以之此其言論甚正非當時諸鎮之所及也惜其不能聲罪致討而徒為掩襲之計鄆雖不拔而齊亦不保其亦可悼也夫

成都王建寇李茂貞之秦隴以脩好于全忠王師範會淮南兵敗梁兵于臨沂

吾以王茂章觀之淮南之兵非不可以入汴也楊行密直自無志耳使其有志安知其不可以入汴哉

梁將楊師原敗青軍于臨朐王師範以青州降淮南楊行密攻鄂州荊南成汭救鄂澧朗軍乘虛陷江陵（澧理澧陽朗理武陵）趙匡凝乘虛陷荊州成汭憤死岐兵逼長安梁軍屯河中全忠逼帝都洛陽殺宰相崔胤六軍使鄭仁規（仁當作元）皇城使王建勳飛龍使陳班閤門使王建襲客省使王建義（義當作乂）左僕射張濬（濬左上當有前字）縊遷故也（荊州即江陵成汭之死以為澧朗所襲之刻若趙匡凝則又乘澧朗而襲之者也全忠所殺）義（雖死於全義亦全忠之意也然不與）張濬之死實（皆亂等同年而死亂事盡死於明年）

依岐者全誨也而全誨不免於誅依汴者崔胤也
而崔胤不免於殺此可以為不求諸己而求諸人
者之戒矣彼林甫雖姦臣猶足以鑒祿山而服焉
若崔胤則忠不如九齡姦不如林甫而徒惴惴然
惟恐奉全忠之不及又全忠之不及成矣然後稍
欲與之立異其趨於敗不亦宜乎

柳璨崔遠代相

經世之申二千二百六十五

甲子唐景文皇帝六年東徙至穀水（按[illegible][illegible]之黽池 漢志曰穀水出谷陽谷至谷城入洛）梁王朱全忠坑帝侍從二百人

當其圍鳳翔君子固已知其將弒矣然而崔胤不
知也悻悻然惟恐汴兵之不勝惟恐[illegible]兵之不敗
惟恐全誨之不誅惟恐第五可範諸人之不死不
知全誨誅可範諸人之死已亦隨之矣始之以宦
官繼之以宰相繼之以侍從而後椒殿之弒行焉
嗚呼悲夫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至洛陽改元天祐以張漢瑜為相楊崇本以邠兵寇関
輔

楊崇之入関輔將以討寇非以為寇此以寇書豈
其不子人之討寇哉討寇大矣非有晉王之力量
未易當之而崇本徒以其妻見私於全忠之故乃
是興師曾不足以損寇而秖為以寇不以寇書則
何以哉

全忠西攻行弒于洛宮立輝王祚是謂哀帝李克用
以本部兵保太原

弒君之賊人得而討之固也然而慶父弒君則魯
人不能討何哉以其有兵也全忠之弒其兵何啻
慶父是故討賊之舉君子不以望之他鎮而惟河
東焉是望望之而不足以副吾之望則曰何其處
也必有與也既而無與同功者焉則但以本部之
兵自保太原矣昔也志清六合何其壯也今也跧
伏一隅何其憊也使其有以持志則愈挫愈銳必
不至若是之衰也〇范氏曰唐末藩鎮惟李克用
最為有功雖嘗跋扈而終不失臣節若倚為藩扞
使太原之勢常重則諸鎮未敢窺唐也而唐以其
戎狄之人疑而不信是以不競於汴而全忠獨彊
吞噬諸鎮卒滅唐室自古忠者不見信而所信者
不忠豈有不亡者乎

乙丑梁王全忠逼帝授禪殺宰相裴樞崔遠陸扆及
九王用張文蔚楊涉為相盡黜朝廷官吏

嘗爲天子之左右皆全忠之腹心矣而全忠猶必殺之何哉殺宰相所以逼天子也殺親王亦以逼天子也逼天子而至於殺親王及宰相則其心可知矣不自以爲躁迫乃以他人爲浮薄使果得沉厚者而用之又恐肯與全忠爲腹心乎羅織之禍朝廷爲之一空君子曰女主在上而仕不知止是自投於羅織之獨柳之禍朝廷爲之一空君子曰小人在側而仕不知止是自投於獨柳也白馬之禍朝廷爲之一空君子曰巨寇在旁而仕不知止是自斃於白馬也其始也唐易姓而爲周其終也唐易姓而爲梁其中也姓雖不易而亂亦甚矣然則空一時而無人夫豈國家之福哉

太原李克用鳳翔李茂貞成都王建襄陽趙匡凝同謀興復

茂貞不足以謀興復何也其罪大也王建不足以謀興復何也其志小也匡凝不足以謀興復何也其力微也可望以謀興復者其惟克用乎然而猶有未能豈不以其氣之衰乎

梁將楊師厚敗趙匡凝于江湄進拔襄陽匡凝將王建武以荊南兵衆降匡凝之將無曰王建武者且荊與襄本不相涉此句當衍之

唐鄭復鄧隨襄荊南又入于梁唐鄭復鄧隨之外加以爲房州省匡凝之地也其荊南則匡明之地也襄理汚陽鄧理長壽匡凝奔淮南匡凝奔淮南匡明奔荊南朱全忠加九錫總百揆天下元帥進封魏王不受丹遙授禪

殺樞密使蔣玄暉豐德庫使應項尚食朱建武及宰相柳璨太常卿張廷範太常少卿裴磵溫鑾知制誥張茂昭及皇后何氏皇下當有太字

裴樞崔遠雖曰全忠之腹心然而猶曰此唐之舊人素遠可信也若蔣玄暉等則真全忠之腹心矣然而猶不免焉此其故何哉非殺玄暉殺樞密也非殺柳璨殺宰相也殺樞密逼矣未若殺宰相之甚也殺宰相逼矣未若殺太后之甚也凡此亦何爲哉逼天子所以爲授禪之計也

淮南楊行密卒子渥繼事太原李克用會契丹阿保機于雲州進兵河北丙寅魏州牙兵亂朱全忠坑之進圍幽之滄州

范氏曰天寶已後燕趙魏之俗安於悖逆不復知有君臣歷十五世然後弗滅靡有遺類而其俗猶不改也其後梁唐之得國與失皆始於魏由其習亂易動也而燕人至晉氏遂淪於左衽豈非諸夏之禮其亡有漸乎趙居二寇之間叛逆致順不若

燕魏之甚也故其禍有淺深論者或謂絕威誅乎
矣以弱魏而全忠無後顧之慮因以篡唐奮與魏離
亦久矣未寧適足亂魏而已豈能為唐室之輕重
乎

幽人求救于太原李克用會幽軍攻上黨梁將丁會
以澤潞降

會幽則潞州之守可降得潞則滄州之圍可解晉
之生意其自是而始復乎

全忠自長蘆還大梁(長蘆滄州屬)丁卯朱全忠代唐命于
汴改國曰梁元曰開平

范氏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
未之有也三代而後蓋有不仁而得天下者全忠
是也雖為天子數年而不免其身子孫殄戮靡有
遺類是以一族易一身之富貴也五代之時起匹
夫而為天子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或一二年皆宗族
夷滅世絕不祀亂臣賊子曾莫懲也書曰惠迪吉
從逆凶惟影響豈不信哉

薛貽矩韓建為相降帝為濟陰王徙之曹河東晉王
李克用淮南吳王楊渥劍南蜀王王建山南秦王李
茂貞兩浙越王錢鏐荊南渤海王高季昌湖南楚王
馬殷泉南閩王王審知廣南南海王劉隱並行唐年
戊辰梁攻河東用于兢張策為相(當作策)殺濟陰王于
曹州荊南高季昌湖南馬殷兩浙錢鏐附于梁是年
劍南王建稱帝成都國曰蜀元曰武成(武成當作武功)河東
克用淮南楊渥山南李茂貞泉南王審知南海劉隱
稱唐年河東李克用卒子存勗紹討亂命李存
顥(顥當作顯)敗梁軍于潞之三垂岡

胡氏曰喪不二事故春秋於背喪而用戎者皆深
譏之惟其門庭之寇存亡繫焉然後從權制而無
避此費誓所以得列於典謨命誥之後也若李存

勗夾寨之戰君子深有取者與是類爾梁置夾寨
距晉陽不百里可謂危急之勢矣使存勗於是焉
執哀戚之常情忽國家之大計上黨淪陷則晉陽
不存又豈所以為孝是以審緩急量輕重出奇制
勝以走梁師然後霸基復安君子美之垂訓大矣

淮南楊渥為部將張顥所殺代立大將徐溫自金陵
入誅顥立渥弟渭專制

渥之死顥溫之罪等耳溫以充之誅歸罪於顥而
從之初未離(於本府非)自金陵而入討也

己巳梁自汴徙都洛陽郊祀天地趙光逢杜曉為相

張奉以汝州亂（汝一作煌）劉知俊以同州叛

劉知俊終身事賊而不自知其非也一旦遠而去之豈亦有所警於其心乎夫既有所警於其心則將始疑而寤寤而覺捨暗就明捨逆就順捨安就危可也彼李茂貞蓋嘗排其犯闕無以異於汴矣捨汴就岐庸為知所擇乎使其有陳文子之智必曰猶吾崔子云尔豈足以託身乎哉遠而去之則莫若丁會之為善矣然當是時晉嗣王新立知俊無亦有必之之心乎是又知人之不明矣夾寨之戰雖全忠猶為之歎嗟而知俊則未之知也則是初非有所警於其心直自畏死而走險無暇於擇音矣其亦可鄙之甚哉

丹襄軍亂泉南王審知南海劉隱附于梁劉隱卒弟陟立河東李存勗淮南楊渭山南李茂貞行唐年庚午梁之鎮州王鎔定州王處直請附于晉河東李存勗下河北

將欲得志於天下則必不可以無助矣孟子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以晉王初立而鎮定附焉此霸業之所由以廣歟

辛未梁改元乾祐（祐當作化）北攻鎮定軍敗于柏鄉（柏鄉邑名）

柏鄉之戰李存璋呼曰梁人亦吾人也父子兄弟餉軍者勿殺於是戰士悉解甲投兵而棄之嗟夫斯時何時而李存璋乃有是言以見天理之在人心本無古今之異也昔者裴度有是言而蔡人不叛今者李存璋有是言而梁人亦降有能推而廣之以撫天下則孟子不嗜殺人之言豈欺我哉

蜀改元永平是年李存勗將劉守光稱帝幽州壬申梁北攻鎮定屠棗彊（棗彊屬清河漢志）乃復六月郢王友珪行弑代立改元鳳曆

胡氏曰朱梁雖篡逆無道若其用兵則雄長一時矣及晚節末路平日狡獪略不復施何也溫本群盜豈嘗有天下之志一旦據非所據意滿氣得豐殖乎貨財沈溺乎子女精銳之氣勢自銷耍皎厲之智寢以昏昧何足怪哉

殺博王友文于汴冀王友謙以河中入于晉許州軍亂

將許州者韓建也是其為人至是而猶不死則天道為可誣矣其及宜哉

晉王存勗敗燕軍於龍頭岡（龍頭岡屬幽州）進圍幽州癸酉梁

六軍殺友珪立均王友貞于汴復乾化三年晉李存
勗平幽州獲劉守光及父仁恭以歸
幽州自李懷仙以来至是凡一百五十有一年矣
始於廣德元年終於天祐十載訖唐之世不獲幽
州之用惟以覇府得之則民爲我耕兵爲我戰庶
其異於他日乎
甲戌梁将王殷（王當作將）以徐叛附於吳晉李存勗開覇
府于太原
以晉王而開覇府得乎天子既掩於僞諸侯皆服
於僭天下之統絶矣有能扶墜緒於既弛振皇綱
而復張則衆必予之夫衆情之所予者公議亦不
得而奪焉以爲賢於伈伈俔俔爲僭僞之歸者也
乙亥梁改元貞明鄴王楊師厚卒分其地六州爲兩
鎮魏軍遂亂因其帥賀德倫以六州入于晉
梁之於魏既已殲其軍於前又欲析其鎮於後其
爲關防至矣然禍機之發有出於關防之外者睞
若不得而知也若晉則既戮張彥又戮司空頲而
魏人安之此無他誅其所當誅撫其所當撫循理
之公而不以私欲參焉使每事如此則安有異時
之敗乎

蜀伐山南之秦鳳階成（鳳理梁泉階理將利成理上禄）宮大火晉李
存勗東下大會兵于魏郊丙子梁之河北皆入于晉
趙光逢鄭珏爲相攻晉不利蜀改元通正援山南之
隴州晉李存勗敗梁軍于故元城（元城屬魏郡漢志）
用兵之道不必皆勝勝於此者不能不敗於彼固
常勢也雖夫慮之而必周備之而無缺則能以我
之不敗俟敵之可勝晉王之兵其精者鋭者皆在
於外而晉陽根本則虚而可襲弱而不救使不有
安金全焉則幾墮王擅之計矣而晉王方以元城
之勝忽宗國之重金全可賞而不賞也亦過矣哉
吳封相徐温爲齊國公屬之以金陵丹陽毗陵宣城
新安池陽六郡鎮金陵（金陵昇州丹陽潤州毗陵常州宣城宣州池陽池州惟新安當作齊安蓋新安是歙州齊安是黃州當時齊目之封有潤昇宣常池黃而無歙州知新安是齊安之誤也）
丁丑梁册兩浙錢鏐爲天下兵馬元帥是年劉
巖以南海稱帝國曰漢元曰乾亨蜀改元天漢誅降
将劉知俊于炭市
劉知俊奔岐已謬奔蜀愈謬其奔岐在己巳猶可
相容至於七年之久其奔蜀在乙亥至是甫三年
尒而蜀王謂其所親曰吾老矣知俊非爾輩所能
馭也乃誣以謀叛而斬之昔者楚子謂申侯曰無

適小國將不汝容焉此犇之說也知俊惟不知此
是以不容於小國雖然容於不容此猶以利言爾
若以義則舍晉其何之之岐之蜀而寧不之晉也
知俊於是為不知義矣卒之以謀叛見殺悲夫
晉李存勗拔梁之楊劉城（城在故楊劉二村之地以楊劉名城）戊寅梁
之鄭𤢴陷于晉蜀改元天光建遇毒死子衍立（天光當作光天）
（尚天史之死無遇毒之說）晉李存勗擁太原魏博幽滄鎮定邢
洺麟勝雲朔（州巖理新秦勝理擒拼）十鎮之師大閱于魏郊敗梁
軍于胡柳（胡柳陂名）

胡氏曰仲由問孔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
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
成者也孔子所取德威有之其所不取存勗犯焉
聖人之訓不可違如此昔光武伐尤來兵敗軍中
意王汝矣吳漢曰王兄子在何憂光武不以為嫌
誠以喪敗之際兩不相知有如不測寧能禁人之
他議晉王於是不能容一嗣源淺量禍局固非可
以席卷天下包舉宇內者也

己卯梁張守進（守當作萬）以兗入于晉蜀改元乾德晉逼
梁之河南是年楊渭稱帝淮南國曰吳元曰武義徐
溫為大丞相都督中外封東海王庚辰梁李琪為相

陳州妖寇亂晉兵入寇

晉兵何以言入寇主梁而言之也主梁而言之則
曰入寇主唐而言之則曰出征當是時梁有必亡
之兆晉有必興之勢於是以入寇書之以見梁之
無臣子也果無臣子則所有者惟寇耳孰能禦之

吳楊渭卒弟溥立晉存勗拔梁之同州辛巳梁改元
龍德惠王友能以陳叛吳改元順義晉鎮定亂

以情言之則王都之所為於晉為便以義言之則
張文禮當封王都亦不可以不討也胡氏曰王都
幽囚父母殺其子孫此與張文禮何異存勗既討
文禮而許都襲位賞刑如此何以扶天下之為君
父者哉三綱既淪政本亡矣雖暫得之不旋踵而
失之非不幸也

契丹犯幽州壬午晉李存勗平鎮定又敗契丹于易
水（易水出涿郡行至漁陽之泉州遂東入于海鎮可平契丹可敗定則未有以平之也）

胡氏曰晉王先取劉守光今又取王都何有見於
斬張彥而無見於此耶凡此類皆制勝之大幾也
接而不失惟上智能之

癸未河東晉王存勗稱帝魏州是謂莊宗國曰唐元
曰同光是謂後唐以豆盧革為相郭崇韜樞密使

胡氏曰建霸王之績者必有腹心股肱之臣其未濟也以為謀主其既成也遂登輔相輔相之任當承平之際猶寡慮者或不知考慎矣若劉崇盡統之君天下固以此卜其成敗而可忽諸梁唐晉漢之朝無所稱焉豈氣方紛亂天不生賢耶將人主無知人之監而不能致耶

自魏由鄆而南敗梁將王彥章于中都（中都屬鄆州）長驅入汴殺友貞于建國樓降之為庶人（友貞及唐兵之未至先令皇甫麟殺之以死非唐兵已至而殺之也麟亦自殺其後漆其首出唐王之命）

胡氏曰莊宗以宦官之譖罷李建及而失忠壯之助以俳優之悅用李存儒而失要害之地以後使之愛使朱守殷而陷南城喪粥糧數百萬幾如是而地不蹙國不亡然則不旋踵而克梁者非晉之必當克也蓋梁祚告終之期促耳且經營大業者必厚其根本之地使進可以取退可以保今晉雖久有河東其地瘠薄故必兼得河北然後富彊然晉王不擇牧民御衆之才守之又令孔謙之徒急政暴賦趣辦目前至於崇韜決策據汴亦未及善後之計也而莊宗所謂得則為王失則為虜當存子歸而與之决者亦不敢必於克梁也嗚呼捐身與家以爭天下將以濟□以爭抑亦濟歟乎此非真英雄之所為不足道也

潞州軍亂

晉王初立而攻寨勝唐而初立而上黨叛使莊宗因是而知叛服之不常勝負之難必則必兢業以持之矣然而不可以久若未之有也今徙知潞城之可夷深池之可塞而不知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州之城池而在一人之心術必常慎而不忽然後有以保之也

淮南楊溥兩浙錢鏐山南李茂貞湖南馬殷請附吳楊溥去帝號稱王荊南高季興泉南王審知行梁年（是年季興入朝則其行唐年無異矣然則行梁年者其惟審知乎）甲申唐自汴徙都洛陽平上黨乙酉唐帝召勗北巡魏郊以樞密使郭崇韜同魏王繼岌伐蜀七旬平之獲其主王衍以歸至秦川驛（秦川一名扶川在京兆府興平縣去長安城西八十有五里）族殺之

郭崇韜知蜀之可伐而不知唐之不可以伐蜀也唐自滅梁之後其志驕矣伶官不當信而信之忠賢不當殺而殺之崇韜不能救也而顧以伐蜀為急夫豈知蜀亡而唐亦隨之乎

以孟知祥鎮成都荊南高季興請附（按請附當在入朝之始不在是）

平蜀改元咸康國亡漢改元白龍泉南王審知爲子延翰所殺代立審知以病卒非爲延翰所殺

孟知祥何以鎮成都崇韜之所薦也夫蜀崇韜耕之知祥刈焉或者歸之於數則曰非人之所能爲也然使耕焉而不播播焉而不耨則亦安能坐待其有秋哉故人之所當盡者盡吾之責而凡事之成否則不必以喜愠參焉可也

丙戌唐內命亂皇后劉氏使人殺樞密使郭崇韜于蜀

伐蜀之役非獨可任之師也借曰李紹欽不可李嗣源獨不可乎誠使李嗣源往則繼岌可以無出崇韜可以不行而蜀亦平矣我則彌縫主上之闕匡救主上之失安知其不能銷患於未形之日弭禍於未見之時乎崇韜不知慮此而顧以身都寵辱之會卒之位高而不免於危權重而不免於逼主副兩亡而家國俱敗夫豈始謀之所及哉

魏軍變以鎮帥李嗣源伐之嗣源至魏軍又變三軍奉李嗣源入汴唐帝存勗東征至萬勝萬勝鎮名乃復內軍又變殺存勗于絳霄殿嗣源入洛稱帝是謂明宗改元天成

天下之變常生於所忽夫其忽之也必以爲無能爲也及其有爲則有不可拒者焉軍之始變也趙在禮莫之能拒其母變也李嗣源莫之能拒其三變也雖莊宗拒之而有不能者矣然後知李襲吉之言曰國富不在倉儲兵彊不在衆寡願大王崇德愛人去奢省役設險固境訓兵務農定亂者選武臣制理者選文吏凡此數語先王用之而未盡莊宗後此而不聞豆盧革諸人固無責焉爾矣其崇韜以下皆有愧焉使襲吉而在庶有改於其君之德乎

誅宰相豆盧革韋說革說貶竄而已非殺也其殺之也在丁亥以鄭珏任圜爲相安重誨爲樞密使

任圜何人哉蓋嘗從繼岌伐蜀者也天下誰之天下而嗣源繼之則將何所置繼岌乎爲圜計者聞變而哭示六軍以臣子之情輟哭而誓激六軍以臣子之義然後擁銳師奉繼岌以順討逆其畏不濟正使不濟而吾之臣節盡矣其視崇韜之死不猶愈乎

魏王繼岌自成都入至渭橋殺之

繼岌自殺非殺之也然其所以自殺則有不得已

焉是即殺之之謂矣　胡氏曰武皇諸子至是或
誅或病莊宗五子繼岌縊死餘不知所終何也德
養人者也力勝人智欺人者也我以智力加人有
時而窮則人亦得已加諸我矣故用智力未有不
困者也我養人其養既久則人亦不忍離我者矣
故脩德未有不安者也三代而上純德之世也三
代而下皆力也假德以文之視其智力之裕局則
斷其成就之廣狹觀其假德之淺深則決其所享
之延促後唐之事亦足以覿矣歐陽氏以為向使
張籛不斷橋使繼岌得東明宗未必能自立愚以
為不然繼岌制於從襲莫能可否使其有立豈以
皇后教殺郭崇韜既聞大變宜整比六師倍道赴
難豈張籛斷橋所能遏乎以彼之才亟使東行豈
嗣源之敵也

[illegible]南逆命泉南稱附泉南王延翰為弟延鈞所殺代
立丁亥唐以馮道崔協為相盧臺及後儀軍亂盧臺軍在

[illegible]

趙在禮不死於廬臺之亂而任圜乃以後儀之亂
死同知死於丁亥不若死於丙戌之為愈也

淮南楊溥復稱帝改元乾貞宰相徐溫卒養子知誥
繼事於金陵知誥繼事當在知詢之後稱王是年北狄耶律德光
稱帝潢水潢水在和龍之北國曰契丹元曰天顯戊子唐以
王建立為相王都以定叛高季興以荊南入于吳漢
改元大有己丑唐以趙鳳為相安重誨專政吳改元
大和庚寅唐改元長興河中軍亂

安重誨任為樞密使而河中之亂重誨之由嗟夫
小人之情好亂而喜禍固如此哉

西川孟知祥東川董璋連叛辛卯唐以李愚為相

李愚何人哉亦嘗從繼岌而伐蜀者也其往也莊宗
無恙其返也莊宗有故彼其庸庸碌碌懵無所知
者固不足責若愚則素有才略抱負不常而曾不
微見一二何耶嗣源入洛繼岌之兵亦已入渭矣
正使浮橋告斷豈不能為伐木為筏以濟我軍乎
我軍既濟則西都在手雖無東都亦足以勒兵西駐則
彼莫我攻提兵東出則彼莫我抗然後敍義勇而
俱起問篡弒之何由亦足以展平生之所蘊報先
帝之所知矣乃殊不聞而嘿嘿至此無亦以近效
為易取遠業為難期者耶

罷安重誨樞密使以趙延壽壽當作延范延光為樞密使

東西二川相攻壬辰唐孟知祥平東川殺董璋稱表

封知祥為蜀王吳王錢鏐卒（吳下當有越字）子元瓘繼福州王延鈞稱帝國曰閩元曰光啓（光當作龍）癸巳唐以劉煦為相（煦當作昫）潞王從珂出守鳳翔石敬瑭移鎮太原帝嗣源病秦王從榮以河南府兵攻端門不克敗死

從榮人子也何以得攻端門乎是可以見養之不以其道教之不以其方矣昔者衛之州吁有寵於莊公而莊公則無以教之也石碏諫焉以為義之不由而兵焉是逞則是以階禍而已矣莊公雖曰苟免而桓公卒以被弑春秋書之為戒遠矣當時儒生與明宗談經義者其亦及此否乎有及於此則不宜以兵柄授從榮矣如其無及於此則是經義雖明而儒生自昧不足以摘其要者切者為上言之也然則諺曰談經而無補於事則與從榮之所好者何以異哉

明宗終立宋王從厚是謂閔帝馮道李愚為相專政朱弘昭馮贇為樞密使

經世之酉二千二百六十六

甲午後唐閔帝從厚元年改元應順以鳳翔潞王從珂移鎮太原從珂自岐入遂從厚代立于洛宮改元清泰

從厚既為天子則從珂藩王也可得而逐天子乎天子無為藩王所逐之理藩王亦無能逐天子之道直以士卒有叛心曾無止之者焉則其為患足以至此矣此風也其自河北藩鎮積習而至此乎始也以士卒而貿藩鎮向已非矣今也以士卒而貿天子豈其可哉梁惠王問利國孟子曰何必曰利知其好利之弊其極必至於此也

從厚出奔衛州就殺之

閔帝之在衛州也惟磁州刺史宋令詢遣使問起居聞其遇害慟哭半日自經死〇胡氏曰歐陽公五代史取死節者三人死事者十人而不及宋令詢豈以其君微其事畧故遺之歟夫令詢非明宗之子也閔帝真其國矣所以不終者身之脉脉朝無楨幹非其罪也令詢不以其微而廢君臣之義雖王彥章裴約何以加焉是以表而出之

是年孟知祥以兩川稱帝成都國曰蜀元曰明德（明德當作…）知祥卒子昶繼乙未唐以韓昭胤為相（…）（元當在戊戌下丙申…）斯州戍軍亂（…當作…）

受朝廷所賜而呼萬歲者此軍士之常態也石敬瑭何嫌何疑而欲誅之哉段希堯請誅於其所劉

知遠行誅於其後則是首亂者總管也助亂者將
佐也而軍士本無亂焉以無亂為有亂誣之甚也
吳陖元天祚閩陖元永和臣李倣弒其君延鈞立其
子昶丙申唐以馬裔孫（作裔孫作胤）為相以太原石敬塘移
鎮汶陽（[illegible]）石敬塘自太原入以北狄耶律德
光稱帝入洛代唐命陖國為晉元曰天福
鳳翔移鎮非出於鳳翔之所請其變也猶有可諉
太原移鎮實出於太原之所請其變也我將誰允
敬塘於此直挑釁而已矣○倚夷狄以為援者雖
唐相猶有所不免況敬塘乎然未有如敬塘非耶
律則無以自立非德光則無以自行一則以君事
之二則以父事之舉天下皆夷狄矣責以春秋其
罪可勝既乎

以并州從事桑維翰趙瑩為相馮道依舊相輸冀代
之北入于狄

桑維翰其石氏佐命之臣歟槩之豆盧革諸人則
維翰信有一日之長矣然欲速而事契丹以朝呼
則可以夕至也抑稱帝洛土者其利小從帝龍城
者其害大曾不若趙瑩勸以赴鄆之為愈也○馮
道既相從厚而無益於從厚既相從珂而無益於
從珂然則危而不持顛而不扶亦將焉用彼相為
哉五代之君甘以為臣是宜不免於歐陽氏之譏
也○冀代之北皆吾中國之土而以輸之於狄狄
之所有我不能取狄之所無則又予之是則誅之
過哉維翰不得而辭其責矣

從珂火死于玄武樓

從珂之困於契丹非無可解之策也立李贊華為
契丹主使燕魏之兵送焉我則直至西樓彼則敢
留中土乎有奇策不用而徒酣飲悲歌以此度日
則是坐待傾覆而已舉家焚滅豈不幸哉

荊南兩浙稱附閩王昶誅李倣改元通文丁酉晉以
李菘為相

敬塘歸鎮李菘慮之久矣豈不曰將欲交契丹以
制河東乎然而此策卑矣不若內脩外攘之為得
也君菘不見啓國敗不見扶則亦已矣昔與同事
者何在而今則忍與維翰共政耶是殆以馮道為
師表不足多也

河陽張從賓魏州范延光滑州符彥饒安州盧文進
不從命悉平之（安理安陸安州之不從命若王暉尒若盧文進則固已先事而奔吳非與張范符同為旅拒者也）

四叛紛紛豈其皆有分外之冀耶上無遜讓之風
則下有欲攘之計此其所以紛紛也唐虞之時比
屋皆可封之士五代之時連城皆可戮之人上下
古今而觀其變能不為之慨然矣乎
吳大將徐知誥代吳命于金陵改國曰齊易號為唐
元曰昇元復姓李易名為昪以宋齊丘徐玠為左右
相徙其君刑徙殺之
教知誥使得受代者秋毫皆齊丘之謀也及李德
誠等勸進有表則齊丘不署名焉然則齊丘其乃
心於吳乎其乃心於唐乎此所謂陰為不善而陽
欲揜之者也人之視己如見肺肝則何益矣嗚呼
小人之誠於中而著於外固如此乎
戊戌晉徙都汴魏師范延光服命封高平王（高當作東）移
鎮汝陽
晉之兵非不足以制延光也而延光不服至如信
之一字似若不足以制延光矣而延光服焉然則
不殺仁也仁而守之以信人之不服者鮮矣以不
義得國以仁濟之猶曰可以服人而況純仁義初
無一事之不信者乎
北狄耶律德光改元會同己亥閩亂連重遇殺其君
昶立其叔父延羲改元永隆庚子晉用和凝為相李
金全以安叛命（安州）馬全節以十郡之師平之
昔者金全之保晉陽固已有故將之稱至是凡二
十五年討其人已老矣猶欲為叛則將何所冀哉
抑其人誠有可用純事六主而僅一遇於明宗宜
其不無鬱鬱而欲有以攄之也然其所信賊人則
足以敗事而已豈所謂老將智而耄及之者歟
辛丑晉石敬塘北巡鄴安從進以襄叛安重榮以鎮
叛
以下叛上此不足責為人上而不免於其下之叛
獨無可愧者乎昔者安州之叛盧文進則非叛也
君子觀於盧文進之進退則可以知晉主之是非
矣今二安之叛雖非文進之比然其心必有不服
者焉曷為不服以中國而夷狄制之所以不服也
然則晉主之心曾不足以自反乎德政之不修也
而徒欲強人與事夷狄否則以兵力勝之嗚呼抑
末也本之則無
兩浙錢元瓘卒子弘佐繼壬寅晉帝石敬塘終于鄴
從子齊王重貴立
重貴何以得立是則宰相馮道與侍衛馬步都虞

侯景延廣之所為也延廣小人不足責若道者晉
主敬塘固嘗命其幼子重睿出拜之又使宦官抱
重睿置道之懷矣此其意豈不曰以是藐諸孤辱
在大夫也哉為道者自量其志之不如荀息其
節之不如荀息則辭焉可也否則稽首而言曰
立嗣以嫡宜也然而國家多難非長君不足以濟
兄弟之子古人以猶子視之以是啓告則其聽其
否必有所處矣其至也嘿而不言其死也竟以相
癸其視荀息為如何宜乎其不免於胡氏所誚也

侍衛將軍耿延廣(作景)專政始貳于狄

胡氏有言君令臣從父令子從夫令婦從中國令
夷狄從理之正也一失其理則君聽於臣父聽於
子夫聽於婦中國聽於夷狄而天下不任其亂矣
此言也豈不足以中晉之失乎今而始貳於狄則
必有以自立矣冊以自立而曰始貳於狄則是昔
服而今叛昔信而今詐失其所以為中國之道矣

何以制夷狄

漢劉陟卒子玢繼改元光大(大一作天)癸卯晉楊光遠以
青叛北狄入寇

楊光遠習見北狄之可以制中國也則於是乎以
青州叛契丹亦習見中國之可以夷狄制也則
於是乎以兵入寇噫夫此其禍(延廣)誰之由人曰景
延廣致之我則曰桑維翰實有以啓之也

漢亂弟晟殺其君玢代立改元應乾再改元乾和江
南李昪卒子璟繼改元保大宋齊丘周京(京當作宗)為相
平白雲繼于虔州(虔理贑縣白雲乃虔州之張遇賢也已得虔州祭宮室于白雲洞故以白雲目之也)閩王延羲弟延政亦稱帝建州國曰殷
元曰天德甲辰晉改元開運北狄入寇至于貞博(貞當作唄)

北狄入寇至于具博以馮道為相信不若以桑維
翰為相之愈矣一紙制書指揮十五節度此其膽
畧為何如禪僧飛鷹決不若是之岌矣雖然其也
才當進之其也不才當退之此宰相職也十五人
之中夫豈無才不才之雜而猥曰指揮人以其勇
畧為可服吾以其智畧為不足取也不然豈其指
揮諸鎮而人前人却曾無一定之計乎

封晉陽劉知遠為太原王劉煦為相閩亂大將朱文
進殺其君延羲代立以福州稱附于晉乙巳北狄大
入寇晉河朔至于磁相封劉知遠北平王罷和凝桑
維翰相以馮王為相李崧知樞密院事

晋主本不足以敵契丹也而又有陽城之勝此勝而驕彼敗而怒使執政者而有范文子之見則必憂之矣然而馮玉弄權於內杜威怙勢於外雖有維翰䂓畫莫之救也又况維翰䂓畫罷而崧獨當之其能有濟否乎

丙午晋大将杜重威李守貞及裨将張彥澤以軍降狄于中渡（按重威傳與虜夾滹沱而軍則中渡之橋其滹沱之橋歟）彥澤以兵五百人入汴為狄清路幽其君重貴于開封府署唐平閩之建州滅王延政（其國滅其人存延政非死也）丁未正月契丹耶律德光入汴滅晋改國為遼

或曰使維翰而不罷則晋可以不亡乎曰維翰之效其亦可睹矣杜重威等皆叛帥也而於指揮之時曾無別白則其所用之人適足以誤國而已矣雖然誤國之罪與不自已則猶有可諉者也至若稱臣以事契丹割地以予契丹則自其始謀而已誤矣晋之有國始誤於桑維翰再誤於景延廣三誤於杜重威雖其所向不同而其為誤則一維翰雖不罷相安能使晋之不亡乎

誅張彥澤徙其沿重貴于北荒致之龍城

昔齊人滅遂遂人殲之雖曰無救於滅猶足以見既滅而未亡也彥澤之幽重貴也果無臣子則已如有臣子豈宜坐視而不救乎以遂人之智行之正頃一醉而已而李崧當國雖重貴索酒而不之與焉嗚呼崧於彥澤其相去能幾何哉○昔司馬氏之有天下也一帝北狩一帝繼之雖潰裂之甚猶支撑而不已也今石氏之北則一狩而莫能繼焉此可以見晋之為無人矣高官大職在乎素而籍甚忠臣義士至危急而闃然此豈非流澤之不深植根之未遠則其收効僅僅若此而足歟

二月北平王劉知遠稱帝晋陽年用天福是謂高祖

杜重威求為天子而不得劉知遠辭為天子而不能然則知遠之德自足以帝中國歟非也竊謂劉知遠之為天子猶之豆盧革之為宰相時無其人則不得不起而受之也

五月契丹潰于汴耶律德光留相蕭翰守汴翰求後唐明宗子從益立之而去六月劉知遠留子崇（崇非子乃弟也）守太原南入汴代命建國曰漢

契丹之於晋雖得之猶不得之也何也彼其中素無堅凝之術則其弊必至於潰而後已也○立從益得為是乎從益微乎微者不足以帝中國矣然

使翰於既立之後為之擘畫為之措置為之留而不去惟以中國之道廢之而剽掠之習截自今日而革焉則中國之人皆將舉首而望之歟以為相豈以從益明宗之子而不可以為帝乎惜也翰之本計直欲善達其國而非果為從益計也

用蘇逢吉蘇禹珪為相此晉以為相也又以竇貞固李濤為相此漢以為相也楊贇當作邠郭威為樞密使相馮道李崧自欒城至欒城屬鎮州

馮道李崧皆嘗為契丹所用則其不忠甚矣今而自至猶歆立於新君之朝乎嗟夫道誠無恥崧亦可謂無恥之甚矣

杜重威以魏州拒命

重威拒命知其所為不合天理不合人心難乎立於惟新之朝也然則比之馮道李崧猶為自知其惡者乎

閩國分為三閩分為三者福有李弘義建有王崇文泉有留從效也荊南兩浙稱附于漢荊南初附唐後附漢吳越錢弘佐卒弟弘倧立契丹耶律德光還至欒城卒兄之子兀欲代立歸國磨德光毋改元天祿戊申漢改元乾祐帝知遠終子周王承祐繼臨李濤相以楊邠為相

邠之言曰國家府廩實甲兵彊乃為急務至於文章禮樂何足介意嗟夫甚矣邠之所言徒知其末而不知其本也盜賊而無禮樂則不足以為盜賊矣軍國而無禮樂其足以為軍國乎今欲軍之彊國之富而曰無所事乎禮樂則尊卑不辨上下不分不可以一朝居矣彼其御國則不可以無尊卑御軍則不可以無上下是蓋陰受恩於禮樂陽歸咎於文章也不亦謬哉

平鄴誅杜重威鄴以往歲平重威以今歲誅李守貞以河中阻命王景崇以鳳翔叛趙思綰以永興抗命晉是昌年軍以興[illegible]軍之

師長安也郭威以樞密使西伐之

郭威之西伐也問策馮道道以勿愛官物語之威行其策而後眾心歸焉胡氏曰自唐莊宗以不賜士卒貲怨致亡是後皆用賂敗國郭馮二公豈不知也威素總師旅何資於道之計謀道素以儒士自居何遽為威畫策蓋威以道累朝重望嘗試問之而道以威已得兵柄因而語之而二公相與之心冥於言意之表矣或曰威欲圖大事則有之道必不至是也曰隱帝幼冲政柄二三楊史諸人才智皆出威下道老於敗國固知奇貨之可居矣

浙東亂大將胡思進廢其君弘倧立其弟俶己酉改元元不改則是上月先君之號稱也漢之蒲雍岐三叛平契丹寇河北命郭威以樞密使北伐鎮鄴威之出鎮以備契丹云而其實當此之時彼叛韓是之師出北伐之後也庚戌漢更宰相楊邠侍衛將軍史肇肇上當有弘字三司使王章族賜澶州王殷此澶淵之地在今漢為澶州在今為開州魏州郭威王峻死

王章掌財賦可以實府庫矣弘肇與宿衛可以彊甲兵矣楊邠之言非不見用於當時也然而尊卑之分不明則無禮矣上下之情不協則無樂矣禮樂之實既亡而曰可以不敗者世未之有也○在內三人皆已死矣在外三人則皆不死是何詔命可行於內而不可行於外歟閻晉卿欲告弘肇而弘肇辭焉則是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其及宜矣郭威則泣告其下者再焉使奉行詔書取其首以往而衆則不忍為也豈非哀而保其樂危而保其安乎凡此皆以其情之孚不孚言之其情孚者有自然之禮樂其不然者反是此死生之所以異也

十二月樞密使郭威以魏兵入渡河敗內軍于劉子陂劉子陂在汴州之北其主承祐野死

夫以後唐莊宗之英武豈承祐之所敢望哉然軍為之變則不得以善終矣彼莊宗未嘗挑釁猶且不免承祐本可以苟安歲月未遽失也而直以草草失之悲夫

郭威至汴請宰相馮道迎其君之弟承珪于徐州承珪史作贇然亦帝承祐之從弟云耳非其親弟也還至澶州軍變復入汴太后命威監國降承珪為湘陰公湘陰屬潭州唐誅宰相蘇逢吉及劉銖所誅者銖且逢吉則固然於自盡非誅也

胡氏曰郭威既入京師雖未篡立天下知其必代漢矣馮道與道腹心已久承命而行聞召而返是以去來宿留資威之速取也可不謂之老姦宿猾乎

辛亥正月監國郭威代漢命于汴是謂太祖改國曰周元曰廣順應當作廣王沒作沒當作俊范質馮道為相湘陰公死于宋州兗州慕容彥超不受命荊南兩浙稱附太原劉崇稱帝河東國曰漢年用乾祐

昔者嘗怪契丹入晉晉之臣子無一人能為興復之計者今漢滅於南而復興於北比之於晉其猶此善於彼乎

江南唐平湖南從其屬于金陵北狄亂契丹丕欲為

其族述乾（乾當作軋）所殺德光子述律平其亂代立改元應曆易名為璟壬子周平兖州

慕容彥超果有不忘舊君之意則宜及湘陰公之死亟為之計亦請遣責于周臣節隳矣而又有二心焉則是誅之不決不足以有為就使有為不能以不敗夫事之成敗一則決於吾氣之盛衰二則決於人心之向背而將力不與焉今兵未出境而以括財為急有闞弘魯者傾家以獻固已足矣而又務掠其夫妻至使肉潰而死嗚呼幾如是而不敗哉

癸丑周冊皇后姪柴榮為皇太子封晉王尹開封府（開封即汴州封晉王尹開封則有之未嘗冊為皇太子也）流王峻于商州（商理上洛）王殷于登州皆殺之李穀馮道為相甲寅周鄭仁誨王溥為相改元顯德太祖威殂晉王榮紹位于汴宮（鄭仁誨實為樞密使非與王溥並為相也）

柴氏之子可以繼郭氏之後乎曰不可女之子不可謂之孫妻之姪其可謂之子乎昔之人有以女之子為孫者矣春秋書之曰滅此無他以其氣之不續也今以皇后之姪為皇太子其氣已不續矣作史者宜如何書之書之曰滅其殆有得於春秋之意乎

河東劉崇以契丹之師入寇周主榮親征大破劉崇于高平（高平屬澤州其曰入寇曰親征主戰而言之也）

或問高平之戰與夾寨之戰孰優曰夾寨之圍晉之命脈在焉賴此一戰而後危也而轉為安衰也而轉為盛潰於亡也而轉為存其在五代蓋莫能與爭先矣若高平之戰則以周之彊當漢之弱雖但遣諸將行焉未必不可以勝顧諸將觀望不肯盡力則不若親征之為愈耳然則世宗之所為固有不及於莊宗者乎非然也姑以一事論之則其說如此若以終身校之則互有優劣而莊宗晚年之失又世宗之所無也

誅不用命者將校七十人

兵一交而即潰所謂以其將與敵也當是時帝奮親征非徒將之謂也委而去之其諸以其君與敵歟以其將與敵罪已當死以其君與敵罪不容誅此其弊自莊宗末年而有之積習至此凡二十有九年矣使世宗不出能無他變之及乎此一舉也世宗之決永德之贊皆不可少也

進攻太原不克澤潞汾遼忻代嵐石迎降（遼理遼山嵐理宜芳）

石理濈石瑩為其所自有若也汾潞析代則自華而未者也若出二若石則取之北漢者也

宰相

馮道卒于州（州作州疑當作周）

道之為宰相也自唐而晉而漢而周更四朝矣朝代屢更而其為宰相則自若也今乃卒于周乎此郤子之微辭也而其意則秉筆者槩能言之矣

歐陽公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況為大臣而無廉恥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馮道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當時天下國家可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臣三死事之臣十有五皆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得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而不肯出歟嘗聞是時有王凝者家青齊之間為虢州司户參軍以卒妻李氏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主人不納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所執耶即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為之嗟泣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厚恤李氏而笞其主人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范質曰馮道厚德稽古宏材偉量雖朝代遷貿人無間言屹若巨山不可轉也司馬公曰為女不正雖復華色之美織紝之巧不足

賢矣為臣不忠雖復材智之多治行之優不足貴矣何則大節已虧故也道之大節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然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為家不忠之人中君羞以為臣若道之為臣而不誅不棄則亦時君之責也

乙卯周大伐江南及蜀

唐莊宗志在滅梁而已滅梁之外非其所志也故自其入汴之後其志衰焉周世宗有平定四海之志亦其所席之勢則然耳夫山已高矣我則因之為高澤已深矣我則因之為深則其為高深也易世宗所席之勢易於莊宗此固然矣然其志則不以一勝而遽自足方且舞訪於群臣而群策效焉由是而得王朴之議先江南而次蜀次漢規模定矣然後踵而行之其亦難能乎

漢劉崇卒子承鈞繼丙辰周廣汴都外城南伐取唐之滁和敗其軍于渦口（晉魏文帝自譙循渦入淮即此渦口是也渦音戈）

周得滁和而旋復失之何也唐之百姓苦於傳徵苦於營田則其於周師也固有來蘇之望矣奉牛酒而迎之此其意果何為哉避水火也而周之將師曾莫之卹而惟以俘掠為事則是如水益深如

火焱孰其失之也宜矣然則王朴之策其猶用之有未盡者乎其策蓋曰時使薄斂以阜民也誠知時使薄斂之可以阜吾民則豈不能推而廣之因以阜彼民哉滁和之民雖曰唐之民也然周既得之是即周之滁和非復唐之滁和矣彼所望者薄斂將以覓其博徵我則掠其財焉是無損於博徵而又甚之也彼所望者時使將以覓其營田我則俘其人焉是無損於營田而又甚之也朴之策非不可用而我則用之有未盡焉自非分裂期終混合數逼則唐亦未易可并也

漢劉承鈞改元天會丁巳李穀罷相王朴爲樞密使伐江南有功唐改元交泰兵敗于紫金山紫金山在壽春之南或以爲即八公山云請以江北地求和于周

周以丙辰七月斂滁和等處之兵聚于壽春至于丁巳三月然後有紫金之勝焉唐以天下四分之一敵其三周以天下四分之三敵其一以大攻小猶若是之難也晋之於汴也以小攻大其難不亦宜乎

戊午周受唐江北地

謂周之所欲爲止於江北乎周之所欲非止於江北也其對使人之辭曰朕本興師止取江北亦誠以四年之間不爲不久而其所陜不遐則江南雖我所欲未可遽形於言也是故姑受江北則在我可以息兵在彼可以固境異時諭修守備亦豈真有變之之意哉其意固曰易世之後事不可知從則由衷之言賢於陰欲取之而陽曰予之者也

南海漢晟卒子鋹繼改元大寶唐請附于周殺宰相宋齊丘及陳覺李知古知古當作徵古

齊丘唐之謀國者也則易爲而殺之彼其與覺徵古等知進而不知退則是徒知倖之爲可僥耳寧知其有可有不可乎雖然唐以此始亦以此終則夫用其智不去其詐者其敗也不在其國必在其家矣嗟夫是亦可以資後世之永鑒也夫

己未周北征契丹至于瓦橋關寧雄瀛莫迎降瓦橋關在涿州寧即乾寧軍耳非寧州也瀛理河間莫理鄚縣若雄則即以所得之瓦橋置之也

晋割山前山後凡十六州畀之契丹瀛莫其十六州之兩州纔得八分之一耳若乾寧軍則復在此數之外世宗之所得者適有三州雄即瓦橋關鄚即益津關皆出於當時之所置非舊州也然則十六州指之甚易取之極難有國有家者可輕以棄

地與人而滋無窮之禍乎

周帝榮有疾乃復冊妃符氏為皇后（皇后立於甲實不接迎求）子宗訓為皇太子（宗訓時年）封梁王用魏仁溥范質為相（湘仁質國相矣而質則人以宰相參知樞密院事其母乃樞密重而宰相輕故）趙匡胤進位撿校太傅充殿前都點檢世宗榮終皇太子宗訓嗣位

自堯甲辰至此凡二千三百一十六年